

中華律藏





中華律藏 第四卷

歷代大藏經律部文獻・印度撰述 四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一〔魔縛〕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總攝頌曰

舍利子出家 并外道二人 及羣鳥少兒

阿羅漢病女

別攝頌曰

舍利子出家 許受近圓法 調伏諸小軍

外道并五種

爾時有占波國王名曰央伽復有隣國摩揭陀王號大蓮華兩境相接並皆人民熾盛豐樂安隱兵馬精強互相攻伐一得一失已歷多年後於異時其央伽王以國充人實迫計舊怨即繕甲治兵盛興軍旅誠期翦衆共來誅滅于時邊人先覺馳使報王其王既聞出師整擇交兵對戰連華敗績敗軍入城閉關固拒時央伽王志在平寇遣使報曰若也出降爲善如其不者終不相容假使騰空飛騰捷取設令人水沉網來乃至登山竄林亦無逃路其連華王聞已大懼即告羣臣曰今央伽兵盛嚴使又來國難既深何

方免釋諸臣答王說伽他曰

有王便有國 無王國不存 國破可還興

命須終難續 國命兩相違 人應善護命

國破還成立 命斷更難期

時諸臣等勸王出降王從其義便自縊頸詣央伽處相與立盟永供輪稅其事既畢遂即放還

爾時菩薩在觀史天宮觀察世界有五事具處將欲下生時六欲諸天辦所應辦於迦維羅衛國閼維檀家三淨摩耶夫人胎中乃令獲大吉夢見菩薩作白象形降神母胎當此之時大地震動光明晃耀映奪金色周遍世界過日月輪乃至上極三十三天朗然洞徹一切幽暗無不皆除設使日月威光先所遺漏不自分辨長處晦冥一遇神光普皆相見然聖人示相非世間所知于時有四大國王第一王舍城有大蓮華王第二室羅伐城有摩羅大王第三耶舍尼城有耆多彌大王第四瞿曇城阿難多泥彌大王此之四王當菩薩降生之日各於內宮俱誕太子其大蓮華王以誕子遇光便謂子瑞作是念言我子威德如



日出時我子威光能照世界以其光影殊勝用表休祥因遂名為影勝太子

時摩羅大王亦同彼王以彼光明而為子瑞便作是言我今此子初生休徵殊勝光明遍滿國界清夷宜可表德立名因遂名為勝軍太子

時耆多彌王亦同彼王將為子瑞而作是言我子有德出現光明宜可立名表彰休祥因遂名為出光太子

時阿難多泥彌王亦同彼王以為子瑞而作是言我子誕生如日初出揚光破暗光輝轉昇用表嘉祥因遂名為日初太子

爾時四國王等各各為子標瑞立名咸悉不知誰是釋迦菩薩大威神力之所顯現然諸王子並久積勝因有大願力各將眷屬隨聖來生所以影勝應期亦是異人間出遂使初生之日五百大臣皆生一子隨其族姓而為立名其影勝太子置八乳母而保護之日就月將如蓮華出水其所習學經書技藝曆數筆計及一切利權頂王法無所不解更復留心工巧

之處及調象取馬乘車等法彎弓走箭搭箭之方擊劍治瘡衆術皆盡四種明處實練無遺并五百大臣之子亦悉通達後於異時太子監國因於暇日衆象遊行乃見人間徵賦稅便問從者此象何故有所徵求答曰彼是隣國央伽王使遠來收索太子問曰我國何故輸稅與他答曰久來若此是時太子即召使人問曰彼國是利利灌頂王我國亦是利利灌頂王統化不同人民各異何緣越國踰限就此徵求宜可即還從茲永絕其使聞已便作是念今此太子稟性剛強意欲還盟令我空返我等今者可就大蓮華而為徵索既見王已還教依前徵收太子却隨還達此使如前徵索不止太子告曰我已發遣何得尙留即遣為善若不去者必加嚴罰諸人懷懼相率俱還至國具奏王知其影勝太子為人獲暴遠盟負信不受徵科幸願大王早為先策如其不爾恐招後患時王即以御他答便臣曰

樹木在萌芽 爪甲便能斷 扶疎大連抱 斤斧莫能摧

爾時央伽王大怒便發使致書大蓮華王曰影勝逆命緊頭送來若不然者我當自往就彼屠戮宜知朕意蓮華聞已君臣恐懼唯憂亡國便召影勝責其違拒并遣與書影勝自言彼是刹利蓮華王我國亦是刹利蓮華王境界各殊何緣供稅唯願大王與我四兵自共對決時蓮華王即自思付知其影勝堪謀大事遂乃復書央伽王曰辱書賜追影勝仍令緊頭馳送將來但我此子欲令紹繼先王嚴告雖加未敢從命大王必欲雄力掩覆猛氣相陵橫野列兵唯知待罪央伽披奏忿怒非常便敕合國徵兵鏖磨器械我將親往破滅蓮華誅斬影勝遂興萬衆千軍兵馬騰躍旌旗蔽地鐘鼓聒天直入摩揭陀國時蓮華大怖即召影勝付授四兵于時太子既受王教率大臣子而宣令曰央伽與國宿讎我今報復殺賊入境并濟嘉謀汝等世積功勳受國恩寵何方助我破賊安人答曰我等雖無計略敢竭股肱侍從太子爾時影勝說偈他曰

治國養黎人 應當善守護 爲他所侵奪

萬姓失歸依

是時太子告諸人曰汝等同心共力奮騰於我作是語已號令三軍兵馬咸發時大蓮華王登高樓上與諸侍衛前後圍遠觀望軍衆謂諸臣曰此是誰兵答曰此是影勝太子兵王曰汝等應知兵衆甚大宜可號爲兵衆影勝其中或稱此是大梯影勝如是種種歎美太子威德盛相

爾時太子告諸人曰吾聞善戰者不勞軍陣今央伽王有大兵馬其數甚多不可爭鋒致傷我衆權謀秘決擒獲爲先即募驍健伺其無備遂殺央伽三軍六師一時退散爰整兵士逐北前臨彼國之人不知王死安城固守時影勝太子即令鎗彼王頭示於城內仍宣令曰此是汝國央伽王頭汝等可急開門若不爾者同時喪命衆聞大怖即爲開門諸有大臣緊頭歸款所有百姓無不順伏是時影勝太子既入城已遣使聞奏還白父王幸承大王威嚴臣人盡力央伽逆命今已斬除合境無虞遠安邇肅蓮華聞已慶悅無量即以種種衣服環珞嚴身之具及七寶還與



卷之三

卷之三

影勝即便令彼占波爲王以代央伽其國百姓因共  
號爲影勝大王後時聖德神功通被南顯人民豐樂  
寂滅屏除威德嘉聲流布遐邇後於異時蓮華王崩  
摩揭陀國諸群臣等告哀請還統治本國是時影勝  
即以占波國事付彼舊臣嚴駕星馳赴哀歸國服制  
既畢紹繼父王以法化人風調雨順百穀豐熟庶  
又安立德轉高隣國慕化無諸怨賊爾時中方有一  
婆羅門子欲學法術遍行諸處漸至南方其南天竺  
有大婆羅門名曰地師善明四論世號大師即便詣  
彼師所頂禮其足叉手白言我於師所爲弟子禮彼  
卽問曰欲何所學答曰我今學四明大論師曰任隨  
所學即便學諸事法婆羅門法每月三日諸事皆悉  
不作或時洗浴或入城市或火中燒木既到是日諸  
婆羅門子共往取木欲燒隨路而去便卽相問種姓  
生處檀子等四姓隨一而說復相問言汝是何方一  
卽說言我是東方或有說言我是南方或有說言我  
是西方或有說言我是北方復作是言彼諸國土我  
悉見聞卽伽他曰

智慧出東方 兩舌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婆羅門子等作如是言諸處悉知不知中國如何諸  
弟子等詰其師曰卽波跋耶我今欲往中國見彼國  
土復欲於彼水中洗浴承事參禮彼方諸師彼國論  
師我欲伏之我等名稱必遠知聞多獲珍財而爲利  
益彼婆羅門於弟子處甚生愛念所有衣物分給弟  
子資緣既辦共往中國隨路而行或有諸餘智人來  
者與其言論悉皆得勝或有得服以瓶盛灰打其頭  
上或有諸人來學騎術弓箭戰具咸悉教之或有諸  
人以香華等幢幡寶蓋而來迎之復有無量諸人皆  
悉來至而師事之漸漸遊行所經諸國城邑村落悉  
皆得勝乃至中國時婆羅門作是念曰我聞諸有智  
人並在王門我等今日亦應往彼而當伏之猶如何  
等譬如大樹根及枝葉我所經諸處論議得勝者猶  
如枝葉若於王邊而得勝者猶如樹根我今宜往王  
所即便往去既至其所呪願王曰長壽無諸災障立  
住一面而白王言我於師所承得少多學問願欲與

王國內諸師共爲談論王卽告曰任自隨意王又告諸臣曰我此國中有如是婆羅門能與彼人論議不諸臣答曰有那羅村中婆羅門解四明論智慧如火彼自造論題名摩吒羅王曰喚彼郎波歌耶來大臣命請至王所同前呢願王卽告曰汝能與彼婆羅門於我前論議不彼答曰承王威命盡其力能敢爲爾對當卽依法作曼荼羅兩邊施座王卽敕曰誰當先與大臣答曰客婆羅門名曰地師可令先首彼旣先與誦五百頌已便住默然時摩吒羅王誦其頌出多過失卽便告言其誦言義甚不相富不合道理地師聞已卽默然無所言說論議之法默然不答便是置貢王告臣曰誰爲得勝誰是不如大臣答言摩吒羅論議得勝其王心悅作如是言我國界內亦有如是聰明大智慧人王問郎波歌耶住何處落答曰那羅村王卽賞賜那羅村任汝受用世人常法悉欲求樂有諸婆羅門女比求夫聲竟未能得時摩吒羅便於自類取妻共住數歲不久乃生一子廣爲設會其子體長便與立字名爲長體以種種供給養育漸

世有禁制

漸長大教其藝業所謂筆計手印婆羅門行洗淨取灰取土讚歎四諦陀書祭祀讀誦施受六種悉得成就後於異時復誕一女其女眼目如鵲鴝鳥諸親會集建立名字號爲鵲鴝其女養育漸長成已父教文字論義之法後於異時其兄論義互相擊難妹得勝時父告子言汝是男子被女論勝我若無後所有受用必輸失他於後有南天竺國有婆羅門童子名曰底沙善明無後世論爲求法欲從南方來至摩吒羅所禮其足已自言大師我欲於郎波歌耶處學問問曰欲學何藝自言欲學無後世論報曰任汝所作旣受法已若放學時論說之事如前廣說其童子底沙後在王前共師論各立兩宗此摩吒羅最爲年尊可應先舉其摩吒羅便作是念彼婆羅門子新學論成恐難不得今應捉彼錯處作是念已時摩吒羅卽先舉出長五百頌彼婆羅門子復頌答已便捉過失此是非言此言非類此說不可彼遂默然而住凡論難不如無言答者是爲置貢于時國王問大臣曰此誰得勝臣白王曰底沙婆羅門爲勝時王告言勝者賜



其村邑時諸大臣前白王言若來論難得勝即賜村邑其摩揭陀國不久總盡應取摩訶囉村與彼受用時王告言如是即奪摩訶囉受用所封與彼底沙其摩訶囉即命妻曰賢首宜速裝束往詣餘方其妻問曰何故時夫答言我久承事國王今論難之時不讓於我奪我村邑其妻裝束欲去時諸親族既聞此事即來問曰鄒波駁耶何故裝束答言我久承事國王論難之時不讓於我是故辭去親族報言此住甚好於親族中請住於此彼即頌曰

本國被人欺 外國住最勝 不被欺之處 是本國親族

時底沙之羅門聞已報言鄒波駁耶我是客人墮住即去其邑受用還當相與時摩訶囉羅蒙恩惠亦不肯住底沙又言且宜住此分取半邑我亦取半報曰善哉摩訶囉即命妻曰賢首我久承事國王不讓於我今底沙極大恩造與我半邑我以此女與彼為妻妻曰待長子俱慈耻其父即命子曰我久事王於論難時不能讓於我此底沙婆羅門有大恩惠分半邑

與我今緣舍利與彼為妻子白父言此之底沙是父怨嫌奪邑將去豈合為親父便報曰汝是愚癡無所識知父母正意子不敗違即依禮法嫁女與彼底沙時俱慈耻羅便作是念我今被欺但由少學寡聞然此底沙婆羅門為解無後世論今時得勝我亦應學作是念已即問諸人何處方國明解無後世論有人報曰南方最善彼即漸次而行至南天竺遍問國內誰明無後世論有人報曰某甲梵志彼既聞已即詣梵志處自言尊者我欲事仁為師願哀納受彼師即問言欲求何事答曰欲學無後世論梵志報言我不教授俗人居士彼即答言若如是者我今出家梵志即與出家便自要期我若不解此論者終不剪爪爪既漸長時人皆號長爪梵志于時舍利與底沙婆羅門歡娛欲樂時有淨天久種善根當受最後身不樂生死專求涅槃不求後有持最後身從淨天沒便於舍利腹中受胎當受胎時其母夢有人持炬入已腹中復登大山騰在虛空又見大眾而禮已身是時舍利於夢覺已即向夫說如是等夢其底沙婆羅門雖

解夢書不聞此事卽往明解夢書婆羅門處說言我妻昨夜作如是夢彼卽答言其夢甚善婆羅門記曰當生善子年至十四卽能善誦天帝等論復於一切論難問答得爲最勝所言登大山騰虎空衆禮等者當得出家有大威德成就大戒天人所敬作是記已後於異時底沙婆羅門而與舍利論難舍利得勝時底沙作如是念昔時論難我已得勝今時不如此有何緣復作是念此應由胎是彼威德乃於後時十月滿足生一男子形貌端嚴色相具足身紫金色頂圓若垂手過膝額廣平正鼻高脣直廣說如餘乃至宗親集會欲與立字當作何名父曰此兒宜可將詣外舅當與立字既至舅處白言大舅此子當立何字其舅告曰既是底沙之子宜可名爲鄒波底沙使將兒還底沙問曰子立何名報曰名爲鄒波底沙于時底沙便作是念此子既與父族爲名我今更與母族爲字名舍利子時人或云舍利子或云鄒波底沙卽以孩兒付八乳母時母養育以上乳酪及以醍醐而供給之速得長成如蓮出水既漸長大令修學業世

間技藝悉皆通達四辟陀論總蘊在懷至年十六善解帝釋聲明能伏他論後於異時遂於父前誦帝陀等論子白父言向所誦者是何義趣父曰我今不知答曰此所誦者是古昔仙人所作讀誦時人雖不知義仙人讀誦非無義理其舍利子學既勝於諸人其父先有五百弟子悉歸舍利子爾時舍利子教諸弟子所有明論無不周悉爾時林園聚落有一大臣名曰形影於此而住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雖久了無子息常希男子在處祈求所有山林樹神無不祈請如是廣說時有最後生人從天沒已來託母腹廣說如上既誕子已廣設親會欲立名字諸人報言既是天抱將來可名天抱亦名目乾達時彼長者卽以孩兒付八乳母養育長成如蓮出水乃至廣說六種法事四辟陀論悉皆通達時彼天抱教五百弟子學誦之時五百弟子誦讀入城其鄒波底沙諸弟子等亦誦讀入城爾時底沙弟子報目連弟子曰仁等何故錯誦論文彼問如何復問仁等於何處學答曰我之師主猶如日月具一



切智在林園聚落有大臣子名目乾連我於彼學郎  
波底沙弟子學問具足無有畏懼情懷喜悅即往親  
教師邊師既見來問曰何故喜悅答言無事師即以  
頌曰

所有內情意 亦應准可知 以堅色根形

知隨不可得

說是頌已告弟子曰必應有事時諸弟子以緣具說  
師即報曰彼所誦者是我遇文並皆不錯弟子聞已  
默而不喜

爾時目乾連弟子等往詣師處悉皆不喜師見問曰  
何故不樂答曰無事師即報言必應有事何故不說  
是時弟子以緣具說師言彼所誦者然彼師主聰明  
智慧所是長論短論促文引文極甚巧妙爾時二師  
互相知聞欲求相見時郎波底沙詣其父所自言我  
欲往林園聚落父問何故答言彼有大臣名曰形  
影有子名爲俱哩多我欲相見父曰彼人智慧可勝  
於汝子報父曰智慧不勝然彼大富多財衆人歎美  
時郎波底沙說伽他曰

年長是爲尊 多財人亦尊 若有多聞者  
咸共尊承事

父聞子語而告子曰彼若來此當可教授不應往就  
時俱哩多詣父自言我欲往那刺陀聚落父言何故  
子曰父言彼有婆羅門名曰底沙有子名郎波底沙  
欲往相見父告子曰彼富於汝子言不富於我然彼  
智慧勝於我故時俱哩多說伽他曰

年長是爲尊 多聞人亦尊 若有多財者  
咸共尊承事

父告子曰彼若來此應與財物不應往就後於異時  
王舍城中有大節會時王常法或自往詣或使太子  
王有別緣不獲自出即遣太子末生德太子出城遊戲  
于時形影聞太子出遊便作是念影勝王死末生太  
子當繼王位我俱哩多承事爲臣作是念已而告子  
曰汝可往彼遊戲之處安四高座所爲王座大臣座  
音聲座婆羅門座復告子曰汝宜於大臣座上坐聞  
父語已即詣往坐是時底沙亦聞影勝王遣太子出  
城遊戲即告子曰汝應往彼看四高座汝將瓶鉢及

以錫杖置第三座汝於第四高座上坐日出日沒所有論師非與汝等子聞依教即詣往坐時諸人等種種音樂歌詠讚歎鄒波底沙默然而住諸人見已各相謂曰此人必應大愚非愚大智所以默然時諸音樂悉皆停住于時俱哩多問鄒波底沙曰汝見音樂歌詠人不答曰我整內觀不見斯事報曰不見耳可不聞鄒波底沙以伽他答曰

死皮筋作樂 令衆有歡喜 無常急若輪  
智者知非樂

時俱哩多及以衆人聞說頌已便即問曰汝是鄒波底沙不報曰大衆當知我是鄒波底沙即問俱哩多曰汝見如上音樂等不答曰不見又復報曰汝食內觀耳可不聞時俱哩多以伽他答曰

一切瓔珞等 莊嚴身受重 作憐動形軀  
皆是虛誑攝 歌詠作戲者 譬如號叫聲  
此等皆無常 思之有何樂

爾時鄒波底沙告汝是俱哩多耶衆人答曰如是鄒波底沙報曰我爲汝來共汝出家俱哩多答曰所

爲諸祭祀及祭祀火神求福修苦行斯其果報皆在手家中是大臣之種我常乘象何爲出家爾時鄒波底沙說伽他曰

樹若欲倒時 枝葉不相濟 死時亦如是  
受用不能救

爾時鄒波底沙說伽他已告曰仁來同共出家答曰我問父母告言好去如是語時此俱哩多即至父所白言願父放我清信出家從家出家其父告曰所爲諸祭祀及祭火神法求苦修行所得果報汝今已獲復是大臣之子乘象之士當作大臣何爲出家時俱哩多即於父前說伽他曰

寧於林內樹皮衣 共獸同居食諸果  
不緣國事繫閑縛 智者不爲恐懼事

父聞頌已告曰唯汝一子如初月輪愛之若此如前廣說凡是兒子皆依父母志願不移從汝出家既蒙許已子時同侶咸並到來時俱哩多即發勝心策勵身意往那刺陀村其鄒波底沙常樂寂靜在阿蘭若處爾時諸弟子有五百人令誦梵靜神呪時俱哩多漸



大而行至那剌陀案落問諸人曰：「鄒波底沙今在何處？」村人答曰：「今在阿蘭若處。」五百衆滿梵靜神呪時，俱哩多即往阿蘭若處。既相見，已報鄒波底沙曰：「出家之事，今正是時。」鄒波底沙曰：「仁得父命，放出家。」鄒答曰：「得也。」鄒波底沙語俱哩多曰：「仁今暫住，我亦問父，令我出家，不俱哩多。」曰：「仁今去問何時得來？」答曰：「更去。」即來鄒波底沙至，父母處白。父母曰：「今有啓願，垂哀，慰我意，欲求清淨出家。」父母報曰：「甚爲善事。」如汝所願，任汝出家。爾時鄒波底沙還至俱哩多處，白言俱哩多。父母已聽來共出家，又問衆人。汝等父母放出家，不衆人答曰：「已聽時俱哩多曰：『我問父母已淹日月，仁作何計來去？』」還答曰：「汝家因緣，厚重牢禁，所以來遲。我家累輕，是故來早。非但今日，乃至五百生來，曾已出家。又常發願願當生處，非實非願，處中而生。緣此緣，所以來速。」時俱哩多告衆人曰：「我宗高貴，今欲出家，豈得隨意共往王城問諸淨梵子？」時六師外道在彼城中，皆悉自謂俱得神通，自在無礙。其鄒波底沙俱哩多等，即問六師：「瞿曇，曰：

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若持梵行，獲何殊勝？」彼師答曰：「我如是見，我如是說，無與無愛，無見無察，記無善行，無惡行，無善惡業報，要熟果，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無化生有情世間，無阿羅漢，正行正成。就若見此世後世者，於此自法，證明神通，證得圓成。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唯受此生。斷後世有命，終即壞四大，共成假爲人身，是命斷時，四大各歸本處，第五空界諸根，即轉將此死屍，於林間焚燒，既變爲灰，骸骨燼色，即無人也。乃知了已，智者行施及受施者，所是說有之人，悉空妄說，虛叫之。言並皆愚夫。若是智者，了俱斷壞，知無後身，爾時俱哩多及鄒波底沙作如是念：『此師住於非道，行於非智。仁者不應隨彼而學。』修行驗道，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善教若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語已，當知彼是如擊空器，聲已而去。次詣末闍利，瞿闍離子處，白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若持梵行，獲何殊勝？』答曰：『我如是說，如是見，無

因無緣有情受苦無因無緣得淨不由因緣自然得淨無因無緣有情無智慧無見無因無緣有情自然智是有見無力無精進無丈夫無世力無我形無他形無我作無他作一切有情一切有命一切有類無處無居無觀決定正道有情歸依苦樂覺悟所謂六道衆生時俱多及歸底波沙作如是念此師住於非道衆於邪道智者遠離此是嶮道如是知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若如此  
非法當云何

作是語已如擊空器知非而去次往珊迦移毗刺知子處自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有何殊勝修何梵行答言摩納婆我於此處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汝應如是爲殺命故應如是作及教他作應以自燒及命他燒所殺害等亦如是作不與應取於欲應行妄語應作酒等應飲多積人山利刀應殺應倒爲聚如是種種殺害無有罪業亦無有報於恒河南岸種種殺生於北岸種種設會祭祀無罪無福若行布施持戒精進等法及以四攝如不作者得大果報

爾時俱哩多歸波底沙共相謂曰此說非理並是邪教應當恐怖智者遠離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作是語已如擊空器捨之而去次詣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子處自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示有何殊勝修何梵行復得何果彼便答曰摩納婆我有如是見如是說復有七身何等爲七所謂地水火風苦樂及命彼皆無作無所作無化所化無有損害積聚安住猶如木梢更互相持彼皆不生無變易故至不相害若福若罪若以罪福若苦若樂若以苦樂於彼七中誰是丈夫能相殺害能殺所殺皆無主宰不壞世間命於六身所毀而住與六爲主終無損害於中亦無能相害者亦無開淨無有悟者亦無發悟亦無憶念無有省者亦無表者無表示者凡有一萬四千六百發還度門以爲上首復有五業三是應作二是所作亦有全業亦有半業六萬四千觀屬六十中劫一百二十那剎迦諸根復有一百三十六病界四萬九千

卷之四

龍眷屬四萬九千妙翅鳥四萬九千尼健子眷屬四萬九千外道眷屬七有名劫七無名劫七阿蘇羅世七毗舍遮世七天居七人間七大池七小池七大夢七百小夢七大願坑七百小願坑七大悟七百小悟六齋嚴生十增長以大丈夫此是八萬四千大劫於中愚夫智者莫不流轉已而得苦盡然始解脫譬如以線縛繫重物從高懸下而轉線盡愚夫智者亦復如是經於八萬四千劫中流轉生死至劫終已而得解脫於中若沙門婆羅門能作如是語我以此禁戒勤苦修梵行未成熟者令成熟其成熟者苦盡獲果作此說者無有是處然苦樂當住無有增減不可得知我如是說了知生死是實不虛作此說已時俱哩多及郎波底沙威作是念然此教師住於非道猶如險路智者應當遠離於彼作是念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頌已如擊空器等廣說如前次論呢揭爛陀子處白言仁者行何法眼作何教示有何殊勝有何梵

行復得何果答曰我如是見我如是說一切有情所受果報皆由宿業過去惡業今修梵行而得苦盡今修善業因緣獲果更不造惡當得福盡漏既盡已苦業俱盡苦果既盡得至邊際爾時俱哩多郎波底沙闍是語已便作是念此師說者亦住非道猶如險道智者應當遠離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頌已如擊空器等廣如前說便即捨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二〔廣持〕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此有度舍利目連緣

爾時有教師名曰珊迦移即便詣彼問諸人曰此教



師何處宴坐其教師先在房中聞是語已便作是念  
我久在此不聞說此宴坐之語時俱哩多等復作是  
念彼人宴坐我等不應輒令起動待坐起已即應相  
見作是念已便隱屏處爾時迦逝移從宴坐起諸根  
清淨彼二知已即便詣彼自言仁者有何法眼作何  
教示有何殊勝修何梵行復得何果答曰我如是見  
我如是說實不妄語不害衆生常不生生不墮不  
滅當生二梵天爾時彼二問曰所說何義答曰不妄  
語者名爲出家不害生者與一切法以爲根本常不  
生生不墮不滅等處是爲涅槃生二梵者諸婆羅  
門等所修梵行皆求彼處聞是語已自言尊者願與  
我等俱受出家修行梵行即俱與彼二人出家既出  
家已四遠皆聞俱哩多等於迦逝移處而得出家于  
時迦逝移多獲利養即作是念我昔族望舊陳種姓  
今時亦爲僞陳種姓今獲利養莫不由彼二人福德  
非我福故作是念已時迦逝移先有五百弟子常教  
諭與即命彼二各領二百五十弟子受其教法時迦  
逝移便染時思時那波底沙告俱哩多曰師今染患

汝求醫藥爲看侍耶答曰仁有智慧宜應看侍我當  
求藥時俱哩多求得諸藥根莖華等與師服其病  
轉加于時教師即便微笑底沙自言大人無嫌必不  
應笑師今微笑有何因緣師便告曰如汝所言我向  
所笑金洲有王名曰金主命終欲焚其妻悲憤亦自  
焚身衆生愚癡由怨所牽欲情染故受斯苦惱那波  
底沙自言何年月有如是事答曰某年月日及以  
時節其二弟子即便錄記又白師曰我所出家求斷  
生死師既獲已願今教我得斷生死師即答言我意  
出家亦求此事如汝所謂我不獲得然十五日晝滿  
陀時有諸天衆在於虛空作如是語於釋種中有童  
子生於雪山所有河名曰分路於彼河側有劫比羅  
仙人住處有婆羅門善解天文及能占相彼記童子  
當作轉輪聖王彼若出家當證如來應正等覺名聞  
十方告弟子曰汝等於彼教中出家修持梵行不應  
自恃族種尊高應修梵行調伏諸根汝等於彼當得  
妙果不受生死說先語已而說偈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 有命咸歸死

爾時教師不久命終諸弟子等以青黃赤白繒綵縹已將向林中以禮焚訖于時金洲有婆羅門名曰金髮從彼來至王舍城中到鄒波底沙處時鄒波底沙問汝從何來答曰從金洲來汝彼曾見希有事不答曰不見餘事然金主王命終焚燒其妻惡念亦自焚身便即問曰何年月答曰某年月日及以時節其鄒波底沙自檢私記誠如師言時俱哩多告鄒波底沙曰我之教師已證妙法然師祕法不教我等師若不說天耳法眼寧知他方有如是事時俱哩多便作是念鄒波底沙聰明智慧於教師處應得妙法不教於我作是念已便即告曰共立誓言若先證得上妙法者應相度脫作是誓已俱遊人間

爾時菩薩年二十九欲在王宮受五欲樂既見生老病死心生厭離中夜踰城往詣林藪六年苦行都無所獲隨意喘息便食美味乳酪等食酥油塗身以香湯浴便即往詣軍營聚落受歡喜歡喜力二牧牛女十六倍乳糜菩薩食已時有黑龍王讚言善哉復

有一人名曰常住授與菩薩吉祥草已即詣菩提樹下自敷新草其草不亂便即右旋於此草上結跏趺坐端身正念便即發要期之心我若諸福不盡終不起于此座

爾時菩薩應未證悟便即降伏三十六萬俱胝惡魔其魔各有百千鬼神眷屬爾時菩薩以慈觀伏降伏魔已便證無上正等菩提時有梵天來詣世尊於波羅提斯三轉法輪時會聽者有大臣子五十餘人既聞法已並請出家及受近圓

爾時世尊復詣樂落名曰毘林有六十人同為善伴問佛說已便得正信復詣樂落名曰單住其聚落主有二女人一字難陀二名難陀波羅問佛說法同前正信復有一泄名憂樓煩螺其處有一大仙名曰迦攝并諸弟子一千人俱聞佛說法咸請出家及受近圓佛到伽耶頂制底所有伽耶迦攝示現三種神變事已遂令迦攝住園寂處後往杖林令摩揭陀主影勝大王得見具諦與八萬天衆及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至王舍城住於竹林

爾時世尊在竹林園獨闢鉢迦池側時鄒波底沙與俱哩多遊行入闍至王舍城乃見城中寂靜便作是念有二事因令彼大城得寂靜住或爲有他恐怖或緣有大威德沙門婆羅門作是念已卽行觀摩無他恐怖面點三蓋漸次遊從復有無量百千人隨後而去後於異時面點蓋已漸次遊從隨後無有一人便作是念我先遊從乃有無量百千人衆隨從今無一人是事云何爾時諸佛常法如餘佛卽作念此異學人一名地師一名拘哩多已於過去諸佛之所多種善根久修福業猶如熟睡時節若熟達緣發破卽得除愈此人根熟今正是時佛又觀其根熟云何得度復於誰處而得有緣觀知此人當於具足律儀人所而得發心世尊卽令馬勝並前往彼而度時馬勝並到威儀序諸天人衆見者發心佛告馬勝汝可攝受二人既受教已歡喜默然頂禮佛足便卽往去爾時馬勝至明食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威儀序順若牛王時鄒波底沙梵志出遊乃見尊者馬勝威儀具足與世希奇歎未曾有于時鄒波底

沙便作是念所有城中諸出家者非與此等我應問彼誰邊出家所學何法教師是誰作是念已便往近路而候尊者于時尊者從彼而來鄒波底沙見已便卽問曰誰是汝師所學何法誰邊出家馬勝答言我之大師是釋迦種沙門喬答摩今遊無上正等菩提彼是我師我依於彼剃除鬚髮而爲出家修行梵行讀誦教法爾時鄒波底沙告言具壽願與我說令我得聞馬勝報曰如來教法甚深微妙難解難知我近出家不能廣說然我今者不能記文略說其義底沙告曰願說其義爾時馬勝便以偈他而告之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說是頃已時鄒波底沙即便離垢證得法眼法中之眼得見法已心無疑惑情無畏懼忽便起立恭敬合掌作如是言此是我師此是正法住此法者更不墮墮是無憂慮我從無量廣大劫來未曾聞此甚深要法卽告具壽大師世尊今在何處答曰我之太師在王舍城獨闢鉢迦池側時鄒波底沙聞是語已歡喜



爾時恭敬合掌右邊三匝奉辭而去便即往詣俱哩  
多處時俱哩多遙見而來告耶波底沙曰汝今容貌  
異常鮮潔諸根清淨爲得甘露上妙法耶耶波底沙  
答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時耶波底沙具申上事說  
伽他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爾時俱哩多聞是法已告言具壽更爲我說時耶波  
底沙復爲重說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說是法已時俱哩多便得離垢證得法眼法中之眼  
既見法已恭敬合掌歡喜頂禮作如是言此是正法  
若住此者不墮落處我從無量俱胝劫來未聞此法  
時俱哩多告耶波底沙曰大師世尊今在何處答曰  
在王舍城羯蘭鉢迦池側聞是語已又告耶波底沙  
今宜共往於彼出家修行梵行善善俱哩多曰  
問諸弟子共許以不離波底沙報善哉善哉汝是

名德衆所知識應問弟子爾時俱哩多告諸弟子曰  
我與耶波底沙今欲往詣佛世尊所出家學道修行  
梵行汝等云何弟子答曰我等所學皆依師授今耶  
波底沙隨佛出家我等亦願隨佛出家師告言善今  
正是時爾時耶波底沙與俱哩多各與二百五十弟  
子即出王城欲往羯蘭鉢迦池竹林池所爾時具壽馬  
勝苾芻去世尊不遠在一樹下寂然宴坐耶波底沙  
既遙見已告俱哩多曰爲當先去禮世尊耶爲先於  
耶波底沙耶而爲聽法俱哩多曰應聽法處作是語  
已俱詣尊者馬勝苾芻處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爾時  
如來衆中有一婆羅門先事月神世尊爲彼婆羅門  
而說伽他曰

若人能了法 無論老與少 當須起恭敬

猶如月初出

爾時會中有一事火婆羅門世尊復爲而說頌曰

若人能了法 無論老與少 當須起恭敬

如火能淨穢

爾時耶波底沙與俱哩多等頂禮尊者馬勝足已即

水部經

諸佛所讚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衆等前後圍遶而爲說法世尊遙見俱哩多等便告諸苾芻曰汝等見此二人大衆圍遶而爲上首不答言如是我等已見世尊復言汝等當知此二人等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於聲聞中神通智慧最爲第一時俱哩多及耶波底沙至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願與我等於善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修持梵行爾時世尊命彼二人善來苾芻修行梵行佛既語已時彼二人髮鬘自落袈裟著身如骨刺髮已經七日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而攝頌曰

世尊命善來 諸根得寂靜 髮落衣著身

威儀如百夏

時有衆多苾芻食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於其城內所是珊逝移諸弟子等見諸苾芻共相譏笑而說伽他曰

佛於王舍城 摩揭陀最勝 珊逝悉度訖

汝今當度誰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失威德情不歡喜乞食得已

還至木處飯食已訖收衣洗足至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我等食時王城乞食所有珊逝移諸弟子等種種譏嫌且說上事我等默然無有威德情懷不樂佛言彼若作如是語汝應此答

凡度應如法 世尊教是正 汝等有何知 彼度是依法

若作此答彼無威德默然而去時諸苾芻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時珊逝移諸弟子等如上譏嫌說伽他曰

佛於王舍城 摩揭陀最勝 珊逝悉度訖

汝今當度誰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說伽他答曰

凡度應如法 世尊教是正 汝等有何知 彼度是依法

時珊逝移諸弟子聞是語已威德俱失默然退散後於異時摩訶羅婆羅門夫妻俱亡底沙婆羅門及漢舍利命亦終沒俱惡耻難從南方還將無後世論主那

刺院聚落有守門人問曰具壽汝是俱瑟毗囉不答  
言如是衆人得知問守門人曰摩吒囉婆羅門今在  
何處答言已死又問其妻及底沙等具答如前又問  
舍利子今在何處答言在王舍城有一大師名曰彌  
迦移近出世間於彼出家俱瑟毗囉便是言婆羅  
門法不應出家此非善事作是語已漸次而行至王  
舍城問諸人曰彌迦移大師今在何處諸人答言大  
師已死所有弟子悉於沙門喬答摩處於彼出家歎  
言善彼既記言當作轉輪聖王彼若作王舍利子  
應爲大臣爾時長爪梵志聞是說已卽詣佛所作如  
是問沙門喬答摩一切我法所有見等皆我不欲所  
有事火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我所見者悉離悉除亦  
離變易若離此見不取相續更不取除見沙門喬答  
摩我如是見我如是解世人所見多與事火相違又  
說如是見解皆住此道汝喬答摩作如是見如是解  
不又事火論曰若沙門婆羅門等能捨此見不取除  
見如是此等眞沙門婆羅門是微妙處又事火者皆  
住三見云何爲三一者一切不欲二者一切欲三者

一切願不欲乃至出家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解聰利俱瑟毗  
囉苾芻最爲第一時具壽舍利子斷諸煩惱證阿羅  
漢果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舍利子先作  
何業由彼業故感得利智深智無疑惑智佛言諸苾  
芻汝等應聽其舍利子先所作業還應自得非於餘  
處廣說乃至果報還自受等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  
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  
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慙念  
往山林卽携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華果以自支持汝  
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  
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  
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  
者利毒云何名爲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  
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  
今不能常處華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  
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俱齊喚  
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當娶室兄曰此非



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付婦人未報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還離世間惡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華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情所欲，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爲婦。報其兄曰：『今與我同宅而居，別爲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爲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經身而下，諸夫人見神通時，心疾遇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禮尊足。白言：『大兄，今得如是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爲資身須得飲食。我爲求福願與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即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

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應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子及針，即便奉施。兄既受已，以刀割截刀子，善利裁割，迅疾其妹見已，便即踴躍作如是言：『願我根性如此刀子，得善迅利。』乃至未來成就利智，于時獨覺取衣縫刺，善用針線縫紉，無礙妹便發願願我今身乃至未來令我智慧猶若此針，智慧深遠通達無礙。爾時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昔婆羅門女者，皆異人乎？今舍利弗是由彼過去供養獨覺奉施刀子及白氎等，廣發誓願，由此善根，今得利智聰明。第一汝等苾芻當知，黑業遠得黑報，若行白業，遠得白報。乃至廣說如上。應知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世尊曰：『具壽舍利弗，昔作何業，今得非貴族種，非極下賤處，而一生數數出家，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有一國王娶妻，不久自恣慾樂，乃至游獵，不經多年，便斷一息。其子長大，見其父王非法化世，便作是念：『我父

滅度當墮地獄我紹王位亦同斯苦我應往於善法  
律中出家修道乃至梵行作是念已即詣父所白言  
大王願王放我出家王告子曰所有種種祭祠天等  
皆求富貴汝是太子棄象之種王位在即汝今何故  
而求出家種種阿賈不放出家後於異時太子棄象  
出城遊觀見一貧人持棄乞食告曰賢首我是貴種  
不得出家汝非貴種何不出家答言我無衣鉢云何  
出家報言賢首我當與汝三衣鉢等汝應出家答言  
極善于時太子如上付與時有五通仙人在一樹下  
樂寂宴坐于時太子及與乞士俱詣仙人處太子下  
象至仙人處白言聖者願與出家時彼仙人即與出  
家太子告言我今欲去汝若得道及與證果願令相  
報後即答言如仁所言既出家已即往靜處宴坐修  
定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  
作是念我所證果皆由太子我應於彼今可往看示  
現神變作是念已便至其所上昇虛空種種神變乃  
至火光下流水等廣如上說時諸人等見神變已心  
疾迴轉倒見大樹崩倒於地咸皆頂禮白言聖者今

證如是殊勝果耶答言我證太子見已作如是念彼  
所獲者皆悉由我我不出家證斯果者莫不皆由高  
族家生作是念已便發誓願唯願我等生生世世勿  
於高族家生及以下賤處中而生令我無障易得出  
家汝等慈為勿生異念往太子者豈異人乎今舍利  
弗是由彼昔時誓願力故今生出家自在無礙當知  
果報自作自受若作白業還得白報若作黑業還得  
黑報乃至善惡廣說如前汝等慈為當如是學時諸  
苾芻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諸苾芻等白世  
尊言此具壽舍利弗作何福業成熱善根於聲聞中  
智慧第一佛言由昔過去發願力故諸苾芻等白言  
世尊作何誓願唯佛慈悲為我廣說佛告諸苾芻汝  
等應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  
世號曰迦攝波十號具足此舍利弗有一教師迦葉  
佛所而得出家迦攝波佛記舍利弗汝於聲聞衆中  
聰明智慧最為第一乃至梵行而無虧缺然無果報  
非獲於果主師命終時廣發誓願我所修行梵行功  
德以此善根願迦葉波佛與彼偈但囉婆羅門當來

世時人壽五歲有佛出世號曰釋迦牟尼應正等覺  
十號具足於彼教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乃至漏盡  
證阿羅漢果爾時舍利弗今所獲果一如師願由彼  
願力故今舍利弗諸聲聞中智慧第一時諸苾芻咸  
皆有疑唯佛能斷白世尊曰彼具壽大目乾連先作  
何業成熟善根諸聲聞中神通第一佛告諸苾芻汝  
等應聽彼大目乾連乃往過去善行善業積聚善根  
乃至果報廣說如前

佛告諸苾芻乃往過去波羅奈城去斯不遠有一仙  
人於彼居止心行慈悲憐愍有情于時有一探蠶蠶  
人負薪至彼疲極偃息仙人見已極生憐愍遂作是  
念此貧窮人先世不種修行善根雖得人身受斯辛  
苦而得衣食我今應度此人出家令修梵行作是念  
已告言賢子汝受苦何不出家答言大仙我是貧  
人探蠶活命雖能見是度我出家告言賢首我當度  
汝令得出家僊若獲果願當相報答言聖者必若證  
果必當相報時彼仙人即與出家既出家已而還靜  
處修禪習定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

獨覺果便作是念我所證果皆由仙人我應因彼往  
看相報作是念已至其仙所上昇虛空下流清水乃  
至大光十八變等如前廣說其仙見已心疾迴轉  
如大樹倒於地便發願言願我所修無量功德於  
當來世所有威德如汝所有神通第一汝等苾芻勿  
生異念往仙人者豈異人乎即大目乾連是也當知  
果報黑白業等廣如上說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能斷來白佛言此大目乾  
連復作何業於大德中神通第一

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迦爾波  
佛出現世時以誓願故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能斷來白世尊具壽憍陳  
如先世作何善業成熟善根能四如意解今時利根  
明了

佛告諸苾芻於此賢劫中過去有佛出現名迦爾波  
有教師修持梵行不獲果報臨命終時發誓願故如  
前廣說於佛住世之時若有出家近聞者當來於世  
尊所佛言善來苾芻願要自落髮裝著身自然持鉢

卽爲出家近圖別有一人在外遠國於茲獨處來求  
出家彼茲獨將此人來於佛所欲與出家近圖其人  
在路身亡乃不得出家時諸茲獨緣此事故來白佛  
言具如上說爾時世尊便作是念彼之我聲聞若有  
人求出家近圖在遠國者我許於茲獨僧衆與彼出  
家近圖時佛世尊集諸茲獨告言緣此事故從今已  
後若有求出家者許茲獨僧衆與出家與近圖佛許  
此事已彼茲獨衆不知云何與出家與近圖以緣白  
佛時世尊告諸茲獨但有人來求出家者當問諸難  
若無障礙者然後與受三歸卽令合掌圍繞當自稱  
名盡一形世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  
衆中尊後與受五學處十戒二百五十戒廣如餘說  
既出家近圖已於阿遮離鄒波歌耶處無怕懼心所  
作之事皆無所問時諸茲獨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告  
諸茲獨我今爲諸弟子制其學處若諸弟子所作事  
業以水洒地及摩耶墜壇掃地及修理衣鉢食噉  
等事不告白師及有客茲獨先不相議來至房中應  
白師知唯除五事餘悉皆白若不如是得越法罪言

五事者所謂嚼齒木飲淨水大小便利及四十九尋  
內體制底此不讓白二師所有縫衣等事弟子應白  
師勿自勞我當代作若如是者善不如是者得越法  
罪師若爲福及衆作不代無犯二師有病須勸看侍  
應白師言所須醫藥及以飲食應隨師意不得違情  
若如是者善若不如是同前得罪若二師有犯同住  
弟子應善方便白二師言師犯如是惡作之罪師應  
發露廣說如上二師邪見大衆爲作驅擯等令出住  
處弟子應須於大衆處懇懇求謝令衆歡喜又須白  
師勿作惡見方便正諫令捨是事令衆及師和合樂  
住若不如是得越法罪乃至廣說如上應知若二師  
犯僧伽伐尸沙罪弟子應須令師發露若復僧伽與  
其二師行遍住法及以意喜不得與善茲獨同室眠  
臥等事若如法悔罪根及業悉皆除滅同善茲獨乃  
至復本等廣如上說若如是者善若不依行者得越  
法罪其弟子等懇懇諫悔弟子有過師亦懇懇呵責  
令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經緯)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近軍志欲遊行人間三月坐雨安居已度一弟子與彼漸行至室羅筏城爾時具壽近軍洗足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諸佛常法若有客茲舊來先唱善來從何處來復於何方三月坐雨安居爾時佛告近軍志欲汝從何方來何處三月坐雨安居近軍答言白言世尊我從餘國來於彼三月坐雨安居佛問言此善男子是誰弟子近軍答曰是我弟子佛言汝出家幾時答曰經今二年其弟子度經一年爾時佛告諸比丘曰此近軍已起過為首我今制諸比丘不應出家經年度餘弟子及授近闍不與同住應自依止若出家未滿十夏不度求寂及授近闍有客僧來先不相識不與依止若滿十夏於別解脫戒經善知通察應

度求寂依止等事皆悉應作自未調伏調伏於他無有是處如是愚小亦不應度自未證悟解脫寂定及以涅槃為他說者亦無是處自證涅槃未得出世欲度他此亦非理時有年老無知慈舊不開戒律度一外道及授近闍既近闍已白佛波祇耶曰今教授我其師不解默然無對遂生譏嫌諸比丘知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許十夏慈舊許度弟子近闍如前不於他依止而成就五法何等為五一者近闍經十夏已上二者弟子應能為善徒三者有惡作疑犯隨事舉易四者若有邪見教令正見五者若不樂法動攝受令樂住是名五法復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持經四者持律五者善持母論是名為五復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具戒無缺二者多聞三者善明經義四者於毗奈耶善知通達五者廣宣理趣藏善明義趣是名為五復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持經知義四者善通毗奈耶五者善明摩訶理趣緣是名為五廣如前說復有五種云何為五此五同前於一一上唯加極廣說如上

復有五種此五亦同於一一上更加勝字復有五種亦同上說於上加能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爲五一者戒成就二者多聞成就三者勝解成就四者證智勝解成就五者智慧成就名爲五復有五種一者信成就二者戒成就三者多聞成就四者捨成就五者智成就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爲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精進四者念五者慧名爲五廣說同前復有五種何等爲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精進四者定五者般若名爲五復有五種四者同上第五爲是樂寂靜坐復有五種一者有學戒成就二者有學定成就三者有學慧成就四者有學解脫成就五者有學解脫知見成就廣說如前復有五種無學成就同有學說復有五種一者知有過二者表示三者意表示四者捨棄五者隨解復有五種何者爲五一者知有留難二者知無留難三者隨說教示四者與依止弟子五者攝受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爲五一者知有犯二者知無犯三者知輕四者知重五者知波羅底木叉廣解廣說

成就五法滿十夏者得與人出家近圓與依止教示如自不具上五法成就者應依止他爾時具足波離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已五法成就滿十夏應度弟子自不應依止他若若近圓經六十夏不解別解脫若不成就五法者應依止他住不佛言應依止他住白言云何依止佛言依止老者白言若無老者云何當住佛言當依止少者唯除禮拜餘皆取教示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苾芻愚癡無智不聞善惡遠度外道令受近圓乃共諸苾芻爲諍論遂便歸俗種種毀謗遂生惡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何有斯事愚癡無智棄善法律而就邪見譬如有人飢火所逼棄好飲食噉諸穢惡如是之人亦復如是由彼愚癡棄善法律愛樂外道邪見是故苾芻不應輒度外道以爲弟子唯度釋子若有釋子持外道服來求出家及近圓者如此應度成苾芻性除斯釋種自餘外道皆應四月共住佛已許度外道四月共住承事供養不捨本衣時諸苾芻不知共住

中觀論

及以度法以緣白佛言若有外道來求出家先可  
應問身無障礙若無障礙已與受三歸及五學處將  
向衆中於僧伽前踞踞合掌教彼作如是言大德僧  
伽聽我是外道名字某甲今求出家於四月中以我  
本服供養僧伽願衆許我已著眼見耳不聞處應可  
差一苾芻謂作羯磨作如是說大德僧伽聽此外道  
某甲今求出家以本服於四月中供養僧伽波跋耶及  
以僧伽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若不許者說如  
是三說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於四  
月中所有事業一同求寂著親教師衣食僧伽食於  
四月中若舊見敗應與出家若心樂外道者應聽令  
出爾時具壽鄒波離問佛世尊如佛所說敗舊見者  
云何得知敗於舊見佛言應於彼前讚歎三寶說佛  
功德應毀外道種種毀譽若聞讚歎佛法與僧聞毀  
本嫉心生歡喜應與出家若讚三寶心則不喜聞毀  
營外道心生憂感即不應度應驅擯出若聞毀營外  
道之種心不瞋恨便生歡喜是敗舊見佛言若有事  
火外道來求出家應與彼度及授近圓何以故此事

●下論  
●具足

火種類信三種業何等爲三所謂有業及所作業與  
作因業是故應度汝等苾芻應如是學此等有業與  
有所作業及所作因業汝等當學  
佛在王舍城陂蘭鉢迦池竹林園三月坐雨安居已  
時王舍城耆舊苾芻數少年少者多爾時世尊欲往  
南山遊行人間告阿難陀曰汝應告諸苾芻欲隨世  
尊者應修營支伐羅時阿難陀受教敕已即詣諸  
告諸苾芻曰世尊欲往人間遊行若欲隨世尊者應  
修營支伐羅時耆舊苾芻告具壽阿難陀我不能隨  
世尊遊行阿難陀告言何故不能答曰我等年老時  
少年者我等不去問曰何故答言我之師主既不隨  
去我今須爲看侍鄒波跋耶爾時世尊與少弟子具  
持衣鉢即往人間在路遊行左右顧望如大衆王恐  
諸苾芻執持瓶鉢有不如法世尊遇順乃見苾芻其  
數不多世尊知而故問告阿難陀曰何故苾芻徒衆  
減少時阿難陀以如上事具答世尊佛告諸苾芻我  
今應許五夏已上苾芻成就五法得隨處學遊行人  
間不依止住何等五法一者知有犯二者知無犯三

者知重罪四者知輕罪五者善持鉢喇底木又廣能宣說是名五法遊行人間隨處受學得往勿疑具壽鄒波羅問佛世尊六年已去成就五法遊行人間受學得不佛言得又白世尊三夏成就五法得往以不佛言不得佛言我今當制五夏已上成就五法得隨意去若未滿者縱閉三歲亦不應往遊行受學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近圓此皆幼年以鄒波羅爲首夜中忍飢微曉啼泣時佛世尊知而故問告阿難陀曰何故夜中小兒啼聲阿難陀以緣具答佛告諸苾芻我今當制若年未滿二十不應與受近圓成苾芻性所以者何未滿二十不能忍飢寒熱渴乏蚊蟲所咬及病等又師呵嘖不能忍受及諸苦惱由是幼小不能忍期如上等苦佛告阿難陀若滿二十卽有志烈能忍知上呵嘖等苦由年未滿與受近圓有如是過是故苾芻若未滿二十不應與授近圓若有求寂來求近圓苾芻應問年二十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

者娶妻未久便離一息長養漸大長者家素漸漸散盡便作是念我今貧困應求出家便命子曰我今年老不能與汝紹其家業我今欲於善法律中於彼出家於汝意云何子曰父言父若出家我今亦應隨父出家父報言善子時父子相隨往詣逝多林於苾芻處白言聖者願與我等而爲出家苾芻報言善又告曰賢首此小童子是汝何親答言是子亦欲出家時彼苾芻俱與出家教四威儀及以喫食經數日已告言汝去鹿不養鹿室羅筏城是我境界極以廣大多諸人民敬信三寶汝應往彼自求衣食養活驅命聞是語已嚴持衣鉢相隨往詣室羅筏城次第乞食遂於衢路見一婦人作其煎餅時小求寂卽從乞求女人報曰與我價直求寂報言我是沙門不畜財物既不與直乞餅不得時小求寂高聲啼泣宛轉于地時諸人等遂生憐憫何故苾芻度此重園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所有過失悉由度彼幼小出家從今以去未滿十五不與出家若有童子來求出家苾芻應問年十五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具壽鄒波難陀有二求寂更相調戲猶如女人與丈夫戲亦如男子共女人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所有過失斯由番二求寂若苾芻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兄弟二人年雖相似未求出家時諸苾芻不放度彼不知云何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兄弟一時求出家者應度無犯彼二求寂並末年滿應自留一教受事業將一付與親知識處或大德處若至年滿應與近園其未滿者自養無犯若年二十不與彼等而受近園得越法罪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家有一奴勤求作務無有懈怠所有作務先首爲了後於異時曹主生瞋便作是念曹主甚難承事我當逃走復作是念生處難捨是諸聲聞釋子於王得恩無能損者我投彼處出家其奴即往逝多園林於苾芻處自言聖者我欲求出家時諸苾芻即與出家及近園已種種教示依教修行研求能除諸煩惱而證阿羅漢果如餘廣說于時長者乃生悔心便作是念我奴所作之事一切無有懈怠我不應囑令彼捨

我我若見彼應從微摩即於室羅筏城城門邊立然彼苾芻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彼見告言賢首汝得出家耶答言爾報曰現今無人可給事我相隨歸舍爾時苾芻即昇虛空乃現種種神變是時居士而生悔心速便歸信心疾迴轉猶如大樹摧倒頂體其足白言聖者得證如此功能願從今已後受我衣服臥具飲食湯藥名稱普聞某中奴出家證阿羅漢果有如是勝妙功德時勝光王聞此語已某甲長者有奴出家殊勝證悟能獲四果作是語已即命羣臣而告之曰汝等應知我是灌頂刹利王種從今已往一切官寮長者等家有奴求出俗者便放出家勿令障礙室羅筏城時有長者家有一奴勤求作務常不懈怠廣說如前便即出家并受圖具令學法式告言賢首度不養鹿其室羅筏城土地寬廣父母居處汝今可去乞食而活時彼長者心生追悔便作是念彼奴勤求作務常不懈怠我若見時應求懺悔時彼長者遂於室羅筏城門側而立時彼苾芻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長者見已告言賢首汝得出家誰當事我



可共歸家即便執臂慈荷告曰若屬我者當觀汝脫勝光王教恩垂慈荷猶如太子是長者毀咎慈荷曰沙門釋子壞我城隍及壞梵志豈合與奴出家時諸慈荷聞此事已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既有斯過從今已往汝等慈荷不應與奴出家若有來者當可問之汝是奴不若與奴出家者得越法罪爾時世尊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每放課錢或時收利或時本利俱收復於後時見負債人本利俱索牽掣久捉不放即共立限方始放還彼人便作是念然此長者甚惡性我復不能本利俱還我當逃走復作是念鄉土難捨沙門釋子而於王所猶如太子我今於彼求出家耶即往迦多林詣慈荷處自言聖者我求出家彼與出家及受近園并教法式既近園已勇猛精勤於中無間不經多時乃證阿羅漢果時彼長者便生追悔作如是念彼負我債於時時間常還本利以何因緣觀見輕棄如若今時重得見者我當懺謝即於城門佇立而住時彼慈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長者便

見問言賢首汝已出家雖復時時常還本利今可共歸便執其手欲引而行爾時慈荷便即昇空乃現種種十八神變廣說如上時彼長者遠便歸信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于地白言聖者獲得如是殊勝功德上妙果證從今以去聖者所須資具衣食我當給與爾尊納受爾時四遠皆悉聞知某甲長者所負財主獲如是果時勝軍王既聞斯事敕大臣曰從今以去所有負債未得還者此等欲於佛所出家若有如是不應與彼生其留難時室羅筏城有一長者放債與人時有一人舉物生利乃至出家不養鹿等廣如上說復於異時持鉢乞食長者遇見告言慈荷汝已出家雖復時時償我本利今可共歸欲執其手慈荷告曰汝莫觸我若觸我者當截汝手報言何故慈荷曰汝可不聞王有敕令若欲出家一切負債皆悉放免彼共議緣作如是語出家釋子多懷傲慢現負他債度令出家慈荷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度負債者有如是過告諸慈荷從今已後負債之人不應輕度若有度者得越法罪

爾時佛在室羅筏城給孤獨園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息乃至年漸長大因父瞋責遂即私逃後作是念鄉國難離然諸釋子皆如王子得免衆事我今宜可於彼出家即往給園至慈藹所報言聖者我願出家時有慈藹即與出家及接近園復於其父覓子往慈藹所自言聖者見有如是童子來不報言今日度說長者告言此等慈藹常執刀耶所有來者即與剃髮又言豈不待於七八日間何故即度慈藹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即度若有童子去家不還來求出家應七八日然後方度出家若有遠方來欲出家者不七八日與度無犯

佛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園有一長者娶妻不久便生一息于時長者告其妻曰賢首我子長養雖復指我我今欲往外國貿易我所負債令子代還作是語已便即出去遂乃不還其妻養育兒漸長大送於學內令教外典其同學者所有論典悉皆明解唯此童子全無所悉復於異時其母詣學告博士曰一種與直何故諸人學問俱備唯我童兒都無所解博

士報曰夫所學者有二種事學業成就何等爲二一者具差二者有怖然此童子都無此二其母告言博士何不與杖復於異時博士縛打種種呵責乃即啼泣歸向母邊具陳上事其母還打時彼童子便作是我遭苦事前於一處被打今遭兩處不能受苦宜可逃去入迦多林至彼見一求寂採薪便即數言甚大快樂問言何故答言出家求寂報言汝今何不出家報言聖者誰能與我出家報言汝來共汝往闍波波賦耶既見師已自言耶波賦耶此善男子欲求出家時彼師主即與出家其母後時往闍學堂問博士曰我子何在博士答言我打走歸母即報言我見歸來遂即還打棄我逃走于時慈母遂往諸處尋求訪覓不得乃於王舍城門首立東西顧望佇立不久乃見童子剃除鬚髮與彼求寂俱時瓶鉢相隨而來母時見識以手提胸悲號啼泣告言癡子我比無處不見遍歷諸方尋求不得音信不通汝今何故賤沙門中而爲出家執手將歸脫其衣鉢抑令遵俗時諸志嚮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自父母與出家者多生過

失佛告諸甚爲我今當制所有出家不告父母親與出家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闍維迦池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不久誕生一息年漸長大忽嬰疾病遍問聖人療治不可母告子言可於侍婢迦長者所療治其病既至其所自言長者爲我治病長者告曰汝身病重難可療治然我所醫治二種人何等爲二一者佛及僧伽二者王宮內人汝等之病無暇可治汝今歸去其子即歸母問子曰其病療耶答曰我病無人可治具如上說母告子言汝應出家子答母曰我是婆羅門種云何於雜種沙門釋子中而爲出家又告子曰汝且出家病可還俗不難子曰若出家者必剃我頭此事云何母曰剃髮莫生是爲不可後還生髮何所懼耶即往竹園詣苾芻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與我出家既出家已於此夜中避住門外不入房中師便告曰何不入來答曰我身有病不得入來師便告曰汝今出家何得有病白言師波祇耶我身在俗先患其病師曰汝何不告我答曰師不見問其師便

怒既至明已其舊弟子皆來請白問師波祇耶何故不喜師即告曰我之住處乃是病坊諸有病者皆投來此求親白曰如世尊說有二種事一者不應重擔二者已度不應棄師今已度知欲如何說此語時侍婢王即便來至師告曰此甚爲病可治以不醫王答曰此病極重然勝光王與藥若足我當治之既治可已白師波祇耶曰我爲求事今來出家求事既了今欲歸去師曰汝得阿羅漢果耶答曰未得又問汝得不還一來及須陀洹果耶皆云未得汝何故歸答曰我爲病故投此出家我病既差何能住此師曰出家法中有四勝果汝都未獲汝宜且住還他藥債若不爾者後更得病必死無疑不取師言即便歸去彼報恩故於侍婢迦供給華果樹園木等時侍婢迦告言賣首汝於我處求何事耶彼婆羅門白言我無所求報恩故長者報曰我於汝更作何益事答曰我緣患病療我得差時侍婢迦報言我不曾省答曰我作憶念得省令解時侍婢迦言汝於善說法律中出家於四沙門果中應證得果汝已受他信心之物

今乃知墮惡事作是語已便作是念我應以此事請  
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言世尊然諸苾芻令  
病者出家受近圓因此令王倉庫漸漸損減我亦身  
勞復於聖者闕修善法願世尊制勿令更度病者佛  
即默然而許時侍縛迦知佛默然許已頂禮而去佛  
作是念諸有過失悉由度彼病者佛告諸苾芻曰從  
今以去不應度有患者若為出家來者應先問有患  
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劫比羅城尼瞿陀林中住時淨飯王而宣教令  
劫比羅城釋種家別一子出家彼等諸親眷屬來看  
時出家者為彼眷屬說法聞法喜已皆發信心便即  
出家其中或是父或是兄或是夫主或是親叔或是  
其子彼皆憂惱晝夜二時高聲啼泣爾時淨飯王聞  
彼釋種啼泣聲已告言何故晝夜二時諸釋種等悲  
聲啼泣時諸釋種白王言曰我等眷屬若在林中彼  
諸聖者即令出家為此憂惱而為悲泣王聞是語而  
作是念我應往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  
佛言世尊唯願世尊與我一願世尊問曰大王求何

願耶王曰有少許願然諸釋種為言世尊當作轉輪  
聖王乘空往四天下我等亦隨世尊既出家已我等  
所望悉皆不得復次難陀當作力轉輪王彼亦世尊  
度令出家亦絕希望羅怛維有大威德當作大王世  
尊今亦令其出家我等釋種亦絕希望大德父母於  
子恩愛深極願世尊制若父母未許勿使出家爾時  
世尊默然受父王所請王見許已頂禮佛足辭佛而  
去佛作是念諸有過失皆由不問父母而與出家及  
受近圓若有來求出家者應先問父母許已方與出  
家若不先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問父  
母不許出家時有他方遠來父母已許出家諸苾芻  
不敢輕度出家便有廢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若遠來者父母先許出家應聽出家不問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四（經持）

大唐三藏義淨奉 詔譯

爾時商主等還至海岸已在海艱辛皆生疲倦咸悉  
睡著于時僧護慈獨觀是大海又作是念如佛所說  
有五種事觀不厭足云何爲五一者具相象王二者  
轉輪聖王三者大海四者妙高山王五者如來應正  
等覺是名爲五長久觀已乃至五更便即睡著時諸  
商主裝束象車運載物去既至明已不見僧護便大  
驚忙四方求覓竟未能見於中有言應向前去有言  
在後四處既求不見悉皆憂惱作如是言我乘聖者  
此非吉祥宜應迴覓復作是說然彼聖者有大威德  
大海嶮難猶放得存平地無間豈容不運作是語已  
便即進途爾時僧護在沙磧上睡日炙便覺起立四  
顧都無一人便作是語此商主等捨我而去我不可  
住宜應前進即漸次行無有人蹤但見小徑尋徑而  
行至一大林於中見一殿麗精妙牀座榻席氍毹氍  
毹堂樓閣窓牖殊妙其中亦有流泉清沼寶樹行  
列奇異雜色花雲隱映於彼池中亦有衆鳥白鶴孔

鳥鳴出

雀鸚鵡舍利白鵝等鳥猶若天宮於此寺中有諸慈  
獨威儀具足爾時僧護見同梵行即往至彼恭敬頂  
禮彼慈獨言善來善來僧護汝從何來付護以具如  
上事答時彼慈獨令憩定已將入寺中見諸好座有  
妙飲食慈獨問曰汝飢渴不答言飢渴報曰汝飢噉  
食答曰待僧伽食我當同食慈獨報曰汝在路疲乏  
宜應且食若至食時有諸過失僧護食訖向一邊住  
既至食時鳴鐘集僧伽各自持鉢至食堂中次第  
而坐于時寺舍便即隱沒其鉢變爲鐵搗各用此搗  
更互相打頭面俱碎血流遍地受諸劇苦食時既過  
其寺復現其諸慈獨平復如故諸根寂靜次第而坐  
是時僧護詣慈獨處白言聖者作何因果有如斯事  
受諸苦惱答曰大德僧護彼瞋部洲人無有信心僧  
護報曰我今現見何故不信告言僧護我等往昔於  
迦攝波佛所而作聲聞欲至食時遂相鬪打由斯業  
故令我於此別受地獄且受輕苦於此命終當墮大  
地獄汝今應去報瞋部僧伽每於食時勿相鬪打若  
鬪打者必獲斯苦僧護答言唯唯如是即辭而去



次前行復見一寺其寺嚴麗與前無異還見苾芻威儀具足乃至同前隱沒苾芻鉢中有熱淨餅更互相授乃至寺現其苾芻衆依次而坐僧護白言大德由何業力來至此問受如斯苦苾芻告曰衆生難信答言我自親見何得不信僧護當知我於迦攝波佛所而爲聲聞每至食時得諸上妙麻等美食于時有客苾芻我等慳食便作是念待彼客去後當共食時值天雨乃經七日客爲泥雨不得進途乃至七日不行斯食並皆臭壞不堪充供便將送棄由受信施不平均食輒將棄擲由斯棄放生於別獄且受輕苦受已命終墮大地獄告言僧護汝報人間苾芻勿爲斯事若爾當招大地獄苦聞是語已卽辭而去漸次前行又見一寺嚴麗如前有諸苾芻見食時主同前而坐其寺火起猛焰熾盛諸苾芻衆悉皆被燒食時既過寺還如故其苾芻衆諸根闕伏次而坐僧護同前問答告言善聽我於往昔迦攝波佛所而作聲聞便卽破戒僧壞我出迷於他處與同類之人共住後於異時有一苾芻持戒精進來至此處又於異時復有

苾芻持戒無缺亦來此處整理僧徒問我我等遂生不忍後於異時至食時間大衆歛食遂卽同心放火燒寺乃至燒盡由彼業力來生此中且受刑苦於斯受盡墮大地獄汝當爲報應部苾芻勿爲斯事若作此者還如我等受如斯苦又復別見有情形體如壁或如大樹或有如葉或復如華或有如果亦有如柱此等有情總以繩繫挽令斷絕爾時僧護漸次前行至一住處有五百仙人見僧護來各相謂曰此沙門釋子多言多語汝等不應與彼言談作是語已默然而住是時僧護到彼告諸仙曰宜應與我安置住處諸仙默然無人共語衆中有一仙人慈悲愍念告諸仙曰豈不安置沙門釋子諸仙報曰宜應與座勿與言談僧護答曰善於一空室安置僧護洗足敷座安置座已爾身正念仙人住處先有衆多天女至初夜分到僧護所白言聖者願與我等說其法要僧護報言姊妹汝等大受快樂我被諸仙制不令語所以得此靜室而住姊妹遣我說法欲令我出去耶時諸天女便作是念此沙門釋子從外遠來身應疲乏宜應

且去作是念已諸天便去至夜半後天女還來詣僧  
 薩處白言聖者爲我說法僧薩報曰決定還我出此  
 處耶諸天復念彼眼未足宜應且去至夜後分天女  
 還來詣僧薩所白言聖者爲我說法僧薩復言姊妹  
 汝欲還令我去此耶天女曰天既曉已何故不去豈  
 復不開佛說至恐怖處當須忍耶爾時僧薩便作是  
 念天女厭我我應速去復作是念此等仙人皆是異  
 學我應須彼所學仰他令彼聞者悉皆歡喜作是念  
 已便說伽他曰

露形與長髮 塗灰并斷食 地臥澡浴身  
 露隔及邪念 此等諸邪法 終不免生死  
 唯除眞妙法 莊嚴於自身 正見住思惟  
 當斷貪瞋等 慈悲行喜捨 有情命不斷  
 勤修於學處 此是眞沙門 亦是婆羅門  
 是大菩薩注

說是時諸仙聞已共相謂曰此誦我經時諸仙衆  
 各各私起默聽其言由諸天女迷彼仙人互不相見  
 爾時僧薩爲說城喻經令其覺悟說是經已時諸仙

十  
 上  
 四

衆證第三果諸天女等令彼仙人還復本心各得相  
 見同聲唱言善哉善哉此經微妙作是讚已互相告  
 曰汝等於彼來聽法耶答曰爾又言我今於此獲妙  
 善利時諸仙衆咸白言聖者願我等與出家近圖修  
 持梵行如尊者等僧薩告曰諸具壽汝等能有如是  
 增上信心斯爲善事如世尊說能出家者獲五種利  
 益云何爲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益  
 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恥  
 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  
 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  
 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  
 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應可觀斯  
 利益以愍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汝  
 出家汝等欲爲於此出家爲當佛所諸仙答曰願與  
 尊者同詣佛所於彼出家諸仙又白爲用尊者神力  
 而往爲用我等神通去耶僧薩聞是語已其心不悅  
 便作是念諸仙人衆聞我說法上獲道果我雖解說

不獲斯果告諸仙曰且待少時我有所作詣一樹下於彼敷座結跏趺坐端身正念其心寂然又作是念佛說多聞有五種益如餘廣說如其精進煩惱斷盡乃獲得阿羅漢果出離三界刀割香塗不生瞋恨香金與土等無有異應爲帝釋諸天梵等之所供養卽告仙曰捉我衣角承我神通而往佛所卽昇虛空猶如鷹王亦如鷹隼其五百商人尙猶未運各停鞍賦遙見僧護白言聖者善到來耶今欲何去答曰此五百仙人欲於佛所而求出家我今相隨將至佛所時五百商人咸皆白言聖者我等願欲同去出家又告聖者且下而住暫待我等將諸財物付與家內相隨而往分付物已僧護慈獨與彼千人同往佛所時佛世尊正與無量百千大眾圍遶說法世尊遙見僧護等來告諸大眾汝並見此僧護慈獨與彼千人前後圍繞相隨來不悉爲答曰我等咸見世尊告曰世間奉獻莫過於此化人出家調伏濟度時僧護等俱禮佛足退坐一面具壽僧護白佛言世尊此諸族姓數有千人咸欲於佛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及受園具

成慈獨性願佛慈悲哀愍許佛言善來慈獨於我法中善修梵行成大沙門說是語已獨變自落僧伽氍衣自然著體剃頭之處如經七日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慈獨廣如餘說世尊爲彼依教示歸各自動策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離三界欲廣說乃至諸天帝釋而爲供養爾時具壽僧護白佛言世尊我於彼處見諸有情其形如牆或如柱樹如葉華果或如掃帚鎗杓白形彼於前身當作何業受如斯報佛告僧護凡諸有情自作業還須自受他不相代廣說乃至果報還須自受乃往昔時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現於世號曰迦攝波佛在仙人處處施鹿林中是時彼佛所有求寂緣作慈獨僧護汝之所見形如牆者彼諸衆生汙泥僧伽牆壁所以得如是報所見似柱者彼諸有情曾於僧伽柱以鼻涕唾汙由彼業故受如斯報形如杓者曾作求寂爲行繫繫於僧伽中有客慈獨來至求寂處其求寂洗杓彼客慈獨問言於僧伽中行非時繫不求寂答言行繫已了不見我今洗

杓蓮生。願願由彼業力受如是報。汝見形如白者。昔日曾作。苾芻欲造鉢時。有一求寂。專知僧伽康祿。造鉢苾芻。於求寂處。借白我用。持物時。求寂白言。大德。且住少時。我今正忙。少時與白苾芻。乃即生。嘆苦言。我若自由。非論借白。以持油麻。亦持汝身。于時求寂。便作是念。我若報答。必更大嘆。默然而住。知彼苾芻。嘆息定已。時求寂即詣彼邊。白言。汝今知我是何等人。尊者告曰。汝於迦攝波佛。教中出家。求寂求寂。報曰。汝出家事所作。未辦。汝被一切煩惱所縛。我得解脫。汝出離言。當須說悔罪。即消薄彼。即說悔。遂生曰。形身汝所見。形猶如鎗者。昔與寺家。曾作淨人。承事苾芻。為苾芻煎藥時。苾芻嗔然。彼淨人因茲生恨。便故打鎗。破由此業力。身如鎗形。汝見以繩繫之。挽斷者。昔為授事外。有施物。令彼僧伽寒熱。受用爾時。授事夏月。衣物過為冬用。過冬衣物。將為熱用。由此業故。受如斯苦。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緣白。佛具壽僧護。曾作何業。由何業。故得於大富長者家。生復得出家。建阿羅漢果。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佛告諸苾芻。汝

等。應聽僧護苾芻所作福業。乃至自受。廣如上說。乃往過去迦攝波佛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于時迦攝波佛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僧護亦於彼出家。身作衆主。有五百弟子。四遠男女。悉皆歸信。時彼衆主。乃至盡形。堅持梵行。無有缺犯。然無所獲。後欲命終。便發是言。我於迦攝波佛善法律中。而修梵行。精勤無怠。然無所獲。殊勝果報。所有功德。願資我。等於當來世。釋迦牟尼佛出現世時。於彼法律。而得出家。淨修梵行。斷諸煩惱。而證阿羅漢果。是時五百弟子。來詣師所。白耶波駄耶。獲勝果。不師曰。未得。又白師。言。發何勝願。師曰。發如上願。弟子俱白。若耶波駄耶。證如是果。我等亦隨出家。同證阿羅漢果。時有聚落五百餘人。來詣師所。同前問答。乃至廣說。我等亦願證阿羅漢果。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衆主。著豈異人乎。今僧護是也。往昔五百弟子。者。即五百仙人。是往昔聚落五百人者。今商主等。是因昔衆主。供養僧伽。由彼業。故得於大富長者家。生由發願。故復獲阿羅漢果。又由往昔廣能調伏。今生遠得調伏。多人。度有

情而爲利益汝等。若爾若種白葉。遠得白報。乃至難業等廣說。如上汝等。若爾應如是學時。諸若又復有疑。以緣白佛。其化記。若復於何處。最初發心。佛乃往過去。此寶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乃至廣說。施鹿林中。爲諸聲聞。而說法要。汝等若爾。應於蘭若山間。樹下。空靜處。林草庵。過地。窟窟等中。端身正念寂靜。而坐。應勤精進。勿爲放逸。應如我教。當如是學時。諸若爾。是語已。如佛所教。其或往妙高山。所或向無熱池。處或往餘池。其中亦有七金山。處或有在於城邑聚落。時有一龍生。已未久。遂被金翅鳥王捉。將至於空中。望見若爾。諸根寂靜。端坐入定。龍作是念。此等若爾。甚大安樂。不同於我。受如斯苦。便生歸仰。尊重信心。作是念。已。即便命終。婆羅門斯國有婆羅門。具六種法。於彼家生。乃至長大。便於佛所。出家圓具。勤修梵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乃至帝釋諸天。而爲供養。即自觀察。由何業故。復從何處而生。此處獲如斯果。遂即觀見從龍趣沒。來生人中。復見於大聲聞處。發慍重心。又見過去龍

時父母在彼龍宮。便作神通。至龍宮見。後父母悲惱。啼泣問其龍曰。何故啼泣。答言。聖者。我生一子。未久之間。乃被金翅鳥王捉。我兒去。不知所在。報其母曰。我是愛子。於此命終。生婆羅門家。又於迦攝波佛所。而得出家。勤修梵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龍母曰。善哉。善哉。此實難信。亦是希有。然我愛子。爲性甚惡。生其善趣。猶故不得何況。我彼得阿羅漢耶。又報母曰。我實證果。不是虛言。龍母告曰。若如言者。從今已後。於日中。爲我受食。便即默然而受。其請若爾。每日當受上味種種飲食。飯食已訖。還詣本住。然彼若爾。有一求寂時。諸若爾。問求寂曰。汝之師主。每於何處喫食。而求寂報言。我亦不知。若爾報曰。汝之師主。每日當食種種飲食。汝何不去答曰。我親教師。有大威德。而得去食。我無威德。云何報去。若爾報曰。汝師欲去。汝宜默捉支伐羅角。求寂答曰。我捉不辭。或恐墮地。若爾報曰。汝師衣繫。懸迷盧山。猶故不墮。況汝身爾。既被勸已。欲至食時。即便默至。師所在。四昇處。而立其師。欲昇空去。求寂默捉師主衣角。亦昇空去。時



龍宮內安二坐處二漫茶經師既見已問諸龍曰何故置此二座壞耶時龍報曰應觀背後更有人不師便迴顧見此求寂汝亦來耶答曰爾師曰善哉至彼坐已諸龍作念是彼師主獲殊勝果有大威德應供天食然彼弟子未獲如是應與凡食作是念已時諸龍等依念供養飯食了已于時求寂取師主鉢於此鉢中殘一粒飯求寂取食其飯甘美味無比求寂食已便作是念二人喫食便作兩般心生瞋恚發如是願我於迦攝佛所出家修習梵行將此功德願得龍身有大威德奪取此宮越諸龍出山作猛利瞋恨不惜軀命發是願已便於兩手清水下流宮內諸龍悉皆閉痛諸龍自言聖者然此求寂不念善事宜應遮止師主告曰此是惡趣汝今何故發如是念爾時求寂即以伽他答親教師曰

我心已去遠 難可却追尋 何故難追悔  
兩手水已流

說是頃已求寂為龍便即撤出諸龍王等自居宮內佛告諸龍曰其化龍志者此彼壞龍王是時彼

龍王因斯發心是為最初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外道詣給孤林見諸菩薩住處床座扇席受用資具及諸飲食彼便作念沙門釋子飲食臥具受用等好雖然法不如我應此出家飲食臥具於此受用若欲聽法應於彼處作是念已即詣菩薩處自言聖者我欲出家彼菩薩眾即與出家及受近園外道常法每於十四日為迦提陀志者十五日其外道至十四日便往本外道處為迦提陀至十五日又於菩薩處而為長淨後於異時黑月十四日偕伽長淨爾時外道便作是念今既兩處長淨為向彼處為此耶復作是念沙門釋子慈心哀愍法則寬泰彼之外道法則嚴切我若不夫必應重罰嘆貴於我作是念已便往詣彼時諸菩薩為難推集偈伽大眾集已時兼法人自言偈伽盡集不諸菩薩乃共不見彼外道志者既不見已便作長淨至於明日彼即歸來諸菩薩問曰汝於昨日何處去耶答曰我向本梵行處去來又言飲食臥具於此受用然所受法於我本處時諸菩薩以續白佛

佛言彼外道執邪情樂彼法邪見不捨然於我教終無利益不能增長法眼應須滅遣令歸俗從今已去來求出家者若欲應問汝非外道及心樂邪法不若言爾者應須捨棄若不問者得越法華爾時具壽鄒波離白佛言世尊願度外道應滅遣者何等外道應須捨棄佛言一者持外道服二者心樂彼見三者歸著本服經明相出此等三種應須滅遣

緣在室羅筏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資以乳哺爾時長者告其妻曰賢首生此子者雖用我財亦能代我償諸債負作是語已便將貨物詣往外國貿易取利便沒不還其妻以自身力及託諸親種種養育年漸長大爾時此兒與諸童子相隨而往至餘長者家時彼長者有一少女見此童子便以華鬘飾彼童子時諸童子問曰汝於此女有期會耶答言有諸童報曰此之長者爲性嚴惡汝莫爲斯事損害於汝諸童子乃至日暮守此童子不令非法便共相隨至於母處私報母曰此小童兒與其長者少女欲爲非法我等勸諭制不聽爲我今歸去於此夜中宜

應止母曰汝等既能共相勸諭善爲善事其母即令童子入房安置又於房中安燭灑水及以麝盆母自當門安牀而臥至夜半後子告母曰與我開門出外便易母即告曰房中已安屬盆可應便易須臾之頃其子復告與我開門母亦不開子遂嗔怒母曰汝所去處我先已知我今寧可於此受死終不爲汝開門凡欲火染心無惡不作不避惡業遂於此時拔劍殺母橫屍於地即詣長者家既至彼已見其少女身形戰掉女曰汝勿生怖惟我獨住更無餘人童子念曰我今應報令知已殺於母告言少女我已爲汝殺母命根女曰汝所生母爲是爾母報言是我所生母其女念曰此人嗔怒尙殺親母況我餘人作是念已報言汝應且待我變昇樓女上樓訖高聲唱言此中有賊彼人聞已於水竇中潛身而出到已宅內持刀於地高聲唱言賊殺我母賊殺我母作是唱已便依法燒燬其母內自思忖深是惡人造逆逆罪情懷戰懼不自寧心遂向處處祠天隨處告問修何業行而滅重罪或有說言應當入火或有說言自墜高殿

或有說言殺身溺水或有說言自縊其身各各說言所作方便皆令自死無有出路復於後時往逝多林乃見慈翁念誦經論聲中頌曰

若人作惡業 修善而能滅 彼能照世間

如日出雲翳

爾時此人便作是念出家釋子有除罪法今我應當出家修諸善業而滅其罪即詣慈翁處白言聖者我欲出家願見哀愍時此慈翁便與出家并授近圓既出家已精勤誦誦於三藏教悉皆具解辯才無礙善能論答別有慈翁問彼人口具善何因苦行精勤有何別求彼人答曰我為消重罪故問汝作何罪答曰殺母又問是親生母為當乳母答曰是親生母時諸慈翁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告諸慈翁曰若人殺母便求出家與出家者當壞我法即須擯棄從今已往於我法律之中若有人來求出家者當須問言汝非殺母不若不問者得越惡罪其人破壞壞已便自念曰我今不可違俗應須遠去邊境而住便往邊境之處化一長者長者於此慈翁力生信敬為造一寺諸

方客侶皆來此寺來者皆為說法多有證阿羅漢果復於異時身有病患用諸根葉藥草種種藥草療治不差漸漸困篤餘命無幾告弟子曰當造浴室時諸弟子依教便造浴室爾時師主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頌已便即命終墮無間地獄然諸弟子證阿羅漢者入定諦觀耶波歌耶當生何處於諸天宮諦觀不見復觀人間及傍生趣并餓鬼中悉皆不見復觀地獄乃見在於無間地獄中爾時弟子共作是念我耶波歌耶生存之時持戒多聞以法攝受曾作何業墮於無間又復諦觀乃見殺母之業既被地獄猛火逼身意想將是所造浴室遂即唱言浴室浴室無極火極燒於我是時當門獄卒以杵打頭告言薄福罪人此是無間地獄云何言是浴室被打頭時乃殺善心即便命終生四天王宮凡生天者起三種念我從何來今生何處復緣何業作此念時乃見我從無間獄死生在四天王宮緣作浴室洗浴慈翁乘斯福

力而生。此天是時天子復作是念。我緣世尊善方便。故令我生。天不應安住。當須詣世尊。所以報此恩。既至佛所。聽聞妙法。便證初果。得見諸已歸還天宮時。彼上首弟子是阿羅漢。眾欲食時。於上座處坐。其小弟子爲僧伽行水。是時上座鉢中受水。指頭觸水。覺水極冷。便作是念。我今於此飲斯冷水。鄒波歇耶在地獄之中。飲銅汁。便觀地獄。遍皆不見。復觀人間。傍生鬼趣。皆悉不見。即觀天上。乃見生在四天王宮。復於佛所而證初果。見已微笑。語言是佛是法。是僧。大淨妙事。不可思議。此極重業。墮於地獄。有勝功能。得生天上。彼行水者白尊者曰。鄒波歇耶死得爲上座。歡喜笑耶。告曰。具壽。汝今所問非正。是時若僧伽集時。可問斯事。當爲汝說。後於異時。悉覆僧伽。集其小同。學衆中問曰。大德。前見何事。歡喜爲笑耶。爲見鄒波歇耶死得爲上座。故歡喜笑耶。于時衆首對於僧伽。廣如上說。時諸弟子皆大歡喜。咸稱佛法。僧寶是大勝利。我鄒波歇耶造斯罪業。而得生天。我父產斯犯逆。廣說如前。

爾時佛在室羅筏城迦多林中。爲王說法。其勝光王禮見歸已。于時有八萬天衆俱時同證。并有無量百千梵志婆羅門居士等。爾時勝光大王擊鼓宣令曰。於我國界住者。不應賊盜。若犯盜者。當科死罪。被盜之人。我自出物以酬其直。爾時世尊復說少年經阿伏王已。其王又擊鼓宣令。告言於我國境。不得賊盜。若犯者。當科死罪。被盜物家。我以庫藏物還其時。摩揭陀國有賊來向憍薩羅國。兩國界中商人來去。皆被劫物。時摩揭陀國商人共往憍薩羅國。各相謂曰。此兩界中多有劫賊。又多索稅。直于時商人多並却迴。少分前去。至於中路。群賊競出。逮疾劫奪。其商人等或有被殺。或有搶財而走。於商人內有阿羅漢見此事。已歸思惟。須不覺被賊斷其命。後商人散走而得免者。以泥塗身。號啼聲往勝光王所。合掌白王。我等於王國界。與易今被賊劫。時王問曰。在何方所。自言於某方所。其王命大將名毗樓摩。率迦樓賴吒令。速往彼捉賊。將來大臣依命。將國種兵往捉時。諸賊等在桑林中。無畏而住。不著衣甲。正分所得財物。

賊樓羅澤迦樓賴吒令其四兵圍賊四面一時擊賊吹螺其賊驚怕棄物而走或有被殺或有捉獲時大將軍得所劫之物并獲賊等同詣王所白大王曰此等是賊并物今已捉獲王告賊曰我先擊賊宜令於我國中不得行盜若有犯者當害其命被劫之家我庫藏中出物贖直賊白王曰我亦聞王擊賊宜令爲貪財物違命去蓋王曰汝等劫人何故害命白言爲欲令前人恐怕故王告汝等令他恐怕我今與汝未曾見事是汝恐怕王敕大臣將此賊殺斷其臣領賊於四衢道告衆人曰此是劫賊欲將殺去將行之時一賊逃走得脫往逝多林至一慈樹所自言聖者我欲出家時彼慈樹即與出家及以近園諸餘賊等並被王殺後於異時諸慈樹等往屍林處賊出家者亦來林間見王殺賊眼中淚出餘慈樹見各相謂曰此初出家慈樹極有信心見斯死者眼中流淚見慈樹便即放聲號咷大哭慈樹問曰何故高聲大哭答曰此是我父此是我兄及以弟等又問此之賊等皆殺羅漢汝豈殺耶答曰昔殺時諸慈樹以緣白佛

……

佛言若殺阿羅漢者是斷福田犯逆亦壞我法應須滅殞斷令歸俗汝等慈樹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慈樹應問汝不殺阿羅漢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具壽耶波離白佛言若復有人先曾出家破壞僧伽於後更來求出家者應與出家不佛言不應佛告耶波離從今已去若有人來欲出家者慈樹應問汝曾破僧伽不若非應度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若復有人於佛世尊起惡逆心出佛身血其人志求於佛法信心樂出家修持梵行者有如是者應與度不佛言不應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慈樹應問汝非惡心出佛身血不若非應度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若復有人先曾出家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便即歸俗復於善法心樂出家應度以不佛言不應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慈樹應問汝曾犯四重不若不同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慈樹若有慈樹作不見舉因即歸俗還來出家及受近園受近園已還造諸罪不肯發露我不見罪若如是者僧伽



應與滅壞佛言若近園已慈獨不憐不捨慈見衆作  
畢已便即歸俗來求出家不捨本見當須滅壞  
佛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園六衆慈獨所度弟  
子未知六衆性行依止而住知惡性已皆悉捨之餘  
處依止所作事業三時請問于時六衆慈獨共相謂  
曰此諸黑鉢生奪我等所度弟子若更度者應度如  
是色類後於異時耶波難陀乃見一人無手告曰賢  
首汝今何故而不出家答曰誰能度我無手之人耶  
波難陀言世尊教法慈悲寬恕我當度之及受近園  
經三五日所是威儀噉食等事皆悉教說即便報曰  
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筏城甚大寬廣汝應往彼  
乞食自供弟子報曰我今如是云何乞食耶波難陀  
告言具壽我當教汝即便爲著所有三衣皆與繩繫  
以鉢袋盛繫於左臂錫杖繫於右臂卽入室羅筏城  
時有一女袒胸唱言誰作如是非法毒害哉此慈獨  
雙手慈獨告言姊妹我在俗時被他截手非出家後  
報言離度慈獨報曰我歸波歌耶耶波難陀耶波斯  
迦曰除彼六衆惡行無耻誰能度此如是之人時諸

慈獨以緣白佛佛言諸慈獨所有過失斯由度此不  
完具者何等名爲不完具者所謂無手無指無足缺  
臂無脛及以諸根不具皆悉不應若度此類得越法  
罪若被杖者若身形斑白太老太少佛言並不應度  
一切穢汚僧伽臥具咸不應與又破足緣眼及以無  
目曲腰侏儒頂有瘻者瘰癧水病如是等類皆不應  
度若度者得越法罪又姪欲過度被女所傷因重所  
傷涉路而損大小便痢不能禁制如斯等類亦不應  
度若度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有癰疥瘡癩癰癰乾  
癰濕癰瘦病患嗽上氣焦渴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佛言不應度若度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四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教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 (疏釋)

大唐三藏法師 制譯

佛在室羅伐城近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苾芻於此住處三月雨安居時有衆多苾芻於其夏中遂向餘處人間遊行不善談身傷殺虫蟻時諸外道咸起惡嫌作如是語此沙門釋子無有慈悲夏中遊行殺諸虫類不異俗流然諸禽獸於四月中尚居巢穴不遠出外然此禿頭沙門不作安居不知收攝安在一處既無執式誰復於斯以衣食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緣此事今制苾芻作安居法於三月中住在一處時諸苾芻聞此語已不知云何作安居法佛言先於五月十五日可於住處澀掃清淨牛糞塗地所有臥具聚在一處乃至洗足盆衆既集已應差一苾芻爲掌臥具人若有五法者卽不應差云何爲五謂有愛恚怖疑不知臥具分與不分翻前五法是卽應差應如是差敷座席鳴鐘推言白衆集先問苾芻某甲頗能爲夏安居僧伽分臥具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應先作白已次爲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夏安居僧伽分臥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爲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苾芻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夏安居僧伽分臥具僧伽今差某甲苾芻爲夏安居僧伽分臥具若諸具壽聽某甲苾芻爲夏安居僧伽分臥具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某甲爲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苾芻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佛言我今爲諸苾芻制分臥具法其授事之人應先爲僧料理籌已次於明日敷座席鳴鐘推言白復用其壽悉應兩頭繫花香泥拭飾安竹箱中名香普熏白氈覆上籌長一肘置上座前次宜制令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所有制法若諸大德樂此安居無違背者當可受籌諸苾芻衆於此夏中不應更相詰責云破見破戒破正行破正命如其仁等知有犯者卽於今時可論其事無宜夏中更相舉發惱諸苾芻不安樂住作是告已次分臥具令一苾芻舉籌盤在前其收籌者持空盤隨後大師教主先置一籌次向上座

前往上座亦應少離本座踰踰合掌受取其壽然後  
安詳置空盤上如是次第乃至行末若有求寂身既  
不來阿迦利耶耶波賦耶代取其壽次取護寺天神  
壽既總行已應數其壽白大衆言於此住處現受壽  
者茲有爾許求寂若干又分臥具茲獨持諸繖繖  
安上座前自言大德某房有衣有利如其樂者取之  
若上座不取此房應與第二上座若第二上座取此  
房者其舊住房應與第三上座如是展轉乃至僧伽  
衆末第一上座見與第二上座之時便更索者初索  
之時不應即與第二索時亦不須與第三索時應與  
然上座得惡作罪如是展轉乃至衆末如前次第得  
越法罪准上應知然於住處所有房舍悉皆分盡客  
茲獨來無房可與世尊告曰應留一房并其臥具擬  
客茲獨時諸客獨遂留門屋下廊簷前及以踏道與  
客茲獨佛言不應留門屋下乃至踏道與客茲獨此  
之處所乃是衆鳥所居非人住處佛言應令一茲獨  
知僧伽利養別留一房安置臥具然後茲獨應自守  
護所有諸物復應檢看虫及蜂窠蜂若出窠即應除

去兒若未出應以線懸繫置餘處長成自去其有客  
茲獨來應給臥具若其人少人各與一必若人多二  
人共一或三共一有諸善宿茲獨既得重大鼈鼈移  
動致難不知云何佛言若善宿茲獨不能移動有小  
茲獨應令依止分臥具已即應告曰若無微物不應  
輒臥亦不應以小物垢膩破碎疎薄之類用替僧祇  
臥具其受事人巡房觀察見非理者進事治罰若小  
年者應告二師令其呵責其檢行房舍茲獨每月十  
五日巡房觀察若受用臥具不如法者白大衆知事  
取臥具仍爲治罰若依止門人應告其師收取臥具  
大衆和集時應告白曰諸具壽今此住處有爾許人  
當依某甲爲施主依某村坊爲乞食處以某甲爲營  
事人某甲爲瞻病者於此住處應作安居時諸茲獨  
等應檢行隣近村坊乞食之處既觀察已情愛樂者  
各自念言我於此處堪作安居乃至同梵行者不生  
憂惱設復生時速能除滅所有安樂未生者令生其  
已生者勸令增進村坊乞食之處不生勞苦若我病  
應有供侍人給我醫藥飲食所須皆悉无齊作是念

已悉入屏處對一甚獨具修威儀隨年致禮踰際合  
掌作如是說具諸存念今僧伽五月十六日作夏安  
居我甚獨其甲亦於五月十六日作夏安居我甚獨  
其甲於此處界內前三月夏安居以某甲爲施主  
某甲爲營事人某甲爲傭人於此住處乃至若有  
圯裂穿壞當修補之我於今夏在此安居第二第三  
亦如是說所對甚獨應云與莫迦答云彼度若有因  
緣不及前安居者聽作後安居准前應作既安居已  
不應出界宿若有因緣須出去者不應經宿時衆村  
中有一長者名曰婆陀延其家大富多有財物及以  
衣裳是時長者於其家內多出衣食別爲一庫擬欲  
供養甚獨僧伽即時遣信往詣室羅伐城請諸甚獨  
僧伽曰於某村中長者某甲作如是言於我家中多  
有衣服飲食今欲供養大德願垂哀受時諸甚獨報  
使人曰其長者家去此遠近答曰去此強三兩結那  
諸甚獨等卽作是念去此甚遠我等欲去齊暮得過  
還不各作是言去此既遠至暮不及迴來世尊制我  
等安居不得出界外宿不知如何卽便不去時彼衆

村側近別有甚獨於彼安居卽便受請既受請已多  
獲衣食三月夏安居滿已著衣持鉢往室羅伐城漸  
漸遊行遂到彼城詣一寺時有甚獨卽前迎接代  
收衣鉢安置房內主人問曰從何而來何處安居客  
便答曰我等比在象村之側三月安居滿已從彼而  
來主人問曰汝等安居和合乞食不以此爲苦耶答  
曰我等於彼安居甚爲安樂衣食豐足不以此爲苦卽  
便問曰汝等云何於彼安居衣食豐足而不乏耶報  
言在彼側近有一聚落名曰象村村有長者名婆陀  
延其家巨富以深信心作其福業多持飲食及以衣  
服而來惠施爲此豐足時彼甚獨卽作是言然彼長  
者亦曾來請又問彼云去此幾許答曰三兩結那作  
是念言若去至彼恐夜不來世尊不聽於安居內界  
外而宿卽便不去時諸甚獨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  
之聲聞弟子雖於衣食無貪著心然欲令彼得安樂  
住故復令施主得受用福應開七日赴其請喚因集  
僧伽告諸甚獨曰於安居中有事須去出界外者應  
請七日乃至一日當去佛令去者甚獨不知何事應

去以緣白佛言請是耶波索迦耶波斯迦苾芻苾  
芻尼式又摩拏求取男求取女等事不知何者是耶  
波索迦等事佛言耶波索迦家中有事便以身所著  
衣并辦飲食即令使者請諸苾芻唯願望者來受供  
養此則名為耶波索迦事應對一苾芻踰牆合掌受  
持七日法去是謂耶波索迦緣若耶波索迦欲與苾  
芻臥具等物并種種衣食喚苾芻曰唯願聖眾哀受  
我施衣食佛言苾芻應守持七日法出界外是名耶  
波索迦緣若有耶波索迦為諸苾芻無飲食故多造  
上味美好飲食來喚苾芻佛言應受持七日法出界  
外是名耶波索迦事  
復有耶波索迦造窠觀波欲安歇都并辦種種香華  
末麝苾芻曰唯願大德助我功德佛言苾芻應受持  
七日法去是名耶波索迦及以佛事  
更有餘耶波索迦等造塔安其相輪或幢幡蓋或香  
檀香及鬘金等種種諸香供養於塔并將飲食衣服  
供養來請苾芻佛言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耶波索  
迦事

若有耶波索迦或書寫蘇明曜及以修學或寫摩哩  
里迦及以修學并諸佛語既寫了欲設供來請苾芻  
佛言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耶波索迦事  
若耶波索迦於略證中并諸有疑不能決了欲問苾  
芻解其義句設其飲食來請苾芻為除疑故得受持  
七日出界是名耶波索迦并及法事  
若耶波索迦忽然邪見不信因果來請苾芻為除邪  
見佛言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出界為除邪見是名耶  
波索迦事  
若耶波索迦為妻有嫉恐生災難欲令母子平安來  
請僧伽覆鉢供食佛言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  
耶波索迦事  
若耶波索迦為病患事設諸飲食并施衣服來請苾  
芻自言我病恐長命盡供養僧伽有如是事佛言得  
受持七日法去是名耶波索迦事  
云何耶波斯迦事廣如耶波索迦事  
云何苾芻事如有苾芻翹造住處及園林施四方僧  
伽因為慶讚設諸飲食并施衣服供養僧伽令使請

卷之十二  
名  
目

喚慈心時諸慈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慈慈緣  
又慈慈緣施諸慈慈園已復更施臥具并與常請供  
養或爲設利羅造塔或復塗檀及鬱金等諸香或安  
相輪及輪轆等并設供養四部衆等齊寫經等如  
上諸緣來請慈慈應受七日法去是名慈慈緣  
若有慈慈欲治罰惡人作諸羯磨等來請慈慈僧伽  
共爲佐助慈慈僧伽應受七日法去是名慈慈緣  
若慈慈僧伽欲治罰惡人作諸羯磨等來請慈慈汝來  
助我慈慈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慈慈僧伽緣  
若有慈慈病中困苦遣使來請慈慈爲我說法及請  
相看佛言慈慈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慈慈緣  
云何慈慈尼等緣一同慈慈於中別者供養慈慈僧  
伽或供養法或時施物并學佛法及式叉摩學女欲  
受近師來請慈慈及慈慈尼願來與我授其近園是  
時二衆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慈慈尼式叉摩等  
云何名求寂緣一同前法云何求寂女緣除同前說  
於中別者十二童女至年十八歲請慈慈僧伽願爲

六  
八  
文  
法  
之  
經

我授六法六隨法慈慈應去是名求寂女緣  
若慈慈作安居已或作是念我於此安居無人供給  
我食或當死或有曾未學經應須學者曾未習定  
應思惟者或有未證應證者未見求見者未得求得  
者若有是緣欲離住處去者佛言無犯亦不破安居  
若作安居竟忽有病生知無醫藥若其便住恐命不  
全如是命難等緣出去佛言無犯亦不破安居  
若慈慈安居已竟若有病生雖有湯藥無人看顧恐  
有失命佛言聽去不破安居  
若慈慈作安居竟有女人來至慈慈所而作是言我  
有女新婦及婢欲還供養大德慈慈作念我若不去  
恐失梵行并有命難等起是謂梵行等緣佛言移去  
者無犯亦不破安居若有男子黃門等緣推上應去  
若慈慈作安居竟若見女人而生欲想不能禁止傾  
憐恐失梵行亦應離去  
若慈慈作安居竟見有伏藏卽作是念我住於此恐  
當不能禁止其心而便取物佛言移去無罪  
若慈慈於安居內忽有親里眷屬來諫慈慈住止慈



竊嫌賤移向餘處者同前無過又復苾芻若有女男  
半擇迦等來請安居既受彼請然斯施主或負他物  
或復殺害他人或劫奪他人財物或於住處若有虎  
狼獅子等惡獸諸難來怖施主或時走去或時身死  
時彼苾芻作是念曰此之施主請我安居復有如前  
諸難事起我今住此或失梵行或失命等緣來移向  
餘處安居者同前無犯

若時住處多有病苦緣生苾芻住此不安樂者佛言  
移向餘處安居同前無犯

又復若有女男半擇迦等來請苾芻相就安居或有  
王來捉彼施主或殺或奪財物是時施主走向餘處  
苾芻作念此之施主這斯恐怖身既逃亡我若住此  
或失梵行及命難等因緣移向餘處同前無犯

若有施主來請苾芻而作安居然斯施主家內忽然  
失火或時身死或復過去苾芻作念此之施主今忽  
遭火或死或走我獨居此恐有命難并梵行難移向  
餘處同前無犯

若有施主來請苾芻作安居事於其住處下濕水多

恐後病生移向餘處同前無犯

若有施主來請苾芻作安居事然於住處側首何用  
住此則頭受其飢苦住林樹下可還歸家多作福業  
不須出家苾芻作念我若久住或失梵行若有此緣  
聽去無罪

若苾芻於安居內或有王來獻東四兵至其住處遣  
捉苾芻作如是言當如俗法驅役或令還俗或與娶  
妻或奪衣鉢或種種損害有是難來即時直去無犯  
亦不破安居

若苾芻住處有男子女人及半擇迦來請苾芻作安  
居并供給衣食復爲王等難來悉自逃走無人供給  
苾芻緣此欲餘處去無犯

若苾芻於安居內有諸賊來或盜牛羊等而爲屠殺  
作諸非法來至苾芻所作如是言汝等出去我欲住  
此若有如是惡賊來至寺內惱亂苾芻者即應直去  
無犯

又若苾芻依止男女及黃門類而作安居時被施主  
爲他拘執怨家繫縛非人所怖走向餘方因斯命過

時諸苾芻作如是念我此安居有衆過應無復施主  
出此因緣斷我梵行爲沙門難緣移向餘處無破夏  
罪所到之處得爲安居卽於此處而作安居不應出  
界又復先是非人住處苾芻於此而作安居有諸老  
小無知之類入此寺中遺放不淨不堪親近又近河  
水其水深漲損失施主家資衣物或死或走苾芻作  
念此之施主遭斯水難我若住此必有命梵行難生  
移向餘處同前無犯若有苾芻於安居內見有苾芻  
教餘苾芻或作破僧伽事并勸衆人及作破僧方便  
時彼苾芻便作是念今於此處現有破僧伽事我若  
於此安居然彼苾芻欲破僧伽或教令破及以勸化  
并作方便復作是念我今於此善說勸化彼必不受  
惡對於我若久住此有是事生先已學者必當忘失  
其未學者不能令進不宜住此可移餘處就彼安居  
者同前無犯若苾芻於安居內聞有苾芻欲作破僧  
伽事而彼苾芻是其親友知識卽作是念我若取諸  
恐有破僧伽事得罪若不取諸復是知識應受持七  
日出界外若七日事不息者過七日無罪若不去者

得越法罪

若有苾芻聞苾芻說餘處三月安居多得利物此苾  
芻卽欲於彼安居復有苾芻言此處亦有利養彼聞  
亦得利養既是一種不及往彼苾芻於此安居遂不  
得利然彼先說苾芻得越法罪  
若苾芻聞餘苾芻說某處有堪安居處此苾芻即便  
詣彼共受籌已所應得物皆悉不得彼先說苾芻得  
越法罪若有苾芻聞諸苾芻說某住處前三月有安  
居處苾芻聞已便去至彼共受籌已不得以具亦不  
堪住彼說苾芻得突色訖里多罪若有苾芻聞苾芻  
說於某處前三月有安居處彼卽便去既共受籌分  
得具已卽便他行別於餘處亦不安居得惡作罪  
不成安居若苾芻聞苾芻說於某處住處前三月有  
安居處彼時便去受籌共分臥具作安居已自有緣  
事不受持七日出界外去不成前安居得惡作罪  
若苾芻聞苾芻說言於某住處前三月有安居處卽  
便往去既至彼已安居受籌分臥具訖有緣受持七  
日出界外某住處不作三月安居由先說者得突色

訖里多受持七日苾芻過七日不來者破安居然斯  
六種前安居法與後安居法不異並准前安居作唯  
前後三月爲異餘如百一羯磨中廣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 (題終)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三月雨  
安居時有衆多苾芻於餘處安居各共立制作如是  
言諸具壽我等安居三月不應言諸破戒破見破軌  
儀非正命等若見有剛草闕及君持無水應即添香  
并安居處若獨自不能爲者應以手喚伴共作制已  
各還舊處如是不語經三月滿已補洗衣服訖著衣  
持鉢從安居處漸已遊行往室羅筏城到已各置衣  
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諸佛常法  
客苾芻來先加慰問汝從何來道路安樂耶何處安  
居白言我等於憍那鉢多安居續從彼來於彼安居  
甚得安隱和合亦不以乞食爲苦但緣我等衆多苾  
芻於彼安居三月之內各共立制於安居中不相共  
語乃至如上立制法中具說得安樂住不以乞食爲  
患佛告諸苾芻曰汝等愚癡無一智人汝等云何作  
此非法制令不共語耶猶如怨家共住食怨家食此  
甚爲苦云何乃言得安樂住是外道法是愚癡法非

出要法佛言汝等苾芻自今已後作啞默法者得越  
 法界若苾芻安居竟佛言應請三事見開疑作隨意  
 事既令苾芻作三事見開疑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  
 佛言去隨意七八日前諸舊住苾芻應於附近村坊  
 之處皆遍告所有老少苾芻及未近圖者於供養  
 事咸共修營至八月十四日應須佛殿所制底邊作  
 諸供養燒香懸幡一切嚴飾並皆應作若鄒波駄耶  
 阿連利耶諸有門徒皆令共辦并及掃灑聖塵塗地  
 供養僧伽上美飲食并行酥等諸供養物隨時施設  
 諸苾芻等應相慰問我等安居甚爲安樂十四日夜  
 令持經者通夜誦經明日知時作隨意事勿過明相  
 既至明日應差五德爲衆作隨意者或一二多須具  
 五德人若先不和能令合先和合者極令樂住云  
 何爲五謂不愛不恚不怖不癡善能分別隨意等事  
 若翻斯五卽不應差既具五德應如是差數座席喝  
 雜推集僧伽作前方便問衆許已應勸樂汝某甲頗  
 能爲夏坐僧伽以三事見開疑爲隨意不被答言能  
 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爲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苾芻今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  
 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聽許僧伽今差某甲爲隨  
 意苾芻某甲當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苾芻今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  
 芻僧伽今差某甲爲隨意苾芻某甲當爲夏坐僧伽  
 作隨意苾芻若諸具壽聽某甲爲隨意苾芻某甲當  
 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  
 已許某甲當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竟僧伽已聽  
 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我  
 今當制作隨意苾芻所有行法汝等誦聽我今當說  
 受隨意苾芻應行生茅與諸苾芻爲座若一人作受  
 隨意者應從上座而爲隨意乃至下座若二人者一  
 從上座受隨意一從中向下至於行末若差三人從  
 三處起進事可知諸苾芻等並居茅座踰躍而住上  
 座應爲卑白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事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作隨意白如是  
 其受隨意苾芻應向上座前踰躍而住  
 爾時上座及餘下座應敷生茅剎倒橫布卽移身近

前雙足俱跏趺少許當前執之作如是說具壽存  
念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我茲獨某甲亦十五日作  
隨意我茲獨某甲對僧伽向大德以三事見聞疑作

大德僧伽應誦受教示我應修益哀愍我是能愍者  
願哀愍故若知見罪我當如律而為說悔第二第三  
亦如是說受隨意茲獨某甲與眾迴彼答云婆度如  
是次第乃至下座亦如是說其隨意人應更互相向  
作隨意事亦應三說若受隨意茲獨或二或三或四  
乃至多人自相對作若一人應對已作隨意人而為  
隨意作法准知茲獨既了次喚茲獨尼衆令一一入  
衆中對隨意茲獨如大茲獨作法隨意事次喚式叉  
摩擊求寂男求寂女皆須如次一一對五德茲獨同  
前作法其受隨意茲獨應向上座前立作如是白言  
大德諸妹二部僧伽已作隨意竟二部僧伽並應唱  
言善哉已作隨意極善已作隨意唱者善如不唱者  
得惡作罪受隨意茲獨應持小刀子或持針線或持  
諸雜沙門資具在上座前立作如是言大德此等諸

物頗得與安居竟人作隨意施不若於此處更獲諸  
餘利物和合僧伽應合分不舉衆同時答云合分若  
異此者隨意茲獨及餘大衆皆得越法罪

具壽耶波離白佛言世尊有幾種作隨意佛言有四  
種一非法別衆二非法和合三如法不和合四如法  
和合佛言耶波離於此四中如法和合是為其善由  
是法和合故於十五日作隨意時世尊即於僧伽中  
就座而坐佛告諸茲獨夜分已過何不隨意時有茲  
獨於其衆中從座而起正衣一邊合掌頂禮已白言  
於某房有舊住茲獨身嬰重病極為困苦其病茲獨  
不能赴集不知云何佛言應取隨意欲來諸茲獨不  
知云何取欲來佛言或一人取一人欲或二或三乃  
至衆多不知云何取來佛言應到病茲獨邊踰牀合  
掌具威儀已如長淨法與其欲作如是說具壽存念  
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我茲獨某甲亦十五日作隨  
意我茲獨某甲自陳無諸障法為病患因緣故彼如  
法僧事我今與欲此所陳事實當為我說第二第三亦  
如是說若能如是與欲者善若不能語以身表衆亦

成與欲若不能語復不能以身表者一切僧伽並皆  
應往就病人所著病人不來衆不往彼作隨意者作  
法不成得越法罪

佛言我今爲受隨意欲茲獨所有行法今當說之其  
受欲茲獨不得急走等乃至如長淨法中廣說其持  
欲淨茲獨既入衆中或上座邊說此若不能比座邊  
說亦得應如是說具器存念於某處房茲獨某甲身  
嬰病苦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彼茲獨某甲亦十五  
日作隨意彼茲獨某甲自陳無諸障法爲病患因緣  
如法僧事與欲彼所陳事我今具說如上所說若不  
依者得越法罪具壽鄒波離白佛言大德若受隨意  
欲已忽至中路身死得成善持欲不佛言不成應更  
取欲具如毘婆沙中廣說

具壽鄒波離白佛言大德若有住處唯一茲獨獨住  
此欲如何作隨意事佛言應於住處盡掃清淨摩  
塗已應敷座席作衆事隨其力分自誦少多經已  
應於高過處四望看有茲獨來知是清淨若二三人  
即應相喚速來共爲隨意然即於彼客茲獨所對首

●有時隨時

法作如是言具器存念今十五日是隨意日我茲獨  
某甲亦十五日且爲守持隨意若於後時遇和合衆  
當共彼和合衆如是法隨意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  
其衆多無智愚癡之人足衆數爲隨意者不成隨意  
應待有善茲獨來共爲隨意若無應居本座作心念  
隨意如是心念口言今十五日是隨意日我茲獨某  
甲亦十五日爲心念隨意若於後有時如法衆共爲  
隨意如是三說若有一二三茲獨共住者亦應如前  
作對首法作其隨意若有四人僧伽作隨意者咸作  
對首隨意不差五德爲隨意事若滿五人方爲衆法  
即應作白爲隨意事設有病人應將入衆不應取欲  
如有六人或復過斯咸作單白爲隨意事作隨意時  
若有病人應令取欲或有一如法止住隨意一是非  
法三是法一非法五是法一非法云何一如法止住  
隨意一是非法但一說已即便止住是名非法若具  
足說是名如法隨意云何三是法一是非法三遍說  
隨意已止住是名法一遍說已即便止住是名非法  
云何五是法一非法於中一是如法合三遍說隨意



卽一遍說而便止住是名非法止住隨意或有一說  
成隨意或有二說三說隨意或時大眾一時都說此  
依何義一說隨意若十五日衆多慈獨集在一處欲  
爲隨意然於衆中多患痔病若欲二說慈諸病慈獨  
等不堪久坐以是緣故佛言一說隨意復有衆多慈  
獨集在一處爲隨意事或時天雨或天欲雨時諸慈  
獨等作如是念若三說者恐其天雨濕諸臥具是故  
佛聽一說隨意復有衆多慈獨集在一處爲隨意事  
若於住處或有王來并諸行屬或有大臣官屬城內  
外人亦皆來集將諸飲食及衣物等奉施慈獨僧伽  
令其呪願慈獨竟夜呪願極大辛苦然諸慈獨各作  
是念爲王等來種種布施施呪願辛苦恐其天明以是  
緣故開聽一說隨意又隨意時衆多慈獨共集欲作  
隨意其中解蘇恒羅毗奈耶摩哩迦諸慈獨等通  
夜誦經及以說法時諸慈獨各作是念此解三藏慈  
獨竟夜誦經及以說法極爲辛苦然恐天明不得三  
說是故開聽一說隨意又隨意時若有四種淨起應  
就解三藏慈獨決斷其罪既除罪已彼諸慈獨作是

中及論五

念言此三藏慈獨竟夜除淨極爲辛苦復恐天明三  
說隨意恐爲有礙以是緣故開聽一說隨意又隨意  
時或有諸王嚴四種兵到其住處或象馬車步等其  
王瞋怒作是言提取此沙門釋子繫縛將令使看衆  
看罵我今種種諸難驅使令其役力或作是教提取  
沙門奪其衣鉢皆悉殺之諸慈獨等作是念言我若  
三說隨意恐王瞋責作無益事是故開聽一說隨意  
若隨意時有諸賊等或是破城破村落者或殺他人  
牛羊等賊或殺牛羊取血塗尸塗門反以意圖作諸  
非法或復遣信喚諸慈獨時諸慈獨卽作是念我若  
三說隨意恐彼諸賊破城破村并殺牛羊既作非法  
彼來喚我作無利事或奪衣鉢或斷命根以斯緣故  
聖開一說而爲隨意若隨意時於斯住處有老慈獨  
性無所知多足淨睡或從遠來路行乏困或有女人  
或復重女或有鬪諍不信天魔諸惡鬼神來至門所  
作如是言沙門汝等作不淨事或睡諸床席或上雙  
下滿又諸神等令諸慈獨看鬼神等病慈獨作念若  
我三說隨意現有難令我不安由是佛言開聽一

說隨意無犯若諸惡獸住處作僧舍然於此處或有老女及無智女并童女等性不淨潔然諸惡獸汗諸牀席非法大小便浼其弊衣履之或令鬼神厭恨使諸毒害惡獸來損惡所諸虎豹豺狼熊等來至僧坊或別房中垣墻食處乃至遍一切處皆有諸難欲三說隨意恐有難來聖開一說若有惡獸近龍住處而屑止者種種汗穢或多唾涕上變下海大小便利多諸不淨令使龍驢或放諸毒虫傷損惡獸或龍自來告惡獸曰汝於我處多諸不淨如上非法之事茲勸作念我若三說隨意恐龍難等以是事故聖開一說或一時對說若時僧坊近諸俗舍惡獸欲隨意時諸俗家中忽然失火其火漸漸逼近僧坊或恐失命梵行等難或損衣鉢等若三說隨意恐火將近以是故開一說隨意或一時對說隨意不犯若僧伽住處近大山谷隨意時天降大雨水漲漚汎諸王宅舍村林園樹漸逼僧坊若三說者恐諸惡獸命難衣鉢等難以是義故聖開一說或一時對說若惡獸住處在於曠野遠處恐怖難起畏損命等諸惡獸各

相報曰今十五日是隨意時我等既有急迫難來不得隨意任情散去後當如法作隨意事若有如是等緣來至一時急起並皆無犯具壽耶波離曰佛言若有衆多惡獸共作安居或時未滿欲餘處遊行便即隨意得不佛言不得若言我今且停隨意後當餘處隨意諸惡獸應報言具壽我等此處安居不應餘處隨意及停隨意佛令我等如法安居滿已後當如法清淨隨意若惡獸言我有緣去應可爲我隨意及停隨意待彼作者得不佛言耶波離此不成隨意彼應報言我本不合相隨隨意及停隨意待候安居了佛聽我等安居滿已然後如法清淨隨意不聽我等不如法隨意佛言耶波離如上所說不依行者若作非法皆得罪作若惡獸至十五日隨意時忽被王捉若大臣捉或被賊捉或怨家捉彼惡獸衆應遣信報言釋放此惡獸來有少事緣彼若放者善若不放者應就小界而爲隨意彼被捉惡獸後時得脫應更隨意若不爾者得越法罪若惡獸至隨意時若憶知有罪應於餘處惡獸所作說悔法

方可作隨意若不說罪作隨意者不成隨意如長淨法中廣說於十事中亦廣說若至隨意時若獨憶知有罪欲說悔者若是波羅市迦罪衆應擯出然後隨意有犯僧伽伐尸沙罪者應且置是罪先隨意已後當治罪若波逸底迦波羅底提舍尼及突色訖里多者先應說悔後作隨意若若獨至隨意時於他勝罪而生疑惑或有不是他勝若犯他勝不共住者不成若獨若不是不共住等應且住然後隨意若隨意時有若獨或有說罪或有羯磨其出說罪者應先說罪後當隨意其有羯磨出者應先羯磨後方隨意若隨意時或有若獨自相謂曰汝身有罪其罪若獨不善身口意者不應須語且爲隨意若隨意時有若獨舉罪者應先觀此人護身口意不若此人身善口不善者不應用語應當隨意若能善護口於身不善者亦不應用語雖善護身口而不閉三藏者亦不應用語且爲隨意若隨意時或有舉罪若獨而善護身口雖學三藏不知深義亦不曉了應告彼云審諦觀察然後與我如法除罪應爲隨意若隨意時雖有若獨

善護身口亦學三藏善知其義曉了其事而復心迷至僧伽中法說非法非法說法以非爲是說毗奈耶爲非毗奈耶非毗奈耶說爲毗奈耶來過隨意應問言衆中誰有其罪復是何罪爲是他勝爲是僧伽伐尸沙波羅底提舍尼突色訖里多爲盜爲夜爲在道行爲在道傍爲是行時爲是住時爲立坐時爲在臥時若言犯四他勝不犯僧殘乃至惡作若言犯僧伽伐尸沙不犯四他勝乃至不犯惡作若言犯波逸底迦不犯波羅市迦乃至惡作若言犯提舍尼不犯四他勝乃至惡作若言犯突色訖里多不犯他勝乃至提舍尼若言犯初他勝不犯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亦如是若言犯第二他勝不犯初乃至不犯第三第四亦如是若言犯第三他勝不犯初二及第四亦如是若言犯初僧伽伐尸沙不犯第二乃至不犯第十三若言犯第二僧殘不犯第一乃至不犯第十三若言犯第三僧殘不犯初二乃至第十三如是十三僧殘展轉上下作句亦同上若言犯初波逸底迦不犯第二乃至不是第九十若言是第二不是初及第三

乃至九十如是展轉乃至九十作句亦如是若言犯波羅底提舍尼而是初不是第二乃至第四亦如是若犯第二不是初乃至三四作句亦如是若言犯突色訖里多而是初不是第二乃至終亦如是若言是夜中犯不是晝或言晝不是夜或言是道非道傍或道傍不是道或言行時不是住時或言住時不是行時或言立時不是坐時或言坐時不是立時或言坐時不是臥時亦如上此若欲說上諸事衆應具問若前引後遺如是不定者不應取其語若僧伽問已而語不異即應問言當見犯時作何形相出何言語作何意趣若言犯他勝者衆應顯出方作隨意若言犯僧伽波尸沙者即應且說其事先爲隨意若言犯波逸底迦提舍尼乃至突色訖里多者先應說悔方爲隨意若至十五日作隨意時衆多舊住若舊集在一處若五成過而爲隨意復有少許舊住若舊不來共集隨意若舊即作是念此有若舊不來至此遂共生疑我等不待彼來今此隨意爲成不成作如是疑即便隨意彼少若舊後來至衆應更隨意其先隨意人

得越法罪山非法政除如長淨法中已說具論波羅白佛言世尊大德有若舊安居作隨意時問此中不有闕諍者調昧者難問者將向王官等家者禁閑人者非法罪者來斯住處現在若舊是慚愧者不又問有如是闕諍惡人來不知云何隨意佛告鄒波離若有如是惡人來急者應二三人向小界場中自爲隨意若得者若不得者應出迎之爲取衣鉢安慰問訊種種軟語安置房中已應自急爲隨意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應爲洗浴若肯洗浴者應令一人說法彼等聽法應自急爲隨意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應自向小界而爲長淨彼若舊若問言今是隨意時汝等何故長淨彼應報言汝客若舊須知我舊住人自有法則彼客若舊謂言合爾共爲長淨事訖了訖待彼散已更和合別爲隨意若有住處作隨意時有病若舊房中不來不知云何作其隨意應報之曰若能來者來若不能來應將欲及隨意來遣使往病若舊所報言汝往隨意處若能去者善若不能應與欲隨意於隨意時有其四事或有事無人或有人無事或俱

有俱無云何名有事無人若於隨意時無識解無性  
識不善知好事亦不知作善若近天神住處或向天  
神住處或婦女及童女或處彼天神種種惡說或復  
作不淨或天神瞋恚來至寺門作如是言賢首等汝  
所作不善甚不如法汝諸賢首登合作如是如是事  
不而不言某甲有過此名有事無人云何名有人  
無事毛隨意時如前廣說天神瞋恚來至寺門作如  
是言某甲甚惡於我有犯而不說言有如是罪過此  
名有人無事云何名有事有人謂說其罪過及人名  
字是名有人有事云何名無人無事二俱無故是名

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敬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上 【魔結】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婆塞  
迦葉落彼有長者名曰力軍財如毗沙門天王妻妻  
經久一無子息便生慈念我今大富多有珍財了無  
子息一朝身死以無後嗣財物沒官親戚知聞咸來  
慰問何故如斯愁惱而住答曰我無男女恐身死後  
財物入官是故憂耳諸親報曰應可祈請神祇當得  
男女即便答曰若如是者我當求請為求子故即便  
祈請大自在天四大海神毗沙門天帝釋梵王諸天  
神等悉皆祈請求其男女諸園林神曠野等神四衛  
道神受祭神同生神同法神常隨神等悉皆求之諸  
人見彼祈請衆神尙無男女咸作是言若求天神得  
男女者世間諸人求者皆得便滿千子如轉輪王等  
無有異然由三事現前方有男女云何爲三所爲父  
母要有欲心和合一處母月期至中有現前具此諸  
緣方有子息然彼長者爲求男女祈請不息後於異  
時有一薩埵餘處命終遂便託娠於長者妻腹有智

有俱無云何名有事無人若於隨意時無識解無性  
識不善知好事亦不知作善若近天神住處或向天  
神住處或婦女及童女或婦彼天神種種惡說或復  
作不淨或天神瞋恚來至寺門作如是言賢首等汝  
所作不善甚不如法汝諸賢首登合作如是如是事  
不而的不言某甲有過此名有事無人云何名有人  
無事至隨意時如前廣說天神瞋恚來至寺門作如  
是言某甲甚惡於我有犯而不說言有如是罪過此  
名有人無事云何名有事有人謂說其罪過及人名  
字是名有人有事云何名無事二俱無故是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上 (底終)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婆索  
迦聚落彼有長者名曰力軍財如毗沙門天王娶妻  
經久一無子息便生慈念我今大富多有珍財了無  
子息一朝身死以無後嗣財物沒官親識知聞咸來  
慰問何故如斯愁惱而住答曰我無男女恐身死後  
財物入官是故憂耳諸親報曰應可祈請神祇當得  
男女即便答曰若如是者我當求請為求子故即便  
祈請大自在天四大海神毗沙門天帝釋梵王諸天  
神等悉皆祈請求其男女諸園林神曠野等神四衛  
道神受祭神同生神同法神常隨神等悉皆求之諸  
人見彼祈請衆神尙無男女咸作是言若求天神得  
男女者世間諸人求者皆得便滿千子如轉輪王等  
無有異然由三事現前方有男女云何爲三所爲父  
母要有欲心和合一處母月期至中有現前具此諸  
緣方有子息然彼長者爲求男女祈請不息後於異  
時有一薩埵餘處命終遂便託娠於長者妻腹有智



爾聞我子今欲入海採寶若有人去者在路無課亦不輸脚及無差科當自辦財物時有五百商人各辦米糧于時婆羅仙長者詣五百商人家中設食已告諸商人曰如我愛子亦如汝子若作不善無利益事當須勸諫勿令作惡時諸商人並皆敬諾又告子曰汝聞我語皆應奉行若商人有教亦如我言莫在前行亦莫在後何以故或有強賊或有力弱其勇健者在商人前來然力弱者從後而來若商主被損商衆總損子聞其父說此語已父又喚彼衆生二奴汝等當聽汝之二人不得一人縱離我子二奴答曰誠如聖言誠如聖言其長者復作思惟欲令我子乘騎何乘若與象馬乘騎費糧當與乘驢而爲輕省作是念已卽辦驢乘發遣道路所須具皆悉備其長者子往詣母所白言阿母我今入海採寶時母聞已迷悶悲啼勸不令去告曰何時更得見汝子生時故答曰於惡趣中相見母報子言汝所出語極爲惡繞不善宜應悔過令罪減少卽於母前而便悔過既悔過已乘騎進發時諸婆羅門等爲作吉祥呪願已卽以運載

貨物應所須者皆悉持去漸漸遊行經無量聚落城邑乃至大海卽共五百商人持五百金錢用雇船舶及五船師一人執棹一人知進一人知退一人修補船一人別水既裝束已再三祈願于時商主長者子輩咸宣令論說海中不善事舶發去已便至寶所多取寶物安隱而還到海岸爾時商主長者子別於一方於沙灘上居止共二衆生計年未去用度之物其長者子告自奴曰臥寐迎汝往看諸商人今作何事奴往急看乃見商人並皆眠臥奴便睡眠其長者子後命令擁護往看商人今作何事時波洛迦見諸商人皆悉被縛臥寐欲發其臥索迦謂言波洛迦報波洛迦復謂臥寐迦迦報彼商主是時二奴隨商人去至天明已二奴既不見長者子東西馳走問諸商人曰長者子今何在或有答言在前取言在後皆覓不見諸商人等各相告言我等乘捨商主甚爲非理急須往覓時諸商人或有言此路極險若覓商主我等皆死然而商主覓不可得我等共爲方便若至家時父問商主在前行者云商主在後若問在後云

商主在前然不得云失却商主作是語已漸至本村其被騙仙長者聞諸商人來至歡喜前行問諸人曰我子何在其前行者答曰在後其在後人告言向前其被騙仙便作是念此等諸人既惑於我我子應死爲復失耶爾時長者無希望心生大苦憤極屬聚衆俱時啼泣衆人皆往長者家舉聲大哭爲哭多故其長者及婦二俱眼盲四遠諸人皆知長者子於大海中失沒其被騙仙長者久持孝服子在此日所有鞋履衣服文書受用之具皆悉施與村中祇祠即發誓言若我子命存所在之處安隱速還若身已死願生勝處其長者子睡時被日照身覺已爲風吹沙乃不見路不知商人從何處去即棄履而行聽省非是舊路徐徐而行其長者子爲聽行緩以杖打之聽彼打困更不能行長者子復作思惟誰忍見此困苦之事無慈愍心更打此聽即自步行驅聽而去見一鐵城其城廣大牆壁極高其中寬大至城門所見一丈夫其身長大黑色赤精遍身有毛其腹極大甚可怖畏執杖而住時長者子問其人曰丈夫此中有水不彼

默不言長者子問已卽入城中爲渴所逼遂問東西求覓水故竟無可得不得所求遂卽大聲云水木時有五百餓鬼一時而來如燒木柱自變體體咽如針孔腹如大山節節火出赫然俱燒告商主曰汝大惡惡與我水飲我等渴逼長者子曰我爲渴逼求水故入此城中餓鬼報言此是餓鬼之城何處得水十二年中我等不聞水名長者子問曰造何罪業生在此中餓鬼答曰贖部洲人多生難信我今若說汝亦不信長者子告曰我今對驗面前而見云何不信是時餓鬼而說頌言

我曾罵習常瞋恚

慳吝惜財不與人

亦不肯行於布施

緣此業故生餓鬼

時長者子生厭離煩惱之心卽急出城告彼丈夫曰汝當報我此是餓鬼城耶我當不入丈夫答曰商主汝可見聞入餓鬼城更有得出者不爲汝有大福感德今得重出好去好去時長者子漸漸前行日欲暮時乃見化天宮處有一天子復有四天女共爲歡樂遊戲天宮其天遙見長者子告曰商主無病汝有飢

而不答言甚飢渴耳于時天子即令商主洗浴供妙飲食其夜止宿至天明已於日出時其官變化前四天女變爲鰲狗捉此天子覆面撲著於熱鐵床上猛焰屋流食其背肉復至暮間日欲沒時還復變爲天官拘乃變爲天女然長者子眼覩見已情切怖異即告彼天子曰汝作何業今生此處時天子答曰商主南瞻部洲人多難信長者子曰我今目驗云何不信爾時天子說往昔業緣以頌答曰

昔時白日損他命

夜則持戒勤修行

以此因緣生此中

今受如是善惡業

時長者子聞此頌已自言頌有何義天子答曰商主我往昔時在婆羅村中身爲屠兒常以殺羊賣肉自養育身時有聖者名迦多演那勸我改悔勿造新業無有盡期既勸不得是時聖者又復勸我令夜持戒我即依教以此業故今者白日受苦爲夜持戒夜受如是快樂果報商主若至彼村見我男女爲我告言我見汝父極受苦報汝今改悔休作此業時長者子告曰汝今自說南瞻部洲人難化難信天子報曰

爲將一信報我子言其殺羊處地下有一瓶金寶可穿取隨意受用自然快樂亦應時時供養聖者迦多演那是人天福田所供養者布施之時解脫我名願罪消滅是時商主聞此語已漸進前行復見天官有一天子共諸天女歡喜遊戲遙見長者子告言商主願爾無病不有飢渴耶長者子曰我有飢渴天子即令洗浴設諸飲食止息安臥至日暮時天宮復變天女爲大蛇繞天子身周而食腦至日出時還復天宮作天子形及以天女其商主怖異問彼天子曰曾造何業生於此中天子報曰南瞻部洲人難化難信我不能說時長者子答曰我目覩見云何無信爾時天子說伽他曰

夜共他婦宿

晝日誦尸羅

緣此業果故

受斯善惡報

時長者子問曰此說何義天子答曰我曾往昔在婆羅村中常行經欲輕他女婦後逢聖者迦多演那勸我悔造非法惡業我由不斷斯事聖者復言汝不常斷者白日持戒夜還行非緣此事故白日受天快

樂夜受苦報善哉長者子去至彼村我有一子幸爲  
 報之我見汝父作如是言我由前生曾作此業經他  
 女婦受地獄苦時長者子言南瞻部洲人難化難信  
 云何肯受天子報曰若不信時告言我生存日祭火  
 爐地下有二瓶金當可穿取自受快樂又復時供  
 養人天所奉大迦多演那發弘誓願稱我名號願罪  
 消除得生善趣時長者子領受此語次復前行去此  
 未遠乃更遙見園苑其中有師子座座上有一婦女  
 而坐顏容妙好人所喜見座四脚下各有一餓鬼縛  
 著座脚而坐時此婦人遙見長者子來告言商主無  
 病少憐有飢渴耶答曰我甚飢渴時彼婦人告長者  
 子曰與汝諸漿汝可作盟今所與漿勿得與此四箇  
 飢鬼長者子答曰敬諾所言既蒙設漿及妙飲食時  
 彼婦人欲現餓鬼業報之事故便入一房隱身藏住  
 諸餓鬼等即白長者子曰汝大慈悲願賜少許飲食  
 其長者子心生憐愍即鄭食與第一得食變爲炎熱  
 鐵團第二得食變爲夢寐第三得食變爲膿血不淨  
 第四得食乃還食噉自身肉血爾時餓鬼吞熱鐵丸

者燒身臭穢婦人聞氣即出高聲告長者子曰汝所  
 作者甚爲非理不應與彼飲食其長者子答曰妹子  
 彼見求我心生慈悲云何不與時婦人言我心慈悲  
 更大於汝然此餓鬼一者是我夫婿二者是我之子  
 三者是我新婦四者是我家奴是時長者子問曰曾  
 造何罪生在此中婦人告曰南瞻部洲人難化難信  
 說有何益長者子曰我今現見云何不信時婦人言  
 我於往昔於婆索婆村曾爲梵志女因歲星節日家  
 中設食乃有聖者人天所奉迦多演那來乞飯食我  
 生歡喜施滿鉢孟食我復生念今可告天冀生隨喜  
 施食之因其夫瞋恚婦曰尚未供養諸婆羅門因何  
 先施禿頭之人云何不與熱鐵丸既不遂情大當勸  
 子子復報云何不食其麥糠後時我遣一奴送食與  
 諸親眷奴得食已在路自塗上妙好者遇至勸問其  
 奴便諱我若在路食之願我當食自身膿血後時諸  
 親又送食來新婦盜食我又問之答言不食若食願  
 我自食身肉白言商主其夫婿兒子新婦及奴者此  
 餓鬼等是輩由自作今受餓鬼由我布施聖者過多

演那一演之食作如是言汝若受報我當見我先  
布施天人所供過多演那應生帝釋天宮由發惡願  
故今墮餓鬼道中商主仁若往訪婆塞婆村我有一  
女在彼村中爲姪女幸可爲報云汝父母兄嫂及奴  
隸在餓鬼道中受苦由先作惡今受此苦汝今應可  
悔過莫作斯惡當受苦報長者子曰南瞻部洲人多  
難信不受我語自言商主彼若不信者便當告我先  
臥床下有四瓶金并一金杖及金澡罐汝當取出金  
瓶任意受用復須時時供養天人所識過多演那美  
妙飲食并稱我名令我得福罪當輕薄時長者子既  
聞語已即便辭別入房眠睡爾時諸鬼互相告曰汝  
等應知此長者子正睡可持送往婆塞婆村置置床  
上時諸鬼等依言將往是時商主至明清旦日欲出  
時即便睡覺乃見諸床及以小床就履之物一切資  
具之上皆有其名字次第讀看有如是語我今所施  
此物願子早來如若死者隨所生處願此諸物並皆  
隨從見斯事已即思惟言我之父母既知我死何須  
更住宜可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而爲出家修其梵

行作是念已即便往詣迦多演那所時具壽迦多演  
那遙見長者子來見已即告語言善來商主汝今見  
此生死過患耶自言聖者我今日見又即自言願與  
出家供侍聖者斷姪惡業修於梵行時具壽迦多演  
那言汝可先傳彼語然後可來出家自言可爾既聞  
聖者告已即往彼村殺羊之處到其所告曰汝今  
知不於惡趣中曾見汝父遺傳此語汝可遇斯殺羊  
惡業非法之事彼乃答言我父死來經十二年豈有  
傳信別生中事汝從他聞爲自見耶答曰我從惡趣  
中來若不信者汝父報言汝屠羊處地下有一金瓶  
穿取其金將爲受用并復時時供養聖者迦多演那  
食解饑我名願罪業消滅然此屠兒即穿地下遂得  
金瓶乃知證驗時長者子又即往訪經過之子到已  
告曰我見汝父令報汝斯事我所遺業果報成熟現  
受衆苦斯人答曰我父死來經今十二年豈從他生  
中來爲復聞他說耶爲自見耶長者子曰我從餓鬼  
中來具見斯事若不信者汝父信曰向汝事火爐下  
有二金瓶汝應穿取受用及將一分時時供養聖者

迦多演那一圖之食解讀我名顯我罪業除滅子即穿地乃見金瓶始知現驗時長者子又往彼姪女之處告言汝復當知我於惡趣見汝父母兄嫂及叔令報汝知急悔已過惡業之事答商主曰彼並死來經今十二年離復見爾爾從何處來耶答曰我從地獄中來若不信者汝父母言我眠臥處床四足下各有一金瓶其中并有金杖汝可穿取歡樂受用及以時時供養聖者人所奉迦多演那當稱讚我名顯我罪業當即穿地一如來信時長者子笑曰人皆信金不信我語因笑露齒女見金齒乃知斯人是彼長者之子問曰聖者仁豈不是婆羅仙子耶報曰衆人皆道我是其女即走往至其家切報父母父母聞已尙猶不信其長者子自往家中作響喚聲父母猶覺乃知是子即抱子頭號聲大哭父母先有因哭眼膜除得見子面時長者子白父母我欲出家願見賜許父母告曰比者爲汝眼目雙育我等命存已來不得出家二俱死後隨汝所欲時長者子雖復在家而常學讀誦遂證預流果復爲父母說四真諦法父母

· 卷之三 ·

聞已以慈金剛杵摧破二十種障迦耶見山崖頂流果於後父母二俱身亡于時長者子悲慈摩別戀父母故廣行布施修諸福業已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頭面頂禮白言聖者願於善說法律中而爲出家修行梵行并受近圓爾時聖者既觀察已即與他耳出家而爲求寂證一來果時彼住處是其邊地少有甚難得受具且爲求寂所有求寂行法悉已教之證不還果諸佛常法藏二大會一切甚難悉皆來集首二時者所爲春末及以夏後凡有大小聲聞等衆皆雲集具壽聖者迦多演那弟子及諸苾芻等在於餘處三月安居安居既竟洗浣衣訖著衣持鉢漸漸遊行往婆羅婆村方滿十衆時聖者迦多演那即與他耳近圓既近聞已所有律行悉皆教學斷諸煩惱證無學果既獲果已堪受人天上妙供養如上廣說時諸苾芻等往聖者迦多演那所白言大德比住此間供養聖者所有事法悉皆作了今欲禮覲大師世尊聖者報言善哉隨去既蒙許已嚴持衣鉢往室羅後城于時聖者他耳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恭敬白

十

迦多演那言。鄒波獸耶。我有語白。願見聽許。我今但見鄒波獸耶。未見世尊。雖見法身。未見色身。若親教聽我。見如來色身相好者。今亦欲去。是時聖者迦多演那告億耳曰。諸佛如來。難可得見。時久乃逢如鄒波華汝。今欲去。宜可知。時迦多演那告言。汝至世尊所。代我頭面禮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并持五事。往白世尊。婆娑婆村地是邊國。有欲近國十衆。難得。又彼國人。常以水澡洗。爲淨其地。墜糞牛若行時。有脚迹。不同諸國。地土柔爽。又東國人。用如是臥具。所謂羶羊皮。鹿皮。牛皮等。若有羶與餘羶。送衣。聞有衣來。而未入手。恐犯過十日捨罪。不知云何。將此請緣具。白世尊。世尊有教我。敬奉行。是時億耳一心專念。既辭師已。其夜在彼村宿。至明清旦。著衣持鉢。漸漸遊行。乞食已訖。至於食後。別其主人。還臥具。竟執持衣鉢。往室羅筏城。隨路而去。經諸村落。方達彼城。至迦多林安。置衣鉢。洗手足訖。卽往頂禮世尊。爾時世尊爲諸四衆及諸天龍鬼神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等。說法。佛既遙見億耳從遠

方來。而告阿難陀曰。可於房內。與敷億耳牀褥臥具。阿難奉教。卽往敷牀。臥具既敷。設已。白世尊曰。願聖知時。佛既洗足。入於房內。右脇而臥。兩足相疊。作光明相。正念當起。如是作意。爾時億耳於寺門外。洗足已。入房安置。同前右脇而臥。作光明相。念當早起。如是作意。而於夜中。竟無言語。默然而住。夜欲已。過億耳。卽便結跏趺坐。直身定意。正念現前。佛告億耳。甚善。汝可誦我所說經律。如我成道所說之者。卽敷牀經。億耳既誦經已。佛卽讚言。善哉。善哉。汝所誦經。極爲清淨微妙。時億耳卽作是念。鄒波獸耶。令我讀者。今正是時。如鄒波獸耶所問之事。今應辭之。作是念已。卽從座起。頂禮佛足。白言。大德。我住處阿濕婆蘭。德伽國婆娑婆村。其地邊方。彼有聖者迦多演那。是親教師。稽首頂禮。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并以五事。請問世尊。彼國是邊地。十衆近國。極爲難得。又彼國人。常以洗浴。以爲清淨。彼國地土極惡。堅硬。牛蹄足迹。日曬乾已。人行不得。不同餘國。彼國常用如是臥具。毛毳羊皮。鹿皮。牛皮。皮革



皮以爲臥具。若苾芻與餘苾芻。送衣聞有衣來而米入手。過十日恐成犯捨。不知云何。佛告億耳。苾芻汝所問者。今非是時。我今不說。且置是事。當於衆中問我於大衆之中。爲汝決疑。既至平旦。佛即起來。衆中就座而坐。佛既坐已。時億耳。苾芻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合掌頂禮。世尊白言。東方邊國婆索婆聚落。瞿者迦多演那。在彼而住。是我。卽波默耶頭面禮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彼國邊方。欲受近園十衆。難得彼國人民。常以水洗浴。便爲清淨。園內地上。極爲堅硬。牛行踏地。足迹日曬乾已。人行不得。不同餘國。國法復用如是。臥具所謂羊毛羊皮。鹿牛毳羊等皮。以爲臥具。有苾芻遣信與苾芻衣。聞有衣來。其衣未至。便過十日。恐犯捨。不知云何。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聽諸苾芻。於邊方國持律苾芻五人。得爲近園邊方地土。慈惠開著一重車。履不得二重。三底若穿破。應補若苾芻遺信送衣。與餘苾芻。彼未得衣。無犯捨罪。時具壽卽波離在於衆中。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白佛言。

世尊大德。向開邊方持律五人。近園不知從何處以來。是邊方處。佛言。從此東方有奔茶林。彼有水名曰奔茶。從此已去。名爲邊園。南方有國名攝伐羅。佛底有水。亦名攝伐羅。佛底從此已外。亦名邊方。西方有國名寧吐奴。卽波罕吐奴婆羅門村。此外名邊方。北方有山名囉尸羅。此山之外名曰邊方。

諸苾芻等生疑。白佛言。世尊。此億耳。苾芻曾作何業。生大富貴家。財寶無量。於母胎中。耳上自然有此妙寶耳。瓊價直無量。復得出家。近園不見世尊。得無學果。斷除煩惱。佛告諸苾芻。此億耳。苾芻先所作業。自作自受。因緣會遇。如暴水流。決定須受。今始會遇。合受斯報。亦非地水火風。能令有壞。果報身必自受。如有頌云。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告諸苾芻。曰。乃往過去。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如來十號具足。住波羅提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其國有王名訖里伽。而爲王化。

人民熾盛飲食豐足無諸患患悉皆安樂無賊無畏一切具足無所乏少以法治世彼王有子名曰善生立爲太子時迦攝波如來化緣既畢如薪盡火滅而入涅槃時訖里伽王即取香木以用茶毗又用牛乳滅火收拾舍利雜用四種寶造瓶於四衢中起七寶塔安置設利羅高一俱盧舍其國東境所有其物盡施於塔後時其王命終便立太子爲王即與諸大臣等共檢庫藏其物多少并見國之東境所出其物悉施於塔諸臣曰王先有王所施塔之物應還取不新王答曰我父先王所作之事如釋梵天王我今豈敢還取斯物然諸臣等皆不信樂佛法共作是念我今當設方便施塔之物悉還收取即開城東門所有財物皆悉不入其塔彩色脫落並皆破壞北方有一商主將諸商人來至此國於塔傍住爾時商主塔所瞻敬見塔破壞復見一女人無有男女濕掃供養然後女人既見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於彼佛所發心愛學商主問女曰此是誰塔女便廣說因緣此是迦攝波佛塔商主聞已心生歡喜即脫耳環奉彼女人令

賣取直用修營塔我若迴還當更布施女人得已即便莊嚴商主迴還到彼塔邊瞻仰無盡即便發心更造寶蓋幢幡以用供養如是發願我今供養此迦攝波如來塔所有善根願我當來生處常得富貴尊高於當佛所願得出家斷除煩惱證無學果佛告諸苾芻其商主者豈異人乎即此億耳苾芻是由供養迦攝波佛塔放生生常得富貴家生於母胎中便有寶耳環珠自然在耳復願當來出家斷除煩惱得阿羅漢果復於母所出惡言放由斯業力見諸地獄佛告諸苾芻若作白業得白果報若作黑業得黑報雜業雜報汝等苾芻當離雜黑業當修白業告諸苾芻此是我教諸苾芻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教雕造

撰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下 (終結)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迦多林給孤獨園具壽鄒波難陀初始出家分得一牀甚是被覆若動身時床便作聲在床上臥不敢轉側恐畏作聲鄒波難陀即作是念我若不乞更作好牀者我則不名鄒波難陀王明清旦即往勝光王所王言善來聖者鄒波難陀得安隱眠不即告王曰我雖眠臥心常恐怖大王自知我未出家臥八重敷具今雖出家爲是小夏分得一破牀觸著作聲不敢轉側恐畏破壞甚大辛苦云何得安隱眠王告鄒波難陀曰汝可合臥如是八重敷具耶便答王曰得雅合其理何處佛制不許臥八重敷具王曰若依法者我今施之任意將去復向王言我不是國王云何我得將王家物去王應遣人送將向寺我當受之王與八人四人昇臥具四人昇牀鄒波難陀得已歡笑隨逐而行路上有諸俗人婆羅門等見此牀傳問言此是誰物答曰王與又曰將此牀去王於何宿鄒波難陀報曰於自家宿此牀褥等

是我之許諸俗聞已即便譏訶此禿頭沙門乃畜如是行欲臥具鄒波難陀即至寺中掃灑田地塗泥摩已其牀褥等敷在門邊佛來至門所鄒波難陀見佛來至歡喜白佛言世尊看我臥牀看我臥牀佛既見已便即默然集諸苾芻僧伽就座而坐告諸苾芻若向大牀坐臥者一切過失因此而興自今已後若苾芻坐臥高大牀者得越法罪有一長者請佛及苾芻僧伽於舍供養敷設高座時阿難陀先到彼家見其高座語長者言此之高座不是應法當即除去彼正欲除佛便來至其舍知而故問汝欲作爲阿難陀曰當除去非法牀座佛告阿難陀曰我非一切處制不許用高牀若白衣舍聞聽若在毗訶羅內坐臥者得越法罪于時南方有一苾芻身但三衣來至室羅伐城頂禮世尊有一皮敷具用以襯身鄒波難陀見已即便隨後慰問讚歎待彼苾芻墮停息已便從彼乞汝乞食甚荷此皮能惠施不我欲諸寺遊行每將隨身輕過塔所巡禮聖迹彼即報言鄒波難陀我今與汝汝能去不鄒波難陀報曰然我有力能辦此皮不

足爲難告。鄒波難陀曰：若如是者，我今不與汝皮。彼聞是語，心生瞋默，爾而住。便作是念：勝光大王將牛之人，名曰婆吒，彼卽是我先來知識。彼中有皮，我求乞定得無疑。作是念已，往詣其所。正屬春初，牛生斑，犢甚爲可愛。鄒波難陀卽以手摩犢身，便生愛樂。婆吒見已，語鄒波難陀曰：聖者須牛乳耶？答言：不須見此犢皮，我甚愛樂。若得此皮爲敷具者，足以支身安隱行道。婆吒報言：聖者且歸，已知我意。去未久，間婆吒卽令人殺犢，剥皮送與鄒波難陀。彼人依語對牛母前殺犢，剥皮將皮送與鄒波難陀。然而犢母見將皮去，愛念子故，作聲大喚，隨逐而去。其後皮人將皮往詣迦多林，到已入寺。牛母在於門外，世尊見此牛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此牛何故久立門外？作聲時阿難陀自言：大德，由鄒波難陀殺犢取皮，用爲敷具，其犢乃是此牛生犢。子母由愛念子故，隨逐兒皮，在於門外。爾時世尊便作是念：過患已起，由彼皮故，卽往慈菴伽藍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鄒波難陀愚癡無智，爲用皮故作非沙門法，是故諸苾芻從今已

後更不得用皮。若用皮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用皮。有異長者，請佛及苾芻僧，卽就家設供，還復用皮而爲座物。乃至佛告阿難陀：不應一切處制皮，是故我開俗家應坐，不應用臥。若在毗訶羅，並不應坐臥。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爾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從出家已，來身常有病，眷屬來者皆爲說法而去。既至家中，復爲妻說。今聖者畢隣陀婆蹉爲我說法，甜美猶如淳蜜。無可棄者。其妻答曰：汝果報成熟，遇佛出世，得聞妙法。夫曰：汝何故不聽答曰：爲有聲故，不能往彼聽法。若得聖者來此，爲說甚善。時夫卽往畢隣陀婆蹉所，白言：聖者我蒙說法，利益無量。妻是婦人有懷，難故不能來此聽法。甚樂聞法。若聖者降德慈惠，爲說婦人方得聞法。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告曰：我出家已來，身常有病，不能往。至彼人白言：聖者我等作侍者，身去答曰：世尊未許以緣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我爲諸苾芻老病故，聽乘輿卽集苾芻僧伽藍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往，有利益故，當乘輿是時

六衆苾芻亦在衆中如世尊說聽具壽畢降陀婆送  
 衆及諸侍者圍繞往梵志長者家六衆聞已卽作  
 種種妙好彩蓋寶乘之街衢而行往詣俗家并及  
 出入輕欺諸人喻如草木不顧前後婆羅門長者而  
 問曰聖者何故乘騎答曰世尊許乘時諸人等咸悉  
 融嫩而作是說汝等沙門爲欲所逼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已有此過不應乘騎有二  
 種緣聽許云何爲二一者瘦弱二者老病有此緣者  
 我當聽許若無緣乘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遊行人  
 間在路逢水不能自持衣鉢浮渡時諸苾芻具緣白  
 佛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習學浮時諸苾芻聞佛世  
 尊聽學浮渡水于時六衆苾芻於市多河浮渡來去  
 後有居士女至於河邊無船可渡久住煩悶時六衆  
 苾芻告彼女曰我當渡汝然諸女等見是出家之人  
 卽卽信委共渡河水遂於水中摩觸女身所有支節  
 渡到彼岸復告女曰過來我還渡汝時彼女入告言  
 汝之禿人甚懷野惡之性我之夫主猶故不觸我身  
 支節況汝卽便譏嫌罵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若諸思起皆由摩觸女身我今制諸苾芻勿得  
 觸女人身作是念已集諸苾芻告言六衆苾芻衆人  
 多種有漏處作非沙門法不隨順事非理不淨觸女  
 人身分汝等從今已後不得觸女人身分若觸者得  
 越法罪世尊已制苾芻不應觸女人者時有城主常  
 愛勝地園苑池沿將妻子眷屬衣服嚴飾往詣園苑  
 衆中有一女人持瓶詣河取水復有苾芻河邊取水  
 觀由女人遊趾見苾芻取水路邊卽便遺棄於轍窄  
 處而取其水瓶水既滿方欲舉之其女脚跌墮水被  
 水所漂時此苾芻便作是念世尊制學不得觸著女  
 人身分若觸著者得越法罪時彼苾芻棄而不救家  
 人惟遲尋後相覓問苾芻曰見一女人持瓶取水不  
 答曰我見墮河被水漂去自言聖者爲惡有情每於  
 水中觀小虫今見女人被溺豈合棄捨而不救之苾  
 芻告曰世尊不許觸女人身聞是語已卽卽譏嫌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世尊告曰若有死難須可救之若  
 能自濟云放卽放時諸苾芻執提之時乃生染心佛  
 言汝執於女當觀如母如女姊妹等想救渡令出有

救得者被溺既困不能省悟佛言於沙埭上覆面而臥時苾芻等但覆面臥著棄去遂被鳥鷲野干噉嚼佛言不應棄著而去當須守護苾芻守護近在身傍便生染心佛言不應近住隨時念護苾芻爲守護故過時不食佛言苾芻食時欲至見牧牛羊人告令守護食已復須頻看知其死活時六衆苾芻於阿市多河邊洗浴有異長者家牛常法渡河是時六衆各捉乳牛尾渡河來去因茲牛遂乳絕長者謂賣牧牛之人其人以事具述長者譏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告言汝等不應執捉牛尾渡河若犯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應執牛尾渡水時有衆多苾芻欲渡水河無船筏不能得渡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有五種可執而渡所謂象馬犢牛犍牛及以浮囊是時六衆苾芻卽作種種戲飾還丈夫婦人形浮囊而渡梵志居士皆相謂首是何道理答曰世尊計我時婆羅門居士等皆作總嫌此充沙門染欲所逼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不應以種種彩畫丈夫女人形渡河當實

二種浮囊一爲褐色二爲小者世尊正說法之時有苾芻來路見黑蛇云見長者佛言苾芻應著木履緣在室羅筏城時給孤長者造勝新堂以種種彩畫嚴飾爲請苾芻於此說法并讀誦經食後宴息修造衣服亦安置種種師子之座其說法處時有苾芻著木履來於其地上蹋地令損給孤獨長者清旦往禮世尊乃見其地木履踏作坑坎問言聖者王及四兵來此宿耶答言不爾然由苾芻著其木履遂踏地損長者譏嫌佛言汝等著於木履而損寺地從今已去不應著木履若著者得越法罪苾芻三月居家安居皮履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俗家著木履無犯時有信心長者婆羅門布施木履與諸苾芻皆不肯受咸云佛未出時外道爲福田佛已出現仁等是爲福田惡我故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應受受已置廁邊用擲頌曰

竹葉蒲羅履 俱近爲護閑 曾著皮革履  
安帶重并觀

佛告諸苾芻不得用木履當取竹葉作履諸苾芻著

中書

竹葉履乃生過思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蓄竹葉履當蓄蒲履過思佛告諸苾芻不得蓄蒲履汝等苾芻當蓄繩履過思佛告諸苾芻不得蓄繩履時諸苾芻乃思風腫兩脛有病苦痛所逼當以木淋皮履總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世尊告曰汝諸苾芻若思兩脛風腫者當可善繩履勿生疑也

爾時俱瓶耳童子身體柔潤背時業報成熟故乃於足下有金毛長四指于時六衆苾芻見已共相謂曰此之童子猶如生酥滿瓶今於佛教中出家能作何物童子聞已心生不喜即往阿難陀所禮足已白言尊者云何一向勤求行三摩地答言具壽如佛所言經行最勝即往深摩舍那料理經行之地於中經行經行多故足下四指金毛並已脫落雙足研破血流於地狀若屠羊從此向彼尋後食諸佛常法未入涅槃時時往詣河邊遊行如見所說是故世尊遊行此處乃毛僊耳住處世尊見僊耳經行之處皆有血流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是何苾芻一向勤求勝三摩地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此是僊耳經行之處佛言

阿難陀我今許僊耳著一重底草履不得著兩重三重若底破當補爾時具壽阿難陀即開僊耳處告曰具壽佛許著一重底履不得著兩重三重底若穿破當須補著為著安穩修行福德白言聖者世尊總許諸苾芻著為復獨令我著耶時阿難陀告曰世尊見汝經行時脚下流血獨令汝著僊耳白言具壽誰敢違佛所教然且獨令我著自餘梵行見者說言我棄捨家主及諸眷屬多財珍寶官殿一切悉捨而為出家獨許著草履若世尊許諸苾芻僧伽總著者我亦依教著如其不然獨不敢著阿難陀往詣佛所具以事白佛告阿難陀從今已去許諸苾芻僧伽總著一重草履不得著兩重三重若破者當補著時具壽阿難陀集諸苾芻僧伽白言佛許諸苾芻著一重底履不得著兩重三重若破當補著其中有一摩訶羅出家入善屋向經行處世尊告曰離我面前說是語已即集諸苾芻僧伽告曰我若在俗間得著草履見我若獨在除處苾芻聲聞衆中不得著草履而來見我如佛所說別有苾芻欲洗足時其水瓶破遂於淨盆中



洗足已復以口滿含水猶如蟻行時六衆苾芻見作如是言不聞音聲而作舞耶六衆苾芻便即口和音聲有餘苾芻作是言汝等何故作掉戲耶六衆答曰汝豈不見此苾芻無別音聲而作舞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世尊知而故問乃至佛告摩訶羅苾芻汝作何思念而作是事苾芻自言爲欲免汗臥具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若爲護臥具故作如是者而無過咎我今聽諸苾芻爲護臥具故應著一重革履不著兩重三重若穿穴應補

緣在室羅筏城時有一乞食苾芻別有長者於斯苾芻深生敬信于時苾芻跣足晨時著衣持鉢入室羅筏城乞食既不着革履長者見其脚有勞裂自言聖者可無革履著耶答言賢首我無革履復自言聖者共往皮作家量脚大小爲作革履然此苾芻即共往至皮作之家報曰賢首可量度此出家人脚裁一量革履奉上其皮作人即量脚已便作是念此沙門釋子以言科稅我若爲作須共遠期不得即索價直爾時諸苾芻皆作一重皮革履著其乞食苾芻頻往皮

作家索不得更不能去於後彼信心長者見乞食苾芻猶故不著革履問言何故不著革履答曰未得是時長者即共苾芻往皮作家索革履彼人答曰無一重革履有多重者任意將去其乞食苾芻報言佛不許著多重皮革履長者自言但且將往住處拆留一重彼即受將至於住處纏坐欲拆于時世尊來見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乃至告言汝作何事彼便具答佛言莫作如是世尊復作是念此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於我聲聞弟子多施重皮革履我應開著作是念已集諸苾芻僧伽告言今有長者施苾芻多重革履彼苾芻欲拆作一重我因此事今許苾芻若有長者多重革履曾已著來施苾芻者受取而著時具壽優波離白佛言大德如佛所說聽取居士曾著多重革履不知云何名居士曾受用者佛言若居士曾著經行七步八步者是名曾受用革履

緣在廣嚴城爾時於此城中造種種革履著時或作裘裘你你聲或作是是你你聲其革履或作羊角形或作菩提樹形以種種綠色莊嚴價直五金錢是

時六衆苾芻見人著時便自棄已革履即以脚踏彼人履已挫倒強奪作如是言所施革履願你當來常著實履天堂快樂時婆羅門居士等皆生嫌恥咸共譏笑四遠皆聞沙門釋子強奪人履時有婆羅門便以貴價買革履一量作如是念我之女婿來時當以與善未久之間女夫便至路乏息已先與洗浴塗香著諸瓔珞食已與此革履告言子我用大功作得此履汝當守護勿被沙門釋子奪將既至明日其女婿著此革履出往街衢乃見乞食苾芻於辰朝著衣持鉢次第乞食彼見苾芻心懷疑慮入一別家乞食次入彼家其人從彼處出欲向餘家言聖者因何隨我後來我終不與革履苾芻答曰賢首我自乞食不見汝革履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作是念今起過患斯由嚴飾革履世尊集諸苾芻告言六衆苾芻見他著好革履強從他奪諸婆羅門居士咸悉嫌嫉是故苾芻不應著如是嚴飾革履若著者得越法罪緣在室羅筏城諸著皮鞋時諸苾芻爲於皮鞋磨脚磨乞食之時婆羅門居士見作如是言聖者脚被老

鳥所傷耶報言不爾是皮鞋磨損何不著其長帶答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聽著皮鞋

緣在王舍城爾時諸苾芻登鷲峯山時有苾芻於脚大指乃有蒼生入城乞食婆羅門居士等問答如前佛開許著重鞋下山之時又損脚脹乃至佛開兩邊著替銀瓶頌曰

著鞋及靴鞋 富羅寒雪閉 獵師施鹿皮

綴履畜維刀

緣在室羅筏城時屬霖雨諸苾芻等著青草鞋便往乞食苾芻脚上悉生瘡子如芥子爾時婆羅門居士等皆問聖者何故脚上如是蒼耶答曰由其草鞋過令如此時婆羅門等白言聖者何爲不著纏頭鞋耶答曰佛未許著世尊集苾芻告言從今已後聽諸苾芻著纏頭鞋時室羅筏城於街衢生草長盛苾芻行時脚跟被蒼婆羅門居士等乃至佛言聽著靴鞋惡生太子以迷癡放殺劫比羅城諸釋種時城中或有走向西者或有投泥婆羅入泥婆羅者皆是具壽阿

難陀舍後室離後城商人持諸貨物向泥婆羅種種見商人已問曰我今道斯困苦泥婆羅聖者豈不來此看我等耶時諸商人一心憶念交易既了還至室羅後城具報阿難陀聖者皆屬在泥婆羅作如是言聖者阿難陀於諸商人聞是語已情懷愴然即往泥婆羅國極寒雪阿難陀手脚劈裂迴還室羅後城諸苾芻見已問言阿難陀汝先手脚柔異猶如於舌因何如是劈裂答言泥婆羅國地近雪山由風雪故令我脚手如是又問汝之眷屬於彼云何存活報言彼等富羅又問汝何故不若報言佛未許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寒雪處應著富羅時具壽那波離白世尊曰如佛所說有寒雪處應著富羅何者是寒雪國佛言水中盛水凍者是寒雪處復有一獼師於苾芻處深生淨信是時獼師獲一熊皮便將奉施苾芻不取佛因到彼佛即知而故問阿難陀曰獼師何故隨逐苾芻而行阿難陀復問彼苾芻知已以緣白佛佛言有獼師發清信心縱令千種教化終不肯息殺生之業是故聽受熊皮受已於佛堂門扇

下安坐上或於脚邊能令明眼并療痔疾有一苾芻皮履底穿將諸皮作家令其料理經久不壞遂乃從索有異苾芻報曰汝何不自縫答言我雖善解然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解者應於屏處自縫皮鞋既蒙開許即往彼苾芻處報言具壽世尊已許自縫報曰須得錐刀及皮條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聽諸苾芻其錐刀皮條及線並皆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下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到復患風病。諸人問曰：賢者，我患風病，爲我處方。齊人報曰：宜服脂藥。已有  
齊人服脂得效。汝應就覓。而彼悉獨即往至  
前服藥。悉獨所問曰：賢者，汝先服脂。風得除  
若，齊人教我，亦服此脂。汝有殘脂，見惠於  
我。悉獨曰：我所殘脂，並已棄却。告曰：汝今  
不齊，非所應爲。時諸悉獨即以此緣，具白世  
尊。佛告諸悉獨：服脂脂藥，不應總棄。要須收  
畢。我今當說收畢法。若悉獨所用殘脂，  
若餘悉獨來從求索者，應即相與。若無人求  
者，當送病坊。病坊好爲藏貯。若有須者，於彼  
處取。守持而服。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問前時有悉獨身患疥癬，諸人問曰：  
賢者，我患疥癬，爲我處方。齊人報曰：我  
有宜服脂藥。當得病癬，悉獨答曰：賢者，我  
可是脫欲入卑。齊人報曰：此油藥能治疥癬。  
餘藥不送。悉獨問曰：當服何等油藥。齊人答  
曰：齊者，汝師是一切智者。具知此事。諸悉獨  
等往白世尊。佛言：有五種藥。一者：耆提摩  
二：耆提摩。三者：耆提摩。四者：夜合。五者：俱舍  
摩。悉獨應知。此等藥。或皮或葉。並應搗  
碎。水漬其身。應已體更生瘡。佛告悉獨：應作  
微細。悉獨應持。爲作一團。不爲碎鉢。佛言：  
不應搗碎。應曬使乾。應悉獨於晝日中曬。應  
還令無力。佛言：不應於烈日中曬。應悉獨陰  
乾。應便衣生。佛言：可於微日中曬。諸悉獨  
等：應曬其身。即便沐浴。其藥復乾。不得藥  
力。佛言：待乾手摩。其藥入皮膚。然後沐浴。  
已更時。後已更時。諸病得瘳。彼病悉獨所說  
悉已。所有殘藥。應便棄。有餘悉獨。復患  
瘡疥。往齊人處。告曰：賢者，我患如是疾苦。  
爲我處方。齊人答曰：令汝瘳。并更報齊。其病悉  
獨先亦患瘡。今瘳。所瘳。可應此。悉獨即往  
問齊。其言：汝先用油藥。我爲齊人。進用油藥。  
汝若有殘藥。見惠於我。報齊。所有殘藥。我  
已棄却。悉獨報曰：不應如此。棄不收。時彼  
悉獨以白練。佛言：用油藥者。應知行法。所  
用殘藥。不應棄。若有餘病。悉獨來求者。應與。  
若無求者。可送病坊。依法貯藏。病者應給。不  
依行者。得越法罪。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悉獨  
患眼。遂往齊人處問曰：賢者，我今患眼。爲我  
處方。齊人報曰：齊者，宜用安勝那藥。即應  
得。悉獨報曰：我豈是愛欲之人。齊人報曰：  
齊者。此是好治眼藥。除此藥。不能瘳也。以  
此因緣。時諸悉獨往白世尊。佛言：若齊人言  
此是治眼藥。餘不能瘳者。應當用安勝那。然  
彼悉獨不知用何安勝那。便問齊人。齊人報  
曰：齊者。汝師具一切智。應往問之。以斯緣  
故。時諸悉獨往白世尊。佛言：有五種安勝  
那。一者：花安勝那。二者：計安勝那。三者：熟安  
勝那。四者：九安勝那。五者：羅羅石安勝那。  
此之五種。或能瘳。是故悉獨若患眼者。  
應用安勝那。方得除瘳。病瘳已。所有殘安  
勝那。應便棄却。又有悉獨亦復患眼。問前問  
齊。齊令選用安勝那藥。某甲悉獨。已患患  
眼。先教用安勝那藥。可瘳。彼求覓。此病悉  
獨。依言往問。具報。我今患眼。有殘安勝那  
不。然此悉獨即覺殘藥不。報齊。具報。我之  
殘藥。今竟不得。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佛言：  
悉獨。若有殘安勝那。不應棄。棄而不收。舉  
其安勝那行法。我今爲說安勝那法。其安勝  
那。應置半因處。花安勝那。置於銅器中。汁藥  
安小合內。藥置在竹筒裏。後一安勝那  
中。或以物裹。或於新壁。釘懸繫之。持安勝那  
悉獨應依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緣處同  
前。時有具壽。西羯多悉獨。患患風。問處  
遊行。乃至摩竭門居士見已。自相問。是  
誰家兒子。有人先說。告衆人曰：是某居士兒  
衆人言曰：由是風。令於沙門釋子教中出  
家。若不出家。觀成必當。爲患風疾。以此因  
緣。時諸悉獨往白世尊。佛言：諸悉獨。當爲西  
羯多悉獨問。彼齊人爲瘳風疾。時諸悉獨往  
齊人處問曰：賢者。有一悉獨。患如是病。可  
爲處方。齊人曰：宜服牛肉。必當得瘳。悉獨報  
曰：賢者。彼悉獨可是食肉人耶。齊人曰：悉  
者。此是治風病藥。除此藥已。餘不能瘳。時諸  
悉獨以白練。佛言：若齊人說此爲藥。餘不  
能瘳。應與生肉。時諸悉獨便與生肉。彼人眼  
見。而不肯食。佛言：應以物掩眼。然後與食。  
時彼悉獨掩眼。即除瘳。然病悉獨見手有  
血。遂便厭。佛言：不應即除瘳。待飯食  
訖。淨洗手已。別取香美飲食。方可除其瘳。  
而告之曰：汝應食此美食。病可得瘳。悉已。每  
憶斯時。諸悉獨以白練。佛言：若齊人說  
如常行。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摩訶迦婆。遷徙出家已。  
多有諸疾。時諸悉獨皆來問說。具壽因隨如

何答曰：其不安隱，常有諸病，恐其報曰：其  
病，故於青末，常服何藥？答曰：我於青時，常  
服藥，須時取服，藥名曰：今何不取？答  
曰：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藥白佛，佛言：我  
今聽諸苾芻，持藥信，恐其因此多害諸藥，  
皆小不受，佛言：其藥作東，要藥牙上，藥  
便爛，佛言：隨時服，彼於晝日之中，舉  
其藥，遂令無力，佛言：不應於赤日中舉藥，  
遂陰處，藥遂爛，佛言：應陰乾處，若又被  
風雨來至，諸苾芻不敢取，佛言：使白衣來  
取，此若無者，當自收，其藥者，處去却餘者  
應用，勿致疑惑，為難故，問：無難不，  
緣在室羅筏城，時有其弟，頗多，於一切  
時，不樂求覓，見者多疑，時諸苾芻，共號為  
難伐多，為少求故，其少求者，後於晨朝，若衣  
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乞，遂聞摩甘，因  
即往見作沙糖，以米粉相和，苾芻報曰：汝  
莫著粉和，其人問曰：可更有餘物，持沙糖  
不，苾芻答曰：我實不知更有何物，然我等非  
時須食沙糖，所以不合著粉，報曰：應者時與  
非時，任食不食，此國除粉，餘物不中，苾芻遂  
去，後於一時，於非時分，來中行沙糖，然彼  
苾芻疑不敢食，弟子問曰：摩甘，來行沙  
糖，大家皆食，何不食耶？報言：其粉，此中有  
時食糖故，彼諸弟子亦復不食，時諸苾芻問  
曰：其粉，食沙糖，云何不食？報曰：我師  
臥耶言曰：有時食糖，則者亦皆不食，謂難  
伐多，遂令眾人，多不肯食，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不由此故，而處於難，作法應，出

處淨故，應可食之，勿致疑惑，是時其弟，頗  
伐多，晨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香  
行，隨前，見人以飽，手，遂持沙糖，提沙糖已，  
復飽，手，苾芻見已，告曰：實，手既飽，  
勿把沙糖，我須非時食此沙糖，後人報曰：應  
者，隨復飲水，用水洗手，始得相觸，後復苾芻  
疑不敢食，弟子問人，皆亦不食，事並同前，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不成，即不  
食，本體淨故，食之無犯  
緣在室羅筏城，具淨舍利子，身患風病，具  
大目連，遂見其有疾，作如是念：我曾與舍  
利子，習病，不同，今人，即往，問  
其，其，舍利子，如是如是，可為  
方，善人報曰：善者，其，宜服藥，當  
得除，遂求得，更欲求，具，藥，  
報曰：我先有，貯之內，藥，守持，若世  
尊許服，我當相與，時具，舍利子，聞此，  
報大目連曰：我意有疑，形，若和時，  
非時，不應服，時大目連，以緣白佛，佛言：目連，  
若更難七日，藥，與時，藥和，應作時  
服，非時，不服，若七日，藥，與更藥和，應齊  
更分服，過此更分，不應服，若藥，與七日  
藥和，應七日，服，過七日，不應服，若藥，與  
藥，藥和，應藥，若不信者，得緣法

時世尊，在祇園，人間遊行，到波羅樹，  
仙人，鹿林，中，於彼林內，有一長者，名  
曰大軍，富貴，財，多，諸受用，彼人有妻，名大  
軍女，敬信三寶，賢善，直意，樂清淨，彼聞世  
尊於祇園，國，行，來到波羅樹，有仙人，  
鹿林，中，聞已，念曰：此，應是我大師，世尊，  
我雖，為供養，由未周，今以我現有，家，  
悉持，奉上，無上，意，略申供養，作是念已，即  
往佛所，到已，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大軍長者，隨順說法，示教利喜，  
以種種方便，廣妙法已，默然而住  
爾時大軍長者，既聞法已，心大歡喜，即從座  
起，偏袒右肩，合掌禮佛，而白佛言：唯願世  
尊，及苾芻眾，受我三月，夏安居，請，我以供養  
衣服飲食，具，具，具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長者，見佛許已，生  
大歡喜，禮佛而去，時彼長者，供給世尊，三月  
安居，種種供養，及諸苾芻，無所闕乏，長者每  
日，清旦，禮世尊，足，即復，察諸病，苾芻，有一  
苾芻，身患重病，往問善人，時彼善人，令食肉  
藥，長者聞已，歸到家中，請其婦曰：善哉，有  
病，苾芻，善人，令食肉藥，方，能瘳疾，汝可為，  
宜速，送往，病，苾芻，時彼長者，即令小婢，將  
其錢物，往諸藥家，欲買其肉，即於此日，國王  
藏子，遂皆斷，若有犯者，與其重罪，假令貴  
賈，亦不可得，時彼小婢，具以上事，白大家知  
時長者，婦作是思惟：我於三月，供養世尊，及  
苾芻眾，所有家資，不令有乏，若今，不得此藥，  
交，恐苾芻，因斯，命過，是我，不善，如是思已，即  
持利刃，入己房中，以割，肉，授與小婢，令其  
細切，置作羹，羹，送與，彼病，苾芻，食，爾時小  
婢，即作是，然病，苾芻，得已，便食，病遂除  
去，彼病，苾芻，亦復不知，是彼長者，妻，割身肉，

便作是念：我既受此供養，不合空臥。我今宜可未得者令得，未證者令證，未解者令解。發動精進，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握空刀，割香脂，費力不起。觀金與土，等無差別。於諸名利，無不棄捨。爾覺諸天，悉皆恭敬。

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將諸大眾，往大軍舍，經至彼已。於大眾前，就座而坐。骨長者曰：汝之少婦，今在何處？答言：室內。世尊威力不可思議，加護彼女，令於剎處所有身肉，色相無差，不復如故。時長者妻於世尊所生歡喜心，從房出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住立一面。佛告女曰：汝有何因，能於生死險道，發菩提心，女即合掌而說頌言：

輪迴生死中

是身易可得

百千俱胝劫

難得難逢

爾時長者見佛世尊，及諸大眾，悉安坐已，即以清淨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滿足。攝除食器，嚼齒木已，清淨洗手。是時長者更取小座於一面坐，為說法故。

爾時世尊，為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無數方便。說法已，從座而起，還至本處。諸婆羅門，於大眾中，就座而坐。外諸婆羅門曰：食人肉者，衆所共嫌，於諸肉中，人肉最為臭穢，可惡。故若得不應更食。若食人肉者，得受吐膿座也。我等今制衆中上座行法，然諸上座，凡衆食時，有人將肉欲行，應先問言：此是何肉？若上座老病，或無解了，或不記憶，第二上座

應問。若上座不問，得越法界。時諸婆羅門心疑未了，爾時世尊曰：大軍長者妻自割身肉，供養婆羅門，令病癒。由此因緣，深懷憐愍，轉道不轉，便得滿壽。既食人肉，衆所嫌惡，於法有違，是可呵責。以何因緣，而得滿壽？佛告諸婆羅門曰：然彼婆羅門，非但此生受此女人供養，於過去世無數劫中，常以身肉，供此婆羅門。由是因緣，今還以肉而為供養。然此婆羅門於過去生，由此女人，獲得五通。於今生中，具足六通。得滿壽，汝等當思之。吾當為汝廣說因緣。乃往昔時，波羅祇斯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仁德信順，其妻亦賢，有婆羅門，聰明博識，弟子圍繞，數盈五百。數寶明論，大富長者於彼婆羅門處，深起信心。便請此婆羅門來至家，以諸所有而獻供養。乃至造形，心無懈倦。是時大富長者為性慈愍，每於晨朝，遙觀徒衆，知其安否。其婆羅門有一弟子，身遭疾苦，往問醫人，醫人報曰：當取肉藥。爾時長者往摩訶薩迦處，中於問曰：吾欲汝身肉，若醫人遣服何藥，彼便報曰：令食肉藥。時彼長者聞已，還家而報婦曰：有婆羅門子病苦，要須肉藥，可令小婢持錢往市，買肉作藥。遂與令食。其日國王夫人臨子，遂斷斷屠，如有犯者，必加重罪。雖有錢物，無由買得。婦既歸還，具陳其事。其長者聞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已請婆羅門來，至家供養。此病摩訶薩迦童子於藥不得，必死無疑。是我之過，作斯念已，便入自房，手持利刀，即割臂肉，令婢作藥。送與病人，既食藥已，病尋除

若患者思惟，今既斷肉，無由可得，必應是此長者之妻自割其肉，而將施我。作是念已，深生慚愧，復自思惟：我所未證者令證，未得者令得，所未願示，精進不懈。今應作之，由精勤故，便得五通。汝等婆羅門勿生異念。昔時大富長者之妻施肉者，豈異人乎？今此大軍長者夫人是。昔時病人者，今病婆羅門是。於過去生，因此女人施肉緣故，而獲五通。今時具足得阿羅漢果，佛告諸婆羅門：若純黑藥，得純黑報。若純白藥，得純白報。若雜藥，得雜報。是故諸婆羅門，應捨黑藥，棄諸白藥。緣在室羅筏城，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有第一象，忽然疫死。年當飢饉，時婆羅門長者，及諸國人，皆食象肉。六衆悉割食時，著衣持鉢，入室羅筏城，次第乞食。至長者家，然彼家中現煮象肉，釜中氣出，入舍從乞。長者妻曰：我今無食，婆羅門曰：釜中氣出，是何物耶？妻曰：煮此是象肉，仁等豈可食象肉耶？答曰：我等唯遵薩主而活。若汝等食象肉者，我等亦食。可將施我，妻即持肉，授與婆羅門，得已盛滿鉢，携之而去。有餘婆羅門，見而問曰：仁鉢袋中，是何物耶？盛滿過度，答言：象肉。豈可仁等食象肉耶？答言：具壽，時屬飢饉，無食可求，豈得受食，而自死耶？時諸婆羅門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悉割天龍藥叉，人非人等，國王大臣，於諸婆羅門，咸生恭敬。云何食獸王象象肉？王若聞時，必作是語：由諸婆羅門食象肉故，我第一象因此而亡。遂生憐憫，是故悉割不願食象肉。若食者，得越法界。象肉既割，馬肉亦



然

爾時世尊。住瞻波城。揭伽池岸精舍而住。於彼池中有龍王。名曰難陀。耶信心賢者。每於月八日十四日。從宮而出。變作人形。詣難陀所。受八支學處。已於難陀處。還復本形。亦不損所餘衆生。時既飢餓。有羸瘦人。及牧羊人。并採薪人。遊行入正道。活命人。耶道活命人。此等諸人。共來割割。持歸而食。是時六衆婆羅。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長者家。然此家中。現置龍肉。釜中氣出。即入舍從乞長者。婆曰。我今無食。茲初問曰。釜中氣出。是何物耶。報言。帶者。此是龍肉。仁等豈可食龍肉耶。答言。我等唯應施主而活。若汝等食者。我等亦食。可將龍肉。持歸而食。授與惡割。由此諸人更多取肉。時彼龍婦作如是念。由諸惡割食龍肉故。人皆共食。欲遣我夫何時免受如斯苦痛。我以此緣。宜行問佛。既過初夜。往詣佛所。佛見已。在一面坐。龍女身光。周遍照耀。揭伽池地。悉皆明徹。時龍女合掌恭敬。白世尊言。大德。我之夫主。信心賢善。每於月八日十四日。從宮而出。變作人形。詣難陀所。受八支學處。於難陀處。還復龍身。亦不損所餘衆生。時逢餘歲。月被龍人。共割其肉。因此惡割皆取充食。欲遣我夫何時免受。唯願世尊。慈念哀憐。制諸惡割。勿食龍肉。爾時世尊。聞是語已。默然而住。是時龍女知佛默許。奉辭而退。爾時世尊至天明已。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婆曰。於昨夜中。過初更已。有瞻波龍女。

光明鉢來。至我所。既中時。欲有一面半。彼身被光。周遍照耀。揭伽池側。皆有光明。作如是語。大德。我之夫主。信心賢善。每於月八日十四日。從宮而出。變作人形。受八支學處。於難陀處。還復龍身。亦不損所餘衆生。時逢餘歲。有諸龍人。割肉將食。因此惡割亦食龍肉。欲遣我夫何時免受。唯願世尊。制諸惡割。勿食龍肉。生慈憐故。我聞是語。默然而住。時彼龍女見我默然。禮辭而去。是故諸婆。不得食龍肉。食龍者。諸天龍等。悉皆離。消滅善法。非釋迦子。是故諸婆。不得食龍肉。食者。得越法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一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二

大唐三藏法師 制譯

佛在摩揭陀國。人間遊行。至王舍城。住鵝闍。錫迦竹林園中。時影勝王。聞佛遊行。來到園界。聞已。作是思惟。我聞先時。頻供養佛。猶未曾請三月安居。以所有家資。總為供養。作是念已。盡其所有。請佛及僧。三月安居。供養。并遣侍婢。遍詣王。供給所須病瘦藥。時影勝王。作是念已。將諸臣佐。前後圍遶。從宮而出。往詣佛所。到已。稽首作禮。退坐一

側。時世尊。為一種種方便。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時勝光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雙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世尊。及惡割僧。受我三月安居。請。總以一切資具。并諸人阿帝耶。而為供養。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見佛許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還至宮中。辦諸供具。并遣諸人。於三月中。供給所須。供養於佛及惡割僧。時勝光王。為性慈愛。每於晨朝。至見阿羅。親禮佛足。問訊起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時王嚴重。請世尊已。禮佛而去。還至宮中。辦諸供具。於夏三月。而為供養。爾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聞影勝王。請佛及僧。三月安居。種種供養。并大國王。侍轉。通供給。諸藥。聞已。作是思惟。彼是大國王。能以家資。及侍轉。通等。而為供養。我今亦是。大國之主。世尊若來此國。我亦當以一切家資。及諸人阿帝耶。而為供養。乃至世尊。住王舍城。三月安居。作衣已竟。執持衣鉢。大衆圍遶。欲往室羅伐城。漸漸遊行。遂到彼國。給孤獨園。時勝光王。聞佛來至。住給孤獨園。聞已。往詣到給孤獨園。見世尊已。稽首作禮。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種種方便。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時勝光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雙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世尊。及惡割僧。受我三月安居。請。總以一切資具。并諸人阿帝耶。而為供養。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見佛許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還至宮中。辦諸供具。并遣諸人。於三月中。供給所須。供養於佛及惡割僧。時勝光王。為性慈愛。每於晨朝。至見阿羅。親禮佛足。問訊起居。

遍觀大衆。知其安不。見一落獨病。身  
羸無力。王既見已。遂便問曰。尊者。何故羸  
羸無力。答曰。大王。爲患瘧病。是故羸  
羸。時王遂勸人阿帝耶。爲之療疾。時彼醫  
人奉教而往。然此醫人不信三寶。於其病者。  
不肯療治。王於後時還見病者。怪而問曰。我  
者。醫人不爲治耶。身向羸損。病者對曰。大王  
雖遣醫人。彼竟不來相爲救療。時王聞已。即  
便喚其。遂遣使者追捉將來。王曰。我先令汝  
看病。若何。爲至今。竟不救療。若不治者。我  
當奪汝官位。然此醫人素無信意。因被王責。  
更加羸羸。羸首羸尾。羸爲汝藥。奪我官耶。捉  
病。至寺門外。遂縛手足。爲割痔病。時彼  
羸初既遭痛。苦痛難心。即便大呼。復作是  
念。我遭極苦。世事大難。事不哀。如來常法  
於一切時。無不知見。由大悲力之所普覺。至  
甚。倒所。時彼醫人遙見佛來。嘆猶未息。作如  
是語。汝來。婢兒看汝。弟子下。即如何。  
爾時世尊聞此語已。默然而去。還至本處。敷  
座而坐。照怕微笑。口中出五色光。或時下照。  
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并處炎熱。皆  
得清涼。若處寒水。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  
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  
■  
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故。復現相。被  
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  
然我必由無上大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  
受安樂。既生敬信。隨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  
妙身。當爲法。見其隨理。其上昇者。至色究

竟天光中。廣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  
■  
汝等求出離 於佛教勸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中 勸求不放逸  
龍蟠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  
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  
從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勝生  
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  
說人事。光從腰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  
事。光從臂入。若說樂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  
覺事。光從眉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遍照三風。從口而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  
如來應正等覺。照怕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  
他。而諸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煩惱及憂盛  
無緣不存於金口 微笑當必濟希奇  
安詳善說牟尼言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最妙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高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阿難陀。非無因  
緣。如來應正等覺。現微笑。阿難陀。阿帝  
耶。王。是自殘害。由於佛所作惡罵言。云是

神子。我念從昔大三末多王以來。乃至我身  
無有阿鼻爲下賤人。此阿帝耶惡口罵言。衆  
新惡業。却後七日。必當吐血。而致命終。唯地  
獄中。多時受苦。是故惡口。如阿帝耶無情  
人不應令造看惡口。病病有二種療法。一  
者以呪。二者以藥。若惡口有病。不應於阿帝  
耶等不信之。而面違療治。若令治者。得越法  
界。是時患痔惡口。因遣阿帝耶療治。彼作方  
便。遂令命終。時有大臣。以事白王云。阿帝耶  
惡口罵世尊。爲下賤神子。所惡患痔惡口。故令  
命終。時王大瞋。乃遣大臣。新惡人。曾大臣答  
曰。大王。阿帝耶先是死人。何須更奪世尊已  
死。却後七日。當吐血。便即命終。命終之  
後。當墮地獄。王曰。若如是者。驅出我國。是  
時大臣即便奉教。驅出國界。至安難多城。既  
到彼城。善神呵罵。極苦罵已。還驅出界。告  
曰。惡惡之人。汝已罵三界大尊。作下賤神子。  
豈容此住。從此而去。到波羅奈斯城。從彼又  
被善神驅出。從彼到蘇舍離城。還被驅出。  
又到王舍城。亦被驅出。又到勝波城。更被驅  
出。到一樹下。暫時憩息。樹神驅出。從此至  
流泉池。皆被驅出。不容止息。既被驅已。作  
是思惟。野干之類。於鹿部洲。尚得停止。我是  
人流。至於樹下。乃至亦不容受。彼思念已。內  
心焦憤。吐血而死。死已。墮阿鼻大地獄。爾時  
世尊。以此緣故。即說伽他曰  
若人生世間 從口出惡語  
常以利刀斧 斬截於己身  
於惡人與惡 於善人緣數

<p>口生諸過失 終不相樂果                  得勝雖失利 其過尙爲輕                  最勝佛世尊 其罪極深重                  若人惡心語 殷勤於諸惡                  於煩惱獄中 動經百千歲                  又緣此惡罵 謗毀諸善故                  墮在青兜獄 經四萬二千                  爾時世尊在祇園。人間遊行。至一村間。有                  舊住處。先不結界。於中止宿。爾時世尊。以此                  因緣。風病發動。時具壽阿難陀作如是念。我                  常供養世尊。未曾聞於野人。今患風疾。往問                  野人。至已問曰。實昔世尊。今患風疾。爲我處                  方。野人報曰。野者。宜用麻三橫。縱。服。即                  除。爲時具壽阿難陀和合。已。將往世尊。世                  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此是何物。阿難陀答曰。                  我作是念。此當供養世尊。不問野人。今我                  宜應往問野人。問已。野人報曰。宜用麻三                  橫。縱。當得除瘧。故我和合。以奉世尊。佛                  言。阿難陀。何處答曰。界內。佛言。是難哉。                  阿難陀曰。是我自惹。佛言。阿難陀。若界內                  惹。界內貯宿。此不應服。若界內惹。界外宿                  不應服。若界外惹。界內貯。不應服。若界外                  惹。界外宿。不應服。佛言。阿難陀。若自                  捉獲一切物及自惹。並不應服。若惡獨自捉                  獲一切物及自惹。並不應服。若界外求寂俗                  人惹者。惡獨應服。                  緣在室羅伐城。有長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                  遇坐一面。是時世尊爲彼長者說微妙法。示</p>	<p>教利喜以種種方便爲說法。已默然而作時。                  彼長者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低頭                  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及多諸衆。明日至家。受                  我微請。                  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是時長者至明日清旦。                  即於家中。敷設床座。以大覺。盛置淨                  水。安在庭中。遣使白佛。今既時至。供養已                  辦。爾時知時。爾時諸善刹衆受佛教已。著衣                  持鉢。往長者家。依次而坐。如應受食。唯佛不                  去。佛有五緣。而不赴時。遣人請食。何者。爲                  五。一者。爲看病故。二者。爲觀臥具故。三者。爲                  入靜慮故。四者。爲諸天說法故。五者。爲制戒                  故。世尊爾時爲欲制戒。而不赴時。遣人請食。                  如來常法。若不赴時。即命阿難陀請食。時彼                  長者至家。設飲食。施諸惡刹其飯。稍生具                  壽阿難陀既受飯已。念此飯稍生。豈可堪食。                  世尊先有風氣。若食此飯。恐更增助。復作是                  念。若我不受。世尊未聽。我今事可具爲受                  取。到本處已。重者令熱。以奉世尊。世尊因此                  必應制戒。遂還本處。煮飯令熟。即以鉢盛                  持奉世尊。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                  曰。此飯與諸惡刹食者。爲有異耶。爲不異                  耶。阿難陀答曰。有異。彼諸惡刹所食之飯。其                  飯稍生。佛又問曰。此飯何處得耶。時阿難                  陀具以事白。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雖未                  說。汝將知時。自今已後。聽諸惡刹若受得生                  飯。應煮令熟。而食。爾時六衆惡刹。因此緣故。                  自乞生米。受已煮食。時諸惡刹。以緣白佛。佛</p>	<p>言。若於飯中。二分熟。一分生。自食其                  若菜花果魚肉。先煮色令變。受已。聽自煮                  而食。若乳等汁物。應煮三沸。然可受取。自煮                  而食。並皆無犯。若飯米生菜花果魚肉等。色                  未變。乳等未經三沸。自煮而食者。得越法                  罪。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是時輸波羅                  迦城。有一長者。名曰自在。家甚富貴。多饒財                  寶。貨財豐足。多諸眷屬。多所攝受。如諸室羅                  末摩天王。於彼城中。更有同類豪族長者。唯                  有一女。端正姝好。時自在長者。遂將爲婦。以                  爲歡樂。其後不久。婦便有娠。由此有情於胎                  而住。九月滿足。而誕一男。既生子已。於三七                  日。歡娛受樂。過三七日。即集親族。爲子立                  名。時彼長者問諸親族。當與此子。立何等名。                  而諸親族告長者曰。既是自在之子。應名安                  樂。後時長者於其家內。與婦交歡。又生一                  子。名曰守護。於後更生一子。與名歡喜。乃                  至如自在長者有病。難臥床席。由其患苦                  性多暴急。惡罵親眷。是以妻子並棄而去。                  竟不供給。時彼長者先有一婢。心甚慈悲。                  念此長者。是我曹主。常以資財養所於我。今                  既患重。豈可不看。若兒雖不供給。我當奉命。                  而供養之。作是念已。往詣人處。而問之曰。貴                  首。設彼自在長者。不醫人報曰。我先相識。何                  事須問。其婢報曰。現患困篤。妻子棄之。願爲                  處方。野人報曰。女子。妻子既棄。何人看待。                  婢便報曰。實首。我獨看之。既無親屬。資財乏</p>
--	--	--

少品科之類。願為求覓。時彼醫人即為處方。於遊子所。願取少物。并減自料。將去買藥。為之看藥。於後不久。病便得差。然此長者既得差已。而作是念。我之妻。我不看。唯此婢子。存活我命。今得除差。此之恩德。我當報之。作是念已。告彼婢曰。我之妻。感棄我去。唯汝獨看。因汝思惠。我命得全。汝於今者。欲求何願。婢曰。白晝。大家當知。我無所願。若許我者。幸請為差。長者告曰。何用為差。今可與汝五錢之錢。賜姓而去。被婢報曰。婢子雖與我錢。賜姓而去。設於餘處。不免婢名。若我為差。絕斯賤稱。爾時長者知婢決意。遂便許之。復告婢曰。汝月期將至。當自沐浴。可來見我。婢知期至。沐浴而往。長者見已。遂共交歡。便即有娠。既懷胎已。所有庫藏。悉皆充溢。月滿生男。容貌端正。諸根具足。適生子已。所有財物。自然增長。榮諸親族。共為立號。諸親共議。可名曰。八乳母。以為供侍。二人抱持。二人飲乳。二人洗濯。二人遊戲。此八乳母。日夜供給。并以乳膳。生酥熟酥。及以醃臘。以為所食。雖身寶具。飲食湯藥。日倍勝前。由此因緣。遂便長大。如清淨池。還花開敷。既長大已。教令習學。書算印法。及以券記。分別財物。相諸衣服。珍寶好醢。并令分別。木之善惡。龜鳥優劣。童男童女。貴賤等。相此之八種。並令隨習。而得通利。既了。復能轉教他人。時彼長者先有三子。並皆嬌嬌。共為遊戲。深著歡樂。所有家業。咸悉廢失。時彼長者以手支頰。憂憤而住。三子見已。問其父曰。

何故懷愁支頰而住。長者告曰。汝今知不。我於往昔。曾金十萬兩。乃取妻。至於今日。以自存活。汝今各已娶妻。耽著歡樂。所有家業。悉皆散盡。我身死後。何由存濟。如斯之事。曾不籌量。時彼長者第一之子。於其耳上。先有寶珠。以為耳環。即便脫下。便取其木飾之為環。自立誓言。若我不能治生。得利十萬兩金。終不著斯寶珠環也。其第二子。亦復脫其耳環。寶珠。即取赤銅。飾以為環。其第三子。復脫耳環。取於鉛錫。飾以為環。如是三子。捨耳環已。然第一子。先名安樂。由此因緣。世號木環。其第二子。先名守德。世號銅環。其第三子。先名歡喜。世號鉛環。各取貨物。涉海貿易。是時長者。對以小子。名為。而白父言。我今亦欲度海貿易。長者告曰。汝今幼小。不堪涉海。可於市肆之中。專且檢校。小子爾時。即依父命。在舖而住。後諸子等。從海而還。多獲財寶。安樂而至。既至。疲息。而白父曰。我之財。願父觀察。爾時其父。取彼三子所得之物。一一各有十萬金。其最小子。亦至父所。頂禮足。白父言曰。我於市肆之中。所得財物。亦願觀察。父告子曰。汝不遠涉海。為求覓。所得之物。何足觀。子又白言。我雖在近。願父察。為檢校。父隨子意。遂觀小子所有財貨。凡有輕貨。皆無算。其本利。遂倍諸子。自在長者。既見是已。甚大歡喜。稱其本心。不勝欣慶。作是念曰。今我小子。有大福。曾不遠行。而能獲此。如許財寶。後於異時。自在長者。忽然染疾。

因斯念。我若亡。復無諸子。等必當分析。我今應當預量方便。告諸子曰。汝等兄弟。可將柴來。子聞父命。各執取柴。運成大積。父便告曰。可共燒之。其火既盛。父告子曰。汝等可共分此火。柴。咸令相去。彼諸子等。即依父命。就分柴火。於是彼火。被分還滅。父告子曰。汝見此不。咸言已見。長者於是說伽他曰。衆火相因成光焰。若其分散光便滅。兄弟同居亦如此。若難分析還當滅。爾時長者。說是伽他。復告子曰。汝等當知。我投之後。不應取汝妻子之語。說伽他曰。若用妻語家便破。醒人聞叫必心懼。破家皆猶於惡臣。由多貪故斷恩愛。爾時長者。說是語已。令餘三子。並出門外。留太子住。而告之曰。我之死後。最小之子。常當共居。莫有離別。所有財物。皆可要之。此之小子。不得違棄。所以然者。此之小子。是大福德之人。說此語已。說伽他曰。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有命咸歸死。說此頌已。遂便命終。長者諸子。既飾葬具。以五色綵綰。間錯其與。及以種種香花。而為供養。送至尸林。既到林已。以火焚之。還至家中。修其孝行。共相謂曰。父之在日。所有衣食。皆由父力。得自存活。父今已死。應當勤力。各求財物。以家資貨。並將出。其小弟曰。兄若出外。求財。我亦須去。其大兄曰。汝既欲行。不須遠去。可於當處。貨賣而住。我等歸入遠方貿易。作此語已。分散而去。各將財

物遠方與具其最小弟於家而住所有家業一切皆知兄既出行，妻子並在，遂令婢使於小廊處求索所須飲食之具，是時有多商客，於小廊處圍坐而住，盛不盡進，衆散之後，方乃得見，雖此清時，其體甚怪，實其婢，其婢報曰：爲多商客圍坐，住此清時，不能早見，子時長嫂娶其叔曰：此之婢子乃作家主，我等諸人豈得安穩，告婢曰：汝令當拜商客，散後復從後索物，其婢即去，應時往彼索物，尋便適得，即來其所，便生與賣，餘婢亦往索物，並進衆集，物不時得，爲此來運，大家怪實，是諸婢等問前婢曰：汝往取物，何爲遲來，我之取物，彼此淹滯，彼婢答曰：我之取物，皆及此時，爲此早來，汝之往彼，皆不及時，緣此遲晚，是諸婢等，遂共前婢，同往取物，應時即得，其二嫂等，共問婢曰：汝先取物，皆淹滯，何故此時而便來疾，其婢答曰：今我當顧大嫂長壽無病，由隨大嫂之婦，往彼取物，應時即得其二嫂等，聞此語已，復生嫌恨，便作是念，今此婢子面知家業，豈得好耶，後於異時，兄弟三人並到會，遂涉諸國，從海面歸，多得財寶，既到家已，是時大兄問其婦曰：小弟於後，汝檢家業，供給所須，並可意不，其婦答曰：小叔於我，至極存意，猶如親兄及己之子，其二三弟各問婦曰：我之小叔，如何供給於汝，彼婦各報夫曰：下賤婢子而知名長，豈得樂耶，彼夫便作是念，凡是婦人，皆有亂亂能令兄弟有愛別離，後於異時，彼之小叔，聞於鄰戶，繼之厚，聞訖，即有大兄之子，來

至庫所，其叔遂以手服，而以與之，其二嫂見之，得物，各遺其子而往索之，其後到，其庫已閉，更於餘庫，別出魚及，叔見子來，即以此衣，而以與之，此諸子等，各著而去，還至本房，其母見已，告其夫曰：汝今見不，大怕之子，便得好衣，我子從索，乃得魚，是時其夫便作是念，大兄之子，必應及問鄰戶，取庫，我之子等，應及餘庫，復於異時，彼之小叔，附石室庫，其大兄子來至庫所，其叔見已，以一囊石寶，持以與之，二三嫂等見已，即遣其子，往取石寶，其子到已，其庫已閉，由庫力故，而不得食，退開沙糖之庫，其叔見已，遂與沙糖而去，是諸嫂等見此事已，告其夫曰：汝今見不，他子乃得石寶，我之愛子，遂得沙糖，其婦如是再三離刺不已，其二三弟便欲分財，遂共平論，有一言曰：我等若不即分取物者，所有財物，必當散失，宜即分之，有一復言，此亦未可，應喚大兄，復有說言，此亦未可，即分，應共平，若爲分之，共在家物及外莊田，以爲一分，其庫藏物及與具之物，以爲一分，國滿以爲一分，若大兄取其莊田在家之物，我等當取庫藏并與具之物，足得存活，若兄取庫藏物及與具之物，我等當取莊田并在家物，亦得養活，蓋子，其國滿一人，我分取，若自治國，共養，往至兄處而告兄曰：我等今者若不分析，皆不存活，兄報之曰：家業破散，皆由於婦，汝今應可極善思之，其弟答言：我等二人已深觀察，悉知應當分析，兄報之曰：若如此者，應當集取善斷事人，其

弟答曰：我已善分，分數已定，何須更喚善斷事人，以其所有，分爲三分，在家之物，及以莊田爲一分，庫藏之物，并與具物，分爲第二分，國滿以爲第三分，其兄報曰：何故但爲三分，其國滿最無分事，二弟答曰：國滿既分，子，如何有分，然我已於家業之數，以爲一分，兄若愛之，任兄分取，時兄思念，我父臨終，有如是語，應當守護，勿違棄之，實財之物，向容棄捨，此之小叔，汝應當收，作是念已，即便報曰：如汝所言，我今當收取國滿，既分物已，其分得宅者，即住家中，應出其嫂，汝今速去，勿入我家，其嫂問曰：何因如此，其叔報曰：我今分得，庫藏及與具者，還至其庫，而作是言，國滿汝出，勿復更來，國滿問曰：何故得然，其兄答言：我已分得，時彼大嫂與其國滿，相隨而出，往觀聖家，時諸兒子，思氣嗜泣，其嫂告國滿曰：兒氣嗜泣，可與小食，國滿報曰：可與我錢，嫂曰：仁以金，金隨時與易，豈容兒子無小食，錢國滿答曰：我豈先知，遣此分數，家業破散，若我預知者，無量金，盡舉餘處，女人之性，多於衣角，結以惡錢，是時大嫂即以衣裏至錢，解付其叔，令買飲食，叔得錢已，即往街巷，以求飲食，遂逢一人，負新將買其所賣，乃是海中浮木牛頭樹，其買本者，時屬嚴寒，飢寒而往，國滿見已，遂問之曰：汝今何故知斯樹，其人答曰：我今不知，所以然也，舉此新所以然，國滿善識諸木，遂即看之，乃見東中有牛頭樹，即便問曰：汝今買本，須得幾錢，彼人答

曰：須得五百圓滿報曰：我當與汝五百之錢。  
作是語已，遂於乘車，抽取枋檀，往至市里，截  
為四分，無木之末，實得千錢，將其五百，以付  
新王，令其致謝至禮之處，乃遣報言：圓滿令  
意其人將謝，至其嫂所，而告之曰：圓滿使我  
感此新來，其嫂見已，便即迎詢，作如是語。  
彼之圓滿：一何恍惚，財物既被分散，智慧因  
何亦無，遂求藥食，乃益生新，亦復無物可  
報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  
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 制譯

爾時輪波迦國王，乃息熱病，極重迷悶，有  
醫人處方，宜用牛頭枋檀末，磨身，動大臣等，  
遂為求覓牛頭枋檀，彼大臣等到圓滿處，而  
問之曰：今須牛頭枋檀，汝今有不，圓滿答  
曰：我今少有，問曰：可須幾錢，答曰：須得千  
錢，時彼大臣既與錢已，得少檀末，將至王所，  
研細王身，碎得除愈，爾時彼王作如是念：若  
王腹中，無牛頭枋檀，豈是王耶，即問大臣  
曰：汝所將來枋檀之木，何處得耶，大臣答曰：  
於圓滿處得，時王即遣喚圓滿來，使者往彼  
問告之曰：王今喚汝圓滿來，何故見喚，豈  
非因此枋檀之木，而喚我耶，即持三段枋檀，  
置著懷中，一段手持而去，王既見已，而問之

曰：圓滿汝今有此枋檀木耶，圓滿即便以木  
示之王，問此木可直幾錢，答曰：此木價值一  
億兩金，王復問：汝更有不同枋檀否，我今  
更有乃持三段，以出示王，時王即便告大臣  
言：可與圓滿四億兩金，圓滿曰：王，其三段者，  
取王價值，以其一段，將奉王，其王即與三  
億兩金，而告之曰：我今於汝，甚大歡喜，汝今  
於我欲求何願，時悉當與，圓滿答曰：王若歡  
喜與我願者，願住王國，不被欺時，時王即便  
告大臣曰：自今已後，事可制約諸王子等，  
不應制約此之圓滿，圓滿辭王出已，時彼城  
中，有諸商人，聞有五百商客，從海而來，至輪  
波迦國城，諸商人等共為議曰：此商客至，  
我等諸人須共交易，不得於中獨為貨買，其  
中商人報曰：圓滿亦須喚喚，亦有貨曰：圓滿  
今者貨價無物，何須喚耶

爾時圓滿出城遊行，聞有五百商客，從海而  
來，安隱至此，聞已，即便往商客處，問曰：汝等  
今者將何貨來，彼客答曰：我今所將如是如  
是等物，今並在此，圓滿報曰：若于等物，其價  
如何，商客答曰：商主，汝今何須更問此之  
價值，應自知之，圓滿報曰：雖知如此，我今自  
買，不願自為其價，任汝作價，我當買之，彼諸  
商客所有貨物，雖自斷直十八億兩金，圓滿  
報曰：汝今且取三億兩金，物雖屬我，餘欠之  
金，貸了方付，商客許之，即將王處所得三億  
兩金，而以付之，所有財物，即自封印，拾之而  
去，時彼城中諸商人等，遣人往問，有何貨物，  
彼商客曰：我今所有如是如是等物，彼使報

言：如是之物，我等庫藏皆屬圓滿，商客答  
曰：隨汝庫藏物之多少，我今此物，先已賣  
訖，彼使問曰：先賣與誰，商客答曰：賣與圓  
滿，彼使報言：汝與圓滿，應多利直，商客答  
曰：圓滿所留，定價之物，今在我所，我今欲  
欲准彼定物，以為其價，經賣與汝，我今觀汝  
亦不能辦，彼使問曰：於圓滿所，先得何物，商  
客答曰：得三億兩金，彼使答曰：圓滿極微見  
弟之物，作是語已，歸還入城，告商主曰：彼之  
貨物，先已賣訖，商主問曰：彼賣與誰，使者答  
曰：賣與圓滿，商主報言：彼與圓滿，應多得  
物，彼使答曰：圓滿所留，定價之物，准彼定  
物，結實與汝，亦不能辦，商主問曰：圓滿所  
留是何等物，彼使答曰：留三億兩金，商主報  
曰：彼應極微見弟之物，時諸商主使人喚  
之，圓滿來已，而告之曰：我等先共立制，不令  
獨往貨買，要令衆共作價，然後分之，因何  
汝今親違衆制，而獨買之，圓滿答曰：汝共  
立制，因何不報我兄弟耶，汝等應實堅其  
制，非預我事，是時商主不察其理，實而問  
之，微其六十迦利沙波婆，于時圓滿未及輸  
錢，遂喚圓滿於衆中，是時國王遣人伺  
察，見圓滿被瞞日中，因以白王，王勅使  
人喚其商主，并圓滿至，而問之曰：汝今何  
故以其國滿，瞞於日中，彼商主曰：大王當知，  
商主立制，要共交易，不許獨買，今有圓滿以  
違衆制，是故瞞之，圓滿白言：大王請問商主  
立制之日，報我知不，并喚兄不，商主答言：  
不報，王告諸人圓滿善說，遂放而去，乃至

爾時輪波勒王須請貨物。喚商主等。而語之。我今當須如是如是等物。汝今與我。彼商主曰。大王所須。國滿處有王。吾國滿我先有。願共安樂。為此今者不從彼索。汝等今者可於國滿處。求買將來。時彼商主。遣人喚國滿。國滿報曰。我不能去。使還報曰。是諸商主。集國滿處。至其門外。時守門者。報曰。諸商主等。並集門外。爾欲相見。國滿高慢。數日方出。商主見已。而告之曰。大商主。我今欲求如是如是等物。奉彼本位。可以與我。國滿報曰。我是商主。本為求利。若依本位。豈是商主。彼人答曰。大商主。我今當與一倍之利。可以與我。國滿念言。此諸商客。並來至此。應當收買。已得倍價。應可與之。作此念已。尋即與之。於貨物中。但賣十五銀兩金之物。以還餘價。自外之物。留在庫中。作是思念。猶如星鳥。盡能盡賣。當入大海。已求珍寶。爾時商主。國滿即便遣人。詣輪波勒城。嚴鼓集眾。而唱是言。汝等城中諸商人等。今者當知。國滿商主。欲往大海。以求珍寶。誰欲去者。共國滿去。所往之處。不須只道津濟之處。不須便道。得渡大海。諸樂去者。入海之物。可將來此。如是唱已。五百商人。入海。物並將來。時彼國滿商主。共諸商人。發吉祥願已。五百商人。圍遶國滿。而入大海。多獲財寶。安隱而還。如是六度入海。皆悉安隱。名稱遶國。乃至有難。伐有諸商人。許多貨物。乘入輪波勒城。既止息已。往國滿處。而白之言。商主。我等亦欲入於大海。答曰。汝等曾聞六度入海。得安穩。豈可入不。諸人報曰。我等遠來。仰託仁者。安隱入海。仁者不。我輩敢。時彼國滿。聞此語已。而作是念。我今雖不求物。為利故。願當入海。作是念已。即與商人。共入大海。彼諸商人。晝夜常隨。遍挖南嶺。上座。羅尼。羅尼之。乘錢。經等。以抄書。清。而。國滿。已。而。問。曰。汝等。能。飲。諸。商。主。曰。此。非。飲。國滿。問曰。是何。商。人。報曰。是。佛。所。說。國滿。先。求。會。問。有。佛。法。名。今日。得。聞。身。毛。皆。豎。生。信心。即。問。商。人。何。者。是。佛。答。言。有。沙。門。無。答。應。從。釋。迦。種。樹。除。惡。業。被。著。契。正。信。出。家。相。棄。國。邑。處。於。山。林。得。成。無。上。正。等。菩提。此。名。為。佛。檀。問。彼。曰。佛。於。今。者。住。在。何。處。答。曰。今。在。富。羅。伐。城。邊。多。林。給。孤。獨。園。國滿。聞。已。願。念。在。心。與。諸。商。人。安。隱。而。還。時。兄。安。樂。作。是。思念。我。弟。國滿。涉。海。勞。苦。可。為。取。美。作。是。念。已。而。升。之。曰。汝。今。意。樂。豪。富。長。者。商。主。之。家。誰。之。子。女。我。於。今。者。為。汝。轉。之。國滿。答。言。我。今。不。樂。取。其。妻。也。願。兄。聽。我。出。家。其。兄。報。曰。我。曾。貧。乏。何。不。出。家。今。聽。財。寶。豐。欲。出。家。國滿。答。曰。貧。乏。之。時。不。可。出。家。今。有。財。物。應。可。出。家。其。兄。知。彼。發。心。決定。便。許。許。定。聽。汝。出。家。便。答。兄。言。入。大海。者。多。有。險。難。多。難。憂。惱。入。者。極。多。遇。者。極。少。必定。不。應。更。入。大海。我。所。得。者。衆。多。財。寶。皆。由。福。力。亦。不。厭。厭。其。二。三。兄。所。得。財。物。皆。不。消。停。若。我。出。後。兄。二。弟。等。共。兄。同。住。必。勿。應。許。如。是。言。已。將。一。侍。者。即。往。富。羅。伐。城。至。一。林。中。於。彼。而。住。遣。使。往。報。給。孤。獨。園。人。者。國滿。商。主。今。在。林。中。欲。得。相。見。長。者。聞。已。作。是。思。惟。國滿。商。主。涉。海。勞。苦。今。既。陸。路。來。此。同。使。者。曰。國滿。今。者。將。幾。許。物。來。使。者。報。言。唯。我。為。侍。無。所。將來。時。彼。長。者。復。作。是。念。此。是。大。羅。德。人。不。應。聽。爾。入。城。當。以。象。馬。供。養。而。迎。取。之。作。是。念。已。即。將。象。馬。迎。至。家。中。香。水。沐浴。設。諸。飲。食。餅。食。既。竟。長。者。問。商。主。今。者。何。故。得。來。國滿。答。曰。長。者。我。今。欲。於。如。來。善。說。法。律。之。中。出。家。受。戒。而。為。沙。門。時。彼。長。者。端。身。舒。手。敬。言。甚。奇。希。有。佛。法。僧。寶。出。現。世。間。仁。能。出。家。復。為。希。有。多。饒。財。寶。眷。屬。廣。大。捨。而。出。家。更。為。希。有。時。彼。長。者。即。共。商。主。親。往。佛。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婆。伽。來。會。說。法。見。給。孤。獨。長。者。將。國滿。商。主。來。詣。佛。所。見。已。告。諸。婆。伽。此。給。孤。獨。長。者。將。無。價。寶。以。奉。於。我。於。佛。法。中。度。來。生。寶。無。過。此。也。給。孤。獨。長。者。與。國滿。商。主。頂。禮。世。尊。足。已。退。坐。一。面。而。白。佛。言。此。是。國滿。商。主。樂。欲。善。說。法。中。出。家。得。受。近。圓。戒。婆。伽。性。唯。願。世。尊。令。其。出。家。受。於。學。處。世。尊。爾。時。默。然。許。之。是。時。世。尊。告。國滿。商。主。善。來。慈。割。汝。應。修。行。梵。行。世。尊。言。已。國滿。即。時。觀。髮。自。落。猶。如。七。日。先。剃。髮。者。僧。伽。低。衣。自然。著。身。執。持。鉢。鉢。威。儀。具。足。如。百。歲。老。耄。無。異。爾。時。世。尊。而。說。頌。曰。世。尊。命。善。來。髮。落。衣。鉢。具。諸。根。成。寂。定。隨。念。意。皆。成。爾。時。具。壽。國滿。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唯願世尊，爲我善說法要，令我從佛聞其法要，使我獨住於寂靜處，不復放逸。一心靜修，得安隱住，是故我今捨除家室，正信出家，剃除鬚髮，披掛袈裟，修其梵行，於現法中，證得通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作是語已，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請，得聞法要，乃至不受後有，是故圓滿汝當證得。善思之。我爲汝說，既有眼識了知於色，可愛光彩，是悅意事，與欲相應，令人愛著，如是諸欲，甚難見已，便起樂欲，讚歎愛著，由此便生喜愛之心，有喜愛已，即起貪心，由貪心故，與欲和合，由喜貪相應，故遠離涅槃，圓滿既有耳識，了知於聲，鼻識知香，舌識知味，身識知觸，心識知法，可愛光彩，廣說如上，乃至遠離涅槃，圓滿，有眼了知於色，可愛光彩，是悅意事等，如前說者，能不樂著，即近涅槃，此要略法，我爲汝說，汝今意樂欲何所住，圓滿答曰：我今聞佛要略法義，樂欲於彼輪那鉢羅得伽而住，佛告圓滿，住彼國人，多懷惡見，無信，無慈，無悲，若彼人等於汝，惡見，惡見，處於衆人中，隨聲誹謗，如此之事，汝意云何，圓滿答曰：若彼罵時，乃至誹謗，我當作如是意，將彼人等，並爲賢善，不以杖木瓦石擊打，而打於我，佛告圓滿，彼國人等，極其惡見，惡見，惡見，惡見，若當以木石等而打汝者，於意云何，圓滿答曰：世尊，若彼國人，以木石等來打我時，當作是全，彼國人等，極大賢善，不以刀劍而害於我，佛復告圓滿曰：其國人等，極其惡見，惡見，惡見，惡見，

是若以刀劍木石而害汝者，汝意云何，圓滿答曰：我當作如是意，彼諸人等，極大賢善，雖以刀劍而害於我，不斷我命，佛復告圓滿曰：其國人等，極其惡見，惡見，惡見，惡見，若當汝命，意復如何，圓滿答曰：彼人若斷我命時，當如是念，有佛聲聞弟子，向解脫身受樂苦惱，心懷怖畏，以其刀等，及以方便，而自斷命，彼國之人，能斷我命，極爲賢善，乃能令我離此穢身，自不勞苦，爾時佛告圓滿，善哉善哉，汝今乃能成就慈樂柔和忍順，得往彼國，應當往彼，汝當度苦，亦應度他，汝當得解脫，亦應解脫於人，汝當得安隱，應亦安隱於人，當得涅槃，應令他得涅槃，然其善圓滿聞佛說已，甚大歡喜，禮佛而去。

爾時具壽圓滿於近多林，給孤獨園，止宿而住，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飯食訖，攝持鉢具，捨之而去，執持衣鉢，往詣輪那鉢羅得伽國人，問遊行至於城外，而便止宿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進一餐，手持弓箭，而欲出城，遊行遊獵，見圓滿已，作如是言：我今欲遊行遊獵，見沙門，甚不吉祥，便即張弓，向圓滿急行欲射圓滿，見已，即便棄衣，開示其腹，而報之言：賢首可射其腹，即說偈曰：

飛鳥在空中處，爲求飲食被羅網，  
諸有明眼執刀劍，共相斬伐致滅亡，  
彼鬼飢渴苦所逼，求食鐵丸及洋銅，  
我從久遠由此腹，爲許輪迴受苦，  
時彼獵師作如是念，此出家人，修習忍辱，今已成就，我豈常若此人耶，即生信心，于時具壽圓滿爲說妙法，遂令離依三寶，受五學處，當此之時，別有五百男子，爲等波索迦，五百女人，爲摩訶沙彌，於彼城中，造五百屋阿羅漢，并給無量床木大小臥具，圓滿即於彼住，三月夏安居，三月滿已，於此身中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擲空，刀劍皆墮，愛憎平等，觀念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乃至異時，大兄木耳環婆羅門，先有弟兩人，受用資財，並皆散盡，時彼二弟，詣兄白曰：彼無相者，真是寡廉，今於我家，已出離去，我等兄弟，宜復同居而合而住，時木耳環問其弟曰：誰是無相，二弟答曰：彼圓滿是，兄又報曰：此是勝德，如何無相，然於我家，是勝相出，非是寡廉無相也，于時二弟復白兄曰：從彼圓滿有相無相，今既去已，我但和合，一處而住，兄又報曰：汝所獲財，悉皆非法，我所得財，並是如法，然我不共汝等同居，二弟又曰：由彼婢子入於大海，往來經求，獲得財寶，皆將與兄，兄得他財，遂生瞋怒，嗔辱我等，兄有何力，能入大海求覓珍財，兄聞弟語，便生慚悔，復作是念：我今更去入大海中，即乘大船，往趣寶所，暴風卒至，飄其船，到一洲所，於其山上，皆是牛頭樹，時諸商人更相謂曰：我等昔聞牛頭樹，今始得見，是妙水精，大自在藥，又之所守護，于時藥又不仁，仁可齋心

金須斬伐時以五百具斧。一時所斫時有  
 暴又名曰作事見商人等以將羅芳斬伐其  
 林時被見已即往大自在處又處報言神主  
 樹林中有五百人斬伐其樹仁可知之時  
 大羅又來事了已遂懷忿怒以其神力放大  
 猛風身亦隨去至彼洲所于時船師見其風  
 至舟船人曰若等當知昔聞黑風今此風  
 是實難遭遇須作思惟善為方便彼商人  
 等則已怖懼身毛皆豎各念本所事天而說  
 頌曰

自在水風神 帝釋天仙等  
 龍王羅叉衆 阿素洛等神  
 我今遭此厄 唯願彼諸尊  
 極爲大恐怖 救我此危厄  
 或別求帝釋 或瞻大梵天  
 自在地樹神 諸能救護者  
 我今遭此風 唯願見救護

時被木瑠然而住。不念天神。時商主等而  
 問之曰。我等極遭厄難。苦將逼切。何故默然  
 而住。答曰。我弟昔云。入大海者皆極勞苦  
 多諸過患由貪醉故。入海者多得遇者少。必  
 勿入海。我遂弟語入於大海。今遭此厄。當何  
 所作。諸商人曰。汝弟是何人也。答曰。即圓滿  
 是商人曰。彼圓滿者是大福德之人。汝等  
 當時依彼。時商人等皆一心同聲。南無觀世  
 音。南無彌勒。南無時有天女。先於其壽國  
 滿處。起信敬心。見彼商人齊意迴向。詣圓滿  
 處。到已白言。壽者。仁之大兄。極受苦惱。當  
 存念圓滿開此路已。便生憶念。入如是定。由

定力故。從輪那鉢羅得御。人間毀沒。即至海  
 中。於大兄船橋竿上坐。是時黑風便即過去。  
 如雲迷處之所障蔽。時大自在處又即作是  
 念。昔來所有船船。皆被黑風所溺。破壞滅  
 沒。今此黑風何故却迴。如雲迷處。不能  
 損壞。時彼羅叉處處觀察。遂見具壽圓滿於  
 船橋竿之上。結跏趺坐。坐時又見已便即告曰。  
 壽者。圓滿何故怖我。圓滿報曰。上言我何怖  
 汝。若我不獲諸功德者。必獲我身。空留其  
 名。大自在處又告曰。壽者。此牛頭樹林。  
 我爲金輪王守護圓滿報曰。上言汝意云  
 何。佛與輪王。孰爲尊貴。壽又問曰。壽者。世  
 尊今可出世耶。圓滿答曰。今已出世。壽又報  
 曰。若如是者。船船未滿。當任重載。時彼商人  
 先被恐怖。命將欲盡。今聞此語。忽然蘇息。彼  
 商人等既得安穩。遂於圓滿者起尊重心。  
 其商人等即取牛頭樹。滿船而去。至輪那  
 鉢羅得御。到已。圓滿白兄曰。若遭海難。將  
 其名號。由彼念力。安穩渡者。其所得物。皆合  
 應彼。兄今可取無寶物等。與諸商人。我今以  
 此牛頭樹。爲佛造作樹精舍。彼兄便即  
 取其寶物。分與商人。其牛頭樹。圓滿欲爲  
 佛建立精舍。即召集巧工。不論價直。汝等工  
 匠。爲日取錢五百。爲欲日取牛頭樹。末一  
 塊耶。巧工答曰。我等願欲日取一塊牛頭樹  
 檀香末。不嫌既定。即便起造。不經多日。精  
 舍成就。付工匠已。除樹檀札。及以碎末。相和  
 研已。用檀精舍其圓滿。兄弟互相嫌恨。皆令  
 和順。便作是言。今可奉請如來。及諸弟子。兄

等問曰。圓滿壽者。如來世尊。今有何處。壽  
 者答曰。在重巖伐城。又問。此城爲近遠耶。  
 圓滿答曰。可百餘里。兄等報曰。我等且欲見  
 本國王。壽者不。壽者報曰。任意請問。時彼  
 兄等往至王所。白言。大王。我等今欲請佛及  
 僧。而設供養。願王聽許。助我營辦。王言。隨  
 意當作。助汝辦供。是時圓滿昇高樓上。雙膝  
 著地。遙望近多林園燒香散花。以金瓶水。而  
 作潔淨。遙申拜請。而說頌言

淨或妙智慧 能知壽命者  
 壽無依違 願受我敬請  
 說是頌已。由佛神力。其所散花。合成一蓋。直  
 至近多林所。在虛空中。住佛頂上。其所燒香  
 由佛神力。於虛空中。如雲重合。金瓶注水。由  
 佛神力。如珠琉璃。具壽阿難陀見此神瑞。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此神瑞。必應請佛及  
 諸僧。我今不知從何處來。佛言。阿難陀。從  
 輪波勒城來。又白佛言。彼城去此近遠。佛言。  
 可百餘里。汝往將壽。告諸慈母。明日若能受  
 彼輪波勒城圓滿壽者。當受此壽。阿難陀  
 答言。如是世尊。即便取壽。於佛前而立。以次  
 行之。佛自取壽。及諸長老。悉皆亦受壽已。爾  
 時具壽益杖圓滿長老亦在其中。欲取其壽。  
 時阿難陀爲圓滿而說頌曰

具壽汝當知 今非薩羅主  
 亦非薩連家 及鹿母夫人  
 而散於飲食 從此百餘里  
 輪波勒城 得通者當往  
 汝應默然住

時彼長老圓滿有大智慧，不修神通，而作是念：我雖斷諸煩惱，不修神通，同諸外道所修神通，作是念已，即便發大精進，獲得神通。時阿難陀行詣至第三長老，未受禪頃時，彼長老問：以神通力，引手取簾，而說頌曰：

不以顯說獲神通 亦匪多聞及詞辯

但由寂靜戒慧力 身慧老病亦能離

是時世尊，告諸婆伽曰：此盆杖圓滿，於我甚

覺難聞衆中，最爲上首，能以神通受用，莫過

此也。應可先與，所謂上座盆杖圓滿，因行籌

次，便置六通，是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

宜應告諸婆伽，我先有說，汝等諸婆伽，所作

善事應可覆護，所作惡事，應可發覺。今彼城

中多有諸外道等，是故汝等，應現神通，往詣

彼城，受用諸食，阿難陀白佛言：如是世尊，既

受教已，告諸婆伽，世尊有教，我先令諸婆

伽所有善事，應當覆護，所有惡事，應當發覺，

今彼城中，多諸外道，是故汝等，往彼城內，應

現神通，時彼國王，於其城內，掃除衆穢，以將

檀香水，而以灑地，於寶香爐燒諸妙香，懸諸

幡蓋，散諸色花，周匝莊嚴，則飾其城，於其城

中有十八門，其王有十七子，一一門外，嚴整

供具，王及群臣在於大門列諸騎從，以待世

尊，其十七子，於餘小門，以待世尊，時彼圓滿

木槵，船環亦在門外，乃至佛令慈五授事，以

神通力，先到其舍，何者爲五？一者知其來事，

二者知其持物，三者知其食草，四者知其淨

水，五者知其熱食，王見五人從空而至，問曰：

滿曰：此是世尊，以不圓滿報曰：此是五授事

人，來此授授，所謂知來等，乃至熱食，世尊未

至，先現種種無量神通，諸長老等，亦皆未至，

王復問曰：尊者圓滿，世尊何故未來？答曰：且

令彼授者來，世尊後至，爾時有別勝波索滿

師子虎象及龍牛

或有寶帳及寶山

或有乘雲在空中

以神通力處處空

或有從地面而出

或滿空中默然坐

爾時世尊，於其戶外洗兩足已，還入本房，敷

設床座，端身正念，端坐而足，是時地，是時

大地六種振動，所謂動運動等運動，乃至靈

通等運動，東南西北，西瀉東瀉，南瀉北瀉，

北瀉南瀉，中瀉邊瀉，邊瀉中瀉，時彼國王問

圓滿曰：尊者此是何相圓滿報曰：此是世尊

於本房中，以足按地，因此大地六種振動，是

時如來放金色光，由此光明照於大地，皆如

鎔金，王復見此希有之相，心生喜悅，問圓滿

曰：尊者，此爲何事，圓滿報曰：此是如來放金

色光，由此大地皆作金色，爾時世尊，既自

調伏，調伏圓滿，既自寂靜，寂靜圓滿，乃至

廣說與五百阿羅漢，往詣彼城，時彼遊

多林中，天女手持摩拘羅樹枝，隨逐世尊，在

於背後以旛拂上

爾時世尊，知彼天女隨觀根性，應隨其所

樂，爲說勝勝法，令彼天女得聞法已，金剛

智杵攪擾二十種薩迦耶見煩惱山嶺，即時

證得預流果，乃至後時，有別異處五百部波

斯迦，遙見世尊，以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

威光晃耀，用莊嚴身，亦如千日光明並照，端

正殊妙，猶如寶山，時彼部波斯迦見世尊已，

甚大歡喜，若有入十二年中勤修禪定，心

生喜悅，隨度來生見佛世尊，心生歡喜，倍勝

於彼，亦如有人無子得子，貧人得寶，凡人

得王，身心歡悅，樂善根者，初見佛時，心生歡

喜，亦倍於彼

爾時世尊，知彼部波斯迦調伏時至，世尊即

於莎彌衆中，敷座而坐，時部波斯迦來詣佛

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知彼隨眠根性重難已，爲彼說四

諦師法，令彼部波斯迦得聞法已，以金剛智

杵，攪擾二十種薩迦耶見煩惱山嶺，即便證

得預流果，見四諦理，時部波斯迦既得果已，

咸作是言：此皆是我世尊威力，令我獲得無

上道果，見應歸理，此之因緣，非我父母，及以

善屬國王大臣，人天沙門，婆羅門等之所能

作，復能令我枯竭血海，摧壞骨山，關閉惡趣，

開其善趣，及涅槃門，建立天人，得超生死，我

等今者歸佛法僧，受五支學，爲部波斯迦，作

是言已，從座而起，向佛合掌，頂禮佛足，白

言：世尊，我等今時修何事業，而爲供養？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持佛髮爪，與部波斯迦，

彼得髮爪，便立掌塔波中，白言：世尊，我當供養

以百枝華，持掌塔波中，白言：世尊，我當供養

此塔，作是言已，便依塔住，時諸人等，皆爲宅

神宗或呼為海狗廟中心柱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奈耶藥事第三

#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奈耶藥事 卷第四

大唐三藏經淨事 制譯

爾時世尊漸復遊行至五百仙人住處。時彼什處果果茂盛。飲食充足。時彼仙人亦不願離一切諸人來者任食。是時世尊。知彼仙人調伏時至。詣彼仙處。到已。以神力故。令彼仙人所有華果悉皆墮落。清泉美流亦皆枯竭。時諸仙衆見是事已。以手掌頰默然愁思。爾時世尊。告諸仙曰。何故愁思而住。衆仙答曰。尊者。由汝兩足勝諸田來。令我什處變相如是。見如斯苦。世尊告曰。仙衆。今者何故所居林樹花果滅盡。汝今欲此花果還復如故耶。仙入曰。我願如故。爾時世尊即攝神力。令彼花果復還茂盛。時諸仙人極懷希有。於世尊所。便生歸信。爾時世尊。知彼仙衆意樂隨順。應說法。五百仙人既聞法已。證不退果。亦得神通。於世尊前。合掌恭敬。白佛言。我等皆願於如來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受具足戒。成茲獨性。修習梵行。是時世尊便作是言。善來善來。可修梵行。作是言已。時彼五百諸仙。隨變自落。裝束著身執持瓶鉢。咸懷齊整。乃至如百歲老翁。而說頌曰

世尊明善來。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隨念悉皆成

時彼諸仙。動靜遠故。乃至證得阿羅漢果。厭離三世。觀金與土平等。無異目。目法界。如見掌中刀割香。無有異。以智慧劍。破生死。三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離才無礙。諸有財利。貪愛俱棄。悉皆捨離。釋梵諸天。咸來讚美。時彼諸仙。本教授師白佛言。世尊。我以仙人形說。應感世人。墮離三惡。我先調伏彼已。然後出家。

爾時世尊。與五百出家仙衆。及與諸婆羅門等。如半月形。咸以神力。騰空而行。漸至忤山。於摩拘羅仙人所住之處。安止已住。時彼仙人。遙見世尊。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種妙好。以白莊嚴。圓光一際。朗逾千日。猶如寶山。端莊周匝。仙人遙見。即於佛所。生歸信心。便作是念。我適下山。圖見世尊。得親近故。然恐如來調伏自人。已。遂即過去。我今事可從山而下。至世尊所。時彼仙人。躡身而下。隨佛常法。終不忘念。見彼仙人。躡身而下。即以神力。接取仙人。爾時世尊。知彼仙人意樂隨順。應說法。彼聞法已。證不退果。成就神通。白言。世尊。願我於善說法中。而作出家。成茲獨性。於如來所。常修梵行。爾時世尊告曰。善來善來。應修梵行。佛說言已。時彼仙人。隨變自落。裝束著身。執持瓶鉢。咸懷齊整。廣說如前。即說頌曰

世尊明善來。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隨念悉皆成

爾時如來。諸悉剎。凡悉剎。於我來中。最為上首。於衆國中。我信解中。亦為上首。所爾著樹皮衣。剎是。于時世尊。與千善剎。而為圍遶。作種種神變。至靈波羅城。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我若從門而入。恐諸門人。生於異念。我應以其神力。從空而入。作是念已。即以神力。從空而下。入靈波羅城中。時彼國王。及具壽國。滿木耳。銅耳。鐵耳。并彼十七王子。各各與其侍從。無量百千人民。皆詣佛所。是時世尊。及諸大眾。前後圍遶。往拘樓蜜宮。殿前。到已。於大眾前。敷座而坐。爾時世尊。入於栴檀殿。是時大眾。不見如來。遂欲毀栴檀殿。于時世尊。思念斯事。此殿被毀。令斯施主。福德衰減。我今應以神通之力。變為水精。是時此殿。內外明徹。咸見如來。如彼衆人。意樂隨順。性行應機說法。彼等聞已。無量百千有情。證大殊勝。或有生解脫善根分。或有入智忍分。或有證預流果。一來不還。阿羅漢果者。或有發覺聞菩提心。或有發願覺菩提心。或有發無上正等覺心。彼諸有情。於如來處。一心恭敬。樂聽正法。茲制偈而為上首。默然而住。爾時木耳。鐵耳。等兄弟三人。種種贊歎。嚴設座已。遣使告佛。時今將至。飯食已辦。唯願世尊。知時早赴。爾時於大海中。有二龍王。一名黑龍王。二名白龍王。便作是念。世尊。今於靈波羅城。演說妙法。我今速往。聞佛說法。是時龍王。各與五百眷屬俱。以龍威力。化現五百流河。共趣靈波羅城。于時如來。便作是念。此二龍王。若至

盡放羅城者，令此國境盡皆沒壞，是時世尊告目連曰：汝先念食，何以故？目連當知，有五種念應為先食，何等為五？一者從遠方來，二者欲遠還處，三者有病之人，四者為看病人，五者授事之人，以此緣故，令汝先食，世尊爾時先與目連食已，速往羅王之處，到已告羅王曰：汝當愛念羅城羅城，莫令毀壞，羅王曰：我等以善心來，不擬損害羅城之子，況欲傷害羅城及有情等，爾時羅王來至佛所，世尊告羅王曰：應如是說，彼聞法已，歸佛法僧受五支學處。

爾時世尊，授歸戒已，方赴食處，時羅王等來，得佛食，各自心念：唯願世尊，先受我食，先受我水，世尊念曰：我若受一龍水，餘龍無限，應為方便，即喚目連，而告之曰：今者五百龍王，各施我水，不可一一別受，汝可持鉢於水上，取一鉢將來，目連受命，即往取水將來，持以奉佛，佛即受取，而為飲之，具壽目連作如是念：世尊先說父母於子，能作難作，乳哺養育，教誨種種，應酬諸事，假使有人，一肩擔父，一肩擔母，至滿百年，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將大地珍寶玩飾之物，以奉父母，猶不能報，不為難事，若父母不信佛法僧，漸漸教令信佛法僧，乃為報恩，若父母先無戒行，漸漸教令持戒，若父母無信，能令持信，若無智慧，能令智慧，如此之事，乃名報恩，是時目連作是念：已復更思念，如前佛說，我未曾作，即入定觀，察先亡之母，生於何處，即以天眼見其亡母生羅刹支世界，見已思念，應速往彼，以法教

化，復自思念：唯佛能為，餘無得者，作是念已，往世尊所，白佛言：世尊，父母於子，難作難報，我之慈母，現生羅刹支世界，更無餘人能往彼界為教化者，唯願世尊為救濟，世尊報曰：以離神力，而往彼界，目連答曰：唯願大悲加被於我，以我神力，共供世尊，往彼世界，於是大目乾連，以已神力，與佛世尊，移其足，踏一世界，一迷處山，如是威力，經七日中，方到彼界，母見目連從遠而來，母云：經爾許時，不見於汝，如何得來，時羅刹支世界人聞斯語，已悉相告曰：此女少年，云何子老目連報曰：此女實我，是我生母。

爾時世尊，知目連母慈愛，隨順性，即便為說四具歸理，令得悟解，彼女聞已，得法見法，隨預流果，以金剛智杵，摧滅二十種迦耶山，破有身見，由見歸理，悉皆破滅，即說三種因緣，世尊利益於我，此之利為，非是父母國王天神眷屬，亦非沙門婆羅門之所能辦，是佛所作，能滿血海，破壞雪山，關閉惡趣門，開示涅槃路，建立人天樂，即說頌曰：

世尊威力故 關閉惡趣道  
惡道多留難 開示涅槃門  
世尊除過失 能令生惡眼  
遠及清淨源 越越苦海岸  
世尊天人師 普除老病死  
百千世難遇 今遇難新果

說是頌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導波斯迦乃至命在以來，我常歸依，今欲供養佛及目連。

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時彼女人奉獻佛食，佛遣目連受彼女人種種飲食，食已收衣鉢洗足已，端身而坐，時彼女人取小坐具，就佛而坐，為說法故，爾時世尊，即為說法，佛令目連取鉢而洗，既洗鉢已，佛告目連：當還本土，目連白佛言：以離神足，而還本土，佛告目連曰：以我神力，作是言已，便至迦多林下，目連白佛言：今已至迦多林，甚為希有，世尊，今此神通，其名云何？佛言：名為遠念神通，目連白佛言：我不解諸佛甚深境界，我若先知，如斯甚深境界，如一一油麻中，我皆教化，令得無上正遍知道，我今已取阿羅漢果，燒滅煩惱，不能得此大善提行，時迦多林諸苾芻，來或悉生疑，白佛言：圓滿諸苾芻，先種何業，速證阿羅漢果，復種何業，而生貪家，種種何業，而於縛中，生種種何業，斷諸煩惱，體無生果，佛告諸苾芻：圓滿苾芻，積習作業，得道資糧，遍緣如是，漂流中住，得決定覺，圓滿苾芻，自積習業，自獲其果，非自作業，令增界受，非火水風界受，但身果自受，亦非盡界六入界受，作業成熟，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佛告諸苾芻：於往昔時，此寶劫中，人壽二萬歲時，當爾之時，迦婆波佛出興於世，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阿伽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住波羅克新城，是時目連於彼教中，而為出家，具解三藏，為諸苾芻，次檢校事業，後乃次至一阿羅漢，知酒博事。

彼便清淨，既清淨已，須被風吹塵穢汚其地。時彼阿羅漢作是念：今且待風息。然後更掃阿羅漢三藏見地，應以爲不掃。發廣慈心，應口罵辱。今此掃地，當何時見時，彼羅漢乃聞此言，作是念：彼正廣我，未可即見，且應默然。後陳此事，彼嘆息已。彼阿羅漢即往阿羅漢三藏所，而告之曰：汝今讀我是何等人，阿羅漢曰：知汝於迦羅波佛敎中出家，我亦出家，羅漢告曰：雖同出家出家之業，我已作了，汝得脫轉，汝猶被縛，汝口業不善，速則悔過，令解清淨。阿羅漢三藏聞便說悔，由先過咎，應於地獄，得人身從轉願生，以說悔故，減地獄罪，五百生中，常處轉願，今是最後身轉願所生，由是緣故，宿緣習業生貴家，勤知僧事，讀誦智慧，善巧盡界入因緣，非虛由此業故，於我敎中，而爲出家，斷諸煩惱，置阿羅漢果，佛告諸惡習轉願業者，得純黑報，純白業者，得純白報，黑白業者，得黑白業報，是故及制純黑業者，應當捨離，純白業者，應當勤修，世尊說是語已，諸惡習等信受奉行。

世尊我今如何在此，付不隨喜，此爲不善，我等亦應於世尊所作諸供養，作是念已，即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尊爲此二龍，如法教示，二龍聞已，歸依佛法僧，受淨戒，既受戒已，身及受用之物，皆自增進，其二龍王，後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世尊所，歸依佛法僧，身及受用之物，皆自增進，願許我等移居大海，世尊告曰：汝等當依國王城邑之所居止，今若徙去，則闕國王，然後可去，二龍聞已，便作是議：世尊許我入大海者，不應令我同彼國王，作是議已，便住不去，時二龍王既住不去，常作是行，若於晝時，來世尊所作居士形，若夜來時，變爲天身，將諸宮殿，隨身而行，禮佛供養，爾時頻見梵王，以利利權資高我，慢常作是行，若欲詣佛所，便令左右侍臣，先往佛所，告令諸人，若見王來，起立恭敬，侍臣即往佛所，宣王，告命，見二居士端坐，如故，使者見已，便作是念：此二居士，依止國王而住，若見王來，豈能不起恭敬，使者還曰：王曰：大王，彼有二居士，在王境內之所居止，今在佛前而坐，王既念言：彼見我不起恭敬，耶我今當往，王即往至佛所，時彼二龍，遙見王來，白佛言：世尊，彼王今來，我等可恭敬彼王，爲敬法耶，世尊告曰：龍王，恭敬於法，一切諸佛皆恭敬法，諸佛供養皆恭敬法，而說頌曰：

過去諸如來 及於未來者  
現在諸佛等 能除多煩惱  
現行虛空中 當行虛空者

彼諸王等，咸皆不隨喜，諸欲利養者，及樂著德人，應悉生尊重，常念於佛敎，時彼二龍聞此言已，便坐不起，時頻見過羅，即生瞋恨，白佛言：願示正法，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瞋恨無清淨 忿怒或在心  
瞋佛所說法 不能得了知  
斷諸瞋恨心 除去不淨願  
若無毒害者 即堪知正法

爾時頻見梵王聞佛頌已，而作是念：緣此二居士故，世尊不爲我說法，作是念已，禮佛而還，既出門外，告侍臣曰：此二居士若辭佛已，汝可語云：不須住我國境，時二居士禮佛雙足辭佛而去，乃見王臣具陳王意，居士答曰：今彼王命，不住王境，時二居士共作是念：我等常願入於大海，今得王語，甚道我願，時龍居士以龍威力，遂作瀑流，溢於小坑，及大小江河，因入大海，其二龍王既至大海，身遂長大，多諸眷屬，後於異時，爲龍王入海王會，城中五百諸澤，流泉涌出，破湖池沼，漸見枯涸，所降雲雨，不依時節，百穀蕭條，皆不茂盛，日見饑饉，諸惡習等乞食難得，時頻見梵王見是事已，便作是念：此王舍城中，先有二龍王，在境而住，以威德故，泉池破澤，悉皆充溢，風雨以時，百穀豐熟，今者云何，諸泉池等忽斷枯涸，風雲雨澤不依時節，百穀不登，國內饑饉，諸惡習等乞食難得，勿此二龍爲金翅鳥之所啄食，或復自死，或爲長

王曰：「王今當知被二龍王見在，不死，亦不爲金翅鳥之所吸。」亦不爲長喙鳥而捉將去。亦不怕懼逃走餘處。由王遷移，王言：「世尊，我曾不憶見此龍王，何況遷移無言？」王今憶之，令汝省覺。大王，汝今憶不謬二居士，於我說法會中，汝曾驅遣令出汝國。王言：「我省此事。」世尊告曰：「此是山妙二大龍王。王言：「世尊，此二龍王今何所在？」

損滅，佛言：大王，當自悔過，王及國人，後不損滅，王言：彼在大海，如何得斷？佛言：彼二龍王，每於月八日，作居士形，常來禮我，彼若來時，我當理相，令汝自證，汝當悔謝，王曰：我爲頂禮，彼足爲不禮耶？佛言：但唯引手，唱言：龍王，當忍，王聞佛言，事待此日，竊龍王來，後二龍王，作居士形，來至佛所，王尋後至，如來爾時方便現相，須臾，龍王即便引手，告二龍曰：爾當忍，還來此住，二龍答曰：大王，應知，我於世尊所，歸依受戒，從此已來，身及受用之物，其皆增長，今若還來此處，揭陀城，無有住處，今雖國人，稱有損滅，後當安隱，王曰：如何？後不損滅，二龍答曰：王當爲我作二宮殿，每六月滿，以種種供具，而常供養，我當留諸眷屬住此，常相禮讚，供養之日，我身自來，其影勝王，聞此語已，爲此二龍，便立宮殿，時二龍王，留其眷屬，常在中住，供養時至。

彼二龍王常來受供。後於異時。彼龍王等。屬並生驕慢。惡龍得便。遂降雨雹。時王舍城中有一婆羅門。於雨雹咒術之中。最為通達。每占雲霧將欲起時。即便除滅。王舍城人所得獲利。皆悉分與時雨天主。爾。復有一婆羅門。雨雹咒術之中。亦為最上。彼聞北天竺國。波利迦城有王名曰迦軍。正化理閭於其城中。有孫陀羅龍王宮。其龍威力勇猛無比。我當往彼降伏。時咒術師漸次前行。至王舍城咒師之宅。見空中雲起。似將降雹。舊住咒師不能止得。但迴遶來去。客咒術師同舊住咒師妻曰。賢女。汝夫咒師何故迴遶出入。女人報曰。善男子。毫髮甚驚。不能止得。客咒師答曰。汝夫教師若不止得。我當為止。彼奏報曰。其妻其客咒師即取少水。咒術盡空。其雲即散。時王舍城中婆羅門居士等見此事已。甚生希有。皆以財貨。賞發咒師。白咒師曰。王舍城中所住人衆。極生信心。所賞財物。汝皆受取。舊咒師曰。因何以物相贈。衆人答曰。因雲霧散。故來奉貢。舊咒師曰。我不能滅除。總是客咒師能散惡雲。時彼人衆即持財物。詣客咒師所。共白咒師言。汝應止住。我等皆分稅利。供給於仁。客咒師曰。今隨汝意。便住不去。時客咒師即說咒法。禁其惡雲。不復令起。雨雹遂絕。其王舍城。婆羅門居士。皆作是念。我等福力故。風雷雹雨不復再下。我等何為分其稅利。與彼咒師。便即不與。時客咒師即懷怨望。攝其咒法。遁跡而去。於後雨雹遂下。城中人等往問舊咒師曰。彼客咒師。

今何所在。喜呪師報曰：由汝不與其利，今已去矣。諸人咸言：彼若更來，可便報我。呪師曰：爾其客呪師，既漸前行，至勝軍城界，到彼城已，見勝軍王，請教王曰：國王長壽，語已便白王曰：大王當知，王之境內有龍王，名羅陀，雖然彼龍宮中有上妙藥，服者速得其力。爾王視我龍宮，我若得藥，便分與王。王曰：應羅門，被龍極惡，莫相作觸，必害汝。呪師曰：大王當知，我有呪力，假令滿羅部洲皆是羅陀羅龍，我猶伏得不能壞我名字。何況一羅陀羅龍也。大王王之國內，頗有犯罪合死者，不王曰有。呪師曰：可遣此人向彼羅宮，觀我龍處。時勝軍王即喚罪人，令隨呪師，往彼龍宮，觀其龍處。爾時罪人即奉王命，與彼呪師至毒龍宮，遙觀龍處。云彼樹林清涼之處，龍在其中。呪師見已，前至宮中，取其寶藥，盡力將還，至勝軍王所。分與勝軍王，辭王還國。至王舍城時，舊呪師見客呪師到已，即告城中人衆知已，各持供具，而來奉迎。白呪師曰：仁者便可住此，我等咸皆供給。呪師答曰：汝等欺負於我，我今不住。時彼衆人懇懇請住，被見苦留，即便住此。城中諸人爲加封直，時人法爾，愛感藥寶，咸言願過，於自國族，取女爲妻。未久之間，便生一息，名曰小山。復生一女，名爲電光。諸婆羅門共與呪師立號，名爲羅陀龍。妻名寶電，新婦名爲勝輪。立名已，心懷歡悅。時彼呪師便作是念：若其令我敗止其靈，甚成勞勩，不如作法誑誑諸靈，永不令起。作是念已，便設藥術，伏其靈。



爾水令不起時王舍城人來復相議曰我等  
自願力故雷電不降如何分我稅利與彼客  
呪師作是說已即斷供給彼客呪師僱其呪  
法子亦不敬樂著精誠自身亦不動習所有  
藥物皆不嚼嚼悉皆朽壞後於異時欲理其  
術等已忘失呪師先與王舍城人宿懷嫌恨  
伺求其過適於異時諸師問言有何方便而  
得所求稱意之法時彼異師或言入火即得  
或言雲毒或云自隱高巖或云以繩繫懸  
於樹枝彼所說法皆令捨命不遺其法時彼  
呪師漸次前行至竹林精舍見一荖樹白言  
取者有何方便所求稱意荖樹答曰汝可於  
世林所出家呪師報曰令我於彼彼作何事  
荖樹告曰汝可於彼彼修習覺行神思讓  
誦動為學問依教奉行現身即能滅盡煩惱  
若餘殘結未盡身即斷滅心有所求於當來  
世皆得成就呪師報曰善者此亦難為荖  
樹告曰若不能為者復有方便世尊上首荖  
樹之衆汝可延請供養飲食呪師報曰此  
亦難為唯願為我別設方便荖樹告曰汝  
可請四大聲聞盡心供養飲食當即發願  
所求皆得何以故四大聲聞猶如寶瓶若有  
求者皆得隨意呪師答曰此事可為爾時呪  
師即請四大聲聞以飲食供養既供養已即  
便發願我以善根願孫陀羅龍王從其本宮  
即便滅沒令我於彼龍宮受生與王舍事持  
呪師城人見大衆而作相告妻即問夫曰  
仁者作何發願夫即答言我作如是如是發  
願妻曰此願甚善願我當生與君為妻其呪

師之子即白父言我當為子其女白言我當  
為女其子妻言我亦與君為婦其呪師等既  
發願已歸本房中即便睡眠時有五色雲起  
降注大雨浸壞精舍一時崩倒爾時呪師并  
諸家屬一時滅沒以願力故生於龍宮應舊  
住孫陀羅龍王與自解屬六萬國樂而生宮  
中其呪師者因號為孫陀羅龍王其妻名為  
龍法常解生即悟解三種宿事從何捨報  
生於龍宮皆由願力因何發願樂生於此  
為欲損壞王舍城人由斯事故復作惡念  
世間諸生滋盛方可令滅為苗生苦耶爾  
元未生為苦耶若滅滋盛者應其為苦作是  
念已喚諸眷屬總令速往摩揭陀國降淅涼  
雨令生苗稼是諸龍等依命降雨諸苗茂已  
時孫陀羅龍王乃與六萬龍等率至摩揭陀  
國一時降雹大如毘梨勒果摧損南隸注  
迦大雨源流根果悉皆腐盡於時摩揭陀國  
人等各相語言今有此龍乃至稱釋不道  
因此立名號為無稻釋龍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四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五

內攝頌曰  
王城那羅陀 波吒竹住林  
大唐三藏經譯奉 制譯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羯羅伽池竹園中是  
時末生惡太子由被提婆達多種種毀謗而  
受其賄便加殺害瞋法父王自登王位爾時  
此王於如來所欲作種種毀謗之事放一大  
象名為護財及羣馬羣狗令害如來爾時  
王母拿提希既聞斯事即告子言汝於世事  
所勿行輕慢如來恆畏衆生起輕毀行恐佛  
世尊離王舍城此國土中失大利養由世事  
威力故安伽國及摩揭陀國所有衆生增長  
利樂恆生歡喜王聞此語心懷忿怒報其母  
言餘國土中無有如來其國豈當滅沒無有  
衆生其母種種方便遏止亦不違心  
爾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末生惡太子作無量  
罪我曾令此住無根信今未足時我今且  
往室羅伐城作是念已爾時世尊與聲聞衆  
漸次遊行詣室羅伐城到彼城已住迦多林  
給孤獨園時彼諸國王等聞末生惡太子尊  
所欲行輕慢如來懼於斯事離王舍城詣室  
羅伐城今現到彼諸國王等即作念言彼  
小國王父順正法而被殺害由懷不足諸天  
世人共所供養者唯有如來今此惡人更生  
輕毀我等諸國共作種種方便奪其王位  
是諸王等展轉遣使更相報已備四種兵具  
全甲仗所謂象兵馬兵車兵步兵至王舍城  
四方商賈悉被毀壞周營而住是時無稻  
幹龍王復降大雹更加傷損有五百泉池  
自然涸竭天復無雨國中飢饉人亦不安城  
外流水成散毒藥末生惡王大懷劇苦非

人得便起大疾疫，病死滿其，送出城門喪車相及，是時未生怨，情懷無量，百種痛苦，傷害身心，由懷憂故，以手拓頰，愁歎而住，時未生怨母亦提希見子憂憤，問曰：汝何思念，即報母曰：百種痛苦，悉令來現，母曰：我先語汝，其輕便如來世尊，佛無所畏，唯慮輕賊，勿致世尊捨王舍城，若佛捨此，國內即現諸惡，微辭今此是也，王曰：阿母，今復如何，母曰：於世尊處應往禮謝，王曰：阿母，我實不敢對於世尊親自見面，唯深資愧，母曰：汝曾不聞或用梅檀或以刀弄，於此一人不生異念，汝復有人以淨信心梅檀塗拭，如來於彼不起瞋心，設復有人以諸惡心將刀傷割，如來於彼不起瞋心，時未生怨王聞母此說，勃然一怒，即遣諸佛世尊處，為我頂禮，起居如來，尊禮輕利，謝過安不復得此言，子有過患，父亦不見，唯瞋世尊慈悲哀愍，諸王舍城，若佛不至，國當滅盡，臣白王曰：如是如是，臣依王勅，即往摩竭提城，到世尊處頂禮佛足，而自備言：未生怨王起居如來，具說如上，佛言：王及汝身咸得安樂，使者白佛：未生怨王復得世尊，子有過患，父亦不見其慈，唯瞋世尊慈悲哀愍，諸王舍城，若佛不至，國當滅盡，佛即默然納受，是時大臣見佛默然，便退而去。

爾時世尊捨摩竭提城，與諸慈剎漸漸遊行，往至摩竭陀國界首，以佛威力，諸鬼神王起妙和風，吹去毒水，悉令潤乾，諸水神王皆湧八功德水，泉池溢滿，空注甘雨，信佛善神咸願，疫鬼疾死休息，四方兵衆聞佛入界，各自退還，國內諸人貨易交會，外國聞已更將種種貨物互相買賣，國內豐足，街坊巷曲人衆慶歡如來威德，諸餘外道皆悉默然，低眉面住，是諸人衆共大歡喜，時摩竭陀國王棄提希子未生怨王，聞佛世尊至摩竭陀國界，心大歡喜，命諸臣佐，各營汝等可於新路寬二里半來，清淨灑掃，除諸瓦石，以佛檀香水，清其道路，復以種種上妙香，奇麗莊嚴，王舍城中燒炙名香，散諸雜花，祇待世尊，是諸臣佐受王教已，廣大莊飾王舍城中，及諸衢路，時摩竭陀國主棄提希子未生怨王，以自威力，將四部兵，往迎世尊，是故世尊制伏兩隣，時未生怨王與無量百千諸天，隨世尊後詣王舍城，欲入城時，世尊已舉右腳，纔入門，爾時大地六種震動，乃至邊湧中沒，於此世界光明照耀，乃至兩翼之間，現大光明，諸天空中，於佛頂上，雨種種花，所謂囉鉢華，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復散種種金香末，及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并諸天衣，如來入城之時，現此種種奇特異相，諸小街巷自然寬廣，諸小樹林便即增長，其高大者復自低枝，象馬牛鳥，隨其類皆稱聲大歡喜，及諸器物自然振吼，音聲得見，變作能聽，啞者能語，不具者咸皆具足，有昏醉者悉得醒，諸貪毒者亦復消除，怨害之人俱生慈心，若有懷奸皆即滅生善無苦痛，獄囚繫禁枷鎖桎梏，自然解散，貧窮困乏獲諸財寶，有一部波索迦，既見如是種種利益，便說頌

言

世尊所遊國 彼國無諸憂  
氣饒及他軍 風雨常調順  
人衆咸修福 安樂悉無憂  
百千帝有事 斯處皆成就  
爾時世尊入王舍城安樂大衆，無不慶喜，世尊即還竹林精舍，爾時摩竭陀國棄提希子未生怨王，即詣佛所，頂禮雙足，廣說乃至世尊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是時摩竭陀國棄提希子未生怨王，聞佛所說種種正法，歡喜踊躍，悉皆信受，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至心頂禮，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受請，及茲初夜，於三月中受我支伐羅，并諸飲食，兼坐臥具，若有疾病，奉上湯藥，一切資具無有闕乏，于時世尊默然受請，未生怨王既知世尊默然受請，便起頂禮佛足，歡喜而還，還其本宮營辦供具，於三月中，支伐羅，及以種種飲食湯藥，坐臥資具，供養世尊并慈愛衆，無有闕少，是時王舍城中信心天神，見王如是廣爲供養，所有行疫災鬼，並皆赴焉，經於那地迦村過，直至廣嚴城中，乃便停住，其城人衆，悉皆遭疫，死者極多，於衢路中，遊屍盈與相繼不絕，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都末羅，於其夢中，乃見廣嚴城內善神告

世尊調御師 人天最尊上  
若來至此城 災害必消散  
其婆羅門聞是語已，至明清旦，即告城中諸居士婆姑昆等，我於夢中，見如是事，彼諸人

乘聞此語已，各作是言：「願作何法，復遣何人，迎請世尊。」至此城中安居三月，鼓鐘供養，得除災害。諸居士等告都末羅曰：「汝可自往迎請世尊，餘無煩者。」是都末羅作如是念：「我住佛所，頂禮佛足，自當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而住。廣城內諸居士等，遣我迎來，此諸世尊教誨人衆，世尊不赴，彼城人衆成惡滅亡，不久當盡。作是念已，時遮摩門都末羅報居士言：『摩揭陀國章提希子末生怨王，長夜好殺，爲性暴惡，怨害極多。我若迎佛，必害我彼居士，求便說如曰：』

爾國爲惡敵，有使不拘留，何況如來使，而能有傷損。

是時都末羅作吉祥善法，漸次而行，至王舍城，疲乏思已，即往佛所，敷席開臥，退坐一面。具白佛言：「蘇舍離城諸居士衆，頂禮世尊雙足，慈問如來，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世尊告曰：汝及蘇舍離人，得安穩耶？都末羅白言：唯願世尊往蘇舍離城，如其世尊然而不往，其城不久人衆滅亡，空有殘名，摩之止住，世尊告曰：我及於此諸聲聞衆，爲王請留安居三月，種種資具而爲供養。汝可見王具陳其事，王若許之，我即當往。時都末羅聞佛語已，遣使還國具陳佛語，彼諸人衆，共然佛語，復遣使來，令都末羅指摩揭陀國末生怨王所，傳我等言，而慰問曰：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作是請言。唯願大王許如來往蘇舍離城，王若不許世尊往者，蘇舍離城不久磨滅，空有殘名而無人衆，是時都末羅布盧明多作如是念：我今爲當先見大王，爲當先見大臣，復作是念：此先有教不應先見王者，須求大臣，王設處分，臣亦能破是故。我今先見大臣，事未久，大臣便問，何緣得來，都末羅報曰：我今爲請如來，要須白王，願仁勸我白王，曰：如是，王若同時，我必當助。時都末羅即詣摩揭陀國章提希子末生怨王所，到已，便用吉祥讚頌，而讚其王，退住一面。白大王曰：蘇舍離人衆聞訊大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報都末羅曰：彼諸人等，並安樂耶？時都末羅復白王曰：蘇舍離人衆，共作是言：願許如來向蘇舍離城，大王若不許如來向蘇舍離城者，此城不久磨滅，空有殘名。大王報曰：我每作是念，蘇舍離城國早磨滅，是我先意。王作語已，時都末羅即便退還。是時大臣前白王曰：世尊豈有捨一有情，令得苦難？王曰：仁者不也，若不如此，當謂大王於世尊處而不恭敬，縱令大王許與不許，世尊爲利衆生故，必往蘇舍離城。王曰：佛意非我所知，若爾應喚都末羅來，大臣奉命，便遣喚來。王告都末羅曰：汝立誓言，若能如我供養恭敬世尊，如是作者，我當隨許。時都末羅聞此語已，連令往蘇舍離城，報彼人衆，具陳王語，彼既聞已，報使者曰：王獨一身，由能供養我等人衆，豈不能爲，唯願世尊來詣蘇舍離城，我等衆人最勝供養，願王隨喜使者承此語已，還報都末羅，是時都末羅具陳白王，爾時末生怨王親詣佛所，頂禮世尊雙足，退坐一面。

而白佛言：世尊，我壽命存，供養世尊及聲聞衆，然而世尊常爲利益諸有情故，不受我請。唯願世尊受我一日微請。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末生怨王知世尊默然受已，從坐而起，退還本宮。時末生怨王於其夜中，廣辦清淨飲食，至晨朝時，令使往詣佛所，告言：時至，佛既知已，洗手收鉢，赴王請食。王自持金鉢，於世尊所，作如是語：唯願世尊調伏所有惡龍，藥叉，大德，此無業龍王，於我多時而爲損害，非惡而惡，非難而難，非逆而逆，已生末生齒，神被損壞，唯願世尊起慈悲心，爲調伏無業龍王。世尊默然受請，又與末生怨王龍王咒願，却還住處。

爾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吒離邑，汝可隨我。唯然世尊，我願隨從。爾時世尊於摩揭陀人間遊行，漸次行至波吒離邑，到制多所，即於彼住。時彼村邑婆羅門居士等，聞佛世尊遊行至此，波吒離制多所，于時人民互相告報：一時雲集，往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即告曰：汝等當知，若放逸者，有五過失，何等爲五？一者此婆羅門居士，以放逸故互相鬪諍，以是因緣，向官論列，由是財物悉皆散失，此是第一過失。二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放逸過謬誤，惡名流布，遍滿諸方，是第二過失。三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放逸故，心生貢高，往詣刹利婆羅門居士沙門衆中，在彼衆會，每懷慢難，爲非上首，當作曲躬，是第三過失。四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放逸過謬誤，欲命終時，心生悔過，是第四過失。

失。五者復有婆羅門居士。心懷放逸。由放逸  
實高故。死墮惡趣。生墮獄中。是第五過失。復  
告婆羅門居士曰。不放逸者。復有五種利  
益。云何爲五。一者婆羅門居士。由不放逸故。  
財不散失。此是第一利益。二者復有婆羅門  
居士。由不放逸無聞。善名流布遍滿諸  
方。是第二利益。三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不  
放逸。心不貪高。往詣刹利婆羅門居士沙門  
衆中。常無畏懼。歡悅遊行。此是第三利益。四  
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不放逸。欲命終時。無  
有惡作。此是第四利益。五者復有婆羅門居  
士。由不放逸。命終之後。往趣天中。此是第五  
不放逸利。是故汝等不應放逸。爾時婆羅  
門居士等。既聞法已。即從坐起。整理衣服。  
合掌恭敬。頂禮世尊。而白佛言。唯願如來慈  
愍我等。請於今夜止我館舍。爾時世尊。默然  
受請。彼婆羅門及居士等。既見如來默然受  
請。咸共頂禮世尊。足跡佛而退。時行雨婆  
羅門。是摩揭陀國爲王大臣。彼聞世尊遊行  
人間。至波吒離村。在波吒離塔邊而住。復聞  
波吒離人民悉皆供養。彼既聞已。即乘純白  
草馬車。侍從執持寶瓶金杖。及與五百摩  
納等。前後圍繞。爲欲瞻視供養世尊。往詣  
波吒離村。既到彼已。即下車。就世尊所。向  
佛而立。問訊世尊。修敬畢已。退坐一面。爾  
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行  
雨婆羅門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向佛合掌。白  
言。世尊唯願如來及慈獨衆。受我明日家中  
供養。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行雨婆羅門。既

知世尊受彼請已。速即還家。爾時世尊洗足  
入室。結跏趺坐。端身正念。觀見波吒離村大  
威力天神。以極量界欲造大城。既見是已。世  
尊隨時從定而起。出於室外。并諸婆羅門地而  
坐。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曰。汝不聞此波  
吒離村欲造大城。阿難報曰。我知世尊行雨  
婆羅門。與三十三天。籌量欲造大城。世尊告  
曰。我在室中入定。即以清淨天眼。觀見於彼  
波吒離村大威力天神并諸小神。及有威德  
諸人民等。各隨彼神愛樂而住。皆順天神所  
行教法。由諸天神於此住故。當知是城應爲  
最勝。亦無獨國之難及水火所損。時彼行雨  
婆羅門。即於其夜。設供具并諸飲食。王晨  
朝時。令白佛來。唯願知時乃至食已。收鉢已  
訖。時行雨婆羅門手持金瓶。盛滿清水。具跪  
向佛。發大誓願。令我供養佛及諸衆。所有功  
德。迴施波吒離所住天神。長夜安樂。爾時世  
尊即說偈曰

若有清信人 供養諸天衆  
此彼大師敬 是佛所稱揚  
若於地方所 智者爲住處  
食供持戒人 并爲說現願  
瞻敬者敬之 瞻供者供養  
瞻天雖如子 當受於敬樂  
爾時世尊。爲婆羅門說妙法。示教利喜已。  
即從坐起。便歸本處。時彼婆羅門所願作已。  
隨分而去。歸心正念。如是思惟。世尊所出波  
吒離村。我今欲爲世尊用材築城。建立高門。  
號爲需答摩門。若彼須知。我亦爲造道場。  
名爲需答摩門。爾時世尊。知彼婆羅門心之  
所念。即於波吒離村北面。中道而出。漸赴須  
伽河。是時末生怨王。車提希子。作如是念。我  
今親自供養世尊。執持一百支香。數凡五  
百。高懸佛上。其廣嚴城諸婆羅門等。並作是  
念。今末生怨王。親持香蓋供養世尊。我等亦  
可修持新事。作是念已。便即莊嚴五百車蓋。  
而爲供養。時有諸國王等。便作是念。今者  
王及婆羅門。盡皆供養。我今身墮惡趣。豈不  
供養世尊。作是念已。持五百車蓋供養世尊。  
時有四天王衆。亦作是念。今諸人等。不見因  
果應報。猶自供養。況我等蒙照果知因。豈不  
能供養。作是念已。亦具五百車蓋。而供養佛。  
復有三十三天。亦作是念。諸天人等。並皆供  
養。我今豈可不修供養。作是念已。便具五百  
車蓋。來供養佛。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爲諸天人。作勝因  
緣。今發信心。于時世尊作是念已。便現神力。  
令諸衆會各各生念。唯我持蓋於世尊頂上。  
世尊正等覺時。有二千五百天人。傘蓋持  
於世尊頂上。諸婆羅門等。咸皆生疑。而白佛言。  
世尊作何善業。設非提時。得二千五百天人。  
傘蓋持於世尊頂上。佛言。汝等當知。我於過  
去。積集資糧。作諸善業。廣如上說。乃至終須  
自身受果。茲獨當知。往昔有轉輪王。名大德  
現。具四軍力。能摧怨敵。皆悉得勝。正法治世  
而爲法王。七寶具足。惟少一子。不得一千國  
境。王所生子。悉將隨從。王諸夫人。悉作  
是念。我殺生子。還共分產。王性法。生子

必將隨從。我等今者共立制約。有懷胎者不  
得背王。後時有一夫人。身既懷子。諸夫人等  
將藏隱處。不令王見。日月既滿。遂生一子。形  
貌端嚴。衆人愛見。身皮金色。頭如摩直。兩臂  
過膝。額廣平正。眉間連合。鼻高脣直。一切支  
分悉皆圓滿。乃至長大。諸夫人等悉皆怡愛。  
如自腹生。後於異時。大王善現。從勝身洲七  
寶華前。八萬國王皆悉圍遶。時諸子等。左右  
營衛。如半月形。威光顯耀。掩日月光。時諸夫  
人先識之子。處於高樓。遙見父王。遂問諸母。  
來者是誰。母等答曰。是汝之父善現大王。子  
問母曰。父王滅後。我得繼嗣。王位不。母又  
報曰。王今除汝唯少一子。不滿一千。彼諸子  
中。王滅已後。大者紹位。汝既最小。不得紹  
嗣。子復問曰。王若滅後。我既居小。不得紹  
嗣。願諸母等。許令出家。我以正信。從家趣於  
非家。精修梵行。諸母報曰。我於兒所極生憐  
愛。其發此心。時子答曰。我今立志。決定出  
家。彼諸母等既見其心。不生退轉。皆作是言。  
子若如此。共我立契。當隨汝心。後獲勝果。必  
須來報。子即答曰。受命唯然。母皆隨許。子得  
遂心。詣寂靜處。無邪欲厭耶及阿遮利耶教  
示訓誨。自然悟得三十七道品法。現證獨  
覺。既獲果已。便作是念。我先許母。如證聖  
果。當必相報。我今可往報母等知獨覺聖者。  
以身現法。爲利益事。便到母前。廣現神變。身  
上出火。身下出水。放大光明。種種異相。異生  
人等觀神變已。遂發信心。時諸母等見子  
神變。如截樹倒。便即歸禮。咸作是言。善者。

今能證得如是神通聖果。當須須食。我等  
求福唯願留心。在此園苑。受我供養。時許支  
佛。默然受請。彼諸母等。次第送食。每日供  
養。時獨覺作念。而我於此。幻幻之身。所作已  
辦。我今可入無餘涅槃。譬如鷄王。翅翮具足。  
飛騰虛空。廣現神變。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放大光明。現神變已。便入涅槃。于時母等積  
疊香薪。遠即焚燒。以乳酒火。收取餘骨。置在  
金瓶。於園苑內。起塔燒成。用以鑄銅。覆莊  
具。裝飾其塔。幢幡華蓋。置於塔上。後於春時。  
林花吐露。於其苑中。多諸勝鳥。出美妙聲。王  
與夫人及諸婢女。前後圍遶。詣林苑中。遊行  
觀。見獨覺塔。命守苑人。此是何物。彼答  
王曰。此宮內事。我今不知。便問宮人塔之所  
由。諸宮人等一時作禮。即前白言。唯願大  
王。施與無畏。王曰。我今與汝。時諸宮人具以  
因緣。廣爲王說。王即語宮人。汝等不是。彼子既  
求愛樂王位。何不報令使我知。冊立爲王。  
受灌頂位。彼是大威德者。雖入涅槃。我以  
頭冠。續採華蓋。置於塔上。是時大王愛念子  
故。遂於塔上。安設斯物。佛告。汝等慈憫。勿  
生異念。彼善現王者。即我身是。我於昔時。將  
以華蓋供養。緣緣塔。由此願。我昔  
已獲二千五百轉輪王位。復由彼業。今證無  
上正覺。於其頂上。威持二千五百天人百轉  
輪王位。我若不證殊勝之果。更合威得二千五  
百轉輪王位。於我所有福業具足。悉皆迴向  
施諸聲聞。若種一升異珠。還得一升粟米。  
於我弟子亦不少乏。茲當當知。作施無量。

威無異熟。作純白業。還成白異熟果。廣如上  
說。汝等慈憫。當用心精勤修學。倘爲說已。  
諸慈等。歡喜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五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六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摩竭陀國末生怨王。及廣盛城栗姑昆  
等。各造紅橋。于時諸龍。便作是念。我今身墮  
惡趣。應修福業。各舉其頭。於摩竭河中。相續  
爲橋。令世尊等。踏而上過。作是念已。彼諸龍  
等各各舉頭。相續爲橋。爾時世尊。將諸慈憫  
曰。此三橋上。欲得過者。隨汝等心。我當與阿  
難陀。隨彼龍橋渡涼伽水。其諸弟子。咸取未  
生怨橋。咸取栗姑昆橋。唯有世尊及具壽阿  
難陀。於龍橋上而渡。爾時有一近事之男。而  
說頌曰

智人渡大海 乘紅不作橋  
愚者海爲橋 江河乘大船  
世尊已渡河 婆羅門處岸  
難聞乘橋去 慈憫但洗身  
觸處水平流 何煩別求升  
斷除貪愛本 更當何所求  
爾時世尊渡涼伽河已。遙見高原。告阿難陀  
曰。汝見原不。欲識因緣。爲汝宣說。阿難陀  
白言。唯願開示。佛言。此高原者。往昔大摩

王建立寶幢之所其寶幢量高一千尋，復以純金來寶幢飾。於此幢下廣施財物，作功德已，即將寶幢舉置河中。汝今欲見此寶幢不，白言世尊，今正是時。我及莎劍威願隨觀。

爾時世尊以百福萬字輪相施無畏手，觸彼高地，時有諸龍，便作是念，何故世尊以手觸地，即知如來為莎劍威欲示寶幢。時彼諸龍即於地中出寶幢，諸莎劍威咸得瞻視，時有莎劍名拔陀離志性剛靜，辭在一處，補衣覆衣。

爾時世尊告諸莎劍，汝等速須觀此特形相，其幢不久即即滅沒，既見滅已，諸莎劍等白言，世尊，我等咸見，唯有具深拔陀離性樂閉靜，而補衣服不觀，為當離貪愛故，為復先曾觀見耶，不同瞻禮，如若離欲，此亦有離欲者，若曾觀見，在於何處，佛即報言，汝等當知，此莎劍已離貪愛故，復曾瞻禮，佛言，昔時有王，名曰叫聲與天帝釋共為親友，其叫聲王，既無子息，心懷求乞，拓想思念，我今多有種種財寶，國位臣人悉皆充滿，今無子息，我死之後當絕嗣，時天帝釋見叫聲王，便即問曰，王今何故拓想思念憂愁而住，時王答曰，我今多有種種財寶，身若死後絕其嗣嗣，所以憂愁，帝釋報言，勿須憂惱，我諸天子死相現者，諸令與王而作其子，諸天常法，有欲死者，五衰相現，云何為五，一者衣裳垢膩，二者頭上花萎，三者口出惡氣，四者腋下汗流，五者不樂本座，後時有一天子，

妻相既現，帝釋勸言，仁者可於叫聲王最大夫人腹內受生，時天答帝釋言，凡是國王多造過失，我若生彼，還造諸非，違法理人，當隨無間，不願生彼，帝釋報言，仁者，我當加被令汝省覺，時天答言，天主當知，諸天放過多著快樂，豈能值我，帝釋報言，仁者，雖復如是，我終令汝憶知省覺，時彼天子聞是語已，遂往叫聲王最大夫人腹內受胎，當受胎日，王諸人來皆喜大，日月既滿，遂生一子，顏貌端正，廣如上說，乃至鼻高修直，時叫聲王來會眷屬，欲立其名，與作何字，帝釋答言，此之童子，入母胎時諸人大叫，應可立名為大叫聲，其王依請遂立其名，時大叫聲童子，授與八母，若侍長養，二為乳母，二恒洗濯，二常懷抱，二與戲樂，每與乳酪隨生熟酥等種種美味，而為養育，猶如蓮花，蓮令長大，時彼童子乃能善閑十八種伎藝，悉皆通達，才辯智慧無不通利，凡利利王受灌頂位，人間自在有大力勢，遠近諸王皆悉降伏，安置民人，要須具如是壽，善能調養，弄局樂，施弓矢箭，於陣出入，善用鈎索鐵箭，箭鋒地勢，結髮莊嚴，其射法略有五種，一者遠射，悉皆穿穴，二者聞聲即射，皆能破敵，三者隨其要處，悉能射之，四者亦射持中五者射入堅牢，此之射法悉能善了，王子法蘭父王在位，其名不顯，後於異時，叫聲大王身既崩已，時大叫聲太子策立登位，初紹王位，正法理人，至於後時，還行非法，子時帝釋報言，仁者，我勸汝與叫聲王為子，汝今不應行此非法而理於國，當隨地獄，時大聲王聞

此語已，以正法理人，不久之間復行非法，於第二週帝釋復告，仁者，我先勸汝，與叫聲王為其太子，汝今不履行新非法理於國位，當墮地獄，時大聲王答帝釋言，我等國王多諸放逸，貪五欲樂，聞已便忘，唯願慈悲，留一記驗，我得見已，作諸功德。

爾時帝釋，勸工巧天，汝今可往大聲王宮，竭盡道場，化作金幢，舉高千尋，種種寶而為間錯，時工巧天既受勸已，即往大聲王宮，竭盡道場內，化作金幢，舉高千尋，衆寶莊嚴，時大聲王既見金幢，遂造施堂，修諸功德，王令親舅，名阿輪迦，專守供養，是時國人悉皆樂見，既觀幢已，還往施堂，心不捨離，來往供養，遂廢家業，時王國稅，不能充足王之大臣，隨少將進時大聲王，既見物少，便即問言，汝等何故少進租庸，諸臣答曰，大王當知，臚部州人施堂食已，即觀金幢，遂廢生業，由此因緣，租稅不足，王便報曰，宜廢施堂，諸臣奉命，遂即除毀，是時諸人自耕種食，觀金幢，遂不捨離，廢棄家業，同前租稅不能充足，王又問言，我令汝等既毀施堂，何故今者稅猶不足，臣復答曰，大王當知，彼諸人棄自耕種，食已觀金幢，不營家業，是故租庸猶不充足，時大聲王廣作布施，造諸功德，遂將金幢，投置伽河內，佛告諸莎劍，勿作異念，彼大聲王親舅阿輪迦者，今被陀離莎劍是，由昔因中守護供養，所以不來觀瞻金幢，時諸莎劍咸問世尊，此之金幢何處燒滅，佛言，於未來世人壽八萬歲

時有轉輪聖王，名曰轉法如法理世十善化人壽王，具足四種兵軍，能降一切悉皆得勝。常修善品為大法王，具有七寶，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王有千子，勇健多力，能破怨敵，遍四洲界，悉皆賓伏。一切人民，無有侵奪，犯罪之者，不行刀杖，以法宣令。自然國伏，時王有善羅門，名曰善淨，是王大臣，善淨有妻名曰淨妙，常以慈心攝護一切後時，王子，號為慈氏，時善淨大臣，常教八萬摩納婆等四萬陀論，以摩納婆等，付與慈氏，令教習讀四萬陀論。時四天王各持伏魔及以金輪，奉獻轉法，所謂水竭，結伏魔從阿闍伽國來，般遮迦大藏從密結羅國來，伊羅鉢羅藏從提陀羅國來，轉法大藏從波羅斯城來。時轉法王持此金輪，施與善淨，善淨受已，施與慈氏，慈氏受已，施與八萬摩納婆等，摩納婆受已，各共分之。是時慈氏見此寶輪與眾無常，知一切法皆悉剎滅，心生憂惱，即起靜林，起大慈悲，以智慧劍，截諸煩惱，證得無上菩提智，號曰彌勒應正等覺。既成佛已，即於其日，時轉法王七寶羅漢，既見慈氏，咸與八萬國王，前後圍繞，亦隨出家。時王女寶名昆舍佉，亦與八萬宮人，探女隨共出家。時善淨大臣，與八萬摩納婆等，亦隨出家。爾時彌勒佛與八萬俱胝悉都，前後圍繞，詣慈氏山。向迦彌波悉都骨鎖留身之所，指山門開，于時彌勒世尊，以其右手，舉取迦彌波悉都骨鎖，置左掌中，為諸摩竭說妙法，皆隨悉到，故等當知，過去世時，人壽百

歲，有佛名彌勒牟尼，出於世間，此之迦彌波悉都，聞少微知足，杜多第一，彼佛滅後，能結集釋迦牟尼教法，時彌勒佛諸摩竭等，既見迦彌波身之骨，心生憂惱，如何此身，能證如是種種功德，時彌勒世尊，諸弟子等，由生憂惱，俱時現證阿羅漢果，于時有九十六俱胝阿羅漢，能證杜多而生厭離，時彼金輪便即離沒，諸惡刹等便白佛言，有何因緣，轉法王，今與世尊同時出世，彼佛告言，由願力故，茲復復問云何願力，時彌勒佛為諸惡刹說，於往昔中，天竺國，是時有王，名摩婆婆，正法淨民，國界豐樂，無諸惡惡，人衆充滿，常有花果，雨澤順時，五穀成熟，時北天竺國有王，名曰多財，亦正法淨民，國界豐樂，無有惡惡，人衆充滿，常有花果，雨澤順時，五穀成熟，熟後於異時，中天竺王有一大臣，產一子，其子生時，自然耳有寶珠，隨身而出，子既生已，即集親屬，慶喜說會，與立其名，由于初生耳有寶珠，遂從立稱名曰寶光，時此寶光後於異時，見老病死心懷憂惱，即棄俗緣，趣於山林，當日龍羅阿彌多羅三藐三菩提，便即號為寶光如來，處於異時，北天竺國多財之王，昇於高座，與諸大臣，前後圍繞，告群臣曰，願有如我國土人衆，豐樂無諸惡惡，雨澤順時，五穀成熟，常受快樂，時有商人，曾向中天竺國，前白王曰，彼中天竺，有王，名摩婆婆，其國豐樂，與王相似，時多財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便告大臣曰，汝等即可嚴四種兵，我今自往伐彼摩婆婆王，并破國土，時多財

王，即領兵衆，一者象兵，二者馬兵，三者車兵，四者步兵，各嚴器械，遂向中天，渡薩伽河已，南還而住，時摩婆婆王，聞多財王領四種兵，馬至河南岸，既聞是已，亦嚴四兵，各持軍器，渡薩伽河北岸而住，時寶光如來知此二王正堪調伏，來至薩伽河，止宿而住，於其夜中，起世間心，諸佛常法，若起念時，帝釋梵王，總世善神，即知佛念，彼諸天等，既知念已，來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由彼天光赫煥，照彼摩婆婆王軍衆，時多財王見彼光明，心生驚怪，問諸臣曰，是何光明，照耀彼軍，群臣答曰，彼摩婆婆王國內，有佛出世，號曰寶光如來，帝釋諸天悉來供養，具大威德，有斯光明，時多財王告諸臣曰，彼摩婆婆王國內，有此佛寶，二足福田，出現世間，願得梵天王等常來供養，我今豈得損彼下身，軍人衆，時多財王即遣使者，報彼王曰，王今可來共我相見，汝大福德，國中感得二足福田，寶光如來應正等覺，釋梵諸天而來供養，然我今者欲得相見，執手取辭，彼此無從，各料安穩，時摩婆婆王聞此語已，心懷不憤，遂往寶光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面白佛言，世尊，彼多財王遣使相喚，欲得相見，執手取辭，我今不知云何，世尊遣我去不，爾時寶光如來報曰，大王今可往看，必得安穩，時王復問佛曰，我今至彼，既相見已，如何說辭，佛告王曰，彼王有力，應先禮拜，時摩婆婆王聞佛語已，即往多財王所，欲禮佛足，時多財王即起迎候，相抱擁抱，共相敬禮，歡

寫取辭還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時摩  
婆塞面白言世尊一切諸王誰為最尊合受  
禮敬佛報王曰轉輪王合受禮拜王問佛  
尊卑記在心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  
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慈獨來受我等  
請明日供養于時世尊默然受乃至世尊  
食訖嚼齒木嗽淨水已時摩婆塞王即於佛  
前至誠發願我今供佛并諸善來所有功德  
持此善根願我當得轉輪王王既發願已  
忽聞有吹螺之聲爾時寶光如來便與授記  
按當來世人壽八萬歲時汝當出世作轉輪  
王號曰輪王衆人聞已出極大驚彼多財王  
去爾來遠聞此叫聲問群臣曰摩婆塞王國  
內有何因緣出此大驚諸臣察問尋報王曰  
寶光如來與摩婆塞王授記於當來世作轉  
輪王彼諸人等聞此記已歡喜踴躍爲此緣  
故出大叫聲時多財王聞此語已遂即過到  
詣寶光如來正等覺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  
而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誰合受轉輪王  
佛告大王唯有如來應正等覺合受轉輪王  
王禮拜供養時多財王從坐而起整理衣服  
頂禮佛已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  
慈獨佛明日受我供養乃至食訖收鉢還  
轍已時多財王起大慈悲普運生界便發願  
以此供養善根願我當來早得成佛爲天  
人師佛即報曰大王當知於未來世人壽八  
萬歲時當得作佛名曰彌勒十號具足佛告  
摩婆塞猶此願力佛與輪王二寶同時出現  
於世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可共我往俱底聚  
落時阿難陀遂與世尊遊行佛栗氏園漸  
至俱底聚落次北不遠有勝林樹佛於中  
住爾時世尊告諸婆塞曰汝等當知此之  
樂成若破於三摩地亦皆隨失汝等若能修  
習持戒此三摩地即能常住以其智慧修習  
身心於三摩地中得正解脫如是修習解脫  
已善者善能了知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共我往那  
地迦聚落阿難陀唯然遵與如來遊行佛栗氏  
園漸至那地迦聚落群臣道中彼那地迦  
聚落時有災疫人衆多死于時有憐目觀  
近極精進近勝端嚴近端嚴多衆衆上并寶  
弄現名稱施稱上稱等衆多那地迦聚落皆已  
身死時諸婆塞獨於晨朝時執持衣鉢入那  
地迦聚落過門乞食彼諸婆塞聞此聚落多  
有人死然有憐目觀近乃至上稱等諸婆塞  
索迦皆悉身死諸婆塞等既聞人死遂乞  
食已還至本處安臥衣鉢諸世尊所頂禮雙  
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我等諸婆塞獨於晨朝  
時執持衣鉢入那地迦聚落遊行乞食乃聞  
人說此聚落中多人死被諸人等既並身  
死各應何道受生佛告諸婆塞彼憐目觀近  
索迦斷五下分結已即受化生於此涅槃  
體不退果於此世中得不退轉法餘諸婆塞  
迦等亦如是佛告諸婆塞於彼那地迦聚  
落更有二百五十一部流索迦並悉身死  
亦皆斷五下分結得受化生於此涅槃體

不退果於此世中得不退轉於彼聚落復  
有三百部流索迦亦皆身死斷三分結故及  
貪瞋癡由有輕障一果更此受生當斷  
一切諸煩惱於彼聚落復有五百一十部流  
索迦身死斷三分結故復預流果不墮惡  
趣決定當證菩提之果於人天中七返受生  
輪轉已已斷除煩惱佛告諸婆塞汝等當知  
欲死者皆來問我虛生擾亂無有利樂然  
而生者皆歸於死若如來出現或不出現生  
滅是常有奇異然其法者即是法界如來  
由自神通證現覺已演說示現分別安住開  
示廣說種種妙法所謂有此故彼有此生故  
彼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  
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  
緣攝苦蘊生所謂無此有故彼即不生彼若  
滅故此即當滅所謂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  
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名六處滅六處  
滅故名觸滅觸滅故名受滅受滅故名愛滅  
愛滅故名取滅取滅故名有滅有滅故名生滅生滅故老死  
憂悲苦惱滅如是緣攝苦蘊滅然與諸婆  
塞等當說法經法汝等隨聽善思念之云何  
名法經經汝等當於正覺極生信樂此名法  
經經及於法僧伽所有善者或光清淨皆生  
信信此是法經經必當當知我所云說法經  
經者所說是也  
爾時世尊於佛栗氏園人間遊行到那地迦  
聚落時耆闍維波利夫人聞佛至那地迦聚  
落時彼夫人有一獨子名曰圖面善解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六

慈念如赤子	彼能安樂汝
一切諸位者	在於生死中
彼之獲善利	彼能安樂汝
體斷一切法	清淨無染穢
身口意寂然	彼能安樂汝
勇猛出見時	增長諸財物
成就諸善量	彼能安樂汝
在昔降誕時	大地皆震動
衆生悉歡喜	彼能安樂汝
大地六變動	證得菩提道
魔王生惱心	彼能安樂汝
善轉正法輪	名稱滿十方
說諸勝理	彼能安樂汝
演諸微妙法	摧伏諸外道
攝受於衆生	彼能安樂汝
願佛以安樂	及於帝釋天
一切諸鬼神	常爲擁護者
以佛功德力	諸天皆歡喜
所求事願者	無有不成就
常獲諸二足	及諸四足等
去者獲安穩	來者亦安樂
夜中獲安樂	晝時亦安樂
不違諸惡事	一切皆安樂
一切世間人	及諸一切天
異道鬼傍生	悉皆無惱患
鬼神來此者	地行及空中
常以慈悲心	晝夜爲善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  
卷第七

大唐三藏法師 制譯

耆羅夫人緣  
爾時具壽阿難陀，從佛受呪及伽他已，即往廣嚴城以脚踏門闕，咸依上法，時耆羅夫人聞佛遊行廣嚴城，至我耆羅林，經侍從前後圍遶，乘諸珍華，從城中出，往世尊所，禮拜供養，至耆羅園林，從佛而下，遙觀掌頭，面禮敬，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諸婆羅門，侍衛而坐，爲說正法，遙見耆羅夫人，皆諸婆羅門，等各依所修，正念而住，耆羅夫人今當至此，云何正念而住，先所惡業，應當捨離，未生惡業，抑令不生，先所善業，勿令忘失，勤加修習，增長圓滿，隨見智慧，作如是者，名爲精進，云何正意，行住坐臥，善自觀察，支伎羅衣，瓶鉢等，如法安設，如是觀察，名爲正意，云何正定，當自觀察內身，勤修正念正意，捨離諸不善心，於一切衆生，復於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見法隨順，勤修精進，於一切有情捨離諸惡，正念而住，今耆羅夫人欲至，教示汝等，應善修習，當依我教，時耆羅夫人便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以無量方便，爲說妙法，示教利喜，已，世尊默然而住，耆羅夫人從坐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作如是言，願佛世尊，明旦與諸婆羅門，至我家，受我供養，世尊默然許之，時耆羅夫人知佛受已，作禮而去，爾時耆羅姑昆子聞佛至廣嚴城耆羅林中住，各乘車輅，將諸僮僕，其車馬等，種種形類，青馬，青絡，青轡，青轡，青車，青巾，青劍，青寶，青扇，青衣，青蓋，青香，青珠，及青侍衛，黃赤白等，亦復如是，所經道路，高聲稱逐，無人當者，既出廣嚴城已，直詣世尊，爾時世尊，遙見耆羅姑昆等，漸將欲至，告諸婆羅門，汝等未見三十三天出遊時，汝今當看，耆羅姑昆等，彼諸天衆，以自在神通，遊戲園林，亦如耆羅姑昆等，無有異也，時耆羅姑昆等，既至耆羅門外，從轡而下，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尊爾時爲耆羅姑昆等，以無量方便，廣演法要，示教利喜，時有一摩納婆，名曰廣飾，同至會中，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作如是言，善逝，我有辯才，又言，善逝，我有辯才，今欲歌讚，佛言，善哉善哉，爾時摩納婆說伽他曰

央伽大王被賣甲 於摩揭陀得自在  
彼王國內出世尊 名稱十方如雪山  
同俱奉陀及蓮花 其花開敷甚香潔  
自在慈悲出世間 善逝名稱達諸方  
日光出時紅蓮開 月光出時俱奉慶  
衆人見佛皆歡喜 喻若空中觀明月  
共瞻如來智慧力 猶如盛火夜中觀  
能發衆生眼目光 所有疑惑皆除遣  
爾時諸婆羅門等告摩納婆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說，于時五百婆羅門子，以摩納婆善讚歌，各脫衣服，持乞摩納已從坐而起。

整衣服、合掌禮佛。白言：世尊，願佛世尊與諸婆伽婆明日時降迦宅中，受我供養。世尊告曰：我先以受養難夫人請已。諸婆伽婆等聞佛是言，白世尊曰：我等今被養難夫人最勝智者遷往於我，今由後故，令我不得於先往世尊所瞻禮供養。復白佛言：我等當於後時，供養如來及慈樹葉。佛曰：善哉。遂斯吒等諸婆伽婆聞佛許已，歡喜而去。時摩訶迦見婆伽婆去，從坐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彼婆伽婆，以我善觀世尊，施我五百上服。我今還欲奉施世尊。爾時世尊以慈悲故，受摩訶迦所施之服。於是如來告摩訶迦曰：如來應供正遍知，出現世間有五種希有法。云何為五？一者天人師出現，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演說法要，初善中善後善，文義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自梵行之相。此為第一希有。二者若有信心，於如來所說，聽受尊重，聞法奉持，心不散亂，此為第二希有。三者若有聞佛說者，一一奉行，此為第三希有。四者聽聞法者，即能證知，歡喜信受，生大善根，與出離相應，此為第四希有。五者若聞其深法句，以智慧了知，此為第五希有。摩訶迦，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故，有此五種希有。

爾時如來復告摩訶迦曰：凡善人者，得少思故，猶尚不忘，何況多思，是故汝當勤修此事。爾時摩訶迦聞佛所說，信受奉行，頂禮而去。時耆闍夫人於斯夜中，嘗辦種種飲食，乃至坐於卑座，為說法故。爾時世尊為耆闍夫人，讚歎布施功德，說伽他曰：

布施人愛感恭敬，名稱遠聞，善普惠，是故智者常行施，求樂除惱得無畏，是夜得生帝釋天，與諸天眾同遊戲，諸天宮殿遙相待，此滅速生於彼天，得自光明遊喜園，與諸天女五欲樂，佛弟子來聞斯法，必定當生於彼天。

爾時世尊與耆闍夫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摩訶迦去。時諸婆伽婆皆有疑，請世尊曰：彼婆伽婆何緣棄若生天上，及生人間，得大威德，乃至於此，與三十三天同其福報？告諸婆伽婆：當知彼婆伽婆棄若，以積習資糧故，廣說乃至，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婆伽婆：乃往古昔，此寶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維波如來出現於世，十號具足，彼佛與二萬婆伽婆前後圍繞，依波羅祇斯城，仙人摩竭施鹿林中住。時彼城內，有五百部波索迦，各辦財貨，將欲入海共造一紅，候於便風，即入大海。至彼寶洲，脫取珍寶，滿腹紅上，忽遇惡風，飄至曲瀾，求動無由，彼等惶惴，莫知恃恃，便為迦維波如來於沙岸上，聚砂為塔，塔持種種寶，而以供養。於睡夢中，遇大光明，中有聲曰：汝等當備行計，莫生放逸。於第七日時，必有海潮來至，由此海潮，必獲安樂，到於本國，彼商人等，即於晨朝，互相告言：共議此事，我等所為迦維波如來上福田。

作諸供養，以此善根，當令我等天上人中，有大威德，猶如三十三天等，無有異。汝諸婆伽婆，五百商人者，今廣嚴城五百婆伽婆是，昔為迦維波如來，起於沙塔，以資供養，由是因緣，天上人間，獲大威德，三十三天等，無有異。汝等當知，迦維波如來者，得純黑報，造純白業，得純白報，造黑業，得雜業報，是故汝等，應捨純黑業，及於雜業，修諸白業，勤加功用，無得放逸。佛說此已，諸婆伽婆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可隨我往竹林聚落，答曰：唯然世尊。爾時世尊遊行蘇利支人，閼至竹林聚落北，昇滿波樹林中住。于時其國飢饉，極至困弊，乞食難得。爾時世尊告諸婆伽婆：時世飢饉，乞食難得，汝諸婆伽婆，如飢餓經廣說，亦如道品傳來經、六集經、及大涅槃經等法行。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隨我往，無問來者答曰：唯然。爾時世尊行至一處，忽然微笑，諸佛常法，於微笑時，當出青黃赤白等光，從如來口，分為二道，一道直上一道直下，其光下者，照于等活黑繩，衆合，叫喚大，叫喚熱，極熱，無間，水泡，遍池阿吒吒，呵呵，嗟呼，嗟呼，嗟呼，鉢鉢，鉢鉢，摩訶鉢鉢，摩訶地獄，其中熱者，遇光便冷，如其冷者，遇光便熱，所有一切極苦之事，皆悉休息。時諸商人既得苦息，咸作是念：我等今從此滅除塵生耶，令彼有情心生深信，故如來化作別形，往彼教化，既見化佛，便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滅，亦不餘處受生，我亦未曾見此有情，由佛威德，

令我斷苦。皆悉解脫。時彼罪人皆於如來化  
身。生極信心。彼等有情受業盡已。生天人中。  
得依正勝理其光上著。至四天王天乃至有  
頂天。光所及處。皆出無常苦空無我等聲。復  
說二偈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歡動能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林中 常為不放逸  
離諸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爾時光明遍滿三千大千世界。普皆照已。隨  
世尊後。若說過去事。光從後沒。若說未來事。  
光從前沒。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沒。若說傍  
生事。光從腰沒。若說餓鬼事。光從脚足大指  
中沒。若說人天事。光從膝中沒。若說力輪王事。  
光從左手中沒。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中  
沒。若說生天業。光從臍中沒。若說聲聞菩提。  
光從口中沒。若說緣覺菩提。光從眉間毫中  
沒。若說無上正等覺事。光從頂沒。爾時光明  
遍照三區。從佛頂沒。時具壽阿難陀合掌向  
佛。以頌問曰

千種問難色 車之從口出  
其光照十方 猶如日光盛  
復說頌曰

實高狂精除 為世勝上因  
還牙珂貝齒 無緣不微笑  
復說頌曰

此時由佛自覺法 往彼樂聞最勝者  
無上牛王甚深言 能以清淨除疑惑  
佛言。阿難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覺。非無

因緣。面微微笑。阿難陀。汝見此處不。白言  
見。阿難陀。此是過去三正等覺所坐之處。時  
具壽阿難陀。即數七轉。及以四重。諸世尊  
坐。欲令此地。有四世尊所用處。世尊說。應  
暫時而坐。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彌伽羅來  
落。阿難陀白言。唯然。我願隨從。爾時世尊。  
於勝身城。人間遊行。至彌伽羅。住其阿提婆  
林中。廣如阿提婆。及國王相繼品中說。  
復告阿難陀曰。我欲往阿難陀井。廣說如  
上。到其井傍。見一女人執持罐。欲來汲水。  
有一男子。於此女人。情生熱著。其女亦於彼  
男。深生愛重。共行言笑。到於井傍。其女將兒  
年向幼小。隨行而至。母親見其女將兒。  
驚兒頭。投於井中。兒便命過。時彼女人從生  
已來。未曾聞說。他因驚兒死。不覺悔才。隨  
一偈他曰

我知欲本因 從其分別生  
我若不分別 欲從何所起

爾時如來隨路而至。告阿難陀曰。汝應受彼  
伽他。此是過去諸佛所說。為在愚夫愚生口  
中。令此伽他不生光耀。如佛所說。我不曾  
見一切法。如心連疾轉動。于時女人為其兒  
死。極生苦惱。離非世尊覺足。世尊知彼女人  
立樂隨。稱其根性。而為說法。女聞法已。  
證預流果。彼見實。遂自說言。世尊。我所  
作法。非父母所作。亦非王天所作。非親尊所  
作。廣如上說。此是世尊之力。能竭血淚。亦  
超過香山。離惡惡門。開天解脫路。建立天  
人道。今入善趣。我今歸依佛法僧。從今已

去為勝旋斯迦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為菩薩時。此處往  
昔有仙人。名說伽他。請我令坐。以花果供養。  
在於餘處。亦作如是供養。復告阿難陀。我昔  
為菩薩時。天帝釋作蓮華形。被一雜色衣。  
我時為出家故。脫於細軟上服。而與換之。  
有伽藍門居士等。因從此地。建立受樂裝  
塔。乃至今日。諸婆羅門皆禮拜供養。天帝釋  
將我迦施迦衣。於三十三天安置。建立迦施  
迦會日。至今三十三天咸皆供養。復至餘處。  
世尊告阿難陀言。我昔為菩薩時。以青蓮花  
色刺。自刺我鬚。於空中。有信心。遠處門居  
士。便於此地。建立剎。塔諸婆羅門。今應禮拜  
供養。于時天帝釋持我髮髻。於三十三天安  
置。建立髮髻會日。今猶不絕。佛復至餘處。告  
阿難陀言。我昔行菩薩道時。聞陀迦於此  
地。將我乾闥伽王。却還本宮。有信心。婆羅  
門居士。復於此地。立馬迦塔。諸婆羅門。至今供  
養。復漸至牛鹿聚落。告阿難陀言。彼阿陀迦  
善男子。於此而生。乃至長成。復至彼城。於彼  
城中。剎利力士等。聞世尊欲至。老宿咸言。  
使諸少年。令嚴飾道路。我等嚴飾城內。時諸  
少年。競相競治道路。見其路中有一大石。將  
欲除去。不能勝。于時如來即到其傍。告言。  
諸波斯吒。今欲何作。答曰。欲為世尊。嚴治  
道路。然除此石。不能得去。佛言。若如此者。  
我當除却。彼言。願為除之。于時世尊以手摩  
石。石在虛空中。其石高遠。望者不見。彼力士  
等。既見摩石勢極大。咸皆驚怖。佛言。

汝等勿慢，便以神力，遂令彼石，碎為微塵，從空而下，諸力士見已，白佛言：今此微塵從何而來，佛言：我以彼石，作此微塵，力士等白：此為不善，佛言：汝觀此微塵，合成本石耶？彼言：如是，爾時世尊以解脫力，還令石合，置於本處，世尊便於石上而坐，及五百力士亦皆同坐，彼等白言：世尊用何力故能擊此石，佛言：以父母所生之力，力士復言：用何力故，能碎斯石，佛言：以禪定力，復問言：用何力故，能令其有，以解脫力，白言：父母所生之力，凡有幾量，佛言：始從十人力，如一凡牛力，十凡牛力，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如一小象力，十小象力，如一大象力，十大象力，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如一白牙象力，十白牙象力，如一寶陀山象力，十寶陀山象力，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如一力士力，十力士力，如一大力士力，十大力士力，如一猛象力，十猛象力，如一羣住羅夜叉力，十羣住羅夜叉力，如一牛那羅延力，二牛那羅延力，如一那羅延力，如來節節之中，皆有那羅延力，自然而生，攝頌曰：

人牛與青牛 黃赤小大象  
力士與又等 不及那羅延力

此那羅延力，是如來父母所生之力，諸力士白言：除此那羅延力，及解脫力等，更有餘力不，佛言：有福德力，福德力圓滿故，如來於菩提樹下，降伏三十六俱胝諸魔鬼等，證無上覺，復白佛言：除福德力，更有餘力不，佛言：有智慧力，智慧圓滿故，從無始來積習煩惱，並皆

棄擲，復白佛言：除智慧力，更有餘力不，佛言：有神通力，神通力圓滿故，能降伏諸魔無智，實高六師外道，復白佛言：除神通力，更有餘力不，佛言：有無常力，無常力圓滿故，如來父母力，禪定力，解脫力，福德力，智慧力，神通力，如來此諸力，皆於雙林樹下，光明盡滅，頌曰：

禪定與解脫 福德智慧力  
如斯諸力等 無常力最大

佛告諸力士：當知我身如金山，為無常力，不久磨滅，是故智者，當求無常不能過處，佛告諸力士：汝等當知，今世之人壽命漸短，色力壽安，然此石者，是往昔人掘地戲弄之石，汝等觀斯石傍，猶有手指摩滅之迹，時諸力士，聞佛此言，其大驚愕，生希有心，摧伏願，爾時世尊知力士等種性隨順意樂，為說四勝諸理，諸理智法，彼等聞已，無始以來積習我見，身見，山以金剛智摧破，證預流果，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與汝，往拘尸那城，答言：唯然，既漸次行，於其中路，有梵婆城，不入此城，使即往彼拘尸那城，到彼國已，爾時世尊指婆羅樹告阿難曰：我當不久於彼林下，入般涅槃，爾時世尊遊行俱盧伽人間，至阿伏樹色王城，爾時世尊告諸婆伽，我知一切諸漏，說皆滅盡，我非不知，我非不見，婆伽：我今豈可不知不見，既漏盡滅，所謂此色，此色積集，此色斷滅，此受想行識，乃至此識積集，此識等滅，亦復如是，若有婆伽，常修習定，便起念求，不從諸漏，而得解脫，然彼婆伽，非不從諸漏，心得解脫，何以

故為婆伽，不修習故，應如是答，問曰：彼何不修習故，答曰：為不修習四念住故，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支，八正道等，為不修習故，如是答，婆伽當知：如雌雞生卵，或五或六，或十二等，時彼母雞，不依時節，牢附抱其子，不溫暖之，又不轉動，然作是念：我此生子，或用於粥，或用於爪，損破其殼，遂不成胎，子安隱出殼，然後離卵，既不如法，遂不成胎，能出其殼，何以故，由彼母雞不依時節，牢抱其子，愛不溫暖，又不轉動，所以不生，彼習定婆伽，亦復如是，然彼婆伽，不從有漏，心求解脫，彼婆伽復非不從有漏，心得解脫，何以故，由不修習故，作如是言：云何不修習，由不修習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支，八正道等，若有婆伽，修定婆伽，生如是念：不從有漏，而求解脫，然彼婆伽，不從有漏，而得解脫，何以故，由修習故，作如是言：云何修習，由修習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支，八正道等，由此修習，作如是答：婆伽當知：猶如雞母生卵，或五或六，乃至十二，是時雞母，牢抱其子，如法溫暖，不失時節，婆伽當知：彼雞母不起如是念：我此子，自以雞爪，損破其殼，致得其子，不安生，長彼子，遂得成就，能以雞爪，摧破其殼，便得平安出離其殼，何以故，由彼雞母如法抱養，溫暖週轉，不失時節，遂能成就，彼修習求定婆伽，亦復如是，然不生如是念：我不從有漏，心得解脫，彼婆伽復不從有漏，心得解脫，何以故，由彼修習故，而得解脫，作如是答：

云何修習故。謂修四念住。乃至八聖道等。而修習故。作如是答。蓋獨當知。如木作師。并及弟子。常用斤斧。由常用故。遂有指痕。蓋獨當知。彼木作師。并及弟子。然而不能自順正智。正見。轉用斧柯。由常用故。不覺自壞。既見盡已。始生其念。知此柯盡。復習定。亦復如是。然而不能自順正智。正見而轉。不自覺知。斷斷多少。後至滿。方始覺知。何以故。由勤修習。何以能覺。作如是答。云何修習。謂修習四念住。乃至八聖道等。由修習故。作如是說。蓋獨當知。猶如海紅經水六月。出於岸上。經夏月。風日吹曝。後遭大雨。自然分散。彼修定。亦復如是。諸相離結。隨眠煩惱。諸障礙等。自然解散。何以故。彼由修習。皆能解脫。云何修習。而能解脫。謂修習等。廣說如上。由修習故。作如是言。爾時世尊說此法時。有六十婆伽。不生諸漏。心利解脫。爾時世尊人間遊行。至天指城。告具壽阿難陀曰。今此城中。善覺釋迦生長此城。又至毘尼尼。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於此林中。亦既生已。南行七步。不假人扶。觀察四方。便作是言。此最後身。更不受生。復至劫比羅城。告具壽阿難陀曰。彼淨飯王。生於此城。是受王位。復至毘尼尼城。是時世尊告諸婆伽。我今為汝。分別解說善惡二報。汝等諦聽。善惡念之。何者。善惡。謂欲瞋癡怖畏惡等。相隨計縛。是名惡業。云何善業。謂不隨順諸欲瞋癡怖等。名為善業。如上二業。我今說已。世尊復至俱那聚落。告具壽阿難陀曰。

俱那含牟尼如來。於此聚落生已。而成正覺。便於此地。而般涅槃。爾時世尊復至聖地村聚落。告具壽阿難陀曰。我為善惡時。遊行父王聚落。至一樹部樹下。思惟入定。體得初禪無漏。又至餘處。告阿難陀曰。往昔俱那含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於此地上。安樂修處。復至洗滌聚落。告具壽阿難陀曰。此村。往昔俱那含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於此洗滌。遂便立號。名洗滌村。復至斯迦底聚落。於聚落北。住勝攝波林。告諸婆伽。往昔有一工師。名阿吒。每持一竿。置於上行。有一弟子。名迷勒迦。每隨工師所持竹杖。在上舞。時阿吒。嚴告迷勒迦曰。汝可向我們上。隨竿而上。恒須下視。彼此相親。莫令失錯。更互上竿。各無傷損。既作舞已。釋香下竿。諸人既見。知我與汝。俱有勝能。既生歡喜。俱共獲財。時迷勒迦。白阿吒曰。莫作此語。何以故。師今但自防守。我今亦自用心。作舞樂已。釋香下竿。彼此既不損失。諸人既見。兩獲財寶。時佛告具。如弟子迷勒迦所說。當順道理。何以故。若能守護自身。即能守護於他。若欲守護於他。即不能自守。如何自守。能守護他。由動實動數。數修習。由隨守護。無壞現前。所以如是。自守護時。亦能護他。如何護他。不能自護。由不憚他。亦不憚他。并不損害。慈愍憐愍。所以如是。能守護他。不能自護。是故汝等婆伽。應如是學。若欲自守護時。應當修習四念住。若欲守護若言自護。及守護他。亦應修習四念住。云何四念住。所謂身受心法念等。

住處汝等婆伽。應如是學。爾時世尊到一車離伽藍。聚落住一林中。告諸婆伽曰。我今於此林中。二月安坐。諸婆伽。除供養飲食人。餘者並不得來此。若至迦濕陀日。亦遣供養飲食人來取飲。于時世尊便入寂定。諸婆伽等皆無住者。唯供養飲食人得至佛所。滿二月已。爾時世尊從定而起。於婆伽來前。數座而坐。告諸婆伽曰。若有外道。來問汝等。沙門需答。作何等行。於二月間。而入寂定。汝應報云。入數息三昧。何以故。我於二月中。作數息觀。安坐而住。我作此觀時。於入息。曾無散亂。如實了知。於出息。亦無散亂。如實了知。長短生滅。遍身所有出息。皆悉了知。遍身所有入息。亦悉了知。輕安行。輕安行入息。如實了知。受了知。心了知。樂了知行。輕安心行而入息。如實了知。輕安心行而出息。如實了知。心能了知。令心歡喜。令心寧定。心解脫而入息。如實了知。心解脫而出息。如實了知。無常見。捨離見。厭離見。滅離見而入息。如實了知。乃至滅離見。出息。如實了知。蓋獨當知。我今念知。此是無行。我今超過此行。以輕安行。餘極細行。而行由我。超過彼無行。以輕安數。修微細行。故。爾時有三。來詣我所而坐。一者。作是言。善哉。摩沙門。今已滅。一者。云。彼非已滅。今當欲滅。一云。彼非已滅。亦非欲滅。住於禪定。凡諸應供。皆如是定。諸婆伽。我今為汝。如法而說。諸婆伽。諸天修行。梵天修行。無學修行。有學修行。如來修行。凡有學者。未得當得。

未證當體，未得見前，當得見前。凡無學者，已得見前，當得增長，有學者當得見法安樂而住，乃至道品集經中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八

大庾三藏義淨奉 制譯

謂時世尊於憐蘭藏。人間遊行。至增長聚落。住增長林中。時蓮花聖婆羅門爲聚落主。是摩訶王所施。有弟子。名聖沒摩子。博學多聞。辭峰峻發。共蓮花聖常有五百梵行弟子。讀誦四明之典。開沙門耆舊。於釋迦族。割除髮鬘。而被法服。正信出家。證無上覺。名稱十方。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爲諸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所作。已辦初善中善。後善。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遊行人間。至增上林。彼蓮花聖念云。如我經說。若人有三十二相。被人當有一總。一者若在家。當爲轉輪王。正化天下。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寶。女寶。主兵臣寶。主藏臣寶。摩尼珠寶。具足千子。威德勇猛。相說論厭。懷伏他軍。大地山河。護無賊盜。不加刀杖。正法理人。二者若剃除鬚髮。被福田衣。正信出家。當成正覺。既聞斯已。便告聖沒摩子曰。汝今知

不。我聞諸客摩於釋迦族。制除惡聲。而被法服。正信出家。乃至成等正覺。名稱十方。諸行人間。至增長林。我經中說。若人有三十二相者。此人當有二轉。乃至成等正覺。具如上說。告門人曰。汝可往詣諸客摩所。到已白知。如我言。弟子答曰。唯然受命。時彼弟子與青鬚婆羅門等。往詣佛所。到已在一面立。時諸客摩連門。咸皆起。居間訊曰。還坐。一面。

爾時世尊與諸菩薩摩訶薩等。演說妙法。示教利喜。時耆沒羅子著一皮革。以高慢心。往來掉動。不聽佛說。輒來問義。如來雖答。猶不存意。領納佛語。然於世尊。輕慢如此。爾時世尊告耆沒羅子言。彼耆憍婆羅門等。皆具三明。汝今豈可輕慢。輒相問難。時耆沒羅答曰。爾等摩我有何問。世尊告曰。我爲上首婆羅門等。說諸法要。汝今著一皮革。往來衆中。輕舉自問。我既答已。汝又不聽。耆沒羅答曰。若是婆羅門類。可與同坐。若我。汝今既是剃髮沙門。非我婆羅門類。往來問答。亦有何過。汝沙門等凡夫。行在惡路。多染惡法。如汝之輩。應合輕慢與語。放我如此。爾時世尊告耆沒羅曰。汝來於此。爲求利益。我今觀汝。不肯承事師長。時耆沒羅聞佛此言。便生瞋恨。於佛世尊。常有誹謗輕毀。作是言曰。刹利釋種。是大惡趣梵行勝人。不知恭敬。佛告耆沒羅言。諸釋種等有何過失。耆沒羅子曰。我於昔時。有事入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在於高樓。咸指我言。此是蓮花莖王子。爾時世尊與諸菩薩摩訶薩等。演說妙法。示教利喜。時耆沒羅子著一皮革。以高慢心。往來掉動。不聽佛說。輒來問義。如來雖答。猶不存意。領納佛語。然於世尊。輕慢如此。爾時世尊告耆沒羅子言。彼耆憍婆羅門等。皆具三明。汝今豈可輕慢。輒相問難。時耆沒羅答曰。爾等摩我有何問。世尊告曰。我爲上首婆羅門等。說諸法要。汝今著一皮革。往來衆中。輕舉自問。我既答已。汝又不聽。耆沒羅答曰。若是婆羅門類。可與同坐。若我。汝今既是剃髮沙門。非我婆羅門類。往來問答。亦有何過。汝沙門等凡夫。行在惡路。多染惡法。如汝之輩。應合輕慢與語。放我如此。爾時世尊告耆沒羅曰。汝來於此。爲求利益。我今觀汝。不肯承事師長。時耆沒羅聞佛此言。便生瞋恨。於佛世尊。常有誹謗輕毀。作是言曰。刹利釋種。是大惡趣梵行勝人。不知恭敬。佛告耆沒羅言。諸釋種等有何過失。耆沒羅子曰。我於昔時。有事入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在於高樓。咸指我言。此是蓮花莖王子。

輕慢於我不生恭敬。佛言。汝見鷄鵲鳥不。亦於本窠。猶爲自在。種種言說。況諸釋種在刹比羅城。而得自在。耆羅子曰。人有四等。一者婆羅門。二者刹利。三者薛舍。四者戌達羅。此四類人。咸皆恭敬諸婆羅門。唯汝釋種。愚人見尊勝者。不解恭敬。爾時世尊。便自念云。此耆羅子云。我釋種。從先世來。父是釋種。母非釋種。爾時世尊。觀彼耆羅。昔世父母。是何種類。

知是釋迦之婢所生種族。諸釋是其君主。即問耆沒羅曰：汝今是何種姓？答曰：僑答摩我是耳輪種。世尊告曰：我等汝種是釋迦婢所生諸釋種類是汝之主。爾時諸有婆羅門等向佛告曰：僑答摩。而今不應以婢生種。雖勝於彼何？故此耆沒羅子博學多聞辯才無滯。能與僑答摩共相論難。謂告佛告諸婆羅門。汝等意謂耆沒羅子與我言論得者。咸且默然。觀我與彼隨問酬答。若彼不能與我立宗問難。當默而住。汝等諸人若能與我立宗旨言論。便可隨意。諸婆羅門曰：彼耆羅子摩納婆。多聞通達。言詞巧妙。堪與僑答摩共爲論敵。

爾時世尊告耆沒羅曰：摩納婆。昔有國王。號曰甘藍王。有四子。一曰炬面。二曰長耳。三曰象脣。四曰足銅。時彼四子因有惡過。被王放逐。時彼四子既被王逐。各將親妹往他國境。近雪山下。涼伽河岸邊。去劫比羅仙人住處不遠。各剪草菴。互娶別生之妹。而爲居屋。住因娶男女後。時甘藍王念此四子。問群臣曰：

爾時世尊告耆婆沒羅曰。摩納婆。昔有國王。號曰甘藍王。有四子。一曰炬面。二曰長耳。三曰象肩。四曰足銅。時彼四子。因有惡過。被王放逐。時彼四子。既被王逐。各將親妹。往他國墾墾。近雪山下。弭伽河岸邊。去劫比羅仙人住處不遠。各刈草菴。互娶別生之妹。而爲居屋。住因娶男女後。時甘藍王。念此四子。問群臣曰。

傳舟老沒羣曰汝豈別有餘生耶答曰德

答慶。我聞古來釋迦之種從此而生。佛告諸  
波羅曰。昔甘羅王有婦名爲維經。形容端正  
人所共見。時有一仙。是摩登伽。常與此婦  
一處往放。因逢私通。便生一男。其男生已。即  
能言語云。且可擔洗滌我身。除去不淨。彼  
時喚爲迦尼連夜那。由斯兒生。即能語故。  
謂是生迦尼連夜那兒。因號此兒。爲迦尼連  
夜那。從此以來。迦尼連夜那種。蔓延廣。  
頗會迦尼連夜那種從此生耶。佛說此語已。時  
迦尼連便即默然。第二第三作如是問。時  
波羅亦默然。爾時執金剛杵。手執金剛杵。  
其焰輝赫。色如猛火。見者沒厭默然思惟。不  
答世尊。持杵擬蔓延沒厭。問作是云。今者世  
尊。三問蔓延沒厭。先世種姓若蔓延。不答世尊。  
者。我當持此大杵碎蔓延沒厭。令爲七分。時  
蔓延沒厭。以佛威力故。見彼執金剛杵。即便惶  
怖。身毛皆豎。白佛言。鴛鴦慶。我聞迦尼連夜  
那從彼而生。時有舊蔓延沒厭。門等白佛言。世尊。  
我等昔來不信世尊所言。方知蔓延沒厭。是  
釋迦種生。其言非謬。

[illegible]

爾時世尊作是念曰：由我提憍者沒羅子，是婢生種故，默然憐憐，身無威光，思惟而住。我今應與其語。作是念已，告耆婆沒羅曰：摩納婆，汝如刹利童子與婆羅門女女，共爲婚對，因生一男，彼男於婆羅門衆中，得共坐起，得共飲水，得讀典籍，不著沒羅曰：得耳。耆婆摩，佛言摩納婆，彼男得刹利灌頂，以不答耳。得耳。耆婆摩，何以故？以是婆羅門外甥故。以是刹利姓兒故。佛復告耆婆沒羅：有婆羅門童子，與刹利女女共爲夫婦，後生一男，此男於婆羅門衆中，得同坐起，得共飲水，得讀典籍，於刹利衆中，得受灌頂，不答耳。得耳。耆婆摩，何以故？由是婆羅門姪兒是刹利外甥故。佛言：如刹利童子因犯惡過，被刹利驅逐，彼得於婆羅門衆中，共坐起，不得飲水，不得讀典籍，不答耳。得耳。耆婆摩，於刹利衆中，得受灌頂，不答耳。得耳。耆婆摩，何以故？以是親故。佛言：摩納婆，有婆羅門童子，被婆羅門驅逐，得於婆羅門衆中，得同坐起，得共飲水，得讀典籍，不答耳。不得。耆婆摩，得於刹利衆中，得受灌頂，不答耳。不得。何以故？以犯本或破爲婆羅門，捨棄離故。佛言：摩納婆，當知刹

判判承嫡者 兩足中最尊

明行具圓滿 得在天人上

摩訶婆我亦如是重說伽他曰

利利承的者 兩足中最尊  
明行具圓滿 得在天上

雖納瑛於意云何。若淨行地。是門。嫌要諸婆。

羅門得於此中受其祭水及隨其典禮不若

實科。佛曰：因於緣聚會，便執體性。若有

一切執著族姓，自謂我是摩納婆者，此人不可與交。

能見證無上明行足。若捨離我慢種姓。卽能

修行。證此無上明行足。時耆沒摩白佛言。如

我狂醉於世尊前，生輕慢者，過去現在，乃至

未來亦無此輩願爲我說如是勝法。由此令

我得悟明行足，保身，誦經，採藥作志，摩訶。

等諸佛出現於世，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

蕭選世問解 無上士 劉猷丈夫 天人師

佛世尊然欲說法初善中善後善阿耨多

楚辭一知新具足體白雲行之和者居士月

士子聞此法者，能生信心，由信心故，即漸悟

學。廣知有窮。是誌苦惱。移集之圖。凡出諸

歸於空明 有在象外 多無筆墨 無與倫比

乃至癡形。不能悟言。純一無雜。具足清白。

行之相然我漸除惡習

從家歸於升家，轉獻條雪，決擇旬日，或余上

物與少財物。或參和屬。或少者。屬。或怕。怕。屬。

棄俗出家。舉所遺業。初至。舉起正信心。

從前題於美滿 他於海濱 在角肚石上



行法雖有小嫌，懷心怯懼，一切善品，受已修畢，捨能發生，思持刀杖，於諸有情，皆起慈悲，乃至蚊蟻，皆無害心。謂比丘阿難或羅刹中，既於毒蛇猛獸門下，爾時供養諸聖，為諸因緣，廣說四佛坐經，已復至日出聚落，為二姊妹女人，一名寶喜，二名明月，廣說如經，世尊復於憐憫人，間遊行，至空羅伐城，時給孤獨長者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尊為說法要，示教利喜已，世尊默然而坐，時給孤獨長者從座而起，合掌頂禮，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聖眾，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世尊默受，知佛受已，即辭歸家，於其夜分，懸淨飲食，至明晨時，遣使迎佛，唯願世尊，降赴就宅，世尊既至，飯食訖，是時長者取一小座，專心而坐，時世尊為給孤獨長者，說諸法要，示教利喜已，從坐而去，諸聖隨門居士，次第供養佛及聖眾，時諸佛受食之時，未及自哺，先與貧兒，諸婆羅門居士皆起饌饌，時諸佛獨以緣白佛，佛言，應先自食，餘施貧兒，有二乞兒，一是婆羅門童子，一是利利童子，其婆羅門童子，不知時事，僧伽未食，先來前乞，諸佛獨無與食者，利利童子，食後方乞，衆多難與，利利童子問彼童子曰，汝乞食得，不被便報曰，我不得食，因嘆懷言，若我自任，釋迦弟子，皆斷其頭，棄之於地，利利童子曰，若我自任，佛及諸聖，以六種味，日日供養，彼二童子各作言，已於一樹下，咸自眠睡，時有一車輪馬驚，驚壞婆羅門童子，因遂頭斷，爾時世尊由此事故，說伽他曰

意常為首 起業為最 心有所慎 遍受其報 若來遍身 輪斷其頭  
爾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所說此頌，其義云何，佛告阿難陀曰，汝今見不，彼婆羅門童子，於佛慈起不善心，出惡惡語，由此因故，輪斷其頭，阿難陀答曰，我今已見，世尊告曰，我見此事，故說伽他，時空羅伐城有一長者，無子命終，城中婆羅門居士共相請曰，今此長者，身已亡，又無子息，欲令何人繼嗣，於後，見前利利童子，在樹下臥，于時日光西傾，樹枝影覆童子上，而不移附，衆人見已，便將歸舍，繼嗣長者，既歸已，童子念云，此由佛法神力，我今請世尊及諸聖來，設諸供養，作是念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取一小座，一邊而坐，爾時世尊為彼童子，說諸法要，童子聞法，從坐而起，合掌白佛，唯願世尊，至明晨時，與諸聖眾，至我家中，受我微供，世尊默然受請，爾時世尊至明晨時，與諸聖眾，至童子家，飯食已，為彼童子，轉輪說法，爾時童子，隨前流果，獲四歸理，無始已來，兩道邪見，以金剛杵，而摧壞之，自云，今我信心，歸依佛法，僧，乃至命存，永不退轉，世尊，為長者子，已說法要，示教利喜，其長者子，即從坐，起頂禮而去，爾時世尊還至本處，於婆羅門前，說此頌曰  
意常為首 起業為最 心有所慎 遍受其報  
即受善報

佛壽長，發大信心，由此力故，空羅伐城，斷婆羅門居士等，今繼嗣為長者，今受財位，是故我說此伽他曰  
意常為首 起業為最 心有所慎 遍受其報  
爾時世尊至空羅伐城，於此廣說四佛座經，復至聚落，名曰摩土，於此復說四佛座經，復至師子聚落，廣說四佛座經，復至新聚落，復廣說四佛座經，世尊至城於其城中，又說四佛座經，世尊至王舍城，時有二梵志，一名為座二名高座，彼二梵志住於摩揭陀池邊，夜分即以釣魚食之，若於晨朝，坐重敷座，當爾伽他曰  
能行正法 名為婆伽 捨離諸事 此為禪路  
爾時世尊知彼梵志調伏時至，即往其所，說伽他曰  
汝所說頌 應如是證 心懷不淨 寂靜調伏 捨離諸惡 此為禪路 若身口意 不作諸惡 調伏自己 此為禪路  
時二梵志聞世尊說頌，作是念云，今當答摩，善知我心，即便恭敬，世尊觀彼根性，轉轉為說，四真諦理，時彼梵志，無始已來，積集煩惱，諸邪見山，以智慧金剛杵，而摧壞之，證預流果，彼時諸聖，見彼梵志，重安座，具持預流果，皆悉敬之，有一婆伽，在世尊前，重座說法，而彼婆伽，應見諸理，斷不得見，于時世尊觀彼婆伽，合見諸理，云何不見，乃知

爲重慶不敬世尊故。世尊念云。應令諸婆  
娑。不得重慶而學。多過失故。因誡諸婆娑。並  
不應爾。爾時世尊從王舍城出。至多樹樹村。  
著衣持鉢。入村乞食。結比羅城中。有一女人。  
在彼村中爲婦。時彼女人。見世尊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一尋。繞旋於頂。如  
百千日。光輝赫奕。猶如寶山。彼女見已。便作  
是念。今此世尊。諸佛中其爲最尊。於輪  
王族。捨諸婦女財物。摩竭出家爲道。今乃乞  
食爲活。於我乞食。我當奉施。時世尊知彼心  
念。持鉢近前。就彼而乞。告女人曰。姊妹。汝  
可捨食哺餉我。時彼女人見世尊知我心  
念。倍生恭敬。便施佛鉢。爾時世尊受已。因即  
微笑。諸佛常法。若有微笑。即放青黃赤白種  
種之光。從口而出。其光或上或下。下者救地  
獄苦等諸惡趣。衆合。大叫。小炎熱。極熱。  
阿鼻地獄等。及八寒地獄。有極地獄。阿吒阿  
吒。阿嚩呼。嗟呼。白蓮。青蓮。大蓮花等。地獄。  
其熱地獄。遇此光者。皆得清涼。寒地獄者。遇  
佛光明。皆得煖此等衆生。所有苦惱。皆蒙  
捨息。免其苦已。咸作是念。我等於此捨命生  
餘處耶。爾時世尊慈愍有情。遣一化身。往  
地獄中。彼等有情見佛化身。咸作是念。我等  
不從此滅。於餘處生。由佛威力故。令我等蒙  
息諸苦惱。皆發信心。若衆都盡。從地獄滅。  
於人天界受生。生人天已。後當遇佛。便證聖  
果。爾時光至上方者。其光普照四天王天。三  
十三天。觀世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  
摩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

極光淨。乃至無色界四天。光所照諸處。天。皆  
悉唱言。無常苦空。說一偈曰。  
汝當求出離。於佛教勸修。  
降伏生死軍。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常爲不放逸。  
能攝煩惱海。當離苦邊際。  
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已。漸復收卷。隨世  
尊行。若佛世尊。欲起過去事。光從前沒。欲記  
未來事。光從後沒。若記地獄事。光從脚下沒。  
若記傍生事。光從腰沒。若記人天事。光從膝  
沒。若記人間事。光從膝沒。若記力輪王事。光  
從左掌沒。若記轉輪王事。光從右掌沒。若記  
生天事。光從腋沒。若記聲聞若提事。光從口  
中沒。若記緣覺菩提事。光從眉間沒。若記無  
上正等覺事。光從頂沒。于時佛光。遍照三  
界。從眉間沒。時具壽阿難陀。合掌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正等覺。照作微笑。非無因緣。即說  
偈曰。而諸佛曰。如佛。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非  
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見微笑。汝見彼婆  
羅門女。以信心施我鉢不。阿難陀答言。已  
見。佛言。彼女以此善根。從今已往。於十三  
劫。不墮惡趣。在天人中。輪迴受生。於最後  
身。體獨覺果。號爲善闍。其善闍。遍其婆羅門  
女。由生信心。將能奉如來故。世尊。爲彼女  
人。授記當來成獨覺菩提。其女夫主。爲採花  
薪等。往林野中。聞我法。施沙門。諸客。得  
授記成辟支佛。聞已。便生忿怒。即詣世尊。作  
如是言。汝來向我家中。不。世尊報言。實來。又

言。我妻施我。汝爲授記。作辟支佛。不。佛言。婆  
羅門。實爾。汝當答。從轉輪王種族。捨王位  
出家。爲乞食。作大妄語。雖肯信汝。以少種  
子。獲大果報。佛言。婆羅門。由是因緣。我今  
問汝。當隨我說。婆羅門。於意云何。汝見希有  
法不。答言。需答。且止。餘希有法。我所於  
此多樹樹聚落。見希有事。汝可且聽。需答。  
於此聚落東。摩竭陀樹。廣大滋茂。於樹下。  
每有五百乘車止住。亦無相妨礙。由此樹故。  
聚落得名。佛言。婆羅門。彼多樹。子大幾  
許。爲當如稻畦大。不得共。獨輪車牛。驚  
驚。須螺果。劫畢他果耶。答言。不也。猶如  
芥子四分之一。佛言。婆羅門。設當信汝。此  
之小子。能生大樹。時婆羅門答世尊曰。任汝  
信不。我自親見。然且彼地。不被傷損。沃潤  
甜土。子雖不大。如法安國。依時得雨。是故此  
樹生長成大。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說偈曰。  
如田及種子。汝今親已見。  
於衆及果報。如來親自證。  
如汝之所見。小子成大樹。  
如是我見此。小因成大果。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廣長舌。遍至衆。告  
婆羅門曰。汝意云何。若能出舌。遍覆面者。然  
彼豈爲百千轉輪王位。故作妄語。婆羅門答  
言。不也。需答。爾時世尊。說偈曰。  
我自未曾說妄語。舌相皆由誠實增。  
汝今宜應如是言。幸遇如來。蒙覺悟。  
爾時婆羅門既聞是已。生信敬心。世尊知  
彼意樂隨順。應機爲說四聖諦法。廣說如

前無始續集薩迦耶見以智慧作而摧破之。現證初果。唯當我入預流。我今薩婆師依佛法傳習。受五學處。為師成索迦。爾世尊證知。時薩羅門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到盧毘羅聚落林中而住。此經廣說。如無阿闍摩。世尊至一遠處聚落彼有具彩摩訶目乾連對於仙人中。出家學道。具壽目連而能調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當整念汝身目連曰。唯然世尊。爾時目連聞佛語已。知調伏時至。即往仙人所住之處。時有仙人告目連曰。且止莫入。此是遠羅門修造之處。答曰。我亦是遠羅門。時被仙人說伽他

身上無梵線 不持祭祀約  
禿頭非事火 妄說婆羅門  
時大目連亦以伽他答仙人曰

漸恥為梵線 正惠具祭約  
常持淨戒水 清淨作君持  
實語為然火 內心恒寂定

鐵修調伏行 斯真事火然

時被仙人語目連曰。縱令如此。亦不容汝禿頭沙門入我住處。于時尊者大目乾連即以神力。起大風雨。往詣池側。坐一樹下。時薩陀那波離陀龍王侍者住此池中。而作是念。尊者大目乾連。常為薩陀那波離陀龍王之所敬重。然我於彼亦應供養。時龍侍者從本宮出。至目連所以身七重。右邊尊者。後以其首。覆目連頭而住。仙人常法。若見眾生苦切逼身。

不生救念。即退仙道。時薩陀那波離陀龍王。出家人還此大雨。便即捨命。我當失其仙道。生此念已。便從仙人住處而出。覓出家人。見目連被龍重覆七頭。後以其首覆目連頭。告言。汝可入此菴中。目連答曰。大仙。汝已失其仙道。聞語聲已。知是外甥仙人問曰。尊者。汝是目連目連答曰。時人被為目連。目連報曰。仙人。緣何事來至此。仙人答曰。見汝苦切逼身。恐相害。汝所以故來。爾時具壽目連即將仙人俱詣佛所。而面禮足。退坐一面。目連白佛言。世尊。此是我舅。於仙道中出家。唯願世尊。哀愍救護。世尊知彼仙人種性隨欲意樂。應機說法。仙人聞已。便隱不還果。爾時仙人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頂禮白佛言。唯願世尊。攝受。聽我於善說法律中。而為出家受其團具。成茲樹性。於世尊所。而修梵行。爾時世尊告彼仙人。尊者。汝作是言已。體髮自落。僧伽祇衣著身。威儀成就。時龍童子見目連去。獨住不安。時彼聚落遠近凡。其龍童子。化身為仙人。於彼仙人住處。坐禪而住。于時聚落人來。奉請化龍仙所。頂禮白言。今此聚落。遭其亢旱。我等作何方計。仙人報曰。汝等可共來於此住。即得消災。時諸聚落所有入來。便來作伴。由因龍子為大目連。頂上持蓋。時人遠共。號為龍持蓋。於此城中。有信心。即波索迦。龍持蓋。龍建立。舍具足。寶物。于時世尊又到摩竭城。相繼住中。廣說其事。

爾時世尊於俱舍城。人間遊行。至大舍聚落。於此廣說薩迦耶見。但羅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八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九

大唐三藏法師 玄奘 譯

爾時世尊行至聚城。有一遠羅門。遙見世尊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好。莊嚴其身。圓光一尋。朗達千里。行步進止。猶如寶山。寶善威儀。遠羅門遙見世尊。就佛讚歎。世尊曰。金色之身。目淨修廣。慈愍成就。具諸功德。天中之天。則御丈夫。超渡有海。世尊聞此讚已。便即微笑。諸佛常行。現徵笑時。放大光明。乃至遍入於頂。爾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以頌問曰

世尊從面門 出千微妙光  
猶如日初現 照耀於十方

復說頌曰  
捨離憍慢下劣心 諸佛世間最上因  
無緣不應現微笑 降伏煩惱諸怨敵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陀。諸佛如來。非無因緣。而現微笑。阿難陀。汝見彼遠羅門。以頌讚佛不。阿難陀答言。已見。佛言。此遠羅門。由讚歎我善根功德。經二十劫。不離惡趣。常得生於天人之中。從此後身。隨轉支佛。名為應讚。時諸苾芻咸皆生疑。唯佛世尊能斷一切疑惑。便即請問。世尊告曰。汝等聽。此遠羅門。

言：非但今時由讚歎如來獲福過去世時此等處門以讚歎我。我亦施彼婆羅門五大聚落。汝等諸君善思之。我為汝說往昔婆羅門新土城有王名曰梵授。正法化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無諸疾疫。其王好樂才學。時婆羅門新土城有一婆羅門。具大才學。其妻報曰：時節將至。汝往王邊。善為讚頌。令王歡喜。賜汝冬衣。其婆羅門行詣王所。見王乘象。從城而出。時婆羅門見日。念曰：為先讚王。為先讚象。然而此象。諸人棄置。應先讚象。時彼婆羅門以頌讚曰：

形如帝釋象 色具妙威容  
大力相莊嚴 象王如是狀

王聞頌已。極大歡悅。亦復頌言：

我之愛象王 人見皆歡喜  
汝能善美讚 可賜五聚落

汝等諸君。勿作異念。昔時象王者。我今是也。婆羅門者。今此婆羅門是。彼時以一伽他讚。我賜與五聚落。今時以一伽他讚。我亦授記緣覺菩提。

爾時世尊到大城。於此城中。廣說如前於四佛座中已說。

世尊行到聚落。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陀羅。年少多聞。自稱聰慧。於諸流樂。曾不在懷。

爾時世尊於一住處。在大衆前。為說法要。時婆羅門聞世尊至。便作是念：曾聞諸尊摩沙門。願親瞻敬。我今往觀。隨放於我不即往。

佛所。乃見世尊三十二丈大相。八十隨好光明。身光耀耀。遍照千里。猶如寶山。周遍寶寶。既觀已。復作是念：諸尊摩沙門。隨放於我。然不長於我。即欲佛頂而瞻。見便覺高。亦不能見。爾時世尊告彼婆羅門曰：汝若善巧。縱登妙高山頂。亦不能見。然如來頂。汝不可問。天阿羅漢及世間人。皆不能見。汝意欲知如來身量。於汝家內。無犯火處地下。有牛頭樹根柱。汝當量出量度。即知如來父母所生身。彼婆羅門復作是念：此有有事。我不會問。可往觀察。彼即速疾歸家。於無犯處。掘地出柱。皆如佛說。時彼婆羅門即生信心。復作是念：諸尊摩沙門。決定一切覆護。我今可往承事供養。以信心故。即詣佛所。於世尊前。說種種讚美。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知彼意樂隨順。度如上說。無始以來積集福蘊。見以智慧金剛。作。摧破邪見山。覆預流果已。唱言世尊。我已出離。我今歸依佛法僧。願與授我解脫樂。迦我。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以淨信心。歸依三寶。爾時婆羅門從坐起。整理衣服。合掌禮佛。而白佛言：若世尊許我。當建立牛頭樹根柱。令一切知。聞佛言。婆羅門隨所作。子時婆羅門將樹根柱。於寂靜處。以種種供具。建立其柱。因此復致寶會。復有餘婆羅門居士等。為求福樂。故於柱上。結吉祥草。以因陀羅婆羅門致立寶會。故名因陀羅會。日。若時世尊現大神通。是時外道無色退去。天人歡喜。善人悅樂。外道退散。投於邊地。處於婆羅

門近事而住。于時世尊遊憐憫。人間行。往婆羅門聚落。時諸異道聞沙門諸尊來。聞已惶惶。往詣婆羅門居士族姓家。到已。便作是語：爾言增福增福。我辭去。彼諸人曰：尊者何故而去。答言：我等以見汝等富足。我不喜見汝等故。所以且去。諸人問曰：尊者我等有何故。汝等當知。諸尊摩沙門與千二百人。隨從而來。皆兩刀。無量無數有子婦人。悉令無子。諸人報言：尊者。若實如是。應合住此。與我相助。豈合捨去。此是不善。我等決定填滅。外道諸尊。汝等共我立誓。然可住此。汝等可待諸尊摩沙門。諸人言曰：我等當待。即各執刀杖弓箭。據甲而出。於新路間。時釋種中。有一老人。見彼諸人便即問曰：汝等欲詣何處。彼即答言：為害怨故。又問：誰是汝等。彼即答言：諸尊摩沙門是也。老人報曰：世尊大師。若是汝等。更有何人。為汝親友。汝等可遇諸人等。皆不肯遇。是時老人便作是念：此等之輩。不以說法。而能調伏。應設種種威力。可令押伏。是時老人便即入村。四邊放火。燒其聚落。村內諸人並皆驚叫。奔命人等。既聞叫聲。並皆驚忙。共相問曰：諸尊摩沙門。去此既遠。今乃現有極大損失。聚落被燒。應可知遇。且救其火。彼等既遇。救火不得。須臾之間。世尊便至。問諸人曰：何為驚忙。諸人答言：今被火燒。不能救得。佛便報曰：我今為汝。滅却其火。諸人白言：唯願世尊。為我滅火。是時如來言語。纔訖。佛威力故。其火並滅。時諸人等。皆生信

<p>心、而白佛言：世尊，今者何故得來。佛即報言：利益汝等，而來至此。爾時世尊，知諸人等心之喜樂，隨順自性，即為說法，令眾四諦，如上所說。無始時來，我與諸人，俱在迦耶山，以智舍剛行，摧破耶山，令諸人等，皆悉得預流果。時諸人等，咸皆有疑，謂世尊曰：唯有如來，能斷疑惑，諸君若等，白言：世尊，觀此老釋，以食穀粟，燒燒聚落，由此眾故，難辨無量。</p> <p>爾時世尊告諸婆羅門：非但今生為食愛故，燒此村聚，已於過去無量多生，為食愛故，已燒聚落。汝等諸婆羅門，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於往昔時，有一聚落，有五百種猴居住，所有商賈，被諸猴所害，悉相毀聚落。諸人集會，議論作何方計，而息此災。其中有人，而出言曰：要須總殺，方息此災。又有人言：云何能殺彼即答言：聚落四邊一切樹木，皆悉伐却，留一枯樹，四邊安障，其神既熱，諸猴等，並集樹上，欲食其果，當可殺之。是時諸人遂伐其樹，悉皆並盡，唯留一樹，四邊安障，當留一人，常令看守，待諸猴悉上樹已，可報眾知。諸猴中，有一猴，告諸猴王曰：有柿今熟，願可共往，而取食之。是時猴王，遂集諸猴，諸人知已，悉持刀杖，共集樹下，欲伐其樹。彼諸猴心，俱怖懼，悔枝來往。其猴王元無憂懼，坦然食果。諸猴等白其王曰：今這厄難如何，食果一無驚怖。時猴王而說頌。</p> <p>凡人多事者 障礙自然生</p>	<p>樹大幸難斷 汝須無畏食</p> <p>時諸猴中，有一小猴，在聚落，先被拘繫，拓頸憂愁。時有猴，既見憂愁，遂便慰問同類曰：何故憂愁，拓頸而住。彼便答曰：吾友當知，何得不愁。此聚落人，欲殺我等，諸君屬故，何得不愁。又復問曰：汝今何不努力，小猴答曰：今被拘繫，如何努力。衆復復責，我今解脫，時被拘繫，既得放已，於聚落內，遂放其火，周遍而燒，聚落人，悉被大團焚，其新樹人，既聞叫聲，悉皆驚怖，共相語曰：此猴等，離我遠去，未幾為害，既有火災，則可且去。為救火故，皆奔走奔村，彼來歸，悉皆下樹，免難而去。佛告諸婆羅門：汝等勿作異念，住昔小猴者，今此釋迦老人，是非但今生為愛，親屬燒其聚落，已於過去，亦為愛親屬故，焚燒聚落。</p> <p>爾時世尊行至迦羅城，於迦羅城中，前已廣說四佛坐緣訖。</p> <p>爾時世尊又至康離德迦城，住於象力園又宮內，是時藥叉，諸藥叉，眾中，最拔，時象力園，又聞世尊入城，住於我宮，即詣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坐於一面，世尊見藥叉已，為宣說法，要示教利喜，餘如上說。是時象力園，又從坐而起，整理衣服，頂禮世尊，合掌白言：唯願如來，受我敬請，今夜住我宮中。</p> <p>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象力園，又知佛受已，便於宮內，為世尊造五百寺，一寺內各造五百大床小床，及諸器具，幡華繖蓋，既修造已，請佛世尊，及悉獨來，受其供養，于時世尊，及諸婆羅門，受其請已，時象力園，有一親友，藥叉，名屈底迦，在迦羅城，時象力園，又遣使往報，我今請佛，及悉獨來，汝之北地，所有果子，應可送來。時象力園，又遣使已，即於其夜，備辦飲食，并五百寺內，遍掃敷座，安羅淨水，命執事人，令知次第。時屈底迦，又既奉信，感通，諸國，葡萄等果，令諸藥叉，負送至寺地邊，積聚安羅，諸芝藥等。既見果子，悉皆不識，請問世尊，此是何果，如何服之。時佛答言：北方果子，名曰葡萄，以火作淨，當可食之。時諸婆羅門，受得果子，一一作淨，遂送時節，佛見便阿，不遑如是，一一作淨，應於果案，取一火炭，三處淨之，是時象力園，又以種種飲食，一一自手奉授世尊，及悉獨等，廣如上說。大衆食已，時象力園，又取一小座於如來前，端坐，聽法。世尊為彼藥叉，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即從座起，于時葡萄食訖，由向多諸佛宮，應可押取葡萄汁，煎汁不熟，遂便行出佛宮，應可熱煎，煎好，供作伽等，非時漿飲。爾時世尊，於住房外，既洗足已，便向房中，宴坐入定。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於此，壽命短時，出現於世，涅槃時到，有多調伏事故，應可須作。我若共阿難陀，悉獨，諸北天等，同為調伏事，應可得成。今者應可共金剛手藥叉，往彼調伏。爾時世尊，以二伽伽，命金剛手藥叉曰：</p>	<p>有念者實善 存念者安寧 有念者安寧 思惟得寂靜 有念者願善 存念者安寧</p>
---	--	--

有念者安睡 捨離勝負心

爾時世尊告金剛手摩訶薩。汝可共我。往北天竺。爾時伏阿鉢龍王。唯然。世尊。其金剛手摩訶薩。共世尊乘空而往。世尊遙見青林。告金剛手摩訶薩。汝見此青林不。答曰。善哉。已見。復告曰。我滅度一百年後。當於此處造僧伽藍。名曰青林。學者摩訶薩。為第一處。爾時世尊遊行。至積葉聚落。時被聚落。有住難。又名曰覺力。心懷暴惡。此聚落人民。恒常祇求。雖復設祭。而恒被損害。時聚落人。聞世尊至。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聚落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聚落人。眾從起。而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覺力摩訶薩。於其長夜。與我為怨。恒常損害。唯願世尊。救我等故。爾時佛告覺力摩訶薩。亦在衆會而坐。爾時佛告覺力摩訶薩。曰。再三而問。汝今聞不。時覺力摩訶薩。答曰。我聞。佛復告曰。汝今應可速捨惡心。摩訶薩。答曰。我今捨惡。更不為害。是時世尊。便令受戒。歸依三寶。時被惡又即於此處。造立一寺。名曰積葉。諸信人。布施資具。悉皆充足。寺既成已。世尊便去。是時摩訶薩。又隨佛而去。世尊告曰。汝可迴還。守護此處。我今助汝。而守護之。我滅度後。以身肩骨。留於此地。後有諸人。起塔燒塔。號為積葉。聚落。世尊復至泥輪。聚落。復有聚落。名曰法力。世尊便即調伏。是時摩訶薩。又向前起寺。名泥輪。聚落。世尊復至信度河邊。有一紅師。是時世尊。示現種種神變。而調伏之。禮見師

理。并及調伏。是摩訶薩。得以此神。力。加被。摩訶薩。今留足跡。因此時人。共以立號。名為摩訶薩。又足跡。爾時世尊。復至仙人住處。於此調伏。牧灌仙人。于時婆羅門。及居士等。共以立號。坐臥之處。便即被為牧灌仙人。坐臥之處。爾時世尊。告金剛手摩訶薩。汝可共我。詣無相平。王宮中。唯然。世尊。爾時如來。與金剛手摩訶薩。到龍王宮中。于時無相平龍王。既見世尊。到於宮裏。便即獻。念起害心。發諸煩惱。上并虛空。降注。雷雨。并諸土塊。于時世尊。知龍王惡。便即還。入慈心定。既入定已。所注土。雲。於如來上。變為沈檀。多摩羅末香等。如雲而下。時龍王。見不害世尊。便即放槍。及諸兵器。碎即化為四色。蓮華。空中而下。是時無相平龍王。遂放煙雲。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亦放煙雲。于時龍王。實為狂慢。因斯除息。遠便入宮。止息而住。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由二種因。龍王降伏。一切惡龍。或令怖懼。或令默然。然此龍王。今受怖懼。作是念已。告金剛手摩訶薩。曰。汝可憐憫。此惡龍王。爾時摩訶薩。又受如來教。以金剛杵。擊破山。其山既破。龍王。是時龍王。憂愁怖懼。即欲逃竄。爾時世尊。入火界定。令其十方。悉皆火。是時龍王。逃走無蹤。唯世尊。足立之處。寂靜清涼。是時龍王。詣世尊所。頂禮足。而白佛言。世尊。何故怖懼。於我。佛即答言。我是法王。豈得怖懼。我若不懼。如此勝。早已滅。唯留空名。爾時世尊。以千輻輪。轉。言。無畏之手。摩訶薩。王頂。便即

告曰。賢首當知。汝由清淨。飲食。供養。聖聞。并施。賢願。盛滿淨水。合於三十三天。中生由邪願故。受佛生身。皆諸來生。而自活命。此身滅後。當墮地獄。時被龍王。便即白言。唯願世尊。示我所作。佛告龍王。汝於我所。歸依三寶。受清淨戒。住摩竭陀。一切人。眾。宜施無畏。時被龍王。白佛言。世尊。我今受清淨戒。時龍王。子。并諸眷屬。合掌頂禮。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亦願歸依三寶。受清淨戒。無相平龍王。復白佛言。我等諸龍。多有怨害。又有龍王。名。摩訶薩。世尊。與受淨戒。令發慈心。爾時世尊。與諸龍等。受清淨戒。歸依三寶。時金剛手摩訶薩。見無相平龍王。及諸眷屬。皆悉歸依。歸依三寶。受清淨戒。歡喜踴躍。時世尊。調伏無相平龍王。六萬眷屬已。從座而去。世尊。遙見。綠色樹林。便告金剛手曰。汝見彼林不。白言。我今已見。佛言。金剛手。此迦濕羅國。境。我滅度後。百年中。當有慈獨弟子。彼惡。當調伏。虎。龍。毒蛇。龍。已。即從龍乞一。脚。安坐之處。以方便。故。遍此國土。流傳正法。順足。鉢舍那者。坐臥處中。最為第一。其國境內。當有六萬六百六十王。聚落。爾時世尊。又到足。摩訶薩。已。調伏仙人。及不發作。摩訶薩。并諸眷屬。於提陀。聚落。調伏女。摩訶薩。及其眷屬。世尊。復到。稻。樓。閣。城。於此城中。化摩軍王母。令住。因。已。世尊。復到。乃。淨。過。多。城。於此城中。有一。陶師。備。是。工。巧。以。自。貢。高。所作之器。於其輪上。待。器。乾。已。然後。方。下



佛今授記。當轉數多有情故。而作利益。佛

有五百仙人。一處有五百羅漢。時此群祥顯  
主。本懷慈悲。諸羅漢中。有生子者。皆被惱  
殺。諸羅漢。爲子憂愁。共相譏曰。汝等當  
聽我此群主。常害我子。可設方便。我若懷胎  
者。不須報知。至於後時。有一懷胎。諸羅漢  
等。將至幽處。而害幽隱。共探諸果。私相供  
給。日月既滿。便生一男。深藏密處。令遺乳  
哺。長養使大。既成立。已。卽於衆內。驅逐群  
顯。令離本衆。於山別遊。以避行故。聞獨覺  
覺。卽便往詣。觀近而住。心無怖懼。卽採果  
食。及諸根葉。常將供給。獨覺食餘。還歸羅  
漢。獨覺常法。飯食已訖。卽伽跏坐。羅漢見  
已。卽卽學坐。後諸獨覺。便作是念。我下劣  
身。應得已得所作。已辦。今可將入無餘涅槃  
作是念已。卽卽騰空。示作神變。或身出大焰  
。或身現甘雨。或身出光明已。便入無餘涅槃  
。而彼羅漢。心懷憂惱。卽卽尋覓。至香窟中。乃  
見道身。是時以手舉獨覺衣。時有天神。便作  
是念。今此羅漢脫獨覺衣。恐損道身。時夜天

廣而無怖畏。恒持花果。及以齒木。供納仙

人使人食。遇過無能。是則國者。他人之國。今依彌陀法見。舉手者。挽令向下。便即彈指。作跏趺坐。翹一足者。挽令向下。還即彈指。於仙人前作跏趺坐。五熱炎身者。即滅其火。便即彈指。於仙人前作跏趺坐。爾時諸仙人等。白觀衆師曰。今有彌陀摩訶我等。應修苦行。師便問曰。是時仙人。說如上說。師又告曰。汝等當知。但是彌陀。皆能記事。決定會見。如是威儀。修造仙人。汝可依隨。結跏趺坐。諸仙人等。既聞師語。便即跏趺坐。皆有喜悅。當得現前。雖不得阿彌陀耶。及諸如默耶。教示。自能生得三十七道品法。現證解覺。時仙人等於彌陀。敬信隨法。所得新果。及好美食。供養彌陀。然後自食。乃至後時。彌陀身死。被燒覺等。於諸方國。取種種香。積集新車。共燒彌陀。爾時世尊告諸菩薩。汝等勿作異念。往昔國樂與維覺同住者。今茲波伽多是。往昔之時。以多利益。今復於此。教與授記。哀愍有情。亦多利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九

大唐三藏經律奉 制譯

### 簡易步驟

爾時世尊。於勇軍人間遊行。漸至末土羅城。其中淨行婆羅門等。聞需耆摩沙門。到來末土羅城。彼極讚說。照曜覺悟。安住分析。顯示顯現。四種人等清淨之法。彼需耆摩沙門。若入此城。我輩利養。決定斷除。我聞需耆摩沙門。有不尊重處。而不遊行。此若有人。於彼需耆摩。不生尊重。彼定不入末土羅城。若令下劣人等。往彼輕慢。恐提需耆摩心。不將爲事。若有上首勝人。不生尊重。輕毀需耆摩。此則甚善。我等衆中。雖爲上首。是時末土羅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伽羅步提。遙達四明四蔭。呢詢。能顯己宗。推讓他宗。所出百辭。隨實而轉。手時末土羅婆羅門等。來共集會。往伽羅步提所。面即白言。師波跋耶。我等既聞需耆摩沙門。來於此城。彼極讚說。照曜覺悟。安住分析。顯示顯現。四種人等清淨之法。然彼需耆摩。有不尊重處。心不樂往。若有人等。於彼需耆摩。不生尊重。彼定不入末土羅城。若令下劣人等。往彼輕慢。恐提需耆摩心。不將爲事。若有上首勝人。不生尊重。輕毀需耆摩。此則甚善。除師波跋耶。豈復更有上首之人。能辦斯事。唯聞於彼。作不尊重。以言罵辱。時伽羅步提報諸人曰。我若隨宜而轉。





種界處，各取本界，而不取別，所謂眼界，乃至身界，是諸根等，意能攝受，然此五根，以意爲依止，諸塵門曰：意復以何爲依止？佛言：以念爲依止，諸塵門曰：念以何爲依止？佛言：以四念處爲依止，又問：四念處以何爲依止？佛言：七覺支爲依止，又問：七覺支以何爲依止？佛言：明解脫爲依止，又問：明解脫以何爲依止？佛言：涅槃爲依止，又問：涅槃以何爲依止？佛言：諸塵門，汝今所問，此事深遠，汝不能到，彼邊際，我今所修梵行，正斷苦故，能諸苦際。

爾時毘陀延婆羅門大長者聞世尊語已，心生歡喜，從坐而起，辭佛而去。時彼長者作如是念：如何於彼而作損害？其長者昔聞有人以食供養世尊，及解開衣，便即發願，心有所求，悉皆獲得，作是念已，還來佛所，整理衣服，合掌頂禮，而即白言：唯願世尊，及慈獨來，明日晨朝，於我家中，願受飯食，廣如上說。是時長者知世尊食訖，洗手收鉢已，於世尊前，即取小座而坐，便念慈願，此輩沙門，各各摩，及諸弟子，食我飯者，與我作牛，爾時世尊知毘陀延心之所念，而即告曰：婆羅門，汝心違法，終不能成，此諸慈獨已發後有汝，今可更別發願，爾時世尊說施現願已，從座而去，還至本住處，在慈獨前數座而坐，告諸慈獨：彼毘陀延爲求耶願，而生愛心，汝等當已，宜可速說先佛伽他，使彼耶願勿得成就，時諸慈獨說伽他已。

爾時世尊，夜分已盡，於清旦時，入毘陀延家。

落乞食，待者具壽阿難陀隨佛左右，彼聚落中，有一老母，名迦羅羅，將欲取水，而向井邊，世尊見彼調伏時至，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詣彼老母所，告言世尊須水，汝可持水，連往佛所，見彼如來，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赫奕，超于日月，如寶山行，時彼老母見世尊已，便生恭敬，如愛子心，即便舉手，欲抱世尊，謂言：子子，諸慈獨等即前進止，莫抱世尊，佛告諸慈獨：汝等不須遮此老母所，以者何？此老母已曾五百生中，與我爲母，若不令抱我身者，即吐熱血，世尊見彼心生子想，念此恩愛，生慈愍心，便即引項，令老母抱彼既抱已，心生歡喜，聽佛說法，爾時世尊知彼根性，隨機演說，令隨四眾諦理，母聞法已，以金剛智杵，摧滅二十種薩迦耶見煩惱，山峯，證預流果，得見諸理，即作是言：是我世尊，如是勝利，父母兄弟，及諸天等，所不能作，廣如上說，從無始心以來，積集二十種迦耶見山，以金剛慧，我已摧滅，得預流果，復說頌曰：

善子所應作 聞報慈母恩  
我今康佛光 當速涅槃路  
善哉若有事 永離三惡處  
我今用少功 速至無憂處

說是語已，頂禮佛足，舉辭而去，彼於晨時，夫既歸許出家，詣世尊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於善說法，律中出家近圓，成慈獨尼性，於世尊所，修梵梵行。

爾時世尊付囑大世主慈獨尼，于時大世主令彼出家，與受近圓，示以法要，慈心修學，斷諸煩惱，證預流果，廣如上說，天人供養，是時世尊與諸慈獨尼，略說法要，已入室宴坐，是時世尊告諸慈獨：此戰迦羅，於我慈獨尼聲聞衆中，分析經法，而得第一。

時諸慈獨皆生歡喜，爲斷疑故，而問世尊：彼戰迦羅慈獨尼，曾作何業，年過出家，復以何緣，而受貪賤，於最後生，而不懷孕，復得出家，證預流果，說法之中，云何最勝，佛告諸慈獨：此戰迦羅慈獨尼，先作白業故，積集資糧，乃至果報自受，慈獨當知：我於往昔行菩薩道時，曾爲我母，由彼業故，年老出家，我昔行菩薩道時，母爲障礙，由戰迦羅不作善故，摩耶夫人常作好業，戰迦羅爲障故，迦羅佛時，屬母式，又有善慈獨尼，及無學慈獨尼，云婢婢，由此業故，今爲婢身，由迦羅佛時出家，證預流，又聞佛說法，因緣善巧，界處緣起，善巧，處非處善巧，在我教中出家，斷一切煩惱，得無學果，師波歌耶慈獨尼，於彼迦羅，波佛正等覺法中出家，能廣分別，設法人中，最爲第一，時戰迦羅慈獨尼，應命終時，作是願言：我於迦羅波佛法中，修持梵行，證預流果，而未得果，今迦羅波佛授師波歌耶慈獨尼，阿羅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汝於未來世，入壽百歲時，成等正覺，號釋迦牟尼，爾我善緣，於彼釋迦如來法中出家，得如今日師波歌耶，說法人中，最爲第一，由彼願故，今此慈

獨尼於我法中說法第一。蓋初當知黑黑之

業。當得黑黑報。乃至彼等蓋初當修白白業。

應如是學。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隨我往吠羅聚落。

阿難陀曰。唯然。世尊。是時世尊。共阿難陀

法。乃至到一園中。時有婆羅門。汲水灌園。其

婆羅門遠見世尊。便作是念。若當答摩沙門

入此園者。汚此井水。便應離家。佇立而住。爾

時世尊以神通力。而入彼園。時有半之迦葉

又大將。遙側其井水。波瀾園中。時婆羅門

作如是念。此諸答摩沙門。有大威力。能令井

水涌出。洩流。作是念已。即生信心。而作是言。

諸答摩沙。此是水。此是繩。此是繩。隨意取水。是

時世尊即說偈曰。

諸處悉有水 井水何所用  
斷此渴愛想 更復何所求

時彼婆羅門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於善說

法。律之中出家。而受近四。得慈利性。度如上

說。善來善哉。即成出家。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由彼慈樹。勸助修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厭

離三世。廣如上說。乃至釋梵諸大恭敬。

爾時世尊於勇軍聚落。人間遊行。至憍薩底

城。在鉢木樹下。而住。時此城中。有婆羅門。

名曰火授。而作國王。土豐饒。人民安樂。居

者充滿。是時彼王。聞世尊遊行勇軍人間。

至此在鉢木樹下。便作是念。沙門諸答摩。

諸大國王。恭敬供養。尊重讚歎。我亦應可供

給供養。免彼諸國。饑饉災異。云火授王。如

來在於國內。亦能供養。我今應請世尊。及

諸僧。以一切供具。而為供養。作是念已。

爾時具壽阿難陀。於其晨朝。詣火授王宮。於

王門所見。衛門人。寂然閑坐。無所為。見已

問言。汝等今者何故閑坐。無所為。作。彼便答

言。尊者阿難陀。使我何作。阿難陀報言。彼火

授王。豈不請佛。及諸僧。夏三月中。四事

供養。汝等今者何得閑坐。不營飲食。及敷床

座。令佛及僧。一日斷食耶。時彼門人白

言。尊者王雖告勸。令其廣辦。五百人供。不

為難。阿難陀告言。汝可白言。彼便答曰。尊

者阿難陀。王先遍告。夏三月中。勿令人見。若

輒見者。當斷其命。我等當有第二頭耶。而敢

白王。時阿難陀聞斯語已。往詣佛所。具陳上

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可著僧伽藍。將一

侍者。往大城中。市陌坊巷。四衢道中。作如是

告。誰有信心。於三日月。能為供給世尊。及

諸僧。飲食湯藥者。今正是時。爾時諸

者聞佛教已。即便往告如上具陳。城中長者

婆羅門等。作如是言。尊者阿難陀。我等各

各獨能辦供。世尊上首。聲聞僧伽。於三月中

供給飲食。四事無闕。但緣王有賤賤。於三月

日。不許國內人民。輒為奉施。上首世尊。及諸

僧伽。若違犯者。罪至於死。如是遍告。竟無

能者。時有商主。從北方來。將五百匹馬。至此

城中。作如是念。今屬雨時。若我前遺。悉泥損

馬者。多有漏蹄。於三月中。即便住此。自乘智

馬。每日料養二升餘者。一升商主亦聞王有賤

今時阿難陀往就商主而為說法。彼便作是念。我非久住此王境內。念已。白言。尊者阿難陀。自乘知馬。每日給料大麥二升。餘者一升。世尊頗能食所養者。日奉佛二升。餘者一升。各施一升。時阿難陀聞商主語已。證世尊所具陳上事。便作是念。我自作業。還當自受。廣如餘說。乃至非外界受。乃至願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于時世尊說是頌曰。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婆伽羅中。次第行轉。作如是告。若能共佛。在此處住。於三月中。食馬麥者。可受此餉。是時尊者奉佛教已。便往行轉。世尊教主先受一餉。因百九十八婆伽羅各受其餉。于時具壽舍利弗白世尊言。我多風疾。於三月日。不能食麥。具壽目連復白佛言。我為侍侍尊者。亦當隨去。佛與四百九十八婆伽羅。於此夏安居。具壽舍利弗目連詣三摩山。而為安止。時天帝釋來詣二尊者。於三月日。受其供餉。是時商主即以馬麥。每日奉佛二升。諸婆伽羅。各施一升。佛告阿難陀。汝可為我料理此麥。時阿難陀即便持麥。往詣婆伽羅。至一老母處。告言。姊妹。可為世尊料理此麥。老母報曰。尊者。我年衰邁。無力料理。然此處家有少壯女。彼能料理。時阿難陀復詣彼所。告言。姊妹。願能為佛料理此麥不。女人報曰。尊者。若能與我料理此麥。已來許我問答者。我即料理。阿難陀曰。可爾。彼即料理。是時少女聞阿難陀百病者。佛名者。是何護耶。

時阿難陀便作是念。佛徒其深難解難測。我若顯現。必不能了。我今且為重揚轉輪王事。告言。姊妹。若於世間轉輪王出現於世。七寶隨現。何為七寶。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將寶。其輪寶等。云何出現於世。若刹帝利灌頂轉輪王。於十五日。沐浴清淨。與諸臣佐。昇高樓上。從東方。輪寶來現。千輪轆轤。皆悉圓備。如天金色。自然而成。王見作念。我今聞說。若刹帝利灌頂大王。於十五日。沐浴清淨。登高樓上。有輪寶來現。必得成就轉輪王。我今試之。即從坐起。摩輪著地。右手摩輪。按左手掌。左手摩取。按右掌中。王即發願。摩妙輪寶。如先過去轉輪王所行之事。願見示現。王與輪寶。及四種兵。便得昇空。如先輪王所行之處。輪寶所住處。王亦隨住。是時東方八萬四千諸小國王。咸詣轉輪王所。白言。尊來大天。此是王國。人民熾盛。安穩豐樂。唯願天王安住於此。臣等侍衛。輪王勅曰。卿等各宜正法化世。有非法者勿為共住。若如斯者。侍衛於我。于時輪寶而於東方。乃至海際。悉皆降伏。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彼輪寶法。昇空通遊。還至王宮。住王殿前。姊妹。若轉輪王出現世間。如是輪寶。必當顯現。言象寶者。作蓮花色。七支四齒。形體殊好。肥壯勇健。甚可愛樂。王若見已。心生歡悅。作如是語。象寶善哉。即令使喚。善調馴師。告言。此善象寶。宜速善調。善調順已。送於我所。白言。如王教勅。於一日中所應調者。悉皆調之。而

此象寶。其性賢善。能隨調法。如百歲象。調之相。見象調已。即將奉王。白言。大王。象寶調善。王自知時。王欲試象。日初出時。乘象出宮。通遊四天。食時還至本宮。與食。姊妹。若轉輪王出現世間。如此象寶。方出於世。言馬寶者。如紺青色。頭黑光悅。形狀端正。甚可愛樂。王若見之。情甚歡悅。令此馬寶。具大寶相。喚馴馬者。令速調伏。即依王命。以馴馬法。於一日中。皆悉教授。亦如上說。善調馴已。奉奉王前。白言。大王。馬寶調已。願王知時。王欲試馬。日初出時。亦乘馬寶。遊四天。下。具如上說。姊妹。若轉輪王出現世間。而此馬寶。方現於世。言珠寶者。有如是形色。八楞具足。紺琉璃色。清淨鮮潔。光明輝耀。諸寶隨現。姊妹。其珠寶有如是功德。轉輪王出現。珠寶方現於世。言女寶者。形體端正。容貌超絕。不白不黑。不黃不赤。不長不短。不曲不細。身諸毛孔。以粉檀香。口氣香潤。如青蓮花。寒時燭。即溫煖。熱時燭。即清涼。是時具壽阿難陀。為說輪王七寶。至女寶時。而彼女人料理麥了。即便頂禮阿難陀。合掌發願。願我以斯福業。當作輪王女寶。時阿難陀持至佛所。諸佛世尊無不覺了。知而故問。佛告阿難陀曰。誰料理麥耶。阿難陀白言。大德世尊有一婆羅門女。佛復問曰。汝與彼有何言說。白言。共語。佛告阿難陀。汝與彼女所有言辭。為我說之。阿難陀奉教具陳。佛復告阿難陀曰。何故不與顯說佛德。說轉輪王耶。白言。大德。我作是念。佛德甚深。

恐被女人不能情解，是故為彼說輪轉王，佛  
自阿難陀，汝為過失，為被女人，若說佛德，  
而彼女人聞佛功德，必發無上正等覺心，而  
不退轉，由斯願力，於此女人，必當得作輪王  
女寶，是時遠近人眾，咸聞遠處門女料理佛  
事，慶佛記為當作輪轉王女寶，是時遠  
有五百女人，來悉詣佛所，將奉料理，佛  
與彼侍衛，是時世尊欲食馬麥，具著阿難陀  
悲泣兩淚，世尊遊行所至之處，國王勝貴  
持佛足十，而為頂戴，於三大劫，修諸善品，何  
為於此城中，食斯馬麥，是時佛告具壽阿難  
陀曰：汝今何故悲泣兩淚，白言：大德世尊，生  
在王宮，合受轉輪王位，下四天下，棄捨國榮  
而為出家，經三無數大劫，廣施頭目手足，具  
一切智，廣受人天殊勝妙供，云何今欲食馬  
麥耶，佛言：阿難陀，汝今能食如來牙齒之中  
一粒麥不，白言：甚欲佛於牙中，取一粒麥  
與阿難陀，即便食嚼，佛問阿難陀，汝願曾得  
如是甘美所食不，答言：大德世尊，我雖生在  
輪王族內，能自食嚼已來，口未曾得如斯美  
味，佛言：阿難陀，如來凡所入口，皆為甘美  
百味中勝，是時遠近諸國國王，咸悉知聞其  
火授王，請佛世尊及諸僧伽，三月安居，便  
自入窟宮，而不出現，不與供養，佛嘆馬麥，聞  
已發覺，報火授王，其使既此，不許入見，在門  
首住，時給養長者聞斯事已，五百乘車，各  
載精妙米，封閉窟道，擬送佛所，是時惡魔  
作念：我已多獲憐亂沙門諸尊，不得其便，

更宜憐亂，今正得時，作是念已，即變身為  
阿難陀形，往五百車處，告言：諸仁，欲何所  
去，答言：尊者阿難陀，我等聞火授王，請佛僧  
伽，三月安居，不與供養，佛及僧伽，而敬馬  
麥，所以給養長者，令將此米，奉獻世尊，魔  
曰：天龍藥叉敬重世尊，舉鉢向上，三十三天  
精妙香積，散於鉢中，何故世尊而食馬麥，宜  
可念過，諸人答曰：我既已出，隨世尊所不欲  
却過魔復作念，而此諸人不愛我教，可作力  
便，即昇虛空，起大風雨，降如車軸，令其未  
車，咸半溺泥，獨者解牛，隨緣而去，是時世  
尊，與眾憐亂，而食馬麥，尊者舍利弗及大  
目連，往三崙山，受天供養，其間而主，三月既  
周，來請世尊，唯願哀愍，與眾憐亂，受我微  
供，佛默受請，知佛受已，於其夜中，辦種種精  
妙飲食，廣如餘說，乃至飯食已，收鉢盂，洗漱  
淨已，投佛足下，而發誓願，所有善根，願我當  
來作轉輪王，其棄智馬，當為太子，五百匹馬，  
而為我子，佛所記女，為我女寶，餘五百女，為  
我宮嫔女子，時世尊既知彼念，告言：商主，汝  
今所願，當來必就。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藥事卷第十

###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藥事 卷第十一

大德三藏經淨事 制譯  
爾時火授大王，在深宮內，希見淨祥之事，時  
阿難陀至王門，告守宮門者：仁今為我，尋  
奏王知，具壽阿難陀，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  
守門人便奏王言：大王當知，尊者阿難陀，  
行立門首，冀見大王，王曰：我今思遠見細詳  
事，阿難陀至，是大尊貴，益族勝人，是即福  
祥，善有名稱，有善顏容，有善色相，所言皆  
善，修諸善品，可居入宮，雖敢留難，其守門  
人既奉王命，報阿難陀曰：王嚴入宮，其時四  
方國使，亦與同入，時阿難陀，王無病，坐在  
一邊，告火授王曰：世尊，緣問遠告大王，於三  
月中，在王境內，夏安居已，今欲隨去，令報王  
知，王曰：阿難陀，我今頂禮世尊威德，一夏已  
來，起居安樂，不食飲盡足，不時諸國使咸皆  
王言：王甚無道，既能請佛，聞僧伽，與設供  
養，於三月日，自伴密宮，而不見，世尊在  
境，一夏已來，食馬麥，王曰：卿者阿難陀，  
世尊僧伽，於三月日，宜與龜麥耶，阿難陀曰：  
誠如所說，王便問絕，從座而倒，冷水洒面，方  
得醒悟，喚諸臣佐，告曰：我先勅令每日供  
膳五百人食，種種精妙，甘美香饌，美飯飲食，  
耶，諸尊答言：大王但令遺造香燭，不命臣等  
應合與誰，臣等奉勅，每日供膳，造五百人分，  
時火授王，請佛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  
尊為彼，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從  
座起，復禮佛足，白言：世尊，我有深過，大德  
善逝，我有深過，由我幼少，愚癡，不別良賈，闕  
諸善巧，先請世尊，及聲聞眾，於三月日，為夏  
安居，便住深宮，而不見佛，唯聞世尊，知護  
念，哀愍於我，受我追悔，見容其過，佛言：大

王、賊如王說：觀諸世尊，及僧伽衆，於三月日，而不來現，實爲幼少愚癡，不別良賈，闕諸善巧，然大王當知，若人遠過，深生自悔，其罪自滅，福德增長，何因緣故，由見過罪，能生追悔，王復白佛：唯願世尊，與我同僧伽，盡形受我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佛言：大王，壽命促時，如來出世，未興化者，其數無量，淫殺將至，我不受王壽形供給，王復白言：大德世尊，若不受我壽形供給，唯願結怨，受我七年，乃至七月七日供養，佛亦不受，王復白佛：唯願世尊，與我同僧伽，明日就宮，受我供養，佛作是念：不受王請，共王必定口吐惡血，因此命終，佛便默受王請，王知受已，頂禮佛足，率諸遊宮，勸諸臣曰：卿等有何巧計，令此衆僧，佛及僧伽，明日食盡，諸臣答言：可布地上，請佛僧伽，於上臥過，亦同如食，王言：甚善，王於其夜，辦種種微妙清淨香餅，百味充飽，衆中有一老出家者，情懷懷恨，此無道王，於三月日，請佛世尊，及我僧伽，令食盡，今現此食，馳逞巧詐，便以脚踐，飲其飲食，諸藥門長者見其醜惡，勸者此食口漬之物，何容脚踐，時諸老弱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彼老弱以脚踐食，有新過失，從今已後，不應如是入口之物，以脚踐之，若犯者，得越法罪，時火授王，見衆坐定，王自行食，皆使飽滿，飯食將畢，收鉢器淨，湯漱已，取小卑座，對佛前坐，佛復爲王，廣說妙法，從座而去，時諸老弱更安居已，洗浣衣已，各執衣鉢，悉來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共白佛言：大德

世尊我等在此，於三月日，夏安居竟，所有車菴可毀破不，如增一阿笈摩第四品中廣說，時諸老弱咸皆有疑，謂世尊曰：大德，先作何罪，經三無數大劫，捨眼目手足，廣行惠施，成等正覺，佛與四百九十八惡報，捨諸餘術，詣受藥城，食食馬麥，具壽舍利弗，及大目連，受天妙供，佛告諸老弱我於昔時，自造斯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乃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當知，乃往古昔，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號毘鉢尸，如來應供正覺，十號具足，與八萬四千惡報，住觀音城，王都城，于時觀音城中，有一婆羅門，教授五百童子，國中人民，亦重供養，如真應供，足鉢尸如來，老彼城邑，國中人民，而不敬及不尊重，此婆羅門，遂於佛所，及聲聞衆，情生嫌妬，時有衆多惡制學無學，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王都城乞食，乞得種種微妙香餅，潤鉢而出，其婆羅門見已，問曰：婆羅門可來，我潤鉢中，乞得何食，是諸老弱各懷負直，便呈鉢食，彼婆羅門便生瞋恚，告諸學生，斯非應供，不端受此微妙供養，應令施彼極惡惡者，時諸學生咸共答言：如是如是，如師說故事，合食食盡，於彼衆中，有二童子，心懷淨信，有實德相，作如是言：師說故事，勿出新語，此真應供，具大尊勝，堪受天供，非餘人食，佛告諸老弱，於意云何，乃往昔時，婆羅門著嗔瞋人乎，我今是也，五百學生者，此四百

九十八惡報是，其二童子有信心實善者，今舍利弗，及大目連是，汝等老弱，由我往昔於毘鉢尸如來，及學無學弟子處，懷嫉妬心，而生瞋恚，以不善言，作惡惡語，彼諸學生悉隨我語，由斯業力，今受斯報，是故世尊，與四百九十八惡報，食食馬麥，具壽舍利弗，及大目連，此二童子，不隨我語，由善業力，今受天供，由斯義故，我常宣說，惡業惡報，白業白報，經廣難報，汝等宜應勤修，當如是學。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來共我，詣無能敵城，時阿難陀聞佛歡已，即隨佛後，遊行人間，至無能敵城，住彌伽河邊，時有一惡報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爲我，略說妙法，我聞勝法，一心領受，勸策惡惡，能爲道遠，由斯事故，我捨家族，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捨俗家計，而爲出家，至終願求無上梵行，以自智慧，得法見法，自利利他，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時此惡報作斯語已，佛過彌伽，觀彌伽河，見於河中，有大方便，隨流而下，見已，告彼惡報曰：汝今見此河中方便，隨水流不，答言：已見，佛言：若有惡報，如彼方便，不住彼岸，不住此岸，不住中流，沙灘河濱，人不得出，非人不持，不入洑澗，不壞不爛，不久之間，至大海中，而爲居住，若猶如是，不住彼岸，廣說乃至，到於涅槃，時此惡報白佛言：大德，彼此之岸，乃至不壞不爛，我未知解，勝說世尊，願爲略說，令我開悟，乃至不受後有，佛告惡報：彼此岸者，是爲六處，此岸

內處被外處蓋判，雖知此內外六處住中流者，變為愛欲，住沙羅樹者，是為我身，人撈彼者，是其善報，與諸白衣往還，此為憂樂，非人捉者，若有持梵行，遂作斯願，以此將我當斷生天鬼趣等中，入戒調者，為捨諸學處，言煩惱者，雖欲得戒，作諸惡法，則復實為魔所閉，非沙門為沙門，非梵行為梵行，蓋判，雖如是知，此為彼此內外處說，乃至畢竟到於涅槃時，此蓋判則佛善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如佛所說，而此蓋判一心記持，動復懇勵，乃至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證阿羅漢果。

爾時有一牧牛之人，名曰歡喜，去佛不遠，遙聽佛說，倚柱而立，時有蝦蟇亦在河邊，牧牛人執繩柱上，皮肉穿穴，雖遭此苦，心不生念，我若作聲，歡喜牧人，必為散亂，聽法為難，由是忍受，於世尊處，發殷重心，因即命過生四天王宮，時牧牛人，獨柱一邊，諸世尊處，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自白大德，我今不樂被此岸住，不聞中流，不住沙灘，不令人捉，不令非人所持，不滿滿流中，亦不獨處，唯願世尊，許我於善說法律中，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蓋判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問牧人曰，汝今牛群，豈可不須付彼本主耶，答言，不付，何因緣故，而不分付，答曰，諸牛各有犢子，在於主邊，其犢牛等，雖全懷故，時至自歸，所以不付，唯願世尊，但令許我，於善說法律中，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蓋判性，淨修梵行，佛言，歡喜，汝今且

待須臾，其此牛群，雖知住處，然汝先已受他牛主衣服飲食，不顧如是，于時歡喜，便離佛足而去，高聲唱言，我有大怖畏，蓋大怖畏，疾疾而走，聞牧牛者，數有百人，見彼懷懼，問言，仁者，生何怖耶，答曰，生怖老怖病怖死怖，諸牧牛人聞是語已，亦隨彼走，有餘牧牛人，及牧羊人，并別車探柴，在路見者，咸隨彼走，追前來者，問曰，汝有何所畏，答言，我怖生老病死，而此諸人聞已，皆遂欲至所住聚落，聚落中人，遙見大怖，遂生怖心，或出走者，或有收斂財物者，或有持劍，或備仗者，於中有兇猛者，從聚落出，先鋒進拓，問言，何事，彼便答曰，有怖有畏，問言，何怖，答曰，我今憂怖生老病死，時聚落人，乃始安帖。

爾時其善舍利弗在佛會坐，見牧牛人歡喜去久，自佛言，世尊，其牧牛歡喜樂於善說法律中，而諸出家，佛先何故令彼歸家，佛告舍利弗，歡喜牧人，處在家中，受五欲樂，無有足處，彼牛已即來於此，汝當自見，其善族姓子，割除鬚髮，披著袈裟，以淨信心，捨俗出家，於無上梵行，至修作，得見真理，而自智見法，證會亦令他體，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作已辦，更不受後有，復於其時，其歡喜牧人，付主已與五百人，來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付牛訖，願見聽許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蓋判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歡喜，汝與五百人，同來此者，皆悉得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蓋判性，可修梵行，既出家已，勤

修善品，乃至心得解脫，當法如是，善得生天，起三種念，一者我於何處死，生何處以何樂，故是時，歡喜得生天已，即便見，捨蝦蟇身，得生四天王宮，由於佛處，發清淨心，以斯樂故，得生於此，便作是念，若先受天樂，不往見佛，甚無恩孝，我今預應往見世尊，是時，蝦蟇天子，以天容儀，莊嚴其身，於中夜分，來詣佛所，彈指河，光明照曜，以天妙花，散如來上，頂禮佛足，對面而坐，聽佛說法，于時世尊，觀知蝦蟇天子，懷性隨順，意樂慈別，說如是法，於四眾前，令其開悟，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滅二十種有身見山，還預流果，超越骨山，潤竭血海，時蝦蟇天子，深生歡喜，如買客得寶主，如農夫得天雨，如陣得勝，如病得痊，從坐而起，頂禮佛足，辭還天處，是諸惡倒，初夜後夜，悉皆覺了，夜見其光，而生疑念，於晨朝時，白世尊曰，於昨夜中，梵釋諸天，護世四天王，來於佛所，耶，佛言，不來，然牧牛歡喜，聽我法時，有一蝦蟇，以杖撻著，皮肉穿穴，作聲惡驚，牧牛歡喜聽法，而於我處，發清淨心，忍痛命終，得生四天王宮，來於我所，為彼說法，彼聞法已，辭還本宮，時諸惡倒，咸皆有疑，諸世尊曰，牧牛歡喜及五百人，先作何業，為牧牛者，於佛教中，而為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蝦蟇天子，先作何業，生有蝦蟇，見其諸理，佛告諸惡倒，由彼自捨斯樂，今還自受，廣說乃至，顯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若獨乃往過去。此寶坊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提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住波羅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其牧牛數甚。彼佛教中。而為出家。具通三藏。為大法師。善知種種。能持誦誦有五百弟子。從彼受業。取其教誡。而於衆中。有淨事起。而此慈獨善和合息。是時有二慈獨。心懷我慢。不肯前彼。起居間訊。後於異時。斯二慈獨。共來問師。方至彼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有斯野語。願見令息。彼便作念。我若即令淨誦和息。而此慈獨不復更來。且退與僧伽。亦不違法。念已告曰。我今不知其淨誦。且向僧伽處。彼慈獨事。出外聚落。其二慈獨至僧伽處。求與和息。三慈獨獨信事了已。從於聚落。還至本處。問弟子曰。其二慈獨。更來求我不。弟子答言。彼慈獨。僧伽已與息其野語。所有事甚。具為陳說。聞已生瞋。出龜忍語。而此僧伽如是斷事。同牧牛法。而諸慈獨。先是放牛者。方為出家。五百弟子。聞已亦言。師波慈獨。誠如所說。僧伽和斷。如放牛人法。佛告諸慈獨。於意云何。往時三慈獨者。豈異人乎。今放牛數甚。往時五百弟子者。今五百放牧人。是由彼諸人。於往昔時。迦提波如來弟子。聲聞衆中。出龜忍語。五百生中。當為放牛。由於彼佛教中。萬修慈獨。諸人緣起。處非處。皆根故。彼與五百人。於我教中。而作出家。所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其龜忍天子。亦於迦提波如來教中。出家。而常習定。遊行人間。至

一聚落。住在寺中。初夜臨坐。憍心欲定。持誦慈獨。悉皆瞋瞋。雖能障定。彼既聞。心不能攝。便作是念。我今可於中夜入定。又於中夜。憍心欲定。持誦慈獨。又皆瞋瞋。作是念。可於後夜。於後夜中。又復端坐。憍心欲定。時諸慈獨。高聲誦。未成欲故。有懷瞋毒。便起忿怒。作如是語。而此迦提波教中。慈獨。從暮至曉。出龜忍聲。汝等慈獨。於意云何。往時習定慈獨者。豈異人乎。今龜忍天子。是彼於迦提波如來。應正等覺。聲聞弟子。為作斯惡語。由斯聚落。五百生中。為龜忍身。而於我所。發清淨心。捨龜忍身。生四天王宮。於迦提波如來教中。修諸梵行。故。今見其理。由斯緣故。我常宣說。惡業黑報。白業白報。無業無報。是故汝等。應捨黑業。修白業。當修白業。

爾時世尊。欲渡迦提波河。時有五百群鵞。五百鴈。五百頭龜。右繞世尊。世尊兩時。為說三句妙法。告諸鴈。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汝等宜應發清淨心。厭捨生身。時鵞鴈。聞三句法。皆作是念。我等希聞如來三句妙法。味。不離更念。自餘食想。便斷不食。傍生之類。飢火甚速。因即命過。生四天王宮。初生諸天。常法如是。若生天者。起三種念。我於何死。生於何處。由何業生。觀見日身。捨傍生身。生四天王宮。由世尊處。得聞法要三句。廣如餘說。乃至成諸佛所。以妙天花。而散佛上。世尊慈父。觀其根性。隨其意樂。為說妙法。於四聖諦。令其開悟。聞說法已。離預流果。乃至頂禮佛足。共辭還宮。時諸慈獨。咸皆有疑。謂世尊。曰。唯因世尊。說此諸鵞鴈等。先作何業。生在傍生。又作何業。得生天上。見真道理。佛告諸慈獨。汝等當知。諸鵞鴈。自作斯業。今還自受。廣如上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慈獨。今當善聽。乃往古昔。此寶坊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提波。如來十號具足。住波羅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而為出家。級犯諸餘。離小學。由斯聚落。隨在傍生。由於我所。發清淨心。得生天上。住於迦提波如來教中。修梵行。故。得聞我法。見真道理。由斯緣故。我常宣說。乃至應如是學。

是時世尊。渡迦提波河。已。有五百鵞鴈。來現於前。鵞鴈黑瘦。如火燒柱。頭髮蓬亂。腹如太山。其咽如針。遍體燥熱。如火燒聚。合掌恭敬。白世尊言。大德。我等由於前身。造諸惡業。於此身中。尚不得聞難水之名。況獲難水。佛是大德。施水見飲。世尊遙視其河。告其諸大目連曰。汝今飽飲此諸鵞鴈。目連奉教。即飲令飲。而諸鵞鴈。咽細如針。目連不能開。張得飲。佛以神力。開其咽。目連與飲。彼鵞鴈。渴想逼惱。多飲。腹便脹裂。成於佛所。發清淨心。命終生天。乃至證果。廣如上說。時諸慈獨。又皆有疑。謂世尊曰。此諸鵞鴈。先作何業。生於此中。又造何業。得生天上。見真道理。佛告諸慈獨。彼自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乃至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善哉，乃往古昔，此寶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波如來，十號具足，住波羅提斯施鹿林中，仙人等處，佛聲聞衆，遊行告乞，供養三寶，後迦波如來，教化漸廣，乞告之者，又復甚多，後於異時，有五百羅漢，迦而在一，緣有事故，咸同集時，有衆多乞告惡獨，往其所從，彼乞索便懷惡，惡惡諸此迦波沙門徒衆，常行告乞，譬如餓鬼，佛告諸善哉，於意云何，乃往昔時五百羅漢索迦者，豈異人乎，今五百羅漢是，於迦波如來，佛問衆處，嘆爲餓鬼故，由斯衆力，五百生中，受餓鬼報，現於此身，而受餓鬼，而於我所，發淨心得生天上，由迦波如來，教中，修梵行故，見異師理，由斯義故，我常宣說，黑白雜業報，展如上說，乃至應如是，是時世尊，渡迦伽河，左右顧視此河，時諸善男，請世尊曰，由何事故，顧視迦河，佛告諸善男，汝等樂聞此迦伽河緣起不，白言，世尊，今正是時，善哉，今正說時，唯願說之，我等樂聞，佛告諸善男，乃往古昔，有王名曰宣竹，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穩，甘雨應時，花果茂實，無諸詐僞，賊盜疾疫，常以法化，至於春月，王與宮妹出游芳園，見一丈夫，髮白面黃，年幾朽邁，羸弱顛頓，請根不明，倚杖而行，王見而問曰，是何丈夫，廣說乃至，倚杖而

行，答言，大王，少行虧損，老耆耄現，王曰，我亦如是，同此老法，答言，大王，一切特然，王遂憂愁，前進而去，復見一人，遍體瘡痍，皮膚皺，腹脹如山，膿血流出，支節分離，以物纏裹，長城喘氣，倚杖跛足，緩緩而行，王既見已，告諸臣曰，此何丈夫，廣如上說，乃至跛足而行，臣曰，王言，此名病者，王曰，我亦同此，答言，大王，一切特然，由於先身，作諸惡業，受斯業報，王便作念，若如是者，凡諸惡業，而不應爲作，是念已，前進而去，又見一男，以青黃赤白，綵綵飾，而用蓋之，吹螺打鼓，男女大小，多諸人，衆四人共與，復持樂火，逆前而行，復多人衆，隨而後，悲啼號哭，唱言，父父，兄兄，主主，而作大聲，王既見已，告諸臣曰，此是何物，廣如上說，乃進而作大聲，諸臣答言，大王，此名爲死，王曰，我亦同此，死法，答言，大王，一切特然，非但獨此，時王見斯老病死事，深懷憂憤，迴駕入宮，住幽靜處，於王境內，有一婆羅門，名曰瞿時，大貴豪族，多錢財寶，學超四典，時彼瞿時，見老病死，

時，必得生天，大王當知，是轉輪聖王，超勝諸人，受諸安樂，得生天上，倍受安樂，然今大王，應作施會，王告諸臣，卿等宜應嚴鼓宣令，大王作大無量施會，城內諸人，有所須者，皆來受食，取施，諸臣受令已，嚴飾施場，須食者與食，須衣者與衣，灌米泔水，成大壙坑，沉濕流溢，名曰無熱池，經於十二年中，米泔飯汁，共爲漿液，沉流成河，是故世人號爲漿水河，是時世尊，遊至重長城中，告具壽阿難陀曰，時有國王，生長此城，名曰長淨，是故此城號爲衆善，次至須伽伽城，住在一邊，佛便微笑，皮脫四佛化緣事，次至施寶城，告具壽阿難陀曰，昔薩往昔而於此處，施多珍寶，是故此城，名爲施寶，次至婆羅力樹，住在一邊，佛便微笑，亦復廣說四佛化迹，次至金片城，告阿難陀曰，於此城中，昔薩昔時，爲檀施會，以升量金，奉施乞者，是故此城，世號金升，次至自來城，告阿難陀曰，此自來城，有王名曰長淨，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穩，後於異時，其王頂上，遂生肉瘤，柔軟如綿，而無妨礙，肉成熱，遂生一子，形容端正，顏色殊妙，深可愛樂，廣如餘說，諸根具足，是故人皆號曰頂生，時有六萬餘女，生後入宮，諸女見已，乳皆流出，咸言我養我養，是故號爲樂養，而今有人，亦云頂生，或云樂養，頂生成大，長淨遺患，以根華葉，種種障障，而不能免，病加困重，王告諸臣，宜速將頂生爲我冊立，諸臣啓王，如王教勅，即差勅使，令取

頂生長淨大王思。轉身奉勅令喚。宜速念  
赴欲爲爾立頂生未至。王便命過復差一使  
人。報頂生曰。父王已崩。願見速至。頂生作  
念。父王既崩。我何須去。念已便還諸臣復差  
使。太子當來紹繼父位。頂生報曰。我有王分。  
在此便爲。諸臣以爲。若爾立王。須多禮備。  
堂浴池師子之座。象道頭冠於大都城。合備  
立王可來於此。報曰。我若爲法王者。如此之  
物。不求自來。時有藥叉。名曰作日。常隨頂  
生。所遺皆作。便持寶池師子之座。象道頭  
冠于大都城。自然移來。是故此城。號爲自  
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一

大勝三藏義淨奉 制譯  
勝光王緣 貧女燈緣 頂生王緣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汝今可共我。往室羅  
伐城。奉佛敎已。即隨佛後。遊行人間。時有婆  
羅門。經夜不食。空服餅餅。家女送餅。是時世  
尊。行至彼邊。其婆羅門遙見世尊。具三十  
二丈夫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國光赫奕。超  
過千日。行步殊特。如妙寶山。衆賢者瞻見  
佛已。心生淨信。如十二年來。靜林調順。鮮白  
恬寂。照怡歡悅。如無子得子。如貧得寶。如求

王者得王。若人宿有諸善根故。初見佛時。  
即能發此崇敬淨心。時婆羅門疾疾捧持所  
欲食餅奉奉世尊。白言。沙門諸尊。哀愍我  
故。受此微餅。于時世尊。爲婆羅門。而現酒  
井。令粥入井。彼便內渴。井便溢滿。由佛威  
力。諸天威力。致其酒井香粥盈溢。佛告婆羅  
門曰。仁行此粥。普與僧伽。使便行興。一切僧  
伽。悉皆飽足。佛加持故。其井尚盈。是時婆羅  
門。於世尊處。倍生淨信。頂禮佛足。對面而  
坐。聽佛說法。于時世尊。觀彼根性。隨眠意樂。  
爲說妙法。於四聖諦。令其開悟。廣如餘說。乃  
至彼聞法已。證預流果。心懷踊躍。如商主得  
價。如戰得勝。如重病得愈。聞佛說已。歡喜信  
受。頂禮奉辭。詣釋尊處。見其婆母。皆同金  
色。見已歡笑。生奇特想。而說頌曰  
福田功最勝 能離諸過患  
種種植種子 即招而果實  
是時婆羅門。遠詣王所。起居閑眠。少病長壽。  
父白王言。大王當知。我種福業。生長成金。唯  
願大王。常入取分。王便差人。而取麥分。時婆  
羅門。收持積聚。益出王分。遂變爲麥。王曰。可  
聚一處。更爲量出。如是七遍。爲聚共分。王分  
亦變爲麥。王曰。其麥是婆羅門福報。非我所  
能。任隨彼意。量出我分。婆羅門以無量意量  
出王分。遂成金麥。  
是時世尊。從此而去。見五百農夫。而爲耕種。  
皮膚皺澁。手足皸裂。著舊麻衣。耕牛懶惰。  
傷皮破。膿血流下。唯息長嘆。時諸農夫。遙見  
世尊。具三十二相。廣如上說。乃至如宿種善

根人。得見世尊。佛所欲調伏故。而應一  
邊。悉獨衆中。就座而坐。而諸農夫。遙見佛坐。  
持諸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觀其根性。  
隨歡喜樂。廣如上說。既聞法已。證預流果。咸  
從座起。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唯願聽許。我等  
於善說法。而爲出家。并受近圓。咸悉獨  
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  
善來諸志。可修梵行。具如餘說。乃至頌  
曰  
世尊命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爾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斷諸煩惱。證  
阿羅漢果。時諸耕牛。挽繩令斷。皆來佛所。遠  
佛而住。佛爲諸牛。說三句法。廣如鵝龜鹿說。  
乃至見其諸理。各還天宮。時諸志。則咸皆有  
疑。請世尊曰。而諸農夫。先作何業。於此生  
中。而爲農夫。於世尊處。得爲出家。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果。復彼諸牛。先作何業。生在牛  
中。遇佛生天。見其諸理。佛告諸志。先自作  
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善聽。我今爲說。乃往古昔。此寶劫中。人  
壽二萬歲時。有佛出現。號迦提波。如來應正  
等覺。十號具足。住波羅提斯。鹿林中。仙人  
隨處。其諸農夫。於佛敎中。悉作出家。而不讀  
誦。亦不作業。受信施食。作諸戲論。懈怠懶  
惰。而不勤策。諸志。於意云何。其五百慈  
刹者。皆具人乎。今此五百農夫。是往時造

中施主者。今五百長者。是由彼往昔受信施食。而不隨隨。亦不作意。無情而不動。由斯累故。五百生中。而為最失。信債施主。由於過攝。故如來教中出家。信諸梵行故。今於我所。亦得出家。斷煩惱。隨阿羅漢果。而諸耕牛。亦於彼彼。而為出家。毀諸難小學。由斯累故。生在牛。而於我處。發清淨心。得生天上。由昔梵行。得見真諦。是故我當宣說。黑白難。廣如餘說。乃至汝等。應如是學。

是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來可謂都異迦城。聞教隨佛。至彼城所。有一婆羅門。而為耕。遙見世尊。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廣如餘說。作如是念。我若往禮沙門。當答摩者。磨此涼業。若不往禮。失諸福利。令事不廣。便獲福利。執鞭耕犁。遙言敬禮。佛告具壽阿難陀。彼婆羅門。自相詰。而於此處。有迦攝波。如來全身舍利。雖然無損。若來我所。恭敬禮拜。彼便敬二佛世尊。是時阿難陀。連整衣服。合掌白言。唯願世尊。就此而坐。其地則為二佛受用。佛告諸婆羅門等。樂見迦攝波。如來正等覺。全身舍利。不白言。世尊。今正是時。白言。善逝。今正是時。若我得見。心信清淨。于時世尊。起世間心。當法如是。若佛起世間心時。一切含靈。悉知佛意。觀作是念。世尊。何故起世間心。即便親見。世尊欲見迦攝波。如來全身舍利。即便持其舍利。在虛空中。佛告諸婆羅門等。今應審觀此相。即欲離世。時勝光王。聞佛示現迦攝波。如來全身

舍利。令諸婆羅門。得見其相。聞已。心生希觀。即與妃后宮人。妹女王子諸臣。嚴飾優儀。出詣往觀。與勝太子。給與長者。仙授故。實地師之子。無枝底子母等。各與無量百千有情。皆生希見。亦聞迦攝波。往舍利處。由其宿世善根。發故。使令往彼。是時舍利。即便離世。而諸人。乘聞舍利。悲生。憂惱。互相語曰。我等空來。而無所獲。時有婆羅門。往迦攝波。如來有舍利處。右邊恭敬。心作是念。我今瞻禮。必獲福利。世尊知彼心常福利。有清淨心。即說頌曰。

假令百千瞻部金。積聚奉持施一切。不如有人一淨心。翹勤右邊於佛塔。

是時復有一婆羅門。持泥置於舍利隱處。世尊為彼。亦說伽他曰。

假令百千瞻部金。恒以奉持施一切。不如有人一淨心。持泥置於佛塔。

是時有百千人來。聞此施泥。福利。咸持泥置。或有將諸微妙花膏。而散其中。佛亦為說頌曰。

假令百千瞻部金。恒以奉持施一切。不如有人一淨心。香花供養於佛塔。

時有諸人。持諸花鬘。燈明。幢幡。香華。供養是處。以清淨心。而來奉施。佛知已。各為說頌。世尊又說伽他曰。

我今所說施福田。如來功德無邊量。正覺猶如大海劫。無上尊首最為勝。時諸人來。咸作是念。佛所說福。已誠。佛緣現在者。若與供養。有何福利。佛知念已。即說

若有能供養。現證已成佛。其心若能等。福利無有殊。佛是不思議。妙法亦難思。清淨者亦然。果報同為一。名相亦難思。無不轉法輪。正覺功德厚。無能到其際。

是時世尊。為諸人來。說如是法。彼聞法已。無量百千有情。獲大勝利。或有發覺。聞善德心者。或有發覺。覺菩提心者。或有發覺。上正等覺心者。或有得燈。頂成得初忍。或證預流果者。或有得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者。餘來多人。歸佛法僧。俱敬三寶。種種善根。時有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即於其處。設大施會。名此方地。為施水處。

爾時世尊。遊行憍薩羅國。行至室羅伐城。住迦多林。給孤獨園。給孤長者。聞佛至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雙膝著地。白佛言。大德世尊。與慈初僧伽。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廣如餘說。乃至明日。令使白佛。飯食已辦。唯願知時。長者復命守門人曰。佛與僧伽。比至食了。勿令外道。入我宅中。時守門人聞教。依奉。于時世尊。與諸僧伽。著衣持鉢。詣長者家。廣如餘說。乃至大衆。悉使飽足。淨漱畢已。取小卑座。為說法故。對佛而坐。是時具壽大迦攝波。在一阿練若處。嚴整相長。著破納衣。詣迦多林。見寺無僧。問

守寺者。上世世尊。慈憐憫。今在何處。彼便答言。輪迴者。請就宅食。大迦彌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就此而食。於佛上。慈憐憫。便申致敬。作是念已。速時詣彼。其守門人告言。尊者。勿入於中。大迦彌波曰。以何事故。守門人曰。長者有教。佛與僧。比至食了。勿令外道。入於宅中。於後亦供諸餘外道。時迦彌波作念。我今獲諸勝妙上利。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而不知我是沙門釋迦之子。我今宜往哀懇。請濟貧窮。作是念已。出遊芳園。復作是念。我今慈哀。是何等類。令獲勝利。時有鰥獨乞兒。骨節分離。瘡膿流注。乞求濟活。大迦彌波便詣彼所。從彼乞時。彼鰥女乞得米泔。鰥女遙見大迦彌波。形容憔悴。自臥伏。具結感儀。而作是念。由我未曾施如是者。生此貧苦。鰥病纏身。若見尊者哀愍於我。我以米泔。當為奉施。時迦彌波觀知彼念。即便近前。舒鉢令餽。骨節。姊妹施米泔。可脫鉢中。女便渴泔。繼落鉢內。女欲指摘。指便墮鉢。女作是念。而被尊者。獲我心故。而見受泔。復自食。時迦彌波知彼念已。便對其前。於膝下坐。而食其泔。彼作是念。今此尊者。獲我心故。雖食我泔。必應更求餘好飲食。時迦彌波觀知彼念。告鰥女言。姊妹。汝今應當發歡喜心。我從今日。至明食時。以汝米泔。度一日一夜。彼甚歡悅。謂作是念。我於今日。獲勝妙利。大迦彌波受我賜。時此女人。遍滿波心。生清淨。因此命終。生觀世多天。時天帝釋見此女人。以清淨心。而施

米泔。因即命過。而不見知生。在何處。觀於地獄。而亦不見。饑渴人中。獲世四天。三十三天。亦復不見。天殿下。尚不能知。時天帝釋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頌請曰。進行告乞士。迦彌波大仁。施彼米泔女。今得生何處。佛以頌答。天名都史多。諸欲隨念有。其施米泔女。今生於彼中。時天帝釋作如是念。而彼諸人。不知修福。而行惠施。作諸利事。我今既知修福獲利。何不惠施。修諸福業。尊者迦彌波。心懷哀愍。貧窮。病苦。疾者。我今願為而施一食。作是念已。即便化身。詣貧窮。饑渴。鰥。隨作草庵。如亂草。大變自形。儀作鰥。隨師。隨髮蓬亂。著麻衣。手履脚。而為緣作。舍支夫人。身為緣。以繼其緣。取天妙食。預置一盂。時迦彌波。為欲哀懇。諸厄者。進行告乞。次第而至。見已。情甚慈。此貧窮。佇立門首。持鉢從乞。時彼化天。以天妙食。滿鉢中。然迦彌波作念。觀斯活計。非常困窮。天妙飲食。從何而得。必有餘事。生此疑已。常法如是。阿羅漢若不見。觀。不知前事。即便觀察。見斯天帝。告曰。憐尸道。仁。今何故於苦厄人。而為留難。於長夜中。世尊。說仁無慈。感。及餘歡笑。拔出根。如佛世尊。應正等覺。帝釋白言。尊者。大迦彌波。我今何為留難。苦者。而此諸人。不見自福。不行惠施。修諸善。我今自見。何不

惠施。廣修諸福。世尊。豈不說是諸事。編常修造。無福。遠苦厄。若有修福者。現受當安樂。大迦彌波。從此之後。先觀方乞。時天帝釋。於虛空中。持諸天食。來置鉢中。大迦彌波。側其鉢。食便落。地。時諸慈。以緣白佛。佛言。由斯事故。慈。應持鉢。時諸人。來。咸聞。迦彌波。施迦彌波。臭。米泔。命終。得生。觀世多天。勝光大王。亦聞斯事。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便為王。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從坐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慈。勸僧。為善者。迦彌波。故。於七月內。受我。供佛。便歡受。王知佛受。頂禮佛足。奉辭而去。於斯夜中。勸諸供。應。種種。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床座。廣清淨水。齒木及屑。令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廣如。說。乃至坐定。王自行食。時有乞兒。來在其中。對尊。宿坐。情生淨信。深起恭敬。作如是念。王由往昔。修諸福業。今應尊貴。復能惠施。供養三寶。王復自手。遍行飲食。佛與僧。悉令飽滿。即行淨水。齒木及屑。洗漱。早已。王。離法。故。取小卑座。對面而坐。佛告大王。我為王。故。說施。佛。而當為。被。獲大福者。王作是念。世尊。今時。受我供養。何得有人。而獲多福。念已。白佛。唯願世尊。為獲多修福業之者。而說施。于時世尊。為彼乞兒。而說呪願。世尊。如是。於五六日時。為乞兒。說施願。王便懷。愛。手。拓。頰。住。作如是念。世尊。食我供養。稱乞兒名。而說施願。諸臣見王

熱憂拓爾白言大王何故如是熱憂思慮王曰我何不憂世尊受我微妙供養稱乞兒名而說施時有老臣前白王言願王安住臣當明日致請世尊而稱王名說呪願是時老臣竟告供願明日宜應倍加造種種飲食行食之時一分在鉢一分在地供願之人奉敬世尊世尊上首慈憐憫坐坐定已即行飲食施使一分積其鉢中一分落地時彼乞兒見食在地疾走欲搶行食之者適唱不令乞兒告曰王財極甚飲食無窮似我苦難者何不令取在地施憐憫是時乞兒心生歡喜遂不敢搶發清淨意佛與僧伽飲食畢已王對佛坐念曰世尊今時為我說施為餘人乎佛即為王而說施願曰

賤備馬車步乘 於此國城自在食王今不見緣何得 因施無願米膏力是時其時阿難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於數度受勝光王供養我未聞說如是施願佛告阿難陀汝今樂聞勝光王所施乾糧米膏業緣不阿難陀白言世尊今正是時白言善哉今正說時茲例僧伽則佛說此勝光大王宿昔施養因果業緣必能受持

佛告諸婆剎乃往古昔有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即有婦月滿生子廣如餘說子既長成夫告妻曰賢首子今成人能為經紀有價值他衣食費用我今將本餘方與易妻曰善子應須如是斯為善事便即遊方至前命過家有少本悉付傾盡夫去之

後妻復生子有隣長者其母曰爾子與我作常濟衣食母便授與長者即使於田種蔬與其食分後於農時節日將至母作是念今此長者明且家中設施沙門婆羅門供侍寶客必無有人我今可往從彼索食而忍與子使不飢餓念已即往向長者妻具陳其事長者妻聞便生瞋怒告曰我未供養沙門婆羅門爾竟貪客作人何得先與共食今日且住明日倍與母復作念我子今日必受飢餓家有無鹽淡青一圓可將與子持至子所說如上述又復語子長汝飢餓故從家中將此無鹽淡青子言阿母以此歸來常法如是世間無佛當有獨覺能益哀愍諸困厄者世間唯有而此福田樂住空閑是時有一獨覺來至此彼遙見已身心寂靜咸憐憫伏作是念由我社會不能供養如是福田於此生中受斯苦厄若見受我無鹽淡青敢為奉施於時獨覺觀知貧兒心之所念舒舒向前告言賢首意欲施者可價鉢中彼便恭敬以珍重心授與鉢內佛告諸婆剎於意云何往時貧兒者豈異人乎今勝光王是緣於往昔施養無願米膏因斯業報六通當為三十三天主六通於此宣顯伐城為灌頂王餘種業報今於此處亦為灌頂王其報今盡是故我今而說其願

賤備馬車步乘 能於國城自在食王今不見緣何有 因施無願米膏力

時國人悉聞斯事王聞佛語隨心歡喜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即為王說微妙法示教

利喜王聞法已從坐而起合掌恭敬雙膝著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哀愍我故與我微妙供養於三月日受我衣食湯藥臥具佛便默然受王所請王於月每日營辦百種微妙甘美香餅一一悉鋪價值百千衣服復持一俱瓶諸香油瓶欲於夜中為然燈會由施食飲此表珍貴遠於國中起喧鬧時有一女貧苦憐憫以乞濟活聞此喧聲而諸人曰何故喧聲報貧女曰勝光大王於三月日佛為上首與眾獨僧伽供養衣食湯藥臥具施一一莊嚴價值百千衣服於今夜中為然燈會我心珍重所以有此喧聲時彼乞女聞斯事已作如是念此勝光王修福無厭我何能為宜可隨處求乞一燈供養世尊作是念已持持乞器隨處乞油然燈送設佛經行所曲躬合掌而發誓願我念以此所有善根如釋迦佛百歲之時成無上覺如舍利弗大目連侍立左右前後善賢相應阿難陀慈割而為侍者父名淨飯母號摩耶城名劫比羅賢子羅估羅我當來有如是弟子父母國城子是如釋迦世尊入般涅槃分分身界碎為舍利當同此世尊而般涅槃分身舍利是時諸燈悉皆滅盡而此女燈皎然明朗常住如是佛不止住侍者不怠具壽阿難陀作如是念佛燈明中而眠臥者無有是處我今宜可止此燈明即以手遮而不能止又以衣扇復不能滅持扇扇之亦不得滅爾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何所為白言世尊我念世尊於燈明中而不眠臥意欲滅止以

手衣扇，猶吹之，竟不能滅。佛言：阿難陀，勿自疲勞，雖令無礙大風，來吹此燈，尚不能滅。況汝以手衣扇，能令吹滅，此燈者，而彼女人，豈弘大行，以無畏者，方然此燈，阿難，然彼女人，當來百歲之時，必成正覺，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無上正等，十號具足，前後相應，實勝弟子。亦名舍利弗大目連，侍者名阿難陀，父名淨飯，母名摩耶，城名迦比羅子，名羅怛藍，較涅槃後，分諸舍利，是時四方遠近人衆，咸聞斯事，以然一燈供養世尊，發佛授記。當來成佛，堪羅門長者居士聞已，咸言：而此貴女，當來圓具一切諸德，皆以衣財飲食，供養勝光王，聞生無比想，即備香油一千大瓶，以四種寶，而作燈臺，佛經行處，然燈布因，又自備寶大德世尊，我爲學者大迦葉流，奉請世尊及慈樹僧伽，七日供養，蒙佛說我往昔奉施無量，當因果業緣。由斯事故，我復奉請世尊，并與僧伽，於三月日供養，一苾芻，皆施價值百千衣服，一俱瓶油瓶，而作燈會，不蒙世尊授我當來成於無上正等覺記，願見世尊記我成佛，當來應有得爲導首，佛言：大王，無上正等覺，其難難哉，深難難，解難難，而不能應微妙難知，智者所覺，非愚夫了，非是易獲，以一難得，不以百施千施百千施而難得之，大王，然若樂求無上正等覺，應須難行，懷慈施修諸福利，親近善知識，盡下恭敬，願有得成導首之期，爾時大王聞佛此語，涕淚悲泣，以衣拭目，合掌白佛言：大德世尊，往來無上正等覺時，施何

等物，修何福業，佛告大王：且致難哉，此寶劫中，爲求無上正等覺故，所施之物，修諸福業，我今略說，王今諦聽，極善作意，佛告大王：乃往古昔，人壽無量歲時，有王名曰長淨，則生肉脔，極爲柔軟，猶如綿絮，飽熱自融，而生一子，顏容端正，甚可愛樂，不白不黑，如真金色，頭如華蓋，手臂纖長，額廣平正，眉連如月，鼻高且直，具三十二丈夫相，生已入宮，宮中嫁女，有八萬四千，遂見王子，乳母流出，各各咸願，我養王子，即以爲名，號曰樂養，由頂上生，復名頂生，如中阿婁摩王法，相應品中，廣說頂生王子，與諸王子，遊戲時，聞：經六天帝釋報命過，後爲太子，復經六前天帝命過，登政王位，復經六帝釋命過，於勝那洲，以法他世，內宮兩天子，復經六金寶爾時，廣說彼國，有五仙人，名曰鵝面，所居之處，諸鳥亂鳴，仙人不忍，遂呪誓之，使其諸鳥，翅羽皆落，時覺陀多王聞念曰：此無悲心，何容住此，便即驅遣，令出其界，仙作是念：王王四天，我何處居，便即詣於妙高山所，山下層住，時王後至西拘陀尼住，經六天帝命過，東弗婆提北俱盧洲，亦復如是，於此自爲教化，於七重金山，各亦過六天帝釋命過，于時具上須彌山頂，其仙呪咒王軍，皆不能動，時有樂叉，名曰空居，當前而行，仙見是事，爲說伽陀

淨仙語思，願盡心，無有一切得成就，此是覺陀多大王，不同廣說諸鳥，願時王問曰：難禁軍，答曰：是大仙禁止，王復問曰：此仙愛樂何物，答曰：愛人愛時，王即呪說，言：願彼仙人，無須憂惱，爲我侍從，作此願已，其仙愛樂自落，手持弓杖先走，王之女寶白言：大王，此是仙人，莫爲過患，願王放之，王聞此語，即放彼仙，是時仙人，心生大恨，即持戒行，不久得五神通，時無陀那波羅陀龍王，見彼大王，及諸軍衆，遂作是念：此是阿修羅，即集四兵衆來見，是覺陀多王，兵衆皆悉，共散其四大難叉，見此亦皆退走，並詣四天王所，白言：大王，今有四大軍來，我皆皆被打退，告曰：此是覺陀多王，有大福德，欲來帝釋宮所，我等非可共敵，汝等共我，將諸香花，種種供具，於前迎之，見已存問，即共往帝釋天宮，帝釋若見，即捨半座，分座而坐，于時阿修羅衆，有四兵衆，同往帝釋宮所，難叉又來，告彼帝釋，其阿修羅將四兵衆，從地而出，已破五處，可須備辦，唯願天主知之，當可預備，于時帝釋即欲往敵，其覺陀多王告帝釋曰：汝今且住，我往對敵，答曰：如是，時王即領十八萬衆，精力壯士，騰空而去，各相訓誨，發大聲響，我等大威力士，其阿修羅見彼空中，有十八萬力士，作如此聲，皆悉聞耳，散走，時頂生王，復作是念：我應往此，離部洲人，熾盛衆衆，及以三洲皆悉，爲我今須取帝釋之位，作人天主，作此念已，即失神通，讀勝那洲，染大疾患，王即說伽陀曰

有億多財者，貪欲而無足，少樂而苦多，智人能遠離，設受天靈藥，意悅亦未足

欲知悅樂處 唯佛聲聞衆  
譬如金山衆 亦如雪山王  
一人霜未足 智者如是解  
緣見此苦根 諸欲不可樂  
人當是斷根 當共學律教  
時王說是頌已作大捨施復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知短壽身 來世必招苦  
今須作功德 以招來世樂  
若樂修福者 捨施隨力分  
樂修福衆人 今世後世樂

爾時佛告大王。於汝意云何。時彼毘陀多王  
者。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如是利益有情。尚不  
能獲無上正覺。況復少施。而獲無上受者。爲  
有緣此因生死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二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三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世尊復告大王。汝當聽。乃往古昔。我爲求  
無上正覺。利益有情。乃有轉輪聖王。名大喜  
見。七寶具足。獲四神通。於長阿婆摩六十三  
品中。已廣分別說。時喜見王。倍樂正法。飯食  
供養五百獨覺。奉飲食已。人各別施上。一

已證廣大心 仁者莫放過  
施與持戒人 施必得增盛  
此施人明達 信心得解脫  
以證無界心 當生利快樂  
爾時佛告大王。勿作異念。爾時轉輪王有七  
寶具足。獲四神通。即我身是。我於彼時。作是  
捨施。雖不獲無上正覺。正覺爲此因緣。積  
聚善根。是故而今得成正覺。佛復告大王。  
我爲求無上正覺。作捨施功德。汝當聽。如  
往昔有一婆羅門。名曰時至。是大豪姓。每行  
施法。施諸婆羅門。用八十四萬大錢。莊嚴金  
具。皆以清淨。金銀寶蓋。金網下。悉以金  
莊。此象施與婆羅門等。於毘羅摩經中說。如  
中阿婆摩經。作此功德。說伽他曰

施已願彼樂 我施住無畏  
以施供世間 天及諸人等  
若求一切樂 捨施住無畏  
能求當解脫 大富爲人主

佛告大王。往時時至豪姓婆羅門。施八十四  
萬金莊嚴象者。即我身是。我於爾時。爲捨施  
故。未即證無上正覺。猶彼因緣。有正信緣。是  
故而今功德圓滿。乃得無上正覺。復次  
大王。我爲求無上正覺。正覺能行捨施。作福  
利時。大王時至。乃往古昔。有轉輪聖王。名曰吉  
勝。統御四洲。具足七寶。有三神通。爲無子  
息。因求子故。思念作千方便。時有一人來白  
王言。有難名爲多子。宮人食者。當即有子。彼  
王聞有多子難名。即求訪覓。後時王得此難  
善細磨之。令入宮人飲已。便即妊娠。其王妃

不知斯事。月滿生子。形貌端莊。面如師子。  
有那羅延神力。集諸眷屬。作生日會。爲立名  
字。號曰弄草。是時王子面前。自然而有妙螺  
及輪。王子若吹此螺。外軍聞者。皆悉退走。  
或有聞者。耳即便聾。若聞轉輪聲者。人皆走  
避。或投屋穴。降得外境。諸王伏已。來見父  
王。白言。大王。所有外境諸王。我皆降已。父  
王聞已。甚大歡喜。即於比國。爲太子娶妃。占  
畢卜吉。集諸眷屬。爲成婚禮。彼之女王見其  
太子形貌可畏。怕懼却走。是時太子即手持  
螺并輪及刀。隨後尋趕。在路乃見王家所有  
象馬。被師子食。時守象馬人等。俱來告太子  
曰。今象馬等。被師子食。噉見救之。我等自  
有私象馬等六分之一。與太子一分。于時太  
子即吹螺發聲。所有師子虎狼皆悉退走。是  
時太子告諸人曰。我所合得六分之一者。留  
待我週。告已。遂被王女。其太子親誓。將其兵  
士。隨後復趕太子。告言。却遇若汝欲去。俱  
取兵來。往彼妃家。太子告曰。我今獨去。不用  
兵衆。說已。兵週。太子獨進。後時到彼妃園。起  
父見已。告太子言。將此女去。得女即週。至  
彼園象所。報謝象人曰。與我六分之一。其  
象人答曰。象被風吹將去。時太子說伽他  
曰

處少狂醉象 其象被風將  
況復牛羊等 心思須自知

爾時太子。于時洗浴身。臉香。取鏡自照。觀  
面。乃見顏貌可畏。乃作是念。我面如此。諸人  
見我。我今何用此身。當須自害。即入叢林。欲

自害身時天帝釋觀見太子。是寶地中菩薩。若自害之。必受大苦。我若令令端政。即不自死。于時天帝與太子螺髻中寶珠。太子如天形貌。端嚴。寶珠七寶。後時父亡。太子紹位。領四天下。如法住持。七寶具足。有大威力。轉輪勝王。六十萬城。皆立義堂。俗依法無祠事。修布施。經於多年。經多百千歲。施一切婆羅門已。而說偈曰

若多有受用 諸天及以人  
發意不能施 多財而不捨  
迷人權執住 佛生須念施  
持杖非是勇 施心為猛

佛告大王。我於爾時名茅草轉輪王。置六十萬義堂。行無施法。廣修功德。大王。莫作異見。彼是我身。當於爾時。名茅草轉輪王。如是六十萬城。悉皆依俗。造祭祠堂。施於一切。遍修福業。佛告大王。我為捨施緣分。乃成無上正等正覺。大王。莫作異念。我修此福。當證無上正覺。為因緣故。為信根故。積集善根。復次大王。我復為求無上正覺故。行施修福。大王。請聽。乃往古昔。有王名曰三螺摩羅。有諸群屬。百千圍遶。其王心行慈悲。利樂有情。其國饒饒。王發實語。天即降雨。是以其國。常豐饒。其王於後。捨位出家。隨逐仙人。獲五神通。於此時中。波羅陀斯有王名。為梵德。正住其位。人民饒饒。豐樂安穩。相和占之。於後十二年中。天不降雨。其王驚駭。宣令。告諸人民。若能辦得十二年糧者。可住此國。若無糧者。任向諸國。內諸人共相議論。今

既飢餓。可作何計。欲向何處。其中有人言。我聞摩羅國。境有仙人。說實言。天即降雨。每常豐饒。糧食充足。時諸人等。為少食故。皆悉投於摩羅國。為父王出家。太子住位。所有人民。投國來者。十二年中。實給食糧。悉皆充足。梵德王聞。詳曰。我國內人。今何在。大臣答曰。如上所說。在摩羅國。仙人國中。其王復告諸臣。今時無食。如未末年。我等作何方計。得免斯苦。諸臣答曰。摩羅國。今以出家。證其仙道。宜可迎請。其梵德王。即詣摩羅國。仙人所。請白言。我之國內。極大飢餓。猶如末劫。唯願大仙降至我國。發實言。時仙受請。即往梵德王國。發實言曰

我生在於旃陀羅 亦無惡心損害意  
三螺所說皆應知 諸天及人皆悉見  
如是現今真寶語 無修慈心已久行  
普為法界諸衆生 願降雨濟飢人  
從生已來所修善 久習慈心憐愍故  
以此無量真實語 龍當降雨救衆生  
爾時仙人。發此願已。應時波羅陀斯。天降大雨。飢餓既息。變成豐饒。城中諸人。先在摩羅國者。皆悉歸還。並存舊善。佛告大王。往時三螺摩羅王。者。即我身是。我於往昔。心行慈悲。利益有情。若發實語。天即降雨。能除飢餓。常得豐饒。大王。我昔非唯以捨施故。證無上菩提。而更修無量福。因緣故。積集善根。起正信。故得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大王。我為求無上菩提故。修行布施。作諸福業。大王。請聽。乃往古昔。彌地羅國。有轉輪王。名為大天。我於中阿含摩。已廣說訖。其王自見。已身有大受用。作諸祭祠之法。而說偈曰

若心求大富 天上及人間  
隨力應行施 為受實窮故  
施者人所奉 後必受天供  
人非人歸依 如兩能成實

佛告大王。勿作異念。彼時大天轉輪王。者。決向菩提。常修梵行。八萬四千生中。常得轉輪王位。大王。莫作異念。爾時轉輪王。者。即我身是。復次大王。我世唯以此施。證無上覺。而更修無量福業。因緣。積集善根。故起正信。故得證無上正等正覺。

佛告大王。我昔為求無上菩提故。修行布施。作諸福業。大王。請聽。乃往古昔。於彌地羅國。有轉輪王。名泥彌多。我亦先於阿含摩經中。廣說。其王自見。已身有大受用。作俗間祭祠之法。布施一切。而說偈曰

若見作善法 隨他還作善  
懈怠不作者 是卑下丈夫  
爾時帝釋天主。告泥彌多王曰。汝可來至我宮。受我五欲天樂。歡娛遊戲。隨意受樂。時王即以仙他答曰

如借他器物 依限終須還  
天樂亦如是 猶如暫借物  
我歸彌地羅 多造諸福業  
當來彼宮內 承福生天上  
爾時彌地羅本城已。修行布施。作諸福業。而說偈曰



善仁續行施 隨時而行捨  
刹利梵舍 辦茶皮遠陀  
飢餓時行捨 行者令充足  
當離惡趣中 必得生天上  
智者知此德 施者能為捨  
由施得解脫 富貴而生天

佛告大王，勿作異念，往時泥輪轉輪王，往三十三天，帝釋分座而坐，受五欲樂，猶於諸地，處處所開樂會，依法樂記，行施修福，業者，即我身是。

佛告大王，非唯緣此行施福業，而證正覺，大王，勿作異見，而因行施故，起正信，故積聚善根，今得正覺。

佛言，大王，我為求無上菩提故，而行捨施，修諸福業，王今歸嚮，乃往古昔，有王名曰阿難陀，王有五子，其最小子，號為鏡面，後時大王，身染病患，醫人處方，用根莖葉枝果種種藥，竟治不愈，惟加困篤，臨命終時，速喚群臣，我今臨命，須立別王，臣等問曰，欲建立誰，告曰，有福德者，有分者，置寶莊嚴，宮人受諸者，見六藏者，見內藏，外藏，內外藏，樹間，山間，水間藏者，可建立為王，說已，命終，諸臣試視，何子堪為，唯最小鏡面王子，堪紹王位，而有天分，既登寶位，并與寶璽，令入宮中，諸宮人見，皆悉恭敬，見六藏藏，如前所說，乃至樹間藏者，王住樹下，下有摩羅，若在山間，及王園苑，亦復如是，水中藏者，王若遊戲地水之中，即時有藏，群臣既見，鏡面王子，有是果報，當重寶璽，即立王位，既紹位已，以法治國，國內飢餓，十二年中，依法禁施，施一切人，所求皆與，知自快樂，而設願曰

以法禁財者 智人不積聚  
施者名持戒 施與受施人  
沙門婆羅門 貧乏令充足  
捨此身已後 必得生天上  
隨處如是解 正信解脫念  
於施行勇猛 無怖常行施

佛告大王，勿作異念，爾時王者，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名鏡面王，十二年中，為飢餓故，普於一切有情，而行惠施，所須受用，依法禁記，皆悉能施，即我身是，非但行施福業，體無上菩提，大王，勿作此見，鏡面因行施故，起正信，故積聚善根，今得菩提。

復次大王，我為求無上菩提故，而行布施，造作福業，發精進波羅蜜，大王歸嚮，乃往古昔，於般遮羅國，有二王，一在北界，一在南界，其北界王名曰財，城名龍閣，其王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穩，無諸詐偽，賊盜疫，牛羊稻蕪，在處充滿，其王以法治國，城側有一大池，鳥林羅花等，遍覆其上，復有種種衆鳥，池中有一龍子，名曰妙生，時往與雲以降甘雨，令田豐熟，多足糧好，皆行布施，其南界王，性行險惡，見非法治國，常以枷鎖打縛百姓，天不降雨，人並饑乏，捨投北界龍閣城中，以求活命，其南界王，因出城遊獵，乃見村舍空閑，神廟破壞，問群臣曰，村中人物，今並何之，群臣答曰，此為飢餓，人皆急投北界王，大王施我無畏，即具說因緣，王言，悉汝無畏，臣等答曰，北界有王，名曰財，以法持國，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穩豐樂，無諸詐偽，賊盜疫，牛羊稻蕪，在處充滿，當好布施於諸沙門婆羅門，飲食資具，受用豐足，大王性行惡惡，枷鎖打縛，百姓怖怖，走投北界龍閣城中，王曰，作何方計，令彼却來，聚落居住，群臣答曰，若大王如彼財王，行於慈惠，饒益衆生，不久諸人皆悉奔此城邑聚落，臣復白王，彼城更有好妙勝事，城側有池，池中蓮花，遍覆其上，有好諸鳥，復有龍子，名曰妙生，彼時降雨，令得豐熟，為斯彼國，人民快樂，其王復告群臣曰，作何方計，令彼龍子，來此居住，臣曰，若有持呪之人，即可來至，時王即命群臣，擊鼓宣令，若有能持明呪，令北界龍閣城中妙生龍子，來於我處者，賞金一龍，復大供給，子時有一呪師，名曰呪蛇，來詣臣所，白言，若定與我此金龍者，我能呪喚妙生龍子，來於此處，時群臣等即與金龍，呪師曰，待我呪龍至此，然後受之，是時呪師即往龍閣城中，於池四面，觀察池內，知龍住處，却來告臣曰，我於第七日，龍子必來，汝等可作祭祀之法，是時龍子知彼呪蛇呪師來此，至第七日，將詣彼國，作何計，見其離父母親里眷屬，欲投何處，得免斯事，去池不遠，有二蓮華居住，一名婆羅迦，二名頻伽，以求活計，池邊居住，網捕水陸，其婆羅迦不久身死，龍子作念，願驅迦龍師，今見命存，我須投

爾時馬子變爲人形，詣獵師所告曰：汝知此城由是而得如是人民，燒燬豐樂安穩，無所詐偽，盜賊疫牛，羊和鹿，在鹿充滿，獵師答曰：我知此事，皆由大王心行慈慈，饒益一切，善活百姓，體子告曰：如汝所言，要然由王更離別事，答曰：更有，爲此池中，有一龍子，依時降雨，緣此人民燒燬，歡樂豐樂，多饒飲食，龍子告曰：若被龍子，被人將去，離父母眷屬，汝見彼人，能作何事，答曰：我能害之，龍子告曰：汝汝妙生龍子，不，答曰：我比不識，報曰：我是妙生龍子，今爲南方般遮羅國師，名曰呢蛇，欲來取我將去，今作祭祀結界之法，却後七日，來此之時，釘錫地線，不，種種色線，繞池四邊，作法必將我去，汝可且於一處藏隱，遙見作此撥水之時，即須射箭，龍子要應運來，被令攝取，不，然所令頭落，必死，先當解咒，然後殺之，不，爾我當被咒縛，至死，不脫，時獵師告龍子曰：若獨令汝利益，爾故作之，況令王城人衆，皆得利安，我何不作，爾無憂慮，是時龍子即將獵師，親其藏隱，龍子獵師至第七日，彼彼獵師，其咒蛇師，即來作境，無記結界，一依咒印法，四面釘錫種種色線，繞之，即以箭射，連來前進，連池水，爾時獵師拔刀告曰：我國之內，妙生龍子，汝欲將去，若不速解咒法，刀新汝頭，令墮於地，時咒蛇師於此苦痛，恐懼畏死，即解咒解已，獵師斷彼命根，龍子得脫出池，抱彼獵師，白言：仁者，是我父母，爲來相救，我今幸離父母眷屬之苦，仁可相隨，向我宮中，即共相逐，入

龍子宮，施設種種妙好飲食，與上寶珠，復告父母，此是親支所投寄者，因此之人，今免愛別離苦，是時龍子父母，即令獵師乞願，賜與無量珍寶，獵師得已，即出池中，去池不遠，有一仙人，居此，林果茂盛，有難求鳥，出和難，昔然此仙人樂行慈惠，利益有情，新之獵師，每日三時，詣彼仙所，復於一時，具說龍子之事，時仙告曰：汝何用珍寶，求乞小願，然其龍宮，龍有不空願，然何爲不取，汝可往彼求取，此索獵師聞已，心生貪愛，即往龍宮，乃見此索，便作是念，我所求者，今此索是，入龍宮中，又見妙生龍子，更其諸龍，相隨而行，龍見獵師，心大歡喜，惠賜珍寶，獵師答曰：我實自足，須此索，龍曰：此索無用，我等，爲懼金翅鳥，故防護自身，須此索，獵師答曰：汝久遠時，時往一須，我之所用，用日是常，若知思德，當與此索，龍子便作是念，此人多學恩德，於我，我今請辭父母，可當與索，龍子辭父母已，即與其索，其獵師得索，心大歡喜，如得大地之物，出池歸家，其城大王，共妃嬪遊，久不懷妊，既無男女，以手拓胸，歸自思惟，我有無量財寶，庫藏，我今無子，斷息種族，諸人如知無子，建立別王，作思惟時，王諸眷屬，及沙門婆羅門等，皆怪大王生此熱惱，白言：思惟何事，王具廣說，又白王言：須求天神，當即有子，其王爲求子故，即求天神，四衢道神，受祭祀神，隨生神，諸天善神等，願當有子，無言，若由此事，而求得者，人人並有千子，要由三事和合，方有其子，何者

爲三：一父，二母，三貪愛現前，乃當有子，其王至求子故，時有寶劫菩薩，遊於國大夫，人腹內，受胎，智慧女人，有五種智，云何爲五，一知丈夫有欲心等，如上廣說，既知得胎，歡喜白王，我今懷妊，在左腋邊，必知是男，大王聞已，甚大歡喜，夫人作念，十月滿已，當產子，彼能建立宗族，我捨壽後，爲我隨分行施，修諸福業，供養乞者，生之時，能隨我後，紀敘善時，散放遊行，奉供煖具，熱給涼資，衣服所須，問問方食，六味和可，衆寶璫，以莊嚴身，猶如天女，亦如諸天遊歡喜，常以床座樂與將行，香美之處，聞樂悅聲，至妃月滿，便誕一子，形貌端嚴，人所樂見，人相具足，是時諸天擊鼓娛樂，父王聞已，甚大驚愕，諸宮白王，爲王有子，天鼓鼓聲，王即出朝，令城邑清淨，掃灑，燒諸妙香，願轉輪王，令施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苦，又施放大教，作諸教樂，復爲太子，作生日，願始從一七日，乃至三七，建立名號，群臣共議，欲立何名，衆人議曰：王既名財，王子今可立號，善財，給八乳母，如上廣說，是時太子，日漸長大，如蓮在水，不久長成，即令入學，學諸文字，弓射，王法，算計，識別珍寶，人衆鳥獸，工巧術法，種種技藝，六十四能，解縛能，聰明了達，父王爲置三時宮殿，謂春夏冬，三種園苑，各依三時，善財獨在宮中，閉上，吹笛作樂，遊戲，是時頗羅迦獵師，因獵禽獸，至一山上，見鼓山下，有仙人居住，花果茂盛，有難求鳥，并有大池，衆妙蓮花，以覆池上，然彼諸鳥池

中遊戲，獵師遊行，至其仙所，見彼仙人，髮爪並長，身被樹皮，由其苦行，身體乾枯，在一樹下，草堂之內，獵師見已，合掌禮足，得白大仙，在此苦行，經幾許時，仙人曰：我經四十年來，於此苦行，獵師問曰：爾許時中，見有善事不？子時仙人徐徐軟語，答言：賢首，汝見此池不？答曰：我見。大師答曰：此池名覺障，乘妙蓮花，覆其上，有諸龍鳥，居止其中，此池清冷，水如乳味，以花和之，每月十五日，有聚那羅王女名悅意，與五百眷屬，圍遊將諸香花，來此池沐浴，當浴之時，作諸妓樂，池中諸鳥聞此樂音，皆悉止息，我聞之時，情共悅豫，乃至七日，心大歡樂，賢首，我情見是希異之事，爾時獵師便自思惟：我於龍子邊，得此不空罰索，我因此索，無取悅意，作是念已，至十五日，隱在樹間，手持龍索，其緊那羅女來欲入池洗浴，獵師即解索繫彼緊那羅女，以驚縛之，其女見身被縛，忙忙作聲大呌，餘同類女東西奔走，悅意女方便欲走，獵師見被端正，即手執之，女曰：汝莫捉我，不堪為夫，我堪與王為婦，獵師告曰：若不急從，恐汝當走，其女答曰：我今不走，仁君不信，取我囊中之寶，我因此寶，隨意騰空，獵師告曰：如何得知？獵師答曰：若寶在人邊，我隨人後，獵師手持其寶索，繫而進于時，善財童子，因獵而行，獵師遇見善財童子，面貌端莊，人所喜見，其女端正，太子若見，必當脫將，作是念已，我事自奉，其獵師往詣童子所，禮足白言：此之女寶，奉上太子，願見納之。

爾時善財見彼少女形貌端莊，人所樂見，願終其相，有十八種女相莊嚴，具如前說，善財見已，欲力所逼，心生愛著，如熾然火，色授如火，亦如水洩，不可止定，亦如生牛後，亦如金翅鳥，雖不可制，如風飄物，無可能遏，如鐵得樹，遂亂離止，無始已來，貪欲習性，煩惱境，欲味樂故，欲之諸境，極懷心故，妄思念故，以此為司，所思作處，以心為箭，脫伽他曰：善財見彼面如月，亦如雲中電光，心亂猶如雲散射，受取悅意，速歸城，爾時善財王子，歸龍閣城，即歸獵師田宅，即將悅意，於宮樓閣，共為遊弄，其女端莊，慈應無量，衛護善財太子，令其愛樂，恒不相離，復於後時，有二婆羅門，從近多林來至龍閣城中，一於王邊，依止王住，請遊龍門，尊以為師，多賜寶具，一於善財太子所，依止而住，太子亦賜寶具，是時婆羅門告太子善財，其善財得大王立汝為王，得王位時，於我如何時，善財告曰：如我父王立汝為門師，諸婆羅門中，尊我亦如是，立汝為尊，其大王門師，聞已，生大瞋恚，便作惡念，我今作計，不令太子得位，況彼婆羅門，得為尊者，復於後時，別有一國起逆，發兵往伐，却被惡害，如是七度，令軍領兵往征，皆被打退，軍遇臣等白王，賊軍增盛，我國有損，須集勇健之人，時王國師便作是念，今正是時，令太子征伐外境，乃令便死，即白王言：他軍強盛，無能敵者，大王答言：今我自去，婆羅門言：太子少年，慶力，令作大將，

往彼共敵，必當剋獲，王命善財，告言：汝為大將，可往曠野國中，共想對敵，善財白父王曰：誠如所言，便入宮中，見悅意夫人，忘父王教，父王復勸善財，汝早往征，與惡抗敵，善財受勸，還入宮中，見悅意已，便忘父王教，勸時王國師，還來白王，善財太子，貪欲樂著，悅意，願大王令諸兵衆，皆來集會，便勸太子，於王前發，時王喚善財，領四兵衆，往彼抗敵，其善財白父王言：暫見悅意，即去，王言：即發，今非是看悅意時，復白父王：我辭母去，王言：辭去善財，即往悅意夫人處，取其寶寶，往詣母邊，長跪白母曰：此之寶寶，當好防護，莫與悅意，若大苦惱，逼迫至死，當即與之，母既受已，還母三願，作諸伎樂，即往征伐，去城不遠，樹下暫居，時薛室羅末擊天王，領諸無量眷屬，因過其所，遂不能動，心大憚懼，我亦曾經處處遊歷，未曾有此，遂乃遙見善財童子，在於樹下，是時勸善財，自受疲勞，往彼問敵，我須佐助，可往降然，不令損害，時薛室羅末擊天王，即勸第五藥叉，汝可速往曠野城中，為善財降彼怨軍，亦莫令損，是時藥叉奉王勸已，即領四軍兵衆，人形高大，如多羅樹，象高如大山，馬大如象，作諸器仗，種種變現，吹鑼大鼓，令大恐怖，現大威力，至彼惡所，如是示現，其城四面牆壁，被藥叉威力一時俱倒，人民皆怪怖，問曰：從何處來，天兵答曰：汝等早開門戶，善財即來，往可迎取，若更遲滯，汝等總死，無有殘餘，城人答曰：我等於王不違，亦不違於善財，比被王使逼迫，閉

門衆人開城以諸香花作諸音樂出迎香財奉入城中押領平定嚴立押官香財歸國其夜父王夢見瑞鳥取王歸社總城四面王身入寶室中其王睡覺心大怖怖身毛皆豎從眠起已以手拓額住於忽思我定彼王位必當至死明且即集婆羅門等說所奉其王門師便作是念善財決定歸戰得勝降得外國我須惡解其婆羅門即曰大王此是惡夢決失王位定當身死要然於婆羅門咒法中有國方法可免斯厄王又問曰有何方法告曰於王國苑之中當作一池餘飾端正白土泥之令其精細殺諸惡獸取血滿池置四街道從一面入向一面出已令四上婆羅門解四明者以舌抵王足下用緊那羅脂燒香若作如是禪禪王久住位長命無災是時王曰諸事可辦緊那羅脂云何可得婆羅門曰王然易得者却道難得王復問曰云何易得婆羅門曰大王兄婦名悅意者是緊那羅女王即告其莫作是語我子共彼以命相換答曰大王可未聞吾教

搶一爲諸眷 爲村捨眷屬  
搶村取賊邑 爲身棄大地  
王須自牢謹 及以童子身  
極乃能處他 須害彼悅意  
大王爲愛命故無所不作于時大王聞此語已即彼所脫穿池白土泥飾殺諸惡獸取血滿池其善財宮內諸宮人等聞此事已皆生歡喜互相讚美我並少年嬌故容美善財若

至我當承事是時悅意見彼歡樂怪問宮人汝等有何喜樂次請問之有一宮人如上具說悅意聞已心大苦惱愁憂不樂即往善財母所啼泣白言具說如上母曰汝且小止少時我自尋訪乃知所實  
爾時悅意更來白言此事是實時太子母告曰汝今正是去時我若不與汝實實是負心即與悅意喜笑及衣裳等  
爾時大王入池浴已婆羅門以舌抵足至頂王勅令索緊那羅脂于時悅意身騰虛空而說頌曰

我染觸身故 笑樂住於此  
如象得解縛 已脫騰空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三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 卷第十四

大唐三藏藏淨率 制譯

爾時大王見彼女人如風而去心生怖懼告彼門師婆羅門曰所應作者悅意已走其婆羅門白言大王已得成就災厄已斷于時悅意在於空中復更思惟我今於此受諸苦惱皆由彼仙若到仙所須說此事我身爲汝還大苦難作是念已即至仙所隱已白仙人曰我爲大仙向人說故遂被繫縛爲人愛欲迷亂至死復白仙人曰若善財相見取我指環而授與之報如是言我之伴處道路極

輪率當過去更不須來若不肯還願仙略說道路於此北界有三羅山度此山已更有三山復更有三山度九山已更有三山山北復有黑山山下水流復有佳處維伊沙陀羅金剛藏欲色山爲俱得遊伊伐得遊阿鼻轉那彼木山那等諸山過此山已即入佳那羅山山下有窟入此窟中入已有大石柱柱上已被鹿皮而住當有一鳥王來登汝去得過諸山從此出已多有諸色于樣或作人形羊形獲羊形復至一窟名寶伽羅中有水流如練其中有大蟒蛇遠疾走來汝須存意極大超越其樣中間有惡鳥來當須射破復有從如兩牛相觸可打角破便當道路或復途樣以鐵爲人手持鐵刀形貌可畏亦須打破然即進路復有樣形如藥叉相

其藥叉鐵口汝若見之以鐵釘釘額復進一井名曰猛轉當須手執於柱過之若逢頭及眼黃色藥叉當須杖刀之而過又多度水裏有蚊龍其水名曰能伽婆摩伽多波伽波登祇指多羅嚕嚕伽河阿蘭伽阿蘭尾沙陀陀羅等河其能伽河有藥叉女常爲居住名曰俱波婆摩伽河無人能住多波伽河多有蚊龍指多羅河中欲色嚕嚕伽河緊那羅婦居止呵薩伽河中緊那羅婦住阿蘭尾沙河中種種色蛇陀陀河水甚濁穢惡若度能伽河時意存勇健若度婆摩伽河心須超越若度多婆那河閉口而度若度指多羅河時作種種歌若度

烏嚨歌那河心邪正定。時度呵薩那河時。默然勿語。若度阿薩尼沙河時。當作禁毒蛇咒。已度若度那陀那河。手持利劍。割毒而度。如是度過此等河已。有五百藥叉。守當開門。汝須動身。必莫畏之。此是緊那羅王城。說是語已。離仙之足。騰空而去。

爾時善財童子。不定外國。慈已。却還那布羅城。是時善財。總定已。即拜父王。對面而坐。父王便已愛念之。語安樂。善財答曰。以父王威力。得安穩歸。伐彼怨軍。悉皆平定。仍將寶子。假立押官。依法輸科。父王告善財。我子有功所作皆了。其善財童子辭父王曰。欲歸宮內。父王告曰。且住共食。白父王。我久不見悅意。今欲往看。王曰。今日且住。明當往看。又白父王。我要今日須看悅意。父王默然不對。是時童子。即歸本宮。乃見宮中無有光彩。不見悅意。東西馳望。作樂喚曰。悅意悅意。汝今何在。諸宮共集。欲觀善財。然而身心如被箭射。專向悅意。頻更重問。悅意何在。其時宮人具說如上。善財童子聞已。甚大愁苦。宮人白言。今此宮中更有勝者。幸除憂惱。于時善財。念知父王作無恩事。即往母邊。禮足長跪。白言。阿娘。我今不見悅意。然而悅意形貌端嚴。具多福德。今若不見。迷亂猶心。隨彼邊方。我當求覓。若無悅意。生大苦惱。母曰。當為悅意。遣命難若。我放令去。問曰。此事云何。其母具說。善財知彼父王無恩。復問阿母。何方面去。母曰。悅意今向此山仙人法王住處。于時善財。為離悅意。苦惱啼泣。

不覺唱言悅意。母又告曰。我此宮中。更有勝者。何故憂惱。善財答曰。阿娘。此之宮人。我不愛樂。母以善言。欲誘悅意。更加。遂起尋訪東西。馳走。而作是念。可於得處。更尋問。即往諸獵師所。問曰。汝先何處得悅意。獵師答曰。於彼山中。有仙人住。其處有池。悅意每來池中洗浴。我依仙人言。欲捉得來。時善財却還宮內。又作是念。今可往仙人所。取其消息。父王亦聞童子離別悅意。極大愁惱。欲往山中。仙人之所。父王告曰。善財何為迷亂至此。我今為汝。更設最勝宮人。善財聞已。白言。我無悅意。不能在宮而住。爾時大王。即出敕令。四衢道諸城門所。但有要路。皆令捉得。莫放童子出城。善財為性。夜即省睡。我聞城中五種之人。於夜省睡。云何為五。一者丈夫思婦。婦思丈夫。二者婦被夫誑。三者作賊之人。四者軍將。五者盜獨。得勤苦行時。我今當一手時。童子作是思惟。我若從門而出。父母必守門之人。作是念已。即取花籃。置於幢上。無人守門。關之處。從此而去。至於城外。月初出時。善財向月啼泣。思想悅意。即設伽伽而告之曰。

月滿離明夜。亦是風中王。舉星如眼愛。亦如大導師。願見悅意。眼如青蓮。作是語已。漸行思念。昔共悅意。遊戲之時。逢其鹿。告曰。汝常食水草。無病遊行。不同我者。問曰。見我悅意耶。說已漸行。至一方所。乃見花果茂盛。有蜜蜂於花上食食。善財告言。青色無有垢。有金色相。在竹林間。兩色妙身。見悅意不。說已復行。見一蟒蛇。告曰。汝是黑蛇。舌如樹葉。張口及眼。俱有烟焰。我有欲火。亦復如是。無有專心。見我悅意。在於何處。說已。天至一林。見百舌鳥。作其美聲。告言。汝在諸島中。尋遊林樹間。有緊那羅王女。名為悅意。眼髮如青蓮。汝今見不。說已。大行至無愁樹。名花間。枝華名吉利樹中之王。而告之曰。憶悅意時。心即迷悶。汝名無愁。我今合掌。令我無愁。由心迷悶。種種異言。大至仙人住處。仙人曰。身被樹皮衣。常處最上樹。我今頂禮大仙。向華請速報悅意。是時仙人。以安穩言。告善財。且坐。先見我。面如滿月。目如青蓮。綠眉細長。猶如滿月。形貌可愛。人皆喜見。且汝根骨。接當無情。訪覓不難。必無疑慮。說是語已。復告善財曰。然悅意去時。道言相屬。留此指點。善財若來覓我。可與指點。作是語已。復說險路。可報善財童子。道得極險難行。當須過去。若決不退。當視道路。是時仙人告童子曰。當知悅意。作是囑言。於此北方界。即有三重黑山。過已。更有三重。復更有三重。過九山已。乃有雪山王。此山有藥。採取以煮煎服。能無氣渴。多轉氣力。性念能定。并取藥。隨其去處。以呪持之。并將弓箭。及以明寶。合阿伽陀香藥。能治蛇毒。復持三鐵釘。及等雪山王北。復有青山。乃至當報。善財作大威力。超越諸惡。皆當損之。廣說如前。依大面作。時善財既聞仙人說已。一依所告。次第而作。并持藥呪。禮仙人足。退步而去。所須

之事皆悉已辨，唯不得開缺却來仙所。時仙即與羅漢，爾時仙人復告善財，汝獨一身，無有伴侶，何須苦覓彼悅意耶。定當捨命，善財曰：我決須覓月在空行，誰為伴侶，亦如獸王以牙爪力，亦無有伴，火能燒之，雖之為伴，縱我無伴，有何所防，若見大海，可即不入，若被蛇毒，可不療治，夫大人者，情動作事，若事不成，人無有過，爾時善財依悅意說，以諸樂章呪法，過諸山河險難之處，直至緊那羅王城，時善財遙見彼城異常勝妙，一切園苑，林茂樹正，種種妙花，并諸雜鳥，池水流瑤，又見無量緊那羅女，共來取水，于時善財問諸女等，取水何用，答曰：王女名曰悅意，比在人間，身染人氣，以水洗身，欲除人氣，善財更問女曰：此水為同一時湧出，復前後依次興之，彼女答曰：大第湧之，善財便作是念：我今將得其便，此吉利指環，安於瓶腹之中，信通悅意，善財即以指環，就瓶腹一水罐之中，報彼女曰：可以此水，在前投與王女洗滌，是時緊那羅女便作是念：此必有緣，即在前取水，王女頂上洗浴，然而指環落在身上，是時悅意，即喚其女曰：汝將水來時，更有何人，答曰：我見一丈夫，具陳相狀，然其悅意知是善財，令速藏匿，方便將入，其使人見，依命將來，藏一處已，悅意往詣父王邊，長跪白言：阿爺，若見善財，欲作何事，父王答曰：願為自段分為四案，此既是人，何所施用，悅意復白王言：若當是人，如何能到於此，時父王聞已，疑遂止息，王作是言：

若童子來至，可與一切莊嚴之具，多與財寶及千緊那羅女，并其父母，悉皆奉與。于時悅意聞此語已，心大歡悅，喜樂遍身，即令善財裝飾衣服，來見父王，爾時緊那羅王遙見善財人相具足，形貌端嚴，人所共見，心生愛惜，欲試伎藝，置大金柱，高七多羅樹，又置七井，并七女，高其善財童子，身是善財，若若若若，諸伎工巧，無不解者，凡有所作，天亦助之，不為障礙，即於王前，設大供養，吹笛，擊琴，奏樂，作種種音樂，并諸伎藝，空中諸天，亦皆助作，時善財童子，手執大刀，色如青蓮，光彩晃耀，其王殿前，有多羅柱，王令善財以刀截柱，如截估多明，悉碎如油麻，以箭射彼金柱，七鼓，七玄，皆悉穿過，身若須彌，不動不搖，空中諸天，及緊那羅等，皆大吶呼，爾時緊那羅王，見聞如此希異之事，心大驚愕，即令莊嚴一千緊那羅女，委實面貌，一如悅意，王告善財曰：汝知何者是悅意耶，于時善財即發寶言，說伽他曰：

悅意是樹女 我今極愛敬  
實言當速疾 徐步向前行

是時悅意不覺前行一步，緊那羅來白大王言：此之善財有人威力，精勤超越，具有形貌，共悅意相應，何須苦尋，不與悅意將，爾時緊那羅來次第白王，令與悅意，其王即贊依緊那羅法，左手持女，右手執金瓶，告言：童子此之愛女，并千緊那羅女，侍從園邊，以實為甚，王曰：人當無惡，必求棄捨，亦不得更置，婦人，時善財聞王教已，即共悅意同歸本宮，

而為遊戲，歡娛作樂，善財復於後時，思憶家眷，離別父母，愁憂苦惱，即共悅意，平論斯事，若欲如何悅意，即為善父王知，王曰：任汝共善財相隨而去，莫行錯誤，人多詐誑，是時父王作誠勸已，即與金銀珠等種種寶，而為資遣，是時善財，以緊那羅力，速疾還詣那布羅城，當入城時，由緊那羅作種種香氣，遍滿城內，父王聞善財來，勸令作諸歡樂，掃灑城邑，除瓦石砂礫，皆令鮮潔，作諸音樂，懸掛幡蓋，燒香名香，散諸妙花，善財共諸百千眷屬，國邊入那布羅城，止息已，持諸珍寶，往詣父王所，禮足已，而前面坐，向緊那羅事，具如上說。

爾時父王，知其威力第一超越，即與灌頂，建立王位，時善財便作是念：我共悅意，為夫妻故，今得紹灌頂王位，自知過去因緣，得如是福報，我今須更勝於昔時，行於布施，作諸福業，作是念已，集閣城中，十二年內，依彼佛法，假假堂堂，佛告大王，我於爾時名善財童子者，莫作異見，即我是身，當於爾時行菩薩行，名善財王，我為悅意故，精勤威力第一超越，既得見已，於十二年中，設祭，依法祭祀，豈我唯此捨施福業，而置無上菩提，而更修餘福業，積集善根，故正信因緣故，而置無上正等菩提。

佛言：復次大王，我為求無上菩提故，而行捨施，作諸福業，大王諸卿，乃往古昔，於尾施轉城有王，名曰尾施婆多，正紹王位，以法化世，其國人民，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

瘦牛半相馬，在鹿充潤，其王正信，能利自他，愛念國人，慈心相向，後於異時，共紀遊戲，戲未久，遂即有婦，十月滿已，誕生一子，形貌端嚴，衆相具足，人所喜見，作生日會，爲立名號，共相議曰：此是尾施縛蜜多王子，應與名曰尾施縛多，授八乳母，廣如餘說，如速在水，速時長大，即令入學，曆數算計，工巧伎藝，王法之事，及以調馬，種種相法等，悉皆成就，廣如餘說，爾時王子性懷賢淨，實淨心，自利利他，心常慈愛，愛念世人，能行一切無餘之施，既開常施，心無間斷，不同遠近貧乏之人，皆來求乞，索者施與，皆令心足，然而昔爾復於後時，欲出觀望遊戲園林，七寶瓔珞莊嚴其體，又身被鹿皮乘騎衆與，雖大鼓樂，速時而行，欲入苑中時，有一婆羅門，讚王子曰：剎利童子，大勝威力，即說頌曰：

無益人衆集，仁有大名聞，此輩應行施，施與堪施人，爾時王子，心生歡喜，速疾而下，以此寶鬘，施彼婆羅門，而說頌曰：

我本持此輩，歡喜而施，爾我持三界，速證妙菩提，復於異時，王子出城，遊行園苑，以寶莊嚴白象，如白蓮華，亦如雪山象，有轡上相，亦如密釋之象，以自相好而獻其寶，功德顯現，其象日日增長，於諸象中，而爲最勝，太子共諸親友，眷屬隨遊，亦如衆星而四圍月，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映，孔雀

鸚鵡鵝雁鸞鳳，雜類哀鳴，群飛合響，太子于時有遠遊國王，知王子遊時，與諸婦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喜嬉遊，樂行布施，令婆羅門速來乞象，其遠遊國門至王子所，作美妙言詞，說仰他曰：

天人間好施，美妙遍諸方，施我所乘象，今正是其時，爾時王子聞斯語已，心即歡喜，速從象下，而爲婆羅門，復以伽他，而贊頌曰：

爾我持此象，喜施婆羅門，如是持三界，速證妙菩提，爾時群臣來奏王曰：外境怨國，遣婆羅門，來乞王子所乘最勝之象，今已施彼，大王聞已，極生歡喜，即喚王子，種種呵責，令其出國，其王子聞父責已，作是思惟，即說伽他曰：

我修善德，慈攝苦衆生，已著堅固甲，捨斯最勝象，家中一切物，隨力皆行施，要心練行林，決定當須作，捨棄修苦行，當詣練行林，不作如斯語，豈有施於人，持善作是語已，即到妃邊，告言：寶首所有財物，皆須布施，可入山林，修其苦行，具如前說，其婦聞已，恐於太子，有別離憂，合掌白言：王子，我身男女，願亦相隨，山林中作修修，道，我亦不忍一念之中，而能相離，以妙伽他，答太子曰：

如雪無有月，大地無苗稼

如林無無水，妻無夫亦然，苾芻告曰：我等必有相離，一切世間，必有離別，況汝女性，輕身柔軟，食飲臥具，皆須細美，在苦林中，唯敷草地，每食根果，以達被草，被掩其身，妻曰：王子，雖聞此苦，心亦不退，苾芻答曰：此之智願，當念莫忘，爾時王子即詣父王，頂禮合掌，以伽他白言：

願父懷慈，我過失，施象與彼婆羅門，緣此寶我往山林，當願深藏常增長，爾時大王聞此語已，聲嘶哽咽，不忍離苦，抱王子頸，愛言告曰：願子速往，更勿廣施，苾芻以伽他答曰：

我若復還住，大地及諸山，身及妻奴施，此心終不改，爾時王子說此語已，跪辭父王，共諸妻子眷屬，前後圍遶，城中之人，皆大煩惱，咸送太子出城，百千眷屬，皆乘乘輿，隨逐太子，遂出城外，隨苦行林，時有一人，聞城中人衆一時大哭，怪而問曰：是何啼哭之聲，衆人告曰：汝可不知，此城王子，棄遠鄉，被流出境，然而王子立性，愛樂布施，大王治責，今欲入山林中，緣此城內人民，啼泣，爾時太子依法言別，以頌告諸人曰：

一切恩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別離，路傍樹下且隨飛，妻子眷屬皆如是，汝等當知法如是，世間皆有別離憂，當復專心所作事，安住不動，當須彌，爾時王子漸行去城，三十餘里，有一婆羅門，來告王子，剎帝利，我故從城出已，行三十餘

<p>應以伽他贊王子曰</p>	<p>我聞好施名故來 於此道路極疲勞 欲令成就施本願 願汝速證妙菩提 爾時王子聞斯語已出不忍言以頌答曰 汝等離門極惡人 彼出山林由不放 可無少過於我等 王子失位並由斯 爾時并離告記言 實言汝莫於離門作無 惡言頌曰</p>	<p>若無此等求財者 何處更有證菩提 於六波羅施最勝 從斯行六觀者從 爾時并離心生歡喜即以車絡施離門而 說頌曰</p>	<p>彼我懷悲流 施離門 猶如大仙轉 得成無漏法 爾時王子施車絡已心生歡喜携抱男女漸 進而行遠逝苦行林中既到林已身心歡喜 而修苦行後於異時夫人於山谷中採花 果去後爾時天帝釋觀見菩薩在苦行林中 為欲試并離故化作一婆羅門於王子所讚 言大勝刹帝利太子願離我言即以伽他而 說頌曰</p>	<p>離離族姓子 獨在山林中 汝愛之男女 速持施我來 是時離離門說此語已爾時王子受念子故 一念思惟而住其婆羅門又復告曰刹帝利 我聞汝名能施一切求者持與願以二子施 與我來何假思惟而說頌曰</p>	<p>地上及虛空 皆聞好行施 汝今應速捨 滿我所求心</p>	<p>爾時并離告曰縱捨自身由故不情況捨男 女我今思惟別有私念即持兒女施與婆羅 門而說頌曰</p>	<p>我今捨此子 快離住山林 不共母離 離恨生憂苦 莫令人有語 童子堅固心 捨子不捨身 惡人生勝離 婆羅門曰刹帝利太子此亦不然汝生於王 族大地普聞其聲衆生常行慈惠向以香 象施沙門婆羅門於諸貧乏下賤之人常能 攝受求者滿足不令空過我既遠來勿令無 益速觀心焉幸無違轉與別異心使我所求 不令空度</p>	<p>爾時并離聞婆羅門語已而復思惟為愛子 故迷亂其心而說頌曰</p>	<p>我今持愛子 施與婆羅門 彼生於苦惱 皆由愛別離 我今若不與 苦行無由成 事道此則離 必令求滿足 爾時并離專於一心決定當捨即說頌曰</p>	<p>人中最大苦 有情皆被罪 離離甚為難 暫作於舟筏 菩薩說已願容怡悅以右手携兒左手持女 施與婆羅門是時男女舉目流淚悲鳴嗟嘆 吾離離已復發誓言</p>	<p>願我施男女 直施善處 暫教諸衆生 速趣生死海 爾時并離施此兒女作是言已子時大地六 種震動為地動故於山林中所有修寂之人</p>	<p>皆生驚愕互相謂言今此地動有何因緣時 有仙人是婆羅門種族善能占相告諸仙 曰</p>	<p>林中小兒食果水 見令衆人心喜悅 在苦海中求出離 菩薩捨子大地動 爾時二子知父施與婆羅門已悲咽泣淚 父雙足合掌白言</p>	<p>我等不見母 今將施與彼 爾時并離為愛念故流淚滿目抱兒女頭以 我心於汝甚憐愛 不是無慈堅固心 當為利益於人天 捨汝汝等善喜見 我為無上菩提故 求證涅槃安樂處 為拔苦海諸有情 願救當離輪迴苦</p>	<p>是時二子知父決定施已作悲咽聲合掌白 言父今決定捨施與他阿離來至唯願白言 於父母處並乞憐愛我等幼小愚癡無識多 有愆犯或時出語不順恭敬斯多過失願見 容恕語已禮足右邊三匝遂彼前行思父所 言</p>	<p>爾時并離思慮兒子出言慈愛遇入草窠即 發無上菩提大願又子出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空中諸天神散大降說伽他曰 大士要心施 決成無上事 施男并捨女 堅心無退屈</p>	<p>爾時諸天說是語已其母持根果欲購又見 地動更加怨速時有一天變作母師子守捉 要路不令得過恐障菩薩利益之事為一切</p>
-----------------	--	---	---	--	------------------------------------	--	---	--	---	---	---	---	---	--	--	---	--



有情而行布施，記告母師子曰：

汝是國王妻，何因守提路？

我若貞於夫，願汝速開道。

汝是國王妻，我是人王婦。

汝法為師妹，汝急開其道。

是時師子復本天形，即還其道，記見至相，一念思惟，如天鬼神，及林中變我之居處，必有災怪不祥之事，即說頌曰：

我今觀目，怪鳥作怪聲。

必有別離苦，子今存與亡。

復見大地動，身心更不安。

定當失二子，憂心若火然。

既作如是種種惡相，欲至住處，遙觀時，不見二子，心即迷亂，處處尋求，又便作是念：應於餘處，共諸虫鳥而作，或應室內眠臥，先詣室中，唯見太子，合掌白菩薩曰：某童子等，身今何在？菩薩告曰：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然而賣子，與彼人將，幸爾隨尋，是時慈母聞已，如飛被奔，遙問聲地，如魚離水，宛轉生苦，亦如牛等失子悲啼，哀聲不絕，而說頌曰：

我子面如花，手軟遠還家。

未曾經苦事，愛子今何去？

當共獸兒遊，性直如羣鹿。

我子今何在，誰將汝驅役？

嗚咽從他行，悲啼身受苦。

去時不見汝，誰知生別離。

於此山林內，每流花果根。

忍飢寒事他，今還斯苦厄。

捨父母親，害屬亦遠離。

皆由彼惡人，今子受辛苦。

汝生利帝利，今時事難。

晝夜被驅馳，衆苦恆逼迫。

由於過去罪惡，今有清愛別離。

我若常行具實言，一切衆生起平等。

以此具實言，故世世常無生別離。

唯願二子脫半身，速隨淫婦安樂果。

爾時慈母見子所種樹木，更懷愁憤，抱樹啼泣，復為言曰：

斯等森林及花叢，皆是我子身修福。

盡林花叢獨致榮，唯我與爾成枯悴。

復次漸行見諸獸子，亦以悲啼，叙而為言曰：

汝常與子遊，喜樂情無間。

子今何處去，苦惱而求覓。

太子夫人於子去處，四顧觀望，山崖峻峭，路絕人行，母更悲啼，以他言曰：

鞭杖以驅將，路險山峻峻。

逼迫令進前，婆羅門少慈。

嗚咽咽喉破，叫呼胸吐血。

猶如獸驚走，足軟若為行。

爾時菩薩見彼慈母悲啼不絕，即為方便，種種勸慰，說他言曰：

我無瞋恚心，便將二子施。

利益有情故，離捨而將施。

我子及眷屬，離捨今已捨。

當招大人果，無上妙菩提。

我今誓捨子，為求解脫故。

車格并妻子，施與一切人。

其妻聞菩薩語，已心住牢固，合掌白菩薩曰：

我無障礙意，莫生於異心。

若欲將我施，隨意勿生疑。

割愛捨親眷，至願求菩提。

所求願滿足，拔濟救群迷。

爾時帝釋天王心生怪異，然而菩薩勸修練行，為欲止息助成，立故於其夜分，將無量諸天，前後圍遶，到於菩薩所居之處，虛空中住。

黑曜山林，同迴蘇矣，而皆大明，告菩薩曰：世人愚癡，狂迷自亂，爾時天帝釋說此說已，又作是念：然而菩薩有一妃，供給侍侍，若無斯一，甚為辛苦，我亦方便，必須求取，作是念已，到菩薩邊，化為婆羅門，白菩薩曰：

汝妻來相具，於夫志貞潔。

手持靈姓妹，可賜婆羅門。

爾時菩薩答曰：

無羞多貪人，婆羅門下劣。

習性行非法，壞我真深心。

爾時菩薩慈心，隨觀察其妻，即答曰：

我不惜其身，亦不自求樂。

若我隨彼去，誰能事君？

菩薩答曰：我其惜汝，為求無礙之法，當隨我意，可逐斯人，縱令汝去，我身當死，亦須發誓行施，設已歡喜，便自思惟：此是最後捨棄心，無執轉，即手持妻，施與婆羅門。告曰：

專須供給此人，施直心行身調善。

我愛此妻甚珍重，婆羅門願哀納受。

爾時王子為求菩提故，當捨妻時，地六震動，其妻嗚咽，隨逐婆羅門，既失男女，復離寶夫。

齊中生苦愁憂憤憤說他曰

我先作是業 無始恆相續

如牛失轡者 我苦過於此

其王子著作是語已。爾時天帝釋還復本形。

齊其妻曰。我非是人。亦非婆羅門。我是帝釋。

能伏阿修羅。爲欲成就婆羅大願無上菩提。

哀愍有情。其昔薩婆聞天帝釋語已。踊躍歡

喜合掌白言

天帝願我子

爲作善因緣 遣向父王所

說此語已。時天帝釋至善薩所。左手持妻。白

善薩曰

此妻遇與汝

幸勿轉與人 受寄將餘用

時彼婆羅門所將二子。帝釋悉慈令向善薩

父王國中。然婆羅門常避其國。由帝釋故。不

受其彼城中而賣王孫。城內解臣見王孫已。

啓白王曰

我等見王孫

隨逐婆羅門 於此城中賣

王聞此已。心悶迷亂良久醒已。時王即勅左

右臣曰。卿等速即將見臣等依命將至。時有

一臣。先抱兒來直見大王。王見孫子身體瘦

弱。垢穢異常。衣髮破壞。迷悶墜地。諸臣扶

坐復告臣曰

在於山林中

卿常樂布施

爾時帝釋禮善薩已。退還本宮。國內一切人

民。皆往詣善薩却歸本國。若王本國建立爲

王時彼善薩具一切施所有沙門婆羅門。貴

量福業。說他曰

爲求善業者

剎利婆羅門

金銀珠寶物

奴婢并僕從

所有妻兒等

新人種其報

今世及後世

爾時佛告大王。然於彼時。名曰尼施轉多羅

王能施一切沙門婆羅門。諸貧窮乞丐。親友

眷屬作種種布施。無量福業者。大王莫作

異見。即我身是。我於彼時能行布施。無量

福業。發無上菩提願。大王。非唯作此布施。福

力。而證菩提。由我正信。善根積集。功德因

緣。更修無量福故。而證菩提。復次大王。我爲

求無上菩提故。而行布施。修諸福業。大王。乃

往古昔。於婆羅門斯大城有王名曰梵德。正

紹王位。以法化世。人民咸感。國土豐樂。無諸

詐僞。賊盜疾疫。牛羊和順。在處充滿。復於其

時。相師占候。於此境內。十二年中。天時充

早。其梵德即雖宣命曰。所在國中。人等。普

告令知。相師占候於十二年中。無雨九旱。汝

等若有十二年種者。任住。如若無者。可往飲

食充足之處。後豐熟時。還來境內。當於爾時。

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那。其大富饒。多諸財

物。受用等事。及諸珍寶。牛羊和順。廣大充滿。

如尼沙門王。然而長者。既聞王命。即命當庫

之人。告曰。丈夫。汝知我庫藏之中。有十二年

糧不。守庫人曰。有長者即共奔屬安心而住。

自餘人等。糧食不辦。皆歸尋熟之國。若無佛

出世。當有獨覺。在於人間。憐愍有情。貧窮之

類。于時獨覺。在於曠野林中。爲人瞻供。後

於一時。其婆羅門斯在一方所。有五百獨覺

居士。復於一方。更有五百獨覺居士。爾時五

百獨覺。即以食時。持鉢往詣散那長者家。乞

食。斯獨覺等。告長者曰。汝能於十二年中。

飯食供養五百出家之人耶。長者答曰。待我

須問當庫之人。長者即問當庫人曰。丈夫。可

有糧食。得我眷屬。并五百出家人。於十二年。

用足已不。答曰。有。是時長者即詣獨覺。十二

年中。飯食供養。食訖去後。復有五百獨覺。詣

長者家。告曰。可飽於十二年。施我等五百出家

之人餅食耶。長者白言。尊者。我已一度請

訖。何勞重來。諸獨覺等告長者曰。前來者別

我等適至。答曰。尊者。待我問知庫人。長者告

知庫人曰。丈夫。我等所有眷屬。及出家人。

十二年中。供給糧食足不。答曰。足。其長者即

詣五百獨覺。并前五百十二年中。餅食供養。

長者復問尊者。每日何時當食。獨覺告曰。

我等常於日午時食。是時長者即遣一侍。處

每日依時。詣千獨覺。就寺而食。然而長者問

獨覺曰。尊者。爾時何食。何當降雨。答曰。今

可降雨。長者復白言。我之種子。今可種不。

答曰。任意。長者既蒙宣告。所有一切。並皆入

出。時天帝釋觀見斯事。便作是念。此人供

養一千獨覺。施中最重。施中無過。其散那

長者。我須助成功德。作是念已。帝釋天王。

應時乃降天雨其種穀子。發生無慮。其處作之人來問。獨覺者我之種子生苗。極並是無慮。不審云何。答曰。汝但就灌。其人即去。依時既滿。乃生花果。一一華果。大如無慮。或如大瓮。其耕種人。即以斯事。復來辟曰。適者曰。汝莫輕視。時至自開。後時成熟。其果自熟。隨其種之。於中皆滿。飢餓自除。變為豐熟。處處人物。皆悉來投。遠近兒斯有遠近飢餓之者。却來投此城中。于時長者。常以香美飲食。供養千眾。獨覺。說伽他曰。

聰明證悟心 身語亦寂靜  
常施於斯等 無漏應供者  
神通象變化 端嚴有名稱  
無畏之人食 衆屬并身樂  
施與團供人 具足持淨戒  
所種安樂業 此世并來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四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五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佛告大王。當於爾時。散彈長者於十二年。氣餘九早。供養千眾。獨覺。于時帝釋助作功德。來降大雨。者大王。其作具見。其散彈長者。即我身是。大王。我於過去。非唯以此布施而證菩提。勿作異見。由我正信。善根積聚。

善根功德因緣故。更修無量福業。而證無上。

目

馬王仙作龍 蛇命烏王  
鵝尾提阿 龜臺二商主

佛言。復次大王。我求無上菩提故。利益攝受一切有情。大王。爾時。於中阿婆摩。得一分。又經中廣說。我於爾時。作一馬王。名婆羅阿。而為利益。化諸有情。

復次大王。我求無上菩提故。攝受利益有情之事。大王。爾時。乃至古昔。於婆羅阿。去城不遠。有仙人住。心行慈愍。悲念有情。去彼不遠。有二婆羅。耕種。植樹。共相。互為。闢。遂即相打。俱到仙所。並請為證。一人即往王邊。以事白王。王即告曰。汝等相爭。何人證見。白言。大王。我等二人。爭是。誰先過仙人。答若依轉輪王法。我為作證。若行別法。我不為證。王言如是。仙人答曰。此人。誠。彼人。誠。此。彼。既打此。此。還打彼。王言若如是者。二俱合罰。仙人曰。我先有言。若依轉輪王法。斷事。我以為證。汝若不依。我不為證。時王白言。大仙云何。作轉輪王法。而斷事耶。仙人答曰。大王。若轉輪王法。除無益事。令住有益。其王告二人曰。汝去。更勿如是。佛告大王。爾時仙人以法作證者。勿作異見。即我身是。我於過去。雖作證見。依法為證。作真實證。由彼因緣。積集善根。致信。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又為求無上菩提故。攝受有情。善根。爾時在。不定家。捨自身命。能盡一切有情。

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廣大森林中。有師子王。於中居止。復有五百商人。經過險路。由語聲故。有大蟒蛇。驚動。睡覺。五百商人。悉被蟒蛇。圍遶。爾時商人。甚大驚怖。發聲號叫。求救。天神。其師子王。聞此。叫聲。來至。乃見蟒蛇。圍遶商人。去此。不遠。有少年。象。爾時。師子即往。象邊。行。此諸商人。今被蟒蛇。圍遶。欲食。汝能捨命。救彼商人。耶。其象答曰。欲知如何。師子答曰。我須上汝頭上。後脚捉頭。以我雙爪。打彼蛇。腹。後之兩足。入汝頭中。汝當必死。我打蛇。腹。蛇當定死。其蛇口吐毒氣。我亦隨死。象曰。且為利益。救濟多人。寧願身命。時師子下。外象頭上。擲身打彼蟒蛇。師子按足。象便命過。打彼蟒蛇。蛇亦即死。由蛇毒氣。師子身亡。三箇一時。並皆捨報。諸商人等。遂全身命。商人欲發。空中諸天。告商人曰。此師子王。是。賢劫。菩薩。今為汝等。捨自身命。救濟諸人。汝等。宜。應。供養。菩薩。然後。進餐。時諸商人。即以。種種。供具。供養。師子王身。遠已而去。佛告大王。爾時。師子王。者。勿作異見。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在。傍生。趣。能救五百商人。捨自身命。害彼蟒蛇。由我慈心。攝受有情。功德。因緣。積集善根。正信力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遊。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菓。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當。共。汝。

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遊。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菓。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當。共。汝。

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遊。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菓。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當。共。汝。

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遊。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菓。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當。共。汝。

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遊。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菓。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當。共。汝。

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遊。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菓。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當。共。汝。

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遊。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菓。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當。共。汝。

為惡友能為損害二者發願。願我生生之處。常行惡心。利益汝身。佛告大王。於汝意云何。爾時名達摩者。即我身是。其名阿達摩者。即提婆達多是。我為慈悲心故。由彼因緣。積集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流池。菩薩爾時於不定聚。作共鳥身。於五百鳥中。而為鳥王。其中有一老鳥。不能遠求食飲。常食小鳥及諸鳥卵。徐劣而行。既食飽已。一足而立。時諸小鳥。常被食噉。心大愁苦。共詣王邊。作鳥語聲。白言。鳥王。具說如前。悲若情。鳥王即為訪新事。是離食噉諸鳥子等。皆離離在惡感。心常無異如是訪察。乃見老鳥詐劣徐行。在池岸邊。翹足而立。于時鳥王菩薩。即便覺知是損害之者。而說頌

食噉諸鳥卵 并餘小鳥等  
翹足一腳立 猶如持戒者  
徐徐而徐行 微劣詐言談  
曲項矯為斯 必是多姦詐

爾時老鳥便作是念。今者鳥王既知我。我今歸依鳥王。告曰。汝可設計。勿令諸鳥知汝惡事。老鳥聞已。即速過去。于時老鳥安隱無憂。佛告大王。爾時鳥王有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我為鳥王之時。由能慈攝一切有情。由彼因緣。積集善根。正見力故。得無上正等菩

薩。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所叢林之中。菩薩爾時在不定聚。作鵲鳥身。常解人語。然於

彼時。婆羅剌斯有王名曰梵德。正紹王位。以法化世。而有一鳥。欲害鵲鳥。鵲鳥飛投大王手中。告言。大王。莫非法化世。時王見鳥來投手中。心生憐念。即於鵲鳥邊。而受五戒。以法化世。鵲鳥曰。今於一切鳥中。以無畏施佛告大王。莫作異見。爾時鵲鳥。解為人語者。見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婆羅剌斯有梵德王。正紹王位。去此不遠。有尼提阿國。起。其梵德王。常欲伐彼不臣。其梵德王。兵衆強盛。其尼提阿國。舉兵為難。而常心行慈悲。於梵德王。其梵德王。貪愛其國。與舉四兵。往擊尼提阿國。其王聞梵德王四兵欲來。即令掃灑城邑。無諸瓦石。懸綵幡花。辦諸飲食。又勸諸臣等。令城內人民。出城預前二十五里。香花迎接。復作百種音樂。讚美王德。其梵德王聞此事。已感心乃息。便作是念。既遭此。不相違逆。今可還軍。時尼提阿國群臣等。讚梵德王曰。國王過國所有軍衆。廣陳設會。尼提阿王說他曰。

大王受讚摩 我當觀奉敬  
諸事隨王作 幸願為親友

爾時梵德王。復以伽他答曰。  
由忍得解脫 瞋心寂無起  
為一切能故 能勝一切人

爾時二王。共為和合。其梵德王。即歸本國。尼提阿國一切人民。皆悉無畏。佛告大王。爾時尼提阿國王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我為阿伏其心。由彼積集正信善根故。而證無上菩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菩薩爾時在不定聚。於大海中。作一龜王。復於彼時。有五百商人。乘船入海。乃被海獸打破船。其龜取五百商人。置於背上。渡出海中。爾時商人皆悉安隱。全其身命。佛告大王。然於彼時。大龜王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為由慈攝有情。由彼因緣。積集善根。正信積集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時尼提阿國。有五百群臣。其中有二兄弟。最為大臣。兄名蘇斯那。弟名斯那。其斯那者。心常好與人過。無利益心。其蘇斯那者。於一切時常行利益。為由蘇斯那常行利益故。其斯那既無利益。憐亂人民。城中衆俱來白王。說彼所作無利益事。其王即令擯出境外。便往婆羅剌斯城。事梵德王。後於其時。其蘇斯那。聞弟被擯出境。在婆羅剌斯。梵德王所以為臣佐。即白尼提阿王言。今欲往彼婆羅剌斯。看弟作共和順之事。城中人衆。皆生怪愕。其弟常於見處。作無益事。其弟。王擯出國境。此兄向於弟處。能行饒益。共為和可。佛告大王。莫作異見。於彼時中。名蘇斯那大臣者。即我身是。常為利益有情。由彼因緣。正信積集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所有一大城。其城中有二商人。居止。將五百乘車。載其寶貨。行至曠野險路。具知中阿婆摩說。其一商人。已被藥叉噉食。第二商主。平安得出曠野之中。佛告大王。其第二商主。平安得出曠

野之喻者，其作異觀，即我身是。爲慈攝有情，由彼因緣，正信積集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所叢林之中，多饒河潤，花果滋茂，爾時菩薩在不定聚，作六牙象王，在其林內，其象王妻名曰拔陀，於母象中爲最尊貴，是時象王出群，在於閑僻之處，有別雌象，端正悅意，謂象王曰：共爲私親，既爲夫婦，若加憐愛，行住相隨，意不相離，心相繫著，時拔陀母象，便生嫉妬，即自思念，作何方計，使我當得殺六牙象王并彼母象，正住思惟，心大嫉妬，無計可得，遂便發願，願我生生之處，能害二人，作是願已，於山頂上，投身而下，便即命終，生毘提國大夫人腹，而處其胎，十月滿已，誕生一女，衆相具足，漸漸長大，嫁與隣國梵德大王，爲第一夫人，由彼宿業，於六牙象等，生大瞋恨，然而夫人有宿命智，即白梵德王言：於彼方所有六牙大象，我今奉此象牙，願王令取，于時王勅諸城所有獵師，皆悉喚集，令取六牙大象，獵師集已，告曰：汝等往取象牙將來，時諸獵師王既勅已，依命即去，其獵師大將告獵人曰：汝等並欲各歸本業，我獨自往取其象牙，是時大將即取無記之物，并著衣甲，乘衛等物，造詣方所，見彼象王并及母象，二俱別在於閑僻處，各離群衆，而往見已，遂至遙望，爾時獵師身被忍服，覆其弓箭，所有衣甲，藏在草中，欲爲獵害，爾時母象遙見獵師，即告夫曰：我等速向餘處，今有人來欲殺我等，象王曰：其人作何形貌，答曰：身被忍衣，外現慈相，若如是者，當須無畏，在獵裝中，無不善事，此之體相，覆蓋之人心住慈悲，當須無怖，勿生疑恐，如月無熱，斯人亦如是，于時母象及以象王，並無疑恐，隨意遊行，爾時獵師既得其便，即放毒箭，射彼象王，中於要害，母象告曰：如何乃害我親人，無有害心，爾時象王以眼答曰：

心非生過患 亦非我所作  
此過由煩惱 由心離慈愍  
如金裏銅毒 入火觸性現  
患人雖不了 智者善能知  
弓箭人俱毒 咸由彼爲惡  
製裝本寂靜 皆悉由心作  
爾時母象心生瞋惡，告其夫曰：  
我不違君語 如君今所說  
我欲碎斯人 節節令其斷  
是時象王聞此語已，生如是念：作何善業，此煩惱事，若是菩薩緣起，慈愍心者，此不願也，說伽他曰：

如彼多見所著心 見善即作非供養  
爾時母象，聞其善國象王所說，默然而住，時諸群象，斷象王處，便作是念：勿此母象損善，獵師若善在傍生處中，常行善國，行是時象王往獵師處，以人言告獵師曰：汝莫怪我，恐損獵師，象王以鼻，遙取獵師，抱在胸前，又令母象別向餘處，然後告曰：丈夫母象已去，汝若須我身上物者，任意取之，是時獵師心極怪愕，此乃是我非人也，我是人中象，汝是象中人，汝在傍生，有是情智，我居人羣，反無斯惡，慈愍泣淚，菩薩問曰：爲何啼泣，獵師答曰：汝已損我，時象王聞已，作是思惟：我現相救，不會有損，復更思惟：不是雌象而來損耶，又問獵師曰：誰損汝耶，獵師答曰：象王，汝身有無量功德，無事加害，即是損我，汝身被傷，所傷可有治療，我心被射，愚癡無智，難可療治，而說頌曰：

我今觀察象王行 功德廣大猶如海  
起害之人猶發慈 此之菩薩心難得  
假說我今身是人 了無如是真智覺  
但有如斯瞋害毒 身空無有少功德  
莊嚴形貌似人身 不如生在傍生處  
汝在傍生有人智 象王爲最象中尊  
不害形貌即成人 不以傍生非是人  
若有人慈功德者 彼乃當知即是人  
爾時象王告曰：不勞廣說多言語，不用多述巧言辭，故今云何爾射我，遠說斯事，令我知獵師答曰：我奉王教，須汝身牙，緣此射之，象王告曰：仁所須者，幸時早取，菩薩爲憐，無不捨者，任汝拔牙，將所利益，說伽他曰：

利益一切有情等 遠離漂流生死海  
常體無上菩提智 唯願早入涅槃城  
爾時獵師心生憂恥，告象王曰：我須汝牙，象王告曰：任意拔將，答曰：我不能拔，若令我拔，則作慈悲，我方拔，若其不住慈悲之心，正拔之時，手必墮落，象王告曰：若汝不能拔者，我自拔與象王曰：爲我牙根入肉深遠，當

拔之時。白血流注。拔已欲與藥師。象王身  
色鮮白。如優曇鉢花。血流遍身。如山雪覆。亦  
如網文。

爾時象王。自心親見身相如是。恐有退轉。欲  
堅其心。不令變亂。由彼菩薩多習性故。而行  
其端。豈有退邪。至於死地。唯歸佛陀。於彼時  
中有種種異相。為空中諸天心得滿足。便生  
喜悅。現希有事。然由象王作是苦行。空中有  
天而說頌曰

我等諸天見 象王行苦行  
當正拔牙時 受於無量苦  
內心猶喜悅 必不退菩提  
別有一天。而問彼天曰

如此拔牙身受苦 云何能發越菩提  
猶如地獄受苦人 必不能發越悲意

爾時象王拔牙已。默然而住。藥師念曰。云何  
拔牙執持而住。欲生悔耶。不與我耶。于時象  
王觀知彼意。即持優曇鉢花白色六牙。引其  
前足。而以六牙欲捨與之。告曰。待住少時待  
住少時。我今極痛。象王又作此念。受者現前  
何須久住。如何不痛。本為此牙欲殺於我。今  
既無牙何慮餘事。告藥師曰。汝應善聽。說伽  
他曰

賢首汝應聽藥事 所持利劍弓箭物  
彼此殺戮仁者友 我今見此心歡悅  
或有施淨受亦淨 或有施淨受不淨  
我今觀汝淨應供 施者受者二俱淨  
爾時象王見彼離欲。心自喜悅。即與六  
牙。告曰

若實善斷射我身 不生少許憚恨意  
此實難遇證菩提 當救輪迴得解脫  
佛告大王。於意云何。彼時六牙大象王者。其  
作異見。即我身是我。以慈悲苦行布施故。而  
由未證菩提。由彼因緣。正見種種善根。而證  
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我曾作見。捨其身肉。布施與彼仙  
人之時。廣說應知。

復次大王。我於往昔。父母二俱無目。常以兩  
背負擔。將行供養。經無量時。而由未證廣說

復次大王。我為利益。曾有清故。大王。諸佛。世  
間邪見。而依俗法。父母將老。或令飢餓。溺在  
河中。或將入火燒身之事。實得生天。我設方  
法。並令棄斷此非法事。廣說應知。

復次大王。更有無量因緣。並於那迦藥叉經  
中廣說。

大王。菩薩在不安聚時。作種種王。於五百羅刹  
中。為尊貴。婆羅門。被夢德王。怖懼之時。我  
於爾時。捨自身命。救五百羅刹。廣說應知。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安聚時。生於地身。如地  
本生經中廣說。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安聚時。生在象中。如象  
本生經中廣說。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安聚時。生在龍處。名曰  
黿波龍子。於龍本生經中廣說。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安聚時。作鴉王身。如鴉  
本生經中廣說。

爾時勝光大王白佛言。大德世尊。於何時初

覺無上菩提之願。佛告大王。乃往古昔。無量  
劫時。有王名曰光明。其光明王。有一象。身  
色鮮白。如優曇鉢花。七支圓滿。形貌端嚴。人所  
喜見。時王即勸象之人。令調此象。堪乘之  
時。將來見我。其象象人。受王勸已。即將調  
教。既成就已。還詣王所。王即乘象。并調象  
人。王在後坐。出城遊獵。種種禽獸。然而象王  
聞母象氣。尋香而走。王見象走。其疾如風。告  
象師曰

我見虛空轉 四方上下迴  
山地如陶輪 樹亦空中去  
象足不曾移 猶如騰空去  
觀前山走來 後山無不動  
須勒象令住 極打令其怕  
象王既未調 死生今在即

爾時象師白王曰

我隨大仙所說呪 并以鐵鉤鉤極打  
隨呪鉤打唯加念 所用之法皆無益  
無奈無鉤能禁制 王知無物何能止  
貪欲入心無調者 欲在心中如掘釘  
此欲發時甚廣大 無有能為止思者

爾時象師作種種法。不罷止思。而令象遇  
又白王言。其象走困。願王攀取樹枝。放象隨  
意。即遣一樹王及象師。攀枝而住。喻如從死而  
得再生。王告象師曰。汝不調此象成就。便即  
將來。與我乘騎。白王曰。我調成就。然為彼象  
聞雌象氣。貪欲醉故。不受言教。其象雖去。思  
憶本處。至第七日。必還來到。所以者何。由見  
母象。共行欲已。思憶象坊。至第七日。其象還

還來時則人遠詣白王。王曰：汝教此象未好成就其人白王。我則象曰：實曰：云何調伏？白王請王試，即知虛實。其調象人，即燒大鐵丸，色赤如火，令象取食。象即前欲取吞食，其教象人，復白王言：象若食之，象必不活。時王會象師曰：如斯調伏當時為迷亂我。先白王我但調伏其身，不能調心。王曰：汝願見有能調心者，象師白王言：有。唯佛世尊能調身心。一切有情欲調其心，由不能調，而皆却退有諸外道，修行苦行，貪欲叢林在心，而不能拔，亦有捨境，離欲貪處，而不堅持復還退失。阿素洛等，及以天人，師子雜獸，龍蛇鳩鵲，乃至飛鳥雜類等，一切含識，皆被欲縛，無始已來，如輪迴轉，少年容貌，乃至於老，調伏其心，種種苦行，或有仙人，遠處食菓，皆不調心。心雖無相，雖有天人，能得自在，言大王者，有大威力，諸國戰中最能勝，亦不調心。唯佛世尊無有貪欲心得自在。爾時大王聞佛世尊有精進力，廣行惠施，修諸福業，即發無上菩提之願，說偈他曰：

修無量福求佛果 得成善道自在尊  
若未能度彼岸者 我當度令至彼岸  
願佛離欲發菩提 復行惠施正法化  
願我當求佛成佛 利益有情貪欲滅

佛告大王於意云何？彼時名光明王者，登異人乎？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初發無上菩提之意。

爾時勝光王復白世尊曰：最初於難行施得無上菩提，佛告大王乃往古昔無量劫時，

有城名曰毘阿婆地，其城有一陶輪工師，有佛出世，號曰釋迦牟尼，證無上正覺，等正覺十號具足，亦有聲聞弟子，名舍利弗，大目乾連，及侍者阿難陀。時釋迦牟尼佛正具等正覺，其無量善功德，俱遊行人間，至彼城中，爾時彼佛忽有風患，即告阿難陀曰：汝可往彼陶輪家乞酥油蜜漿。爾時阿難陀聞佛教，即往詣陶輪家在門外立，白言長者，世尊患風強病，今須酥油蜜漿，時陶輪師，聞具阿難陀所說，即將酥油蜜漿，長者共見相隨俱往佛所，以酥蜜等遍塗佛身，溫水沐浴，持沙糖水奉上世尊為療病故，即得痊癒。爾時陶輪師，我以為家室如來，願獲廣大功德利，種族名號聲聞眾，悉知今日釋迦尊善能調伏有情類，遠離衆苦，歸圓寂，其陶輪子，亦發是言，願我當來如佛侍者。佛告大王，我於爾時，初施釋迦如來，得證無上菩提，其子者，即阿難陀是。王復問世尊曰：從初乃至成佛供養幾許諸佛而證無上菩提，佛告大王，我從釋迦如來最初阿僧企耶，乃至證世尊時以清淨心，如是供養七萬五千佛，於爾許時供養不曾心異，唯求無上正等菩提，大王，第二僧企耶，我初供養燃燈佛乃至寶髻佛以清淨心，如是供養七萬六千佛，我雖經歷多生，心無有異，常以清信供養諸佛，大王，第三阿僧企耶，初供養寶髻佛，乃至安隱佛，如是供養七萬七千佛，如是又至遍福波佛，我雖供養無有異心，常以清信，供

養諸佛，為菩薩時如是供養，皆蒙諸佛為我受記，當證無上正等菩提。滿我所願，思求正覺，堅固持持，慈攝一切有情故。爾時勝光王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時具壽阿難陀即以伽陀誦世尊曰：

唯願世間尊 為我分別說  
何處初發意 為求大菩提  
更願無上士 為說本事緣  
曾供養幾佛 復經幾許時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無上兩足尊 慈慈有情者  
於彼發菩提 誓度三有海  
願佛心離欲 廣說辭象緣  
厭離貪欲智 因發菩提心  
堅固發誓願 惠施如河沙  
光明王世時 專求正覺等  
初見釋迦佛 我作陶輪師  
酥油蜜漿等 最初為供養  
亦曾為上女 正信三寶尊  
我見燃燈佛 以燈油奉施  
無勝佛世時 我曾作三藏  
共大衆相號 惡罵僧為女  
由斯口惡業 變我身為女  
却遇心淨已 還變為丈夫  
乃往過去世 曾為王子時  
寶髻佛兄弟 我以燈明施  
三月曾供養 安隱佛世尊  
佛滅度之後 以舍利起塔







已上諸佛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六

大唐三藏法師 制譯

爾時世尊是無上福田。我教重。能令國王及諸臣佐婆羅門居士商人商主天龍藥叉阿素羅迦樓羅乾達婆緊那羅莫呼洛伽乃至傍蘇畢舍遮等。以諸衣服臥具湯藥諸藥病物供給世尊及慈愍僧伽。爾時佛在室羅筏城給孤獨園。時諸外道共集講堂。皆相謂言。仁者知不。我等比來。於此得諸國王群臣居士婆羅門等。尊重供養供給衣服臥具湯藥等物。今有沙門而答摩。人間出現。所有尊重悉敬供養供給湯藥衣服臥具等。皆悉施彼。我等斷絕無有利義。今復云何。共設何計。其中一人作如是言。仁者應知。若持梵行者。作非梵行。時諸外道答曰。如是復有一外道云。何得之。說曰。我等法中有一女人。形貌端正人所樂見。教彼女言。答摩摩沙門。共為私事。衆皆問曰。是誰端正。答曰。彼既還外道女衆人。即使令喚至已。告曰。小妹須知。我等往日所有利養。皆被斷絕。今時所有利養衣服。湯藥臥具等。悉皆尊重供給答摩摩沙門。彼不助我耶。衆知我等耶。其女問曰。仁者使我便欲作何計。答曰。汝是我眷屬家小妹。可能作是言沙門而答摩。共我私行非梵行。事若能如是名為得財。世人即皆尊重供養我等。如昔無異。其女告曰。我不能勝沙門而答摩。彼天人師王臣歡喜威德無量。彼能輕信時諸外道報曰。妹子。汝若不勝沙門而答摩。不依我等言者。我等大害。不共汝言。說語說不得入我等家中。共預棄汝。汝至死後墮地獄。女人身少智性。遂便問曰。仁者教我欲作何事。時諸外道告曰。汝可時時往遊多林。其女依教。每日往遊多林。乃至後時。其女腹上。種一鉢孟。爾時世尊為無量百千大衆。前後圍遶說微妙法。然而此女來入會中。世尊既見外道女來。作是念曰。我昔曾作此業。積集成就。由如曇華。其外道魔女。面前而住。說他他曰。

聲響令人愛  
染我懷妊胎  
而今復說法  
爾時世尊以頤告曰  
若人爲妄語  
當墮於地獄  
外道女答曰  
若作云不作  
彼當墮地獄  
世尊告曰  
二人皆墮於地獄  
墮與不墮自心知  
勝法之者來生苦  
見本  
爾時天帝釋作是思惟。彼外道女。乘機大害及慈愍僧伽。作是念已。即以神變解鉢令開。是時魔女大生驚駭。遽即歸去。時諸衆首恭敬白佛言。世尊云何摩軍大王。佛爲說法。初即授記於此正真等正覺。又復

我等。今欲往無熱池邊。於如來前。各自說本事。佛即默然而受其請。諸佛常法出現於世。未入涅槃教化有情。必作十事。云何爲十。一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二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菩提之心。三者建立三寶。四者結界。五者命壽五分之中。要捨一分。六者於室羅伐城。現大神通。七者於平林聚落。現從天下。八者於父母所令見異端。九者於無熱池中。共諸婆伽。說業報因緣。由此義故。世尊共諸婆伽。於無熱池中。說甘本業報事。告諸婆伽等。可往無熱池邊。各說自本業報事。時諸婆伽聞佛教勸。咸皆依命。佛共四百九十九婆伽來於室羅伐城。無熱池邊。出往詣野猛藥叉遊行之處。其處花果甚可愛。然而此池流注四海。一名彌伽河。二名新度河。三名轉叉河。四名咽多河。其處險峻。非得通人而不能往。佛與大衆俱到彼已。

爾時世尊起世俗心。作此心時。乃至龜蟻皆知佛意。難陀那波難陀龍王。知如來意。云何世尊起世間心。見佛欲於無熱池中。共諸婆伽。各說往昔因果。即於池中。化出大蓮花。其花千葉。猶如車輪。色如天金。寶蓋花葉。金剛所作。無量千葉。周匝圍遶。爾時世尊坐此花上。及諸婆伽各坐一蓮花。于時具壽舍利佛在王舍城祇利波羅山上。離僧伽藍。佛告大目犍連。往喚取汝同侶舍利弗來。白言如是。時具壽大目犍連。從無熱池沒。於祇利波羅山現。到舍利弗前告言。具

壽舍利弗。今時世尊。共九百九十九莖刺。衆於無熱池住。我承佛勸。故來相喚。即可同行。答曰。具壽大目連。汝可待我。我當偕往。丁方得相隨。告曰。我共相助。雖不仔細。時大目連。以神變力五指爲針助。其舍利弗告曰。連曰。汝隨前去。我即後來。大目連曰。仁君不去。我強力將行。時具壽舍利弗即舒戶。告曰。連曰。汝神通爲最。且取此戶。鈎然後將我。時大目連即挽戶。鈎然舍利弗又作是念。彼大威德。若挽戶鈎并我將去。便以神通。以身繫著毗羅山。其山即動。并毗羅洲地俱時皆動。難陀波羅陀龍王。并無熱大池之中諸大德等。咸悉總動。時諸莖刺白佛言。此是難陀波羅陀龍王。令動地耶。佛告諸莖刺。此非難陀波羅陀龍王。動此地也。此是大聲聞現神通也。其舍利弗復作是念。我若繫著須彌山者。彼亦將去。我今以心繫著無熱池中。如來所坐大蓮花已。即不能動。時大目連告舍利弗曰。具壽神通。可往世尊所。舍利弗曰。汝且前去。我在後來。其大目連去已。未至佛所。舍利弗先到。禮佛雙足於蓮花上。坐已。目連方至。尊者問曰。汝於先來。何大返之。時諸莖刺皆生疑惑。唯佛能斷。白佛言。世尊。比見大目連神通第一。今乃不如。佛告諸莖刺。汝等疑難。非但今時。乃往古昔。於中天國。有一畫師。其人因事。往詣餘國。至已。還向畫師家。然而主人作一轉國木女。彩色莊嚴。令其供給看侍。對面而住。客便喚曰。來於此戲。其木女默然而立。斯人念

曰。主人發遣此女看侍於我。即以手挽其素。即斷身。手俱散。極生憂愁。便作是念。今者被其私害。辱我。我應對衆而爲恥辱。斯人即於畫門上。畫自己身。猶如自被入門。扇後隱身而住。主人怪。見日高不起。即往看之。開門乃見自被而死。便作是念。彼人何故自斃。嗚呼。復見木人聚在地上。緣我斷身。由斯致死。其國立法。有人死者。先喪王知。然後殯葬。主人念告王曰。中天竺國。有一畫師。來居我家。我作轉國木女供給。彼爲是人。手挽素斷。斯人羞恥自隱而死。王復看。我願殯葬。王即勸使往看。使者告曰。汝且祈索令斷。然後復看。爲是自斃而死。爲是主人勸殺。是時主人即以斧所斫。加斫。便告曰。爲死活耶。既對王曰。深懷愧恥。佛告諸莖刺。於意云何。爾時畫師者。即舍利弗是。作機關木女者。即大目連是。於彼時中。由有工巧而能勝彼。今用神通還復得勝。

復次莖刺汝等疑難。乃往古昔。別於一方。索落之中。有二畫師。其間技藝。皆稱我好。明解工巧。俱詣王所。白言云。我明圖畫。第二亦云。我能圖畫。時王即令懸上各畫一面。畫已訖。知。我不信說。其一畫師。時經六月。乃畫一而其二畫師。但唯摩飾面。其畫了者。即白王言。我畫了。王共群臣來觀。畫彩告曰。大端正第二畫師白王。看我畫作。由前畫畫光影現。斯以海衣覆。王見此事。甚大怪之。云更勝彼。其人誦王足已。白言。此非我畫。由彼畫畫於此影現。大王爲復畫者。奇妙。爲復此處。端正王言。如汝作者。其爲端正。佛告諸莖刺。汝意云何。爾時六月。磨作畫師者。即舍利弗是。時經六月。畫師者。即大目連是也。於彼時中。由其工巧。而能得勝。今在神通而還勝。

復次莖刺汝等疑難。非但今時。神通得勝。古昔於波羅訶斯城。不遠有二仙人。一名勝法。二名利藥多。彼於後時。天降大雨。地面多泥。其勝法仙人。膝踞地。被打瓶破。仙人咒誓。於十二年中。天更不雨。其梵授王。及波羅訶斯人衆。皆聞仙人咒誓。令十二年天不降雨。王及國人同往彼仙所。白言大仙。莫作如是。仙人告曰。我不忍之。令十二年不得雨。梵授王等。別向利藥多仙人所。以事白言。此仙作言語。應時天降大雨。佛告諸莖刺等。爾時名勝法仙人者。即大目連是。利藥多仙人者。即舍利弗是也。廣說如上。

佛告諸婆伽婆。汝等復聽。我今為汝說。昔中天生有一巧人。善解牙作。遂持銀牙。割為種米一斗。以充道糧。往波斯國。既至彼國。臨一巧師家中。暫寄欲住。斯人不在。但有其妻。既見妻已。報言。將此一斗白種米。為我作飯。其巧工妻答曰。此米留著。汝當且去。其人留米即去。彼便為煮。柴薪俱盡。米仍不熟。夫主來至家中。問其妻曰。賢首。汝今作何物耶。妻即具說。夫便看米。乃知是銀牙為米。夫以惡心告曰。此水為有灰故。米不能熟。汝用淨甜水煮。米當即熟。後時留米人來。其妻報曰。汝宜取淨甜水來。其人持瓦瓶取水。預前運至。盡作水池。於其池中。盡作一死狗。其形服。其取水人。至彼池已。乃見此狗。一手掩鼻。一手下瓶。以眼視狗。遂打破瓶。既破已。便自羞恥。佛言。汝等婆伽婆。勿作異念。其昔巧工作銀牙米者。大目乾連是。盡作水池者。今舍利弗是也。汝諸婆伽婆。如來所得之定。諸婆伽覺名亦不知。諸婆伽覺所得之定。舍利子大目連名亦不知。舍利子所得之定。餘婆伽覺名亦不知。舍利子慈剎。具大威德。摩大目連。然而由彼多現神通。盡作是說。大目乾連神通第一。

住最無垢三昧定。我今信受亦復然。於佛敎中。發大願。由是因緣。獲果報。其國長壽。無彼我。由斯一業。獲果報。彼天受妙香瓔珞。彼壽報盡。命既終。由於一業。發大願。不求五欲。受諸樂。我昔不遇大明師。見服袈裟染衣者。我見如是出家時。從乘而起。頂禮佛。于時世尊出是言。若求出離諸苦。難世尊為我說妙法。四禪十力及六根。我今雖致如斯法。我今最後受此身。如來常說真實法。我所發願。今得隨。我生及食。今已盡。我於法中。為長子。佛已記我為第一。已見實證。真法。對佛尊前。說本願。大慈慈尊。加被我。爾時宿聲聞諸大婆伽。同具壽舍利子言。汝昔曾作何業。由彼業。故得大智慧。辯才無。

爾時舍利弗以頌答曰。我昔山林見隱人。依止空閑。修淨行。我時見彼心歡悅。更以針線好縫治。彼便於我生哀愍。為現種種神通。時我親視神變已。願我生常智慧。於彼婆羅門族姓中。由斯願力。得出家。此是最後身。觀事大導師。我今得出家。以獲安隱法。我於半月間。對觀教大師。而為我授記。隨順轉法輪。舍利子大慈。自記宿業報。爾時宿聲聞諸大婆伽。告具壽大目連曰。其舍利子。已說宿業。大至仁說本業報。作是語時。大目連即以伽陀告諸善宿。而說頌曰。我昔為隱士。處在於山。時有一人來。求我欲出家。即與剃髮。并沐浴染衣。授與令披著。斯人於屏處。是其獨覺寂靜者。身被垢弊。破製。即便取衣。為浣染。殷勤頂禮。申恭敬。舉身湧在大空中。於是搖尾騰空去。合掌慈心。發弘願。有大勢力。能財寶。常得出家。捨五欲。五百生中。離俗網。得生於人間。無上等正覺。於釋師子教。去熱得清涼。讀誦達彼岸。於僧來宣示。大慈最尊。令來生悟解。於僧大衆中。無熱池中。說。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慈剎於具壽善妙意剎

端身結加坐	證得緣覺果
搖尾騰空去	是時我歡喜
悉敬而合掌	由新發弘願
今獲大神通	我願得新通
如是大仙者	由斯善根力
生處常獲福	此是最後身
得生於人道	親事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於釋師子教
而我得出家	已獲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世尊記別我
神通為第一	緣於施少分
今相大果報	昔時殘惡業
我說仁壽壽	往因大國中
而生豪貴族	初為童子時
出門遊遊戲	入家欲飲食
遇父與母交	既見生羞恥
便以杖打我	為此懷嫌恨
當發斯惡願	摧其身如雪
受諸極苦已	生黑繩地獄
此是最後身	得生於人中
遭斯外道難	由有餘殘罪
最後罪報盡	命根幾欲盡
於慈父母邊	不復更有餘
所有諸群生	是故發清信
由心懷惡事	而墮於惡趣
常見苦無樂	說是有宿業報
阿憍大池中	安坐花臺上

作如是說具壽目連已脫宿業竟次至仁說  
本業報緣作是語已其時善妙即以伽他而  
說頌曰

我昔入寺中	見地有塵穢
即便持掃帚	除糞及塵垢
因發清信心	播洒令清淨
由斯善根故	生處端正身
父母與立名	名為妙善來
於釋師等前	時好美名稱
衆人常樂見	見者生歡喜
親侍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獲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我昔作斯願	信盡成無漏
於勝部等洲	以善採擇地
若有人能得	離欲經行處
彼人能掃除	此地并諸地
若有人能掃	四方僧住處
塔地好如掌	大如安鉢許
斯人福增長	亦能自覺悟
是故汝當知	應正等妙覺
有大功德聚	宜勤供養塔
獲斯大果報	皆由往昔時
所修衆善業	方獲斯安樂
所以於佛塔	志心興供養
無上大福田	淨心應布施
若於佛正覺	或佛聲聞處
施少獲福多	由持戒淨故
善妙大衆前	自脫宿業報
無熱池安住	安坐妙蓮臺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慈剎告具壽善妙意曰善  
妙已脫本業果報次至於仁說其本業爾時  
妙意便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昔爲童子	共諸同伴侶
耳安露鉢那	同往花林處
見佛思鉢尸	大眾觀旋塔
瞻天人衆等	咸興大供養
並以清淨心	手持頂耳鬘
願在高塔上	各發斯誓願
我見彼施花	即於大衆前
持其耳上花	願佛大塔上
由斯善根力	生於六欲天
常得大果報	我捨一花枝
一百俱胝歲	天中受妙樂
最後證無生	大德今應知
正覺多福報	動修勝供養
第一世間尊	佛塔應恭敬
大師并弟子	淨心施少分
獲福果無邊	我念過去世
作斯微善業	由斯福業故
常受諸天樂	親觀天導師
無上等正覺	已獲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此是最後身
不得受後有	由此因緣故
名為善末那	解脫諸苦羣
已度於有海	善時因業報
對衆而宣說	安坐花臺上

爾時耆宿聲聞。告具壽俱絺瑟伽曰。其具壽  
末那瑟伽已說自業。次至仁說。昔作何業。  
由何業故。佛記於汝。精進之中。最為第一。  
爾時具壽俱絺瑟伽以頌告曰

曾於製鹽城 造一毘阿羅  
淨心修已畢 奉施四方僧  
於斯寺院內 瞻仰而敷地  
歡喜心調暢 發新私管願  
常願觀事佛 獲得無上果  
隨第一涅槃 永離諸煩惱  
我緣此願故 於九十劫中  
常受人天身 快樂恒無畏  
彼有餘殘業 受此最後身  
生於高族家 唯有我一子  
十月滿已誕 心生大歡喜  
父時給財物 數有二百萬  
我足有金毛 長短向四寸  
微妙絕柔軟 喻若兜羅綿  
已經九十劫 足常不離地  
以福因緣故 親侍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得受人天樂  
既證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世尊已記我 精進中第一  
諸德並已盡 而獲無垢處  
我俱脫二十 對未盡宿前  
脫其宿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慈師。告具壽妙音曰。其  
具壽二十俱絺瑟伽已說本業。次至二說。爾  
時具壽妙音以頌告曰

我先種善業 經於九十劫  
不墮三惡趣 而得天人身  
我未離三寶 唯見是佛塔  
佛名毘鉢尸 而與大供養  
復以三金錢 用買諸香等  
安於佛塔上 一心無退轉  
由斯福力故 多受人天樂  
今雖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我於佛塔前 廣發微妙願  
以斯少供養 受於無量果  
大眾今應知 等覺有大福  
塔前星少供 獲果報無邊  
世尊受我祀 於彼伽陀中  
廣宣妙辯才 多聞中第一  
於斯大衆前 并及諸耆宿  
已說宿業事 無熱大池中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慈師。告具壽寶頭盧頌  
是言。具壽寶頭盧。已說本業。次至  
仁說

爾時具壽寶頭盧以頌告曰

我昔生貧家 父母邊自在  
父令知摩羅 侍衛於父母  
心常為慳惜 於姊妹兄弟  
及以叔婢類 不給於衣食  
我母亦索食 慳惜而不與  
口復出惡言 可食諸瓦石  
由斯惡業力 墮於大地獄  
大熱及黑繩 於斯受衆苦  
地獄受苦已 方得生人間

由斯惡業力 我常食瓦石  
若得飲食時 食常不知足  
飢渴甚逼惱 由斯恆受苦  
此是最後身 人中生出家  
親事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以得出家 於釋師子教  
獲得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世尊為我記 煩惱盡已除  
於師子吼中 最名為第一  
今雖得神通 由常服瓦石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看宿今應知 我念往昔業  
已受種種苦 餘業今應盡  
我名寶頭盧 今在大衆前  
說自宿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慈師。告具壽善來。作如  
是言。具壽寶頭盧。已說宿業。次至仁說。作何  
業報

爾時善來慈師以頌告曰

我念過去世 親意大城中  
生於貴族家 有無量倉庫  
王名隨末意 諸臣亦復然  
端莊人樂見 色相好容儀  
于時我乘輦 大衆咸恭敬  
同宿勝園林 共受五欲樂  
於彼芳林見 沙門調六根  
身披垢弊衣 寂然而宴坐  
我既見斯人 心生大歡喜  
雖見著弊服 而心不生厭

屬此出家人 身著大癩病 由斯棄報故 於人命終後 常爲飢渴逼 厥名爲遠來 身色甚大惡 方得生人間 食常爲飽吐 竹葉爲衣服 常居此舍中 或入不入舍 五百生中然 人天神所捨 僧伽來園邊 忘誠當說悔 便速奔馳走 常顯足飲食 佛前而說法 失道而欲去 慈悲爲我說 善來汝應坐 曲躬虛合掌 退步於一面 瞻仰我故 聞法見真諦 而即歸出家 我名爲善來

惡想不樂見 食時常變吐 口出於惡言 生於地獄中 恒受於痛苦 復名爲來棄 受地獄苦已 身著大癩病 手執人腳體 用草而爲盤 入聚落乞食 或復被杖打 常被他緣障 不順諸人心 于時我見佛 欲於此來心 遙見大來已 即發如是言 我身并大來 無人施我食 幸尼大導師 衆中逼命我 我聞心極喜 禮佛雙足已 世尊大慈悲 爲我說妙法 增泣淚交流 世尊許出家 我名爲善來

世尊受我記 魔界中第一 我今大來前 自說宿業事 安坐蓮華內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樂聞者宿惡剎 告具壽有喜曰 具壽有喜說如陀曰 昔於王舍城 其時還亢旱 後有一仙來 此是緣覺性 爲我心慍慍 離於此人 以馬屎煮飯 憫人既食已 爲斯作惡業 衆合及大叫 地獄受苦已 多病不自在 展轉五百生 重病常不離 此是最後身 我得出家已 我得阿羅漢 我入善宿位 隨順衆病人 我甚喜有喜 自說昔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樂聞者宿惡剎 告具壽名稱曰 具

身受大富貴 我脫仙人食 容儀甚端正 猶盡心自在 遠起新惡念 七年供養食 令彼仙人食 由此命便終 久在地獄受 燒熱并大熱 方始得人身 死受於劇苦 生生恒受苦 不免衆苦迫 得生於人間 無上等正覺 轉師子教中 去熱變清涼 獲得通無漏 皆令病消除 對諸善宿前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樂聞者宿惡剎 告具壽名稱曰 具

緣有喜甚憐說本業已大至仁說 爾時名稱 茲獨於大衆中說他曰 昔爲羅士居羅若 見一死女在道傍 我即如理善觀察 于時我觀不淨行 我坐不久觀斯事 當見吐瀉流血 遍體膿流肉壞爛 我時從定起 更不行乞食 若入聚落時 諸女甚端正 一切有情身 滿中多糞尿 如是正觀已 住於四梵行 從彼命終後 梵天中壽終 最尊富貴族 一切皆具足 夜內眠臥時 諸羅美女等 身形皆裸露 我由昔業力 念女皆不淨 彼聲稱苦故 即從高橋下 出此大城中 至一河南岸 爲乞食故入村中 汚池邊洗并糞尿 對此胸臆正憶念 一心惡念不散亂 然此死屍狀所觀 糞尿臭穢皆充滿 無量蛆蚋皆啖食 即證空寂處 亦不思飲食 但緣求飲食 觀此不忍食 皆由四大合 臭穢血膿流 便得離惡想 無量善觀衆 生於大梵天 生彼羅剎新 長者家作子 晝夜常受樂 忽然驚覺見 脫去璣珞衣 更相架枕眠 想彼舊寒林 心便厭離欲 遍告無人應 天衆爲閉門 至一河南岸

見佛在北岸 高聲而喚佛  
我今被惱害 應者哀救護  
大師問我誰 便以善言答  
彼來施無畏 我聞施度河  
這一寶莊嚴 既至大慈所  
正覺無上士 世尊知我渴  
種種說妙法 聞法心開悟  
剃髮而出家 得見真諦理  
世尊加被我 精進不放逸  
後夜明星出 猶獲甘露涼  
我於舊宿前 名稱說本業  
安坐蓮花內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藥聞者宿慈剎。告具壽財益曰。具  
壽慈剎名稱已說本業。次至仁說。爾時具壽  
財益即說藥報。以頌答曰  
昔於波羅尼城 國王名曰吉基羅  
迦葉世尊滅度已 為佛造立窣祇波  
我為彼王之長子 其王名稱遍訪方  
於此寶塔我居先 建立殊勝妙傘蓋  
由作如是勝善業 人天常得最勝福  
所生之處常富貴 為大施主多倉庫  
我於五百生 捨施無量數  
諸家求乞者 沙門波羅門  
各各無遠近 悉令充滿足  
及諸雜業等 離欲無漏者  
有五百緣覺 清淨心供養  
由是善根力 得此最後身  
而生富貴家 生已即能斷  
云我家中有倉庫 今欲捨與諸貧士

施諸貧士無厭足 一切飲食并資具  
諸貧士今應知 為我速答此有無  
諸人見我說斯語 各各驚怪皆逃走  
彼為當是人 為天物樂又  
汝當為我說 施答如斯事  
母今聽善說 我是慈母子  
非難又鬼神 但由宿命智  
常為長者俱布施 受子無畏常行施  
要之聖德是百 聖善養育我  
母作是言已 見者生歡喜  
諸人咸愛樂 常增益倉庫  
始從生已來 由獲生能言  
金銀及僕從 因生增益財  
衆為立名字 彼時能施財  
立我名財益 今侍等正覺  
令求者充滿 我不為避難  
捨家而學道 已獲六神通  
而求於出家 諸王常供養  
清淨求出離 為是豐衣食  
臣等並尊貴 我財益慈剎  
說善業報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  
卷第十七  
大店三藏經淨率 制譯  
諸大弟子說藥報緣  
爾時諸大藥聞者宿慈剎。告具壽俱羅曰。  
具壽財益已說本業。次至仁說。本業因緣。爾  
時俱羅應慈剎以頌說曰  
昔於波羅尼城 而為賣藥人  
毘鉢尸住世 諸佛及僧伽  
施諸藥病藥 來者求皆與  
根葉藥花藥 合以施來僧  
三月夏安居 隨食而供給  
於諸婆獨求 人施一阿瓶  
九十一劫中 不墮三惡趣  
由其施藥報 獲殊勝大果  
雖施少分藥 受樂轉無窮  
施一阿梨勒 生天受天樂  
有殘餘藥報 復得生人中  
生在有學家 不受信心食  
於三日夜中 解了三觀教  
嚴著垢弊衣 但唯求雲掃  
常樂居閑靜 不受俗喧林  
我年百六十 不曾身有病  
我體施少分 多受天人樂  
薄俱羅來前 自說昔業報  
安坐蓮花內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藥聞者宿慈剎。告具壽尊者慈剎



曰具壽薄俱羅已說昔業報次至仁說爾時具壽尊者即以伽他而說頌曰

昔作治皮人 憶念前生事  
當時逢偷竊 煮皮而用食  
以此爲存命 復有一沙門  
從還來求食 我當發清信  
皮食施沙門 獨覺覺食已  
對面昇虛空 我覺清淨心  
合掌申供敬 見新神變已  
更起惡重心 願我當生處  
常遇如是壽 所獲殊勝果  
一如今壽者 所獲體無色  
亦無香美味 見者心清淨  
當施如是食 因難施少分  
獲果乃無量 多引生天樂  
復得勝人身 此是最後身  
得生於人趣 願持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先所發願  
願證無上果 已獲阿羅漢  
除熱得清涼 我名大尊者  
今對新壽衆 自說昔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者宿慈獨告具壽優樓頻螺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作如是言具壽尊者已說昔業報次至仁等當說爾時三人共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等昔爲三商主 與諸兄弟同遊戲  
遇見迦葉佛滅塔 破壞摧落無多在  
我等共勸商人來 營造此塔復令新

三人於此佛塔上 各願實重同崇施  
由斯殊勝善業故 得生天上受歡娛  
天上福壽生人趣 獲得富貴安樂  
今逢世尊等正覺 於佛教中而出家  
世尊在彼尼連河 現大神變通神通  
我等皆蒙示正法 得入無上涅槃宮  
斯由敬重大師教 又於佛塔懸妙傘  
由斯差別種種根 能除熱惱清涼樂  
優樓頻螺迦葉等 於諸善信者前  
自說往昔業因緣 無熱池中處速生  
爾時諸大聲聞者宿慈獨告具壽名稱作如是言優樓頻螺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各說本業次至仁說爾時具壽名稱即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昔曾作賣香人 於諸藥性善分別  
時有婦人將女來 買香及藥至我所  
彼之少女美顏容 見者皆令貪欲染  
我見是女容儀已 不覺起心生愛著  
即執女手同遊戲 由斯惡業生惡趣  
後得人身常手枯 經於五百生受苦  
我今親事佛世尊 隨佛出家而學道  
今已離離阿羅漢 能除熱惱得清涼  
大德我思先惡業 已離自劫業不亡  
今已得神通 由有餘殘報  
我之左臂手 不如右手臂  
若男若女人 侵凌及奪夫  
常墮地獄中 恒受斯劇苦  
樂遠離他妻 猶如隔火炭  
猶斯諸智者 與自妻數娛

汝等當審觀 貪染他妻妾  
恒於地獄受 長夜無休息  
我由作是罪 隨所在生身  
已受如斯報 墮落道中生  
今此最後身 得入無上位  
解脫一切苦 去熱得清涼  
欲求安樂處 不得經他婦  
解脫諸煩惱 受於妙喜樂  
我名稱茲獨 今於意宿前  
說自昔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者宿慈獨告具壽火生曰具壽名稱已說昔業次至仁說爾時具壽火生以頌答曰

我昔曾於親惠城 有佛正覺號毘鉢  
我時名爲無所著 於衆人中最尊貴  
佛有六十二萬衆 聲聞弟子共圍繞  
我居毘鉢尸世尊 并諸弟子三月間  
于時親惠城國王 亦請世尊并弟子  
是時我與彼城王 隔日設食呈敬供  
至時我倍加供養 佛及慈獨聲聞衆  
三月供養事已畢 我更共王同供養  
當時最後設會日 親惠城王宮自辦  
廣設百味妙飲食 衣服臥具及諸珍  
既辦如斯上妙物 復於王處敷高座  
其座價值百千金 飲食衣服同斯量  
一一恭獨所施物 算數計分不能知  
所有象馬皆裝飾 樓金銀網莊嚴身  
各各備前持傘蓋 依座次第布周圍  
宮內採女莊嚴身 以大旛幢幢幢體

各執金瓶盛德水	王自供養佛僧伽	慈獨僧處祇承
於是最後與斯供	一心正念作思惟	
我當見是王供養	寶座嚴飾寶難爲	
上妙飲食皆施辦	如王象馬無由得	
乍可辦除上妙具	帝釋天主應時奉	
既作如斯言念已	善哉助汝興供養	
于時天帝釋我宮	便化最勝大園林	
天帝既達斯宮已	諸天妙座遍莊嚴	
其間芳麗甚超絕	華嚴佛及慈獨僧	
并持上妙天衣服	并諸弟子摩闍衆	
先請毘鉢尸世尊	第一寶象而來應	
于時天帝及諸天	於價頂上在空中	
各各執持天寶蓋	供養其聖衆	
肅持天飲食	得受人天衆	
復以天衣覆	不墮三惡趣	
九十一劫中	咸得柔軟身	
由斯先世善	大德毘鉢尸	
爲大仙與供	生於王舍城	
今此最後身	最尊豪族家	
影勝王宮內	歡無思養育	
王及大夫人	及所有國	
諸臣咸愛我	諸天五欲樂	
常受於天上	反受諸天樂	
既得是人身	正覺牟尼主	
無上大導師	而來王舍城	
調伏人天故	大師微妙覺	
我當聞佛來	即詣如來所	
聞已生歡喜	能持流炬者	
既見世間燈		

從轉投身下	足步至尊前
頂禮佛雙足	深心極喜悅
退坐於一面	瞻仰大慈尊
無量人天類	恭敬而圍繞
世尊如是告	汝斷諸纏縛
無上天童師	慈悲故來此
爲說四諦法	聞者能開悟
我聞如是請	唯正覺世尊
願許我出家	近住成圓具
無上大慈父	無有等等者
哀愍命善來	當下成圓具
精進不放逸	苦行而修習
即證無生位	得入涅槃宮
親侍大導師	無上正覺
證得阿羅漢	除熱得清涼
能脫三有海	源流生死河
一切憂悲苦	由斯永得除
火生之慈獨	對斯真聖衆
說自昔作衆	無熱大池中
安坐蓮花臺	

爾時諸大聲聞者宿慈獨告具壽薩婆曰：具壽火生已說本業，次至仁說。爾時薩婆慈獨即說頌言：

昔有王名吉基利	迦尸國主總益人
我身是王最小子	爲佛造大望觀波
父王令我最小子	躬持重寶奉如來
我聞王勸心歡喜	安設寶蓋摩現波
既安置已便發願	由斯普蒙因緣故
天上人間招快樂	常有最勝大光明

今生最後於人趣	降誕舍摩大城中
既生最後豪族舍	世間尊貴而第一
見者歡喜常恭敬	一切國人皆慶悅
殊勝果報隨身現	色相端嚴心安靜
人間受用悉充足	一切所須無乏少
薩婆慈獨對尊宿	說自昔報業因緣
爾時諸大聲聞者宿慈獨告具壽薩婆曰：具壽薩婆已說本業，次至仁說。爾時具壽薩婆	

昔於王舍城 王臣大富貴  
五百仙人至 皆令共供養  
當時我宜教 善令先造食  
家中種種飯 給五百仙人  
次第分與我 我既爲尊首  
最初仙供養 我家恒營辦  
作飯百杓餘 於彼出家人  
將此飯供給 既施飯食已  
生食作是念 我姊妹兄弟  
妻男女親族 尙不施飯食  
此仙三月坐 當有用度多  
況於五百數 我須彼沙門  
令我得命終 若得彼身死  
我即無用度 無過殺於彼  
及生彈心已 煎煮其馬屎  
和食與彼食 當喫此食已  
乃即有病患 便即腸肚出  
其時知死已 彼仙得道人  
于時龍神等 皆共大聲誦  
大罪是商人 無過狂殺仙

<p>得自在獨覺 能生多淨業 請餘諸仙人 飯供五百仙 儼其彼罪業 以食供養已 當來願如是 如所得解脫 生生離貧家 忽常起慳貪 稱彼獨覺人 死後墮地獄 常受其苦痛 還受短命報 供養於諸人 因此即命終 乃獲出家體 一切貪悉捨 說本業因緣</p>	<p>寂靜無漏者 皆於當觀樂 為彼仙故 我即起慈悲 極生悔其過 現過心悔已 珍重令充足 憐過於諸仙 供養此大德 願我亦離轉 莫在貧窮處 令心發其惡 作業即愁悲 久住千年歲 後得生人身 當有多財物 常患腸肚出 即生遇大惡 依教而成住 無熱蓮花座</p>	<p>爾時具壽耆宿迦梨、告具壽跋多迦梨波曰、 具壽跋多、已說業報、大至具壽說于時跋多 迦梨波即說頌曰 往請慈獨來 於其家內 我所得分者 是獨覺所尊</p>	<p>我先有要誓 我是子及親 如是發此意 慈獨既不作 即將此慈獨 然始至家中 由新惡業熟 未消炎熱中 地獄常憂苦 都賤常憂苦 此是我最後 不虧獨士 淨信而出家 證得六神通 諸德當知我 經行甚勤苦 遊歷極遠處 命將欲斷絕 我姓隨迦梨 無熱蓮花坐</p>	<p>乞者而不與 非誓作不與 還為罪惡業 何故而與食 無行於田處 方與其飲食 遠置於地獄 而受諸楚苦 所生流轉地 塗炭苦難得 而獲於人身 正覺無上尊 斷除諸有漏 至於羅漢果 雖經大神通 方獲而飲食 遠有而少獲 時可得共食 名為耳大威 言新先業緣</p>	<p>爾時諸耆宿迦梨、告具壽周迦梨陀迦曰、具 壽迦梨波、已說業報、大至具壽說于時 迦梨波即說頌曰 我於前生中 棄其諸口已 既到河中心 諸猪氣不通 我隨水漂沒 河邊有仙住</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出我獨憂苦 以無相三昧 既於此滅已 天上幾捨命 虛恭等正覺 願思極暗鈍 於其三月內 既明一句義 我先所造業 經於無量時 對於世間父 我周利弊狀 說斯黑白業</p>	<p>而為與出家 教化令調順 得生於天上 下生於人趣 捨俗為出家 示教不能持 方龍一偶 煩惱欲悉除 如是思憶念 輪迴生死海 於此無熱地 說斯黑白業</p>
<p>爾時諸耆宿迦梨、告具壽周迦梨陀迦曰、具 壽迦梨波、已說業報、大至具壽說于時 迦梨波即說頌曰 我於前生中 棄其諸口已 既到河中心 諸猪氣不通 我隨水漂沒 河邊有仙住</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我於前生中 棄其諸口已 既到河中心 諸猪氣不通 我隨水漂沒 河邊有仙住</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我為養猪者 將被至河邊 欲至於彼岸 因此皆命過 竟迷無所為 哀感所救濟</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p>我既悔罪已 即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p>

既聞善說法	隨我皆聽受	我相為解時	七日說妙法	而得生天上	諸歡悉具足	天上持報壺	下生於人趣	而得生天上	容儀甚可愛	資財大富貴	資產無有乏	人衆皆敬愛	捨俗而出家	我為憐愍	而無欣樂	無比大丈夫	為欲哀愍	頻至於我所	無上正覺	我即轉調御	哀感受施	唯願七年中	七年將過已	若見受其施	方為出家	即隨大慈所	不暫覺七年	告我命危	出入息難保	宜當急捨施	豐收而棄捨	佛語深重	哀感與出家	白告七日中	隨意皆資給	即於七日中	諸歡咸守持	最上大光明	通達於城	於佛法教中	得於於城外	於二十五年	心無有正信	遂即解心	不欲依此住	莫能至甘露	宜退且還家	既生此世	深懷大羞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當親及家眷	定為護持我	所念非相續	審知不善事	我宜以刀害	何用此殘活	即持極利刀	胸腹而端坐	安刀於頸上	心即得解脫	心既得解脫	口口而稱讚	奇哉佛法僧	有新勝善法	我先有思想	凡夫便捨壽	不顧其性命	得無上寂	我於先有中	懷情極懷法	由斯果報故	為說淨妙法	又我於臨終	經除諸財欲	法根釋迦子	蛇奴大威德	於其無熱池	說新先業報	爾時諸善宿婆利	又告具壽阿泥盧歎曰	具壽蛇奴已說業報	次至具壽于時阿泥盧歎	即說頌曰	我先無雜錄	貪利貪草活	歸投備名稱	李順大沙門	今生釋迦種	名阿泥盧歎	希達大導師	無長等正覺	見已心清淨	捨俗而出家	得聞所說教	樂住大師處	常自勸策男	大明教已作	所會之事畢	七還而受生	於三十三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返生人趣	本為作人主	灌頂利帝利	獨化於勝部	彼七此亦七	輪迴十四返	會住受用處	咸皆知其所	此諸果報	無有而不悉	我於所生處	情極甚歡喜	觀知諸有情	生死輪迴	此變於餘現	一心繫思念	五趣輪迴事	天眼皆明了	已獲安詳道	天眼甚明淨	世間無上師	知我所念	佛身意神通	而來於我所	我所有思念	而能增上說	大跡無過咎	所說亦無非	我聞彼所說	依教而淨住	心生極精勤	常修不放逸	三明已通達	所應作已作	於生無有喜	於死亦無憂	唯知待時至	正念住威儀	廣莊竹林村	命當於彼過	於其竹林下	而欲取歸化	我先施食故	獲此殊妙果	虛吞大導師	無比等正覺	證得阿羅漢	清涼寂靜處	諸見者記我	大羅中為最	此阿泥盧歎	對佛甚稱讚	於無熱河中	說新先業報	爾時諸善宿婆利	又告具壽師子王迦羅婆	具壽阿泥盧歎已說業報	次至具壽說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迦羅即說頌曰

我先得甘露  
時有獨覺  
於其七日內  
於其七日後  
我雖出不在  
有新勝福田  
我既聞新說  
遠往昇空處  
往因發淨心  
天上人間趣  
此為最後生  
慶茲大導師  
於大禪師教  
體獲阿羅漢  
我今極獲安  
衣食及臥具  
我以少緣事  
欲施緣衣者  
請天知我念  
宜速施迦羅  
由斯施緣故  
宜使侍轉迦  
即遣四大象  
影勝大魔王  
王既令使送  
供餉千二百  
迦羅阿羅漢  
於無熱河中  
至於煎糖室  
後行來我所  
糖油常奉侍  
獨覺昇空去  
叙便尋我言  
比受家中供  
情生極淨信  
深為飲敬仰  
又緣施油糖  
具福心明朗  
亦得作人身  
無比等正覺  
希得為出家  
清涼寂靜處  
利養甚豐多  
湯藥無所乏  
要須四圍糖  
糖將與供養  
即告影勝王  
沙糖清涼菓  
王獲大勝利  
寶菴羅及糖  
飲實真美味  
今送於我所  
我得此甘糖  
五十芬獨覺  
具六大神通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善宿婆伽，又告具壽羅怛羅曰：具壽  
迦羅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羅怛羅即說  
頌曰

我作先闍王  
發制依正化  
時有一仙來  
詣至於我所  
我今是盜賊  
請王准脫法  
我即報彼言  
泉井河江水  
我所懷疑惑  
願見王罰罪  
即告彼仙曰  
六日不應食  
我所作此業  
黑繩炎熱中  
業報盡後身  
此實無心造  
由此因緣故  
舊宿未前說  
此是羅怛羅  
於無熱惱池  
爾時諸善宿婆伽，又告具壽羅怛羅曰：具壽  
迦羅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羅怛羅即說  
頌曰  
羅鉢尸佛教  
洗浴婆伽僧  
願我當來世  
及諸如是衆  
在於廣嚴都  
令衆皆安益  
威德甚雄猛  
便發如是言  
不異水而飲  
依教科罰我  
仙若法德備  
許隨意而飲  
不能悉消除  
我即無惡慮  
宜入勞園中  
已後任隨去  
實無有惡意  
六十年受苦  
六年在母胎  
亦無身口業  
而受諸苦果  
當知業不亡  
對於諸尊者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善宿婆伽，又告具壽羅怛羅曰：具壽  
迦羅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羅怛羅即說  
頌曰  
羅鉢尸佛教  
洗浴婆伽僧  
願我當來世  
及諸如是衆  
在於廣嚴都  
令衆皆安益  
威德甚雄猛  
便發如是言  
不異水而飲  
依教科罰我  
仙若法德備  
許隨意而飲  
不能悉消除  
我即無惡慮  
宜入勞園中  
已後任隨去  
實無有惡意  
六十年受苦  
六年在母胎  
亦無身口業  
而受諸苦果  
當知業不亡  
對於諸尊者  
說斯先業報

清淨無瑕垢  
容儀得端正  
其時命既通  
天上甚超絕  
隨所生流處  
後持獨覺身  
嚴飾璫香已  
闍維合掌言  
身相如金色  
由此善根故  
與迦陀國王  
又見迦羅塔  
於其此塔中  
由先浴衆僧  
施塔華蓋故  
由斯餘福業  
生轉迦王族  
我今於此身  
三十殊妙相  
轉迦羅子教  
體獲阿羅漢  
蒙佛記於我  
我生皆已盡  
此善者羅陀  
於無熱惱池  
爾時諸善宿婆伽，又告具壽羅怛羅曰：具壽  
迦羅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羅怛羅即說  
頌曰  
我於前身時  
因與易道發  
有仙來伴去  
煩惱盡皆除  
顏色過蓮花  
得生於天上  
人地亦殊妙  
恒安常富貴  
起塔鮮白淨  
黃色而覆上  
常願諸根具  
善持而不變  
生流羅刹斯  
而為第二子  
廣表生淨意  
而歷一華蓋  
施塔黃色因  
多獲諸安樂  
於其最後身  
與如來為弟  
具備大丈夫  
而無欠闕者  
而我得出家  
除熱獲清涼  
端嚴甚可樂  
至於無上處  
對佛慈親來  
說斯先業報

是異大獨覺 我相見中間 隨其至宿處 洗足奉油鹽 同此共為伴 徐徐既前進 既至於海際 大德有何緣 我等皆欲離 入於險難處 彼言我除惱 生生偏大福 我即以上衣 頭面雖敬足 彼哀慙我故 諸旅咸瞻仰 諸旅視神通 虛躬遙合掌 如是大家德 其所得妙法 當來得值佛 供養僧伽衆 由此善緣故 亦生於人趣 凡是諸生處 天上及人間 從初受果報 於拘尸那城 端正極可樂

漏盡心無礙 常請受徵供 為數諸臥具 及與為然燈 虔心常供侍 得至於海際 我即前跪曰 故來於此處 不辭諸苦惱 無涯大海聚 願汝常安樂 多財無所乏 實持而奉施 虔心而右繞 受我所奉衣 便昇於虛空 我即懷悲惱 作如是發願 願我常相遇 願我亦證悟 願得為出家 發起大神通 天上常歡樂 多受諸安樂 多財大富貴 願德恒明朗 此為最後身 得為壯士子 願容無有比

人衆皆敬愛 希遇釋師子 見已心清淨 依於竹林內 聲聞衆來集 敷設臥具故 或備或織紡 具此諸梵行 時有我生誕 爾自常勸策 置得阿羅漢 詣於大師所 合掌前恭敬 願見聽於我 不隨愛調康 大師知我意 即令住寺內 身爲慈悲業 供給苾芻衆 來去諸苾芻 我見甚歡喜 五指放光明 敷設諸臥具 我所有神變 時極將幽暗 大復續後來 爲數其臥具 我先有思慮 清淨悉成辦

得超大富際 無上等正覺 捨俗而出家 及處於山間 而備苾芻僧 與苾芻說過 頻頻相呵責 我即起悲心 當爲供侍者 於數恒修習 具備六神通 曲躬頭面禮 從無上乞願 供給苾芻僧 慈心皆平等 默然受我請 對諸苾芻僧 口意亦復然 低心常敬重 及諸道行者 安樂而問訊 如然大明炬 顯現大神通 苾芻欲見故 方來於我所 慈心悉敬重 不生惡念心 我所有眷屬 今皆得風備

此實力聖子 漏盡心自在 於無熱惱池 說新先業報 爾時諸宿惡獨 告具壽近將曰 具壽實力 子說業報已 次至具壽說 子時近將即說頌

我於往昔時 爲求害惡處 尋山登峻險 若逢禽獸時 彎弓放毒箭 時我持弓箭 見一大獨覺 我親彼沙門 彼無犯調寂 既遭毒箭苦 即於其樹下 我由斯惡業 經無量千歲 地獄命既終 山中遭害死 生生恒怖畏 夙夜飢困苦 而常遇惡師 即以利毒箭 彼見我墮地 後以利刀截 如是五百生 乃於其山下

爲獵者遊獵 持弓及毒箭 夙夜常無憐 情起殺害心 射斷其命根 遊行於林藪 住在於樹下 情生大忿恚 我以毒箭射 甚受諸楚痛 捨有歸寂滅 命終墮地獄 具受諸楚痛 復受傍生趣 還墮於地獄 步步皆驚恐 羸瘦甚憔悴 懷害確猛者 射我墮時倒 命在身搖動 分割肉將去 多受諸苦惱 爲求醫食故 見多大仙衆

具修諸苦行 有大神威德  
我既親仙來 情便生慈念  
漸漸心以養 觀其六仙來  
由此發情淨 得生於人趣  
遙見大彌曼 面來乞求食  
我即常奉請 就家受微供  
供養彼德已 合掌而發願  
願我當當世 常逢此尊師  
見佛生恭敬 而為作出家  
得生無所畏 斷除諸有漏  
由此善根故 得生於天上  
又生於人趣 大富具多財  
虛奉此大聞 無比等正覺  
既見大牟尼 捨俗歸出家  
淨心既出家 深樂大師教  
我既阿羅漢 具六大神通  
大德而我今 斷除諸結縛  
當入於山窟 方欲而受終  
當有修毒蛇 來懷我身上  
此時我歸寂 是為脫涅槃  
諸德我思惟 先身所造業  
受無量果報 所作業不亡  
此近將茲刻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新先業報  
爾時諸菩薩等 告具壽賢子曰 具壽近將  
已說業報大至具壽說于時賢子即說頌曰  
昔時極饑餓 大怖皆斷斷  
時有五百人 求乞而濟活  
我爲衆中首 而興作導師

彼乞得食已 成來奉於我  
或精或麤食 依我教而住  
不懷諸惡意 持教餅而賣  
時有人在市 走出於市外  
我即強奪取 餅主隨後起  
衝突向前走 其能擒得我  
我便迅疾去 一邊而安住  
急渡於大河 不見有人來  
欲渡共煎餅 多賦甚精味  
我作如是念 急來於我所  
時有大威仙 諸根甚寂靜  
是我獨覺尊 貪苦最爲楚  
我便作是念 今獲飢窮報  
由先不修福 幸施此妙門  
今宜精味餅 不用貪苦酒  
寧可受飢死 深生情淨意  
便發志誠心 奉上勝福田  
即持共煎餅 對我前而食  
大師受我施 便昇於虛空  
欲哀慈我故 願我無窮報  
我即合掌禮 願色得增勝  
當生大豪族 願常得相遇  
如是功德難 我亦當開悟  
彼所證難法 多受諸快樂  
由此善根故 增勝甚光悅  
天上及人趣 受勝大王報  
天上及人間 不會生惡趣  
由斯施業故

復由施業報 今於最後有  
得生大豪族 釋迦種望族  
於此後生中 而處於人身  
虛奉釋師子 無上等正覺  
大德佛世尊 來遇親族時  
我與諸親眷 捨俗而出家  
我先所有願 今皆已圓滿  
體獲阿羅漢 寂靜清涼處  
王種而出家 是天佛種族  
於無熱惱池 說新先業報  
爾時諸菩薩等 告具壽賢子曰 具壽賢子  
已說業報大至具壽說于時賢子即說頌曰  
拘留孫佛時 有造彼佛塔  
時我爲僧力 常與他羅作  
作此塔之時 我須出惡語  
何用斯大塔 豈有得成期  
塔宜微小作 不應廣費損  
省功無憂惱 而得速成就  
由斯口業故 說此龜惡言  
臨終既命過 墮於地獄中  
地獄業報盡 於其所生處  
顯色極醜陋 人衆皆棄賤  
迦提波佛時 爲建拘羅鳥  
依彼羅克新 半道大林中  
其世大明燈 茲刻衆圍遶  
我出和雅音 於上右遶遶  
我凡見佛衆 而行乞食時  
出時及入時 常與右遶遶  
由斯善根故 得生於人趣

慶幸調御士 無上等正覺  
 釋迦師子法 而得爲出家  
 證悟阿羅漢 至寂清涼處  
 於諸妙法中 佛記我爲最  
 多聞持法則 善音常演暢  
 因來我所 聽聞我說法  
 天及諸有情 無不皆欽仰  
 先作善業少 爲善業極其  
 今獲其果報 當知衆不亡  
 此寶蓮華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菩薩摩訶薩具壽蜜性曰具壽賢聖  
 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子時蜜性即說頌曰  
 昔於廣嚴 我爲衆中主  
 見多鉢在彼 我優待佛鉢  
 諸婆伽見 世尊即告曰  
 汝等諸婆伽 勿喝不損鉢  
 即持大師鉢 將昇於大樹  
 滿盛白淨蜜 徐徐從樹下  
 捧持淨蜜鉢 奉獻大師師  
 其中有虫故 大師不爲受  
 我即詣一邊 觀見面有虫  
 掉擲其虫已 還持奉大師  
 畢至如來所 世尊亦不受  
 由未作淨故 善逝不納持  
 我即以清水 點淨其蜜上  
 以大至誠心 奉施等正覺  
 佛舒百福臂 無比無等手  
 持我獻蜜鉢 與衆聞衆歡

情懷大欣慶 虔躬而合掌  
 對此法王前 解脫已去  
 我願捨命後 得生於人趣  
 常遇大導師 恒持真妙法  
 由此善根故 速證得人身  
 敬奉事調御 無上等正覺  
 於釋師子教 得爲作出家  
 證悟阿羅漢 至寂清涼處  
 備六大神通 而此諸婆伽  
 猶呼我蜜性 名稱顯遠聞  
 常受尊敬重 恒來供養我  
 與諸婆伽衆 遊行於人間  
 至於曠野處 大衆咸遵湯  
 我信心起念 願令獲淨蜜  
 四方非人類 知我心所願  
 各持大蜜器 咸來施與我  
 我見即便受 乃至隨意足  
 充滿茲剎衆 皆獲勝上心  
 我於衆生中 爲王供養故  
 纔捨捨生趣 得脫甘露地  
 我先所有念 及曾發深願  
 虔心奉大師 所作皆成辦  
 此是我所念 先爲善業因  
 今受其果報 微妙極受樂  
 此蜜性慈割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七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 卷第十八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諸大弟子及佛自說業報  
 爾時諸菩薩摩訶薩具壽因緣曰具壽蜜性  
 已說業報訖次至具壽說子時因緣即說頌  
 曰

九十一劫時 我在親聖城  
 見毘鉢尸佛 欲入大都郭  
 我既見大悲 妙花散於上  
 花開蓮卓豎 佛頂上爲蓋  
 淨心投佛足 虔恭願面禮  
 十指端合掌 敬重右圓進  
 不聞彼佛法 亦不受三歸  
 但覺清淨心 隨善逝而去  
 我於毘鉢尸 作斯善業故  
 經九十一劫 不曾生惡趣  
 常受大天身 恒受勝天樂  
 多生於人趣 大富多財寶  
 此足最後受 今得爲人身  
 生大淨行族 大富具多財  
 彼其結典趣 文義及占相  
 家句皆通了 及大人相好  
 於其淨行林 教授五百人  
 婆羅門衆圍 出城歸林蓋  
 時我見世尊 悉割衆圍遮  
 精進甚勇猛 來入摩揭陀



既見大慈士 情便生淨信  
由斯因緣故 得知其勝相  
既出見世父 備足諸妙相  
三十二端嚴 八十諸好飾  
見此端嚴相 虔誠頂禮足  
恭敬合掌立 讚歎大導師  
相輪所著者 唯仁利具備  
必定是大師 世間無與等  
勝梵過帝釋 更無有雙者  
超日越地神 十方界無比  
不見過佛者 豈能相比類  
天上及人間 爲大摧魔將  
無怖中爲依 無事中爲導  
我願作淨聞 我希依奉教  
歸與金色臂 百福莊嚴相  
世父舒下 摩我於頂上  
能發淨心施 多獲諸勝利  
於無上福田 其福無邊限  
良因下種已 施生淨妙意  
永斷無利趣 摩納婆皆辦  
得聞甘露門 不有惡道怖  
必若樂出家 所愛悉成就  
急宜棄親愛 隨意而來作  
既聞佛法音 遍告諸門徒  
門徒皆告我 爲禿沙門耶  
云何捨白淨 而取於黑處  
棄其勝妙族 欲習卑賤類  
婆羅門種類 世間最超絕

梵王從胸口 化出婆羅門  
汝等無聞覺 汝等無所知  
汝所習學教 唯我善能誅  
如我所明解 文義說無窮  
我隨解應作 汝等隨緣散  
若無有所須 各隨其意樂  
我又不爲師 亦不復教示  
時此諸門徒 泣淚向前來  
悲涕皆憂情 隨便因散去  
大慈勝寂士 善言教告我  
可來善慈割 我即具近圓  
發正清淨心 捨俗而出家  
備諸大神通 所作已成辦  
我今觀先業 天眼悉明淨  
知生及死相 所曾受身處  
證神通覺者 竭有漏除者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悉割告衆者備陳如言具壽因緣已說業報竟次至尊者說于時憍陳如即說頌曰  
乃往過去世 迦憍佛滅後  
見諸聲聞衆 共集作是議  
大慈迦憍波 應爲後涅槃  
出家者甚少 正法不彰明  
我等所聞法 互相而教示  
精進不放逸 於佛教勤修  
共登於山上 布草以爲座  
各要澹不厭 不從座而起  
由憍精進故 不情其身命

六人證神通 便入於涅槃  
我第七根劣 不能斷諸漏  
有法相應心 處凡而命過  
由法相應住 不捨精進念  
便得生天上 於觀史多宮  
遙見釋師子 牟尼大菩薩  
與諸天說法 致令得開覺  
我聞彼說法 一心而聽受  
深樂其正法 無心暫捨離  
天上衆報盡 下生劫比羅  
爲憍陳如姓 淨行豪族中  
淨飯大王子 備名稱菩薩  
信心捨國出 苦行於林藪  
最著大淨飯 勸我如是語  
可去而出家 供承其太子  
我以清淨心 即供承菩薩  
將非證聖道 厭捨而力去  
釋迦大牟尼 正轉法輪時  
於此諸妙法 最初我證悟  
迦憍波佛教 出家修梵行  
今得達正覺 證獲於無漏  
憍陳如悉割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悉割復告具壽迦憍波難曰尊者憍陳如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于時憍波難即說頌曰  
乃於往昔時 波羅尼新都  
有王名梵授 我爲常供承  
淨飾王親愛 種種使端嚴





報言魔波旬 隨意而現身  
顯可知須彌 方來於我處  
已勝阿羅漢 具三明聲聞  
佛所示佛法 得為安樂住  
受他一福食 在定於七日  
解脫脫意樂 是我所修習  
大德我思念 先世作善業  
多受其果報 可樂其精妙  
此在宿世獨 對大僧伽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菩薩各各自說先世業已。白世尊。我等已說先世業報。唯願世尊開演先業。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山石摧下。傷我足指。佛告諸菩薩。如來往昔生在異國。自作斯業。必須自受。增長時。緣緣現前。如影隨形。必定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菩薩。若人所作善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報。皆於自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又告諸菩薩。乃往昔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產一男。年漸長大。母便命過其父長者。娶後母來。不久有娠。復生一子。後與長兄。納娶妻房。多生兒女。後於異時。後母身死。弟投兄處。問曰。此是誰兒。報曰。是弟妻所生。當與其弟。家財分不。夫曰。當各得半分。弟曰。彼是一身。我等多人。云何仍分。夫曰。實世法如是。妻言妻

子。可宜殺却。夫曰。實言。豈容為財殺害親弟。妻復頻言。舉欲心者。無惡不造。夫謂一過作如是念。若於村落。而殺害之。人衆咸知。可將聞者。無人之處。即命弟曰。汝持器。可共往於園若探花。白。如數進即共詣。至一山坂。無弟。以石打殺。汝等惡。於意云何。乃往昔時長者太子。而後弟者。豈異人乎。我今即是。由往昔。為財利故。特別母弟。於園若處。推墮山坎。以石打殺。由斯業報。於多年處。於多百歲。於多千歲。多百千歲。墮於地獄。受諸楚苦。殘業力故。成正覺後。山石摧下。傷我足指

時諸菩薩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紫樹木槍。刺傷足。傷佛告諸菩薩。如來往昔自作斯業。今還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復告諸菩薩。乃往昔有一大城。於此城中。有二商主。善能貿易。轉持船已。為求寶故。入於海際。因順風力。至其寶洲。一籌量寶。其一不籌量。貪心滿船。後入海內。不籌量者。其船欲沒。告伴商主言。願仁救濟。容我上船。其人料。隨力量寶。安於船內。永取其手。令使存船。其滿船者。作如是念。我與共彼。同至寶洲。我所探者。船沒皆失。豈容其人將寶歸家。穿船為孔。令寶散失。作是念已。願在一邊持杖穿船。商主遂見。告其仁者。勿為是事。非但財寶散失。我等俱亡。彼內懷無結。心慍慍。竟不納。同前欲穿。其伴商主見不從。即持利槍刺之。令死。汝等惡。於意云何。往昔之時。刺殺他者。豈異人乎。我今即是。由斯業故。墮於多歲百歲千歲中。墮地獄中。受諸楚毒。殘業報故。成正覺後。紫樹木槍刺我足傷

爾時諸菩薩。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入沙羅聚落。乞食不獲。空鉢而還。佛告諸菩薩。如來往昔自作斯業。廣說如前。乃至說頌。果報還自受

復告諸菩薩。乃往昔。波羅尼新大城之中。有一摩訶婆。佛不在世。即有獨覺哀慈貧賤。住閑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名曰樂寂。出現世間。在波羅尼新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于時摩訶婆。亦於城中長者家乞。空無所獲。其時樂寂獨覺。亦來入此長者家乞。其摩訶婆念曰。可少伺察。觀彼出家。有何所獲。即隨後入。屏立門側。時長者見其獨覺身心端寂。情生淨信。即持種種妙飲食。滿鉢持行。奉施獨覺。受此食已。而欲出門。其摩訶婆。見出家者。我欲樂觀仁所得食。然而獨覺常法如是。若不觀察。不知前意。即以鉢食。令其觀見。由彼懷嫉。起憎妬心。以手打鉢。鉢便落地。飲食傾棄。復以腳踏。獨覺問曰。賢首。何意散壞此食。仁若須之。我當奉與。其摩訶婆。復出種種惡言。詞而住一邊。時此大人而不得食。以自調順。而鹿林中。汝等惡。於意云何。往昔時摩訶婆者。豈異人乎。我今即是。我因懷嫉妬之心。令其獨覺不得飲食。由



可宜早殺。赤鐵絞頸。青衣斃于手執利刀。威  
仕能。通告城中及四衢路。而此出家。爲救  
賢女。王精能。即將獨覺。於彼芳園而欲殺  
之。爲偶見已。作如是念。苦哉出家。持戒修行  
無辜枉遭此是我過。虛令遣他至於死處。事  
不應爲。作是念已。連諸王所。啓言。大王。向  
出家人。無辜枉被奉勅依法。此是我過。願王  
無知。具陳上事。望恩容恕。汝等若獨於意云  
何。往古昔時。名爲偶者。豈異人乎。我身是  
也。由斯業故。經百千歲。常在地獄。受諸苦  
惱。餘殘業報。成正覺後。他來傍我  
時諸婆剎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  
正覺後。與四百九十八婆剎於邊界城。而食  
馬麥。舍利子。大目乾連。受天供養。佛言。諸  
婆剎。如來往昔自作斯業。乃至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婆剎。乃往古昔。人壽八萬歲時。有佛世  
尊。名毘鉢尸。如來等正覺十號具足。出現於  
世。與八萬婆剎前後圍遶。往觀慈王。都于時  
城中。有一婆剎。門數五百童兒。連婆門法人  
乘尊重。悉敬供養。事同羅漢。佛及僧伽。至王  
都已。其婆剎門。無人敬重。供給資濟。於佛僧  
處。深生嫉妬。是時來多有學無學婆剎。晨朝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獲諸精妙上饌香食。滿  
鉢而出。還歸門見。問言。唯此婆剎。云何獲  
食。我欲觀見。婆剎懷直。便示其食。彼增嫉  
妬。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此婆沙門。不應供  
養。如此上饌。應須施與。渾施大麥。彼諸弟子  
聞師此語。亦各咸言。誠如師說。應合食養於  
其衆中。有二摩納婆。情懷敬信。作如是言。報

觀教師。勿作是語。此婆沙門。應供天餽。非但  
人食。何意說言。應合喫食。汝等婆剎於意云  
何。往昔之時。婆剎門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  
由於彼佛。聞弟子。應懷嫉妬。心出惡語。  
經於無量百千歲中。當食惡麥。餘業報故。成  
正覺後。與此四百九十八婆剎。同食馬麥。其  
二摩納婆者。即舍利子。大目連是。  
時諸婆剎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六  
年苦行。佛告諸婆剎。如來昔時自作斯業。廣  
說如前。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婆剎。乃往古昔。於無比聚落。有一陶師。  
名曰喜羅。廣如中阿婆摩王法相。陶品中說。  
汝等婆剎。於意云何。往昔之時。無上摩納婆  
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由我昔於迦提波佛  
處。說云。苦行未盡具智。由斯業力。六年苦行  
不能證成。無上等覺。我若當時於彼佛所。而  
不退悔。願求當來等正覺者。縱更經三無數  
大劫。修諸善品。猶未成佛。  
時諸婆剎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  
正覺後。身現痛疾。佛言。汝諸婆剎。如來往昔  
生在異類。自作斯業。廣如上說。汝等婆剎。乃  
往古昔。有一聚落。於聚落中。而有醫師。時有  
長者男。因有患。請醫令療。醫與方藥。病即得  
損。長者將少財。賄奉醫。後於異時。長者三度  
身遭患。病。醫亦與藥。長者竟無別財。思報。醫  
懷忿恚。作如是念。彼人三度遭病。苦患。我與  
除損。不能酬恩。更若遺疾。當與其藥。令彼患

人內情斷絕。後於異時。長者子復病。疾。醫動  
問前所醫。醫以惡心。與不宜藥。致令病者。腸  
絕。汝等婆剎。於意云何。往昔時。醫  
師者。豈異人乎。我身即是。由我惡心。令長者  
子。服其毒藥。由斯業故。經於無量百千歲中。  
墮在地獄。受諸苦惱。餘殘業報。成正覺後。身  
重四萬  
時諸婆剎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  
正覺後。他誅釋種。世尊頭痛。佛言。汝諸婆  
剎。如來往昔自作斯業。還自受報。廣如餘說。  
汝等婆剎。乃往古昔。流惠河邊。有五百人。捕  
魚爲業。時大海內。忽有二大魚。流入。往河諸  
人捕獲。共作是議。若斷魚命。肉便臭爛。無人  
願食。宜可縛繫。有須買者。續殺釋賣。庶得精  
新。作是議已。以繩繫縛。有人買者。割殺。便  
與。當割之時。魚遭大苦。宛轉血流。河水變  
赤。時有小兒。見河血色。情懷喜笑。而爲暢適。  
汝等婆剎。於意云何。其捕魚師小兒者。豈異  
人乎。我身即是。由於往昔當殺魚時。我心暢  
適。由斯業故。經於無量百千歲中。當患頭痛。  
餘殘業報。成正覺後。誅釋種時。我頭痛。  
時諸婆剎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  
正覺後。尙遭背患風痛。佛言。諸婆剎。如來往  
昔生在異類。自作斯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  
汝等婆剎。乃往古昔。有一壯士。遊歷邦國。至  
一王都。其王復有一大壯士。力無敵對。二士  
相知。爲欲顯當衣服。即共相撲。壯士常法。  
相共執手。即知強弱。其外來者。執王壯士手  
已。知彼力士。不能得勝。王都壯士。報外來者。

仁今當知我族在此長居王都。後代有名。知  
仁有力。勿撰於我。使族不誦。我有妙女。當嫁  
與君。彼聞此說。獻自取刺三度如是。竟不與  
女。情生不忍。至第四度。相撲之時。方便高聲。  
以顯其力。擲著地上。撲王壯士。臂骨折死。汝  
等妄毀於意云何。往昔時外來壯士。撲王  
壯士。臂骨折死者。豈異人乎。我身即是。由斯  
惡業。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墮在地獄。受諸苦  
報。餘業報故。成正覺後。尚遭背痛。以是義故。  
我當宣說。無業惡報。白業白報。無業無報。汝  
等應當捨惡業。常修白業。如是應學。  
爾時世尊。與五百阿羅漢。於無熱惱池。說先  
業報已。便即隱沒。於室羅伐城東。鹿子母園  
所住。處現。彼聞佛至。遙詣佛所。頂禮佛足。爲  
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鹿子母從坐  
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  
慈愍。與五百羅漢。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便  
默然。知佛受已。奉辭還家。設辦種種上妙香  
餌。令使白佛。廣說乃至。知來僧已。收鉢洗  
畢。爲說法故。取一卑席。對佛而坐。佛爲說  
微妙法。示教利喜。從坐而起。至於住處。就座  
坐已。告諸惡知識。鹿子母。而自忘失。諸佛僧  
伽。就家供養。不請世尊。說施伽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磨那衣事一卷(經終)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佛在室羅筏城近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衆多苾芻在自來城三月坐雨安居已各持衣鉢詣世尊所路逢泥雨因於暑熱野草割身遍皆流汗漸次遊行至室羅筏城時諸苾芻安置衣鉢洗足已至世尊處頂禮雙足在一面坐世尊常法見客苾芻來共相慰問汝於何處安居而來至此白言世尊我等於自來城三月安居已而來至此問言汝等在彼安居於三月中得安樂住不乞求飲食不難得不答言世尊我等三月安樂而住飲食不難我等從彼堅持衣鉢所經道路泥雨艱辛身形疲頓漸來至此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我諸弟子雨安居竟人間遊行堅持衣鉢路逢泥雨極遭辛苦形體疲頓我今宜可令諸苾芻得安樂住并諸施主福增長故聽諸苾芻羯磨那衣張此衣時有五勝利一無過十日犯二無過一月犯三無過經宿離衣犯四唯著上下二衣得人間遊行五得隨意多著長衣復有五種饒益一得別衆食二

得數數食三俗家不請得往受食四得隨意多求衣五始從八月半至正月半時經五箇月所得財物皆是羯磨那衣利益如是開時令諸弟子得安樂住即告諸苾芻欲令汝等得安樂住并諸施主福增長故雨安居衆張羯磨那衣復多利益如前十種如世尊說張羯磨那衣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張衣佛目三月安居衆獲衣物應將作衣先以言白告衆令知大衆應知今夏坐苾芻衆得此衣若大衆樂者令將此物爲衆作羯磨那衣至明日已鳴鐘推集僧伽言白已周令一苾芻作白曰大德僧伽聽此衣是此處雨安居僧伽所獲利物僧伽今共將此衣作羯磨那衣當爲僧伽張作羯磨那衣若張衣已雖出界外所有三衣尚無離過何況餘衣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令將此衣令某甲苾芻當爲僧伽作羯磨那衣若張衣已雖出界外所有三衣尚無離過何況餘衣如是羯磨准白成次當差張羯磨那衣苾芻須具五德者應可量差所謂無欲愛惡疑知張與不張若異此者即不應差如是



應差爲前方便衆現集已應先問能不能云汝某甲能爲僧伽作張衣人不若言能者答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差云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作張羯磨那衣人令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某甲苾芻作張羯磨那衣此某甲當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作張羯磨那衣今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僧伽今差某甲作張羯磨那衣某甲苾芻當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若諸具壽聽差某甲作張羯磨那衣此某甲當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此某甲作張羯磨那衣此某甲當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人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其次張衣苾芻應作白羯磨當作張羯磨那衣大德僧伽聽此衣當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此苾芻某甲僧伽已差作張衣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以此衣作張羯磨那付某甲苾芻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作張羯磨那衣苾芻制其行法作衣之處當須在前洗

浣染治割縫縫刺乃至刺三兩針共作復須再三作如是念此衣當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現張作羯磨那衣已張作羯磨那衣於此三心但爲後二亦成作法若不作者得惡作罪次至八月白半十五日其知事人應告大衆作如是白諸大德明日我當爲衆張羯磨那衣仁等各各持持衣來集某甲處其張衣苾芻於此衣上布列名華妙香熏散鳴鐘椎集衆皆白復周可將此衣至上座前立兩手摩衣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此衣僧伽許張作羯磨那衣我苾芻某甲僧伽今差作張羯磨那衣人我某甲是張羯磨那衣我以此衣當爲僧伽作張羯磨那衣如是三說次舒張此衣上座前立作如是語上座存念此衣僧伽許作羯磨那衣我苾芻某甲是張衣人我今爲大衆張此衣上座答曰善說張衣極善張衣此中所有財利饒益我當獲之如是三說乃至行末皆作是說善說張衣極善張衣此中所有財利饒益我當獲之次復應知持衣人法不持此衣至大小便室不入廚舍煙火之處不安置露地不棄衣向界外設暫出不應

經宿持衣若若不依行者得越法罪其持衣人既至正月十五日應在衆中作如是白大衆應知明日當出羯磨那衣仁等各各守持白衣其有利物大衆應分那波離請世尊曰有幾種人不成就衣佛言有五種人謂無夏人被夏人後夏人求衣人張衣之時不現前者復有五種不成就衣謂行遍住人行遍住竟人行六夜人行六夜竟人授學人大德有幾種人但得財利而無饒益佛言有五種人謂無夏被夏後夏求衣不現前人復有五種人行遍住人遍住竟人六夜人六夜竟人授學人此謂得利無饒益大德有幾種人利益俱無佛言那波離有五種人謂不見罪被舉人重犯被舉人不捨惡見被舉人餘處坐夏人僧破已後非法律人

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遭賊劫奪漸至室羅筏城諸苾芻見同言善來具壽行李安樂不答言何有安樂所是衣物皆被賊奪將報官具壽今我此處多有衣利若出羯磨那衣得與具壽共相分給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有賊緣當可爲出羯磨那衣應如是出

如常作前方便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共張羯磨那衣今有衆多苾芻被賊所劫無衣至此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爲此被賊苾芻出羯磨那衣白如是羯磨准白成乃至結竟既作法已所有利物受衣之人皆共分其所得衣各隨自意分遣被賊無衣苾芻那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陳那衣惡衣多結衣紵麻衣線縷衣破故衣犯捨衣死人衣此等諸衣合作羯磨那衣不佛言不合

大德石磧衣及屬別人三衣及不滿三五肘或不割就或不淨淨或不差張衣人或在外得張衣不佛言不合夏三月中所得衣成張衣不佛言得若夏三月了所得之衣得作羯磨那衣不佛言得若更有衆多非法衣准上文意應知

出羯磨那衣相本有八種云何爲八種須白

初決去不定 決定失去衣 剛出出界處

二斷心出

云何失去失知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磨那衣作衣

已竟於此無戀心遂持衣鉢欲往餘方出界外更不  
擬來決意出者是名決去失

云何不定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  
衣遂出界外求衣或未作衣或已作半於此利物及  
以住處或有戀或無戀或有望或無望更擬還作衣  
或起疑念是名不定失

云何決定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  
衣遂出界外求衣如是念還來作衣復作是念我  
今出去更不復來亦復不能造支伐羅是名決定失  
云何失去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  
衣出界外造支伐羅起首作衣遂失其衣是名失去  
失

云何聞出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  
衣出界外求衣念言還還我當作衣去後大眾遂便  
出衣彼聞出羯耻那衣心生隨喜善哉出衣是名聞  
出失

云何出界疑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  
作衣苾芻自念出界作支伐羅若了若不了或還不

還生如是心出界便失

云何望斷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作衣  
作衣未竟出界求覓擬還作衣既至彼方求衣不得  
望心斷絕是名望斷失

云何同心出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作衣  
出界外求衣後還來住處共衆作白二法出衣是名  
同心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耻那衣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敬謹





人天王於多摩栗坂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海天。復次諸仁。海天王於歐喜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萬八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善惠。復次仁等。善惠王於王舍城中子孫更王。二萬五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除闇。復次諸仁。除闇王却於婆羅訶斯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百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大帝軍。復次諸仁。大帝軍王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海神。復次諸仁。其海神王於布多羅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曰修行。復次諸仁。其修行王復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廣面。復次諸仁。其廣面王。復於波羅訶斯城中子孫相承。乃至十萬代正法化人。其最後王。名爲地主。復次諸仁。其地主王。復於無戰城中子孫相承。乃至一千代。其最後王。名持大地。如法化人。復次諸仁。其持地王。於彌耶羅城中子孫相承。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大天。復次諸仁。其大天王。復於彌耶羅城中子孫相承。八萬四千代皆名大天。並得仙通及修戒行正法化人。其最後王。名爲彌彌。彌彌王有息。名正謝王。其王有息。名野。次名法勢。次名近法勢。次名有佐勢。次名極佐勢。次名善見。次名正見。次名軍驍。次名四得。次名大。悟。次名悟軍。次名無憂。次名羅夏。次名續果。次名善合。次名大華。次名觀大。

• 181 •

號次名明具次名坊主次名開曉次名生  
惟次名慶喜次名慶門次名能生次名普  
生次名最勝次名飲食次名多飲食次名  
難勝次名極難勝次名安立次名善立次  
名大力次名勝大力次名善立次名勝堅  
固次名十馬次名百馬次名新馬次名妙色  
馬次名勝馬次名堅馬次名十勝次名百  
勝次名千勝次名妙色勝次名牢勝次名  
諸仁次名王於勝諸仁中子孫相承七萬  
七千代彼最後王號果仙王復次諸仁果  
仙王有弟名龍龍復於彼龍尼斯城子  
孫相承一百一十代彼最後王名百相爾時迦  
婆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摩伽梵出興於世  
時彼釋迦牟尼菩薩於迦婆佛所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淨修梵行生觀世多天復  
次諸仁百相王有弟名善生復次諸仁善  
生王復於補多羅城子孫相承一百一十代彼  
最後王名耳生復次諸仁耳生王有二弟一  
名得勝一名波羅摩爾彼得勝摩爾全欲出  
家波羅摩爾則念為國王爾時摩爾見其父王非  
法為法非法為非法治化國務便作其父王非  
法我當為王法為非法非法為法如是治  
國我當唯地既以此難我當云何設何方  
便而得出家得是斯苦作是念已詣父王所  
頂禮合掌白父王曰大王當知我欲出家離  
於非家王告子善若義利故多有人捨財  
物供養天神事火若行求國王位汝今已得  
我捨命已汝當紹位何故汝今捨此而去爾

答摩爾曰我見國王非法為法非法為非法由  
此罪業當墮地獄我今怖畏願求出家大王  
慈悲從我此願爾時彼王知其子心緣欲出  
家即便告言我今放汝隨意而去時彼王子  
聞此語已心大歡喜去斯不遠有一仙人名  
曰黑色時被王子非龍父王及諸眷屬辭別  
而去詣黑色仙所如法請願頂禮雙足白  
仙人言我欲出家爾仙慈悲令我出家時  
彼仙人即便應許時彼王子既出家已而求  
菓子樹皮樹根以充資養世便號為荷菓子  
仙爾時父王便即捨命第二王子波羅摩爾  
即立為王爾時荷菓子仙因懷食菓子及諸  
樹葉遂便得病自歸波羅摩爾我今欲入  
於聚落中而乞飲食黑仙報曰仙人有法所  
謂守護六根遠離六境若在山谷或入聚落  
無有所畏汝若能持如是仙法隨意而去可  
近補多羅城造作草舍依之而住爾時荷菓  
子仙現觀執辭別而去爾時補多羅城有一  
林造作草舍乞食自活爾時補多羅城有一  
婢女名曰招實形貌端正衆所愛著時有一  
不善人名蜜捨羅由經貪心將諸璫珠及以  
妙衣送與婢女須臾迎娶時婢女入若諸  
璫珠及以妙衣欲出往後時彼門邊見有一  
人持五百銀錢與婢女便作是言汝來汝  
來共汝遊戲婢女思念我今得五百銀錢何  
為不取我若不取即不離理即取錢已與婢  
遊戲爾時婢女使從女人往詣蜜捨羅所而  
作是言我未莊飾少時即來彼侍從女奉此  
語已詣蜜捨羅所具陳上事時蜜捨羅主別有

餘事須臾即去爾時婢女復作是念此人已  
去欲往先處時亦不曉告從女曰詣蜜捨羅  
所作如是言我莊飾了未審與我何處園林  
而可相見時彼從女奉此語已詣蜜捨羅  
所具陳上事時蜜捨羅報曰汝擬歸女人或  
肯未莊飾或言莊飾了時彼從女先於大家  
有所嫌恨便告彼曰我之大家未莊飾  
意欲以汝璫珠及衣莊飾其身別君餘  
時蜜捨羅聞此語已發心便息面生嗔怒便  
告婢女曰汝報婢女莊飾既了來爾某園林  
時彼從女詣婢女所具陳上事時彼婢女聞  
此語已莊飾璫珠往詣彼林見蜜捨羅蜜捨  
羅便即嘆曰嗚哉婢女云何持我璫珠妙衣  
別君餘斯婢女報曰君子女人常有如是過  
失願知其過時蜜捨羅即發忿恨便拔利刀  
殺彼婢女時彼從女即唱是言賊賊殺我大  
家衆人聞已皆集其所爾時園中有荷菓子  
仙於草屋坐時蜜捨羅見衆集已心生怖畏  
無處可避遂將血刀往仙人處因草屋前隨  
衆而立爾時衆人見彼死女尋逐墜墜於草  
屋前見其血刀即促仙人便作是言汝是仙  
形云何而作如是惡業時仙報曰我有何咎  
衆人告曰汝與女人行於非法復殺彼命仙  
人報曰我實不作如是惡業衆人不信便即  
捉縛將至王所白大王曰此人與彼婢女共  
行非法便殺婢女王聞此言更不審問令將  
其仙坐尖木上以其赤靈著於頭上令彼新  
陀羅人身著青衣各執利刀則四面圍繞將彼  
仙人擊鼓宣示遍行城內告諸人曰當知彼

●廿二● ●次名多飲食次名難勝 ●仁二人 ●二二 ●小十(王) ●二二 ●(蜜捨羅) ●入  
於二於入 ●合二 ●五二 ●宜二 ●莊二 ●二二 ●二二 ●

仙犯如此罪，從南門出，而離仙人於尖木上，時無色仙，來覓此仙不知。何在。處處求覓，乃見被縛在尖木上，情甚悲傷，懷恨泣問曰：汝因何事過如此苦？時齊答摩哩咽悲泣，白曰：離波歌耶曰：此是先業就應還脫，離波歌耶答曰：善子，汝今被縛，於諸法行身心還不退，彼報師曰：我今身雖被傷，心無損壞，要教告曰：我何得。知。彼報師曰：我發誓語，誓不妄言，若我心行實不改者，爾即波歌耶耶。願變作金色，此語已，而彼仙人變為金色，四方傳言，黑仙變為金色，其師見斯實願，心生怪喜，歎為希有，時齊答摩仙復白曰：我今捨命當得何道。師答曰：善子，如外道真婆羅門法，脫無子者不得神道，汝有子不。答曰：我昔於宮內，為童子時，意樂修持，便捨家宅，常修梵行，從何得子。報師告曰：若如此者，當念過去時事。答曰：我今被縛極至酸痛，節節支分，如被刀割，唯念捨命，如何更有面起餘想。時彼報師以神通力，興大風雨，沐浴齊摩身，其所苦痛，悉得盡息，念往昔經，然之事，於是身中，遂有兩精，從身落地，以盡力故，便成兩男，如餘經中說，有四種不思議事，一者諸佛境界，不思議，二者諸不思議三，諸世間心，意不思議，四者一切有情，業無盡力，不思議。緣彼業力，遂成於男，其男得日光體，故漸成諸各生一童子，去其生處，不遠有一甘藍園，其二童子，遂遊彼園內，以福力故，顏容日盛，其齊答摩，被日光炎，遂使命終，爾時純金色仙人，於明旦時，來尋齊答摩，

見其命終，復見地上，有齊答摩童子，跡至甘藍園中，見其童子，爾時仙人入定，觀此二童子，從何而來，是離之子，即知是彼齊答摩體，便生愛念，將二童子，還其住處，每日撫養，漸漸長大，即為立名，號曰羅生，因此稱為日羅，復緣齊答摩願，故亦名齊答摩，從本身生故，名身生，復於甘藍園中，得故，亦名甘藍園，由此因緣，有此四號，復於其時，齊摩離國，無子身死，諸臣共議，王恐無子，令離國，而有臣曰：其王有兒，齊答摩，先已入山修道，其族大，正合繼位，作是語已，便往覓金色仙人所，到已，頂禮合掌，自言大仙，我國王兄，齊答摩仙，今在何處，金仙報曰：被彼等輩，先已殺訖，爾時臣等，復白仙曰：其齊答摩，自出家以來，元不曾見，如何得殺，金仙答曰：我令汝等，當自知之，齊答摩，會無過我，枉被汝殺，衆人復白曰：如何殺之，時彼金仙，即說上事，諸人聞已，咸白仙曰：我等實是罪過，作此語已，其二童子，即至金仙左右，諸人問曰：此二童子，是誰種族，金仙答曰：此二童子，是齊答摩子，諸人復問：如何有之，名字何等，爾時金仙，即說上事，諸人聞之，皆大歡喜，即於仙所，請長童子，侍衛，歸國，便為王，其王，治國未久之間，即便身死，無有子息，爾時羅生，復於山中，遇其小弟，大羅王位，衆立王，號名甘藍王，復次諸人，時甘藍王，補多勸進，城小，子孫相承，經一百一代，其二王，皆名甘藍王，其最後王，名為羅王，諸人當知，甘藍王將王，亦名增長，有四大夫人，各生

一男一女，共四王子，一名火短面，二名大耳，三名鼻行，四名寶劍王，有四大夫人，並皆身亡，時甘藍王將王，處於宮內，悲愁懷恨，諸人入宮，見軍將王，憂愁不樂，前白王言：王今何故，愁憂若此，王即報曰：國大夫人，今皆殞歟，我今何得不生愁惱，爾時羅生，共白王曰：王若由此而懷愁者，請國諸王，皆有好女，王應令我冊為妃后，王復告曰：我有四子，並皆長大，堪可繼嗣，由此緣故，應當以女與我為后，諸臣白言：王但宜令臣等，為王四方推覓，于時有一國王女，其端正堪冊為后，諸臣已知，已即來白王，臣等今知某國王女，願就端正，堪為王后，王曰：可爾，即發國使，往彼女所，見彼國王，聞訊起居，王問使曰：此國諸卿，如何至此，爾時使者，白王曰：我軍將王，國大夫人，已殞，終殞，聞王有女，堪為國后，故遣我來，請論此事，彼王聞已，即便應許，復告使曰：汝王若欲與我為親，應先與我立於盟信，我女有息，必令紹位，使者聞已，白王曰：我輩本國，當具陳此意，爾時使者，還至本國，稽首王已具陳上事，王曰：我有長子，彼說生子，豈令紹位，時諸群臣，共王議曰：王但取彼，或生男，或復生女，或是石女，王等今如何先，憂此事，爾王早索共為歡樂，王曰：可爾，即令一使，往女國，立先盟誓，即依國法，遣歸為后，時增長王，與其夫人在深宮內，娛樂快樂，貪愛恣盛，無時暫捨，因即懷胎，十月滿足，誕生一子，容貌端正，人所愛念，時增長王，以八乳母，共令養育，先取女時，王及諸臣，共立誓

●阿二仁 ●白二日 ●知二之 ●說二色 ●支分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後)一 ●於二二外 ●二二說  
●四二二 ●二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二二說  
●(一)一 ●(二)一 ●(三)一 ●(四)一 ●(五)一 ●(六)一 ●(七)一 ●(八)一 ●(九)一 ●(十)一







輪王者。其大女者且勿令嫁。特我集諸群臣  
及諸將屬等議此事。時齊王聞是語已。即  
以國法莊嚴小女。并令五百餘女圍繞侍從。  
至彼國已與淨飯王為妃。

爾時師子頰國王。有一輔唐之國。居山谷  
內。名般茶婆。忽然反叛抄掠劫害附近諸國。  
時彼國作人。解釋難難。被其侵逼。互相誹謗。  
告師子頰我等村莊。皆被某賊日夜侵逼。願  
王與兵親往降伏。師子頰王曰。我今年老不  
任國職。彼諸人曰。請王太子淨飯往彼捕捉。  
王即報曰。汝諸人等。若許太子求一願者。我  
便發遣家眷王曰。唯然隨命。時師子頰王於  
其城中舉政宣令。嚴勒四兵隨從太子往彼。  
時爾時淨飯太子奉持父命。將領四兵至  
彼賊所共相戰伐。以威力故。時彼賊棄被太  
子軍或殺或縛。無有遺餘。賊既除滅。淨飯太  
子即領其軍返歸本國。時諸釋種既得太子  
平除賊已。皆大踊躍而白王言。淨飯太子為  
除惡害。既等諸人不勝喜慶。王之先言太子  
有願。請王為臣等說。時師子頰王。告諸釋  
曰。汝等迴釋。先立官誓不取二妻。諸釋迴曰。  
王今豈欲解先誓耶。王曰。不然。更須牢結。然  
我意有唯為淨飯太子取其二妃。餘不應取。  
諸釋迴曰。此事可爾。時師子頰王。即令使  
者往善德王所。而告之曰。我今與諸釋種  
等共相盟誓。咸皆許我為淨飯太子。取王長  
女為妃。王可與我王爾語已甚大歡喜。即以  
五百餘女為其侍從。種種珍服莊嚴女身。送  
納比羅國。時師子頰王得其女至。即如國法。

會諸群臣作偶伎樂。納娶其女為太子妃。未  
久之間師子頰王。以其淨飯太子後繼父位。  
正法化人國土安樂。五穀豐熟無諸流饑。其  
國人來求富貴。於其時中。與大幻化夫人  
登諸樓閣。後宮除女調逸侍衛。奏諸女樂  
逸遊。若爾若在觀史多天。常有五法觀察  
世間。何謂五法。一者觀察生處。二者觀察國  
土。三者觀察時節。四者觀察親疏。五者觀察  
所生父母。何故若爾觀察生處。在觀史多天  
宮。當作是念。過去吾曾何處受生。便即親見。  
或於淨行婆羅門家生。或於刹帝利家。或  
生。或為婆羅門師。或為刹帝利師。當今  
之時。刹利為尊。我當往彼刹利家生。何以  
故。若我於彼家下家生者。或有來世衆生。諸  
師我故。由此因緣。若爾以自在福力。隨其所  
念皆得生彼。由此緣故。將爾受生之時。先當  
觀察所生之處。何故若爾觀察國土。若爾在  
觀史多天。當作是念。過去吾曾何國土。即  
見彼國。有甘羅粟米大麥小麥黃牛水牛家  
家充滿。乞食易得。無有十惡多難十難。吾曾  
思惟中天竺國。如是等物悉皆具足。故我今  
生彼中天竺國。何以故。若生邊地者。或時有  
情誹謗我故。是故若爾以福力。隨其所念  
皆得生彼。如佛所說無有虛也。何故觀察時  
節。若爾在觀史多天宮。當作是念。過去吾曾  
於何時節下生人間。若見彼國衆生上壽八萬  
歲下壽乃至百歲。若爾爾時來生其國。何以  
故。若人長壽八萬已上時。諸衆生無有愁苦  
憂慮煩惱。若樂非正法器。受化故。若

人短壽百歲已下時。諸衆生為諸五濁皆  
重故。云何為五。一者壽命濁。二者煩惱濁。三者  
有情濁。四者見濁。五者劫濁。若爾爾時作是  
思惟。若我輩世時出現於世。多諸外道心。王  
誹謗。五濁增長非正法器。猶如過去一切普  
薩滿世時不出於世。何以故。諸佛出興所  
說正法。皆不虛過。由是緣故。觀察時節。復次  
何故觀察親疏。若爾在觀史多天。當作是思  
惟。觀察於何種族可受生者。若見有人先世  
以來內外親族無能訪者。即生於彼。若爾爾  
時作是觀已。乃見釋迦淨信貴轉輪王種  
堪可出現。何以故。若爾若於下賤家生世間。  
有情或生誹謗。若爾於無量劫來。雖日在力。  
所有欲念皆得隨意。凡所說法會無虛過。由  
此因緣。若爾觀察所生種族。復次何故觀察  
所生母。若爾在觀史多天宮。作是思惟。如餘釋  
種。於何等母而受胎。觀察彼女人七世種  
族。悉皆清淨無有煙汚形貌端嚴。若或為  
婦任若爾具足十月產其胎。藏而此女人所  
其生業往來道止。曾無障礙。復次大幻化夫  
人。曾於過去諸佛無上願。使我來世所生  
之子得成釋覺。由是諸善緣。悉諸衆生作  
是訪言。何故若爾於彼無相女人胎中。而出  
於世。是故若爾從無始以來種種善根。皆悉  
成就。由是緣故。若爾觀察所生之母。  
爾時若爾作是五種迴觀。已。即應觀三時  
告六欲天。而作是言。我今從是觀史多天  
下生人間。於白淨王最大夫人胎中。為其太子。  
經生之後。復常住樂。汝等諸天。願欲隨我。

●(一)王有 ●(二)王有 ●(三)王有 ●(四)王有 ●(五)王有 ●(六)王有 ●(七)王有 ●(八)王有 ●(九)王有 ●(十)王有  
●(十一)王有 ●(十二)王有 ●(十三)王有 ●(十四)王有 ●(十五)王有 ●(十六)王有 ●(十七)王有 ●(十八)王有 ●(十九)王有 ●(二十)王有

新果者，可於人間同我生彼。於天衆中三告是時，爾時諸天聞此語已，同聲報曰：善哉善哉。知不，彼諸部洲，則強難化多諸渴渴。外道六師及隨外道六師等，并諸六定外道之類，遍滿其土，懷著邪見，難可拔濟。何謂六師？一者，耆闍崛，二者，末揭利子，三者，連近移星羅底子，四者，阿多，市多難舍甘婆羅，五者，勝拘陀，六者，阿多，市多難舍甘婆羅。何謂六隨外道？一者，拘連多，二，三，四，五，六。餘部陀，三者，連近，四者，連近，五者，連近，六者，連近。何謂六定外道？一者，耆闍崛，二者，末揭利子，三者，連近移星羅底子，四者，阿多，市多難舍甘婆羅，五者，勝拘陀，六者，阿多，市多難舍甘婆羅。勝拘陀，五者，勝拘陀，六者，勝拘陀。如是等外道邪法，教化彼諸衆生，貪著邪見，難可濟度。如何善薩，今欲往彼，令我親見多寶，一一諸天說法之座，縱廣正等十二摩訶那由他，當我在此說法，我等聞已，深信受，能令我等於長夜中安樂利益。彼時諸天作是語已，皆隨前時告諸天曰：汝等諸天，宜各隨意作諸善樂，時彼天衆，即皆同時作諸善樂，其聲沸騰，爾時菩薩即吹大螺，諸音響，普皆震心。菩薩爾時復問天曰：諸善男子，中何聲爲大？諸天答曰：螺聲最大。諸善男子，汝等當知，如大螺聲能令一切諸音聲悉悉皆聞，我亦如是。下於諸部洲中，有所說法，能令六師外道六隨外道六定外道皆悉摧滅，令一切衆生得甘露法，皆悉飽滿。吹大螺聲，令諸外道因常之計皆悉摧滅，吹大螺聲，令諸外道執有之見亦皆摧滅。爾時普

師子能伏諸猛獸 金剛善摧一切魔 香華能伏阿素羅 一切光中日光勝 爾時菩薩說此頌已，告諸天曰：汝等若欲清淨飽滿甘露之法，可生中天竺，到六城內，爾時釋提桓因，在於座中作是思念：知釋迦菩薩必託摩耶夫人胎，藏之內，我當以神通力清淨其體，令無垢穢，身力強健，以待菩薩作是念已，即以神通力清淨摩耶夫人胎，藏之內，菩薩爾時於觀世音多天宮五種寶座，嚴敷三唱告諸天曰：即於夜中，如六牙白象形，下於天竺，降摩耶夫人清淨胎內。爾時摩耶夫人，即於其夜見四種夢：一者，見六牙白象來胎中；二者，見其身自飛騰虛空；三者，見上高山；四者，見多人來頂禮圍繞，作是夢已，向淨飯王說如上事。時淨飯王，即召相師說其夢事。相師答曰：如我相法，王夫人必當生男，具足三十二丈夫之相，莊嚴其身，若紹王位，當乘金輪伏四天下，若出家修證，證法王位，名聞十方作衆生父。內攝頌曰：我降生時 四天王護 如明月珠 諸物無憂 亦如寶鏡 智者明了 自持五戒 無諸欲念 諸善薩有常法，從觀世天下生母胎，當滿之時，十方大地悉皆震動，有大光明並普周遍，六趣衆生隨之，日月星光所不到處，普皆明耀。其中衆生各相告曰：今此光明得未曾有，將非我等別受生耶？復次菩薩降胎時，釋提桓因即遣四天王神寶衛其母，而此四神一執利刀，一執扇，一執於戟，一執弓，衛何以致惡惡魔得其母便，諸善薩降生之時，其母胎中諸血穢等，皆悉遠離而不爲著。如明月珠，雖爲諸物之所圍繞，而無染污，菩薩在母胎時亦復如是，諸善薩常法，其母常見菩薩在其胎中，猶以青黃赤白等線，繫於淨寶，諸惡眼人見其寶線分別曉了。母見菩薩在其胎中亦復如是，諸善薩常法，在母胎時，能令其母身體和悅，無有疲乏，諸善薩在母胎時，其母自然常持五戒，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諸善薩常法，在其母胎，其母自然不貪欲愛復次摩耶夫人，忽自思念：四大海水皆飲令盡，向淨飯王說其心願，時勅比羅城有一外道，名曰赤眼，善諸幻術，王令使者喚其赤眼，說如上意，赤眼報曰：願與夫人登高樓上，既登樓已，即以幻術爲四大海水，持其海水與夫人飲，既飲水已，爾時夫人其意即息。時摩耶夫人復更思念：一切有情被繫閉者，悉令解脫，作是思已，即向王說：王聞是語，即勅獄官，所有因閉皆令放出。爾時夫人其念即息。摩耶夫人又復思念：意欲布施財物，作是念已，即向王說：王聞是語，即爲布施種種財物，爾時夫人其念即息。又復思念：欲往花園遊行觀望，便向王說：王聞是已，即將夫人就諸園苑觀望，其念即息。又復思念：欲於父王園苑中居止，便告王曰：王聞是語，即令使者往善得王處報云：摩耶夫人，意欲就彼父王藍尼尼園中居

●知不三不知 ●三三三 ●市三三 ●[持]一 ●一三三 ●一三三 ●[若]三三三 ●一三三 ●[有]三三三 ●三三三 ●(多)一 ●(知)三三三 ●三三三 ●[次]一 ●一三三



轉七者乘平摩膝相。八者齊泥。邪障相。九者身不偈曲。十者勢舉嚴密。十一者身相圓滿如足眼陀。樹相十二者常光一尋。十三者身毛上順。十四者身諸毛孔一一毛生。如紺青色。螺文右旋。十五者身皮金色。十六者身皮細滑。塵垢不著。十七者於其身上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七處圓滿。十八者其身上半如師子王。十九者肩膊圓滿。二十者轉圓充實。二十一者身法健直。二十二者具四十齒皆悉齊平。二十三者其齒無隙。二十四者其齒鮮白。二十五者齒如師子。二十六者其舌廣薄若從口出。覆度而輪至耳髮際。二十七者於諸味中得最上味。二十八者得大梵書言詞和雅。能悅衆意。譬如羯羅頻迦之音。其聲清亮猶如天鼓。二十九者其目紺青。三十者瞳如小玉。三十一者其頂上現鳥。車鼠沙。三十二者眉間毫相。其色光白。螺文右旋。若不出家。得轉輪帝王。四大洲菩薩常法。其菩薩母摩訶薩已。七日命終生三十三天。菩薩常法。生已其身端嚴。超諸世間。衆所愛樂。見者無厭。猶如善巧工人。以閻浮檀金作諸形像。天衣覆上。放大光明。普遍隨順。其菩薩身亦復如是。如彼蓮花。衆人所愛。菩薩亦爾。菩薩常法。眼恒不瞬。如三十三天。由果業故。日夜常見四維上下。一由句內。梵音深遠。如香山鳥其聲清妙。菩薩生已。自然具足廣大智慧。善解一切世間正化。父王國法無不明了。爾時那羅陀仙人來白師曰。今者菩薩入地比蘇城。父王淨飯已立三歲。願師共詣禮

拜瞻仰。其師曰。今隨汝意。二仙相隨欲修禪。以善力故。縱失神通。不得如常乘空而去。便共步往。越比蘇城。既入城已。至王門外。告門人曰。汝可爲我往白大王。阿私陀仙今來門外。願見大王。時守門人即至王所。具陳上事。王聞是已。即持香花。迎彼二仙。安置宮內。既安置已。善言問訊。今者大仙。何緣遠來。欲求何事。二仙答曰。我等欲來。願見菩薩。王報仙曰。我之。大子今正安眠。且待須臾。令與相見。爾時二仙復白王曰。雖復未覺我等意者。暫欲觀瞻。爾時大王。即領二仙至菩薩所。便見菩薩。雖復復其眼常開。時阿私陀仙見是事已。即說頌曰

如異飛龍馬 智離還復覺  
如律營奉人 瞋蓋不能覆  
時彼細母即前捧抱太子。授彼二仙。時阿私陀。便以雙手跪而承。受通體。禮敬白大王曰。大王已令諸婆羅門。占相師等。相太子未。父王答曰。已令相訖。阿私陀仙復白王曰。彼等諸人。占此太子當有何相。父王報曰。若那國位。御金輪寶。聲聞十方一切國土。時阿私陀以贊頌曰

大王今當知 相者不能測  
末劫無輪王 必隨菩提道  
一切金輪王 相猶不炳著  
我今觀太子 當取法王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詔譯

時阿私陀仙。既知太子必成正覺。即自觀身壽命長短。我今此生得見菩薩。證菩提。不既證已。即觀菩薩十九出家。六年苦行。獲甘露果。復知己身先時。頻致不遇菩薩。度人說法。便自悲傷。啼泣懊惱。時淨飯王。既見此已。甚大驚愕。以頌問曰

丈夫及女人 見者皆喜躍  
大仙今何故 對此獨悲泣  
將非我太子 有諸不祥相  
善哉大仙人 願速爲我說

時阿私陀仙。以頌答曰

設彼虛空中 忽降金剛雨  
於此太子身 不能出一毛  
猛風與炎火 及諸利刀劍  
毒氣與毒蛇 亦皆不能害  
一切恐怖人 太子爲擁護  
云何慈悲主 而有憂害者  
自在諸梵天 皆來爲侍衛  
如是最尊勝 云何而憂懼  
我今懷衰老 死時將不遠  
不見轉法輪 所以自悲泣  
當來世間人 遇此菩薩者  
必得聞妙法 證彼寂滅果

時阿私陀仙。說此頌已。便懷愧恨。作如是念。



爾時蘇舍離城諸人得一好象形貌具足，諸人共起還相續曰：其淨飯王有一太子，天女占相，以後之時必為金輪聖王，由彼威德，現此寶象，今使數人將此寶象獻此淨飯太子，諸人當即莊嚴執象，將向劫比羅城，漸行到彼，至於淨飯王宮門外，爾時惡性從遠邊多王子，從於內出見彼寶象種種莊嚴，心貪愛念，即問使曰：此象誰許，使人報曰：淨飯太子天女，占相作金輪王，為此因故，蘇舍離城諸人，將此寶象獻上太子，提婆達多聞此語已，其大瞋怒即出是言：我國太子未作金輪大王，何故汝等預將寶象來獻太子，作是語已，漸近於象，瞋恚之心打象一下，其象倒地，因即至死，打此象已便即却去，當時難陀王子，次從內出見此死象問其人等：此象誰許何人打死，諸人報曰：此象獻來，提婆達多打死，即出是言：提婆達多極是不善，難陀惡思念曰：將非提婆達多自試力耶，爾時難陀執其象尾，遂即拽過三七餘步，離其大路即便過去，爾時釋迦太子從內出來見此死象問眾人等：此象誰許，諸人說如上，意若難陀重問：此象誰人打死，諸人報曰：提婆達多王子，打此大象一下，因即至死，難陀重問：本於何處打此象死，諸人答曰：此象死處在於中路，難陀重問：此象中路誰人拽來在於此處，諸人答曰：難陀王子，一手執尾拽其大象，置於此地，難陀重問：打死之人其當不善，拽令遠去，難陀是善哉，重更思之，將非二人私試自力，我亦試之，爾時難陀執其象鼻逐逐城外，七

里隨地其地便陷，時人號為陷象之地，信心長者遠避門，便於此處起大塚，觀時諸惡，勿來頂禮，便說頌曰：天授釋教大國王，難陀拽於三七步，若難陀出城數外，如在虛空拋瓦石，爾時釋迦王子遙相謂曰：我等出外，作輪刀斷樹之樂，作此語已，即出於林中，若難陀請童子往，林邊遊，即領五百童子前後圍逼，至彼林中，諸釋童子執輪刀樹皆摧倒，爾時若難陀亦執輪刀樹林悉斷而無倒者，以刀刃平放，時諸童子見樹不倒共相謂曰：我聞若難陀猛自在，於諸五技無不達者，云何輪刀斷樹一不能倒，新樹小術尚猶如此，豈況餘技，爾時天神見諸童子生此謬過，欲解衆疑，即放猛風吹諸樹，樹悉倒，諸釋童子見斯事已皆大驚愕，力伏其妙，時諸童子復與若難陀諸弓射，以七重鐵多羅樹并七鐵鼓，其間各安鐵環，而為射樂，諸童子射不過一多羅樹，天授童子射過一多羅樹一鼓一環，其箭便住，難陀童子射過二多羅樹二鼓一環，其箭便住，若難陀時放其一箭，其箭直穿七樹七鼓七環，并過地輪入水際，爾時難陀即拔其箭，其箭之穴水便湧出清香經藥，人所飲者皆稱希有，時有信心遠避門居士等，於其水傍造塔供養，若難陀時作此戲已，遂乘車馬與諸童子却返城內，其城門傍有諸相者，遙見若難陀威光殊特說相謂曰：今此太子，若却後十二年不出家者，必當登彼轉

輪王位，時白淨王聞斯相語甚大驚懼，即集群臣而告之曰：我聞相者相我太子，却後十二年不出家者，當得轉輪王位，汝等諸人宜加防衛，滿十二年勿令出家，得使登彼金輪王位，汝等諸人宜加防衛，滿十二年莫令出家，得使登彼金輪王位，當與諸君共相圍逼，飛騰虛空觀四天下，汝等應當速立宮殿，爾來美女令共娛樂，時諸臣等對白王曰：我國太子，不樂世間聲香欲愛，云何以諸美女而可留連，王告臣曰：我之太子雖不愛彼一切色欲，雖由未見殊妙女人，自今已往汝等諸君，加加選擇上好美女，倍數將來令太子見任其意者必生愛樂，群臣曰：今此太子雖無愛樂，我等諸人應造種種嚴身之具，各令美女顏容者執其香飾之物，親奉太子，復令太子各賜諸女嚴好珍飾，或有愛者，便令留住共相娛樂，作是議已，即為太子造立宮殿，百寶莊嚴，嚴飾子座，令太子坐於其座，前積諸珍寶種種瓊瑤，以成大聚，總命諸臣及餘人衆，咸令普集所有美女，任其意所欲，時莊飾，若諸瓊瑤將入宮內，若兩性愛捨施，於諸美女皆賜瓊瑤，時執仗釋有一童女，名耶陀尼，容色端正，世所希有，執仗釋種，即還家中告其女曰：今者太子，施諸美女珠寶珍奇嚴好之具，汝可往取，其女報曰：我之家中並無此物，何用他物，父告女曰：然彼太子雖施珍寶，或因愛樂便以爲妃，女曰：若因此時便爲妃者，縱取餘女我必當得爲其妻，太妃父又告曰：必當如斯可便過去，於是

●六二● ●以二已● ●是二此● ●大太● ●(京)一● ●白二四● ●二一● ●(林)一● ●房一秋● ●二二● ●二一● ●二二● ●宮內二內宮● ●二二● ●太二大●



耶輸陀羅，即以種種珍飾莊其身，與諸從女亦復甚好，相隨而去。路傍諸人，皆共愛仰耶輸陀羅，不觀餘者。耶輸陀羅入菩薩宮，雅步從容，端身而進，不觀左右。於太子前立，時彼太子先以珍寶施諸女，盡無遺餘。獨有一金指環，見耶輸陀羅，即舉其指，然耶輸陀羅先與菩薩從久遠來，恒爲因緣，常相愛樂。即昇踊于座上，從太子指取其指環。群臣睹人遞相謂曰：此耶輸陀羅，族姓尊貴，願容具足。於諸女中，最爲殊勝，堪爲太子宮中侍衛。群臣議人同議斯已，向淨飯王具陳此事。時王卽遣二萬姍女，隨送耶輸陀羅，入太子宮。

復次摩訶薩常法，出現世界必生一樹，名曰菩提樹。其初生時，一夜之中便高百肘。其初生夜，未見日光形質柔軟，可以爪甲搗而令斷。見日光已，即便堅硬，雖加刀斧及以猛火，不能損損。釋迦牟尼既出世已，於劫比羅及以天示二城之間，有一大河，名盧婆多。其河岸邊而生此樹。河水汎漲，波浪盪激，流沙圯岸，土石隨散。其樹旁聚根盤蓋，雖後因猛風摧倒，橫在盧多河中，便如大堰，堰水不流。其劫比羅城漸被侵沒，天示城中又復枯涸。天示城王見斯事已，則令使者告淨飯王曰：「今此大樹橫在水中，彼此俱弊。王之園中有諸童子，皆悉勇健，願王勅之令除此樹。時淨飯王報其使曰：『我今何能處分斯事？』」劫比羅國有一大臣，名曰蘭陀，前白王曰：「願王令我檢校斯事，我有方便，令王子等不假王言，自除此樹。」

王曰可爾。則陀大匠。卽於河邊一叢林間。洒掃淨潔。爲遊觀諸諸王子往林林殿。諸王子等各乘寶車。與諸童子前後圍遶。旣至林已。各就床座。縱觀歡樂。時有一雁飛空而度。提婆達多卽挽其弓射之。令落其雁。落在菩薩座前。菩薩聞時。收掉其雁爲披其側。以藥療之。應時平復。提婆達多卽令使者告若蘭曰。今彼之雁我先射得。可還我來。若蘭聞時。告彼使曰。我久發誓提心。一切有情是我身。與提婆達多爲初首路。天示滅王。旣許淨飯王除樹不得。卽日令其國內人衆共拔其樹。爾時諸人施功用力叫聲沸聞。菩薩聞已。問左右曰。彼是何聲。則陀大匠具陳彼樹堰水之意。菩薩聞卽卽告衆人。我當往彼爲除此樹。時彼菩薩并童子等。卽共往彼。路傍孔中出一毒蛇。烏陀夷見此毒蛇。恐害菩薩。卽拔利刀斬爲兩段。蛇吐毒氣着烏陀夷。身變爲黑色。因此名爲黑烏陀夷。是時諸童子等。爭勇力相爭。樹提婆達多鼓氣而前。盡力挽之。捷動面已。離陀童子擊少地。若蘭以手擲置空中。其樹乃爲兩段。各分兩岸。爾時菩薩告諸人曰。此若樹。是其冷難使除熱病。汝等各應相繼斬分。若有鬼氣纏繞。將此敵之並得除。時諸童子並卽乘車。競相比羅城。至城門所遇。古相師。作是言曰。

昔薩於此日中不出家者，必登轉輪王位。時有釋迦女名喬比迦，住鍾養聚落，在於高閣上遊觀。荍薩入城，遙見女，遂以脚指以禦其車。車便不轉，其女遙見荍薩念於心。荍薩手中先有鐵杵，以指撥之，遂便微碎。喬比迦女觀視荍薩，以脚指捺其閣，遂穴。諸人見已，作是念言：此之釋女，必能善待荍薩之心。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即迎喬比迦女，并二高捺女侍從入宮。荍薩常法，將欲遊觀園苑，即騎御者，我之好乘汝遊裝飾。我欲乘之遊觀園苑，御者受教，嚴飾上乘至荍薩前。白荍薩曰：我已嚴飾上乘，唯願知時。荍薩登車，遊觀，遙一老人，氣力羸弱，形體損瘦，腰背微曲，曲行，步倚杖，身體戰掉，頭髮變色，不如餘人。荍薩見已告御者曰：彼是何人，腰背微曲，形體羸瘦，憔悴若此。御者報曰：此名老人，此人不久要當身死。荍薩問曰：我於後時當知是不。御者報曰：太子之身還當如是。荍薩聞已，終憂不樂，即告御者：可還還宮，我至宮中，思量是事。我當云何得免斯苦。御者依命，即還宮內，既至宮已，荍薩爾時端坐思惟，作是念言：如此老法，不久之間即至我身，我云何免。即說頌曰：

忽遇如此衰老者，形體枯瘦倚杖行，我身亦爲老所縛，云何得免斯苦事。

爾時淨飯王見荍薩即過宮中，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林泉，生歡喜不。御者對曰：我見太子無有歡喜。王曰：何故不喜。御者答曰：我與太子出城，門外見一老人，形體羸弱，顏容

[illegible]

枯悴，倚杖前行，身體戰慄。太子見已，即問我曰：彼是何人？一當至此，我即答曰：此名爲老。人。又問我曰：我於後，時當如此不？我即答曰：必當如此。太子聞已，令我退思，惟是事。今者現在宮內，思量是事。時淨飯王聞此，語已自，私念言：太子生時，相師皆云出家修道，今若如此，應是斯事。我當倍諸五欲樂具，以娛樂之，作是念已，即令倍諸五欲樂具，以娛樂太子。頌曰：

父王既聞御者言，即自思量相師語，以備五欲倍於前，願令菩薩不出家。

菩薩常法，將欲出城遊觀，先勸御者，速當爲我裝飾車乘。我當出城遊觀，御者受命，即爲裝飾上妙車乘，既裝飾已，即白菩薩：今可遊觀，將欲出城，遙一病人，舉身麻痺，瘦瘠，困路傍，諸人皆不顧見。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身形瘦弱，麻痺困憊，一切諸人皆不顧見。御者報曰：此名病人，因斯病故，不久當死。菩薩問曰：如此病法，我經過不御者答曰：此之病法，亦未經過。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即命還宮，思惟是事。前時御者送至宮內，既至宮已，菩薩於是身思惟，如此病苦，時淨飯王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御者答曰：太子不樂，又問曰：何爲不樂？爾時御者具陳上事，王聞是已，乃至倍加五欲樂樂太子。頌曰：

上妙色聲香，最勝諸味觸，當受五欲樂，勿棄我出家，菩薩常法，將欲出城遊觀，先命御者裝飾車乘。

乘既裝飾已，出城遊觀，遙一死人，以糞色車而覆之，復有一人，手持火爐在前而行，糞色車後，多諸男女，被髮哀號，見者悲切。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以糞覆糞色，飾其車，載之而去，男女哀號，見者悲切。御者答曰：此名死人。太子問曰：云何名爲死人？御者答曰：此人一生氣一盡，不得復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而重相見。菩薩問曰：我亦爾不？答曰：亦爾。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即命還宮。時淨飯王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御者答曰：我見太子愁憂不樂，王曰：何故？答曰：今者路逢死人，父母妻子悲號相逐，太子問曰：我當如此不？我即答曰：皆當如此。故在宮中思惟是事，時淨飯王復加五欲，以種種微妙音樂，伎珠珍珍女，娛樂菩薩。頌曰：此最勝城善裝飾，天中天子可久住，倍加五欲能歡樂，猶如千眼歡喜園。爾時淨居諸天，皆共觀念菩薩，先有大寶因力，我等當爲菩薩作大緣故，何以故？若有大因待大緣故，即便化作一大沙門，執持鉢鉢，大行乞食。菩薩常法，出城遊觀，先命脫離，既脫離已，登車前行，於衢路中，遙一沙門，淨除塵垢，被田衣，執持鉢鉢，行乞食。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御者答曰：名出家人。菩薩問曰：云何名爲出家？報曰：此人以善心修善行，於善處住，身口意樂悉皆清淨，以信心故，剃除鬚髮，披如來服，捨離俗家，外淫樂路，故名出家。菩薩即便問御者曰：彼可將車近彼沙門，御者奉命，即便引車至沙門所，將

薩爾時問沙門曰：汝是何人？何故剃除鬚髮，著別色衣，手持鉢鉢，以乞自活？沙門報曰：我出家人也。菩薩又曰：云何名爲出家人也？沙門報曰：當以善心，恒修善行，身口意樂悉令清淨，捨離俗家，外淫樂路，故名出家人也。菩薩問曰：善哉！斯事善哉！斯事，即自念言：若當如此，我亦出家，即命御者，可速還宮，我至宮中，思量是事，御者奉命，執御還宮。既至宮中，寂然思念，時淨飯王問御者曰：今者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答曰：我見太子愁憂不樂，王即問曰：何故不樂？御者答曰：太子出城遙一沙門，剃除鬚髮，被田衣，手持鉢鉢，行乞食。太子問我，彼何人也？我即答曰：名出家人，便問我言：云何名爲出家？我即答曰：捨其俗家，外淫樂路，故名出家。太子聞已，命我引車近沙門所。問沙門曰：汝是何人？剃除鬚髮，被具色衣，手持鉢鉢，自行乞食，沙門報曰：我出家人也。太子問曰：云何名爲出家人也？彼便報曰：捨離俗家，外淫樂路，太子聞已，即便歡喜。善哉！斯事善哉！斯事，若如此者，我亦出家，即便命我令還還宮。今在宮中思量是事，時淨飯王既聞此語，慘然不樂，私自念曰：太子生時，相師占言：太子不登王位，必當出家。觀今相狀，應出家時至，即設方便，我今當令太子往田園所，見彼人來行來作，我心得歡喜，忘出家事，作是念已，即往宮中，告太子曰：我有良田，令人營植，汝可往視。太子在宮，想彼老病死人，即懷憂懼，念彼沙門復生喜樂，此心所繫，無時暫捨。聞父所言，

●(時)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十八)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七)二十八●(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七)三十八●(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九)四十●(四十)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七)四十八●(四十八)四十九●(四十九)五十●(五十)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五十八●(五十八)五十九●(五十九)六十●(六十)六十一●(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六)六十七●(六十七)六十八●(六十八)六十九●(六十九)七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五)七十六●(七十六)七十七●(七十七)七十八●(七十八)七十九●(七十九)八十●(八十)八十一●(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二)八十三●(八十三)八十四●(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五)八十六●(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七)八十八●(八十八)八十九●(八十九)九十●(九十)九十一●(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二)九十三●(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四)九十五●(九十五)九十六●(九十六)九十七●(九十七)九十八●(九十八)九十九●(九十九)一百●(一百)



引諸王報曰：是我知見大名將曰：策勳者  
將：諸賊者不齊，即說頌曰

隨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說此頌已還至中營，問守營人曰：何人知見？  
營人報曰：是某知見，策勳者齊，諸賊者不齊，  
即說頌曰

策勳莫遠法 實諸莫忘語

策勳入黑暗 是故勤防守

大名將過，如此過已即至天曉，於淨飯王所  
白其王曰：七日之中一夜已過，唯餘六日，  
王便報曰：既餘六日勤加守護，六日若過，我  
之太子登金輪王，我等諸人咸皆隨從，飛騰  
虛空觀四天下，如此警戒乃至六日，唯餘一  
夜，天帝釋有常法，觀念之時轉於下界，即說  
頌曰

釋迦牟尼國王 修六度行皆圓具

愛樂出俗處山林 以求無上真如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三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卷第四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將闕，在於宮內所戲之處，私自念曰：我  
今有三夫人及六萬採女，若不與其為俗樂  
者，恐諸外人云：我不是丈夫，我今當與耶輸  
陀羅共為娛樂，其耶輸陀羅因即有報，既復

擬已生，思念曰：我於明旦報將離知，爾時若  
離於其，夜中約緣生理，而說頌曰

所共婦人同居宿 此是末後間宿時  
我今從此更不來 永離女人同宿宿

當此之夜，採女倡，伎悉皆疲憊，皆同眠睡，  
或頭髮披散，或口流涕唾，或復驚睡，或牛  
身露著，見此，睡在，深宮猶如塚間見諸死  
人，即自思惟，而說頌曰

如風吹倒池蓮花 手脚攪亂縱橫臥

頭髮蓬鬆身形驚 猶如死人身形變

我今見此諸女眠 猶如死人身形變

何故我不早覺知 在此無覺有情境

欲同彼泥滑毒火 如夢及欲鹹水等

當如龍王持難捨 諸苦怨難因此生

菩薩說此頌已便即眠睡，爾時大世主夫人  
於其夜中見，四種種夢，一者見月被蝕，二者見  
東方日出便即却沒，三者見多有人頂禮夫  
人，四者見其自身或笑或哭，爾時耶輸陀  
羅復，於此夜見八種種夢，一者見其母家種族  
皆悉破散，二者見與菩薩同坐之床，皆自摧  
毀，三者見其兩臂忽然皆折，四者見其牙齒  
皆悉墜落，五者見其髮髮悉皆墜落，六者見  
吉祥神出其宅外，七者見月被蝕，八者見日  
初出東方便即却沒，菩薩於夜中見五種種夢，  
一者見其身臥大地，頭枕須彌山，左手入東  
海，右手入西海，雙足入南海，二者見其心  
上生吉祥草高出雲際，三者見諸白鳥頭皆  
黑色，頂戴菩薩所欲應座，不過菩薩膝下，四  
者見於四方雜色諸鳥，至菩薩前皆同一色，

五者見雜城山菩薩在上遊行來去，見是夢  
已，即從臥起歡喜思念，我今此相不久之間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之智，爾時  
耶輸陀羅，即從睡覺，便為菩薩說其八夢，菩  
薩爾時，恐耶輸陀羅情生憂惱，方便為解此  
夢，令得歡悅，見汝母家種族皆悉破散者，今  
皆見在何處破壞，見汝與我同坐之床皆自  
摧毀者，床今見好云何摧毀，見汝兩臂忽然  
皆折者，今皆無損，見汝牙齒悉皆墜落者，今  
亦見好，見汝髮髮亦自墜落者，今見如故，見  
吉祥神出汝宅者，婦人吉祥所謂夫婿，我今  
見在，見月被蝕者，汝可觀之，今見圓滿，汝見  
日出東方復沒沒者，今見夜半日猶未出，何  
為沒沒，時耶輸陀羅聞是解已，默然而住，菩  
薩爾時思惟是夢，如耶輸陀羅所見之相，我  
於今夜即合出家，又作思念，我應方便令耶  
輸陀羅略知覺我，作是念已告耶輸陀羅曰，  
我願出家，耶輸陀羅曰：大天，汝欲往者可將  
我去，菩薩思念，得涅槃時即將汝去，耶輸陀  
羅曰：我有去處便將汝去，爾時耶輸陀羅，  
聞是語已歡喜而寢

爾時菩薩發心欲出，大梵天王及帝釋等，知  
菩薩念隨時而至，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心如未割馬 亦如綠蓮華

猶捨五欲樂 遠離淫殺明

大慈者起起 捨此大地意

當得一切智 度脫諸衆生

菩薩報曰：天帝釋，汝不見耶，即說頌曰

如師子王在鐵籠 猛將弓刀守其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集國人衆甚繁闊 圍繞此城若爲出  
父王教如孫師子 四兵鐵甲皆全具  
被斬樓閣及城屋 種種兵仗皆充備  
見彼宮門及諸門 乃至城門亦如是  
安諸砲鎗皆周遍 關拒其難不可越  
種種鐵鼓闐達我 喧嘶鳴聲未曾息  
宮外多諸象馬兵 動加防衛不令出  
爾時釋提桓因即說頌曰  
昔有智願今應思 然燈如來先授記  
衆生多拘苦惱中 應速捨家求正道  
我今亦能作如是 及彼梵王諸天等  
當令汝得無障礙 諸樹林中修正覺  
昔薩闍是頌已 其心歡喜答諸天曰 善時天  
帝釋即以香雲覆 諸兵衆及淨飯王偕 伎樂  
女所有一切防衛守護 劫比羅城者皆令睡  
眠心無覺悟 命夜又大將散支迦持取路梯  
便令菩薩從梯而下至軍園所 見軍園方睡  
菩薩以手推覺良久方 悟菩薩爾時即說頌  
曰  
起起汝車園 遽被乾陁來  
過去勝者林 我往彼寂默  
爾時車園若睡若覺 以頌報曰  
今非遊觀時 汝先無怨敵  
既無怨賊來 云何夜索馬  
菩薩以頌告曰  
車園汝昔來 不違我言教  
勿於末後時 方欲違我命  
車園報曰 今夜半時我懷恐怖 不能取馬 菩  
薩爾時聞是語已 便自思念 我若與此車園

言願未已 恐傍人聞聲我前去 不如自被馬  
王乾陁 即趨馬坊至乾陁所 時彼乾陁見菩  
薩來 即懷驚恐如大猛火 跳躍來去未便受  
捉 菩薩手中先有百寶輪相 一切怖畏衆生  
見菩薩者 皆隨即以百寶手攝慰安穩 菩薩  
爾時便以輪手攝其馬頭 即說頌曰  
我今末後時乘汝 適當至彼不久留  
我當不久離菩提 當以法雨潤衆生  
復次一切衆生有常法 有人教者即能習學  
乾陁馬王聞此頌已 即便安住 菩薩歡喜便  
被牽出 梵王帝釋 令四天子共扶乾陁擁衛  
菩薩四天子者 一名被岸 二名近岸 三名  
香葉 四名勝香葉 皆有威力 諸菩薩所侍立  
左右 菩薩開口 隨能將我騰空而出 四天  
子曰 我等皆能 菩薩又曰 汝等有何神力 彼  
岸報曰 太子當知 蓋大地土我猶難得 亦復  
將行 近岸復曰 四大海水及諸江河 我今  
亦能荷負將行 香葉又曰 一切山石我亦能  
負將行 勝香葉又曰 一切林樹及諸叢草 能  
負將行 菩薩聞已 以脚案地 令四天子盡力  
擊之 時四天子 即皆盡力共相勸捷 乃至疲  
乏猶勸不得 時四天子 盡皆覺悟 自菩薩曰  
不知菩薩有大威力 我等若知有是力者 不  
敢擊之 爾時車園 聞其菩薩與四天子互相  
言說 即便趨行至菩薩所 菩薩爾時即乘乾  
陁 時四天子各扶馬足 爾時車園一手執轡  
一手執刀 菩薩諸天威力威故 即騰虛空 宮  
中善神 既見是已 悉皆號哭 淚下如雨 車園  
見之自菩薩曰 此是雨不菩薩報曰 此不是

雨 是宮中神見我今去 淚下如此 車園爾時  
聞菩薩此言 便喟歎默然不語 菩薩爾時  
如象旋顧望其宮中 便自思念 是我末後與  
諸女人共居一處 今一時別之 不復更爾 復  
重思念 我若不從東門與父王別 恐生嫌恨  
責諸兵士不加防守 即詣東門 見其父王睡  
眠極重 菩薩爾時 邊父王三匝跪禮父足  
作是言曰 我今去者非不孝教 但爲生老病  
死應滅有情 由是義故 我欲出家 證菩提道  
救濟斯苦 作是語已 即騰虛空 時釋迦大名  
將軍 巡行觀察至城東門 忽見菩薩騰在虛  
空 發聲啼哭 白菩薩曰 欲何所作 欲何所  
作 菩薩報曰 大將當知 我欲出家 大名將曰  
此是非法 菩薩報曰 我已曾於三阿僧祇劫  
常行苦行 求無上菩提 於一切衆生拔諸苦  
難 我今豈得在於宮中 今當一心爲法而去  
大名釋迦 聞是語已 即復啼哭 哀哉哀哉 釋  
飯大王及諸釋種 苦哉苦哉 雖發大願欲留  
太子 徒加憂念 此事便發 釋迦大將即說  
頌曰  
今日淨飯王 爲子生憂惱  
舉手叫蒼天 悲恨大號哭  
耶輸陀羅等 及諸大宮人  
今別悉達已 常爲苦所逼  
大名釋迦 說此頌已 悲淚俱備 遂至耶輸陀  
羅 所以手摩耶輸陀羅 即說頌曰  
悉達夫欲去 應可生留戀  
勿當後時憂 爲憶夫慈故  
今去極難見 最後相見時

●外二門● ●授二發● ●內二果● ●諸二令● ●地比二此● ●所二一● ●近二延● ●出二去● ●加二二● ●爾二是●  
●(王)一● ●二二二● ●(等)一● ●(今)十次● ●就二說● ●推二推●

而作頌曰

• 197 •

妻，既得爲婦，共相娛樂，俗禮和合，因生一子，如是乃至生。於十子，皆悉出家，還許支佛道。爾時其母，與此十子，陳布衣服，時彼十子，共白母曰：「我今便入涅槃，不須此物。」爾時十子，支佛白母言：「淨飯王子，釋迦牟尼，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母將此衣服，可施與彼，必當獲得無量果報。作是語已，卽於宮中，現十八變火化，而滅入無餘涅槃。其母年老，因疾將死。持其衣服，囑付於女。具說前事。時女後時慈惠，將卒，復持此衣，置樹空中，告樹神曰：「今此衣服，爲我守護。待淨飯王子，出家之日，當持與之。」時天帝釋，觀其下界，乃見此衣，在樹空中，便往取之。身自披著，作老獵師形狀，執持弓箭，與菩薩相近。菩薩告曰：「此是出家人衣，我衣食妙，是俗人服，今欲相換，可得，以不？」獵師報曰：「我不相與，何以故？我若取汝好服，行於人間，或有見者，便言：『我殺於汝。』汝取汝此衣。」菩薩報曰：「汝獵師當知，一切世間，所有人來，咸知我有勇猛智慧，無能殺者。隨有將此能殺我者，汝不須懼。」時天帝釋，卽跪持衣，奉與菩薩。爾時菩薩，得此衣已，便卸著之。衣著身大，不遍覆體，作是念言：「此出家人服，小不堪受用。若有威力，願自寬大。」今覆我體。普國及天力之威故，其衣卽大。菩薩爾時，復自念云：「我今既披此衣，具出家相，當應兼持諸苦情者。」卽以先著細妙之衣，將與帝釋天帝得已，將還三十三天，恭敬供養。換衣之所，諸婆羅門居士長者，共於此地造一制底，名爲受出家衣塔。爾時菩薩，既剃鬚，

[illegible]





有蓮花樹在於岸上，滋茂殊勝。菩薩見此殊勝之地，作如是念：此地樹茂，其水清冷，底有純沙，岸平水清，真可取汲。青草遍地，岸闊堤高，有蓮花樹在於岸上，滋茂殊勝。若有人樂修禪者，可居此地。我今欲於此地念諸寂定。此樹林中斷諸煩惱，菩薩作是念已，便於樹下端身而坐。以舌拄兩齒相合，善調氣息，攝住其心，令心攝伏，壓捺尋伺。於諸毛孔皆悉流汗。猶如猛士獨一弱人，拉摺壓捺，復憊憊情。其人當即還體流汗。菩薩伏其身心亦復如是。因此轉加精進，會不暫停，得輕安身，獲無障礙。調直其心，無有疑惑。菩薩如是作極苦若不樂苦，難受衆苦，其心猶自不能安於正定。

爾時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如閉塞諸根，不令放逸，使不喘動，寂然而住。於是先攝其氣，不令出入。由氣不出，故氣上衝頂。菩薩因逐頂痛，猶如力士以諸鐵嘴，新刺入頂。菩薩爾時，轉加精進，不起退心。由是得輕安身，隨順所修其心專定，無有疑惑。如是種種自強考責，忍受極苦，苦及不樂苦。於其心中曾不暫捨，而猶不得入於正定。何以故？由從多生所重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轉加勤固，閉塞諸根，令氣內轉，入於禪定。作是念已，便閉其氣，不令喘息。其氣復從頂下衝於耳根，氣滿耳，猶如諸氣聚，塞其口。受如是種種痛苦，乃至不能得入於正定。何以故？由久遠時所重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當倍加精進，內攝其氣，令其脹滿而入禪定。閉其口

鼻，令氣悉斷，氣既不出，却下入腹五。處皆清，其腹便脹如滿。覺腹，復加功用，輕安其身。隨順所作其心專定，無有疑惑。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其心猶不入於正定。由從多生所重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倍加入腹滿定，入此定已，閉其氣，其氣復上衝頂，其頂結痛，猶如力士以鐵索勒縛其頸，刺入頭頂，悉皆脹滿。菩薩受如是等最極苦已，乃至不能得於正定。何以故？由多時重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倍加功用，入腹滿定。入其定已，其氣滿腹，其腹結痛，如屠牛人以其利刀刺於牛腹。菩薩受如是苦，乃至不能獲於正定。何以故？由多時重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倍加精進，入腹滿定。既入定已，閉其口鼻，其氣脹滿，遍身身體，其身盛熱，猶如二力士執麻繩，人內於猛火。菩薩如是受種種苦，乃至不得入於正定。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如斷諸食飲。爾時諸天見菩薩斷諸食飲，詣菩薩所，告曰：大士，汝今緣人間食，我等願以甘露入菩薩毛孔，汝應受取。菩薩便作是念：一切諸人已知我斷人間食，今受甘露，便成妄語。若於邪見一切衆生，由妄語邪見故，身亡滅後，墮落惡趣於地獄中。生我今應當不受此事。然我今雖少通人食，或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取其汁，日中常少食。作是念已，不受天語。遂取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汁少喫。於是菩薩身體肢節皆悉萎瘦，無肉，如八十歲女人肢節枯槁。菩薩爾時亦復如是。爾時菩薩，由少食故，頭頂疼痛，又

復諸障。如未熟童子，猶去其髮，見日萎憊。菩薩頭頂亦復如是。菩薩於是，轉加精進，得輕安身。隨所念修受種種苦，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菩薩爾時，以少食故，眼明却入，猶如被人挑去，如井中見星。菩薩眼睛亦復如是。菩薩於是，復倍精進，受諸苦受，乃至不能獲入於正定。何以故？由從多時所重習故。菩薩以少食故，兩脇皮膚枯瘦，高下猶如百年草屋。菩薩兩脇亦復如是。菩薩爾時，轉倍勤念受諸苦受，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由從多時所重習故。菩薩以少食故，背骨屈屈，猶如懸索欲起，則伏欲坐，仰倒欲端，屢立上下不隨。菩薩困頓，乃至於是，以手摩身，諸毛隨落。菩薩復作是念：今我所行非正，智非正見，不能至無上菩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五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有三天人，詣菩薩所，見菩薩身，遞相讚曰：其一天云：此諸客摩是黑沙門。其二天云：此諸客摩是黑沙門。第三天云：非黑非黑，是著色沙門。因天讚故，菩薩遂得三名。菩薩所有身上光色，皆悉變沒。菩薩於是時中，不曾聽聞心中自生三種聲，喻辯才，所言三者，一者濕水有潤，從水而出，火燒亦濕。有人遠來

行。勿令耶輸陀羅知。并勸往來使者。菩薩苦

息。飲食諸味而不禁制。雖拭沐浴較意而爲。

我等應當助其威力，即與將上藥連得力者，價

**● 變 =**  
**● 廣**

乳器中并樹護之。當時朔現種種輪相。時有一外道。名曰近行。來見此朔有種種相。作是念云。食此朔者必體無上智慧。我應乞取喫之。念已便去。朔既熟已。時彼外道却來告二女曰。我從遠來甚大飢乏。今此乳朔可分施我。二女報曰。我不與汝。默然而去。時二女人從腹聚器中。汲其乳朔於寶鉢中。天帝釋來立。二女前梵天淨居天等。以此還立。時彼二女。既見帝釋在前而立。即捧其乳鉢施與帝釋。帝釋報曰。施勝我者。二女問曰。今誰勝汝。答曰。彼梵天王。爾時二女復持其乳施梵天王。梵天王報曰。施勝我者。問曰。誰勝於汝。答曰。彼淨居天。時此女人復以乳鉢。於汝。答曰。彼淨居天。時此女人復以乳鉢。淨居天報曰。施勝我者。又復問曰。誰勝於汝。答曰。彼菩薩今見在。尼連禪河洗滌爲無力故不能得出。彼人勝我。汝當施與。時二女人即持其乳嚮往尼連禪河。將施菩薩。爾時河岸有女樹神。見菩薩虛羸不能上岸。即從樹出半身展手欲接菩薩。菩薩問曰。汝是何身。樹神答曰。我是女人。菩薩報曰。我不能施汝。可爲我低一樹枝。我欲攀出。時彼樹神即低樹枝。菩薩攀而得出。便著衣服在於河岸樹下而坐。時二女人便持粥至曲躬恭敬奉施菩薩。菩薩以自他利故。便受其物。又復問曰。愛此寶鉢總能施不。二女答曰。唯今緣盡施。菩薩對時即喚其朝洗其鉢。都尼連河中。龍王便接其鉢入於龍宮。要釋提桓因既而見之。化爲妙翅飛人龍宮。要龍王寶鉢而去。於三十三天置一鉢塔。以

時供養菩薩問二女曰：今汝處我微有何願？二女答曰：奉者有得山南，張伽河側，於此羅城，釋迦羅中藏一太子，顏容殊妙，人所喜見，相師占之，當爲轉輪王。我今以此功德，願爲彼妃。菩薩報曰：彼之太子不樂世欲，今已出家。二女報曰：若已出家，不貪世欲，以此功德，當令彼人所願成就，便說頌曰：

彼悉達太子 世間最勝人  
若欲求所願 當令速成就

爾時菩薩見此二女說斯願已，告二女曰：依汝所願，時二女人聞菩薩此語，雖足而退，半薩因食乳粥，氣力充盛，六根清實，於尼連禪河岸遊行觀察，覓清淨處，將欲安止，見孤石山，有難華菓莊嚴周遶。菩薩見已，即登此山，平整石上，結跏趺坐。爾時此山忽自裂碎，菩薩起立，作是疑念：由我惡業，剗不懺故，令山碎耶？空中諸天，觀知菩薩疑念此事，即於空中告菩薩曰：世尊，昔無惡業，此是菩薩成道常法。善根功德，充滿身心，一切地力，不能勝載。今之此地，非是菩薩成道提處，一切大地之力，不能負載二種之人，一者善最多者，二、惡最多者。菩薩善業甚多，所以此山自然摧碎。今過尼連禪河東，有金剛地，彼處過現未來諸如來等，皆於其上，得最勝智，已得理得當得。菩薩聞已，將往其地，舉足步步皆生蓮花，四大海水成蓮花池，來迎菩薩足所履地，地皆振動，如扣銅器。有迦沙鳥及菩薩摩訶來遶菩薩，主風之神，調其清涼，吹去塵穢。主雨之神，微洒甘澤，令露埃不飛。菩薩既見

覺。尼連河名伽陵伽。以先業緣住此河中。兩目皆盲。若佛出世。眼即得明。若佛滅後。其眼還盲。聞地遠聲。疑佛出世。從宮出看。忽見菩薩。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如千日輝。如大寶山。周遍嚴飾。龍王見已。脫頭讚曰。

曾見諸菩薩	成佛具威德
昔見與今見	二見無差別
我觀初行步	復觀左右相
能受世間供	今成佛無疑
又勝被衣服	入於尼連河
河水變清淨	今成佛無疑
大堅固勇猛	行步如牛王
亦如人中王	今成佛無疑
上飛過沙鳥	下有群瑞鹿
雲身相甚端正	今成佛無疑
和風甚調暢	微雨從空下
鳥聲樹低枝	今成佛無疑
清淨光嚴相	猶如閻浮金
面端如滿月	今成佛無疑

龍王爾時讚菩薩已。便入龍宮。爾時菩薩聞伽陵伽龍王讚已。隨金剛地作是念云。我應須臾。于時帝釋知菩薩心。即往香山。取彼柔軟吉祥妙草。即自變身作偈力者。持吉祥草至菩薩前。菩薩見已。即從乞之。帝釋前跪奉施菩薩。既得草已。即為菩提樹下敷軟草。草自右旋。菩薩見此相已。復自念云。我於今日證覺無疑。即昇金剛座結跏

臥坐。譬如龍王。端嚴殊勝。其心專定。口作是言。我今於此。不得諸講滿者。不起此座。魔王常法。有二種。一爲喜。二爲憂。此其憂惱。忽動。魔王便作是念。今者憂惱忽動。決有損害之事。便詞親尋。乃見菩薩坐金剛座上。復作是念。此淨飯子坐金剛座。乃至未便我境已來。我先爲其作諸障礙。作是念已。奮眉怒目。著舍那衣。化爲小使者形。詣菩薩前。舍卒忙還。告菩薩曰。汝今云何安坐於此。劫比城中。已被提婆達多之所控擬。宮人婢女皆被污辱。諸釋種等。已爲殺戮。是時菩薩。有三種罪不善惡思。一。生者憂欲尋。二。者殺害尋。三者毀損尋。於耶輸陀羅。比迦彌迦邇所。生憂欲尋。於提婆達多所。生殺害尋。於隨從提婆達多。諸釋種等。生毀損尋。生此尋已。便覺寤曰。我今何故。生此三種罪不善尋。又便觀身。知是魔王來此惱我。令我散亂。爾時菩薩。即生三種善尋。一。看出離尋。二者不殺害尋。三者不毀損尋。時天魔王復更告曰。汝今何故。坐於菩提樹下。菩薩答曰。當體無上正智。魔王復曰。如何得體無上正智。菩薩答曰。歸者。汝且一度詞會。到此緣故。得於欲界天中。自忖成就。況我於無數劫中。作無量百千拘陀那。度多詞會。爲利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男女金銀珠珍。爲證無上智故。由是義故。我何不證無上正智。我今決定證此無上正智。菩薩作此言已。魔王復告曰。然我一度詞會。得欲界自在天主。汝今體知。汝於三無數劫中。作無量拘陀那。度多

爾時世尊。舉輪奐網。無量寶莊嚴。一切  
恐怖。手指於大地曰。此當證我。如於三阿僧  
祇劫中。作無量拘那那度。多百千阿僧。爲利  
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足肉妻子。金銀諸珍  
寶不取者。當自證我。是時地神從地涌出。合  
掌而發誓曰。尊者。如是如是。如世尊言。實不  
虛也。作是語已。時魔王瞋者。內懷羞愧。默然  
而住。顏容憔悴。而失威德。心懷懊惱。作是念  
云。我今作是方便。不能令淨飯子有少損壞。  
今當別設異計。爲其障礙。念已便去。時彼魔  
王先有三女。妻妾妖艷。皆悉殊絕。一名爲貪。  
二名爲欲。三名爲愛著。種種天女。莊嚴其身。  
令往持摩所。表持護前。作諸曲媚。生惑亂  
淨薩見已。化此三女。皆成老母。即使遞去。魔  
王見此更增。懷憤以手。支頰。如是事。我  
復云何。令此淨飯之子。生於障礙。卽遣三十  
六拘底魔兵。象頭馬頭。蛇頭。龍頭。鹿頭。牛頭。  
猪頭。狗頭。驢頭。狐頭。鼠頭。猴頭。獸頭。野狐頭。師  
子頭。虎頭等。如是奇怪種種頭兵。或執鉞戟。  
或執弓箭。或執鎗斧。或執輪刀。直欲襲索皮  
執斤斯。如是種種器仗。來向菩薩。魔王自執  
弓箭。欲射菩薩。菩薩見已。作是念。凡我所聞  
師皆來伴侶。我今與此欲界王。靜量不覺伴。  
復更思念。我今覺除障礙方便。時魔兵衆。卽  
發諸刀。同擊菩薩。菩薩前時入大慈三摩地。  
時魔兵刀。皆變成青黃赤白。雜色蓮花。而落。并

羅左右前後。彼時魔土。復騰空中。雨諸塵。而此塵土。變成沈檀。珠香及作諸花。隨菩薩上。魔王復於空中。放諸毒蛛。用金剛石。淨居諸天花。化為毒屑。以蓋菩薩。毒蛛石雨。皆不得損。魔王見已。復作是念。我幾幾時。圍遶燒殺。凡諸聲者。能破三摩地。我今應燒菩薩樹葉。令爲烟脂。還復令風吹散。鼓作聲。彼若聞聲。心不能定。作是念。已。即爲此事。時菩薩樹葉。相鼓作聲。菩薩聞已。不能事定。時淨居惡天。遙見是事。念言。我今應助菩薩。爾時諸天。皆來至菩薩樹。各把樹葉。不令飄動。時彼魔軍。猶不肯散。淨居天等。復作是念。此罪魔軍。久惱菩薩。尚不退息。即以神力。擲諸魔軍鐵隔山上。菩薩解時。住優樓頻螺聚落。於尼連禪河畔。從樹下坐。於妙覺分法中。常不斷絕。修習加行而住。於初夜分中。神境智自覺。證成眞。所謂一中。變爲無量。無量中。變爲一。或隱或見。如牆壁及山。得無異響。如空中。出沒大地。如遊於水。地相如故。或臥坐虚空。如居大地。或遊騰虚空。如鳥飛翔。日月有大威德。或復舉手而捫摩之。乃至來往梵天。身皆自在。

爾時魔王復作是念。諸禪定中。喧聲。能爲障礙。我應作聲。即與三萬六千拘吒魔鬼神等。遙吼大聲。菩薩爲此聲故。爲十二賊勝那迦。草藥樹林。由此林故。不聞彼聲。菩薩復作是念。我應修天耳智。體通心。天及人聲。皆悉得聞。菩薩起過人耳。以淨天耳。人亦人聲。若近若遠。無不曉了。菩薩念云。魔王三萬六千。

【日】一 ● 【生】一 ● 【所生】多 十二字一 ● 【今我】一 ● 【者】一 ● 【實】一 ● 【實】二 指步  
 ● 【是】一 ● 【將】一 ● 【說】二 故 ● 【屬】二 通 ● 【謂】一 ● 【天】一 ● 【此其】二 各 記步 ● 【道】一 ● 【事】二 五



提樹下，初成正覺入火界三摩地經。于七日  
今猶在定，我等當共詣如來所香花供養。各  
說二頌敬佛作是讚已。如力士屈中臂頃即  
至那提樹下，在世尊前頂禮雙足，其一天子  
說頌請曰

一起大慈悲 慈威今退散  
無罪大商主 應遊行世間  
說善遊勝法 廣施諸寶義  
無量諸衆生 聞法皆受持

第二天子復說頌請曰

一起大慈悲 慈威今退散  
一切垢已除 應遊行世間  
身心既清淨 如彼圓滿月  
無量諸衆生 聞法皆受持

時二天子，說此頌已禮佛而去。爾時世尊  
從三摩地起說頌曰

欲界諸安樂 色界諸安樂  
貪欲煩惱盡 此安樂最勝  
我今捨重擔 永離於負重  
有擔受多苦 捨擔則安樂  
一切欲已捨 一切行已成  
一切法已知 此人不復生

世尊在三摩地。於七日中既斷煩惱受解脫  
樂，無人供養，不飲不食無欲渴想。爾時有二  
商主，一名黃嵐，二名村落，各有百兩車及多  
人衆共爲輿賈賈山佛所。時二商主，先有知  
識命過生天，願於商人作如是念。今佛在菩  
提樹下七日入定，斷諸煩惱受解脫樂，無人  
供養，我今應令此二商主爲最初供養。於多

世中受諸功德，今宜勤爲此事，爲知證故，作  
是念已，於夜分中放光光明燭五百車。現其  
半身於虛空中，告二商曰：汝今當知，釋迦平  
尼世尊，在寬廣，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初成正  
覺，於七日中解脫煩惱受安樂，不飲不食  
無人供養，汝等二人，事速供養，爲最初供養，  
獲大利益，作此語已。天遂便隱。時二商主聞  
此語已，共相議曰：我等當知，世尊威德甚奇，  
今天爲我來告我，令使供養，作是議已，於  
佛世尊深心敬仰，持諸供物，隨從往世  
尊所，到已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我等二  
人，多持隨從來奉世尊，願見哀慈納我  
微供，爾時世尊而作是念：我今不可同諸外  
道以手受食，慈念過去諸佛，爲益有情如何  
而受。時清淨天空中告曰：世尊當知過去如  
來，爲有情故持鉢而食，世尊亦知其事如是。  
于時世尊，既先無鉢，即自漱所，我若得鉢然  
後受食，時四天王，知世尊心願，各持一石鉢  
而來奉佛，然此石鉢清淨輕妙周遍細密，形  
色端嚴非人所作。時四天王，既各持鉢至世  
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  
各從石山持此石鉢來奉世尊，唯願慈悲樂  
哀納受。爾時世尊作是念云：今此四王各持  
石鉢以施於我，我若取一鉢天恩望乃至二  
三亦復如是，我今應可總納受之，以我神通  
合成一鉢，將過衆願作是念已，便受四鉢，以  
佛神力，重疊內之遂成一鉢，便持此鉢，爲益  
有情故受商主供，既受供已，即爲商主說諸  
呪願，頌曰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福能招樂果 所願皆成就  
疾得圓寂處 當證涅槃樂  
動修福德人 所有諸災橫  
及以天魔衆 皆不能侵惱  
若發勇猛者 具聖慧能施  
當盡苦海邊 必得無爲樂  
爾時四天王及二商主，聞此頌已，其生欣慶  
禮足而去。爾時世尊，持此石鉢於尼連禪河  
岸，以水泥填如法而食，食已還持提樹下，收  
鉢洗足。以鉢酌漿蜜性冷故，爾時世尊患於  
風氣，魔王見佛患冷風氣，來詣佛所頂禮佛  
足白佛言：世尊，涅槃時至，何用久住於世，可  
早入涅槃。世尊知爲魔王所惱，告言：汝罪魔  
王，我未入涅槃，何以故。我未有聲聞弟子聰  
明智慧，若有他問如法而答，善破異論廣進  
正法，具足四部衆，茲獨茲獨尼聯，婆索迦  
解，婆斯迦，上天下界及諸十方，廣知我法修  
諸梵行悉皆了知。若未如此，我未入涅槃，魔  
王聞佛此語，心生懊惱，隱身而去，釋提桓因  
見佛世尊患於風氣，即往瞻部樹下，遠有阿  
梨勒林，於其林中取色香美味具足者，阿梨  
勒果，速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  
我見世尊身患風氣故，取阿梨勒果，今以奉  
施，若食此菓風氣即除。唯願世尊受我此  
■ 爾時世尊，便受服之所患尋愈。爾時世尊所  
患既差，從菩提樹下起，往牟枝磯陀龍王池

●時二二爾時●●則二部●●天虛便離一連便脫法●●利二利益●●就二布●●(衣)一●●最二故●●●二世●●



我今不從師受業  
世間所應聞覺者  
一切通達如出世  
處皆棄捨體解脫  
既無有人類於我  
如來天人大神師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詣迦施。那國波羅影斯  
波仙人陳盧施林中。是時五人在彼林中。  
遙見世尊各相謂言共立一制。此沙門喬答  
摩性多優婆塞爲邪命斷惑數過。彼今度度

等正寂靜涅槃。何爲、處中法。所謂八事。道。云何爲八。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時世尊。而爲五人。以決定心說如是教。時五人中。二人侍佛學法。三人以時乞飯。還至本處。无六人食。又於中後。三人侍佛學法。二人入村乞食。還至本處。五人共食。唯佛世尊不非時食。爾時世尊。告五人曰。此苦樂歸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樂歸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復告五人。此苦樂歸法。我未曾知。今當應知。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樂歸法。我未曾斷。今當應斷。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樂歸法。我未所證。今當應證。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道盡諦。我未修習。今當應修。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諦。我已遍知。不復更知。先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集諦。我已永斷。更不復斷。先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盡諦。我已作證。更不復證。先未所證。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道盡諦。我已修習。先未曾習。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汝等五人。

●\* ●● [決] — ●● ●● [取] — ●●



當知，我先求得此四轉十二轉，未生淨眼智明覺，不能越過人天乃至昇諸沙門。總門一切世間天人阿羅漢，未證解脫出離，不離顛倒，我不證無上正智，汝等當知我自修習此四轉十二轉，實已即生淨眼智明了達正覺，爾時我正覺過人天，魔覺界及世沙門總門，於天人阿羅漢解脫，出離心所顛倒，我於正智無上正覺，世尊說此法時，具諸憐陳如，證於無垢無塵法中得法眼淨，及八萬天衆，於法中亦證法眼。

爾時世尊憐陳如曰：汝證法已，答曰：世尊，我已證。佛復告曰：憐陳如，汝證法耶？答曰：善逝已證。佛言：具諸憐陳如，既證法，以是證故，號阿若憐陳如。爾時地行衆又衆，聞世尊語，同發聲言：仁者當知，此佛世尊，於波羅尼所城仙人墮處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非諸沙門婆羅門人天魔覺之所能轉，令多人安樂故，令多人利益故，其慈有情故，由是證故，天衆增發聲讚擬，爾時空行衆又聞地行衆已，亦同發聲，乃至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衆史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及諸梵天，皆同時同剎那同禮讚同奉呼衆多發聲，阿迦尼吒天聞是聲已亦同言曰：仁者當知，此佛世尊，波羅尼所城仙人墮處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非諸沙門婆羅門人天魔覺之所能轉，爲令多人得安樂故，爲令多人得利益故，其慈有情故，天衆增發聲讚擬，世尊波羅尼所城仙人墮處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故，因彼此法經及此地，名爲轉法輪處。

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有四勝處，云何爲四？所謂苦、集、滅、道。諸沙門婆羅門，云何若聽，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會苦、求不得苦、乃至五取蘊苦，如此應知，修習八聖道，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云何名集勝處？所謂愛欲更受，後有愛欲相續，難離者，爲滅法，休息未證離欲見，修習八聖道，云何道勝處？所謂八聖道應修習，世尊說此四勝處，時阿若憐陳如，證諸漏盡心得解脫，四人於此法中，離諸塵垢，證清淨眼，爾時世間中有二應供，一是世尊，二是憐陳如。

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汝等當知，色無我，若色有我，不應生諸疾苦，能於色中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是故汝等，知色無我故，生諸疾苦，不能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應知，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於意云何，色爲是常爲無常耶？答曰：大德，色是無常，告曰：色若無常者，爲苦非苦？答曰：大德，是苦，告曰：色若無常者，即是變壞，若多聞弟子者，執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答曰：不也，世尊，告曰：如是受想行識，爲是常耶？爲無常耶？答曰：大德，無常也，告曰：乃至諸等無常者，爲苦非苦？答曰：是苦，大德，告曰：諸等無常者，即是變壞，若有多聞弟子，執色乃至識是我，我有識等，識等屬我，我在識等中，不答曰：不也，大德，告曰：是故當知，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諸色非我，非我所有，非屬於我，我不在色，由如實應知，應如是見，乃至受想行識亦如是見，汝等覺聞弟子，具足多聞，觀五取蘊，離我所，如是見已，知諸世間實無可取，無可取故，不生怖畏，無怖畏故，內證圓寂，我生已，離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說此法時，彼四人等聞此法已，心得解脫，離阿羅漢果，是時世間有六阿羅漢，佛爲第一。

爾時佛在波羅尼所城邊，維河邊，時彼城中有長者子，名曰耶舍，於日中，令妻女衆受五欲樂，身心疲倦，即便臥臥，諸婆伎女等圍遶而睡，爾時耶舍，中夜忽覺見諸婆伎女，九孔流淫，種種不淨，頭髮蓬鬆，衣服垢穢，手足緊閉，閉塞不聞，見此事已，作是思惟：我於今夜在森林耶，心生驚怖，起詣寶窟，其窟價直百千兩金，趨至門邊大聲叫喚，諸人當知苦來逼我，諸人當知苦來逼我，悲泣兩淚，時有非人，隱隱含羞，不令人覺，即爲開門，爾時耶舍，出至大門亦發大聲，悲泣啜泣，復作是言：諸人當知苦來逼我，時彼非人，隱隱含羞，不令人覺，便爲開門，爾時耶舍，出至城門如前叫喚，時彼非人亦爲開門，爾時耶舍出城門已至塔羅，維河邊，爾時世尊渡河邊，行耶舍見水如前叫喚，佛聞其聲，告言：童子，此處無畏，汝可渡來，於是耶舍含脫寶履，渡詣佛

●十(●)●天二八天●(法)一●二已●二●十(●有)●一●二何●(阿)一●(●)一●(無以)一●二●一●一●五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

爾時世尊。即將耶舍至其住處。佛說本座。時彼耶舍禮佛足已。對如來坐。爾時世尊。即為敷演妙法。示教利喜。諸佛常法。先說此法。所謂布薩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歎出家獨處山林。思惟觀察斷諸煩惱。廣說廣大微妙之法。開示令解。諸有聽者聞說此法。歡喜清淨。無有疑惑。佛觀知已。更復為說出世之法。所謂苦集滅道。諸如法衣。光陰垢穢。既清淨已。色即易染。耶舍亦爾。初聞佛說心淨清淨。便能了知四聖諦法。證預流果。見法得法。攝通達法。究竟聖法。越一切煩惱。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於大師教餘不能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耶舍爾時得此法已。心大歡喜。從座而起。整衣服。頂禮佛足。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而作是言。世尊。我今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從今已後。乃至遊形歸佛法。當為五戒。離諸染著。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作是語已。退坐一面。時彼耶舍出城已後。妻從睡覺不見耶舍。處處尋覓莫知所在。告父長者曰。長者當知。今子耶舍不知所在。長者聞已作如是念。豈非我子被諸惡賊。及以惡家將出城外作無利耶。作是念已。即於四方令諸馬使自持火炬。與諸人等處處尋覓。遠出城門漸至河側。見有寶履價值百千。便作是念。我子定非惡賊得去。既脫寶履。明知渡河。長者即便渡河而去。漸至佛所。于時世尊。遙見長者從外面來。即以神力令彼長者雖入來中不見其子。

時彼長者。既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見我耶舍。以不傳言。長者汝宜且坐。容於此處。與子相見。時彼長者聞佛語已。起歡喜心得未曾有。禮佛雙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諸佛常法。凡所演說。先開布薩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歎出家獨處山林。乃至令彼長者得預流果。其子耶舍。猶著俗時種種珍寶莊嚴之具。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轉神力而說頌曰。

爾伏寂靜持淨戒。常以妙法自莊嚴。

於諸含識無害心。是謂妙門。悉制行。

於是時中。世間有七阿羅漢。佛為第一。爾時長者。忽見其子在佛前坐。見已告曰。童子汝來。共汝歸家。汝母相憶。悲傷啼泣。

爾時世尊告長者曰。於意云何。頗有已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使人還家。貪食不。長者答曰。不也。大德。佛言。長者。汝今已得有學智。見證四諦法。不答曰。已得。佛告長者曰。此耶舍童子。已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長者白言。我子耶舍。合獲大果。利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理所謂苦集滅道。

爾時長者白佛言。世尊。願佛世尊至明日時。與子耶舍來我宅中。受我供養。爾時世尊默受其請。長者知佛許已。禮足而去。

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與耶舍童子到長者宅。耶舍母妻在中門。侍佛世尊及其耶舍。既見佛來。自以其手。莊飾床具。敷設。應已請世尊坐。爾時世尊即就其座。時耶舍母及

妻禮世尊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即為說法。示教利喜。先演布薩持戒。人天之因。次。廣修習斷諸煩惱。乃至證預流果。爾時其母及妻。既見法證法已。即從坐起。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於今日得此妙法。盡此形壽。歸佛法。永持五戒。作耶舍。還斯迦。爾佛世尊。今日食時。受我供養。世尊默然而許。時耶舍母見佛許已。即於家中。辦諸清淨上妙飲食。於世尊前。第一香。奉諸香味。而以供養。世尊食已。酒清淨。重以香花。周匝供養。在一面坐。如來爾時。重為說法。即便而去。時波羅尼城諸長者等。聞第一長者子耶舍。剃除鬚髮。被於法服。隨佛世尊。而作弟子。其第二長者子。名曰富樓那。其第三長者子。名曰無垢。第四長者子。名曰羅拔提。第五長者子。名曰妙阿。聞耶舍出家。咸作是念。今耶舍童子。生於貧家。富有珍寶。身體嬌嫩。恒受快樂。捨其所好。為佛弟子。將知如來。甚大威德。法亦微妙。我等應當。剃除鬚髮。持養如來。受學勝法。作是議已。即共同心。從波羅尼城。至世尊所。禮世尊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與妙法。我等出家。為佛弟子。依如來教。奉持梵行。

佛告諸長者子。今正是時。善來善來。汝等出家。修諸梵行。作是語已。彼長者子等。鬚髮。自落。剃除。著身。成。必。相。如。經。七。日。會。出家。者。其所。修。解。如。百。歲。之。子。爾。時。世。尊。重。為。說法。汝等。若。剃。獨。一。靜。處。遠。離。喧。雜。常。守。自。心。勤。修。善。行。今。既。出家。應。求。梵。行。度。於。彼。彼。證。



却什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廣說乃至於諸法中得無所畏。爾時二女。即從座起。繫衣服。頂禮佛足。雙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遇妙法獲大勝利。從今以後乃至盡形壽。佛法僧為歸依。作是語已。白佛言。世尊。今日慈悲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彼女人見佛受已。即於佛前作其泥壇。世尊洗手足已。如法而坐。時彼二女。布設種種清淨甘美飲食。自手行食。須臾將來而為供養。世尊食已。洗手收食器已。掃灑其地。燒香散花。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世尊便為說法。示教利喜。說而去。將欲出村。便作是念。於此摩揭陀國。雖有最尊外道及婆羅門。聞我說法。生信敬心。今衆多人得入我法。時有外道名優樓頻螺。年一百二十。有五百弟子。在尼連河邊林中住。修習苦行。時摩揭陀國一切諸人。皆生恭敬。重供養。為勝田如阿羅漢。我今往彼為說法。令衆多人獲大勝利。作是念已。往尼連河邊至迦羅所。其優樓頻螺迦羅。遙見世尊即脫飾座。佛就面坐。而作是語。善來善來。大沙門。多時不見沙門來此。共相問訊。大德起居輕利。不作。是語已。相對而坐。佛告迦羅。仁是皆重於此火食。隨受一過寄停一宿。迦羅波曰。我非寄重。然此有室有大菩薩。恐相損害。

佛告迦羅。我請此舍。不損我。迦羅報曰。大沙門。若龍不損汝隨意而坐。爾時世尊於初夜分洗手足已。便入火室。如常敷草結跏而坐。正念不動。時彼迦羅。遙見世尊心生嗔怒。便吐毒煙。時佛世尊。以神通力從口出煙。遮彼毒煙。時彼迦羅見佛出煙。懷心猛熾。遍身出火。爾時世尊。為欲調伏彼迦羅。故入火光三昧。遍身出火。於其石室猛火熾然。時迦羅被於中夜分從本處出。觀其屋宇。遙見石室火熾然。便作是念。大沙門。爾時世尊。既燒毀。若諸苦哉。不用我語。今彼迦羅火熾成灰。若諸弟子。汝等各將水滅火。救大沙門。爾時世尊知迦羅意。便作是念。為欲調伏彼迦羅。故更入三昧。出種種火光。滅迦羅火。不損其身。時彼迦羅見種種火光。心生怖畏。來詣佛所。便入鉢中。盤身而住。世尊知龍調伏。從定而起。繫鉢而去。至迦羅所。迦羅見已。即便問曰。大沙門。汝得在。耶。世尊告曰。我得。不安。迦羅問曰。於汝鉢中。有何物。世尊告曰。此是毒龍。汝所畏者。我已調伏。在此鉢中。迦羅見已。而作是念。沙門。爾時世尊。雖有大威德。善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在優樓頻螺迦羅所。迦羅林中。時迦羅渡有五白摩訶婆。各各供養。無量火壇三所。其數總有一千五百火壇。彼五百摩訶婆。於晨朝時。欲祭。祠火壇。于時迦羅並皆不著。其摩訶婆等。俱性斯薄。雖往迦羅所。白言。我等今欲供養火壇。然火並皆不著。迦羅聞此語已。便作是念。緣大沙門。近我住處。有其威力。然火不著。作此念已。即世尊所。作如是語。沙門。當知我五百摩訶婆。欲祭。祠火壇。然火並皆不著。緣有新事。俱來白我。我如是思念。為大沙

門。近我住處。有其威力。然火不著。佛告迦羅。曰。汝今欲得火著不。迦羅報曰。欲得火著。作此語已。所事火壇。並皆同起。咸悉熾盛。迦羅見已。而作是念。沙門。爾時世尊。雖有威德。善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羅所。迦羅林中。其摩訶婆。祭祠火已。欲滅其火。不能得滅。于時摩訶婆。詣迦羅所。而白言。耶。彼迦羅。當知。我等祭祠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爾時迦羅。便作是念。大沙門。爾時世尊。近我住處。將非彼力。令火不滅。作是念已。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大沙門。爾時我此摩訶婆。祭祠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為彼力。致令如此。作是言已。世尊告曰。汝欲得滅其火不。迦羅白曰。大沙門。甚欲得滅。即時以佛威力。盡皆滅沒。是時迦羅。便作是念。希有威德。大德沙門。雖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羅所。迦羅林中。迦羅見時。自欲祠火。而不能著。迦羅便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非彼力。致令此。作是念已。詣世尊所。白佛言。大沙門。當知。我欲於此。自祭祠火。然不能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為彼力。致使如此。作是言已。世尊告曰。汝今欲得火著。以不。迦羅白曰。大沙門。我欲得著。以佛神力。令火著。然彼摩訶婆。時優樓頻螺迦羅。便作是念。我亦是阿羅漢。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六

●今以二部介 ●迦羅二迦羅所下四 ●是二此 ●一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卷第七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住迦提修止林中。迦提異時無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于時迦提便作是念。大沙門今近我住。將非彼力大不滅耶。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沙門當知。我於此處無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非彼力令如此耶。作是語已。佛告迦提。汝今欲得滅此火耶。迦提白曰。大沙門。我意欲得除滅此火。其火即時以佛神力悉皆除滅。是時迦提便作是念。大沙門雖能如是。有大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提修止林中。後於異時。迦提所居精舍屋宇。四面一時共炎俱熾。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時迦提。與其眷屬及諸大眾。同心相勵。撲滅其火。亦不能得。爾時迦提便作是念。此大沙門於我住處。將非彼力縱此炎耶。作是念已。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大沙門。我所居止屋宇。四面忽然熾炎。我及眷屬與諸大眾。齊心撲滅。而不能得。是故我生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非彼力致使我生是念。語已。世尊告曰。汝意欲滅其火以不。迦提白曰。大沙門。我意欲滅此火。是時熾炎。以佛神力悉皆滅沒。優樓頻螺迦提復作是念。其奇世尊。雖能如是。有大神力。然我亦是阿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提修止林中。時四天王。於其夜分身。光明照。如四火山。來詣佛所。頂禮足却。坐一面。是時優樓頻螺迦提。於其夜中因觀異相。乃見佛前有四大聚光明。遂及。便作是念。此大沙門向我事火。是故彼邊有四大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提。至於明日詣世尊所。白言。大沙門。如我所見。不昨夜因觀異相。大沙門前見有火聚。見已作念。此大沙門如我事火。佛言。迦提。我非事火。昨夜為四天王。來於我處。應法。所以有此光明。非餘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提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然如是。神通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提修止林中。時梵王帝釋。於其夜分身。光明照。如二火聚。來詣佛所。頂禮足退坐一面。是時優樓頻螺迦提。於夜分中因觀異相。遙見佛前有二火聚光明。遂及。便作是念。此大沙門向我事火。是故彼邊有此火聚。至明往世尊處。白言。大沙門。如我見不。昨夜因觀異相。大沙門前見二火聚。即作是念。此大沙門如我事火。佛言。迦提。我不事火。昨夜為梵王帝釋來於我處。應法。所以有此光明。非餘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提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神通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提修止林中。摩揭陀國人有其時會。七日之中。皆往優樓頻螺迦提。與大供養。時既將至。迦提作念。若摩揭陀國人來詣

於此。觀此沙門如是神力。必應於我定當隨從。其大沙門於七日間。若不任此。斯為善事。于時世尊。知其所念。遂分身相。便令不現。是時國人。供養將畢。迦提發大利益。兼既散已。迦提復作是念。我七日中。得大所須。今若大沙門來於此處。我當供養。于時世尊。知彼所念。即為現身。迦提遙見。即作是念。詣大沙門。汝亦還來。佛言。迦提。我還至此。迦提問大沙門。七日已來。何故而止。佛答迦提。汝先覺不作如是念耶。若摩揭陀國人來詣我處。見此沙門神力威德。人應捨我。定隨彼耶。其大沙門。於七日間。不任於此。斯為善事。于時我知汝念。所以於七日中。而不任此。迦提復言。既知我意而去。今何得還。佛言。汝今復作是念。我已獲得所須供物。若大沙門來於此處。我當供養。復知汝念。所以却來。迦提言。大沙門。我已有此念。便白佛言。大沙門。汝請飲食。隨意受用。是時迦提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大神力。不可思議。然我亦是大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提修止林中。時迦提來詣世尊。曰。大沙門。願見任此。我等如法資設供。世尊默然受之。迦提既知世尊受請。即便自手執辦。器具而造飲食。詣世尊所。告言。沙門。食飲辦訖。願自知時。世尊報迦提曰。汝當先去。我隨後即來。爾時世尊。迦提去後。以神通力往摩揭陀國。取其菓。香。美。鮮。色。滿鉢盛已。來迦提處。就座而坐。迦提後至。見世尊已問言。大沙門。汝早至此耶。答言。已

至。迦攝復問曰。大沙門。鉢中是何物耶。佛言。汝向所我。汝去之後。我已定力往難那樹。取此果來。其色青黃。汝若須食而可取之。迦攝曰。大沙門。隨意自食。是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大神力如是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是時世尊將離那樹果。乃至摩羅果迦攝。及將俱盧自然提米皆同上。說。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迦攝自手造食了已。即往請佛世尊。若衣持鉢就座而坐。迦攝見佛坐已。即取佛鉢置諸妙食。自手奉佛。世尊受已往別處食。至彼須水。時天帝釋知佛須水。便至佛所。以指擊地清泉湧現。

時彼迦攝後時經行見此泉水湧流。而作是念。我住此久不見其泉。今日何得忽有斯水。往世尊所白言。大沙門。我住此久不見其泉。今日何得忽有。現。此是難為。佛言。迦攝。我昨日受汝飲食。來坐於此而欲飲食。為須水用。時天帝釋觀知我意。應來於此。以指擊地。清泉湧出。所以有此泉水。其泉號為手擊之泉。于時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難可思議。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佛如上說。此樹號為手擊退那樹。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佛得養持衣而欲洗滌。念言。用何物洗。時天帝釋知佛所念。持一大石置於泉邊。白言。世尊。願見受用。爾時如來。即洗養持衣已。復作念。云。用何物。爾時天帝釋觀知佛意。往餘山中取一方石置於佛前。白言。世尊。可於此。取世尊以衣覆石之上。于時迦攝來見此石而作是念。未曾見此二石。今何忽有。往問世尊。佛言。迦攝。我欲洗滌衣服。而念用何物。時天帝釋知我所念。持此二石。一用洗衣。一為覆衣。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往尼連河清淨處經行。水忽泛漲。過沒入頭。世尊在彼水。即四邊波止。如來安然經行。迦攝遙見此事。念云。其大沙門。有如是相好。今被水漲。即共諸弟子乘小船入河。見世尊在中。經行之處。波水不及同高。大沙門猶得活。耶世尊答言。迦攝。我今安善。迦攝曰。大沙門。可上此船。世尊以神力。忽然不見現於船上。迦攝見是事已。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大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知優樓頻螺迦攝心欲所念。便作是言。迦攝。汝非是阿羅漢。亦不是阿羅漢。向亦不知阿羅漢。迦攝聞是語已。便作是念。大沙門。爾答。知我心所念。念已合掌向佛白言。

大沙門。唯願聽我於大沙門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或為剎性。令我於大沙門法中修習梵行。世尊告曰。若欲出家。汝弟子等知汝以不。迦攝答曰。彼皆不知。世尊告言。汝名稱遠聞。汝知汝善習慧具足。是故應當告汝弟子。聽汝者隨意所樂。迦攝聞佛語已。便即往至本所住處。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我今欲於大沙門。聽受摩法。出家受具足戒。汝等當知。所欲云何。彼眾白曰。我等所學。本依耶跋伽。今若去者。我當隨從修習梵行。迦攝報曰。汝等若聽隨學我者。所著鹿皮樹皮鉢杖。悉能棄擲。尼連河中當隨意去。諸弟子等聞是語已。所有衣服鉢杖等物。悉皆棄置。尼連河。都是物已還迦攝所。便作是言。悉令棄者。今皆已捨。應作何事。唯願指授。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及五百眷屬。往詣佛所而作是言。大沙門。我告徒眾。悉已聽許。唯願度我。於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剎性。爾時優樓頻螺迦攝有第二人。一名那提迦攝。二名伽耶迦攝。各有弟子二百五十人。先於尼連河。尼連河下流。後於一時。尼連河中。乃見住。尼連河下流。後於一時。尼連河中。乃見鹿皮樹皮鉢杖。鉢杖等物。並被沒沒。見是事已。皆作是念。我等同修梵行者。有何災難。如是等物被沒沒耶。為是王害。為是賊侵。為是火燒。為水漲。然我等同行者。應當往彼尋問其事。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等。往詣優樓頻螺迦攝修習道所。到已於其側近。乃見優樓頻螺迦攝。被僧伽所除。棄置於大沙

●(說)一 ●尼此二見初 ●於一 ●下二於下四 ●尼此二見 ●二二二 ●阿二大 ●二二二下四 ●(本)一 ●尼此二見 ●二二二 ●二二二



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千子同繞端正勇健、摧伏他軍、遠四洲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若備月枝悉皆屏息、安樂而住、若出家者、以正信心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校服袈裟、離無上覺成阿羅漢、世間讚詠名稱遠聞、若被捨輪王位而求出家、得阿羅漢三藐三菩提、今見在伽耶山頂、摩竭波連、與千莎獨前後圍繞、並是舊被髮外道、皆隨阿羅漢、雖有諸魔、魔作已作所作已辦、捨離魔縛、遠得已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聞是語已、往頻毘藍王所、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我等遊行至此人間、先聞彼釋迦種中生一太子、乃至成無上覺、在伽耶山、與千莎獨前後圍繞、盡有結心正解脫、唯願大王、親近供養彼佛世尊、若如此者、令王國土安隱豐樂、王聞語已、甚大歡喜、即命一人令往佛所、如我辭曰、頂禮足白言、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作是已、復稱請曰、唯願世尊、與諸婆羅門來就我所住王舍城、受我一生供養因事、使者受王如是語已、往伽耶山至世尊所、頂禮佛足而作是言、摩竭陀王頻毘藍王、故遣我來稽首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佛言、王及汝等咸得安樂、使者白言、王今稱讚唯願世尊、與諸婆羅門來至我所居王舍城、受我四事一生供養、世尊即時默然受請、使者知佛默然受請已、頂禮佛足辭還本國、爾時世尊與千莎獨圍繞前後、並是舊被髮外道、皆隨阿羅漢、乃至摩竭有結心正解脫、漸漸遊行於摩竭陀人

間、至善住摩竭波竹林中住、摩竭陀王聞佛至此、千莎獨俱圍繞而住、皆已得阿羅漢、果、雖有諸魔、魔作已作所作已辦、捨離魔縛、遠得已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王聞是已、歡喜稱讚、與無量百千得阿羅漢、歡喜稱讚、拜供養其王善哉、輪寶入地不得前進、王作是念、我有何咎、令此輪寶不復前進、忽聞空中天曰、王無過犯、但王國中無量人衆、先與大王同修善業、今若放捨可得前時、王聞是語、歡喜及因、新並皆放已、王欲還路、行度宮門、頭冠傾側、便作是念、我於昔來造作何業、此是相耶、即聞空中天曰、大王無事、然爲無量衆生先與大王同修善業、今皆放捨、還返村坊、王當召命可共見佛、王遂宣令遣衆集會、既集會已、嚴駕車轎一萬二千、并諸兵衆馬、騎雲屯十八萬、復有象兵一萬五千、并與無量百千阿羅漢、摩竭陀王居士等前後圍繞、出王舍城往詣佛所、到已下車、除五障物、所願奉蓋、頭冠寶劍寶扇寶履、捨是物已、向佛合掌頂禮佛足、白世尊曰、大德、我是摩竭陀王、國王頻毘藍王、如是三白、佛告大王、如是如是、汝是摩竭陀王、國王頻毘藍王、如是三答、汝今可坐、是頻毘藍王、聞佛語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其摩竭陀國總攝門居士等、一分頂禮佛足亦坐一面、一分合掌問訊、大沙門、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亦坐一面、一分合掌而不致問、亦坐一面、一分遠住默然而坐、于時優婆塞摩竭波連在大衆中、摩竭陀國總攝門居士、見此聖攝在於衆中、便

發疑念、沙門喬答摩、在迦攝處而有修習、爲當迦攝向沙門喬答摩邊而學未聞、爾時世尊知衆所念、以妙伽他問迦攝曰、迦攝汝昔見何利、捨俗出家而事火及、持此法所獲益、汝今爲我說斯義、于時迦攝亦以伽他而答佛曰、有一說言獲益者、端嚴美女諸妙味、見彼法中有此利、因斯捨俗而事火世尊復以伽他、重問迦攝曰、端嚴美女諸妙味、若由事火而得此、即有人天世間樂、汝何棄捨而不顧、迦攝亦以伽他而答佛曰、爲觀勝勝無餘句、無所有魔猶不住、除此妙法更無過、情今棄彼而不顧、由我先有想癡意、持火薪成望解脫、於勝妙法反爲瞋、盲冥生死常流轉、瞻觀無爲最勝句、爾時迦攝師能妙說、真實益世牟尼教、美惡無難答摩、爾時世尊、以所伽他讚迦攝曰、善哉迦攝汝、非有思惑魔、最勝廣法中、汝今已歸入、爾時世尊告迦攝曰、汝起爲諸大衆現其神變、于時迦攝聞佛語已、即入三摩地、此心定故、即從本處忽然不現、即於東方、上昇虛空、行住坐臥、入火光定、即於身內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變現其相、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明、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是相已、從虛空沒還於本處地上而立、往至佛所頂禮佛足、作如是

●(象寶)●●(馬寶)●●(女寶)●●(珠寶)●●(千子)●●(勇健)●●(摧伏)●●(他軍)●●(遠四)●●(洲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若備)●●(月枝)●●(悉皆)●●(屏息)●●(安樂)●●(而住)●●(若出)●●(家者)●●(以正)●●(信心)●●(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校服)●●(袈裟)●●(離無)●●(上覺)●●(成阿)●●(羅漢)●●(世間)●●(讚詠)●●(名稱)●●(遠聞)●●(若被)●●(捨輪)●●(王位)●●(而求)●●(出家)●●(得阿)●●(羅漢)●●(三藐)●●(三菩)●●(提)●●(今見)●●(在伽)●●(耶山)●●(頂)●●(摩竭)●●(波連)●●(與千)●●(莎獨)●●(前後)●●(圍繞)●●(並是)●●(舊被)●●(髮外)●●(道)●●(皆隨)●●(阿羅)●●(漢)●●(雖有)●●(諸魔)●●(魔作)●●(已作)●●(所作)●●(已辦)●●(捨離)●●(魔縛)●●(遠得)●●(已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聞是)●●(語已)●●(往頻)●●(毘藍)●●(王所)●●(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我等)●●(遊行)●●(至此)●●(人間)●●(先聞)●●(彼釋)●●(迦種)●●(中)●●(生一)●●(太子)●●(乃至)●●(成無)●●(上覺)●●(在伽)●●(耶山)●●(與千)●●(莎獨)●●(前後)●●(圍繞)●●(盡有)●●(結心)●●(正解)●●(脫)●●(唯願)●●(大王)●●(親近)●●(供養)●●(彼佛)●●(世尊)●●(若如)●●(此者)●●(令王)●●(國土)●●(安隱)●●(豐樂)●●(王聞)●●(語已)●●(甚大)●●(歡喜)●●(即命)●●(一人)●●(令往)●●(佛所)●●(如我)●●(辭曰)●●(頂禮)●●(足白)●●(言)●●(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作是)●●(已)●●(復稱)●●(請曰)●●(唯願)●●(世尊)●●(與諸)●●(婆羅)●●(門來)●●(就我)●●(所住)●●(王舍)●●(城)●●(受我)●●(一生)●●(供養)●●(因事)●●(使者)●●(受王)●●(如是)●●(語已)●●(往伽)●●(耶山)●●(至世)●●(尊所)●●(頂禮)●●(佛足)●●(而作)●●(是言)●●(摩竭)●●(陀王)●●(頻毘)●●(藍王)●●(故遣)●●(我來)●●(稽首)●●(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佛言)●●(王及)●●(汝等)●●(咸得)●●(安樂)●●(使者)●●(白言)●●(王今)●●(稱讚)●●(唯願)●●(世尊)●●(與諸)●●(婆羅)●●(門來)●●(至我)●●(所居)●●(王舍)●●(城)●●(受我)●●(四事)●●(一生)●●(供養)●●(世尊)●●(即時)●●(默然)●●(受請)●●(使者)●●(知佛)●●(默然)●●(受請)●●(已)●●(頂禮)●●(佛足)●●(辭還)●●(本國)●●(爾時)●●(世尊)●●(與千)●●(莎獨)●●(圍繞)●●(前後)●●(並是)●●(舊被)●●(髮外)●●(道)●●(皆隨)●●(阿羅)●●(漢)●●(乃至)●●(摩竭)●●(有結)●●(心正)●●(解脫)●●(漸漸)●●(遊行)●●(於摩)●●(竭陀)●●(人









假使目顯 皆以金交絡  
復數妙寶 而用行懷施  
不如費一步 向佛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復有百美女  
綵縵中曼 願結妙珠璣  
臂搖衆寶 如是行懷施  
不如費一步 向佛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天復告曰：汝可前行，有大饒益，勿生退想。時給孤長者而白曰：實哉，汝是何人？彼天答曰：我昔是汝善友，名摩耶，我於舍利弗大目犍連，甚大信心，尊重禮拜，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宮，爲護衆生，住此善自在城門，是汝昔友，今故相見，汝可前行，有大利益，勿生退想。爾時給孤長者心作是念：佛者，超出異生，不同餘衆，其所說法，深可尊重，是故請天，見佛生大歡喜，今已乘天光明，即詣森林，爾時世尊，知給孤長者來，欲即出寺門，而以經行，給孤長者前至佛所，以居士法問訊世尊，禮畢安不，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離一切煩惱 心不染諸欲  
得無漏解脫 常得安樂眠  
斷一切結縛 心息熱煩惱  
寂靜得心者 乃可安樂眠

爾時世尊說是頌已，與給孤長者俱還精舍，數座而坐，給孤長者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時世尊爲給孤長者，演說妙法，示教利喜，如佛常法，所謂先說布施功德，持戒功德，受天果報功德，不樂諸欲，過失受煩惱事，讚歎出家清淨觀察殊勝功德，宗法廣爲演說，世尊知給孤長者心，生隨順歡喜，心無障礙，受勝法，善能了知，是時世尊爲說勝法，所謂苦集滅道，此四諦法，廣大演說，猶如摩訶淨衣，將衆受鮮好色，給孤長者亦復如是，不離本座，覆四寶座，所謂苦集滅道，給孤長者，以見法已得法，了知法深入法，斷諸疑惑，不受他教，自能了知，不被他引，於師教中心無怖畏，時給孤長者，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已入法，一心歸佛，歸法，及至阿羅漢，唯願授我，離欲索迦，從今壽命，永斷殺生，心淨歸依，爾時世尊，告給孤長者曰：汝名字何？長者白曰：我名蘇達多，然我實給孤獨食，是故諸人號給孤獨，佛告長者曰：汝何處人？長者答曰：在此北方，憍薩羅國，室羅，城外，有邑，我住彼中，唯願世尊，而受我請，詣室羅，城外，受我供養，乃至齋期，及至微伽，四事供養，佛告長者曰：室羅，城外，有寺以不，長者答曰：彼城無寺，世尊告曰：彼若有寺，僧伽藍來往，彼既無寺，若爲安設，長者答曰：唯願世尊，而受我請，向室羅，城外，我當遣寺令，易衆往來安設，止息思惟，世尊默然受請，是時長者知佛許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却還本處，彼時長者，王舍城中，事既了已，還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唯願世尊，遣一苾芻與我爲伴，往室羅，城外，建立作處，安設世尊，及苾芻僧衆，佛作是念：苾芻衆中，誰能調伏，室羅，城外，人及長者眷屬，世尊知舍利弗堪調伏，世尊念已，告具壽舍利弗言：汝應觀察給孤獨長者眷屬，及室羅，城外，人，應往教化，建立毘阿羅，舍利弗默然受佛勸已，頂禮佛足，與長者同行，爾時具壽舍利弗，於夜分，至明，清旦，執持衣鉢，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却還本處，飯食訖，攝衣鉢，所有臥具，繫一處付餘衣鉢，往室羅，城外，時給孤長者，資辦道糧，漸至室羅，城外，遊諸園苑，林泉形勝，可愛樂處，攝作寺舍，去室羅，城外，不遠，近寂靜無有雜聲，亦無大風，復不大熱，亦無蚊蛇，蠅等，有此勝地，爲我世尊，建立寺舍，給孤長者，遊行，至智多太子園林中，其園去城不遠，不近，晝夜寂靜，乃至無有諸蟲等，攝作寺舍，見此園已，入室羅，城外，不歸本住，便往太子智多宮所，而白太子言：可與我後園，當爲世尊，建立寺舍，太子報曰：彼非是園，而是苑林，長者復白曰：無間園苑，處所與我，如是三請，太子報曰：我實不應而捨此園，縱得布金，遍施我終不與，長者復白曰：汝已定價，汝可取直，其園林屬我，太子報曰：是雖定價，長者白曰：汝自定價，因即爭競不定，共詣斷事人所，爾時四天王，聞斷事已，便作是念：今給孤長者，爲世尊，建立寺舍，我當資助，作此念已，遂即各化爲斷事人，於法司坐，時智多太子，給孤長者，共到其處，給孤長者，及太子各具因緣，白斷事人，曰：太子，汝自定價，園屬長者，太子取金，太子既見斷已，默然而去，是時給孤長者，還家勸諸債僕，以車牛，驢，擔負食糧，運載其金，至智多林，用布其地，有



是時大衆於佛法僧所深生敬心時舍利子設是法已却歸本處給孤長者及諸眷屬一切人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時諸外道心生猜恨各相謂曰我等不能破得舍利子我等須作方便破彼舍利子先須入此寺中備力作諸伺發得便之處即須所命時諸外道謂給孤長者曰汝今若我諸勝利我我先久住不忍捨離此國唯願慈悲於寺中許我備力長者報曰得我自舍利弗便即詣具壽舍利弗所到已而自言者言尊者今諸外道作如是言汝斷我諸勝利唯願慈悲許我寺中有所儲力由我等久住於此不能捨離其國舍利子聞斯語已便即觀察彼外道等有善根不既觀察已知有善根復觀察彼等離能圖伏觀察我應調伏昔長者曰可然終不相違彼外道等即於寺內起首備力時舍利子化作二執杖當諸作人其性甚暴驅逐彼人舍利子知彼等調伏時至相去不遠於樹林下而以經行彼外道見經行已便作是念比來伺候今正便宜諸人一時而來圍逼舍利子見已起觀察心彼外道等擬作何意而來我所乃見彼等爲害我故一時來此時化執杖人即來圍逼以杖鞭撻便即告曰汝等離往造作彼即同聲告曰舍利子願教我等舍利弗語執杖人汝且去住彼止息彼外道便作斯念共相謂曰此舍利子有大威德我等皆懷害心此於我所而起惡心作是言已便生信心舍利子見彼等意樂隨賊界行自性知已隨其後說四疊障法由聞法故彼

等皆以金剛智杖撻破二十種障耶見山已現證預流果彼等見實證已皆白舍利子言大德唯願離我等於善妙法中調伏出家受具足戒得慈愍我我等於舍利子所可修梵行時舍利子度彼外道授具足戒教應作事彼等漸次精勤修習見此五種生死輪轉動搖一切行趣離滅破煩惱散之性既了知已斷諸煩惱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平揮空刀割香散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供養爾時舍利弗與給孤長者以手執繩量地設寺具壽舍利子即便微笑給孤長者既見笑已尋即白言尊者舍利子世尊及諸弟子無因不笑今者微笑有何因緣舍利子答曰如是如是長者世尊及諸弟子無因不笑今所笑者當爾長者執繩量地之時彼淨居天金宮殿早已成就以是因緣我今微笑長者聞已即大歡喜告舍利弗實若如是更廣其繩大造立寺便發弘願時舍利弗隨長者意開引其繩是時長者更廣廣闊大造其寺時淨居天四寶宮殿還已成說舍利弗見已歡喜復告長者彼淨居天由汝願成過前宮殿四寶所成聞此語已倍加嚴飾更多造寺滿十六所其眾寺外別造六十四院悉皆重閣既造了已供寺所須家具悉足爾時給孤長者往具壽舍利子所到已禮訖在一面立問尊者尊者世尊出遊日行幾許舍利子曰如轉輪王所行

之法又問曰轉王日行幾何報曰轉王日行兩輪轉那半時給孤長者從室羅筏城於其中間計兩輪半四事供養時非時食悉皆充足建吉祥門立一首領總知事務嚴飾幢蓋及以寶幢樹檀香水灑散其地布衆名花雜寶香爐置於衢路作是事已自使者曰汝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禮雙足當陳我言奉問世尊起居輕利小病少惱安樂行不唯願世尊及諸衆向室羅筏城我以盡形四事供養冀無闕乏使受教已即往王舍城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即住一面白世尊曰彼給孤長者頂禮世尊雙足而白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行不唯願世尊及諸衆向室羅筏城諸我一生四事供養冀無闕乏世尊告曰給孤長者及汝已身願常安樂使有白世尊已復白世尊曰給孤長者作如是語唯願世尊及諸衆向室羅筏城來當我一世四事供養世尊爾時默然而受使者見世尊默然受已作禮而去爾時世尊由自臥伏故調伏閑遠自寂靜故寂靜閑遠自解脫故解脫閑遠自安樂故安樂閑遠自善順故善順閑遠自隨供放應供閑遠自離欲故離欲閑遠自離戲故離戲閑遠猶如牛牛衆閑遠猶如象王小象閑遠猶如獅子王師子閑遠猶如轉王諸轉閑遠猶如妙翅鳥王諸鳥閑遠猶如摩門學士學徒閑遠猶如大醫病者閑遠猶如大將衆勇閑遠猶如大導師行旅閑遠猶如商主衆商閑遠猶如大長者諸長者閑遠猶如國王諸臣閑遠猶如轉輪王千子閑遠猶

●(子)一● ●二● ●三● ●(教)一● ●小二●

如明月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猶如  
持國天王。乾闥婆圍繞。猶如增長天王。鳩  
摩竭。猶如目天王。龍衆圍繞。猶如多聞  
天王。衆天圍繞。如淨妙王阿藍羅圍繞。如  
天帝釋三十三天圍繞。如梵天王梵天圍繞。  
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羅網垂布。猶  
如衆王屏息狂醉。猶如諸根咸寂寂靜。三十  
二相而爲。莊嚴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  
尋。照臨千日。安步徐遊如移寶山。十力四無  
畏。大慈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  
聞及無量百千萬億人。來前後圍繞。詣室羅  
筏。到城外已欲入城門。樓舉一。足登彼門  
與便即大地六種震動。動搖動搖搖搖。極  
震。東湧西沒。西湧東沒。南湧北沒。北湧南  
沒。中湧邊沒。邊湧中沒。於世界中出大光明。  
鐵圍山間。幽冥之窟而皆大明。天鼓自鳴。種  
種妙花。芬華亂行。種種妙香如雨而下。及天  
妙衣服如雨而下。一切降路自然寬廣。坑坎  
之地自然不煩。城中衆鳥及傍生等。皆發音  
聲。所有家具資身之物。一時自鳴。有者能視。  
要者能聽。結者得語。跋者能行。根不具者  
皆得具足。醉者自醒。過毒者自解。怨者  
釋結。懷胎之婦無憂自誕。欲因繫閉自然解  
脫。貧乏之者種種財寶自然充足。  
爾時世尊及諸大衆。既入城內。見是希奇種  
種異事。爾時世尊從室羅筏城中。與衆俱來  
同至寺所。敷座而坐。時給孤獨長者。并諸眷  
屬前後圍繞。俱詣佛所。金瓶盛水。盥世尊手。  
其水不出。長者憂惱便作是念。我今雖有宿

世罪障。令水不出。爾時世尊。知彼長者心之  
所念。便即告言。汝無罪障。此之寺地。汝曾往  
昔已造足阿羅。爲佛及僧伽。汝今注水。亦是  
昔日舊立施處。所以瓶水不爲汝出。汝可移  
立舊施寺處。長者受教便立舊處。其水即出。  
世尊便出五種妙音。震動諸國。欲覓願時。管  
多太子心作是念。唯願世尊。先說我名。世尊  
知已。隨管多心告諸婆塞。此管多林給孤獨  
國。諸佛及四方菩薩僧伽。是時管多太子聞  
世尊先稱己名。即大歡喜起大信心。爲佛造  
立寺門四寶所成。爲此因緣結集者。蓋唱  
羅中說云。佛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奈耶破僧事卷第八

###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奈耶破僧事 卷第九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憍薩羅摩軍大王。聞諸答摩沙門遊情  
薩羅國到室羅筏城住管多林給孤獨國。彼  
世尊答摩沙門說云。我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摩軍大王聞此語已。往世尊所在佛  
前立。獻問世尊在一面坐。我聞世尊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人作如是說。謂答摩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人豈不謬世尊耶。  
妄說能證。爲實得耶。爲正法說。爲復隨順法  
說。若彼人來說如是言。世尊得如是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若復有難難破。豈非恥辱。

世尊告曰。若有說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此語非實。我實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若有難難破不成。何以故。大王。我證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摩軍王答曰。得答摩  
所說。我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不  
信。所以者何。得答摩所。是耆老外道。所謂  
暗刺摩末利。迦羅迦移陀。呢提提陀等六  
師。由云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  
得答摩沙門。小年近始出家。如何證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人肯信。佛告大王。有四  
體小。並不難欺。何等爲四。一者小。刺帝利  
二者小。羅陀三。三者小火。四者年小出家。此等  
不可輕欺。所以者何。小出家。者得阿羅漢有  
大威德。爾時世尊即說偈曰

刺利具足丈夫相 父母名稱皆清淨  
見小奉敬勿輕慢 智者如是不應欺  
大王應當知 小者不可輕  
彼若紹王位 必能相讚密  
悉極懷怨嫉 是故應恭敬  
欲得全壽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隨彼意 若見小奉蛇  
或村或野田 智者懷輕慢  
不可謂其小 處處而求覓  
其蛇爲食故 必令人損害  
後若得其便 及後利益者  
當須遠離彼 是故不應輕  
微火炭能焚 燒過皆皆黑  
彼小不應爲 智者勿懷輕

●不二衆 ●正教二正衆 ●足一少 ●得二教 ●阿二羅 ●(空)一 ●是二衆 ●六二利 ●【有】一 ●廣二利 ●  
●若威作二國破者 ●當皆二皆破

小火雖未多，薪多火自廣。與盛損一切，城邑及村坊。若欲全身命，及後利益者。當須速遠離，是故不應輕。假使彼憂火，燒城及村落。雖焚一切畜，無宿還復生。若輕具或者，還燒自善。子孫及財物，一時俱散失。由如多羅樹，截而復生。若輕基者，不久如多羅。若欲全身命，及後利益者。當須常遠離，是故不應輕。若利具隨和，毒蛇并小火。若輕具足或，智者不應輕。若欲全身命，及後利益者。當須常遠離，是故不應輕。爾時憍薩主勝軍王等，聞此頌已心生歡喜，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爾時憍薩主勝軍王等，聞此頌已心生歡喜，即從座起，禮佛而去。佛在宮羅筏城遊多林給孤獨園，與大慈剎衆俱。爾時憍薩主勝軍王等，遣使持書向勝比羅城，與淨飯王言曰：王應欣慶，王之太子得成正覺，獲甘露法，以微妙善普施群生，皆得充足，深助歡喜。時淨飯王得書讀已，情甚欣悅，以手摩頰默然而住，面有憂色。時王大臣名曰陀夷，見王愁憤仰白王言：大王，何故以手摩頰心生憂憤默然而住？告陀夷言曰：我今云何得不憂憤？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令使問彼持消息，還報於我住止之處，今者遣使，竟無一人報我消息。時陀夷

夷尋白王曰：我前往彼看問太子，知其消息，却來報王。時淨飯王却報陀夷言曰：此遣使往既至子所見具足歡喜，便住不來。汝今請看決定彼住，陀夷與白王言：我決定來。時淨飯王親自作書頌曰：從受胎以來，希佛樹長成。我與長養汝，心熱常憂惱。汝今得增長，弟子如枝葉。餘人雖快樂，我今唯憂苦。汝曾於前芽，從小我長養。汝今得實果，不復報我恩。汝如誕生時，廣發諸誓願。我成無上覺，度無量衆生。新事並證已，起大慈悲心。爲我及眷屬，願來於我城。時淨飯王既作書已付陀夷，陀夷既受得已，向宮羅筏城，行經三日，詣多林給孤獨園，到世尊所頂禮雙足，以書奉佛。白言：世尊，淨飯大王令我持書奉與世尊。爾時世尊，開善讀已攝在一處，陀夷與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可往勝比羅城，不世尊告曰：我今當往。陀夷與於前此時已爲善友放慶此言：世尊若不去者，我今將將世尊往勝比羅城。世尊見此語已，以頌答曰：如來。陀夷與聞此頌已而不從，作如是語：世尊，我今往淨飯王所報言，世尊欲來向勝比羅城。世尊報曰：陀夷與，如來使者不應如汝。陀夷與答曰：世尊使者如何，佛告曰：出家是如

來使陀夷與言曰：我昔於淨飯王所，已作誠言。我今往，彼定將信來。佛告曰：如汝誠言不須違信，汝可出家然後却還。爲如來往昔過去無量生行菩薩行時，於父母、教師、師友、親友及眷屬，不敢違命，是故陀夷與聞佛教不敢違背。時陀夷與聞佛教已，唯然信受。我今出家，佛言：善來慈剎，而成出家具足梵行。

佛復告曰：汝可却還，不可如舊輒入王宮，於門外住使人往還。門外有釋迦婆羅門，若命入者可即隨入，入已若問更有餘釋迦婆羅門，不可答言有。若問悉達太子形容服飾如汝不，可答言如我無異。若令汝於宮內止宿，必不得止宿。若問悉達太子不住於宮內，汝可答言不止宮內。若問何處安住，汝可答言：於阿蘭若處。若問悉達來不，汝可答曰來。若問幾時當來，汝可答曰七日外可來。時陀夷與既聞斯語，頂禮世尊雙足而白言：我今當往。世尊告曰：汝今可去，以如來神力加持，即日到勝比羅城王宮門外。時陀夷與在王門外，告門官曰：汝可通王，門外有一釋迦婆羅門王言：可入慈剎，入已淨飯王見陀夷與，即詢問曰：汝得出家耶？答言：大王，我已出家。王言：更有釋迦婆羅門不？答言有。王復問：悉達太子形狀與汝相似不？答言無異。王聞此語迷悶，謂地以水澆面良久醒悟，又問陀夷與：悉達太子幾時當來？答言：應來。王又復問：幾時到來？答曰：却後七日應來。王即勅諸臣佐，可修理宮闈，悉達欲來。陀夷與答曰：大王，世

















索阿界主梵天王，亦隨二尊而往，觀見高迦離迦，而告之曰：汝高迦離迦，汝可於此二大尊者慈憐之，起極敬心，然此二師，堅守淨行，行慈神通，中第一，時高迦離迦，見彼二尊便告之曰：此二尊，耶教之人，何來至此，作此惡言，離聲已，於其舌上，遂有千聖而遍舞，時阿摩羅迦，含利弗，羅毛，囉囉，羅囉，作是念曰：此之有情，重難救，無可奈何，捨之而去，次便往詣喇喇，迦離迦，既至彼已，時喇喇，迦離迦，遂便就座，二尊覺足，而白之曰：願二大德，察我罪人，我由昔時說其，耶法，矯誑，時俗，適其正信，緣斯罪，累有五百聖時，辨舌，又復我諸弟，聞弟子，於我所重，餘骨，擊殺，波邊，供養時，便有大苦，家來逼追，幸能見報，我所受殃，并復告知，更勿於其，擊殺，波邊，而供養，于時二尊，既於其，遊，遊，了，俱便返詣，迦離迦，于時二尊，對摩伽，并諸大眾，具為說彼，從遠，多及高迦離迦，并喇喇，擊殺，迦離迦，所受苦事，既廣陳已，時諸聖，制戒，其疑念，遂便請問，斷疑世尊曰：大德世尊，何故提婆達多，尊所告，言不肯見用，喇喇，止受大極苦，以至斯耶，世尊告曰：汝諸聖，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斯刑，應會於往世，不受我言，遺其，情，汝等應聽，我曾於昔，在不定業，行，提婆達多，行時，中在牛，趣為大特牛，每於夜中，還便於彼，家，豆地，隨意，食，既其，趣上，還入城中，自在，臥，時有一，離來就牛所，而作斯說，大興，何故皮膚，血肉，悉並記，我，曾不，復，出遊，放，

牛告之曰：外，甥，我每於夜，出，食，王豆，精，嚼，未得，返，臥，故，居，離，便，告曰：我，當，隨，舅，同，往，食，耶，牛，遂，告曰：外，甥，汝，口，多，鳴，聲，便，遠，及，勿，因，斯，事，反，受，縛，拘，離，便，答曰：大舅，我，若，逐，去，終，不，出，聲，遂，乃，相，隨，至，其，田，為，破，隔，同，入，食，彼，王，豆，其，離，未，飽，寂，爾，無，聲，既，其，腹，充，即，便，告曰：阿舅，我，且，唱，歌，特，牛，報曰：片，時，忍，著，待，我，出，已，後，任，外，甥，作，其，歌，唱，作，斯，語，已，全，走出，田，其，離，於，後，遂，便，鳴，于，時，王，家，守，田，之，聖，即，便，收，掩，離，告，衆，人，王，家，豆，田，並，此，離，食，宜，須，苦，辱，方，可，棄，之，時，守，田，人，被，離，雙，耳，并以，木，白，繩，在，其，咽，痛，杖，鞭，撻，之，而，出，其，離，被，辱，辱，轉，遊行，特，牛，既，見，遠，於，離，所，說，伽，他，曰

善歌大好歌 由歌果獲此 見汝能歌唱 截却於雙耳 若不能防口 不用善友言 非但截却耳 善曰項邊離 離復伽，他而答之曰 缺齒離，小語 老特勿多言 汝但行夜食 不久被離 世尊告曰：汝諸聖，勿生疑念，往時特牛者，即我身是，昔日離者，即提婆達多是，往昔不用我言，已遭其苦，今日不離吾說，現受如斯大殃，又諸聖，汝更應知，猶如今日，提婆達多，多不用我言，相其大苦，往昔之事，宜可見離，汝諸聖，昔於一村有一長者，在此而住，有一大牛，來相具足，時彼長者，延請沙門及婆羅門，無依無怙，資養，商客，皆設供養，行捨施，已遂便解，放，其相，大牛，隨所遊行，更無拘繫，是時大牛，既覺，釋放，隨，意，遊行，遠，覓，水草，時行，離，陷，泥，內，自，出，無，由，是，時，長者，日，將，曉，暮，方，見，人，傳，遂，尋，覓，之，到，其，牛，所，長者，念曰：此，深，牛，大，我，獨，無，堪，待，至，明，朝，詳，來，濟，拔，牛，遂，告曰：可，以，繩，繫，我，角，上，置，於，前，面，任，隨，方，來，如，有，疲，倦，來，逼，我，時，我，以，繩，繫，角，繫，怖，其，人，遂，即，以，繩，繫，角，長，作，其，繩，置，地，而，去，既，屈，其，背，野，離，便，至，遙，觀，其，牛，作斯，言，曰：離，於，此，處，離，病，根，牛，便，報曰：我，被，泥，溺，自，出，無，由，非，是，離，心，發，他，還，溺，離，是，語，遂，與，言，曰：我，之，美，德，何，忽，自，來，還，近，其牛，欲，為，屠，害，牛，告，離，曰：爾，宜，遠，我，莫，見，相，離，勿，使，汝，身，遭，離，苦，離，離，離，告，不，齒，其言，遂，就，牛，邊，欲，為，撻，製，時，勃，利，沙，婆，見，不，用，言，說，伽，他，曰

我非儼爾根 亦非遊遠者 必若情存食 上背應從制 離曰：今正是時，應從背後，次第而食，擲上牛背，下口欲食，牛角振，離，離，項，遂便離，索，空，裏，顯，身，于，時，大牛，說，伽，他，曰

我是美少年 戲者空中舞 勝伎於村田 野田無施主 是時野，離，亦以，伽，他，而，答，牛，曰

我非作舞者 亦非美少年 帝釋投梯下 吾當往梵天 又復牛王，更說，頌，曰

實非天帝釋 投梯往梵天 離，離，念，勒，項，性，命，此，時，喇





賜其奇巧。既畢還財取婦歸還。遂與三人俱昇孔雀。機關轉動。俄頃太遠。未盡決長候。故色既。其利已。于時巧師報兒母曰。此機關象汝可識之。兒若索時必不應與。由其解去未學還時。勿使其兒致遺苦厄。其兒於後。教數從母索其孔雀。我乘木象暫欲旋遊。欲使多人歸伏於我。母遂報曰。汝師去日固有留言。兒索象時不宜見與。但解外兵未歸時。還勿令因此致招苦厄。兒報母曰。去還之術我已並知。師有懷心不令見與。女人心軟。數見求情。遂以機關授其子。子得象已。遂動機關。直上。轉得象人歡喜。其師見已而厭之曰。此兒一去不復還來。更轉機關往而不返。到大海上多雨。小晴。所有機關。盡皆斷。還之海內。乃命終。諸不見之說。他曰。諸有悲憫出。不從其教。自隨心。木象無師。乘去。終於大海見身沈。世尊告曰。汝諸婆。勿生異念。往時機關師者。即我身是其弟子者。即提婆達多是。往背利語。已遭沈沒之殃。今棄益言。現受燒身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大德三藏法師釋經

爾時阿毘達磨。諸婆。諸世尊曰。大德。所云。僧伽。破。復云。僧伽。和合。未知。何名。為破。未知。何名。為和合。世尊告曰。若復。若。其非法。作非法。想。現有別住。別住。心。作。現。若。此名。為破。破。僧。若。其。法。而。為。法。想。於。和。合。衆。作。和。合。想。為。現。若。齊。此。名。為。僧。僧。和。何。謂。破。僧。若。一。若。到。是。亦。不。能。破。僧。也。若。二。若。三。乃至。八。亦。復。不。能。破。和。衆。如。其。至。九。或。復。過。斯。有。兩。僧。伽。方。名。破。衆。作。其。羯。磨。并。復。行。何。謂。現。即。如。提。婆。達。多。於。諸。婆。制。令。教。誨。其。學。處。汝。等。婆。須。知。有。其。五。種。禁。法。何。謂。為。五。具。若。有。若。婆。不。居。阿。蘭。若。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如。是。於。樹。下。坐。常。行。乞。食。但。著。三。衣。著。善。攝。服。具。若。斯。謂。婆。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若。具。若。諸。婆。衆。忍。此。五。種。勝。上。禁。法。是。清。淨。是。解。脫。是。出。離。者。應。可。遠。彼。沙。門。而。答。應。可。離。彼。其。別。居。不。應。親。附。此。是。其。白。如。是。現。解。脫。白。應。云。何。行。若。即。如。提。婆。達。多。於。諸。婆。制。令。教。誨。制。諸。學。處。具。若。有。五。勝。法。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云。何。為。五。具。若。若。有。若。婆。不。住。阿。蘭。若。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如。是。於。樹。下

坐。常。行。乞。食。但。著。三。衣。著。善。攝。服。具。若。行。時。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若。具。若。諸。婆。衆。忍。此。五。種。勝。上。禁。法。是。清。淨。是。解。脫。是。出。離。者。應。可。遠。彼。沙。門。而。答。應。可。離。彼。其。別。住。不。應。親。附。應。可。受。壽。提。婆。達。多。并。身。第。五。而。受。壽。者。是。名。受。壽。內。頌。曰。非。一。破。僧。伽。至。九。方。能。破。并。作。羯。磨。事。行。善。說。非。法。具。若。婆。波。離。諸。婆。曰。大。德。且。如。被。捨。人。此。人。能。作。破。僧。伽。事。及。以。隨。順。捨。人。乃。至。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非。能。捨。人。乃。隨。順。捨。人。非。隨。順。隨。順。為。破。僧。事。耶。為。當。能。捨。人。為。破。僧。事。及。以。隨。順。能。捨。人。乃。至。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耶。又。復。為。當。被。捨。人。及。以。隨。順。捨。人。之。人。為。破。僧。事。非。隨。順。隨。順。非。能。捨。人。亦。非。隨。此。能。捨。人。乃。至。亦。非。隨。此。隨。順。為。破。僧。事。耶。為。當。被。捨。人。及。隨。順。隨。順。為。破。僧。事。非。隨。捨。人。非。隨。捨。人。乃。至。亦。非。隨。此。隨。順。為。破。僧。事。耶。為。當。能。捨。人。及。隨。順。隨。順。為。破。僧。事。非。隨。捨。人。及。被。捨。人。非。隨。捨。人。非。隨。隨。順。為。為。當。隨。順。被。捨。人。及。隨。順。隨。順。被。捨。人

【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有足稱憫者哉

我若動搖迴轉身者，必當送蟻，乍可棄捨身。

財物。若有沙門婆羅門貧賤孤寡遠來求者。

皆悉與之。群臣聞勅，即奉王命於波羅尼斯城四門各設施堂，積貯財物及諸飲食衣服，具金銀摩尼珠琉璃螺貝珊瑚瑪瑙瑩玉珂貝赤珠石磁螺貝等大物資，糴安貧其中，爲給施充足資財。故又於異時，多聞藥叉從阿洛迦樓底下城裏出，受人精氣。五藥叉處處遊行至波羅尼斯城外，乃見牧牛羊及負柴草人并店肆諸估賣人，見已即問諸人汝等豈不怖我。諸人報曰：何故怖汝。藥叉又報：何故不怖。諸人報曰：我王性大慈悲，於諸有情利樂衆生。晝夜六時入慈悲定，時彼藥叉即變化身爲婆羅門遊四施堂，既見已，時金臂王從定而出，遣紫衣服具諸威儀。時五藥叉往至王所，舉手讚歎，唯願大王請壽長遠。白言：大王，我今飢渴唯願慈悲布施飲食。王告侍臣：當施種種上妙飲食。時五藥叉即白王言：我渴飲血，唯願食肉不啖餘食。王告侍臣：勿損衆生，當可求覓自死血肉。施彼令食。時五藥叉復白王言：我今所食惟豬肉血，而不食彼自死肉。王既聞已，復作是念：不可損生。施彼而食。當以我身熱血。然肉施彼食之，作是念已，即命侍人解脫到已。王尋報言：當刺我身五處出血，令五藥叉各各飲之。得便答王：此五藥叉至極下品。我今不忍刺王出血。王尋時病皆悉明了。遂自以針刺其五處，令血流出，令彼飽滿。復爲說法，令其充足。授與五戒，佛告諸婆伽勿生異念。彼金臂王即我身是。五藥叉者五婆伽是。我於往時，爲施彼血肉及爲說法授與五戒。我於今時，爲

說正法。今住見阿覺。竟無解法。諸婆羅門。知是學。爾時世尊。爲五婆伽。先說法味。皆令充足。超生死海。令住見阿。竟無涅槃。時諸婆伽。以生疑念。爲斷疑故。自言世尊。此五婆伽。有何因緣。世尊。以正法味。令其充足。於生死海。拔之令出。令其安住。究此涅槃。佛告婆伽。此非希有我。今於此。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悉解脫。一切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皆得自在。令五婆伽。法味充足。於生死海。拔之令出。究竟涅槃。我於往昔。未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未得解脫。尚爲此輩。以其身血。令其充足。授以五戒。此爲希有。汝等歸嚮往昔。波羅尼斯城。有大王。號爲赫力。如法化世。人民熾盛。五穀熟成。安隱豐樂。其王本性有大慈悲。具大威德。於諸有情。恒常憐慈。後於異時。多聞藥叉。從阿洛迦。伐底城。驅出。吸人精氣。時五藥叉。處處遊行。至波羅尼斯城。不見諸人。設於祭食。心生瞋怒。於其國中。多諸疾疫。死者極衆。爾時群臣。以事白王。王今國內。死者極衆。時下勸勸諸臣。汝等於其城內。唱令通告。下勸汝等。我於有情。爲欲利益。專心勸來。日夜不斷。汝等諸人。於諸有情。起大慈心。常修此心。諸賢寂靜。時諸人等。奉王勸已。於諸有情。發大慈心。彼五藥叉。於其國中。不能爲害。以諸有情。發慈心。故時五藥叉。於其城外。處處遊行。不能得入。不爲爲害。城外乃見牧牛羊。人負柴薪。人耕諸田。肆賣之者。見已。卽問。汝等不怖於我。被人答曰。何

力王每常思惟我亦思惟。藥叉答曰。彼慈力王。思惟何事。衆人答曰。於諸有情常修慈心。以是思惟我等亦。爾。彼藥叉等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我等今者。以此諸人修慈悲故。於此城中不能損害。彼諸藥叉。城四門外遊行求覓。彼慈力王。後於異時。被慈力王因出城外。時藥叉等見慈力王。即便轉身作婆羅門儀。舉手致王。稱讚長遠。白言大王。我今飢渴。唯願慈悲施我飲食。王告侍臣。常施糧上。妙飲食。時五藥叉即白王言。我渴飲血飢惟食肉。不啖餘食。王告侍臣。勿損衆生。當可求覓自死血肉施彼令食。時五藥叉復白王言。我今所食惟熱肉血。不食所有自死肉血。王既聞已。便作是念。不可損生施彼而食。當以我身熱肉熱血施彼食之。作是念已。即命醫人。醫人到已。王尋報言。常刺我身五處出血。令五藥叉各各飲之。醫人答王。此五藥叉至極下品。今我不忍刺王出血。時王善巧。一切方便皆悉明了。遂即以針刺其五處。令血流出。令彼飽滿。復爲說法。令其无足。授以五戒。爾時佛告諸慈剎等。勿生異念。彼慈力王。即我身是。五藥叉者。即。憍陳如等五慈剎是。我於往昔施彼血肉。及爲說法授與五戒。我於今日爲說正法。令住見歸究竟涅槃。按諸慈剎應當作藥

爾時世尊。生六年苦行。然後成無上覺。往詣波羅兜斯城。度憍陳如五慈剎衆。次度耶舍五人。次度賢衆六十。人民是故慈剎。其



養。盲父母。亦復將來供養於我。佛告王曰。我於一時遊行城邑。至微頻持漿落食。時著衣持鉢次第行乞。至陶師喜護家門已。徐徐打門。于時喜護聞師緣事他行。唯。盲父母作於家內。聞打門聲來於門所。問言。是何賢首。是何人者。來打門耶。佛言。我迦攝波佛門首。是。何人者。來打門耶。佛言。我迦攝波佛門正等覺。爲食時故行乞至此。彼即開門請我令入。既入共食。彼盲者曰。我有熱豆在盆器中。并有熱菜。置於灰裏。我今不見。唯願世尊。恣意而取。盲者又曰。被供養世尊施主。爲他事暫出。爾時世尊告大王曰。我嘗以作北俱盧洲法。而自手取食從而出。陶師喜護後復至家。見其豆菜有人取處。問父母曰。誰食此豆菜。彼盲父母即如上事次第而說。喜護聞已甚大歡躍。而作是念。我已得大利益。迦攝波佛入我舍內自恣取食。由此歡喜心故。因臥七日入定。從定起已。緣是定故。正念不散。滿十五日。恒無間斷。於七日中。緣定力故。家內食器飲食。恒滿供給父母而不乏少。佛告王曰。我於曩時。住微頻持漿落安居三月。於其及初時經苦。南我所住處。屋宇露漏。喜護陶師有造作處。皆用新草而爲覆蓋。我於爾時告侍者。茲獨曰。汝等可共往喜護陶師有造作處。拆取彼廠。皆屋新草將覆此屋。彼等聞我語已。並依其教作所爲事。于時喜護緣事他行。其喜護父母聞拆屋聲。便即問曰。是何賢首。是何人者。來拆吾屋。新覆草耶。彼等報曰。我是迦攝波正等覺。侍者茲獨。緣佛所居屋宇露漏故。來取此所

有新草爲遍攝渡應正等覺。是吾共聞。陶師父母自壽者曰。我兒不在任壽者取。諸荊刺等遂厥厥草苦我寺障。喜護後還家。見其作厥拆却新草便問父母。誰來拆我作厥新草將去。父母報曰。放出不久。我聞厥厥。便問言是何害者。是何實者拆我新草厥厥。彼即答言。我等荊刺。是遍攝渡應正等覺侍者。荊刺緣佛所居屋宇。棄滿故。來取此所有新草。爲遍攝渡應正等覺。荊刺其厥。便即答言。我兒不在任意取將。時喜護問父母說已甚大歡喜。便作是念。我已得大利爲。遍攝渡佛於我家內自悉無難。心既知已歡喜踊躍。詢跃七日。專念相續。無時暫捨。以天福力。雖於七日。其被屏屋。雖大霖雨。一滯不調。佛告大王。莫生異念。我今不受王請。三月安居。四事供養。猶如喜護新宮於厥。時訖栗栴王。自世尊前。喜護今者獲大利益。遍攝渡佛。於喜護家。受用無難。時王隨喜。便說偈言。

諸祭祀中火爲上  
世間所尊王爲上  
諸皇宿中月爲上  
上下四維及天等  
一切衆流海爲上  
諸羅之中日爲上  
供養世尊最爲上

爾時世尊。爲訖栗栴王。說其妙法。示教利喜已。便即而去。時訖栗栴王。便以種種諸供養。具隨送此尊。出衆落已。頂禮雙足。遶佛三匝。却還本宮。命一使者。令送五百乘車。各載無米。付與陶師。當報喜護。此五百車。所載無米。當用供養汝父母及遍攝渡如來。是時使者既奉王教。將米付與即言王命。此五百車。

所敷納米。當用供養汝曾父母。并時時供養。迦彌波施時。彼再遇見王來米。視使者曰。王多事。所我不敢受。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摩納達者。卽我身是。由我往昔迦彌波施。不得正覺。名要須苦行。極不動苦。如何能得正覺耶。由惡謬故。今我報得六年受苦。汝等苾芻應知。業報必須自受。廣說如前。乃至如是汝等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卷第十二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傳在客臘。錢城。若彼菩薩隨城出外。當爾之時。耶輸陀羅即便有娠。菩薩六年苦行。耶輸陀羅。於王宮中亦修苦行。由是因緣。胎便墮腹。是時菩薩知苦行事無有利益。即便隨育氣。急長舒。遂餐美食。棄米糲飯。飽食養身。以油澆體。溫湯沐浴。耶輸陀羅聞是事已。宮中亦復放縱身心。事同菩薩。由斯快樂。胎遂增長。其腹漸大。釋氏聞已。笑而譏曰。菩薩出家。極修苦行。汝於宮內。私涉餘人。致使懷娠。腹便增大。耶輸陀羅聞而誓曰。我無此過。未久之間。便誕一息。當此之時。羅怛羅特明月集諸眷屬。慶喜設會。請與立字。諸眷屬等並相議曰。此所誕子。初生之時。羅怛羅手執於月。應與此兒名羅怛羅。時諸釋種。共相議曰。

此非其子。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啼哭。抱離估自爲置。以離估置於其前。曾在宮中解勞石上。離估若洗滌池中。而發誓言。此兒若是我之兒。入水便浮。必若是虛言。沈沒。作是言已。其離估與石俱浮。不沈於下。耶輸陀羅復告之曰。宜從此岸至於彼岸。還可復來隨意便至。衆人見之咸生希有。母復持兒如是念。若佛世尊六年苦行成覺之後更住六年。滿十二歲還於此。我令諸人。目擊虛實。爾時世尊。後時還至增比羅城。一日食在王家。一日食在宮內。時耶輸陀羅作如是念。頗有方便。能令世尊隨我所欲。時此城中有一外道女。善解術法。能令男子愛樂女人。耶輸陀羅將五百金錢遣使報曰。汝作術法附來與我。妙女即便將一相愛樂兒等與宮內。其母得已。便將離九對諸宮人。假離估手中。作如是語。兒將此離持與汝父。佛具一切智先能了達。知耶輸陀羅生離估招世惡。此之詳後今日當除世尊知已。化爲五百世尊佛形一等。時離估離世運行。離世多佛並皆不奉。既至世尊所還即與離。佛爲納受已却什離估。時子得已遂即服之。佛知食已便爲咒願。從座而去。時離估離世而行。諸姪女等不放出家。時離估離世悲慟。離世去。世尊去已作如是念。知離估離世不受後有實德。果不肯居俗。世尊知已。遂即將行時離估離世。離世所處。於五百佛能離世尊不肯捨離。時淨飯王宮人等及諸釋種。見此希奇敬重耶

輸。知其昔日狂被招誘。今誠惡名生歡喜心。爾時世尊到本處已欲度離估。淨飯王聞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作如是語。世尊若必度離估。當乞一日我中供養。世尊隨請。將供養。時淨飯王。爲離估設大會并嚴高座供養離估。至第二日。共離估往詣佛所。離估已作如是言。大德。任將離估出宮。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曰。此離估。汝今將去與如法出家。時舍利子受佛敕已。便與離估。如法出家。時諸菩薩咸皆有疑。謂世尊曰。以何因緣童子離估。於大衆中將持離九。於五百佛所而離世尊。佛告諸菩薩曰。此離估。非獨今生而離於我。曾於過去無量劫中。在大衆中。以花鬘與諸菩薩。汝等諸君。當爲汝說。曾於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取隣人長者女。納以爲妻。未經多時。遂即有離便離一子。復得妻曰。今有此子食用我財。亦能爲我等還債。我今將財物入海。與鳥。汝可在後若得此兒好知家事。妻得夫曰。一依所教。長者入海遇風。紅蓮并諸財物沒。不遇妻聞夫死持幸。持離復自備力。并諸尊屬各相採濟。養活於兒漸令長大。於其舍側有善離師。以教工巧自利存活。長者妻見已即作是念。入海與鳥。不如離。工巧爲業。其入海者多死。不遇。夫離者。當得居家。經求自濟。復作是念。今我此子令學離業。思惟是已。即將其子往詣離師。白離師曰。大兄。此。甥幼教爲離業。離師答曰。好留子教離。其子聰敏不久學成。每與離師並相愛樂。所

得斯利將歸本家所得物歸。常用不足。離師所得意。意有離。甥甥問我。我今與舅同作一業。何故舅重復得充飽。而我家中每不支濟。舅報甥曰。我作二業。汝即爲一。甥問同舅。第二業何。彼便報曰。我夜竊盜。甥曰。白晝。我亦隨盜。舅即報曰。汝不能盜。答曰。我其能作。舅作是念。我且先試。作是念已便共向市。舅買一瓊使令料理。我習洗滌。即來當食。彼料理已。舅未至而便食一。舅洗滌。過同其甥。甥料理竟不答曰。已了。舅曰。料理既竟。將來我習。甥舉手過與其舅。舅見其鬼遂少一。問甥曰。鬼第四。今在何處。甥報曰。其鬼本來有此三。云何問我索第。四。舅作是念。我先是賊。今此甥大賊。即將其鬼共入酒家。舅安坐已。即喚甥共坐飲已。即令甥計算酒價。甥報曰。若人飲酒可使令貧。我不飲何論貧耶。舅今自飲。舅自言。舅作是念。我先是賊。今此甥大賊。我若共同本亦堪作賊。即與甥於夜分中。穿他牆壁盜財物。既穿孔已。其舅即先將頭。欲入孔中。甥報曰。舅不聞盜法。如何先以頭入於孔中。此事不善。應先以脚入孔。若先以頭入。被盜到頭。衆人共議。及一。今應先以脚入。舅聞是已。便以脚入。財主既覺。便即喚衆人開門。即共於內孔中捉其賊。爾時甥復於孔外。拽出其舅。力既不勝。恐及已。即截其頭。持已而走。子時群臣奏王此事。王告群臣。截頭去者。最是大賊。汝可將彼賊屍。置四衢中。密加燒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或有遊泣將屍去者。此是被賊。便可捉取。群臣奉命。即將死屍。如王設法。被賊燒爛。便思抱其屍。盡哀悲泣。便即而去。群臣奏王。皆曰。守屍。唯一狂人抱屍哀泣而去。更無餘人。王便告曰。彼是狗賊。何不捉。今可捕取。爾時被賊復作是念。我今如何不葬我舅。我必須葬。便作一駕車。滿著柴炭。驅至屍上。連解牛絛。放火燒車。便走而去。當爾之時。車柴之火。燒屍還盡。守屍之人。亦奏王曰。彼賊屍者。今已燒盡。王問彼曰。誰燒賊屍。臣具上事。王曰。汝等當知。彼駕車人。即是狗賊。云何不捉。今可捕取。爾時被賊復作是念。我今要須於葬舅屍之處。設錯無祀。念已。便作淨行遠。廣門形。於國城內。遍行乞食。即以其食於燒屍處。五處安置。陰祭其舅。作已便去。時守屍人具以白王。王曰。彼是狗賊。如何不捉。甚為不善。爾時被賊復作是念。我今要將舅骨投於殤御河中。作是念已。便作一事。獨體外道形。就彼骨所。取其餘灰。以撒其身。收取燒骨於僞鐘中安置。投殤御河中。作已便去。彼守屍人復以奏王。王曰。彼是狗賊。云何不捉。其為不善。汝等宜止我。自捉取。爾時其王。乘一汎舟。前後侍從。遊殤御河中。於河岸上。見人守捉。王先有女顏容端正。衆人樂見。同於河中。遊戲。令稱相送。報其女曰。有人捉汝。汝便高

聲。又勸守岸人曰：『我女作賊，汝等即須相近。若見男子，便可捉取。爾時狗賊復作是念。』今王與女遊戲河中，我應要與彼女相共遊戲，作是念已，即於上流而住，放一瓦鍋隨流而下。岸夫見已，謂是賊，脫褲打瓦鍋便候，乃知非賊。第二第三亦復如是，乃至十數時，守岸人疑見瓦鍋，便捨不打。爾時狗賊頭戴一鍋，隨流而下，至王女所上女舟中，手執利刀，告王女曰：『汝勿作聲。若作聲者，我當害汝。』王女怕懼，不敢作聲。因與戲會，既戲會已，便走而去。女見賊去，高聲啼泣，作如是言：『彼賊強私我，今已去訖。』守河岸人報王女曰：『汝遊戲時默然歡樂，賊今既去，乃始啼泣，我等於今何處求賊？』守岸人等具以告王。王曰：『汝等云何不幫助我，致令如是。』時被王女被狗賊交，遂便有胎，具足十月，誕生一子。時被狗賊聞王女生子，復作念云：『我今必爲我兒作諸喜慶，作是念已，即變其形爲一和尚，從王內出告諸人曰：『王有敕令，我女生子，汝諸國人可於今夜惡意歡樂，互盜衣服財帛，人情面作。』時國群臣及諸人衆聞是語，已放情嬉戲，其聲喧闐。子王內王問諸人：『我諸國人云何喧闐？』若國人答曰：『我等先奉王敕令，我如是。』王聞是已，知是狗賊所作，便作是念：『我若捉此狗賊不得，我便捨去國位，即設一計，造一大堂，堂既了已，其兒年已六歲，令諸群臣擊鼓宣令：『敕喚國內所有男子盡入堂內，有不來者，捉獲殺之。』爾時國人盡來入堂，時被狗賊亦在其中。時王即以華鬘膏其

見曰：汝持此寶於被衆中。若見汝父以靈與之，復令傍人隨逐，其見與靈汝便捉取。爾時彼兒，即持花籃至於衆中，以衆力故，果見其父，便以靈與。時被傍人，便捉狗賊將至王所。王集群臣共議此事，如此罪人云何處分，可殺之耳。王即思惟：此是智賊，云何殺之。告群臣曰：此人勇猛，兼有智慧，可留侍衛。便嫁與女以之爲妾，仍以半國給之。佛告諸苾芻：爾時狗賊，即我身是。時彼兒者，即羅怛羅是。由於吾時於人衆中能誑我故，今復於此衆中能誑於我。諸苾芻當知：衆力不可思議。汝等應隨衆行。

爾時耶輸陀羅作是念：羅怛羅父若入宮時，我應設諸方便，承奉供養，令不出宮。作是念已，耶輸陀羅與需比迦彌離迦連等六萬美人，各各嚴飾種種莊具，薰種種妙香，皆悉辦訖。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諸苾芻阿逸侍衛，爲調伏有情故，入王宮內。時耶輸陀羅等三夫人，與六萬採女，作諸音樂，俱作歌舞，整理衣服，嚴飾饒足，在世尊前，止欲令樂著。世尊見已，便作是念：今者食時將至，我若先食，不爲此諸女說法。恐調伏時過，令諸女人欲心熾盛，於四隨理不蒙利益。我今應以神通力，故令彼女等皆悉調伏。作是念已，即沒於地，從東方空中而見。於彼空中行住坐臥威儀自在，復入火光三昧。於其身中，放諸青黃赤白種種之光。或復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於空中沒，於諸衆



知心便思念。更不尋求。即并七重高樓。不惜身命。造於地。佛以神力接不令損。諸人既見。不有偏袒。心生愛性。諸婆剎來見。便問。此耶輸陀羅。爲愛佛心。故不惜身命。投於高樓。故身於地。佛告諸婆剎。耶輸陀羅。爲愛我心。故不惜身命。過去亦復爲我。不惜身命。告諸婆剎。汝等諦聽。往昔流離窮乏。城有王。名曰梵。受於一時間。逃出遊獵。廣獲衆生。行至山谷。見一聚那羅。睡臥。婦在傍。邊而守護之。下遂與弓射聚那羅。既若受處。一箭便死。捉得聚那羅。欲取爲妾。時聚那羅。婦曰。王曰。唯願大王。放我。我願與其夫待了。即隨王去。王便作是念。此豈能走。若作其妻。作此念已。遂即放行。時聚那羅。婦遂領。衆因而放火。現念其夫。不惜身命。即投於火。夫婦俱燒。諸天空中而說頌曰。

敬求於此事 爾乃更遺餘  
本昔曾樂天 夫婦皆身死  
爾時世尊告諸婆剎曰。往昔聚那羅者。即我身是。聚那羅婦者。即耶輸陀羅是。於往昔時。爲愛我故。已投於火。今爲貪愛復墜高樓。佛作是念。若化耶輸陀羅者。今正是時。我宜令彼出生死海。作是念已。爲耶輸陀羅。說四勝法。彼既聞已。以智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山峯。悉皆摧滅。離預流果。發起信心。從家起。非家。勤修賢。離阿羅漢果。是時婆剎尼耶輸陀羅。處於衆中心。懷慚愧。爾時世尊告諸婆剎曰。我一切婆剎尼衆中。耶輸陀羅。婆剎尼。最具慚愧。諸婆剎來咸皆。

有疑。復問世尊。此耶輸陀羅。婆剎尼。作何業報。六年懷胎。結胎。爾時世尊告諸婆剎曰。如上說。乃爲頌曰。  
佛告諸婆剎。往昔有村。時有老母。唯有一女。多養乳牛。每日作酪。與母女相隨。過村。估賣。後於一時。其女負酪。忽發嬌心。遂離母曰。我欲見風。願母持酪且漸前行。母即取酪。擔負而去。其女乘隙。竊賊心。離於六里。不達其母。由此業故。耶輸陀羅。今生相報。六年懷胎。佛告諸婆剎。猶如上說。而說頌曰。  
時諸婆剎復更有疑。請問世尊。此最估應先作何業。今受此報。六年懷胎。佛告諸婆剎。最估應自作惡業。猶如上說。并及頌曰。  
爾時世尊復告諸婆剎。此復離窮。斯城不遠。時有一林。多諸花菓。有兄弟二人。一名商估。二名里金多。身著樹皮。常食菓實。及諸藥草。商估爲師。里金多爲弟子。時波羅尼斯國王。及諸人民。知此林中有二修道人。一名商估。二名里金多。後於一時。商估平旦持滿瓶水。遊山採菓。其里金多。五更早起。在兄前行入山。不持瓶水。採得花菓。於先到來。渴之須水。向己瓶中。運無水飲。便取師水而用飲之。既飲水竟。更不與師。師疑。是時商估。日高後。至乏渴須水。取己瓶。運水而飲。見瓶無水。遂即斷氣。是何緣。故我水。時里金多。尋即報言。我是其賊。我用瓶水。唯願師。波羅尼。我重報。商估報曰。汝是我弟子。須水任飲。不與汝。里金多。白。波羅尼。曰。我是賊人。願與重報。若如不與。心不安寧。商估聞已。遂。

大瞋怒。便即報言。我今不能。與汝。與。汝向國王。處。面。索。重報。時里金多。遂向王。所。至。其中。路。逢。王。出。駕。舉。手。呪。願。唯。願。大王。長。命。無。病。常。獲。得。勝。說。佛。他。曰。  
大王我是賊 報應懷他水  
王依賊法 賜我盜水罪  
時王報曰。縱取水。亦不是賊。王復問。商估。汝取盜水。時里金多。廣如上事。具報王已。王便報曰。既汝見。又是波羅尼。耶。雖飲水。亦不是賊。汝今。好。去。不合。與。罪。時里金多。又白王曰。我是賊人。願與重報。如若不與。心不安寧。是時國王。聞此。語。已。便發。瞋。怒。而。即。報。言。汝。今。此。住。更。勿。東。西。待。我。山。遊。還。來。處。分。王去。遊。獵。餘。路。還。宮。遂。忘。仙。人。不。與。違。止。經。於六日。是時。仙。人。不。敢。東。西。諸。臣。白。王。彼。仙。人。教。經。於六日。不。敢。東。西。唯。願。大王。速。與。處。分。王。便。報。言。對。罪。六日。汝。今。無。過。今。放。汝。去。臣。報。仙。人。汝。今。六日。已。罰。汝。了。今。奉。王。勅。任。汝。東。西。里。金。多。喜。遂。即。歸。還。佛。告。諸。婆。剎。昔。梵。授。王。今。應。估。應。是。爲。前。生。時。起。瞋。心。故。不。許。東。西。乃。經。六日。故。今。六。年。以。業。力。故。在。母。胎。中。諸。婆。剎。若。黑。白。衆。及。藥。衆。修。純。白。衆。時。報。諸。婆。剎。應。捨。黑。衆。及。藥。衆。修。純。白。衆。時。諸。婆。剎。咸。皆。有。疑。復。白。佛。言。此。具。壽。實。子。曾。作。何。業。今。於。上。首。釋。釋。之。中。而。爲。國。王。佛。告。諸。婆。剎。此。具。壽。實。子。自。釋。福。業。乃。至。說。佛。他。曰。  
佛告諸婆剎。昔有貧人。遊行人間。至。波羅尼。斯。城。於。其。城。中。有。諸。貧。人。見。此。人。來。即。生。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鉢供佛。一鉢供養僧伽。一鉢共親友食。時諸大衆咸並生疑。俱往白佛。以何因緣此最勝。蓋鉢日日如是有所養應。佛言。此最勝蓋。蓋鉢自作福業。是故日日感斯福報。廣說如上。

佛告慈制。汝等昔見有一羅刹從婆羅樹下來。以一鉢蜜供養我不。慈制白佛言。世尊我等昔見。佛言。彼羅刹者。即此最勝蓋。慈制是也。山前信心施蜜因緣。故獲斯報。然此蓋。得何但日能變三鉢蜜。欲令四海咸成蜜者。不足爲難。何以故。由施佛蜜福增上故。廣說如上。應捨惡業及難染業。修純白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二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在劫比羅城尼羅陀園中。當度五百釋子及諸波離時。諸慈制咸皆有疑。以緣白佛。此部波離作何業爲王制。王。爾時佛告諸慈制。往昔國王有一制頭人。有辟支佛來立門前。語彼人曰。善男子。與我制頭當獲養果。彼制頭人有一外甥。共別告曰。我爲王使。汝可於後當爲此人如法而制。如國王一種。時彼外甥聞是言。即自思惟。豈與此人如法制頭。必應多功德。作是念已。即便歸家。爲辟支佛如法制頭。時辟支佛復思念云。彼人與

我如法制頭。我當隨助必令此人多獲利益。時辟支佛作是念已。即應隨索。現種種神變。彼人見已。甚生希有。合掌禮敬。五體投地。便發願云。我今既與此人制頭。如國王相似。願我來生於世世中。常得與諸國王制頭。如我無異。佛告諸慈制。彼時外甥者。今部波離是。由於先世與辟支佛制頭發願故。今與王爲制頭人。

爾時佛復告諸慈制。此部波離。於先世時復有餘願。我今說之。汝等隨聽。往昔村中有一長者。取得一妻。生於二男。彼時國王。有一制頭人。與此長者共爲親友。彼制頭人其有財寶。無有男女。常私念云。我今多諸財物。而無子息。一旦終沒。無可委付。必後國王。遂取將去。時彼長者見制頭人。慈愛不樂。即便問曰。汝今云何慈愛如此。時制頭人即如上答。長者告曰。我有二子。今將小者與汝爲子。作是議已。便取小兒以爲其子。後時長者過病命終。長者太子。與諸親友共相嬉戲。因或聞諸童子言。汝非族姓。何以故。汝弟見爲制頭家子。爾時此兒既被斯言。然不樂。便私念云。若我小弟不與制頭家爲子者。我今云何被他毀辱。我今應當收養取弟。作是念已。即輕弟歸。時制頭人心懷懷恨。便與其家制頭種種。告彼弟曰。我養汝兒經多年。今將去。我諸眷屬自今以後。勿與此家作制頭人。時彼兄弟不得制頭。髮毛爪甲皆悉長醜。國王忽見。即便問曰。汝今云何髮毛爪甲作許長醜。時彼兄弟答國王言。王制頭人制

諸種種。令於我家勿爲制頭。王重問曰。彼有何故。時彼兄弟具說前事。國王聞已。即便告言。父與他兒不合更養。既奉王教。即便將弟與彼爲兒。後兄復曰。由弟與彼制頭爲子。恒令我等被他毀辱。我今應當殺去我弟。必免斯語。時有人聞往制頭家告其弟曰。汝兄等。惡好種族。當欲殺汝。宜善防護。弟聞是語。已告制頭人曰。兄今欲來殺我。今宜放我出家。學諸仙道。制頭人念。我若苦留此兒。不許出家。必被他殺。我今不如放令出家。父既念已。告其兄曰。我今放汝出家。汝得仙法。將歸教我。子便白曰。善哉奉命。爾時其子即往山林仙人住處。尋諸仙人。了不相遇。即自端坐。默念思惟。便證辟支佛果。既證果已。即便念云。我先與義父共言。若得善法。歸來相教。作是念已。即往父所。到已。騰空作諸神變。其父見已。心甚歡喜。合掌發願。令我世世常與國王作制頭人。時制頭人於後值五辟支佛。皆發斯願。令我世世爲諸國王作制頭人。復於四生值佛世尊。亦發斯願。佛告諸慈制。彼制頭人者。今部波離是。由先世時發斯願故。今爲國王作制頭人。

●(藏)一● ●(土)一● ●(時)一● ●(實)一● ●(太)一● ●(以)一● ●(由)一● ●(加)一● ●(下)一●

梵行不離果利。臨終之時而覺。我所持戒。雖業薪。願我當來得遇平尼如來。出現世時。與彼世尊作持律弟子。如我願流。故今無異。其弟子者。即勝流離。是為先發願。故今釋斯果。是故甚利。願業薪。白業白業。報無業報。應持二業。繼修白業。乃至廣說如前。

爾時世尊在井提樹下。降伏三十六俱胝魔軍。聖利無上正遍知覺。時魔即往劫比羅城。於道空中。告淨飯王及諸宮人。群臣百姓曰。沙門喬答摩今夜已死。時淨飯王聞之。心懷恍惚。悶絕。及諸宮人。群臣百姓亦皆如是。悲泣憤憤。時淨居天。觀下方。乃見斯事。即下空中。告。迦比羅城國人。衆曰。喬答摩不死。今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遍知。道時淨飯王及宮人。聞此。喜踊無量。當此之時。甘露飯王。誕生一子。以諸衆人歡喜。日生故。因號此兒。名曰阿難陀。既生此兒。臥八乳母。共養育之。時甘露王。召諸相師。還占此兒。相師報曰。今汝此兒。當與釋迦牟尼佛親為侍者。時甘露王既聞此言。便作是念。今我此子。宜加守護。不應令釋迦牟尼佛見。後時佛來。至於劫比羅城。其王即將此子。遊遊於廣庭城中。待佛去。已還將歸來。世尊當法。於一切衆生。心無不見。無有不知。此事於法。或中及十八頭魚中。說並同。乃至世尊作如是念。此阿難陀童子。遠最後身。合於我法中。而得出家。為親侍者。我所說法。皆能領受。更無遺失。我涅槃後。成羅漢果。為度

阿難陀故。須入劫比羅城甘露王宮。今彼王宮城人。不知我來。世尊作此念已。即作神變。并甚利。得入甘露王宮。如法而步。其王聞佛到來宮內。即將阿難陀童子。藏一房中。佛知是已。即作神力。令彼房門自然開闢。其阿難陀。先至佛所。禮世尊足。即便把持佛背。侍立。佛即為王說種種法。妙法。已。即從坐去。其阿難陀童子。先蒙因緣。故還隨佛去。其王及夫人。嫁女將歸。隨阿難陀童子。亦不能留得住。佛即告王及夫人等。此阿難陀童子。是最後身。汝等亦不能留。宜隨我去。王即辟佛。并當如此。世尊且放歸家。我當如法。發遣。佛日。如是。迦比羅城甘露王。即使諸內外一切親族及諸沙門婆羅門等。設食供養。乃至貧窮下賤乞人。皆施錢財衣服。阿難陀童子。於其中別諸親族。身著璎珞。乘七寶莊嚴象。多將侍衛。前後圍遶。往尼拘陀林中。至劫比羅城門。所乘之象。見流中有諸妙蓮花。其象即往池邊。以鼻卷取蓮華。其占相師占相此事。白甘露王曰。阿難陀童子。今出遊學。一聞於耳。不忘於心。時阿難陀到尼拘陀林。從象而下。步詣佛所。頂禮恭敬。在一面坐。佛告十力迦葉。汝應與此大歡喜童子。如法度之。十力迦葉既奉佛命。即便度之。為受具戒。爾時世尊從劫比羅城。往王舍城。竹林園中。時阿難陀背上生一小瘡。佛令侍轉迦治之。即依佛教。為阿難陀治。是時世尊坐師子座。為諸大衆廣說法要。具壽阿難陀亦

有此台。結法。侍轉迦治。今正是時。何以故。越法心。手。割截。不知痛。故。作是念。已。便取妙藥。傳其瘡上。瘡既愈。已。以刀割之。出其膿血。復以妙藥傳上。因即除瘡。然作此法時。阿難陀以越法故。了然不覺。佛說法已。侍轉迦白世尊曰。我於越法坐中。治阿難陀瘡。割截針灸。阿難陀以越法故。皆不覺知。具壽阿難陀報曰。我為越法故。假令割截我身。碎如油麻。都不覺痛。是時能治瘡王。見斯事。已生希有心。時諸慈獨威。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尊者。歡喜。曾作何業。遂於背上生癰瘡耶。佛告諸慈獨。歡喜先棄汝今願聽。廣說如前。乃至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乃往古昔。於一過國。名無羅陀。有王治化。當時無佛。唯有獨覺出現世間。時有獨覺者。為乞食故。至此城中。詣國王宅。王見生。便以彈丸打其背脊。時彼尊者。降自寶。知彼非尋常之而去。諸慈獨昔時王者。即歡喜是。由以瞋心。以彈打碎支佛故。五百生中。常於背上受惡。報。今末後身。報如是。慈獨若作惡白。無業當受其報。廣說如前。具壽歡喜有當法。若與如來。其身相隨行者。其心則常恭敬。若與如來。化身行者。其心則少恭敬。時有一長者。請如來及諸慈獨。於其家中。設諸供養。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與諸慈獨前後圍遶。赴長者供。飯食訖。還來本處。慈獨問阿難陀曰。汝於今日。隨如來赴供。為隨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佛爲隨化佛。阿難陀報曰。我於今日。與佛世尊相隨往彼非化身也。諸婆羅門。以何知之。阿難陀曰。我若與真佛行者。心自恭敬內懷慚愧。若與化佛行者。則不如此。諸婆羅門。相報曰。此阿難陀甚爲希有。能知其化身。遊別處相與談等類。於是遠近咸知阿難陀。善別諸相。爾時世尊。從王舍城往靈鷲山。至。善多林中住。具壽阿難陀。著衣持鉢入室。履踐被乞食。時有一婆羅門。於中路逢阿難陀。作是念云。我先聞此沙門。謂摩弟子。善能占相。今觀試之。爲解不解。便問阿難陀曰。今此路傍。勝婆羅門。凡有幾葉。阿難陀報曰。有知許百如許千如許萬如許拘底。報已便去。時彼婆羅門。即於林中取一把葉數之。知有七百七十七葉。葉之林外默然而住。時阿難陀乞食已。復還歸來。由於舊路。彼婆羅門問曰。尊者。今此林中。凡有幾葉。報曰。尊者。有知許百千如許萬。今者欠七百七十七葉。時婆羅門聞此報已。歎甚希有。善解算數。時諸婆羅門已生疑白佛言。世尊。此具壽阿難陀。先種何善。能占相算數。佛告諸婆羅門。昔種福業。廣說如前。乃至說佛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婆羅門。往昔世時。波羅尼新城中。有一婆羅門。取得一妻。生得一子。生至二十一日。令諸婆羅門。設諸飲食。因爲此兒立名。號曰大白。年漸長大。遊行人間。學六萬頌算數之法。善得明了。復教他人算數之法。由此因

故。五百生世明了。亦教他人。今最後身得此通達。時具壽阿難陀。復於一時。往波斯匿王宮中。靜思見來。歡喜頂禮。在一面坐。白尊者曰。我從生已。來自然聰明。常有一般婆羅門。來飯二頭。雞一。枝。皆爾。每以食時。從空而下。入銀盤中。唯一頭雞。常落地。上落盤中。時具壽歡喜。既聞斯言。甚生希有。還至僧坊。以告諸人。時諸婆羅門。以此緣往白世尊。佛告諸婆羅門。往昔此波羅尼新城中。有一長者。多儲珍寶及多田莊。於其莊上。造新樓。及造死地。并甘蜜等。世間常法。若佛不出於世。當有辟支佛現教化。時有一辟支佛。從門乞食。至長者家。入其門內。長者見彼威儀端正。言辭柔軟。心生歡喜。便將新樓米飯及炙餅二頭。并甘蜜一。枝。以施獨覺。時彼獨覺。以鉢受之。并面與飯。及以一雞。得入鉢中。一雞落地。由此業因。受斯果報。時彼長者。今勝軍王是。於無量百千。世。生於天上。受諸快樂。受天報已。復生人間。作王。威顯勝事。是故汝等。若欲供養僧食。應勤施與。勿令落。時勝軍王聞佛世尊。記說往昔之事。心生歡喜。於佛法信起大信心。獨坐一處。作是思念。由我前生供養辟支佛故。雖如是報。我應廣設佛法。僧等。必於來世受大利益。作是念已。占事人奏曰。明日阿難陀。應合得師頭寶位。及灌頂位。王聞此言。默然不語。具壽阿難陀。於其夜中。額上忽然生一摩羅。一宿已。王遂聞之。即便生念。供養有德之人。獲福無量。我親供養。作此念已。即勅天下。所有名醫。咸集。制所

阿難陀有病。卿等往治。諸婆羅門。道阿難陀所。便自選擇得一手。遂即下針。刺去惡血。王自執持千輪輪車。置阿難陀上。刺血了已。更傳好藥。王自以鼻。親阿難陀首。當日所造王通達。拜辭阿難陀去。衆僧見此事已。咸生憂感。便白佛言。大德世尊。阿難陀。過去作何福業。今國王親自承事。佛言。此阿難陀。昔種福業。廣說如前。佛告諸婆羅門。往昔波羅尼新城中。有一婆羅門。時有辟支佛。往其家所。彼婆羅門。便盡心恭敬。白。辟支佛言。尊者。所須衣食。一切皆備。我總供奉之。必至病。如言奉事。乃至病除。佛言。諸婆羅門。爾時諸婆羅門。今阿難陀是。由昔供養辟支佛故。無量世中。生天受福。五百生中。常於人間。受勝果報。一切國王。及婆羅門。諸宰貴等。親白供養。今最後身。感勝軍王。親執車。置。高乘之主。周滿承事。如前廣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佛在波羅訶斯城波羅門村中間。是時舍利子大目犍連。與阿難陀俱作侍者。阿難陀一依尊者教。佛即讚歎阿難陀。是時慈覺成皆生疑。即白佛言。阿難陀作何。爾時。今為佛作叔伯兄弟。復作侍者。聰明智慧。通曉佛語。更無忘失。佛告慈覺。汝等當知阿難陀自作是業。廣說如前。

佛告慈覺。往昔過。去時。波羅訶斯城有王。名曰日曜。於其國中作王。制令其人人。樂安寧。無諸憂難。國王於後妃生一子。三七日中喚諸臣佐。朝集設會。為子立名。臣佐白王。名曰日曜。子合立名。號大日曜。其子漸長。人皆為太子。於後王紀更生一子。群臣立名。號為日智。其王太子。每常思念心樂出家。每見父王。或行非法。或依國法。太子見是事已。遂即念言。我今於後受王國位。行如是法。即隨慈覺無有出時。作是念已。往詣王所。跪拜慈覺。白父王言。我今願欲出家。願王棄放我令去。時被父王告其子曰。有諸仙人外道。奉天若行持戒。作如此業。唯求來世生國王家。身為王子。受諸快樂。汝今此身見受果報。如何捨棄國行。若事。爾時太子復白王言。聽我出家。王知其意。不求世樂。遂許出家。時被太子得王放已。即入山中仙人住處。出家修道。父王即謂其弟曰。智太子位。時日曜太子。既至山中。棄念思惟。隨獨覺果。於後時中。身染疾。思慮消散。遂至波羅訶斯城。諸人見已。而白王言。日曜太子。入山修道。隨獨覺果。今來城內。王既聞已。即迎日曜。

其兄已白言。大仙。汝須衣食。我求願結。今爾大仙住我國林。隨時安眠。所須之物。我當供給。時被獨覺默然受請。王見受請。即謂日智太子。傳我獨覺供給。所須。時獨覺倒。即於定中。觀見日智太子。却後七日當捨其身。告太子曰。弟。今何故不求出家。弟言。我願出家。獨覺告曰。白父王知。日智太子往父王所。白言。我願出家。願王聽許。王聞此言。遂生惡惡。告太子曰。汝兄日曜。今已出家。我終沒後。須有繼嗣。今不放汝。時被獨覺聞王不放其弟。即詣王所。說伽他曰。

日曜放日智。今隨我出家。  
出家最勝事。諸佛所讚歎。

父王白言。大仙。當知汝已出家。我之國法。須有紹繼。唯有日智。今知國位。在家修福。其事足。得何用出家。時被獨覺復說伽他曰。

王先別思。此事復別。却後七日。日智命終。

王問獨覺。日智太子却後七日。必不活耶。答言。如是。王言。若如是。若放令出家。太子出家已。發善心。供養獨覺。彼獨覺思。手執飯鉢。掉動不安。其太子見。遂將金銀。以承其鉢。鉢遂不動。太子觀已。歡喜。發如是願。我今應法。亦復如是。法入我心。更不傾動。往時獨覺未得果證。為弟日智。當說圓滿妙法。今得證果。更不說法。日智見已。白獨覺言。汝未出家。何因。緣是。遂即默然。獨覺報言。我實不說法。日智問曰。離合說法。獨覺報云。汝知離正等覺出世之時。當說種種圓滿妙法。太子聞此。發如是願。願以此音。根本米之世。與佛作弟。又得出家。親承供養。聞法領記。獲大總持。爾時時支迦爾其弟曰。却後七日。汝當報終。當守此心。莫令忘失。七日既滿。未得果證。乘將告謝。重發誓言。如前所願。爾時佛告諸弟子。曰。時支弟。今阿難陀是。緣過去世供養時支迦。當發願言。未來世中。與佛作弟。親承供養。多聞總持。所以今時。為我昆季。聰明第一。若水注瓶。時。慈覺制威。皆有。即白佛言。其阿難陀。過去行何善業。今獲世尊於大眾中。歡美稱揚。聰明莫比。慈持。強記。領受無遺。佛告諸慈覺。阿難陀往昔自修。

佛告諸慈覺。往昔之時。於寶封中。於時有情壽二萬歲。有佛世尊。號迦彌波。出現於世。在波羅訶斯城仙人陳盧施鹿林中。佛有一弟子。多聞不忘。聰明第一。彼有弟子。從出家來。常修梵行。乃至命終。不獲果。臨終之時。一心發願。所作善根。願當來之世。與釋迦如來。為親侍弟子。如今無異。於弟子之中。聰明第一。願釋迦如來。與我授記。如彼無異。汝諸慈覺。彼弟子者。今阿難陀是。以先世善心。發願力故。今於我弟子中。聰明第一。諸慈覺。若作黑白雜染業者。各離其報。汝等應捨離染。然。當修白業。

佛在王舍城竹林迦蘭園。迦蘭園中有五百慈覺。兩邊世尊。皆是阿羅漢。唯提婆達多。未得證果。爾時國土飢荒。人民無食。乞求難得。來中有神通慈覺。即應虛空。或下騰那林中。取香。

●(法)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八)八● ●(九)九● ●(十)十● ●(十一)十一● ●(十二)十二● ●(十三)十三● ●(十四)十四● ●(十五)十五● ●(十六)十六● ●(十七)十七● ●(十八)十八● ●(十九)十九● ●(二十)二十● ●(二十一)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二● ●(二十三)二十三● ●(二十四)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五● ●(二十六)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七● ●(二十八)二十八● ●(二十九)二十九● ●(三十)三十● ●(三十一)三十一● ●(三十二)三十二● ●(三十三)三十三● ●(三十四)三十四● ●(三十五)三十五● ●(三十六)三十六● ●(三十七)三十七● ●(三十八)三十八● ●(三十九)三十九● ●(四十)四十● ●(四十一)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二● ●(四十三)四十三● ●(四十四)四十四● ●(四十五)四十五● ●(四十六)四十六● ●(四十七)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八● ●(四十九)四十九● ●(五十)五十● ●(五十一)五十一● ●(五十二)五十二● ●(五十三)五十三● ●(五十四)五十四● ●(五十五)五十五● ●(五十六)五十六● ●(五十七)五十七● ●(五十八)五十八● ●(五十九)五十九● ●(六十)六十● ●(六十一)六十一● ●(六十二)六十二● ●(六十三)六十三● ●(六十四)六十四● ●(六十五)六十五● ●(六十六)六十六● ●(六十七)六十七● ●(六十八)六十八● ●(六十九)六十九● ●(七十)七十● ●(七十一)七十一● ●(七十二)七十二● ●(七十三)七十三● ●(七十四)七十四● ●(七十五)七十五● ●(七十六)七十六● ●(七十七)七十七● ●(七十八)七十八● ●(七十九)七十九● ●(八十)八十● ●(八十一)八十一● ●(八十二)八十二● ●(八十三)八十三● ●(八十四)八十四● ●(八十五)八十五● ●(八十六)八十六● ●(八十七)八十七● ●(八十八)八十八● ●(八十九)八十九● ●(九十)九十● ●(九十一)九十一● ●(九十二)九十二● ●(九十三)九十三● ●(九十四)九十四● ●(九十五)九十五● ●(九十六)九十六● ●(九十七)九十七● ●(九十八)九十八● ●(九十九)九十九● ●(一百)一百●



美體祀之。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衆。自亦飽足。或往靈巖林下。迦比陀林。或下甘密園。或下阿梨勒林。取香美之菓。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衆。自亦充足。或有靈樹神。遍自在。即騰虛空。往北俱盧洲。取自然神米香美之菓。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衆。自亦飽足。或有靈樹神。遍自在。虛空遊行。往至餘國。乞種種美妙飲食。乃至滿鉢。廣設如前。或有靈樹。以神通力。往四天王所。或往三十三天中。取天廚精妙飲食。滿鉢充足。乃至廣設如前。爾時提婆達多。見諸靈樹。有如此神通。取諸飲食。作如是念。此國土氣。人民無食等。廣設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廚飲食。四衆充足。自亦飽足。我若有神通。即騰虛空。下諸郡林中。取香美菓。滿鉢充足。我亦供養四衆。自亦飽足。廣設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廚飲食。四衆充足。自亦飽足。我若有神通。作是念。已。從坐而起。往諸佛所。頂禮佛足。而立一面。提婆達多。自世尊曰。唯願慈教。我欲得道。令得神通。爾時世尊。知提婆達多。起邪道心。已。告提婆達多。汝應受戒。戒中勸心修習。即得神通。乃至增心增智。應受心中。當勤修習。即得神通。及得餘法。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世尊不肯教我神通法。作是念。已。從座而起。往詣具壽阿若憍陳如所。到已。問阿若憍陳如曰。上座。唯願慈教。我欲得道。令得神通。爾時阿若憍陳如。觀佛知提婆達多。起邪道心。觀已。告提婆達多曰。汝應增色

心中動智。即得神通。及得餘法。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此上座。亦不肯教我神通法。即往詣具壽。寶子。羅刹。大名。國。滿無垢。牛王。眼妙。臂。乃。至。五百。上。坐。達。夫。到。已。問曰。上座慈教。我欲得道。令得神通。爾時妙臂。等。五百。菩薩。咸。聞。佛。意。知。提。婆。達。多。起。邪。道。心。觀。已。告。提。婆。達。多。曰。汝。應。增。色。心。中。動。智。即。得。神。通。及。得。餘。法。乃。至。受。想。行。識。汝。應。增。意。心。中。動。智。即。得。神。通。及。得。餘。法。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此。五百。上。座。等。亦。不。肯。教。我。神。通。法。欲。以。此。五百。上。座。等。先。共。世。尊。平。等。不。許。教。我。神。通。何。以。故。今。見。佛。等。五百。上。座。不。肯。教。我。神。通。復。念。如。是。何。有。能。教。我。神。通。神。通。當。時。十。力。迦。彌。波。在。王。舍。城。生。尼。迦。羅。中。我。爾。彼。處。彼。上。座。直。心。無。瞋。及。我。亦。阿。羅。漢。教。彼。十。力。上。座。能。教。我。神。通。神。通。提。婆。達。多。念。已。即。往。詣。十。力。迦。彌。波。所。頂。禮。佛。足。於。一。邊。立。作。如。是。語。上。座。十。力。迦。彌。波。慈。悲。教。我。神。通。神。通。爾。時。十。力。迦。彌。波。不。觀。佛。意。及。五百。上。座。等。亦。不。知。提。婆。達。多。發。生。如。是。道。心。以。不。觀。故。即。教。提。婆。達。多。發。神。通。是。時。提。婆。達。多。於。初。夜。後。夜。修。習。神。通。而。住。依。止。初。禪。得。神。通。即。以。神。力。一。身。變。作。多。身。多。身。合。為。一。身。或。現。或。隱。以。有。見。力。故。能。如。是。現。復。於。山。石。樹。木。通。通。無。礙。如。於。虛。空。於。大。地。出。沒。猶。如。水。中。有。於。虛。空。中。結。跏。趺。坐。猶。如。在。地。或。騰。虛。空。猶。如。飛。鳥。或。在。地。手。持。日。月。提。婆。達。多。得。神。通。已。作。如。是。念。我。得。如。是。神。通。作。諸。變。相。神。通。亦。得。諸。勝。那

林中取香美菓。滿鉢充足。供養四衆。自亦飽足。廣設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廚食。亦供養四衆。自亦充足。復更思念。此摩揭陀國中。誰人最勝。我當歸伏。因被人故。令一切人皆恭敬我。復更思念。此國太子阿闍世。父王亡後。太子為王。我應降伏。我若降得阿闍世太子。令一切人皆恭敬我。作此念已。往詣阿闍世所。即現神相。化為白象。即入大門。從小門出。或入小門。從大門出。自現其身。更入大門。變為羆馬。從小門出。自現其身。欲入小門。即為牛王。從大門出。即其身現如法。持鉢詣阿闍世所。即變其身。猶如小兒。身衣金環。坐太子膝上。乍起乍坐。流轉徘徊。太子知是提婆達多。神通之相。或扑或抱。或拍或吻。便唾口中。提婆達多。以供養利。貪食心故。即咽其唾。時阿闍世。起顛倒心。作如是念。此提婆達多。勝佛神通。時提婆達多。自現其身。是時太子。心生恭敬。即便頂禮。及諸供養。將五百寶車。送提婆達多出。時阿闍世。還至本處。每日兩。過。提。婆。達。多。及。承。事。供。養。時。太。子。遠。立。五百。大。幢。作。諸。飲。食。送。至。提。婆。達。多。以。為。供。養。時。提。婆。達。多。收。取。自。食。及。五百。寶。車。圍。繞。共。食。時。甚。利。於。王。舍。城。晨。朝。乞。食。聞。如。是。語。此。提。婆。達。多。得。太。子。種。種。利。供。養。日。日。二。時。恒。日。不。絕。及。五百。寶。車。轉。賣。承。事。供。養。及。五百。寶。車。作。諸。飲。食。而。為。供。養。及。將。自。食。五。百。寶。車。圍。繞。而。食。諸。茲。揭。闍。此。事。已。次。第。乞。食。還。至。本。處。依。法。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往。佛。所。頂。禮。佛。足。次。第。而。坐。而。白。佛。言。大。德。我。等

●(有)一● ●及二乃 ●我十(女)● ●一● ●三三

羅刹入王舍城乞食。爾時提婆達多從阿闍世太子所多得利養。廣說如上。乃至五百婆伽婆。兩邊坐共食。佛告諸婆伽婆。時提婆達多受此利益供養。猶此自害及以衆害。何以故。諸婆伽婆。如芭蕉出菓。便即枯死。猶此自害。提婆達多。受此利養亦復如是。譬如竹葉若出花菓。便即枯死。如羅刹有子。便死。諸婆伽婆。提婆達多。受此利養亦復如是。諸婆伽婆。提婆達多。受此利養。彼無智提婆達多。日夜接受。受名苦債無利。得如是報。汝等慈憐如是。爾時提婆達多廣得利養。遂起貪心。更不希求。起瞋心。別生惡念。世尊今既年老力弱。今爲何求說法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四衆。我自教示而爲說法。世尊當可安寂而坐。修習善法。常住安樂。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已。即失神通。自不覺知我失神通。爾時迦俱羅婆。瞋因無畏除貪念。死生覺天。即見提婆達多。遠多遠失神通。是提婆達多亦不自知。爾時大目犍連。在揭伽國陂魚山恐怖鹿林中。彼迦俱羅婆天子。從彼天沒。如屈中臂頃。往目連處。頂禮雙足。却住一面。作如是語。大德目連。今可知提婆達多爲利養故。遂起貪心。更復希求。起瞋心。別生惡念。世尊今既年老力弱。今爲何求說法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四衆。我自教示而爲說法。世尊當可安寂而坐。修習善法。常住安樂。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即失神通。自不覺知我失神通。大德大目犍連。起慈悲心。往詣佛所。說提婆達多

如上緣起。乃至失其神通。自不覺知。爾時大目犍連。從梵天子默然受語。爾時迦俱羅天子。知目連受已。心生歡喜。頂禮目連雙足。忽然不現。爾時大目犍連。見梵天去。便即入如是定。從陂魚山沒。即於王舍城迦俱羅竹林園中。顯現。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爾時大目犍連。所受迦俱羅天子言語。皆悉誦白。是時世尊告目連曰。汝先知提婆達多如上事耶。爲復報汝始知。時目連達白言。世尊。我先舊知。爾時世尊。共目連達說是語時。提婆達多共四婆伽婆。一名迦利迦。二名藥茶達。三名鳩吒。四名迦底沙。四名三沒羅達。共此四人同詣佛所。世尊遙見提婆達多等來。皆目連曰。且止其語。彼無智提婆達多等來。此無智人今對我前。如上的事。定當自說。亦自讚歎。爾時大目犍連禮佛雙足。入如是定。從竹林沒。往陂魚山至本處。已如法而坐。爾時提婆達多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既年老力弱。爲何求說法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徒衆。我自教示而爲說法。世尊當可安寂而坐。修習善法。常住安樂。世尊報曰。如我舍利弗。大目犍連。弟子中。最聰明智慧。修行神通。最勝。我今向白。不以慈憐憫而見付囑。豈可況汝無智。人貪睡者乎。是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讚歎舍利子。目連等。情懷於我。屬云無智貪睡者乎。於時提婆達多。於世尊處。起七種惡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四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四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詔譯

爾時提婆達多。遂出懷。雙點頭三過。便起而去。是時阿難陀。在佛左右搖扇而立。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於此竹林園內。喚諸婆伽婆。此食堂。是時阿難陀奉命。巡喚總集食堂。是時阿難陀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衆今已集。爾時世尊。即往食堂敷座而坐。皆諸婆伽婆。此世間中有五種教師。何者爲五。第一有教師。自不具戒。稱已具戒。彼有弟子。久共一處。即知我師不能具戒。共相謂曰。我若肯向餘人。外既聞已。我之教師。即被輕賤。我等於後。云何見師共住承事。教師自知好惡。我等應可覆護。勿向人說。何以故。我此教師。時時供我衣服飲食。湯藥臥具。是時弟子。貪此供給。覆護教師。不向人說。令知破戒。時彼教師。應須弟子。覆護於我。如上所說。此世間中。第一教師。復次第二教師。世間有一教師。用不淨之物。以將充命。自將清淨之酒。亦非淨失。彼有弟子。久居一處。後乃得知我之教師。用不淨物。以將充酒。自將清淨。亦當有罪。我弟子等。若說教師此事。外將輕賤。此等之緣。我諸弟子。若爲可活。此教師作諸權不淨。罪可自知。然不關我諸弟子事。又此教師

●第一卷 ●大目犍連二目連 ●第二卷 ●迦利迦一藥茶達 ●沙一沒羅 ●第十(道) ●月連二目連 ●第二卷



僧伽作翻譯事執受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

法令得光顯。安變面住。具壽。汝今可捨隨順。

之時，彼於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真

實錄皆虛妄。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誅迦里迦等四人。汝迦里迦等。知彼多欲破和合僧。故作瞞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婆剎作如是瞞時。汝等莫向諸婆剎等作如是語。大德彼基制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基制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作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而說。彼婆剎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婆剎。非法語者。非律語者。而彼婆剎。於非法作執受而住。不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得莫毀破僧伽事。當樂和合僧伽。應共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諸具得。汝今應捨瞞伴破僧伽不和合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諸婆剎破本教已。白。如是我等當誅。即以白四羯磨誅迦里迦等。時彼四人摩訶不捨云。此真實持戒安。時諸婆剎以緣白佛大德我等以白四羯磨誅彼迦里迦等。時摩訶其事無心棄捨云。此真實持戒安。佛告諸婆剎。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達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於諸僧事更增勇猛。諸婆剎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婆剎制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迦里迦等。汝實欲破和合僧。故作瞞事。事畢執受而住。提婆達多白。大德。實爾爾時世尊告提婆達多。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淨不離。非出家人之所作事。若婆剎與方便欲破僧伽。持得惡作罪。若別時事不捨者。皆得惡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誨誨之時捨者。若不捨者。白丁之時得解。作初番了時亦得解。若第三番羯磨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爾時世尊即於本座。為諸婆剎弟子。欲制破僧伽伴學。告諸婆剎曰。汝諸婆剎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即便問迦里迦等四人曰。汝等實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破僧伽方便。勸作瞞事。摩訶而住。汝共為伴。順邪達正。告諸婆剎曰。大德。共破婆剎有所論說。若好若惡。等乃至非出家人之所應作。廣說如前。爾時具壽十力。迦里迦等。提婆達多。諸婆剎。當誅。諸婆剎告十力迦里迦等曰。何故上座。數罵人提婆達多。神通道法。十力迦里迦等曰。具壽。我實不知此惡行人。我若知此人惡行。不教神牛。何論神通道法。爾時衆多婆剎告提婆達多曰。汝得利往供養。悉是上座十力迦里迦等。汝得如是。應往供養十力迦里迦等。其大衆作此語方便。以提婆達多往十力迦里迦等。提婆達多於此惡心。得令行善。為說此事。故時提婆達多告諸婆剎。彼十力迦里迦等。我何力。我自日夜常求精進苦行。得第一禪定力。是我自求。不圖十力迦里迦等。時提婆達多作此無恩之語。所有神通皆悉退散。時諸婆剎知提婆達多無恩。故神通退散。爾時諸婆剎有疑諸世尊所。頂禮佛足白世尊曰。提婆達多。於十力迦里迦等。所有神通皆悉退散。佛告諸婆剎。其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無恩。為此失却神通。亦是往昔無恩之語。失却神通。所學之法皆悉退散。汝等諸婆剎。當誅。迦里迦等。彼中有一。勝茶羅善明健陀羅呪禁之法。承彼呪力。飛騰虛空。詣香山。採得非時奇妙花果。持還城內奉獻國王。王見恭敬心生歡喜。即以衆落賞勝茶羅。爾時雨天。有一摩訶婆。為學呪故。往波羅尼城。問諸人。摩訶善呪法。諸人見問。摩訶婆。今此國內有勝茶羅。善能治呪。摩訶婆曰。便詣勝茶羅處。合掌白言。我今來此奉侍。摩訶婆問曰。貴求何事。而云供養。答曰。為學呪故。勝茶羅即說偈曰。

明呪不害人 以呪獲方興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時摩訶婆報教曰。我無珍物。唯承承事供養。幾時可得此呪。勝茶羅曰。十二年中承事供養我者。由知得。摩訶婆為學呪故。一心承事供養。漸至一年。爾時勝茶羅。為觀會故。身飲酒。醉夜至家中。弟子摩訶婆。見即作是念。今觀教身。醉我於今夜。可重加親近。待

●(迦)一● ●(言)一● ●是十(言)● ●(風)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時國王問摩訶婆。汝今呪法。可是勝茶羅教。

惜其樹時樹神搖動其身更悉落地其時既

此酥合煎成此妙那羅若藥佛復問王何

●●●

者極不可思議。答曰：佛出於世，能說妙法，能令信衆依教而行，此是極不可思議。佛復問：王！何者？是汝可知耶？答曰：一切皆歸死，除佛之外，無有得脫者。佛復問：王！何者？汝實不知，答曰：我知人滅不知去處。爾時諸婆羅門此語已心生疑，惑相問曰：此侍神通。爾時諸婆羅門問世尊：看此侍神通，知佛意，佛即告諸婆羅門：此侍神通，非是今世所知。佛意，亦前世之中，善知佛意。汝等隨佛，告諸婆羅門：往昔一村，落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有，其家極富，後娶一妻，至十月乃生一女，至二十一日，集諸婆羅門立名字，其婆羅門等即與此女名曰善行，乃至復生一子，集諸婆羅門立名字，其婆羅門等與名曰善德，其長者作如是念：我今有子，將諸財寶可往與生，更作思念：我將與生，於後多留財物，恐後我妻用我財物，作此念已，便少留財，自餘賣賣，於金銀中而滿置之，復以異珠玻璃項鍊，其瓶口，將至森林，其樹下掘坑埋之，別取寶財，即往與品，至他間所信加得利，便更娶妻，乃至又娶多子，其前妻之子，漸為長大，而問母言：我父何在？母曰：承聞汝父今在某處，多能財寶，其得安寧，汝可往。彼父若見汝，應相許及，子聞此語，便歸父處，入於市內，父子相見，父見子而即懷之，嘆言：汝從何來，欲何所至？其子具陳上事，父知子將歸往處，告言：汝實莫向他處，言為是我子，至於付心，心生憐愛，洗浣衣服，重加情念，自餘妻息而問之：

言：此是何人？父言：此是我友之子，其餘子等見父加憐，而作是念：此必是子，使我等財，父便作念：我今宜可與彼財，本令還所住，若不如此，自餘子等定有妬心，而傷害之。父復作念：若與彼財，為其物故，在此觀感，恐後告之，即作書頌而與其子，作書頌已，與子道還，諸婆羅門在道即從問言：汝父與何物？答曰：唯與一書，諸人等曰：必以方便，令彼還還，隨意放之，便還本國，見母母母母母，汝於父邊得何等物？答曰：更不得物，唯與此書，母曰：汝父欺誑，徒獲幸苦，子言：我父甚為智慧，實不輕信，即讀其頌，思惟句義，而解之，既了知已，即詣販賣方領取之，將至家中，成大富貴，佛言：若獨過去父者，即我身是，彼其子者，今侍神通是，我以方便而教之，便知我意，今亦如是，爾時侍神通而作是念：如來大金剛，雖少，何以為足，應用二斤，作是念已，即量取二斤，點酥膏，覆佛鉢中，世尊食已，而殘少許，與諸婆羅門，悉初隨財世尊，于時提婆達多見此事已，而作是念：我應食之，麻而問侍神通言：沙門爾答言：我亦食之，侍神通答曰：正有二斤，言言：我亦食之，侍神通曰：如來世尊，大金剛，所食酥是，能使消化，非汝所及，提婆達多曰：我今亦是，大金剛，何不能消，即取二斤而便食之，至明清晨，佛所食酥皆悉消化，侍神通持鉢來奉世尊，如來即食，提婆達多麻在腹，亦食其酥，腹即大痛，旋轉叫喚，夜不安，阿難陀於自親族心有憐，聞其受痛，情生悲愍，詣世尊

所而白佛言：提婆達多，為多食酥，未消，腹痛不安，爾時如來，即舒百藥莊嚴功德千輪，輪轉相手，遍觀山巒，按提婆達多項，告諸婆羅門曰：我於提婆達多，及嚴估，心生平等，更無有異，提婆達多，諸痛皆悉除滅，作是語已，時提婆達多，來苦頓除，從死得生，即取其手，方知佛臂，而作是念：此是沙門，為其臂，為提婆達多，由無量劫來，懷惡毒故，雖知承以佛威，得脫苦，便是其惡，遠多善，隨學得知是善，以因此法，能自濟人，于佛是因，而面出大聲，如來世尊，以誠實語，教提婆達多，苦痛，提婆達多，來及諸人，聞此聲時，無不慶喜，皆共稱讚，世尊神力不可思議，甚為奇特，時諸婆羅門，詣提婆達多，處告曰：佛若不救，當死無疑，提婆達多曰：佛知善術，方欲來人，皆隨已故，而作斯法，諸婆羅門曰：提婆達多，勿出此語，宜速默然，當自心觀，世尊佛事，提婆達多曰：何能彼能救我，腹內酥消，痛苦自除，時諸婆羅門，既聞此語，知無思報，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唯願如來，親臨提婆達多，世尊，於彼有大慈悲，故令無思報。

●〔法〕一 ●〔任〕一 ●〔初〕一 ●〔實〕一 ●〔言〕一 ●〔二〕一 ●〔三〕一 ●〔四〕一 ●〔五〕一 ●〔六〕一 ●〔七〕一 ●〔八〕一 ●〔九〕一 ●〔十〕一 ●〔十一〕一 ●〔十二〕一 ●〔十三〕一 ●〔十四〕一 ●〔十五〕一 ●〔十六〕一 ●〔十七〕一 ●〔十八〕一 ●〔十九〕一 ●〔二十〕一 ●〔二十一〕一 ●〔二十二〕一 ●〔二十三〕一 ●〔二十四〕一 ●〔二十五〕一 ●〔二十六〕一 ●〔二十七〕一 ●〔二十八〕一 ●〔二十九〕一 ●〔三十〕一 ●〔三十一〕一 ●〔三十二〕一 ●〔三十三〕一 ●〔三十四〕一 ●〔三十五〕一 ●〔三十六〕一 ●〔三十七〕一 ●〔三十八〕一 ●〔三十九〕一 ●〔四十〕一 ●〔四十一〕一 ●〔四十二〕一 ●〔四十三〕一 ●〔四十四〕一 ●〔四十五〕一 ●〔四十六〕一 ●〔四十七〕一 ●〔四十八〕一 ●〔四十九〕一 ●〔五十〕一 ●〔五十一〕一 ●〔五十二〕一 ●〔五十三〕一 ●〔五十四〕一 ●〔五十五〕一 ●〔五十六〕一 ●〔五十七〕一 ●〔五十八〕一 ●〔五十九〕一 ●〔六十〕一 ●〔六十一〕一 ●〔六十二〕一 ●〔六十三〕一 ●〔六十四〕一 ●〔六十五〕一 ●〔六十六〕一 ●〔六十七〕一 ●〔六十八〕一 ●〔六十九〕一 ●〔七十〕一 ●〔七十一〕一 ●〔七十二〕一 ●〔七十三〕一 ●〔七十四〕一 ●〔七十五〕一 ●〔七十六〕一 ●〔七十七〕一 ●〔七十八〕一 ●〔七十九〕一 ●〔八十〕一 ●〔八十一〕一 ●〔八十二〕一 ●〔八十三〕一 ●〔八十四〕一 ●〔八十五〕一 ●〔八十六〕一 ●〔八十七〕一 ●〔八十八〕一 ●〔八十九〕一 ●〔九十〕一 ●〔九十一〕一 ●〔九十二〕一 ●〔九十三〕一 ●〔九十四〕一 ●〔九十五〕一 ●〔九十六〕一 ●〔九十七〕一 ●〔九十八〕一 ●〔九十九〕一 ●〔一百〕一





見其用此。問：有何所以。烏答：前王所遣人將諸兵來，乘機鹿王時被千鹿開兵來，驚怖走散。是時鹿王即作是念：我今若走，彼諸兵必殺我。我亦殺千鹿，我事守死，活彼千鹿，作是念已。爾時鹿王詣國王所，往時國人遙見鹿王，即舉兩手指示王言：金色鹿王彼來者是。

佛告諸婆羅門：衆生若造極惡業，不待來生今即見受。彼惡之人，由不知恩造惡業故。手捐鹿手即墮地。王見是事怪而問言：何忽如是。兩手墮落，時彼國人苦痛流泣，即便向王以頌答曰：

穿斷盜物者 此不名為賊  
有恩而不報 是名為大賊

王聞此語即問彼人：此頌何義。我今不解。時彼國人即便爲王具說前事。王聞是已，爲不知恩報人，說頌報曰：

無恩報人 何故汝身 不陷入地  
何故汝舌 不破百分 何故金剛  
執持刀杖 不殺盜汝 一切鬼神  
何不打破 汝極背恩 何故少報

王知彼鹿是大菩薩有大威德，告諸臣言：鹿與鹿王設大供養，卿等速過播磨道，懸棺幡蓋，衆名貴，我與鹿王俱來入城，諸臣聞勸具依王教。是時國王令金色鹿在前而行，國王大臣隨鹿王後，入播磨新城。於宮門前鹿師子座，種種莊嚴，請鹿王坐。王及月光夫人、後宮婦女王子人民，圍遶而坐。是時鹿王方便妙法，王及夫人一切大眾，既聞法已，即請鹿王爲受五戒。一切有情願歸菩薩王，見是已心大歡喜，向鹿王言：王所遊處山林曠野，悉隨鹿王。我從今後永斷殺生，亦令國人不得遊獵。願諸有情於諸住心無怖畏。佛告諸婆羅門：時鹿王者，今我身是。時無恩報人，今提婆達多是。過去無恩今亦如是。佛告諸婆羅門：提婆達多復有無恩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遠處新界聚落，於中有一作花籃人，其聚落傍有一河水。作花籃人每當渡水取花來去，後於一時欲渡河水，於此河中，非時得一菴沒蓮果。持隨王城與守門者，守門者得轉輪通事，通事人得便奉進王。王得其菓復與王妃，妃得其菓即便食之。以菓香美復從王索，王復問彼通事之人：何處得菓。通事人答：我於守門人邊得之。王即遣喚守門人問：菓汝從何得。守門人云：我於花籃人邊得此菓。王復遣喚作花籃人間：何處得菓。花籃人答：於河中得。王語作花籃人：汝往河所更覓此菓。其花籃人既得勸已，自解腹食復往河所。尋水面覓行至一山，於高崖上遙見菓樹其果如金，絕一切雜樹皆不能上。何況於人，其作實人多日尋覓，無有上菓。糧食復盡，其人心念：我得王教令覓其菓，今既不能如何得歸。作是念已，不顧身命，手攀峻崖漸漸而上。未到果所遂便墜落。下有深淵，墜在其中。時有菩薩作羅網王遊行山谷，見花籃人墜在深坑受諸飢渴。菩薩發心救諸含識，善巧方便時羅網王遂設其計，取一大石繫索如人，即便背負調習還轉，知得出坑。遂負人漸漸而出。由此疲極身體乏困，當於彼時一切禽獸悉解人語。時羅網王問花籃人：汝因何事落在深坑。時花籃人廣如上說。是時菩薩便作是念：此採菓人不得其菓，必當受罪。我今應可與取菴沒蓮菓。菩薩羅網，遂昇高巖摘取其菓，擲與花籃人。彼人得已便自食足，餘蓮菓子衣被盛之。羅網下樹羅網花籃人言：我今疲乏欲少時睡，汝可暫覺守護於我。花籃人言：好我覺覺，羅網便睡。時花籃人而作是念：我路遠，若食菓子以何奉王。應殺羅網猴作乾脯將充路糧。方可得達。時彼惡人不知恩故，遂起惡念，攀取大石打羅網猴頭骨。羅網猴遂致命終。爾時空中有一天神見此，已即說頌曰：

承奉恭敬 猶如善友 有如是人 不知恩報

佛告諸婆羅門：汝等當知。往昔羅網王者，即我身是。其花籃惡人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過去不知報恩，今亦如是。慈弼當知。佛告諸婆羅門：提婆達多，復有無恩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之時有一山林，種種花菓時有一鳥名曰啄木，其林一邊有師子王，尋常覓鹿而食。後殺一鹿遂便食嚼，骨橫咽中不能得出。痛苦多時不能得食，羸劣飢瘦。彼鳥遊戲見師子王，即便問曰：阿鼻，何故羸瘦如此。師子王答曰：我有痛苦。時鳥問言：何故痛苦。其師子王廣如上說。鳥復報曰：我爲治苦，汝是諸獸中王，能報恩不。每日之中常與我食。師子王報曰：依汝所須當能供給。鳥便思念

●王問二問烏答 ●故一故 ●經一經 ●人心念二心念 ●爾一爾 ●即一即 ●(山)一 ●(時)一 ●(報)一

我作方計除却其骨。待去却後始知。令知待師子。方可除骨。既作念已。暫遊於樹末。覓其食時。師子王過涼風吹。遂便美睡。鳥見睡已。以木著口。細更看。遂入口中。銜骨而出。在於樹上。待師子王睡醒。後將骨示之。時師子王須臾睡醒。遂覺喉中骨。去無痛。時師子王見鳥。驚從樹飛下。以骨示之。報師子云。阿舅苦痛。皆由此骨。師子歡慶。報鳥云。外甥我久苦痛。今得除。我欲一牛供養。承事唯願外甥。日來此。鳥聞此語。歡喜而去。後師子王正食處時。其啄木鳥被鷹所逐。驚怖飢急。飛投師子。說被鷹逐飢急事。願賜我一餐之食。時師子王以頤答曰。我當行殺害。惡性亦惡。行我牙齒鋒利。入我口得出。應當自折廢。今復更何索。鳥聞此。說亦以頤答。物墮海中失。事得臨時失。承事惡人失。救濟無恩人。此更爲大失。我從汝何索。鳥說頤已。即便飛去。佛告諸苾芻。計時啄木鳥上者。即我身是。彼無恩師子王。者。今提婆達多是。先不知恩。亦不知報。今亦如是。汝等當知。世尊復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復有無恩報之行。汝等當知。往昔提婆達多。於一貧人。常取柴樵。實以活命。其人復於一時。執持繩。往於林邊。將欲伐柴。即逢非時大暴風雨。七日不息。爲避風雨。漸次蹣跚。遂至山邊。

見一石窟。即欲入中。將至窟門。見熊在內。驚怖却走。熊見驚走。便呼彼云。善男子。來。汝勿怖我。其人雖復聞彼熊呼。驚怖恐怖。躊躇而立。不前不却。熊見彼住。即抱入窟。不令驚懼。與諸美味。填食樹根。養經七日。至第八日。熊自出外。看其風雨。見風雨歇。即與美味。遣令去。其人長跪合掌白曰。我蒙供養。身命得活。我從今後。何以報恩。熊即報曰。汝但勿向外人言說。我在此住者。即爲報恩。其人即便遙行。道經一匝。已報其熊曰。我終不敢報。除人知。說此語已。便即而去。其人行至邊。羅施斯城門。見一獵師。欲行遊獵。先共相識。獵師問曰。汝多日不還家中。婦兒得無悉皆憂惱。言爲被風雨。及虎狼食。將作汝死。已度大雨。禽獸多死。汝今云何得活。時探薪人說熊收養。廣如上說。獵師問曰。彼熊今在何山。何處。願汝說我。時探薪人報獵師曰。我今雖死。亦不能却入山林。獵師報曰。多以巧言種種動化。我若親得。與汝多分。我取一分。其人即起貪心。遂便却還。觀彼熊處。行至窟邊。遙指熊視。是時獵師於其窟門。多積柴薪。以火熏之。時熊被煙火逼。困苦欲死。即說頤曰。我此山中住。不害於一人。食菓及樹根。常起慈惠念。我今命欲盡。當復作何計。自念過去業。善惡今得報。時熊說此頤已。即便命終。時被獵師知熊死已。即入窟中。取熊剥皮。分作三分。諸彼獵人。

汝取肉二分。我取一分。時探樵人以手取肉。當取肉時。兩手俱落。獵師見。以唱言。奇哉。奇哉。獵師已肉。亦不將行。便却入城。以希奇事。聞奏於王。說向國人。王既聞已。親自往看。收取熊皮。往詣寺中。打鐘集衆。遂將熊皮。安置前。王禮僧已。爲諸僧衆。說如上事。寺中上座。阿羅漢。以頤報國王曰。大王今當知。此非實。熊身是勝上菩薩。當獲無上果。應三世供養。大王須起塔。時王聞已。勅諸大臣。取種種香木。往詣窟窟。所焚燒其身。起塔安置。種種花香。懸諸幡蓋。灑掃供養。國王大臣及諸人等。共立制約。每一年中。同集供養。共立制已。禮塔而去。一切人民。若有來禮彼塔及供養者。皆得生天。佛告諸苾芻。往昔熊者。今我身是。昔探樵惡人者。今提婆達多是。昔時早已無恩無報。今時亦復無恩無報。汝等當知。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當知。往昔提婆達多。於一貧人。常取柴樵。實以活命。其人復於一時。執持繩。往於林邊。至一樹邊。欲採其樵。遂逢大暴風雨。却走。上一大樹。不覺樹上有熊。見已。復怕不敢更上。熊見驚怖。漸下報言。汝不須怕。但依我。樵人聞已。亦不敢近。熊見悲愍。自來執抱於其樹上。還安隱。熊抱而坐。是時樹下大暴報其熊曰。此是無恩衆生。後殃害汝。何須守護。當可擲於樹下。我須食之。若不得食。我終不去。

●(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一●●(七)一●●(八)一●●(九)一●●(十)一●●(十一)一●●(十二)一●●(十三)一●●(十四)一●●(十五)一●●(十六)一●●(十七)一●●(十八)一●●(十九)一●●(二十)一●●(二十一)一●●(二十二)一●●(二十三)一●●(二十四)一●●(二十五)一●●(二十六)一●●(二十七)一●●(二十八)一●●(二十九)一●●(三十)一●●(三十一)一●●(三十二)一●●(三十三)一●●(三十四)一●●(三十五)一●●(三十六)一●●(三十七)一●●(三十八)一●●(三十九)一●●(四十)一●●(四十一)一●●(四十二)一●●(四十三)一●●(四十四)一●●(四十五)一●●(四十六)一●●(四十七)一●●(四十八)一●●(四十九)一●●(五十)一●●(五十一)一●●(五十二)一●●(五十三)一●●(五十四)一●●(五十五)一●●(五十六)一●●(五十七)一●●(五十八)一●●(五十九)一●●(六十)一●●(六十一)一●●(六十二)一●●(六十三)一●●(六十四)一●●(六十五)一●●(六十六)一●●(六十七)一●●(六十八)一●●(六十九)一●●(七十)一●●(七十一)一●●(七十二)一●●(七十三)一●●(七十四)一●●(七十五)一●●(七十六)一●●(七十七)一●●(七十八)一●●(七十九)一●●(八十)一●●(八十一)一●●(八十二)一●●(八十三)一●●(八十四)一●●(八十五)一●●(八十六)一●●(八十七)一●●(八十八)一●●(八十九)一●●(九十)一●●(九十一)一●●(九十二)一●●(九十三)一●●(九十四)一●●(九十五)一●●(九十六)一●●(九十七)一●●(九十八)一●●(九十九)一●●(一百)一●●

佛告諸婆利世間之法有難投者向自守護  
何況作難有來歸投而不守護。時熊報大  
曰此人投我終不違信。聞此語為仇之故  
亦不肯去。熊報人我今抱汝置之。少  
時後自覺覺并守護我。爾枕人便起思  
我暫離也。當為他人脫十頭法。作此念已熊  
即便離。見熊離報人曰汝能離時樹上  
而作。應可離熊樹下我食即去。免害於汝  
得還家。時探人聞此語已即起惡念此最  
好語。我於此處離時住。作此念已便即  
熊樹下推落。覺已未至地間即脫十  
說已至地。熊既得離便食。飽足便去。機  
人聞熊脫十字秘術之法。便即思念。熊有好  
法離脫。我起貪求即生煩惱。為失法故  
心迷狂走。脫十字曰

時此人親見熊狂。將彼歸家。更無餘語  
唯說十字。其親屬等既見熊狂。即覺得人及  
熊狂者種種難方。不能盡。時婆羅尼斯城  
不遠有林多菓。衆鳥皆集出。妙音。時被林  
中有一仙人。具五神通。狂人親見將視仙人。  
爾時離非便即自。我此解脫狂心。不  
說餘語。宜十字。我等不解如何治。仙人  
報曰。此人惡惡都不知恩。最大苦痛。於樹  
下。而求至地間。脫十字。以攝十頭。脫此十  
字已。應地而死。被虎所食。時探人便即  
狂。時諸婆利及仙門人皆曰。仙言云何十頭  
復有何。是時仙人大第解。便說曰。爾  
時世尊告諸婆利。汝等當知。往昔者。今我  
身是。時探人不知恩者。今提婆達多是。昔

不知恩。今亦如是。汝等當知  
爾時世尊告諸婆利。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  
無報之行。汝等當知。昔有一城名曰寂靜。其  
中有王亦名寂靜。國土豐饒。人民安樂。無諸  
賊盜。不相征伐。王性慈惠。慈惠衆生。等如一  
子。心好惠施。常樂施法。無有懷貪。供養沙門  
婆羅門等。及諸貧病。心無厭足。王有常法。每  
日清旦先參父母。後看病人。然治國務。時有  
貴人重病。極困。人者不肯與醫。皆云。定  
死。病人既聞心懷苦。悲泣遊行。至寂靜城。  
時王奉時與諸臣后妃眷屬。欲遊園觀行  
詣城門。時彼病人拄杖悲泣。跪拜王前。白其  
王曰。唯願大王。救我。救我。如是病苦。令得  
命。王既見已起大悲。遣還宮。命大臣  
曰。召我國內所有醫人。臣奉王命。速即召集  
一切醫人。便將見王。王喚病人。躬自親視。汝  
等醫人。必須治。諸醫見已曰。大王曰。觀此  
人病。極難得。王便問曰。何故難得。醫答王  
言。要須一生不解。而取其血。煮粥治之。  
方可除。如若不得其病。不除。王既聞已便  
作是念。我既不能救一人命。用此王位及身  
命。為却自親視。我一生來無有。作是念  
已。命其乳母便問曰。我幼小時不有。不  
乳母答言。自生抱我。我無。何況王身。未  
將為定。更問乳母。兒自生來見有。母便  
報曰。既懷王已。我無。況王自身。王既聞  
已。歡喜。作如是念。今得。告諸醫人。  
於我身上。五處下針。刺取其血。請王。病  
人卑下。王是貴。我今不敢於王身上而

下針。佛告諸婆利。一切菩薩善解世間種種  
事。爾時國王起慈悲心。即自下針。五處出  
血。令諸醫。便付醫人。即令作粥。與病人食。  
是時國人見王慈悲。善養。王子臣人。后  
妃。女。一切國人。悉皆啼泣。共相謝曰。王聖  
一人。不惜身命。棄捨我等。今無依。王既聞  
已。報諸人曰。汝勿。憐。此非惡事。爾時大  
王於其六月。日出。血。供其病人。是時國王  
漸加。瘦。身。體。無力。清淨。諸天。見王事已。作  
如是念。此是。實。劫。苦。國。身。若。違。我。亡。非。是。好  
事。我等。以。天。威。力。方便。毛孔之中。皆入。甘  
露。念已。即與。威力。王。當。可。活。病人。得。諸。天  
加。威。王。得。半。復。病人。又。將。王。便。更。與。病人。五  
大好。村。時。彼。病人。寂。靜。城。中。與。其。城。內。王。臣  
宰。貴。身。為。同。類。八方。傳。說。經。於。六月。與。病人  
血。食。乃。得。差。及。以。更。賞。五大。好。村。八方。既。聞  
此。說。皆。悉。念。來。至。彼。城。間。彼。病人。曰。貴。國  
王。經。六。月。中。出。血。供。養。汝。不。彼。病。惡。人。即。作  
無。思。無。報。告。諸。人。曰。此。之。國。王。於。我。何。益。身  
有。惡。血。腫。合。棄。却。或以。施。人。此。有何。怪。然。彼  
惡。人。出。此。語。已。即。於。地。中。火。出。燒。此人。家。一  
切。皆。盡。後。之。病人。却。得。瘦。病。佛。告。諸。婆。利。彼  
國王。者。今。我。身。是。彼。時。病人。無。思。無。報。今。提  
婆。達。多。是。佛。告。諸。婆。利。此。提。婆。達。多。復。有。無  
思。無。報。之。行。汝。等。當。知。往。昔。過。去。無。量。阿。僧。劫  
中。有一。國。王。廣。如。前。說。乃。至。王。妃。生。一。王。子。  
顏。貌。端。嚴。其。色。赤。白。頭。面。圓。滿。猶。如。摩。訶。手  
臂。垂。下。猶。如。象。鼻。兩。眉。相。連。額。廣。鼻。直。一切  
肢。節。悉。皆。圓。足。彼。生。之。時。諸。吉。祥。事。悉。皆。現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前生已歷於二十一日。一切眷屬皆來集會。作惡善業是時諸區州共白言王子生時百千吉祥皆悉現前。因此立名號為善行。廣說如上。乃漸漸長時。彼善行性大慈悲於諸有情生。皆慈心。常樂布施。濟給沙門婆羅門及諸貧窮遠行人等。爾時父王語善行言。自今已後。不願如是恒行布施。我國庫藏不可供足。是時王妃又生一子。彼子生時。百千災厄不吉祥事。皆悉現前。乃至立號名為惡行。至彼長大。佛告諸婆羅門世間常法。行布施者。衆人喜愛名稱善聞。有異國王。聞其善行好行慈善。遂欲嫁女為善行妻。多與珍寶車乘僕僕作侍遣使。詣惡羅尼斯國報其王知。王聞歡喜許其為婦。是時善行前白父王。不欲費出父下庫藏。我今入海自求珍寶得已。惡王即許。善行見許。歡喜裝束辭別欲去。惡行見已即作是念。今此我兒。自他國人皆悉愛敬。入海採寶忽若得來。父王大臣一切國人倍生敬重。我父必當尊為國主。我無國分。我今宜可說一方便隨彼入海向求殺之。我身得遇。樂與不樂。父必愛我以為太子。作此念已。亦詣父所白父王曰。我欲隨兄入海求寶。王聞許之。遂行教善行亦作裝束是時善行於其城內擊鼓搖鈴。通告衆人我欲入海。有能去者。應辦糧食裝束隨行。我為商主。水陸兩難我皆能渡。我皆能護使無怖畏。亦不輸稅作是語已。有五百人。至太子所白。太子許。我等隨太子。子時取吉勝日。即便同去。廣說如前。乃至入海即告弟曰。此船海中忽逢難緣。汝應促我。不須恐怖。惡行報云。如兄所教。船過好風遂至寶所。是時船師告於太子及衆人曰。汝等昔聞有寶寶所。今此處是有種種寶。隨其採取。衆人聞已歡喜踊躍。即便下。紅取種種寶。猶如麻麥滿其船中。善行太子取如意珠。繫其腰下。過船而還。欲至此岸。遂摩鰻魚打破其船。是時惡行即捉其兄船人。珍寶皆悉漂失。唯有惡行以兄威力得至此岸。善行用力既出海已。疲極而喘。遂行守兄。遂見其兄腰下寶珠。即作是念。兄得好珠我。失所獲。我今應可刺兄目睛。持珠獨還。作是念已。先登取寶。便以鐵針刺兄目睛。裏之而去。善行無眼不知歸路。後牧牛人見已問云。從何而來。是時善行人具如上說。牧牛人知即起慈心。將歸家中。善行本性極得彈琴。在彼家內時為彈琴。牧牛人妻心生愛念。即起欲欲語。善行人云。共我行私。善人聞已兩手掩耳白云。勿出此語。我不欲聞。汝是我妹。何出此言。佛告諸婆羅門世間常法。一切有情心貪欲色。若不相隨各生煩惱。時彼婦人見不遂意。即生瞋恨起心謗毀。告其夫云。彼無目人欲得我。如何家內養此惡人。佛復告諸婆羅門世間常法。一切有情於所愛者。被人侵污心生瞋恨。此一切惡此惡為重。由此因緣其牧牛人聞妻語已。於無目人起重瞋恨復作是念。此人貪瞋今見無目。即是受報不須殺害。但驅令出。作此念已即便驅出。其無目人抱琴而去。遂展展被乞求活命。後時父王既崩之後。其弟惡行即結王位。無目之人漸次乞求。至婆羅城。其妻年長。諸國王王子皆從觀察。女之父王告其女曰。先嫁汝時。善行王子入海船沒而死。今有王子等就來索汝。如不嫁汝。恐諸王子心懷瞋恨。是故我今共汝平章。汝心若為。女白王曰。唯願父王。勸國內人。嚴淨城邑。集諸國人。女自簡選父王允女所請。遂勸境內及諸外國。我有一女今欲出嫁。集諸國人自簡選。馬遠即嚴飾城隍。如歡喜國。即令擊鼓宣告。現在城中所有人衆。及四遠來者。王女求夫隨情選擇。君等隨力莊飾。皆來集會至明清旦。嚴飾王女。與諸姝女相隨而出。如歡喜國中吉祥天女處妙花林。遠於城中百千萬數大衆之中。次第遊行自求夫主。其時善行立在一邊彈琴而住。有情樂力因緣會合。共相連遇。聞彼琴聲心生戀慕。即以花籃遙擲其上。善人此是我夫主。時諸大衆各生憂惱。共出嫌謗。今此衆內有多姝族。諸方貴勝王子大臣年輩可愛。及此城內美妙男子。如何棄此而取盲人。以為夫主。時王近臣見此事已。心懷憂惱。便入白王。王隨女情求得夫主。王問如何。答言。眼瞎王聞愁惱。喚女來問。少女何處。今此城中多有賢人貴勝宰相大臣及四遠來男子弄一。何因不愛而取盲人。女答父云。我愛於此。王曰。若爾宜應就彼。何故住斯。女即指彼告言。仁是我夫。答曰。汝為非理。作此思惟。共餘男子而為交耶。女曰。仁者我無此心。作如是事。問曰。如何得知。女即懸誠發實信語。仁今證實我心如念。善行王子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人報言此是我夫雖復如是形容更無他意然而國法若有女人事夫。貞婦人多敬重皆為供養此女到能多饒飲食如是遊歷漸至王都諸人聞已皆悉嗟歎或有心生喜樂山外遙觀城中諸人見斯事已謂其方便共起讚嘆王說女人有多過患豈不見此貞婦婦人無手足夫肩上擔負過門告乞以相濟給時守門人見如上述具奏王知王聞是語勸令鳴入女人入內王既見已即便微笑而說頌曰

食肉肉充飢 飲我血濟渴

肩負肉圓行 何處有貞婦

惡計求石稻 驚我落崖亡

肩負肉圓行 何處有貞婦

時此女人聞王斯頌情懷驚駭即便低頭諸臣聞頌不知其緣白言大王所說之頌是何義利王為諸臣次第廣說城中人民嫌此女人共囑為惡懷令出國佛告諸臣於意云何乃往昔時小枝者昔與人乎我今即是其女人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今時無有恩報過去之世亦復如然

汝等若到復當聽聽提婆達多無恩無報乃往古昔有一王都王名自在友人民熾盛安穩樂樂正法治化信重賢良自利利他常懷大悲恒求妙法於諸婆羅門深有難處後於異時妃嬪一子形儀端正殊妙可觀顏色光晃如真金鑄頭有傘髻手臂纖長額廣平正雙眉相連鼻高且直諸根具足親族立字名自在爾付八乳母漸漸長大令遣入學

算計謀策印文祕字無不該曉工巧技藝悉皆通達所開象馬車步乘取善巧工射干戈無不備悉其自在童子敬信賢良情懷仁讓自利利人是其本行常有悲愍普愛黎元捨去慳貪修持惠施所有財貨無一慳心舉國知聞悉皆傾慕四方遠近自願歸附所有孤貧盡來接濟皆令無乏或起歡心菩薩曾於一時乘車出遊遊芳園內其車皆以金銀琉璃磚瑠璃瓦常寶寶共為裝飾皆以微妙粉檀而為輪輻於其車上皆以師子虎豹之皮而為莊嚴點綴寶珠見者愛樂忽以驢馬其疾如風馳於園所時有聰明智慧大婆羅門來告童子曰

應知世間人 皆開汝行施

寶車摩受重 應施婆羅門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即疾下車生歡喜心便指其車告婆羅門曰

我今捨寶車 喜施婆羅門

願我捨三有 趣無上菩提

時婆羅門既得車馬乘之而去菩薩又於一時乘大白象名曰王增長色白如珂雪及白銀花七支四頭象相具足皆善安住猶如帝釋降臨欲行步序人所樂見與諸眷屬并諸僕從咸共圍遶譬如滿月耀於星漢又復屬以三春之院雜花叢聚泉池清激泉鳥和鳴菩薩于時欲往芳園習為遊戲時有他國婆羅門告婆羅門令從菩薩乞大白象時婆羅門即從菩薩手而乞并說頌曰

諸有人天衆 咸同好施名

所乘大白象 宜與我將去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即疾而下象生歡喜心便指其象告婆羅門曰

我今捨白象 喜施婆羅門

願出三有流 速趣菩提岸

時有諸臣奏父王曰自在太子今以增長大象施與他國怨讎婆羅門王聞是語生大瞋怒便勅使者令喚自在太子既至王便告曰汝今不應住我國內太子聞是語已便自念言父今捨我我今為求無上菩提利益一切被智慧能捨此大象復作念言我今若在家者必是不能隨情捨施宜應往山林堅持戒行是故今可捨其家緣獨居林藪有往乞者暫不違逆是時菩薩作是念已便還本宮具告妃知妃既聞已恐離夫故心懷悲苦即便合掌白菩薩言善男子若如是者我亦隨去往山林中我終不能須臾之間暫相捨離若離離者我命不存便說伽他告菩薩曰

虛空無月無光彩 大地無苗實不生

蓮花池中水流枯 婦人無夫亦如是

菩薩告曰世間常法必有離別汝於王宮生長足好飲食衣服臥具以斯養故身肉柔軟若山林間以草敷地於草而臥以果為食採花菓時步遊荆棘常持戒行自身亦見衆人心中常堅固來者供養我亦決定隨意捨施當施之時勿生憂惱菩薩復告妃曰汝應可自當善籌量妃答言我隨聖子意并隨復告曰若如是者心中常念發誓願言即立誓已菩薩詣父王所頂禮白言願父知過所施大象

●真一真● ●真一真● ●入一入● ●利一利● ●女一及● ●見一悅● ●爾二爾● ●第二第● ●第二第● ●第二第●  
●王二王● ●真一真● ●真一真● ●真一真● ●真一真● ●真一真● ●真一真● ●真一真●

與他國怨讐婆羅門故。由是過失我往山林。願王庫藏常豐不竭。王聞語已與子離別。心懷懷憂。憂甚。便告子曰。汝可住此。勿向山林。確衣布施。若諸願如他。答曰。王曰。大地諸山林。不可令過轉。我於乞求者。施心終不移。爾時菩薩說是語已辭父而去。于時太子妃及男女并諸侍從數有千人。皆大泣淚共出此城。時有一人。聞是大眾泣淚。問言。今此大眾因何悲泣。答曰。汝豈不聞。便以城中有太子。自將盡寶施。王寶遠。由是來悲。爾時太子既出城已。告諸侍從。汝等還。汝今應知。一切恩愛會當別離。眷屬聚法不長久。如彼行路同是樹陰。會合片時要當分散。即說偈曰。

一切世間人 會合必離別  
爾時菩薩說是語已。可行三十里。見一婆羅門。來至菩薩告言。剎帝利童子。我聞汝名稱遠。聞從三十里而來。為求四馬車。願施與我四馬車。于時太子妃既見婆羅門來乞。心生輕慢。已為惡言同告婆羅門。即說偈曰。

希奇甚惡性 告言婆羅門  
在於林樹間 來乞四馬車  
爾時菩薩告其妃曰。汝於婆羅門勿出惡言。若無求乞人 我施誰當受  
為施者提故 盡施去盡心

六度殊勝願 是名菩薩行  
為證於菩提 圖修一切智  
爾時菩薩說是語已。心生歡喜。復說偈曰。我今除此惡貪垢。寶施施與婆羅門。占者大仙皆共行。並獲無漏菩提。爾時菩薩發此願已。心生歡喜。持此寶施與婆羅門。時菩薩自負其勇而於其上。又妃將女還安席上。進路而行。積漸至於山林。既至林已。心生少欲。便修戒行。依止而住。後於異時。有一婆羅門來詣林間。至菩薩所。為求男女時。屬於低採葉不在。時婆羅門舉手讚歎。告菩薩言。剎帝利童子。願得拿勝。便以伽他告菩薩曰。

我今無侍者 與妻諸施求  
汝之此二子 願將施我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為難愛子。便習忍性。時婆羅門復告菩薩曰。剎帝利童子。我會聞汝。能施一切。今我乞求何須忍性。便即以前告菩薩言。

汝今名稱遠勝諸方 施以慈悲施一切  
如昔所聞能施施 仁今應可順修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便以伽他告婆羅門曰。我今定可捨身命。本願不生於異心。假令以子施他人。於此終無有退轉。復告婆羅門曰。

我今棄二童 夫妻住林叢  
女人性惡難 云何得存住  
後人莫說我 無慈棄自兒  
不能捨己身 而以男將施

爾時婆羅門告菩薩言。剎帝利童子。不應如是。汝於王種而得生長。此界大地皆共知聞。名稱十方隨順一切。於諸含識生大慈悲。種種施施恭敬供養。猶如香象。諸沙門婆羅門師長貴士及風寒。皆能攝受而與供養。隨所求願咸稱本心。見者招携。無有空過。所求惠施。不唐捐。我既遠來。願求福。有所求乞。幸希垂憐。心為難。無由定住。須臾。願不可為常。恐退本心。不能惠施。令我辛苦。失望而歸。仁今應可滿我本願。發遣而去。即便以頌讚菩薩曰。

名聞遍十方 施施於一切  
幸願乘其盛 得遂我希冀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為難愛子。心生憂。便自念言。我今若捨二童子與此婆羅門者。我及曼低離愛子故。生大悲苦。若不捨者。於我梵行便大虧遠。又婆羅門失其本望。空語而去。我今定受離別愛子。憂甚大苦。於此地處。令我懷然。終是不能違本誓願。我梵行心便決定。欲捨其男。而發願言。說伽他曰。

我今捨此子 願獲大果利  
以斯殊勝願 度苦海來生  
爾時菩薩施女男。而此大地六種。振動所居。山倒諸有仙人。見地振動。並皆驚愕。互相謂曰。以誰福力。復何因緣。而此大地忽然。振動。今可驚觀。誰之勢力。而有此瑞。於仙衆中。有一仙人。年最尊。通善開占相。復解天文。便以伽他告諸仙曰。

此是菩薩樂山林 演說飲水資身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可愛重兒今已捨 是故大地有斯微  
時二童子知父情慘悲號啕泣頂禮父足合  
掌白言願父哀憐莫捨於我我今無父而無  
何依爾時作薩聞是語已心懷惻怛滿目淚  
洟便以伽伽告愛盜曰

子等汝應知  
爲濟衆生苦  
以斯勝勝福  
今得出迷津

我非不愛盛  
是故捨兒身  
度苦海衆生  
同獲菩提果

爾時二童子聞父語已，知父決定而將捨施，  
悲號泣淚頂禮合掌要明而言：以願伽他面  
白父曰

父今決定而施我 我今道言囑我嫂  
我曾先有諸短過 願母哀憐見容恕

我由幼小愚癡故 不遵奉敬親教言  
今時不得報慈恩 如此之愆願容恕

爾時子等既從頌已。頂禮父足右邊三匝。雙目盈淚辭父而去。于時菩薩念彼放男言詞。悲切。心懷憂苦。發菩提心。便入草庵。是彼二子。離草庵。此三千世界六種震動。無量百千諸天在於虛空。作如是言曰。嗚呼奇事。曩口問會而說。頌曰。

子，謂路以頌伽他報母師子曰

師子汝是獸王妻  
我今共汝悉事夫  
汝是獸王師子妻  
我今共汝悉事夫

何因。憐我此道塵  
宣律還離隨緣去  
我是人主帝王妃  
當須開路容我去

爾時天化師子聞是語已，遁道而去。子時尋  
低離，在路見種種怪，所謂在於虛空間，非  
哭聲。復聞居在山林諸有情類皆啜泣長聲。  
●吁嘆息，須臾之間便作是念：我見如是種  
怪，決定於彼草菴有不善事，而說偈曰：

我今雙目瞶  
令我心哀切  
如是大地動  
逼身今不安  
諸君共哀嘆  
與子定生離  
身心並皆毀  
定知離別事

同時俱受於斯苦 別我無去病如佛

爾時天帝釋知菩薩與曼伽羅夫人俱與波  
定希有難行之行。與三十三天共相圍遶。從  
虛空而下。光明照耀。至菩薩所居山林菴所  
在於空中。以頌伽他。告菩薩曰。此下爾時帝

轉作是緣已。令菩薩心空。因契機。而作悲憤。今菩薩雖有曼陀羅夫人。以爲侍者。若有發乞決定捨施。便即無人可事菩薩。我今願從乞。取曼陀羅夫人還。且幽寄在菩薩處。已。忽然不現時。天帝釋。於後不久。化作婆羅門身。至

此婦容儀極姝好 唯獨專心事一夫。  
如斯真貴好夫人 幸願施之承事我。  
時曼低離夫人聞是語已心生憂惱。嘆彼德仁。



今我以茲所重者 奉施仁將願守護

于時韓既棄妻已，憂如是，願以此施福爾。早成傳說此語時，爾時大地六種震動，時愛羅門遊領夫人去，斯不遠，時曼底離心懷悲感，而說是語。我今已別所敬之夫及所鍾愛極好兒女，不審宿因有何罪業於此曠野。極悲哀號，如彼母牛失於犢子。時天帝釋見此相已，還復本形向曼底離，而說頌曰：

妙女我非墮羅門

亦非是人是帝釋

施壇修羅大天王

今我深心憐念汝

汝須何願我皆與之聞此語已心牛歡喜便  
卽重心恭敬禮拜而說頌曰

千睨天主救我子

令離健身得解脫

植免父耶常欺樂

帝釋天王我願是

說此語已。爾時帝釋天主。與彼妙女。迴避亭蘭所。以右手執曼低羅。王語諸曰。我將此女寄與卿者。常以供養看侍仁者。有求來求者。更不須典。此是愛者。若轉與他世人嫌恥。時天帝釋。即往將兒。婆羅門處。令彼荒迷。不知所措。惶惶失次。還到本城市中。欲覓大臣。見已。便報國主。有人將王孫子二人。大名世意。小名黑兒。無慈心。懷市中唱賣。王聞語。已情甚悲怪。便遣使往追。彼人來。勿令兒子入怨家手。宮人聞已。悲懷愛惜。令城愁歎。若者連將王所。王見孫子。命令近前。見子身寒。敕嚴衣服。飢腹。痛。病。垢。膩。塵。穢。心。即。迷。罔。淚。從。帥。子。座。上。縱。身。投。地。悶。絕。久。薰。城。內。諸。人。大。厚。相。抱。宮。中。姝。女。一。時。號。哭。聲。振。城。郭。從。座。斃。地。諸。臣。百。官。并。內。宮。人。一。時。號。哭。悲。切。

無已。及久乃。臺告諸臣曰。我兄雖在彼山林。行樹葉簫不休。今遣使往。迎還。爾時帝釋天王。復至菩薩所。事既已。便辭菩薩而退。不久之後。父王亡沒。諸臣共議。大王今既捨化。我等諸人。應迎太子。說是語已。即迎太子。冊立爲王。既昇王位。作大施會。內外諸有。無所吝惜。廣施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貧窮。乞求遠道來者。并王眷屬。親友人等。普皆接洽。一切施與種種功德。即說頌曰。

爲求菩提故

施與歡喜心

刺利婆羅門

蘇食運糧等

旗茶及惡類

持戒清淨人

金銀寶環珞

驅使奴僕者

男女妻子等

俱以捨施心

即得清淨身

今世及後世

如王救孫子

婆羅門受寶

警署共錄

如是得安。

皆由彼王孫

云我地城上

是人之福田

因此得財寶

佛貍、玄樹、汝等當知此是何事。爾時捨子王者。我身是也。時婆羅門者。提婆達多是。此邊羅門作無惡業。汝等玄樹。勿當如此。得少供養。須作重心。況復多施。汝等玄樹。常如是學。

聞一男形貌醜陋人所希見於其足下毛長四指同黃金色卽令人疾詣王舍城報長長者曰生一男也長者問曰說何語使人曰長者生男如是之間皆云長者生男時使人曰何須多問更不言答長者云汝今何不百度而說此語我今與百湯滿口黃金汝三度說與三口金令使却迴報守庫人與二十俱賸財寶與男每日食長者卽向王所白大王官我生一男時王報言我以瞻波城并七閼



毛已。心生驚愕。歡喜。有大功德。福力之人。汝曾見佛以不答言。未見王言。汝可相隨見佛。世尊。問王。佛有何物。王言。出家之人。不用乘騎。長者。子答言。我亦步去。時諸人衆皆以脫衣覆地。與長者子踏之。同言。彼佛世尊。踏衣行不答言。不踏。即令去衣。其長者子以足踏地。諸天脫衣覆地。問言。我不著衣。何因地上有衣。傍人答言。此是天衣。非我等衣。亦令去衣。天衣訖。時長者子足踏地著。是時大地六種震動。

爾時佛告諸婆伽。此長者子。從九十一劫已來。皆以覆衣踏行。不曾著足踏地。今長者子爲說法故。以足踏地。因此地動。爾時長者子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隨其根性。而爲說法。既聞法已。從座而起。頂禮佛足。求願出家。受持戒行。佛言。不然。長者子。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爾時須臾。婆伽王自佛言。我是國主。於彼長者。庫藏資財。事皆由我。王既聽許。唯願如來。令其出家。佛言。善哉。婆伽。即時出家。被出伽祇衣。手持瓶鉢。咸儀序如百歲婆伽。是時六衆婆伽。共爲歡笑。其長者子。汝知生厭。有何所堪。今者勤勞修行。行有何所益。時六衆婆伽。見而調弄。共作是語。此人形貌如生酥團。於佛正教。勇猛勤修。當何成就。彼聞是語。即往尊者阿難陀所。自言尊者。云何。必欲決定修行。早得成就。立得正定。答言。如佛所說。受三摩地。勤苦修行。速得正定。時彼聞已。即往毘林。作三摩地。經行。專念覺品。善法思

惟。竟不能證。又起一念。我今勤行。精進過諸。聲聞。不得證果。我今自有家宅。眷屬財物。現在。歸俗。自須行施。造諸功德。爾時世尊。知其思念。告一婆伽曰。汝可往詣毘林。所親長者子。曰。汝可來此。時彼婆伽。承佛命已。便往林中。報曰。世尊。命汝。彼婆伽。已共往世。其頂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告彼長者子。汝不應在。於空閑林中。獨住安坐。而作如是。非理等思。汝昔作是念。所有聲聞。勤修苦行。我昔過彼。由不斷心。得解脫。我之親屬。有大資具。受用豐多。可應還家。受諸歡樂。廣行布施。造諸功德。

時長者子。聞佛說已。便作是念。世尊。今者。知我心之所念。即時驚愕。恐懷憂惱。身毛豎立。白佛言。如是。世尊。佛復告長者子。我今問汝。隨我意答。汝昔在家。常作何業。答曰。耕種。彈琴。又問。若爾。耕種時。其鼓調。其聲和雅。悅心。好聲。堪用。已不答言。不也。世尊。問曰。琴鼓。若緩其聲。和雅。悅心。前聲。好聲。堪用。已不答言。不也。世尊。若琴鼓。不緩不急。調絃。中正。其聲好不。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長者子。若復有人。極行精進。心生疲勞。若多慢。心。生煩惱。是故。汝應。作中。行。若如是者。汝今不久。斷諸有漏。心得解脫。得聖解脫。見法。證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長者子。聞佛所說。歡喜。信受。歸心。思惟。禮佛而去。時長者子。聞佛世尊。爲說。聖法。方便。已。獨處。閑靜。修不放逸。專修正念。善男子。汝所親心。希求出家。剃除。鬚髮。被僧伽

祇衣。正信出家。學無上果。梵行已立。最上獲得諸法。以自覺知。證成就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應知證果。時彼具壽。便自證得阿羅漢果。善得解脫。已得果已。正受解脫。客塵一心。而作是念。我今正是。應隨佛所。供養恭敬。作是念已。即於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

爾時具壽。而白佛言。凡有婆伽。得阿羅漢果。諸漏得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棄諸重擔。得自己利。盡諸有結。善解脫。心得自在。而於六種。得勝解脫。所謂一者。出離。凡俗。得勝解脫。二者。利諸。勝解脫。三者。寂靜。勝解脫。四者。貪欲。盡。勝解脫。五者。盡諸。最勝解脫。六者。不失正念。勝解脫。白言。大德。若復有人。發少信心。而求解脫。勿作是見。於貪瞋癡。而得解脫。出離生死。大德。若復有人。發少信心。而得解脫。勿作是見。於貪瞋癡。而得解脫。出離生死。而求解脫。無病。無憂。勿作是見。得盡貪瞋癡。無病。無憂。而得解脫。大德。若復有人。爲求名利。爲稱譽。放。行。寂靜。行。而求解脫。勿作是見。得盡貪瞋癡。無病。無憂。而得解脫。大德。若復有人。得解脫。大德。若有婆伽。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棄諸重擔。得自己利。永斷諸有。心善解脫。盡。善解脫。是彼阿羅漢。得此六種勝解脫。大德。若有婆伽。心得學處。若求無上涅槃。善道。不著於色。時彼學處。是淨尸羅。成就學處。調伏諸根。後得漏盡。於無漏心。而得解脫。得智解脫。於現前法。以自覺知。而證圓滿。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時彼婆伽。漢無學尸羅。成就諸根。無學。大德。喻

【子】一〇 【言】一〇 【二】二〇 【三】二〇 【四】二〇 【五】二〇 【六】二〇 【七】二〇 【八】二〇 【九】二〇 【十】二〇 【十一】二〇 【十二】二〇 【十三】二〇 【十四】二〇 【十五】二〇 【十六】二〇 【十七】二〇 【十八】二〇 【十九】二〇 【二十】二〇 【二十一】二〇 【二十二】二〇 【二十三】二〇 【二十四】二〇 【二十五】二〇 【二十六】二〇 【二十七】二〇 【二十八】二〇 【二十九】二〇 【三十】二〇 【三十一】二〇 【三十二】二〇 【三十三】二〇 【三十四】二〇 【三十五】二〇 【三十六】二〇 【三十七】二〇 【三十八】二〇 【三十九】二〇 【四十】二〇 【四十一】二〇 【四十二】二〇 【四十三】二〇 【四十四】二〇 【四十五】二〇 【四十六】二〇 【四十七】二〇 【四十八】二〇 【四十九】二〇 【五十】二〇 【五十一】二〇 【五十二】二〇 【五十三】二〇 【五十四】二〇 【五十五】二〇 【五十六】二〇 【五十七】二〇 【五十八】二〇 【五十九】二〇 【六十】二〇 【六十一】二〇 【六十二】二〇 【六十三】二〇 【六十四】二〇 【六十五】二〇 【六十六】二〇 【六十七】二〇 【六十八】二〇 【六十九】二〇 【七十】二〇 【七十一】二〇 【七十二】二〇 【七十三】二〇 【七十四】二〇 【七十五】二〇 【七十六】二〇 【七十七】二〇 【七十八】二〇 【七十九】二〇 【八十】二〇 【八十一】二〇 【八十二】二〇 【八十三】二〇 【八十四】二〇 【八十五】二〇 【八十六】二〇 【八十七】二〇 【八十八】二〇 【八十九】二〇 【九十】二〇 【九十一】二〇 【九十二】二〇 【九十三】二〇 【九十四】二〇 【九十五】二〇 【九十六】二〇 【九十七】二〇 【九十八】二〇 【九十九】二〇 【一百】二〇

復次喻如城邑聚落，不遠有大石山，無有缺漏，亦無孔隙，全爲一石，或有大風從東面起，其山不動，不搖，亦不西傾。西南北風亦復如是，不動不搖，過去色等如大暴風來於眼前，眼等心識無有顛倒，亦復如是。不動不搖，其心安定，無有散亂。若得解脫修習善已，見生滅法，復次耳鼻舌身意，能知聲香味觸等此之六種惑亂身心，彼能得果不失正念。內情心等不失正念，無有散亂，顛倒善得解脫修業善已，見生滅法，具壽悉獨說是語已，便以伽陀而說頌曰：

有云衆共作食供養。廣其生業田園等事。時衆共議。人各依次一日作食供養。即隨力所辦作食供養。其中有一童子。家貧其母商量我家貧之依大辦食云何得辦時母答言。愛子。可於最後面。與供養。未至日來隨力收辦即以充足。既至日已鋪以煎皮。如來踏上行至中座。造五百味飲食供養如來。五輪著地發大智願。願所生之處。常得豪。性富貴家生。亦願我足不踏於地。猶如如來足下有毛四指金色。行願如佛。當將來世有佛出時。賢當供養。

佛告諸婆芻等。爾時貧童子者。即寶德長者子。是。彼於毘鉢尸如來所。發智願衆果成熟。威大富貴。足下有毛作黃金色。從九十一劫以來。不曾具足一踏於地。當生之日有二十俱底金錢。隨其日日從地踊出。即於佛敎中出家修學。得阿羅漢果。

佛告慈芻若作黑業者當得黑報。若作白業者還得白報。諸雜業者還復如此。汝等慈芻。如雜黑業者。汝不隨作。常作白業。如未生惡。爲彼惡友提婆達多故。於父王頻婆塞。羅所起大惡逆。搗打著手指。舉國人民共爲恥笑談論。如此惡者爲友。未生惡王在胎中時。何不殺却。或時有人談論。此非是阿闍世王過也。由彼惡友提婆達多過。或有說言。爲佛與提婆達多出家不作擯割致於他方自所安住。或有瞞說。佛亦無過爲彼慈芻僧伽不依僧數住持故。如斯衆議父王聞已。心不起惡。而云。由我先世業故。復有說云。是佛及僧之

過。我由此脫情懷憂憤時諸慈獨各生疑心。

諸世尊曰。何故彼人遺過令此受殃。佛告諸

婆伽。非但今日有如此事。乃往過去曾亦遭

此。汝等諸佛。我今為說。乃往古昔有波羅

痾斯城王名梵授。人民安寧富樂豐饒。時彼

城中有二狗。一黑一白。食穀糠皮糲於異

後時王欲出獵。告其臣曰。卿等速設伏。臣即

見彼狗咬噬不堪所用。便呼王知。王聞生嘆

今殺諸狗。城中諸狗既遭殺害。因即逃竄出

國去者。時有他國一狗從外面來。見其諸狗

怖而逃竄。問曰。何意如是。城中諸狗以事具

答報曰。何故不自大王。城狗對曰。誰教所

王外狗報曰。仁等安住。我於此夜進詣白王

便至王所行步端儀。說伽他曰

大王宮中有二狗。一白一黑備色力

應當殊彼不滅我。誦者不誦非是理

是時王聞此頌。告諸臣曰。卿等宜應為我覓

便即逃竄墮落井中。師子奔逐不見其井。遂

墮其上。而有毒蛇逐鼠欲殺鼠。此三一時

俱墮井內。各起害心欲相啖食。師子曰。今此

井中我有勢力。能食汝等。然而非在厄難之

處。宜息惡心莫相相害。因緣會遇局有獵師

逐鹿至此向下看井。其井中人遂發大聲唱

言丈夫顯見救濟

是時獵師先拔師子令出井中。師子即便騰

躍蹄足。白言。我今知汝深恩。必當報謝。共在

井中黑頭蟲者。不識恩義。必莫救之。師子即

去。於後獵師所有井中人蛇蟲鳥等。次第悉

皆救出。後時師子提得一鹿。獵師因行過至

其所。教師子見來。即便以鹿授與獵師。鹿

拜而去。後於一時。其梵授王及諸宮人。出城

遊獵至苑園中。恣意歡娛。遂便睡著。時諸宮

人見王睡已。心無畏懼。或有經行。或有立者

或有坐者。或有臥者。或有遊去。或有脫衣。或

獵師。時王使人至獵師所告言。汝於苑園中

盜王宮人。縛其獵師惡懷答云。我等實不

盜王。縛其獵師。具向使者陳說所得來由。還共

相語。彼者得已將詣王所。其獵師當即被

囚縛。于時其鼠見已急往。報蛇向蛇白。說

其黑頭蟲罪至之人。不識恩德。遂令我等知

識彼王使者見今囚縛。蛇聞語已答言。汝報

獵師。我今日為爾向王宮中盡於王身。汝當

呪持。我即收毒。王當歡喜決定放汝。亦即與

汝賞賜。其鼠得此語已。即具報獵師。獵師云

善哉。當如是作。其蛇即整其身。王時思苦毒

遍其身。廣召醫師。難能治我。時諸醫師無能

治者。王既遍告醫師。聞已。遂遣所執當人。汝

當為我白王。我能治得。其執使者具事白王

王言。即令解放將來。既至王所。獵師為治。手

下即整。便即釋放。王甚歡喜。重與賞賜

佛告諸婆伽等。汝意云何。豈是異人耶。時

獵師者我身是也。彼黑頭蟲不識恩義者。提

婆達多是也。往昔之時無恩無義不知恩德

今亦不知恩義亦不知恩德

復次佛告諸婆伽等。如是提婆達多。不知恩

義亦不知恩德。汝等諦聽。我為汝說。乃往昔

時有非時七日大雨不止。其鼠獵投入穴內

鼠亦入其穴中。後有毒蛇。覺避雨處亦入其

穴。然鼠獵欲害其鼠。子時毒蛇報鼠獵

曰。汝及我等遭大苦厄。汝等勿生相損害心

各自安住。其毒蛇等各立名號。毒蛇名愛君

鼠獵名有喜。鼠名恒河愛。其愛君及有喜等

告恒河愛言。汝是動健。當為我向餘處求覓

●(一)一● (二)一● (三)一● (四)一● (五)一● (六)一● (七)一● (八)一● (九)一● (十)一● (十一)一● (十二)一● (十三)一● (十四)一● (十五)一● (十六)一● (十七)一● (十八)一● (十九)一● (二十)一● (二十一)一● (二十二)一● (二十三)一● (二十四)一● (二十五)一● (二十六)一● (二十七)一● (二十八)一● (二十九)一● (三十)一● (三十一)一● (三十二)一● (三十三)一● (三十四)一● (三十五)一● (三十六)一● (三十七)一● (三十八)一● (三十九)一● (四十)一● (四十一)一● (四十二)一● (四十三)一● (四十四)一● (四十五)一● (四十六)一● (四十七)一● (四十八)一● (四十九)一● (五十)一● (五十一)一● (五十二)一● (五十三)一● (五十四)一● (五十五)一● (五十六)一● (五十七)一● (五十八)一● (五十九)一● (六十)一● (六十一)一● (六十二)一● (六十三)一● (六十四)一● (六十五)一● (六十六)一● (六十七)一● (六十八)一● (六十九)一● (七十)一● (七十一)一● (七十二)一● (七十三)一● (七十四)一● (七十五)一● (七十六)一● (七十七)一● (七十八)一● (七十九)一● (八十)一● (八十一)一● (八十二)一● (八十三)一● (八十四)一● (八十五)一● (八十六)一● (八十七)一● (八十八)一● (八十九)一● (九十)一● (九十一)一● (九十二)一● (九十三)一● (九十四)一● (九十五)一● (九十六)一● (九十七)一● (九十八)一● (九十九)一● (一百)一●

老人儉少無私心

汝大有恩報此語

告將茲得等其賦

泉狼者，挺浪達名。

時亦無恩義。今亦

父前擲劍王便問

我前耶答王曰：

愛川、王明是語。

坡與汝愛用子組

速多嗎，作如是字

實用  
時促  
婆運

權力變得泛用本

其故可用大攻

區域、徵稅重役區

諸方。或有投王命。

便奏王前。太子

## 網大王制其非法

時父王卽命太子

太子嘗問，爲兵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活時未生怨王更問守。當官人我已斷使  
餉食老王今若為存活。門人答言。為王於  
意中遙見世尊。世尊慈愍受。因此福力  
王得存活。王令閉塞意。刺其足下令不得  
立。時守當人即依王勅閉塞意刺其足下。  
是時老王。身患疼痛。以雙眼暗泣流  
淚不止。即自思惟。今在苦惱。世尊何不慈念  
觀察於我。如來世尊無不知見。諸佛當法有  
大慈愍受衆生。決定攝護。即作正觀。若從  
調伏三事。越四暴流安四神足。五支具足超  
過五道。住七覺分示八支道。善巧方便隨入  
九定。具十種力。名稱遍滿於十方界。信勝  
千轉自在輪王。我夜三時以佛眼觀諸衆生  
故隨轉。即見諸佛增進。逼迫逼迫。下惡趣  
向惡趣。雖一向惡趣。我今  
以何方便能救離此從惡趣中。人天趣。并  
得解脫。未嘗善根者。今修習善根。已修善根  
未成熟者。令得成熟。就已成。就者令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大目。離遠曰。汝往影勝王所可  
傳我語。願王無病。作如是言。佛告大王。如善  
知。誠願所作者我已作。我今救汝。離三逼迫。  
令汝常得在天人中過於生死。聞佛所說  
即入三摩地。從善聞離山沒。於王舍城王樂  
園所。在王面前白言大王。佛告大王。願無病  
情。時王禮敬尊者大目。離遠時大目連白王  
曰。佛告大王。如善知。我於王處所作已辦。  
今離地獄傍生餓鬼建立人天。具如前說。由  
衆因緣是故大王。當知依於衆因。此在於於  
閉即被刺。又不得食。若害其身。王問大目

連曰。何處有好。食飲。于時目連答曰。於四  
天王處有好。食飲。具報王曰。即便化身而  
去。往青園離山。時未生怨王子患瘡瘡將  
詣王所。王抱懷中以手摩挲以口嚙之。其時  
王子啼泣不止。王既聞其瘡瘡穴破。膿血在  
於口中。唾膿於地。太子見膿在地。更嚙不  
絕。  
時。大夫人車提希見此事已呼喚喚息。時未  
生怨王見母啼喚喚息。問言。何故啼喚喚息。  
答曰。曾祖已來未有此患。汝亦曾有此患。王父  
嘲汝瘡上。有膿血便即飲却不啖於地。見見  
膿時惡見。膿時汝更啼泣。緣此王父與汝膿  
血。問曰。實有如是。佛愛我耶。母曰。如是。佛愛  
汝耳。爾時未生怨王。嘆息心止。起憐愛心。語  
諸臣佐。如有人言。老王活者分國半位。人於  
老王皆生憐愛。聞王此語奔競走看。其老王  
遂聞走聲。極樂在歡喜。作是思惟。必當喚  
我種種。長嘆息。迷悶於地。便即捨命。  
於北方天。王宮。在天膝上。忽然化生。時蘇  
羅末摩天問曰。汝是誰耶。曰。我名勝仙。何故  
名曰勝仙。有天飲食當在面前。隨念而食。是  
故長號名曰勝仙。時諸婆心。心生疑。恐佛  
能斷。俱白佛言。云何影勝大王。這何等果  
報成熟。有大富貴。財受用。於王宮生。復得  
見佛知禮。後被刺。即閉身。受氣。苦  
因。因被殺。  
佛告諸婆等。若作惡業。惡果。若作白  
業。白果。若作無業。無果。是故慈制。  
自作其業。還自受之。如有領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是故慈制。應當捨離難業及惡業。汝等應修  
純白淨業。汝諸慈制如是應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卷第十八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婆等。汝等諦聽。乃往昔時無佛出世。  
亦有辟支佛。時時。恰念貧乏。自資少於臥具  
飲食。時世唯有辟支佛。此時辟支佛遊行往  
至。波羅提斯城。居至一陶家輪舍所。亦有自  
餘商人等。同共止息。中有一人夜在房中。遺  
失大便不淨。汚地。夜總即去。其聲聞。緣覺。若  
不觀察。不預知其事。辟支佛夜止宿。擬於明  
日平旦乞食。主人入房。乃見房中糞污不淨。  
然而異生惡癢之類。不識善惡。便發惡念。報  
辟支曰。汝出家人。腳不被刺。何因不出房外  
大便。在此房內而放不淨。于時主人以鎖鎖  
門口云。汝今可於此房餓死。爾時辟支佛作  
是思惟。恐此主人後受苦報。我若開門自出。  
又恐喚。默然居住至中食時。主人喚。命  
辟支曰。可來明食。告曰。我時已過更不食也。  
若如是者。今夜更宿明旦食。辟支佛以慈  
愍而攝受。便即為住。至於明旦。造淨妙食。

●富六二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供養師丈。是時師丈爲欲利益此人故。現身變化而爲說法。或現神通。或身上出火。或身下出水。種種變現。其時主人見此神變。心切悔過。猶如迅風吹大樹連根俱拔摧折。而倒此亦如是而已。擗撲口云。大佛顯露下來。我今隨在。染微垢中。願慈拔我。佛更下來。其人禮足口贊願言。於難者邊而發惡意。顯無遺報。又願供養功德善根。於當來世咸得廣大財富自在。亦當供養諸佛如來。心無厭離。佛告諸婆利。於汝意云何。爾時陶家人者。今影勝王是。當於爾時向師丈修心懷惡意口。出惡語。業成熱故。今刀刺胸閉在房中飢渴斃死。由生悔心發願力故。彼業成熱。得生王宮富貴多財。於世尊所。被二十種身見山崇。以惡草大。覆得預洗果。佛復告諸婆利等。行黑業者得黑果報。行白業者當成熱白業果。行黑白雜業者當得黑白雜業報。汝等婆利。當捨黑業及黑白雜業。專修白業。行應如是學。時諸臣佐奉白大王。其老王身今已亡。聞此語已。悶落於地。於時以水灑面還得。盡聞。即入宮爲父持孝服。無人可誡令得。雖然。時臣佐共議云。何方便王得無熱當時。南天竺國有。傳樂人來。將至王所作諸。伎樂。王心無樂。默然不對不與舞言。伎兒總去遊行至世尊所。告言。善哉丈夫。心生歡喜。即打鼓作樂。爾時世尊自即放光微笑。出種種光。又如火燭。其光或上或下。其光下至無間地獄。光所到處。冷苦者即燄。熱者得清涼。隨受苦者並得止息。皆作思念。我得。託生餘

處。佛化一人於地獄中。告言。汝等亦不。記  
生餘處。爲有異人放光明。苦得止息。諸異人  
見彼化人。心生歡喜。得消滅。皆得生人。天  
處。所堪受。聽四歸。諸法。其光上至四天王。三  
十三天。至阿迦尼吒天。光中說無常。苦。無我  
空法。頌。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還隨佛後。  
若世尊乃至無上菩提。欲脫往世事時。其  
光合從後入。若說當來之事。光從前入。若說  
地獄事。其光從足下入。欲說畜生之事。光從  
腳跟後入。若說餓鬼之事。光從脇中入。若  
說人間生事。光從腰中入。若說轉輪王事。  
光從左手中入。若說大轉輪王事。光來至右  
手中。若說天上之事。光於胸中入。若說  
聲聞緣覺之事。光從於臂中入。若說辟支佛  
法。其光從眉間入。若說授記無上正覺等正  
覺法。其光從頂入等。廣如前說。時此光明到  
佛所。遍佛三匝。隨聞而入。爾時阿難陀合掌  
讚佛。說伽他。等廣說如前。以伽他讚佛。  
千妙種種色。從口一出。出  
遍照於十方。亦如日初出  
無我而說伽。聞者除憍慢  
皆作佛因緣。無緣不放光  
降伏諸怨等

下。其身作金色。斯亦可得。其提婆達多。即喚金匠報言。於我身上。令作金色。金匠答曰。雖有若能忍痛。即可作得。答曰。我能忍痛。金匠即以熱油。澆身。受諸辛苦。若金薄。則身別有惡刺。問。重。則惡刺。答曰。提婆達多。今者何在。答曰。爲身。身金色不在。時。被惡刺。刺已。即往彼看。提婆達多。見受諸辛苦。叫喚爲身上金色。遂割。即來白佛言。其提婆達多。爲身。欲作金色。受大辛苦。佛告。惡刺。言。時。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爲身。金色。辛苦。於往昔時。爲金。報。辛苦。至死。往昔之時。於邊。羅。斯。城。有一婦人。夫主。遠行不在。有一鳥。來。被。婦人。前。和。美。語。聲。共。婦人。言。如。汝。美。聲。我。精。不。安。早。到。與。汝。金。帽。不。久。中。間。夫。婿。到。來。不。安。至。家。共。鳥。復。於。被。婦人。前。還。作。美。聲。時。被。婦人。即。擲。金。帽。與。鳥。得。已。即。東。去。西。別。有。鴉。鳥。爲。彼。金。帽。打。破。鳥。頭。墮。地。而。死。佛。言。爾。時。鳥。鳥。者。今。提。婆。達。多。是。佛。告。諸。婆。伽。於。意。云。何。此。提。婆。達。多。於。往。昔。時。爲。金。帽。故。有。如。是。習。性。仍。在。爲。被。金。離。身。受。其。辛。苦。又。提。婆。達。多。白。宋。生。怨。王。言。我。建。立。王。今。得。王。位。須。立。我。爲。佛。王。言。如。來。腳。下。有。妙。輪。相。若。爲。建。立。得。號。爲。佛。提。婆。達。多。復。白。王。言。我。能。作。足。下。輪。相。時。提。婆。達。多。即。召。巧。工。同。言。汝。願。能。於。我。雙。足。下。作。輪。相。不。其。人。答。曰。雖。有。若。欲。離。受。痛。我。當。爲。作。提。婆。達。多。言。我。能。忍。痛。時。匠。念。言。其。人。有。大。氣。力。若。拓。印。時。脚。跟。踏。我。必。因。致。死。便。即。語。提。婆。達。多。言。可。向。房。中。出。脚。我。即。印。上。答。匠。言。好。時。匠。即。燃。輪。形。鐵。如。火。色。

●第一性 ●第二性 ●第三性 ●第四性 ●第五性 ●第六性 ●第七性 ●第八性 ●第九性 ●第十性 ●第十一性 ●第十二性 ●第十三性 ●第十四性 ●第十五性 ●第十六性 ●第十七性 ●第十八性 ●第十九性 ●第二十性 ●第二十一性 ●第二十二性 ●第二十三性 ●第二十四性 ●第二十五性 ●第二十六性 ●第二十七性 ●第二十八性 ●第二十九性 ●第三十性 ●第三十一性 ●第三十二性 ●第三十三性 ●第三十四性 ●第三十五性 ●第三十六性 ●第三十七性 ●第三十八性 ●第三十九性 ●第四十性 ●第四十一性 ●第四十二性 ●第四十三性 ●第四十四性 ●第四十五性 ●第四十六性 ●第四十七性 ●第四十八性 ●第四十九性 ●第五十性 ●第五十一性 ●第五十二性 ●第五十三性 ●第五十四性 ●第五十五性 ●第五十六性 ●第五十七性 ●第五十八性 ●第五十九性 ●第六十性 ●第六十一性 ●第六十二性 ●第六十三性 ●第六十四性 ●第六十五性 ●第六十六性 ●第六十七性 ●第六十八性 ●第六十九性 ●第七十性 ●第七十一性 ●第七十二性 ●第七十三性 ●第七十四性 ●第七十五性 ●第七十六性 ●第七十七性 ●第七十八性 ●第七十九性 ●第八十性 ●第八十一性 ●第八十二性 ●第八十三性 ●第八十四性 ●第八十五性 ●第八十六性 ●第八十七性 ●第八十八性 ●第八十九性 ●第九十性 ●第九十一性 ●第九十二性 ●第九十三性 ●第九十四性 ●第九十五性 ●第九十六性 ●第九十七性 ●第九十八性 ●第九十九性 ●第一百性



印其足下其時受。太幸苦時有甚利來問蓋  
迦里迦言其提婆達多今見何在答曰今在  
一處作脚輪相時彼甚利往彼房所看提婆  
達多至彼見提婆達多爲作脚輪相燒脚受  
大辛苦痛聲叫喚時被甚利心生疑怪往如  
來所喚佛能斷疑惑自言世尊我見提婆達  
多爲作脚輪相受大辛苦痛佛告甚利往  
昔之時亦爲脚受苦習性仍在如往昔時  
山之中有一大象下山飲水有一野狐隨象後  
行見象脚跡自作量度我於此沒當生天上  
因茲跳躍忽被枯木以食其身遂便至死佛  
告諸甚利於汝意云何時彼野狐即提婆達  
多是當於爾時度最脚跡忘作觀意今時還  
爲脚輪受大苦痛時佛世尊在王舍城住者  
聞囉山深遠樂又富中時提婆達多自未生怨  
王我今立汝爲王汝可立我爲佛然我今欲  
殺沙門諸摩王其共我設諸方計我今不  
知以何物打先打何處而令命終時有工巧  
能造機車從南天竺國來至城中提婆達多  
聞已即命巧工告曰汝能造五百人所乘拋  
車不答曰我今善解造此機車時提婆達多  
便即持明珠價直千金而與巧工令造此車  
復與一千人以為驅使報巧工曰佛在鷲峯  
山汝今應可於其山上近佛坐處安五百人  
機車復於餘處安二百五十人機車又復餘處  
令更安二百五十人機車告諸人曰汝等應  
知沙門諸摩摩遊行來去即以拋車打令斷  
命時彼人等受提婆達多教已即詣鷲峯山  
上造五百人拋車畢時五百人共相議曰造

此大拋車欲害世尊惡作是言汝等應知事  
各捨命不害人天所共敬敬大德世尊身作  
是語已即捨拋車便從山頂求覓僻路而下  
恐提婆達多見爾時世尊知諸人所念便化  
階道衆人見已各相議曰此曠高山先無階  
道汝等應當知此是世尊威德于時諸人  
於佛如來發大信心便於階道而下至世尊  
所爾時世尊爲彼諸人欲調伏故經行鷲峯  
山既至佛所頂禮雙足過坐一面欲說法故  
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順爲說如是四  
諦令其開悟彼既聞已以臂金剛杵即能摧  
碎二十種魔羅耶見山體預流果既見諸已  
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獲得解脫之果  
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  
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  
鬼趣中救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獲  
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雪山乾竭血海無始積  
集二十種惡耶見以金剛杵而摧碎之得  
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信受五學處始從  
今日乃至命終不發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  
尊證知我此願波索過是時工師請諸佛  
便持明珠私自逃走時提婆達多無數惡道  
謂佛世尊頭以落地見佛安然了無損害觀  
五百人佛所說法遂起瞋恨餘諸登山乃見  
工師持珠私走因此自更將五百人欲發拋  
車佛作此念是我前集惡業成熟報來至  
欲水暴流無能止息退自作自受若他受者  
無有是處佛知業已告五百人曰諸仁當知  
提婆達多其惡意欲將汝等身穿鷲峯山此

是我棄決定須受可共前進時諸天等便觀  
下方于時執金剛樂叉便作是念此提婆  
達多既與惡道欲害如來作是念已即往金  
毘羅山又宮報樂叉曰提婆達多於鷲峯山  
頂造大拋車乘大拋石欲害佛身世尊既在  
汝宮安住提婆達多正發石之時我當以金  
剛杵於虛空中而摧碎之汝應相助恐有碎  
石迸著佛身汝應護護金毘羅曰善哉如  
是  
爾時世尊從座而起將入深山巖穴之內于  
時提婆達多與五百人發機飛石直擊如來  
時執金剛神以金剛杵於虛空中打石令碎  
其石一片欲墮佛身時金毘羅樂叉接石不  
著遂打自身從斯迸落損世尊足爾時世尊  
即說偈曰  
非在虛空中 非海非山穴  
無有地方所 能免於衆報  
時金毘羅樂叉被石擊身自知必死便發善  
念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諸天常法得生天  
已起三種念一者今在何處二者因何得生  
三者復因何業而得生此既審觀已知是天  
魔復知前世身為魔叉於佛世尊發清淨意  
得生廣勝三十三天復作是念我得生天不  
應經相受茲妙樂然後見佛宜時速往敬禮  
世尊作是念已即於身手遍散瓔珞殊特妙  
好并持四種曼陀羅等微妙蓮花其天首鬘  
柔軟香潔右旋紺青身相端嚴不可比喩威  
儀摩序下鷲峯山以天威力光明赫奕遍照  
山野諸佛所已散華供養退坐一面爲闍法

●六二八● ●四二四● ●三二四● ●五二四●



受室女乳汁，在王舍城中，除提婆達多及諸近友，於餘外四衆處，皆求此乳，其提婆達多及諸惡友，則欲勿與乳汁，當欲作。厭魅幻化之法，自無與心障礙一切人，爾時是王舍城中唯有一婦人，身自瘦小，初生後子身亦瘦小，其母乳汁子食猶不得足，況故更與他人，時被婦人聞佛世尊須求室女乳汁，便作是念，我若以用乳供養如來，我自瘦弱多有禍，一者子當多死，二者提婆達多與王親近，及有宿怨朋友，聞與乳必當殺我，復作是念，我若身死，我子亡，為天人應供養者，全患足損疼痛，我當持乳將供養如來，時被婦人出乳置於銅器中，特將往如來所，頭面禮足，謝脫奉佛，自言世尊，我將女乳來，聞佛須求室女乳，我今將來，願佛受取此乳，佛告阿難，此女人心懷正信，汝當受取此乳，時阿難陀依命受得，婦人頭面禮佛退還而去，爾時世尊微笑，放五色光，其光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佛告阿難陀，汝見彼女人將乳來供養我不，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見佛復告阿難陀，此人以歡喜心捨施乳來供養於我，以此無量資糧，當來之世得證阿羅漢果，時佛世尊，無乳時，血流不息，諸方悉到及梵志等，聞佛世尊持來佛所，或有持香酥香安於瓶上，種種供養，不能盡，爾時具四力士，遍滿王舍城，以真寶路，發大誓願，若佛世尊於一切未生者作子，想實不虛者，令血止息，斷得不復，作是願已，血便止息，斷即除，時諸婆利婆提尼，即波來迦，波斯迦及王舍城一切道俗，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下，并拘迦里迦，惡惡等心，不敢將口云，得病者，誠為善哉，因此能有諸善根故，時諸婆利婆提尼，疑惡，唯佛世尊能斷除之，諸婆利婆提尼，世尊，有何因緣，十力迦，提婆達多已，血流止息，斷即除。

佛告諸婆利婆提尼，非但今日有此因緣，過去世時亦有此事，汝等諦聽，乃往過去，我提婆達多，被惡賢諸已得除，乃往昔時於一山野有一大村，去村不遠有大靈林，多饒樹果，異類諸鳥，在此栖遊，出和雜音，甚可愛樂，有一仙人止住其中，但食樹果，飲清流水，被樹皮衣，專持神咒，於此村內有一長者，存於宗族，一女人，以為夫共為歡樂，於後不久，妻便有娠，歲月滿已，誕生一子，滿三七日，設會立名，字之喜樂長成已，或時經行，或時坐臥，常思善事，常行善業，時彼村人見彼喜樂，號名法愛，用求善故，時往詣仙人所，承事供養，衆人見彼喜樂，仙人動修練行，復號其名以為練行，當於後時，彼長者子身患瘡，以種種藥及諸咒法，療治不瘳，然其父母將子共往詣仙人所，白言，仙人，侍者今患瘡，痛極，當願療治，時彼仙人即作寶諸寶，今此長者子，於親於慈，皆生平等，無有異心，若是寶寶，毒當除，發此願已，逝逝當時，即得除愈，佛告諸婆利婆提尼，汝意云何，爾時長者子者，即我身是，時仙人者，即十力大迦身是，於彼時中，為發真寶願故，病得除愈，今時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惡生悔過，我於前答摩沙門，以石擊

打不能損害，無益於事，衆人皆知，提婆達多名，其提婆達多，即於樹下，結跏趺坐，靜自思惟，時諸婆利婆提尼，提婆達多已，各共起，思惟諸論，提婆達多，於如來所有如是，願恨，以石擊打如來，時迦里迦，迦里迦，是提婆達多，朋友，告諸婆利婆提尼，汝具等，不能過思，非語，即諸婆利婆提尼，不見提婆達多，今在被樹作於四禪，是大人者，不作惡事，時婆利婆提尼，心生疑惑，唯佛世尊能斷惡，諸婆利婆提尼，如上所說，時提婆達多，朋友，告諸婆利婆提尼，迦里迦，見白佛已，阿難陀，汝等自無惡，即說我提婆達多，云作惡事，佛告諸婆利婆提尼，迦里迦，迦里迦，時亦復即說無惡，惡事，汝等諦聽，如往昔之時，於王舍城有王，先立勸修令事王人，置兩摩舍那，一著丈夫，一著婦人，丈夫屍林著女婦，女婦屍林著丈夫，爾時後有一門門死，將往深摩舍那，其丈夫屍林守人不令放著，其婦女屍林亦不聽著，二俱無屬，於王舍城不遠有一林所，花樹林，果茂盛可愛，有諸藥鳥出和雜音，有一仙人居止其中，極樂為食，飲清泉水，被樹皮衣，近彼方所耕之地，有摩麻樹，其人將此死屍，置摩麻樹下，時有野野聞死屍臭，尋氣而來，即食死人，有一老鳥，在於摩麻樹上，覆覆而住，便自思惟，我今好野野，我後應與我多少食，老鳥以頤頤曰，汝與如師子，要復似牛王，我盡獸中主，與我食者，爾時野野，聞聲已，以頤答曰，

●二二● ●二二● ●九十(時阿難陀命受得) ●二二● ●(人) ●二二●

身色照諸處

如實作一團

老鳥又以頌曰

我多有用具

故爲見汝來

今我禮敬王

有建食與我

野汗還以頌答曰

汝項如孔雀

鳥鳥甚可愛

聲鳴最勝妙

任汝來取食

時鳥下樹共被野汗同食死人。被仙人見已還作頌曰

多時見汝等

共合無羞者

樹中最多者

所食人中賤

老鳥聞此語已復以頌答曰

師子孔雀禽

共食最上者

衆人於此來

爾爾何物事

爾時仙人已還以頌答曰

老鳥鳥中卑

野汗獸中賤

樓廊不塔樹

黃門人中下

地中三角獸

君此不設蓋

時老鳥起大瞋心。即往仙人祭火壇中。四邊觀望無可損處。以糞汚其壇中。糞水瓶破便即走去。時被仙人隨來。唯見祭火壇中糞穢不淨。水瓶被破打碎。仙人觀察。乃知是鳥糞及打破水瓶。即說頌曰

如彼癡惡物

無羞多瞋者

壞我祭火壇

復打水瓶碎

是類非足類

一切莫共言

應當少共說

無言最安樂

爾時世尊告諸婆伽婆。汝意云何。爾時仙人者。即我身是。老鳥者。提婆達多是。彼朋友者。

惡。惡則孤獨。如是。於此時中非是而說無羞而說。爾時諸婆伽婆心。生憂惱。唯願世尊廣說因緣。世尊共提婆達多。宿世以來因何有惡。爾時世尊告諸婆伽婆。汝等諦聽。乃往昔時。近此海邊有一共命之鳥。一身兩頭。一名名法。一名非法。其非法鳥當時眠睡。法鳥覺見流水上有一甘菓。遂流而來。嘴以取之。作是念。彼既眠睡。我今欲喚。喚覺共食。爲復自食。復作是念。爲同一身。我若食已。彼亦得飽。即便食之。後時非法鳥覺。見法鳥有菓復聞香。而問曰。是何香。答曰。我食甘菓。復問菓今何在。報曰。非法鳥爲汝眠睡。此已食訖。答曰。如汝所作非是。好也。我自知時。後時法鳥眠睡之次。非法鳥一躍菓於水上。流引嘴往取食之。二俱迷悶。心狂。爾時非法鳥即發誓曰。當來所生之處。生生世世。共汝相害。當共爲怨。時法答曰。願我生生世世。當共汝爲善友。爾時世尊告諸婆伽婆。汝意云何。時法鳥者。即我身是。非法者。即提婆達多是。於彼時中。始生惡結。我當行利益之心。天授常懷損害之意。佛告諸婆伽婆。乃往過去於婆羅尼斯有王名曰白鵝。統治其國。其國豐熟。人民熾盛。皆得安樂。近彼國界有一王女。其爲婦娶娛樂遊。住此數樂。後時懷妊乃生一女。其女漸漸長大。乃復有歲月。滿以後便生一子。形貌端嚴。人所樂見。親族聚會。爲子召諸臣議。爲後日初出時生其孩子。故號名初。付八乳母侍養孩子。其時如是。將養用諸乳母生酥醍醐等。其子如蓮花在水邊。

疾長大。後令入學。教其文字。解數算計。種種伎藝。工巧之法。乘象之事。弓箭箭射等法。王法之事。皆悉明解。後時國王立爲太子。老王先有一上宮王妃。名曰達摩。復有一大臣。名曰摩牛。老王甚大。恰愛倚付其臣。時王共上宮遊。後時懷妊。相師占之。必生一子。當定親王自取王位。後時王患用諸根苗。葉花菓種種藥草。病不能除。大王便作是念。今須建立太子。安付王位。我若死後太子必殺我上宮。復作是念。我作何計。按。即喚大臣摩牛。摩牛多與王用資具財物。便寄達摩分付。臣邊令其護養。告曰。汝是我親近大臣。其達摩夫人者。是我親近夫人。我今自知身決定死。若死已後。太子正住位時。汝應慈念。當須擁護。莫令殺却。達摩夫人臣曰。王言。我作如是。必不令殺達摩夫人。王即說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頌已。即便命終。作諸優花寶塔。摩王已了。便建立太子爲大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十八

卷第十九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是時太子既登位已。告諸群臣曰。汝等殺却達摩。時摩牛大臣曰。大王言。不作觀祭。無事。

何故即離達摩，身現憤怒，未嘗生男或是生女？若生男時方可殺却。時王答大臣言：如是亦得。汝當自看時速摩月滿，以後即生一男。其同日時有一探魚師歸，乃生一女與漁師候物將男換女。其大臣即白王言：達摩生一女也。王曰：大好，我得解說。後時漁師養育其子漸漸長大，令入學讀書，乃能經文巧作辭章。時乃立名巧作文章。大臣私來告達摩言：汝子今大巧作辭章，達摩復白大臣言：今欲顯見形貌，方便將來大臣答言：何更須見不須看之。時大臣見彼愛護其子，爲作方便，令子手持一魚作資魚人形，即往母所。其母遙見相師占曰：此持魚人者，必當殺我。王自住上位，其語遞相告言，轉轉乃至王所。下聞此語皆謂群臣：乃可速即捉取漁師之子，莫令逃逸。其語轉轉漁師子聞已，即東走而避，乃入一老樁家其老妻見已隱藏深處，以大灰滾身，色如死人形。人輿將往溪岸舍那之所安著林所即起而走，近有一人於林中採取花果遙見此人從死人中忽起而走，採果之人隨後即趕不遠便止。王使隨後走，到問探菓人：汝見一人作如是形容以不？其人答曰：禮見從此路去，即連趕捉，其漁師兒忙怕，入一浣衣人家，其家以衣裳重裹臥於牆上，遠離人處河邊解放。其漁師兒起立觀察四方，遠望無人之處便即速走路逢一人，見其疾走路見赴王訪者，下使尋復到於村中括按其所見者報曰：從此走過時人被使赴急，覆投一治皮作稅家，而被家人一

一具屍被王逼迫今欲殺我等。廣如上說。告彼。家人言。惡惡故。爲我作一量鞋。鞋跟向前鞋頭向後。若尋跡者。無人知我去處。鞋師答曰。我先未曾作如此鞋。即說。似曰。曾見種種鞋形狀。隨彼尺樣便爲作。未有如此造鞋鞋。令跟向前鼻居後。時被鞋師依言卽作。著鞋走出村廬。既高無處險過。卽於水濱中出。時王使者尋其腳跡。乃見入鞋師家處。其漁師子。情怯怖懼。投身入水。龍王見已將入宮中。爾時大王展轉聞說。漁師之子投身入水在龍宮內。王勅諸臣。於我國內所有持呪之人。悉喚將來。時諸呪師既聞。皆來詣王所。時王告言。汝等往彼龍宮。呪龍將來。聞已悉去。於別曠野有一獼猴。名寶伽羅。常以魚肉爲食。此獼又住處樹木梢梢。雲況復人見存命。龍王被諸呪師呪已。逼迫救彼不得。卽以神力。將漁師兒及諸呪師等。要爲一服。將往曠又住處曠野之中。安著龍王告諸呪師曰。汝等所作非是好事。彼漁師兒被曠又所害。我等亦被損之。呪師問曰。作何方計。龍王答言。汝等無益之事。事偏亂於我。我被逼迫。將漁師兒囚於曠野之中。令彼曠又所害。汝等亦無所益。時諸呪師漸行得歸本國。白大王曰。我等憫龍王逼迫極困。遂送諸魚師兒。探曠野中寶伽羅。又所食。時王語言。汝等大人好更亦送。聽或時未死。時漁師兒在於曠野東行。行有彼寶伽羅。藥又在。一方所共諸惡狗聚集一處。漁師兒遙見此狗。便作是念。我今決定卽死。其狗遙遙

見彼人。復命一狗往赴提取其人。見已遠走。上樹。狗在樹下。藥又隨後即到。藥又告言。彼不可不開窗。窗人形。藥又在於曠野之所。若有人來住此者。皆當損害。汝今時到來。其人答曰。我以盡命在此。時藥又住。於悉素縛結衣服。繫身而住。時人欲作計走。即往樹下向一方走。藥又與狗同走而赴。其人急急即脫身衣。擲於藥又身上。遍覆其體。群狗原是其人衆。共擒捉食噉。彼人便得走脫。復作是念。我有親舅。見在仙人所出家。我今可往彼也。其仙所住之處。花菓園林。滋茂熾盛。有種種鳥出和雅音。時漁師兒展轉尋問。乃到仙所。時大王使諸龍尋訪。赤到其中。於彼捉獲漁師兒。便即投身谷下。於空中捉得頭髻。裝入人手身。墮谷底。時王使者作是思惟。其人決死執得其髻。持向王所。白曰。大王。今我已誅害漁師兒。訖。王大歡喜。賞賜其使。時護仙人所。天來告仙言。汝外甥兒。今苦逼迫。何不觀察。仙人報曰。我若不擁護。必定命終。彼仙能持如是明呪。令男作女。令女成男。其仙即以呪法攝受外甥。即云。汝勿怖懼。時外甥既得仙人攝受。便化身爲美女。相貌殊好。特異常倫。即往迦摩羅斯。於王國苑而住。其守苑人既見美女。心生希有。遂詣王所。白曰。大王。今有美貌成就少女。見在苑內。王聞語已報曰。宜速將來。便即以大威儀。僕從迎入王宮。時王於彼美女。深生愛著。生愛著已。見王暫離。便變女身而作丈夫。即戴王冠。命安地大臣曰。冊我爲王。于時臣佐以大儀

男一女 ●以二已 ●(人)一 ●言一日 ●(取東…見日)十六字一 ●[兒]一 ●姓一記 ●家人二人家 ●德二德  
我 ●張二根 ●[成]一 ●入二仕 ●名十(B) ●子二兄 ●事二兩 ●見二治 ●思二事 ●[分]一  
本十(通) ●三九 ●其二論 ●族二族 ●居二於

善冊立爲王爾時諸天說伽陀曰

願不斷者不爲害 復起能作如是業  
隨宜損彼不名害 如害白臘王子者

佛告諸婆羅門等。於汝意云何。其白臘王子曰  
初王者。即是提婆達多。於彼時中。魚師兄

者。我身是也。從彼王時起此惡。世尊復告  
諸婆羅門等。汝等諦聽。昔時曠野有一大村。其

中有二巧兒。作別賣人。其人各座一鋪市。易  
不得相侵。別時有一識賣人。將一寶器來

至其所止息。三五日間持此寶器。彼一鋪人  
欲買其寶。爾時值下。時彼賣人不肯賣。更

將向彼別賣人邊。爾時不和。即生歡喜。報言  
汝可買取。鋪主答言。我無財許錢財可買。答

曰。爾日所得多少與我。其人聞已。即便受取。  
爾後少者。即來共爭云。我先見此人寶器。汝

今因何奪我市。從此已去。遂至怨讎。佛告  
諸婆羅門。彼爾時少者。即是提婆達多。於彼時

中。爾時多者。即是我身。乃至今時如是結怨  
惡意不息。復告諸婆羅門。往昔之日。曠野村中。

有一長者居住。同族姓家娶女爲婦。其爲歡  
樂。其妻有娠。月滿已後。便生一子。母即命終。

長者便作是念。我更娶妻共爲歡樂。娶妻不  
久。遂生一子。母亦命終。長者便作是念。我亦

娶妻不久。遂死。我爲長子家。娶一女。當即娶  
女遊戲。多生子孫。其妻問夫曰。次子者。是

何人也。夫答曰。此是我弟。其妻復問夫曰。  
於後分我錢物已不。夫曰。世俗之事。皆合兒

弟。有分。婆報夫曰。若當如此。汝今兒子極多。  
既分財物。當須殺却。爾弟其夫聞已。凡夫之

人爲貪財物。無不造罪。即作方計。報其弟曰

今者可往入山中。採取花葉。至於山中。兄  
取大石打弟頭。碎。因即命終。佛告諸婆羅

門等。兄者。即是提婆達多。弟者。即是我身。於彼時  
中。乃生惡意。

佛告諸婆羅門。我更說提婆達多共我作惡。惡  
緣起於往昔時。曠野中有一大村。有一居士。

同族姓家。婚娶一女。共爲歡樂。遊時。後時懷  
妊一子。月滿已後。便生一女。形貌端莊。人所

愛樂。居士曰。有人先來從我乞者。我當與女  
時。有一婆羅門來乞。口云無病。居士許言。我

有一女奉與汝。時婆羅門曰。我占時候日  
長。非是穩便。我今不受。待於後時日長穩便。

我當來取。說此語已。便即過去。別有一時。復  
有婆羅門。爲求乞故。還至彼家。口云無病。乞

與我物。答言。我有一女奉與汝。報言。先有  
一婆羅門。來乞之時。何不與女。居士答言。被

爲屋宿不便。口云。星宿穩便。來取此女。時婆  
羅門言。我受此女。問曰。何不君星宿相宜。即

受。時婆羅門便爲取。即受此女。受得女已。即  
便歸還。先來乞者。問別有人來乞女否。即來

詣婆羅門所。告言。此女先受得。因何將我  
女歸來。答曰。汝爲星宿。非是穩便。不取此女。

我不看星宿。穩便。遂取此女。時婆羅門乃  
生惡意。懷毒。從此即生怨害之心。佛告諸婆

羅門。爾時後來求乞女婆羅門者。即是我身  
是也。其先來婆羅門者。星宿穩便者。即是提

婆達多。是也。時佛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  
時末生怨王有一大軍。名曰護財。攝大卿惡

性。操常醉。每日損人。諸人皆怖。不敢出門。時

王舍城人悉來白王。其護財象極大。每  
日出。往於坊市。四道街衢。損害衆人。王當

處分。看象之人。莫令每日出。須隔日出。若  
出之時。預擊鐘鼓。令人避避。王告言好。即勅

大臣。令喚石象人來。使人依命喚來。告言。王  
舍城中諸人。來白我。護財大象。極惡。損害

諸人。汝當隔日出。若出之時。預擊鐘鼓。告衆  
象出。時調象人等。再拜大王。已依勅。即去。其

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大有財物。多有受用。發  
心。請佛及婆伽婆。時提婆達多。聞長者明日

請佛并婆伽婆。即持百千珍寶。與調象人告  
言。有長者明日。請佛并婆伽婆。沙門并聲聞徒衆。

汝可將護財。盛象當面。放之。踐踏。踏答摩沙  
門。答言。善者。依命如是。又須令王知之。我等

依命。時提婆達多。即詣末生怨王所。白言。汝  
不能立我爲佛。爲汝殺父。今得王位。我今殺

却佛。自立一切智。大王。可令護財象出。時末  
生怨王。語提婆達多言。汝不聞諸佛世尊。未調

者。能令調伏。說已得。即去。詣調象人曰。我已  
白王。汝可明日。將象出。時調象人持鈴。擊

於城中人。明日。放護財象。汝等。自當防護。時  
彼長者。聞此事。已心生惡惱。自嘆我是薄福

之人。今請世尊及婆伽婆。過家設供。有此事  
起。放過象出。若爲設供。復作是念。我今須造

飲食。熱已。將往佛所。其夜。即辦飲食。明旦。向  
世尊所。白佛言。王舍城中。擊鈴告人。欲放護

財象。各自防護。今者。世尊。莫入城來。所造  
飲食。欲將就此。佛告長者。汝可作辦。我今不

●(若出之)● (合)● (六十)● (四十)● (非是)● (二)● (三)● (十)● (等)● (五)

伯謹財惡象。我共樂開來同來入王舍城。最者聞已歡喜即去。至家辦食館座已。還望世尊。爾時如來即持衣鉢往慈御來入王舍城。時人即放財財象。時象見佛并諸徒衆。即生廣喜。速是往如來處。其提婆達多共未生惡王。上高樓即遙望惡象。欲踐踏沙門而害摩。提婆達多甚大害悅。即說偈曰。

我見十力者 被衆力所障  
聲聞釋種子 今日應消盡

爾時世尊以右手化作五師子。時象見師子已。當時忙忙失大便奔走而去。世尊又放大火踏方熾熱。唯佛住。所足下涼冷。其諸財惡象東西逃走。唯逢熱火。世尊住處清淨涼冷。常見惡象。踏舞聞等皆悉逃散。逃走。唯阿難陀一人不離佛邊。其象醉醺福弱來詣佛所。世尊即以百寶莊嚴轎輪扣無畏之手。摩其象頭行無畏施。卽說頌曰。

莫樂象身處 象趣是惡趣  
當莫損害他 即得賢聖道  
汝爲前身業 故生在惡趣  
損害諸有情 將是爲歡樂  
從此死已後 當生在何處  
復住在何邊 賢首汝善聽  
諸行是無常 諸法是無我  
寂靜是涅槃 於我心生信  
爾時世尊 即往長者家敷座而坐 其諸財象  
隨佛後行 佛在長者家 其象門外立 爲不見  
佛故 即欲推門扇倒 佛以神力變其宅令化  
爲水精 內外相照 令遠見佛世尊 食說施

頤已從坐而去。其象隨佛後行。其國大臣是如上記。尊曰大王聞此事轉告提婆達多。汝大損我。其象去已。隣國國王聞者必起怨敵。汝人不時提婆達多被阿育已默然而住。王勸諸臣官。齊集出後當即關閉城門。莫令象出城外。勿令隨後去。大臣依勅。保守城門人。及諸國象人。緊提取象。令隨佛後去。依命即欲捉象。其象見佛出城。面前不見世尊。其象。以脚踏鼻氣息不通。悶絕而死。當生四天王來天。天法當生天者。有三種念起。從何處誕生。在何處。是何業報當親自身。從何處中死已。生在於此。清淨四天王中。前生爲於佛所發歡喜心。我今在此歡喜。不往如來所。甚非道理。我今在此歡喜。不往如來所。其象生天。有身百寶莊嚴。淨淨之身。內外明徹。其夜即衣絨盛衆妙花。往如來所。竹林園中。其光遍照。靜夜月時。以衆寶花散佛身上。即於前坐。聽佛說法。世尊觀察隨所樂聽。而應說法。其天聞已。以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煩惱山。即證預流果。既證果已。心大喜悅。白佛言。世尊。無文母能作此事。無王能作。無天能作。無親友亦無過去魂靈。無沙門婆羅門枯樹血海。唯佛能斷我苦惱海。超煩惱山。閉惡趣門。安設人天勝妙之處。卽說頌曰。

因佛閉塞慈蓮門  
今蒙開闢人天路  
因佛斷除業惡業  
能證寂滅清寶道  
一切人天所應供  
三寶之中多損害  
復覆微妙涅槃城  
患弱之目得清淨  
經過有流衆苦處  
能除生老病死苦

於百千生不逢遇  
我禮大師希聖珞  
右邊三面欲還歸  
果報今時得見佛  
頂禮佛足心歡喜  
騰身卽往天宮上

爾時從天如商人得利如農夫得豐熟如壯士闢敵得勝如病人得藥所將諸天下供養已還與相贈歸於天上。于時林中有諸婆伽於初夜念誦經行見大光明遍照林野心生怪得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於昨夜分是何因緣稱梵諸天下世尊所傳告諸婆伽此非釋梵諸天來於我所復大讚婆伽汝曾見我獲財大衆以不如此弊惡奔逸欲來殺我時婆伽等俱白佛言我等悉見佛言我已顯示彼於我所生正信心起歡喜故便即命終得生四天王宮其夜來詣我所爲彼說法得證見歸却歸本宮諸婆伽等心生疑惑唯佛能斷白佛言世尊彼護財象作何罪業墮墮傍生趣復作何業得生四天王宮及得見諸佛告諸婆伽彼護財象者先乘衆報今日猶負如暴流之水必當受之此護財自自作自非他人受復告諸婆伽所作之衆無地水火風爲彼受之亦非靈處界善非善事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婆伽過去世時於寶劫中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住波羅宛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是時此象於被法中出家持戒不能堅固復不貴重有所虧缺常以四事供給衆僧成爲戲弄機所生之處食飲充足見我正法心生歡喜便即命終得生





等諸阿難陀不捨離我之事。如遇往昔。有一野肉住不定處。在一方所山中。受獸王獅子身。時有五百野牛。每當隨後求拾殘食。同往山中。獅子得食。上味血肉食已。捨去餘有殘者。野牛取食多時在彼。於後時中。彼獅子王夜覓獵。夜間不覺墮在枯井。其五百野牛中有一野牛。見獅子墮井。不離井邊。思念方便。作何計救。救獅子得出井中。自餘野牛見五百野牛隨後而行。其被一野牛。傍井東西遊行。見一土堆。以脚推土置於井中。土漸滿井。獅子得出。爾時諸天於虛空中。即說頌曰

皆須作親友 藏嗣及強者

我見一野牛 從井救獅子

佛告諸婆伽等。時師子者。我身是也。其一野牛者。阿難陀是也。昔四百九十九野牛。即此四百九十九婆伽是也。其四百九十九婆伽棄捨於我。唯阿難陀不捨而住。佛告諸婆伽等。諸婆伽。乃往昔時有一菩薩。在不定處。時一方所與五百鹿為王。有一獵師欲害群鹿。於河側邊。著罽羅網。索計校捕獵。時諸鹿等心無畏懼。遊行至彼。然其鹿王於前而行。遂被繫縛。既見被縛。諸鹿並皆走散。有一母鹿。住於王邊而不棄捨。于時鹿王欲斷其索。而不能斷。母鹿見其鹿王不能斷索。便說偈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斷索解

安設罽羅者 獵師今欲來

爾時鹿王。便以偈他。以頌答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爾時獵師。手執弓箭。身著短裝。到此鹿所。母鹿見獵師欲害鹿王。于時鹿母即就鹿王。而說頌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斷索解

安設罽羅者 獵師今欲來

爾時鹿王。以頌報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茲索極堅牢 縛脚令微骨

爾時鹿母。心懷憤怯。即就獵師。而說偈他曰

汝是大獵師 宜放弓箭却

將刀先殺我 然後殺鹿王

爾時獵師聞是語已。心大驚怖。而問鹿母。此鹿是汝何等眷屬。鹿母報曰。是我夫主。獵師聞是語已。便說偈他而報彼曰

我今不害汝 亦不殺鹿王

令汝重相愛 夫妻還得合

爾時鹿母說偈他曰

如我與夫同歡樂 愛重夫主還相見

願汝與諸眷屬等 恒常愛重同歡樂

爾時獵師。聞是語已。心大驚怖。歡喜希有。便解鹿王與母鹿同去。爾時佛告諸婆伽。汝意云何。其鹿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其母鹿者。阿難陀是。四百九十九鹿者。是四百九十九婆伽是。其四百九十九婆伽棄我而去。唯阿難陀不捨而住。時諸婆伽咸皆有疑。唯有世尊能斷疑惑。大德

世尊。宜可觀察提婆達多。自為具論為利養

故損害其身。佛告諸婆伽。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以貪穢惡利養。而害其身。汝等諸婆伽。乃往古昔於一山中。有大花池。時有大象住在池邊。復池一邊有野牛住。身多。穢臭。是時其象從池飲水而出。其野牛欲往池邊飲水。野牛告象曰。仁可避路。若不爾者。可共鬪敵。象作是念。此可然物。臭穢無上。若以足踐或鼻或牙害彼。皆悉穢惡。我今還已。穢惡之物。方可害彼。而說頌曰

亦不足瞞汝 復不鼻及牙

我用穢物殺 當以穢殺穢

時象復作是念。我向一邊行。彼應必隨我。後即向一邊退去。其野牛便作是念。我以口鼻彼穢惡。即隨後趕象。其象見近。即以極勇放糞打其野牛。便即命終。佛告諸婆伽等。勿作異念。爾時彼野牛者。即提婆達多是。當以穢物損害。今時亦穢惡利養。故損害。時婆伽心皆疑惑。唯佛能斷。來白佛言。若諸婆伽者。皆度生死苦難。若依提婆達多教者。墮在苦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大唐三藏義淨奉 翻譯

佛告諸婆伽等。如遇往昔。若依我教者。皆得離大苦難。若依提婆達多者。皆在苦難之中。

居士等見提婆達多有在於樹下安禪而作名相謂曰汝等應知此提婆達多有人威德我輩云何因而得殺之云何今我輩斯惡事宜速各去時諸婆羅門居士等雖暫瞋怒而不殺害是時婆伽婆持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以緣白佛大德世尊今可觀察提婆達多作非法罪於諸人衆示修善法佛告諸婆伽我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作斯非法而現正法惡惡老鼠以害其命汝等諦聽我爲汝說乃往昔時有異方所有一鼠王與五百鼠爲群屬有一貓子名曰火燒其貓少年之時所有鼠等悉皆殺害後年老過便是念我昔少時氣力強盛以力捉鼠而食我今年既朽邁氣力微薄不能捉獲設何方便而捉獲鼠作是念已還觀其地乃見一鼠王與五百鼠而爲眷屬住此方所即就鼠穴詐作坐禪時諸群鼠出穴遊行乃見老貓安然坐禪其鼠問曰阿舅今何所作老貓答曰我昔少年氣力強壯作無量業今欲修福除其舊業時群鼠等聞是語已皆發善心今此老貓修行善法即與鼠等有連老貓行於三處即便入於穴其老貓取其最末後者而食不經多時其鼠漸少鼠王既見此已便作是念我鼠等漸漸減少其老貓氣力肥盛是事必有緣由其鼠王即便觀察乃見老貓於其糞中有鼠毛骨心即知老貓食我鼠等我今深觀捉鼠之時作是念已便即於窠而看老貓乃見老貓捉最末後鼠而食其鼠王見已避遠而立遠說樹

• 281 •

老猫身漸肥

群鼠積漸少

食海實根

養不廉毛骨

汝今修禪不習誓

爲利詐作修善人

嗣汝無利安穩住

我今群鼠汝食遺

佛告諸婆貳。勿生異念。時彼火焰老獺者。捉  
縛遠多是作非法。舞於諸人衆示現修善。是  
諸婆貳咸持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大德  
世尊。思喜觀察。隨世尊言。教者。安穩得度。生  
死。順從。婆遠多言。教者。遭大苦難。佛告諸婆  
貳。汝等當知。非但今世。隨順我言。教者。得度  
生死。往昔亦復如是。汝等婆貳。勿聽。隨。論。我  
爲汝說。乃往昔時。有二導師。各有五百車乘。  
過於曠中。或得水草。或不得水草。乃經數日。  
諸牛情等極遭苦難。於後見一方所。其草青  
茂有多清泉。時諸商人將諸牛。情。就其水草。  
時諸商人入水操浴。飲諸牛情。既飲水已。便  
息而住。其五百群牛之中。有一牛王。告諸牛  
曰。此方地所。青草青茂。有好清泉。我等意宜  
飲食而住。若有商人。捕繫於我。便須臥地。不  
復受使。第二牛王。告群牛曰。汝等應知其商  
人等。有大氣力。能洩伏難測之物。宜可依覆  
隨順人等。般迦車乘。恐後有損。其大牛王聞  
是語已。即噴第二牛王。汝所言者。依前受他  
驅使。是事非法。豈有人類。能見自背。復告群  
牛曰。汝等取我。肩數不須相去。于時商人  
欲繫其牛。被諸牛等。見商人欲捉。便即瞋怒。  
肉地搏擊。商人見已。各執棒打。皮穿流血。  
即令駕車。餘牛來車面去。皆不被打。爾時空

中諸天、卽說頌曰

今親慈牛王

妄賭行惡行

耕牛緣此苦

飢渴身流血

復觀善牛王

簿和出正數

由此諸牛類

度險身肥飽

佛告諸婆剎。汝等勿生異念。其最勝牛王出  
正教者。即我身是。時彼牛王出惡教令。令彼  
群牛遺害難者。提婆達多是。昔時有國受我  
教者。皆得安穩。能越危苦諸險難處。諸有能  
受提婆達多言。教者。皆遭如是苦難。非但往  
昔。現今能有隨我正見受我教者。皆得安穩。  
越度生死煩惱大海。若隨順提婆達多。耶足  
惡行。恒遭如是諸大苦難。時諸婆剎咸皆有  
疑。唯佛能斷以緣白佛。唯願世尊。觀是提  
婆達多。自身惡業等劇亦。惡  
佛告諸婆剎。提婆達多。非但今世惡劇。往時  
亦然。汝等諦聽。我爲汝說。乃往古昔有一閑  
靜林野之處。有群獼猴遊住。於此時群獼猴  
遊行漸至一井。乃觀井底見彼月影。既見月  
已。詣猴王處。白言。大王。應知其月見墮井中。  
我等今應。速往拔出。使莫安穩。是諸獼猴  
咸讚言。善。便相議曰。云何方便可能拔月。其  
中或云。不須餘計。我等速赴爲索而拔出之。  
時一獼猴在井樹上攀枝而住。其餘一大  
羣以手相挽。躍數多。樹枝低下數折。時彼  
最下近水之者。掣水覓月。由水渾故。月便不  
現。樹枝便折。一時墮水被溺而死。時有諸天  
而說頌曰

此諸獼猴。爲彼愚導師

悉墮於井中  
救月而溺死

佛告諸苾芻等。往昔彌勒王者。卽提婆達多。是昔時由瞋目怨癡故。以惡變而爲眷屬。今時亦爲怨癡眷屬。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世觀佛乞食難得。佛告諸苾芻。我欲三月靜住。不得一人輕來見我。除取食者及長淨日。大德亦應共立明制。時舍利弗摩訶目犍連。在南山內三月安居。時提婆達多亦於夏中三月供給飲食及以雜事。滿三月已。提婆達多爲諸大衆廣說妙法。苾芻當知。沙門爲苾芻當說法時。讚歎在山寂靜摩羅煩惱解脫最疾最速。一者乞食。二者糞掃衣。三者三衣。四者寡坐。如是四人去諸塵垢證得解脫。若有人不樂如是四種修道。不樂解脫者。即合受齋出離衆外。說此語已。于時大衆五百苾芻人各受齋。隨提婆達多出離衆外行至門首。嚴估離見五百苾芻曰。云何捨如來隨逐專黨而去。諸苾芻皆嚴估譴曰。我於三月安居飢餓。竊提婆達多供給取食。并將雜物而供養之。若不祇濟我等死盡。提婆達多分減償時大地震動。流星見耀四方火然。一切諸天擊鼓雲雷大聲唱言。自今已後涅槃道息。無有得道果者。無有調護者。無有護衛聲聞。毘奈耶阿毘達磨。心亦不著阿蘭若處。亦無修聲聞辟支佛道者。亦無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人天浩亂。三千大千世界法輪不轉。衆生隨人不隨於法。舍利子摩訶目犍連見此奇怪。歡心入定。觀見提婆達多滅和

爾時舍利弗默然受請。提婆達多說此語已。便舉僧伽藍右脇面臥。時舍利弗以神通力。令這伽藍不令覺知。皆齋大乘。汝等大師。默如孩兒。時舍利弗目連曰。汝爲大眾可現神通。迴心向佛。是時大目犍連。即便身騰虛空。具四威儀行住坐臥。入大光三昧。放種種光明青黃赤白。或身上出水。身下出。

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婆伽 乃往過去清淨山林有  
一大仙、五百小仙以爲眷屬俱共修造時有  
客仙來過其所、主人不與如法供給看侍、客  
仙心生懊惱而憤、便發和合仙衆、辭別彼諸  
小仙言、我等解種種道術及五神通、我當敷  
示汝當隨我後時大仙知此事已、勸彼客仙  
莫破我衆、非是仙法、巧譏戲弄言令生歡喜  
雖得如是誑諍之語、由勸不息設方便、時世  
有辟支佛、有大慈悲、少欲知足上勝福田、遊  
行世間斯訪仙所、大仙見辟支佛端嚴殊勝、  
心生歡喜供養恭敬、而發願言、以此供養佛  
功德、願我當來得大智慧神通之力、客仙雖  
成一切智、願我能破彼和合僧衆、結會古今、  
往時客仙我身是也、五百仙人中有大仙主  
者提達達多身是、爲此因緣、惡業有黑業報、  
白業有白業報、非黑非白業有非黑非白業報、

●已=



而說曰

此非彼車主 而能殺於我

由我起染心 觀他便失命

佛告婆伽婆等當知彼車主者豈異人乎今舍利子是時被縛者今日乾連是。其賊主者今提連多是。如彼過上車主及婦俱得脫便今舍利子及目乾連若能得彼提連是多之便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王子侍轉迦耆沒羅園時未生怨王曾於五月十五日夜將安寢時明月澄天光景花麗與諸臣佐后妃婢女在高樓上告諸人曰今既夜月清閑四圍可愛我及卿等欲何所作宜各述懷情請共事時有婢女應聲報曰大王人生行樂不可虛度今此良宵可以遊樂恣情受五欲樂是王之幸復有一女曰大王我今意欲此王舍城一切道俗共為歡會同受欲樂是王之幸時王太子摩訶波白言大王今此明夜大王親領四兵衛不臣國邊荒靜遠戰勝旋歸是王之幸復有大臣是外道徒黨白言大王此明月夜獨自清閑當十五日將安寢時可於登者諸劍擊等六大明師人所運承為物稱者各有五百人無衣徒侶當共隨逐現在王舍城將欲安寢堪消物利我等宜應就彼足下奉事侍從此是王事復有王子侍轉迦耆於衆中坐王旁之曰汝侍轉迦何故默然一無所說侍轉迦白言大王屈此芳晨明月澄淨人皆共愛將安寢時然佛世尊具大威德有諸弟子慈恩普覆為世導師最上福田在我國中

為安居事宜親供養是王素也時未生怨

王聞斯說已即舉威嚴乘大香象并將五百

宮人乘五百象各持明炬與諸眷屬詣末

羅園王於中路心驚毛豎便作是念此是

侍轉迦將非與邊賊相和來誘引我害我命

不即問侍轉迦曰汝佛世尊與衆多人坐園

中作報曰與千二百五十婆伽王又問曰若

非汝有異心既有許多人衆吾何不問野

之聲侍轉迦答曰彼佛世尊三業寂靜心常

在定弟子亦爾以是義故無喧嘩聲王聞此

語心便決定更無疑難便至佛所下象馬已

見佛世尊與諸大眾諸根寂定湛然如海遂

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合掌而白佛言世尊

大慈三業寂靜唯願垂憐憐憫我兒得令似

佛常無喧亂

爾時如來以慈心慰喻王曰善哉大王宜

時就座諸有疑難悉其所問既坐定已白佛

言世尊於世間中有種種業行有結花鬘者

有竹作者或有屏牆或作販賣制伏象馬或

有言語或為弓射或作乞求戰鬪勇力事王利

願樂陀羅衣如是願各以自樂求覓資財隨

情修福著五欲樂世世願有如是衆生之類

於現世中得妙果不時佛却問王曰大王

於如是義會問餘人以不王白佛言世尊於

如是義我以會問外道諸師等彼諸師

答曰於我經中說如是法無善惡業無善惡

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

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

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

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

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

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報無施與

今世後世不因善惡實有者淨心

智慧所說衆人所談二俱皆空時未生怨

復白佛言世尊我聞六師種種實義彼皆

妄言如人間老淫婆等便將髮垂而唱答

之若問髮時便將髮落答邪見六師唱答

等正問耶答是外道等雖作如是種種

耶說種種耶答皆不入我意亦不隨言捨

離而去更問諸餘六師外道未竭利俱除離

子等於今在世一切衆生作種種業作種種

行種種技藝侍養父母供養三寶供給悲田

於如是等衆生類中依因此業類有得道及

得果不彼即答曰於我經中作如是說無因

無果無善無惡無有煩惱無有斷者無有出

斷無有得者三世之中所有因果皆悉空無

一切皆是自然智者自然然智愚者自然愚

無有修者亦無得有得者亦無自利亦無利

他一切衆生無因生無因滅如是師等皆作

如是妄說非善說非理說我作東問他在西

答我雖聞如是種種邪說不入我意亦不

隨喜亦不傾受詐捨而退更復而彼散近移

所亦作如是種種問疑如前衆生種種行業

種種技藝行生死業於此業中頗有衆生因

如是業能盡煩惱證聖果不彼即答曰大王

當知我所說者當教衆生自行殺生殺他殺

害自所殺他自害他自行盜殺殺他盜殺

自行淫殺殺他淫殺自作妄語教他妄語自

行飲酒飲他飲酒自行劫盜殺他劫盜殺家

破國所建衆生地行空中悉皆殺害若殺無

量無邊衆生若能恒河此岸殺無邊衆生作

●(由)二四● (是)一● (十)● (持)● (二)● (門)● (更)二● (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無邊惡。恒河彼岸。供養無量無邊衆生。作無量無邊功德。此二衆行。並無因果。果無得無失。無增無減。世尊。我問正義。他作如是種種妄說。我作東問。他乃西答。我問此已。亦不歡喜。亦不隨喜。便捨而去。復往餘處。阿市多羅。捨甘波羅所。我如前正問。他亦如前。耶答。作如是說。都有七物。是七種物。體是自然。亦非他作。非是。化生。不從。化有。非衆非散。常。是自然。何等爲七。地水火風苦樂命。是七種物。無人能造。亦不相妨。於善於惡。及苦樂不苦不樂。此之七事。作與不作。俱無距離。亦無報。無有死者。亦無殺者。萬四千種樂。更有六萬三業。一業一業半業等。若諸具造。如是種種諸惡。即得解脫。生死苦。難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二二● ●化三● ●是二● ●十(下集世尊所答阿闍世王耶難事)內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殊

藏法師善淨蓋制譯

此律事四十卷中惣有八門以入門一項攝盡宏綱二門十各有別門總攝乃有八項就別門中各有十項合八十九項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誦憶持者即可想聞其教

大門惣攝頌曰

親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延敬勞 笑多尼降塔

別門第一惣攝頌曰

親指剪爪絆 鏡生文詔衣 水羅生豆珠 洗足兼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親指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璣珞印應知

今時律如梵在廣嚴城狹狹池側高閣堂中時六眾莖莖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七食去城不遠有栗姑賦子園其廣清開花景度咸流泉交響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青

聖賢功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一門

絕音樂器等并有薰香浴雜物是時六眾共相謂曰難陀耶波難陀比聞此園可受世尊常讀如三十三天我等試觀有何形跡六眾議已共入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廣細諸椎及大小石此等皆擬樂持戲弄身運動散津澆渴飲飲食又見奇聲笙篳篥琴瑟諸般音樂之具復有薰香洗浴之物淨瓶淨豆芬釀餘甘等物今疑白更黑六眾見已共相謂曰此諸樂具足暢愛情我等今於用力勞立歌樂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多時不為沐浴宜可先作是議已俱共入池即取淨瓶淨豆體此六眾甚多奇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若洗浴時以親指體便出種種五樂音聲如彼技人吹彈擊指時有衆人從此而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謂曰果姑賦園盛陳歌舞我等豈可前往觀瞻衆皆言小即便相與繞入園中衆人入時六眾便出問言聖者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一門

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是誰所作答言賢首汝所聞者即是我等洗浴之時以親指身出斯音曲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心耶報言聖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欲樂無廢修造斯有何過汝豈我師作斯樂耶宜應默然勿相觸惹彼聞生怖滅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各生譏議半共譏議時諸慈慧聞已自佛佛作是念慈慧洗浴以親指身有斯過失由是慈慧不應以親指身為洗浴事者指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以親指身時諸慈慧有應堪並生皺裂入乞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所生皺裂復多應垢何不指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許彼言仁等身有垢穢宜清淨耶慈慧然既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告諸慈慧前是初制今乃隨開我今聽諸慈慧以親指足非餘身分若指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眾見不許執便用淨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黑車自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爲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爲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說拜六衆報曰汝等愚人不開札式誰合說拜誰當敬禮彼人答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即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禮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禮而云跪拜答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然於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初制此是隨開醫人處方遺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

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是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拜我今跪拜諸有問答並如上說我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然於時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嚴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連牛黃點額時有苾芻額有惡瘡住問醫言醫言爲我藥方醫人答曰聖者於瘡四邊以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答曰聖者汝師大慈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初制今更隨開除爲病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無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者塗香入年

耶答曰彼舍不合我今已作假威輕賤皆共譏謔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者塗香有漸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身者塗香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著塗香時有苾芻身惡忘苦性醫人處方言醫首爲我作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著塗香當得平復答言醫言是今我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藥能差苾芻白佛佛言我今問許醫人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芻身者塗香入衆中坐與婆羅門居士等說法或性俗舍人見嫌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善哉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者塗香不應入衆坐亦不爲婆羅門居士等說法亦不性俗家若苾芻病差方可洗身隨意入衆亦得爲他諸人說法與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者塗香入年

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素善資糧越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施茲蓋報曰侍我問佛時諸苾芻以鉢自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人苾芻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價買未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鉢自佛佛言不應受得對主輕棄可於如未制戒之前塗地供養如佛所說當於制戒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苾芻受斯香已於殿前塔前手塗供養施主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言不知有塔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說茲蓋自佛佛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彼便用塗住房門扇時彼諸人謂是佛殿即便禮拜佛言不處今之今之傍還同前過佛言當今三頭邊壁版之上時時鼻識但是香物殿時令人眼明勿致疑哉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一卷之三

自手打其牆柱今時震動時供養人報言聖者善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一種彩畫雕飾何意仁者欲為損破耶波難陀答曰貧寒人喜提於此起受善心舍之復當墮何處波難陀於此更生受善命林之復落大窠鬼中彼人間已極致壞壞時諸苾芻以鉢自佛佛作是念茲蓋打柱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手打柱連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以手打柱六眾即便以拳肩背脚并諸執石打令搖動復生樂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是時六眾復打牆打地佛言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連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六眾苾芻曰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身者見緣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曰難陀波難陀我今得好方便身安梵線乃於他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不信人見其梵線遂生輕賤作如是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持鉢忘蓋自佛佛作是念茲蓋著梵線有所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線若可證者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一卷之三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乞食見諸婆羅門以妙香花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臂得諸餅食既飽食已不復充溢從舍而出六眾相謂難陀波難陀是方便我等可為便於他日以五色線繫於臂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眾續弄廣說同前乃至諸苾芻自佛佛作是念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臂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繫臂若有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臂緣者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答言聖者取五色線呪之繫臂必得除愈報曰世尊不難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芻自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為病因緣醫人沒者梁緣無犯佛許以線繫臂苾芻安在右臂肘前還有過過佛言不應於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前佛言不應當安左手肘後苾芻由此迷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一卷之三

人見之皆起敬慕言者由其緣結  
繫我名字緣此又故今得病除今生  
輕慢若蓋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  
若其身病未得可者聲之衣角如苦  
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俗人有在  
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蓋以諸瓔珞  
手足之釧在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  
好不時諸俗推調言聖者頭上刺股  
腋下毛長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  
等為欲染所纏六衆默念蓋蓋白佛佛  
作是念蓋蓋身者理應有斯過失由  
是蓋蓋不應著八瓔珞莊嚴手足若  
故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  
及私物為無記蓋蓋不知何時  
失物佛言蓋蓋可蓋其印是時六  
衆便以金銀瓔珞水精玉石而作  
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  
即便舒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  
病長壽諸俗同言指上何物吾言  
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讚美作  
如是語沙門釋子為憐憫事衆實慶  
臨為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也

佛本行經卷第一 第一 佛本行經

蓋蓋聞已白佛佛言蓋蓋不應著指  
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為印所謂  
鑲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刺作  
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蓋仁等沙門尚  
有染欲心取蓋蓋白佛佛言凡印有  
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  
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廣伏跪而止  
其下應書元平造寺施主名字若私  
印者刻作骨像或作銅像形欲令  
見時生敬辭故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前爪殘指光春時喻小眾渴聽五種藥  
廣說大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為佛及僧  
造進多林住處施大衆已告刺股人  
曰汝今可往進多林園為諸聖衆刺  
除煩惱彼人受教即往園中是時六  
衆適在寺門前望不絕時邪波難陀  
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適見刺股人來  
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月初一何  
希現彼言聖者長者遠來為衆刺股  
問言汝解剪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  
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即前

佛本行經卷第一 第一 佛本行經

尊者舒手工人曰聖者欲如何剪賢  
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去應作人  
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  
月隨尊者教彼恭為作後便告曰愚  
癡人詐言巧妙一審所知宜可平哉  
故舍急去乃至日暮方始言端嚴黃  
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衆人  
刺除股刺答曰何暇得與大衆除股  
官長蓋蓋郭波難陀令我除甲作種  
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赦  
出更欲何為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難  
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靜蓋蓋  
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蓋蓋前甲有如  
是過由是蓋蓋不應剪爪若有違者  
得越法罪佛既不許剪爪時諸蓋蓋  
指甲皆長俗人見之問言何故爪長  
如是答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  
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相制  
今更隨開剪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  
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刺股人入寺  
為衆剃股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  
剪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

佛本行經卷第一 第一 佛本行經

朱試者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應聽人詐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余急云至長者慮乃至更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憍心廣說如上蓋蓋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蓋若剪爪有如是過由是蓋蓋不應磨爪若有過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蓋若磨爪蓋蓋添衣或復熏餅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餅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答報言聖者何不除刮答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為好掛使光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第二疏

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言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眾并諸大會慶讚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揭陀國所有人眾大眾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王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蓋蓋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慈來嗽食進令都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眾汝今可往隨眾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眾常在寺門邊看無閑時耶波難陀門所經行使者既至札算者足白古聖者我是某國王使王遣我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派耶波難陀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而回遙觀察唯觀空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果耶波難陀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遙觀察已報曰汝可界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遂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王聖者豈此樹妨今歲無果報言賢首諸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第二疏

住年結子今歲亦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答言不令問曰何哉答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人還至三所以事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令聖眾食彼使飽然時摩揭陀國有大會眾人聚集問時摩揭陀國因有大會眾人聚集問蓋蓋曰聖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答言賢首非不結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以此果成熟之時摩揭陀境所有人眾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進令無果斯非善事答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眾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眾聞是語已共生嫌耻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蓋蓋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蓋蓋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蓋蓋蓋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蓋蓋白佛佛言至校觀時食之無犯沒有信心長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第二疏

以熱老沒歸來施茲苦廣說如前乃  
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  
緣白佛佛言校較已後乃至於熱老  
皆應食勿起疑心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患苦  
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為  
慶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  
我當施與渴利之藥彼便服酥復患  
於渴醫來問曰聖者好不答言賢首  
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  
醫見問曰渴得除未答言未除醫曰  
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答曰現在  
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  
醫復來問渴得可未答曰今猶未可  
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答曰在口  
中應可嚼之報曰世尊不許醫曰世  
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  
嚼時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  
曰何不嚼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  
許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  
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  
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  
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為五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三十

言所謂餘甘子  
為法王是家  
鉢梨胡樹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  
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三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三藏法師唐三藏

第門弟子攝頌之餘論全長者四卷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  
長者名曰善賢多有貲財受用豐足  
於露形外通深生信敬堅奉未久即  
便有嫌今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  
鉢入王舍城次第九食至善賢長者  
宅時彼長者遙見世尊遂將其婦詣  
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  
為男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陰  
家被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  
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  
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餅食咸滿佛  
鉢持奉世尊佛言願令無病從舍而  
出去此不速有露形外道還見世尊  
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  
沙門喬答摩之所誘誘我今欲往問  
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問言長  
者沙門喬答摩曾未此不答言已來  
何所就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  
彼記生男光陰家族人天妙相皆具

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  
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層數即  
便觀察計算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  
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者長  
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說  
虛作是念已即便又掌翻為其面長  
者見已問言聖者天掌為面何所為  
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說半實半虛長  
者問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子是實  
光陰家族此亦不虛言光陰者是大  
之異名此無福子繞生之後焚燒家  
族言諸天妙相皆是足有與是異語  
長者世頗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  
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後  
貧寒無衣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  
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實  
沙門番答摩訶不能斷一切煩惱得  
阿羅漢果者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說  
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  
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  
陳說虛實之事後自當知迷捨而去  
善賢念曰彼腹中者可假棄之即便  
授與蘭胎之藥然而此子是取復生

教令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二十一

雖知服毒及成良藥長者遂便歸婦  
左脅胎向右邊移右脅時轉移左畔  
最後生人諸漏未云必無客有中聞  
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接腹痛  
即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來  
相問何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答曰  
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人遂歸長者  
急曰我今不能客腹中物豈可將去  
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即便共  
去設惡方便令彼命終還竊持來至其  
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  
今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  
色曼羅花散投送往寒林焚燒之所  
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躍遂遠  
憤憤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  
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  
共委沙門番答摩訶記善賢長者生婦  
生男光陰家族人天妙相具足有  
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  
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  
大樹無有根枝葉花果事將安附  
世尊法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  
聞見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

教令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二十二

於投護中取為第一竅為雄猛毒有  
二言依定基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  
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  
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  
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  
普施開七覺花轉於八難修八正  
道永斷九結妙開九定滿足十力名  
聞十方於諸自在取為殊勝得法無  
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重  
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  
摩羅增進誰能離苦厄離而惡趣離  
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  
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勝解  
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  
根者令得增長置入天路安隱無礙  
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  
齊度不過時佛於諸有情慈悲不捨離  
恩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今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  
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  
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現受  
炎熱普得清涼若摩塞水便獲溫暖

教令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二十三

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  
世等為供地欲死生餘處耶余時世  
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諸相彼  
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而而  
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  
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  
器是真諦理其上昇者至已究竟天  
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  
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於佛教勤修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會於此法律中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就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就未來事光從背入若就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就傍生事光從足跟  
入若就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就人  
事光從膝入若就力輪王事光從左  
手掌入若就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  
入若就天事光從臂入若就聲聞事  
光從口入若就獨覺事光從唇間入  
若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

佛身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  
時具壽阿難隨合掌恭敬而自佛言  
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無怖散笑非無  
目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如日光明盡虛空  
佛是衆生救勝因能除憐憐及憂戚  
無縛不替於金口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事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頌為我等凌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悲現微笑為渴仰者說因緣

今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  
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現  
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今欲  
往屍林處若諸苾芻樂隨從者當可  
持衣時阿難陀承佛敕已告諸苾芻  
若諸苾芻樂欲從佛往屍林者當可  
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合時大師  
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  
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  
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  
離欲離欲圍繞最勝最勝圍繞如捨

佛身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樹林樹檀圍繞如鳥王衆鳥圍繞  
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  
圍繞如象王諸象圍繞如妙翅鳥  
諸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如  
大醫病者圍繞如大將軍兵衆圍繞  
如大導師行旅圍繞如大國王諸臣  
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如明月  
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  
國天王乳圍婆衆圍繞如增長天王  
鳩槃荼衆圍繞如廣目天王龍衆圍  
繞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繞如淨妙  
王阿羅漢衆圍繞如帝釋三十三

天圍繞如大梵天王梵衆圍繞如  
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嚴饒希  
猶如鳥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  
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  
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明踰千日安步  
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  
念住無邊福智普集修集盡功德皆  
圓滿  
復有尊者阿憍若憍憍如尊者烏勝  
尊者婆濕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  
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檣波

佛身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尊者阿難陀尊者頹輪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婆塞并無量信人天大眾恭敬圍繞往尼林然隨佛遊行有十八種殊勝利益一奉王侍二奉威神三奉水侍四奉火侍五奉敵國侍六奉四丁虎狼惡獸等怖七奉同塞侍八奉津統侍九奉國防侍十奉人侍十一奉非人侍十二於時時聞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是時人天大眾隨從世尊至尼林所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是制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俱自遊戲制帝利童子素有信心波羅門童子則不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制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誤師如來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先隨家檢諸天妙相皆具是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後將身死還往尼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制帝利童子說他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地山林樹上空中海水洪波一時盡大仙所說虛妄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九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焚燒之履驗其空實答曰共行時制帝利童子還見世尊說他曰  
牟尼除前諸調戲人天大眾皆雲集當為東勝師子吼降伏他論理無礙大師今往尼林中涼風周道吹寒野無量眾生共瞻仰喜觀調伏神通通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之妻當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羅漢果彼婦今死與至尼林如未大師及諸聲聞連近大眾咸赴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親向寒林之履必是為彼善賢妻故因斯調伏有緣眾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即令促整軍儀及勸太子後宮妃后并諸扈從共出城關時彼制帝利童子遙見影勝王說他曰  
今觀國主出王城并諸軍眾咸侍從我今思付諸大眾必定成蒙勝饒益時諸大眾既見世尊關前路世尊微笑入大眾中羣形之偽各生是念今當各厚敬笑入眾豈非此子命不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

耶告長者曰此是薄福東生形命未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如何答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於薪上以火焚燒猛火既發身分咸燒唯遺腹邊一無傷損時彼女腹邊便并裂出青蓮花中有孩兒儀狀端正儼然猶坐人所樂觀于時大眾見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光俱降我憐介時大師告善賢長者曰汝可抱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外道面露形報曰仁今入火形命俱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世尊復命侍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便生念曰世尊不應非愛非時使我為也我今宜可取此孩兒以無畏心便於火內抱出孩子是時諸天說他曰  
佛教令救入火中抱取孩兒無所畏由佛威神自在力能令猛火變清地當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無傷損生瘡疤耶白言世尊我於王宮生王宮養育以牛頭樹檀香摩訶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涼佛告善賢



長者於今可取孩子時時是時長者  
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現身觀外  
道面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  
極是薄福辜性兇暴大能食一切此  
不燒者明知定是可惡堅難罪苦衆  
生自驗共觀更無勞說若將至舍必  
見災厄汝之性命定當殞殞人聞受  
重無過已身聞有災殃遂不敢採介  
時世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  
孩兒王遂驚忙舒手承取固迴顧時  
請世尊曰此兒當與作何名字佛告  
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名曰生佛龜  
大衆隨眠意樂稱讚說法時彼衆中  
有無量萬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  
流果一未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  
得阿羅漢果或得極頂忍善根或發  
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菩提心或發  
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禁戒  
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  
八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  
時大生童子大舅先將財物貿易他  
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尊與記當  
生男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得

佛多說一切有部律部卷第二 第十條

果遂即易已財貨更收餘物歸王舍  
城聞妹已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  
男得果豈虛妄耶願問隣人我妹懷  
胎蒙佛授記宿懷歡喜今聞身死率  
本希望空世尊言非是實隣人報  
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聲用  
外道言狂教今死所生孩子有大威  
神應炎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  
在王宮舅聞是語佳善賢長者慶相  
問好已報言長者汝為非理答曰我  
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  
娠狂教今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應  
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  
此事既爾且下須說若將兒來我當  
客忍若不介者我當拋棄所有婢  
擴斤於汝以善置地教汝無知於街  
衢處習汝惡聲我妹無過善賢狂教  
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處以罪相  
刑長者聞已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  
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請影勝王所札  
足自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  
刑唯願垂慈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  
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

佛多說一切有部律部卷第二 十一條

若須者可往同佛長者即便往佛  
所札雙足已自言世尊我有親屬苦  
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願  
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  
者不得見者便嗔熱血以取命與迷  
告具毒阿難隨曰汝今可往影勝王  
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  
言大王可還長者大生童子若彼長  
者不得童子必嗔熱血以取命與是  
時尊者阿難隨具傳佛教諸王白知  
王言尊者為我時時世尊足下如佛  
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隨願王無病  
醉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養  
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  
出日別三時來見我者隨意將去長  
者答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令著上  
衣具服璫瑤載以香為送至其家人  
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  
死大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  
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  
房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  
切僧衆名曰勝腹林是故經云佛在  
王舍城住勝腹林時善賢長者曾違

佛多說一切有部律部卷第二 十二條

商人他方與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云  
大生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  
稱著商人多獲生頭掛樓上妙之鉢  
便持一鉢威滿珍寶遣使送與大生  
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音告若有  
諸人不用梯登而取此鉢或是沙門  
若我以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展  
朝起已出行洗浴見高幢已告長者  
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具告其事外  
道答曰長者此來欲釋迦子彼當取  
耶言訖辭去時有眾多耆宿蓋入  
城乞食見彼高幢成問長者此是何  
物彼便具答答報曰我豈為等自  
願已能知佛所言獲善事是出衆  
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  
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  
答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胎生  
死已來所有長養煩惱惡業我已變  
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皆  
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鳥  
鼻至彼懷探取掛樓鉢持還住處悉  
盡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掛樓鉢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二十五

勝鉢來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諸  
苾芻答曰尊者豈可為斯末鉢現神  
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說  
今欲如何諸苾芻以鉢白佛佛言苾  
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  
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琉璃  
頗梨所成復有四種所謂銅石赤銅  
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  
輒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  
若先無者即不應受若先有者應作  
藥玉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三種  
謂鐵及凡如是應知  
後於異時大生童子人天妙相志皆  
出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此中間  
有輸稅處稅官身死生藥叉中遂於  
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復生藥叉中  
可於某處稅物之所為我營弄藥叉  
神堂於其門前懸一鈴鐸若有諸人  
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便震響即致  
令連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親族  
說其夜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  
鈴鐸時占波城有婆羅門妻遂作是  
念此婆羅門隨處經紀所便財物我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二十六

常食用端拱而坐不生事業是所不  
應遂往市中買取切貝撻成細縷於  
織師處令其好織厚千金錢既得一  
雙疊已報其夫曰此之白疊直千金  
錢可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  
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  
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金錢竟無  
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以其疊  
內於傘柄竹筒之中共詣商揀詣王  
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衆  
同輸稅已既欲登途聽鈴響發稅官  
聞已共相告曰鈴既發響稅物未周  
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迴商揀子細  
搜索遍察崇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  
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番三商人  
怯之各生懼恨報稅官曰汝欲劫我  
方便擄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為  
兩處於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  
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分二朋如  
是去自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  
住稅官執提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奈  
我緣身有物隨取彼適搜已無物放  
行鈴更發響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二十七

汝雖有時我不取分應為實語勿詐  
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  
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拿柄中抽出  
雙疊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  
記不虛受時彼稅官取其一疊問與  
神按婆羅門曰君等明言不取稅直  
今看形勢欲奪將報言勿怖我  
不取物欲奉大神言虛虛受暫將一  
疊用報神恩即運汝去彼既受已內  
拿貨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  
市中舒張其疊索千金錢竟無一人  
來共酬直便於市中唱言無市時火  
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馬入市市中試  
崎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  
市曉來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  
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疊價直千  
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來試  
為觀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疊是  
新一疊曾者曾者酬二百五十其  
未著者酬五百錢疊主報曰何意如  
此並未曾用大生曰今汝自觀驗知  
虛實將未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  
徐徐而下次擲用者即速墮地疊主

佛說阿含經卷第二 第二十七品 殊勝

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  
神觀起祥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  
用者置釋剎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  
被針罽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  
希有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虛者  
隨所酬直取應將婦火生報曰仁是  
客行耶中供養無勞破債猶取千錢  
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  
曾用疊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洗  
衣後於異時其彩勝王與諸大臣昇  
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曬在樓  
隅忽被風吹墮在王殿王曰此衣乃  
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  
聞古王名身施多七日之中天雨金  
寶王今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  
生長者佛與授記有人天妙相此妙  
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之  
大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人天  
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今可著之  
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  
已物遂便微笑自言大王王曾謂不報  
言已觸自言既授衣宜可洗手此  
非天眼是目浴衣王曰何以得知答

佛說阿含經卷第二 第二十八品 殊勝

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  
可驗之王見是已生希有報言童  
子汝今豈可入天妙相皆出現耶答  
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  
中大王若許今便奉請王言可去偕  
辦飲食自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  
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即置在  
駕共至家庭三即就宅見彼外門驅  
使婦女王便位目長者自言何故使  
自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  
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更位目  
長者復問王如前答報言此亦使者  
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希有次至  
中門見琉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  
置機關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  
水池即便脫屣大生自言王何脫屣  
王曰今將入水恐有露濡大生曰此  
非是水是琉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  
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  
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  
更驚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  
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大生曰  
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啼泣

佛說阿含經卷第二 第二十九品 殊勝

由王衣服旗標沉水香烟所熏烟氣  
損暗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  
殊勝靜思欲無歡不還宮內國之  
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皆未生怨  
太子曰國主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  
之宅就著欲樂不肯還宮唯願太子  
往自其事時未生怨即至王所白言  
大天何為佳此不願乃機王語太子  
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  
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  
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觀火生面作如  
是語實已七日答言實爾王曰若今  
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自言大天  
若見花開合寶珠光不為鳥有鳴不  
鳴知其晝夜別至日我仍未知答言  
有花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  
夜開晝明自有夜明晝明有鳥夜便  
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  
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虛言  
如所記事故慈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寶藏經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童子退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珠

火生長者之緣 新編在舊 三藏法師唐三藏 制譯

今時未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  
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  
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來從者聞  
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王  
遂喚打火生曰從者何軍報見喚打  
答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  
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  
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  
尋還本報白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  
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  
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後復當怨  
取之時未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  
故其父明王遂加害便自編為濯  
頂大王作摩揭陀國主告火生曰汝  
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  
王教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  
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為九念已告  
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慈以持  
奉更何所分唯願大王未我宅內我

向王宮幸富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  
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志  
移宮內如是來去經于七返好逐火  
生惡隨王後時未生怨作如是念我  
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為餘術方便取  
之告竊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  
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作鐵鉤弄繩  
欲入內人見已遂即高聲唱言賊入  
賊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汝住  
其賊即使膝著牆頭不能而下比至  
天曉人皆共觀問賊曰何故至斯  
答曰王遣我來偷火生寶眾人皆悉  
此是惡人法王無辜橫加故戰今復  
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如何可恕  
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  
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  
意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  
念曰尚能放我不害我者無有是處  
豈為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  
昔所授記於法中出家修行斷盡  
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  
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  
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

寶藏經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童子退時

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願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茲善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來。慈喜。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驢驘自落。如曾剪利。已經七日。法衣看身。躬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慈喜。頌曰。世尊。命善。未敢除衣著體。所得諸報。我隨佛意。皆成。

今時世尊隨機教授。便策勸方便。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有為諸行皆悉敗壞。可厭惡。法常為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羅漢果。三昧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受惱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慈喜。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除疑網。我今共同。即詣佛所。白言。世尊。火生長者。先作何善。彼業之報。生

佛說一切有部律部律事卷第三 第三疏

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善。與母一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生在人中。受天妙相。復由何善。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動。諸煩惱。阿羅漢。世尊告曰。汝等慈喜。皆當善觀。火生童子。先所造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曰鉢鉢尸。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與大慈喜。聚六萬二千八次第遊行。新至一城。名曰觀慧。王名有觀。去斯不遠。有觀慧林。佛及慈喜。於此而住。其王有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閭諍。為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充足。與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我雖數數請觀鉢鉢尸。佛及諸聖眾。設我飲食。然未嘗為三月安居。四事供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切資生。盡皆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為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惠。受我三月。中

佛說一切有部律部律事卷第三 第三疏

請飲食衣服。卧具醫藥。佛見請已。默然為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礼足而去。時國王有親聞。鉢鉢尸。如來與諸大眾。未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我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我今欲請佛僧。三月供養。即往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時佛為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請佛僧。就舍而食。然未二月。四事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眾。哀愍見受。三月供養。四事。無間。佛言。大王。我已受彼天分。長者。三月中。請王言。佛若為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善議。彼必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為受。王聞佛語。礼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往命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中供養。汝次後設事。亦非遲。答言。大王。我已最先請佛僧。說既有此。念伏願。無違。王言。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理對。宜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人。理盡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

佛說一切有部律部律事卷第三 第三疏

言長者不由情欲即得遂心然我與汝  
隔日設供若食好者即隨其請長者  
言爾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  
上妙珍奇味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  
食處以大罌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  
飲食已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僧眾隨從至天分  
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  
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  
施佛僧如是慇懃知眾飽足嚼齒水  
澡漱訖安置鉢已為聽法故取小座  
席於佛前坐介時止尊為彼長者說  
微妙法示教利喜稱讚法已從座而  
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督辦種  
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  
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  
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  
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  
提婆言令我事得不憂於我國內寄  
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懷憂  
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熱買  
而作食販賣人等皆勿聽貴慈新既  
之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物

增廣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品

賣然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  
者至設食日求執不得便用家內枋  
檀香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壁  
布用黃餅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三  
佐問曰何故今日香氣遍滿城中  
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  
言我今可無此事大臣諫曰王今何  
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息身  
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費  
用王今宜可還令賣新草即便許賣長  
者聞王許賣新草生忿怒心出而語  
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木今王并母一  
履焚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  
問王曰前答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  
便今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  
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凡磚掃拭街  
衢遍灑香湯燒香普設檀香諸香  
履皆懸散以名花燕不充布莊嚴可  
受如歡喜園次進食室室壯雅廣復  
安食座眾寶嚴備於其座上覆以繒  
緣塗香不香在廣塗拭上綏細軟如  
天甘露種種滋味越世珍奇敬奉佛  
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

增廣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品

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其威  
顯王今宜可發起歡心王自親觀極  
生希有即命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  
辦願佛知時佛及大眾各持衣鉢至  
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三遂  
今灌頂大象持百支食蓋佛世尊自  
餘諸鳥各持一蓋以蓋蓋蓋國大夫  
人親持寶扇為佛招涼自餘內人扇  
苾芻眾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  
僧唐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  
曰汝等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  
細如何使者既至觀其威儀遂乃志  
歸第三第三使皆不退是時長者親  
自往觀見彼威設深歎者有便作是  
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及及官人我  
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  
人曰汝若見有九人來至須者皆與  
勿令入長者入室懷憂而住時天  
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見天分長  
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世  
間福田佛為第一作大施主天分為  
先我今宜應共彼相助即自化作婆  
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

增廣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品

宜往白大長者有憐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與勿令轉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憐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燕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強欲見我身耶白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加他曰

若人能得受斯人可共語如其多不解共語欲何為

時天帝釋問言及者有何憂事我者方便能為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本形告言長者我今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瞻部洲中與天分長者

佛本說一切經卷第五 第九

共相借助答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明日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絕倫種種莊飾倍勝於王食堂生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厨令大鳥王持百支傘蓋獻鉢佛其餘諸鳥持蓋遮蓋舍之天女手執金扇為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蓋蓋眾時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付觀見其奇異遂便忘還復還大目連問前住復令太子亦復不來王怪其事即便自往至彼門所爾時世尊遙見王已告長者曰此是國王已見其諦汝於彼所出應惡言今在門外汝往來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白言大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廚極生者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中供佛僧眾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既作如是奇妙威儀供佛僧已頂禮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來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珍財豐足受天妙相種種殊勝法出離塵垢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厭

佛本說一切經卷第五 第十

汝等慈意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即大生是由於彼王出惡惡語以憐檀大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燒一處由於獻鉢尸佛作上供養又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豐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慈意勿生異念我與獻鉢尸佛神通道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承事生穀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志若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經辭高貴具刀子及針筒并木槓有三是六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慈意其鉢有穴即便持去詣鐵師所報言賢者我鉢有穴幸能為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閼人不與價直虛相欺使我若為作餘者續未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來明日便至

佛本說一切經卷第五 第十一

報云復曰或早或晚日如是靖誑  
時時忘蓋勞倦有知識蓋若見而問  
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  
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  
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  
振調誑我為此常來答言具壽汝可  
不問工師乃見難得實語然我解作  
看佛許者我為汝繼以緣白佛佛言  
若有慈蓋解巧作者應在屏摩而繼  
其鉢設有見者識醒不生時彼慈蓋  
既聞佛許即使往彼巧慈蓋屢報言  
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繼鉢當為我作  
彼言具壽宜用我指而繼於鉢須得  
作具方可為繼以緣白佛佛言由是  
我今開許僧伽當繼作具若有須者  
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慈蓋欲裁三衣  
便以手製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手製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  
慈蓋欲割裁衣在俗人處告言居士  
我須刀子欲割裁衣答曰將去既裁  
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  
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慈蓋欲裁三衣

慈蓋受當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眾  
便以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其犯時諸俗族見而  
問曰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聽當  
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  
時諸慈蓋以緣白佛佛言慈蓋不應  
當用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刀子犯者須刀子純用  
鐵作彼便大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  
答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當彼言聖者  
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  
慈蓋不當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到物  
佛言汝等應知有三種刀子謂大中  
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  
中其杖有二一如烏羽曲二似雞翎  
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慈蓋欲裁三衣時  
便以竹葉或用鳥羽衣送損壞佛言  
應可用針是時六眾便以金銀琉璃  
頗梨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  
何物答曰佛許當針彼言沙門釋子  
欲事纏繞心以緣白佛佛言慈蓋不  
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慈蓋欲裁三衣

鐵鎗石及以赤銅慈蓋當針隨處安  
置豈便生法佛言應用針當慈蓋不  
礙如何作當佛言有三種針第一是  
柏條三以竹葉此許用當彼二刀子  
恐生鐵垢著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慈蓋作僧伽耶  
時諸慈蓋便於地上敷置其疊多被  
蟲食有塵垢汗以緣白佛佛言不應  
安地可作衣櫃慈蓋不解以緣白佛  
佛言有三種櫃或木或竹布衣於上  
掌託來去被竹櫃衣佛言先須鑽孔  
次可以緣線令相著就上刺之  
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  
宜安上櫃中下二衣即不相稱佛言  
應作三櫃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眾慈蓋於月初  
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  
箱篋中開諸莊具六眾見已便持彼  
鏡照面觀形難脫解波難離手相告  
曰我慈端正俗族見譏作如是語聖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眾慈蓋於月初



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客  
便端正彼便默然若白佛佛言若  
當不應照鏡者照面者得越法罪如  
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讚  
哭佛言亦復不應照水照面若當觀  
惡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  
水洗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為觀  
瘡或窺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咎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他俗家有莊  
飾具使用彼梳篦頭髮相語好不  
俗人見時同前讚笑彼便默然以緣  
白佛佛言若當不應梳頭若作得越  
法罪若當復更用剃還同前過佛言  
用得越法罪若當梳剃一時俱用佛  
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  
買迦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  
寺中為衆剃髮其人既至六衆問曰  
汝能剃髮否頂戴不答曰是我工巧  
即令剪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  
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  
眾人汝元不解可惡淨剃放汝歸家  
目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髮人歸來  
緣處同前

緣處同前

報言無暇多剎耶波難能令作頂髻  
廣說乃至目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  
憐愍若當白佛佛言若當不應頂上  
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臥在憍悶毗  
住水林山出光王國內稽坎底中後  
於異時其出光王至耆闍維林木皆  
茂德應驚禽獸舍利孔雀諸鳥在  
羣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令掌園  
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廣周過芳園  
皆可修治除衆瓦礫多安淨水習寺  
衛人我教習修園中遊戲彼人敬諾  
一依王教既修習已還自王知如所  
教勅我皆習修習知時彼王即便  
將諸內官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戲  
既疲偃卧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  
於芳園裏隨意求時牛卧於草樹  
踐踏長上求破碎下踏地惡於一樹  
下卧臥而坐官人還見各並驚惶  
言大王有鬼有鬼若當即往入坎底  
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被翻走起問  
官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積坎底  
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

緣處同前

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日是  
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  
漢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  
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初  
定乃至四定答並不得王聞是已轉  
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  
女可將大鐵填滿窟中置整其身時  
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  
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  
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我  
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  
積供窟走出王見猶已告大臣曰可  
將馬來并持弓箭即投與其積遂  
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宮女告  
必當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  
害時彼必當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  
至室羅伐城時彼必當見已告言善  
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答曰從  
憍悶毗所住止得安樂不答曰有  
何安樂彼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  
故即具說其事時諸必當以緣白佛  
佛告一必當汝今可往牛卧必當所  
作如是言世尊汝既受佛教至牛

緣處同前

卧所敬宜宜放開教已即誦佛所  
如常致教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若  
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今大  
惡汝是癡人於彼處所貪心惡者深  
生愛樂佛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  
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  
者得犯法罪如佛所教苾芻不應留  
長髮者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剃  
髮卧身等物未近聚落而為住止佛  
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故爾若苾芻  
彼住處未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陀  
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不應長髮  
言我今聞許爾若苾芻頭髮長可  
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  
摩竭國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  
醫所告言醫首我身有疾幸為藥方  
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沐浴身形可得  
平復報言醫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  
報言聖者唯此是藥餘不能獨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曰若是醫人云須  
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今  
聽入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  
還住告醫人曰浴室除病其狀如何

覺世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三十

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轉王醫方彼說  
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  
答曰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  
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  
彼使內造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  
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造不如外寬  
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煙  
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  
不應在下彼便高作少光明佛言  
不應太高太下應中作為鳥鳴  
便入室中佛言應作簾子從風而  
未時水滂湧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  
當須置店若難開作半甲杖而  
開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若扇并橫居  
鐸鉤於浴室中現水置地不堪用  
佛言應在室內兩邊安埽坭置於上  
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地  
然火燒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  
執石籍地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速便  
閉絕佛言火若熾猛不應即入待煙  
欲消隨意當入彼散著大邊速滅滅  
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  
言應用鐵坎苾芻中大悶絕之時應

覺世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三十一

以少新落著于油和地置於空中得  
今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  
中油出佛言用麝國拭淨猶未除  
以餘甘子屑浸作小團用掩其浴室  
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汗漬佛言應  
將草替足踏地時被塵土汗漬佛言應  
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  
教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濕時  
諸苾芻以油塗摩遍身腎癢用乾石  
水揩便皮破佛言身癢不應水搔應  
用浮石彼便利作指過同前佛言磨  
即利慶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  
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  
以繩繫挂焉牙杖上得石油膩數  
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  
多人出入其室遂令佛言入時應閉  
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  
苾芻於浴室內湯為言語佛言不應  
湯語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  
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後便  
溫淫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  
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注  
一火時下國七八尺一中門門頂有佛  
覺世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三十二



亦應同與數座席為提指先言告已  
次果皆集令一基善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果始知子善賢以無  
損彼羅市迦法訪實力子清淨必當  
善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與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覆鉢羯磨已必至不往  
其家設往不取就座不受飲食不為  
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  
處報言僧伽汝已作覆鉢羯磨時  
阿難陀敬受佛教誨善賢所子時善  
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婿曰善賢  
何在善賢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  
事故須見善賢善賢應知僧伽已為  
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  
為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為  
作覆鉢羯磨者諸法當眾不往其家  
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  
女人言大德准此即是聖家為我盛  
籌立制不作往還事我有何過為作  
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詣佛所作如  
是言必當實力子無有著耻所行非  
法身為我妻共行煙欲作不淨行犯

聖賢何有緣須出問言第一 聖賢

波羅市迦其婿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出云子時善賢事了還來妻曰君今  
知不聖家為作覆鉢羯磨答曰善賢  
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煩解此覆鉢  
義不答言不解妻曰若被聖家為作  
覆鉢者當必當眾不往其家設往不  
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君煩曾  
見實力子必當與我獨在屏處行非  
法耶答言不見今宜往禮謝大師

若大慈尊見起者善如不容捨勿入  
宅中善賢聞已心念恐怖尋詣佛而  
禮佛足已合掌叩地白言世尊我今  
常願旦暮敬已行禮大師我於中時  
見友地二慈尊彼問我言汝向何處  
我復報曰欲往佛所就為禮敬彼言  
汝往佛所須有善語奉獻佛不我答  
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世作是言  
宜尊實力子必當無有著耻所行非  
法身與我妻共行煙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為傳其語我有  
何過今時世尊告諸法當善賢語我  
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  
有餘類如是應作數座席為提指言

波羅市迦其婿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自已同大果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  
前理應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  
我善賢由惡知識所惑感故以不實  
法訪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我作  
覆鉢羯磨我今從眾九作仰鉢唯  
願大德僧伽與我仰鉢慈惠故如是  
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問嚴合家  
而立令一基善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果始知子善賢由惡  
知識所惑感故以不實法訪實力  
子僧伽為彼作覆鉢彼善賢今  
從僧伽九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為善賢作仰鉢  
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仰鉢羯磨已時諸法當  
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為  
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方面如鏡 不為歌舞樂許作歌歌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中伐城時有法當修修寂定  
而臥而坐生支迷起復於異時次行  
九食食事既了取衣鉢洗足已於一

波羅市迦其婿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主復起  
既被欲惱倍受瞋心即出其根安在  
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  
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惱這  
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憐今時過竟  
還墮憂惱尋至彼邊問言若當決  
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  
教若若欲生時作不淨觀房是煙  
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細  
更打餘若當聞已應恥而然佛因此  
事告諸若當我先前時不為汝說若  
汝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  
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  
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  
打而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域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  
一息頗頗端正人所樂觀養者隨情  
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為出家過有  
他緣辭逝多林人開遊歷未久之頃  
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為救療彼  
以針刺其口便而遊歷事周還歸給  
施故時知友皆不拒承不為安慰同  
言大德豈不憐我耶報言具壽我三

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  
我名某甲主人怪曰汝昔面首端正  
以何緣故今見爾衰即便具答蓋曾  
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  
不應輕使無護醫人而行針刺若使  
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  
醫人為療療者時有若當頭面熱悶  
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  
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  
此域中有二朋黨一是與易人二是  
婆羅門其與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  
門其婆羅門於關戰事勝易者後  
於其時婆羅門於關戰事勝易者後  
人歌舞勝我我以關戰常勝彼因作  
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  
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  
有議曰此成好事今我於誰學其歌  
舞復有議曰聖者六眾善國音樂至  
於歌舞尤勝人我等可親視受其  
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財者我  
等供給作此儀已即便共往六眾之  
處敬禮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  
我歌舞六眾報曰若有餘事之支相

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言當奉辦  
直達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  
以戰法勝與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  
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者  
於我等國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  
強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  
學問日雖復相教答曰聖者六眾應  
慈教我諸婆羅門問是說已共生嫌  
毀沙門釋子作持律法歌舞戲具教  
諸俗人若當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  
舞有如是過若當不應習學歌舞作  
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  
婆羅門忘其歌舞諸六眾慶水重溫  
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  
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眾報  
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屏除所有歌  
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  
不如彼朋諸婆羅門或生嫌毀沙門  
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知若當以緣  
白佛佛言若當不應損辱他人歌舞  
之具若損辱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  
復詣六眾報言我欲樂六眾不許  
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

現身我當得勝大衆即去既往現身  
彼與易人見便苦耻不能作樂便生  
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戲樂現其身  
佛言諸君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  
其身若若身作歌舞及以譏諷或  
復教人自取譏或復現身皆越法

下是聲

今時憐同眼有一長者名曰大善喜  
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  
腹胎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  
瞻視長者有信心求受勝成從是  
已復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  
更無侍從至長者屋問曰大德何因  
獨無侍從答言賢首當令我於車  
乘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  
特為侍者答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  
妊妊若生男子當以大德以為侍從  
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  
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嚴瘦  
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  
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  
曰此兒形貌嚴瘦音聲和雅復是長  
者大善喜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

雜事卷第四 第九段

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憐同城次第  
乞食至大善喜家長者見已還舊善來  
合掌礼足便取其鉢咸滿膳上餅果  
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而  
尊者現相令長者懷長者即便告其  
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前我已將汝  
施與尊者而為弟子世今宜可隨尊  
者去童子乃是家後生人易為隨從  
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  
復受圓具如法開解連即勤苦行  
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  
和亦隨作學調聲讚誦經法其音清  
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  
者悉皆種種解脫分善根乃至得生  
樂土之類聞彼聲者無不稱耳聽其  
妙音今時世尊因大衆集會告之曰  
汝等慈意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  
音聲美妙善和慈意最為第一由其  
音聲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  
未離欲慈意咸慶已棄於日中聽  
其讚誦後於吳時備隨隨勝光大王  
乘白蓮花駕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

雜事卷第四 第九段

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從善於逝多  
林內高聲誦經于時鳥王聞音愛樂  
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御  
振足鳥然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鳥  
行答言大王盡力駁前下肯移足未  
知此鳥意欲何之王曰故隨意未彼  
即縱之便之於苑於寺門外聽其  
聲善和亦當誦經既了便繞四頃而  
復頌言

天阿提羅摩等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修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違福智益衆生  
所有罪業盡銷除 速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成香塗營體 常持定願以資身  
善提妙花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為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  
攝耳遡足而行任彼馳驅隨御而去  
王問御者曰何故此鳥今隨意行御  
人答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  
聲誦誦經典為聞生受遂不肯行王  
曰若如是者宜可迴駕就訪彼聖我

雜事卷第四 第十段

願親於上表來施可於明日當訪彼城御者即便奉命迎高米至舊居時勝勝夫人位王來速請同所由王以上群具各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座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勝夫人便作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親誦經典然彼尊者客儀既隨今我大王性愛殊勝知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憐情憐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往自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疊奉施草者答言夫人任將餘疊豈由此物憐薩摩城遠便貧乏夫人默尔王乃持上妙疊詣道多林時具壽阿難隨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便下為札事者足同言大德是何尊者今日展朝誦經法答言大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來施尊者今日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誦誦法雅韻起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殊勝若其見者當生厭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令親往自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為奉施答言大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為第一是

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室日遊履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隨引王至彼自言大王樹下坐人即妙聲尊者王遙遙見其狀既便生輕鄙思敬信心迴首但見屬衣而去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愛著執彼心不能當見我善人但知內而不見於外於內而求果此為聲所迷若人但知外而不見於內於外而求果此亦聲所迷若人不知內亦復不見外凡夫皆放障此亦聲所迷若人善知內復善見於外智者當出離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和苾芻其無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證尊者音聲和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罪不亡日暮會遇時惡報還自受  
今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觀乃性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間十具足時彼世

尊所有諸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涅槃時彼國主名曰燕更供養世尊遣發舍利達摩波國圍一踰越解高半踰越解今人守衛新次皆述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惡惡皆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軍塔彼其量高大遂生嫌憍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造此大軍塔放多費人功何日成就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喜當去因何輕出嫌憍之言彼惡惡對其守當人微駭今出彼便欲誦還修舊塔猶未了復生嫌憍守人與教誨之今出更速修造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悉獲百千眾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愧於後時所為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憍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即以比來所得信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燈等應知彼憍力人即善和是出於塔殿主嫌憍心今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不歡悅  
時諸苾芻猶有疑命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誦誦

經法聲微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若  
應聽其言於往昔時人壽二萬歲有  
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萬是在婆  
羅痾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  
中間有香果樹能為之鳥託此而居  
時迦攝波佛執持鉢於小食時入  
滅乞食在樹邊適是時彼鳥見佛世  
尊家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響出  
妙音響繞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  
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枝間歡  
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令終之  
後生大婆羅門家後是以來更不託  
生下鳥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靈咸  
得好聲響微梵天今人受樂沒等若  
當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  
諸比丘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  
和慈意曾作何事由彼善力於佛弟  
子善聲是妙取為第一世尊告曰善  
和慈意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  
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  
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誦誦  
得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  
年過耄耋梵行無懈後隨命時

卷第二十四 阿闍世王品第二十四

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  
出家修行究竟無所復願我以願因  
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入  
壽百歲有佛出現我親詣承足應正  
等覺見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惱  
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  
讚誦弟子說為第一我亦如是速欲  
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  
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  
之師說為第一世尊慈意應知往來  
若然者得終履報若此由者得純  
白報若難兼者得難兼報汝等應可  
弄此黑難兼終終白難如餘廣說  
緣緣同前時諸比丘誦經之時不開  
聲誦隨句而誦猶如演樂置之其  
彼諸外道誦經與作吟誦聲誦  
獨長者曰日常修禮觀世尊於其路  
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  
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誦誦經  
與作吟誦聲者詞可受我諸聖者不  
聞聲誦誦隨句誦大猶如演樂置之其  
異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托  
雙足已進坐一面而白世尊欲誦外

卷第二十四 阿闍世王品第二十四

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誦誦經與作  
吟誦聲者詞可受我諸聖者不聞聲  
誦誦隨句誦大猶如演樂置之其異若  
佛世尊慈意許者願諸聖者作吟誦  
聲而誦經與誦專意許然然然說長  
者是佛慈然許已礼佛而去佛告諸  
比丘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誦聲  
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比丘來作吟  
誦聲而誦經法及以讀誦誦教由事  
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會中見合  
音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和聲  
先為法字今日變作亂鬧聲城時諸  
比丘以緣白佛佛言若若不應作吟  
誦聲誦誦經法及以讀誦誦教由事  
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誦聲一謂  
讀大師德二謂誦三智經餘皆不合  
佛許二事作吟誦聲讀佛德誦三智  
有一少年志若作二事時不解吟誦  
但知直說如演樂聲諸比丘佛許  
二事作吟誦聲如何不作答曰我先  
不解若若白佛佛言應學佛誦誦許  
若若隨在房中廊下門屋下誦誦  
學誦吟誦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讚歎

卷第二十四 阿闍世王品第二十四



白言聖者乳園婆城未能捨棄復往  
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  
顯路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莖莖於鉢中五抽  
出鉢莖莖告曰具壽勿著鉢鉢答言  
何過報曰墮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  
默然以鉢白佛佛言莖莖不應立取  
其鉢若內中若洗若曝若不應立  
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擲頌曰

臨衣并結帶 擲及於坐具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忍畏之庵施廣林中菩  
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花樓威設供  
養於此樓上嚴處皆敷朝霞上覆于  
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  
躡時諸莖莖亦不敢躡菩提王子白  
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慈臨過佛不為  
履王子見已即擲數衣佛方前進外  
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未堪  
供養王子數疊不敢履之佛知是已  
告諸莖莖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  
士於道路嚴敷上妙衣諸莖莖曰願

律部文獻・印度撰述卷第四 第七條

降意慈為踰躡者欲伏外道我佛心  
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處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莖莖手繫鉢去在路  
時跌鉢隨逐破四斯開事以鉢白佛  
佛言莖莖不應手繫其鉢便以衣角  
裹鉢而去履處同前佛言應作鉢俗  
或去莖莖手繫鉢過如上佛言不應  
手持而去應可作擲掛持行若異  
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莖莖以商族為伴人  
間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怨時  
患諸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為履處  
答言此病可服阿梨勒必當得免  
言沙路無履可求醫曰沙門擲子菩  
提王子從彼求更必當見是時彼即  
便諸莖莖問同言聖者有阿梨勒不  
答言我有用此何為報言我身有病  
醫達服之有時見是莖莖對彼開鉢  
鉢中覓阿梨勒先出鐵刀次抽皮片  
并諸雜藥淨穢夾來時諸莖莖見其  
雜惡報言聖者仁等若若能作如是  
不清淨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若若  
以鉢白佛佛言莖莖若履處三體係一

律部文獻・印度撰述卷第四 第八條

者鉢係二者藥係三者雜常時諸莖  
莖齊安三擇置之暇下即便傍出求  
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  
者豈可腋下挾鼓而行莖莖以鉢白  
佛佛言三種不應齊著應次第安其  
相稱便安細擲今身有損佛言應  
須隨作於內安臥以線絡之勿令卷  
然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經監事  
勅雕造

律部文獻・印度撰述卷第四 第十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二威法師義淨奉 別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毘  
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  
持得并刀向一樹下欲為割截世尊  
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  
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  
多有毘得今欲裁割將作三衣今時  
世尊讚歎持成毀破戒者告諸苾芻  
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袈及長  
毛線短毛線并諸毘得破碎之物若  
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夏間前有客苾芻緣酒暫出不持  
坐具來入寺中日漸欲暮其知事人  
告言具壽可取卧具彼便答曰我無  
坐具以何暫持若如是者可取草牀  
遂取其牀時屬寒夜微明被涼因斯  
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無坐具輒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  
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坐具但都而出  
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  
或詣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晡來亦持

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  
能持數具疲勞心作如是語告諸  
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來不將數具  
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  
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  
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都去又復  
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  
既至彼已過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  
坐具便在方歸進被盜及盜賊等  
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  
本意即擬還來過有他緣不及歸者  
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  
借暫充事若得者若如其無者取七  
條衣疊為四重將管席得少睡多覺  
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擬  
還具有不淨汗便得此服還彼苾芻  
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  
方還苾芻洗還後仍不受白佛佛言  
准便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又言  
五平合衣此衣行於此中不得中閑  
如佛所言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  
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

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晡至皆持三衣又  
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  
困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  
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  
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  
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後有苾芻覺出  
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難衣而  
即便夜歸被盜賊所害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  
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  
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  
解去何當持佛言先守持求應心念  
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  
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寬意三者持  
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  
捨別諸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洗佛  
言若縫刺浣洗緣未具者直尔白疊  
及生絹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  
俗人衣物徒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  
疑慮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都向餘  
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我制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宿非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品 第三

師但解然諸若輩不應故心而不持  
去志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四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吸飲令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慈菩薩  
往室羅伐城求世尊足俱無水羅於  
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通身到一池  
所一人報言具寄可疾觀水欲飲除  
渴即便整潔見水有蟲如是毒三隨  
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  
命今遭渴通事欲如何時小慈菩薩即  
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莫失大時足

時大慈菩薩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染皆除弄  
於此教中受業戒 我輩捨命不傷生  
命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在水道路  
而去大者獲慈憂心不飲即自策勵  
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未衰  
以來計心善事及於力盡遂致命殞  
由此攝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三 第六

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  
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修  
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  
佛教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  
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  
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往禮身  
著天璫瑠璃光明珠璣便以衣襟威諸  
妙花璫羅花鉢頭摩花物頭花  
分陀利迦華身隨羅花遍初夜分未  
詣佛所便布天花中供養已禮佛雙  
足在一面生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  
大赫弄周迴照耀遊多園林今時世  
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今  
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  
智將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  
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  
尊令我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  
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  
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  
生餓鬼趣中救濟今出安置人天勝  
妙之慶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起越骨  
山乾竭血海無難積集薩迦耶見以  
金剛智持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三 第六

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  
乃至命終不再生乃至不飲酒唯願  
世尊護知我是卑微家趣即於佛前  
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趣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過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障者  
今往趣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  
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  
降伏彼怨如重病入除去衆疾時彼  
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慈菩  
薩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道多於置衣  
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  
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若若來即便  
安慰問言善來若若來若何處來今夏  
安居在何城國今時世尊問彼若若  
曰汝從何處來自言世尊我從南方  
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答言亦在南  
方佛言汝尋遠路曾有伴不白言有  
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今時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三 第六

尊說如他曰

若輕佛我亦何勞見我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彼若見我由能持淨戒

沒無智愚人不能真見我

余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臂令見復說

伽他曰

汝可觀我身父母所生體辟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若不敬法身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得見大牟尼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智者能知見當普護尸羅

地攝波佛時必當犯學處由損伊羅等

現身於龍中

余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若輩不持

水羅有如是過告諸若輩應當水羅

如世尊說今當水羅者必當不知羅

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

者或謂羅三尺或二尺一尺或半尺

或謂羅有八種或謂羅有十種或謂

羅有百種或謂羅有千種或謂羅有

萬種或謂羅有無量種或謂羅有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種或謂羅有不可說

四約水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五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六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七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八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九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一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二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三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四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五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六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七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八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十九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一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二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三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四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五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六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七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八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二十九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三十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三十一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三十二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三十三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三十四衣角羅 諸若輩小國羅子諸若輩

應更同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

同行去不與者即不應去緣在室羅

伐城有二若輩人間遊行一有水羅

一無水羅無者同言汝有羅不若言

我有與我不用不若言共用汝即同行

於其路中遇逢商賈彼有羅者緣須

復緣無者舍曰汝先許羅今可相與

報言許共過水不與全留住者無羅

遂便開爭若輩以緣白佛佛言若輩

無羅同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

應可覆問汝若還與我羅不若言

與者若若與者即不應行

具壽鄒波離諸世尊曰大德若無水

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

知彼處有羅可來事無問者無犯大

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問者

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衆得遊

行不無問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

岸邊得行去不與波離若水流息無

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

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觀察

大德隨觀水時應應用佛言隨觀

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得大德若水不觀不違頗得用不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瀦就  
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  
瀦觀得用不佛言觀若無意隨意當  
用大德若水瀦觀便得用不佛言無  
意任用佛告耶波離有五種淨水一  
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施淨淨  
四者瀦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  
淨者謂是大衆老一必令觀瀦水  
彼便如法觀若餘若未以衆淨  
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若若戒  
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  
犯瀦泉淨者每用此泉曾無意過不  
觀無犯瀦泉淨者初出無意者是片  
水淨者且取水觀清淨無意至明相  
出未嘗意用若若觀水目察多時  
遂令眼先觀物昏亂佛言不應久觀  
應如六牛竹車迴頃又齊心淨已衆  
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  
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若時諸徒若  
皆不為受彼皆自言聖者若佛世尊  
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  
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瀦就

為受是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彼世  
若若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器物  
應受佛言為衆受器物若若受已  
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後  
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  
因何不食答言實首置在庫中報言  
聖者是我庫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  
其今受用飲令我等獲受用招仁等  
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  
無受用福若若以緣白佛佛言他所  
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  
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更廣博以大  
銅盤施有老若若分得此盤躬自摩  
拭遂生勞苦佛言應若若若若人監  
知洗拭若若即便不為簡擇若若若  
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是  
不應受已是不令作若若若五謂是  
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來行不能  
記憶若若五法未是應受已是不令作  
若若若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  
行與來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受若若  
摩竭提諸言白復問衆皆同集應先  
問言汝等若能與佛行無惡不自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瀦就

知能者若言我能次一若若若作白暢  
應大德僧伽觀此若若若若若若  
如行其器物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應許僧伽今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人當為僧伽如行其器物白如是  
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淨器付行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  
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若若若無  
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  
器人任其洗拭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衆於一鉢中  
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  
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  
六皆飲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若若  
是已報言是毒共作如是惡惡之事  
應合著耻翻為大笑若若若若若若  
為當飲酒為吸慈若若若若若若若  
不久亦當見作六衆曰我雖鉢破且  
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  
過耶時諸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佛便念曰由諸若若若一屢食有如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瀦就

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若諸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  
律行于時商人在一器食苾芻亦食  
然少器物不敢同重待竟方食致延  
時節不及侍使在後而行便被賊奪  
若坐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  
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  
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  
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  
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  
一舉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  
餅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  
慶諸親命曰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  
來同舉一盤而食苾芻言汝是俗人我  
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  
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  
彼慈愍愛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識  
讓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但著一星  
而食俗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  
一人答曰此是沙門擇子彼皆嫌耻  
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懷愧耻因何  
弟子作此無慈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持鉢受食者應如法受食

是念一舉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  
一舉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應一舉食者時有老病羸瘦  
無力不能更振鉢衣而食佛言應著  
軟滑僧脚時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  
此僧脚時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  
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舉隨  
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侍羅  
河露形而浴俗族見時問言此是何  
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  
復有說言是擇迦子彼皆嫌耻作如  
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耻因何弟子  
若此無慈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當  
洗浴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  
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言洗  
浴是佛言聽言洗浴衣者苾芻即便  
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此不應持  
若唯有複無單者應觀其水無蟲  
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  
此衣佛言守持應當復有餘人貧無  
此物佛言必若無者以細絮葉前後  
遮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犯

持鉢受食者應如法受食

必當浴訖忍衣有蟲不換去水佛言  
一重之衣必無蟲者然出水時方便  
撻淨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擲項曰  
且生不淨地吐食指授索 觸而不應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頗難眠寂  
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  
變為多疑頗難眠寂或於異時曾於  
廟中見且生乘便起廁舍我積生種  
後於異時僧家多作棄且疑解彼不  
敢食弟子報言都波歌耶僧家多有  
棄且銀餅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  
積生種耶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  
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  
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  
師所陳盡皆西說時頗難眠寂多有  
門徒屢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苾芻中有不  
熟穩縱多時美食已運生此既被責  
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解次難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持鉢受食者應如法受食

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  
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  
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為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  
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  
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  
首獲一特牛後得特牛復得特牛如  
是具轉牛造成群時婆羅門於初特  
牛以為祥瑞即使放捨作長生牛更  
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被渴  
通脫河飲水遂遭泥陷不能自出時  
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  
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  
即便舉出除去其泥以水淨洗飲飼  
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者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或滅為響當於我所發起  
淨信於佛生起深起歡心說是語已  
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  
作是念若阿迦利耶在我邊者必定  
不遭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導  
導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  
便作是念或今覺往彼老牛作意

摩訶薩婆經卷第三 第二十八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  
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  
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  
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  
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  
上說經八九月一男子面相似牛  
滿月之時亦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  
立名來人識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  
應與作名焉為牛主廣說因彼善和  
因緣出家近國獲阿羅漢果由先業  
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者  
佛未制時食飲便於屏處吐而復  
食制戒之後吐而外弄既無食力身  
形羸瘦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  
難陀曰何故羸弱牛主身形羸瘦頗  
類異時阿難陀以緣具白佛言若  
畜養羸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吞  
三弄之於外次淨漱口隨意咽之此  
戒無犯有諸畜養既飽食已腹中却  
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  
言若有斯類應淨漱口此戒無犯時  
牛主若當脫出家已多諸俗族共生  
樂聚作如是語沙門擇子共行非法

摩訶薩婆經卷第三 第二十九

今牛主等可惡取相而為出家時當  
其剪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  
子德若妙高山遂令眾人共生嫌賤  
因是緣故牛主若輩不於中國而為  
安處

今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彼今已往勿  
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勅已白佛言  
如是世尊即出遊多於便往世利沙  
言安隱而住佛告諸畜養弟子中  
住邊方者牛主為最  
時諸畜養成皆有執諸世尊曰具壽  
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墮羸人中  
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  
羅漢果佛告諸畜養牛主若輩先所  
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有迦彌波佛出現於世十  
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  
道其親教師是阿羅漢為眾上首年  
既朽老其形羸弱不能自食于時牛  
主常與其師取飲餘品既淨洗已共  
餘畜養一處習聽後於異時由師食  
殘洗鉢稍遠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

摩訶薩婆經卷第三 第三十

來傷曉答言具壽我師及跋耶久方食了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洗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師曰何故違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此既瞋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復其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汝作何語答曰我適聞食邊緩猶若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是何人耶答曰我知師是迦揭波佛教法之中而為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聖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為之事我已作訖我雖諸經沒便具縛沒於我所出處惡言應可無惡至心悔罪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悔責沒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處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彼動作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時諸苦盡復諸佛言牛主若復作何業今蒙世尊令住邊方稱為第一佛言由發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畢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師主迦揭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為第一彼見此已發如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進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之業佛所授記摩訶婆伽於未來世入壽百歲有轉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我本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為第一我於彼佛弟子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此願力今受斯報沒等當知由此惡業等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果菴菴指授索金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今行食人失其次錯菴菴以緣白佛佛言菴菴不願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大力索熟物非犯若火力強者取生無過

緣摩竭國具壽跋波難陀往銅作家問言賢首頗能為作銅鉢不答言此是我業何不能為未知其鉢所須大小若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何所用答言我人法豈不取價直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晚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線結為鉢結次第重疊置鉢中即今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諸塵毒即前行到施主家生已開張當前布列時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者開銅品鋪耶報言我人汝何所識一將成餅二擬貯妙三用安餅四著美團五受美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客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識已聽爾無對菴菴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菴菴畜銅品故有如是過告諸菴菴勿畜銅品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匙威蓋盤子飲水銅提並皆無犯若是他物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經院奉  
勅刊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珠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嚴法師義淨奉 翻譯

應為洗足及以濯足金盃時須扇

緣摩同前時諸君若隨在何地即便

濯足遂使諸經在履踏亂時有長者

寒暄門等未入寺內見洗足履同言

聖者何故以此履踏亂飛答曰此是

我等洗足之履故聞聲飛沙門釋子

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甚甚

以緣白佛佛言甚盛不應隨履洗足

然洗足履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

安洗足履者甚盛不知太何應作佛

言如龜背形時諸君若作已太滑不

堪踏足佛言應可灑作此是足履

一作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一足或大或中或小小可半房四時

金銀琉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

何物答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

是也彼言聖者仁聖何須食潔不除

答曰脚踏沒項我當何過沒非我師

何事相責俗生嫌惡甚白佛佛言

洗足之器不合用實應以瓦作若若

便作如瓦瓦非佛言不合應如瓦足

踏地其中稍高令得支足或可於中

作蓮臺承當演說變其用洗足已

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來物

應可覆在隱屏之原若是私物安門

扇後

緣摩同前時屬春陽甚盛熱身體

黃瘦羸劣無堪修旅見時問言聖者

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答言時屬

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

答言貧者世尊不許答曰仁之大師

性懷慈惠若知若熱許扇無疑甚甚

白佛佛言我今聽許甚盛持扇六眾

必當同聽聽許便以金銀琉璃或

磚指拭及種種莊飾而為扇柄俗族

來見便生嫌惡六眾微憐說如前

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

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

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

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

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

扇有兩邊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

衆多敬信俗族便持種種莊飾之扇

末施甚盛甚盛不受佛言若為僧伽

天取無犯

緣在廣野城際微池側高閣堂中時

諸君為致盛所食身體思辨但持

不怠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

以事若若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

子物答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

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甚盛持

蚊子物是時六眾聞佛許已便以

寶作柄用羣牛尾而為其拂俗人既

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拂

紋子物一者撻半毛作二用麻作三

用細裂疊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

拂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集不乃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扶路

服持等隨舉

緣摩同前如佛所言甚盛應助營作

者有一必當須緣梯上時持上人從

下仰觀見彼形雲告言聖者我今始

知聖者是男因男根具故在梯上甚

知聖者是男因男根具故在梯上甚

知聖者是男因男根具故在梯上甚

知聖者是男因男根具故在梯上甚

知聖者是男因男根具故在梯上甚

惺然然必當自佛佛便思念念必當自佛  
梯由不結下果有如是迴告諸徒者  
若有善作須昇梯者應結下果方可  
界上又諸徒當於管作時高結下果  
不信俗流見而譏笑問言聖者欲相  
讓耶答曰我有作焉彼自默然必當  
自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果平光  
作時不應如是

言時下果者結下果  
是邊下緣向前界間

緣屬目前六衆共當自擎重擔不俾  
者見作如是語我為父母妻子忍不  
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為躬自  
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為供養  
世尊二為僧伽食事三為病者供給  
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疲熱無歇  
忘違白佛佛言若言不應身擎重擔  
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  
山上下脚跌倒地佛言應當拄杖聞  
佛時已六衆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  
物雕飾其杖俗緣見已共生嫌惡苾  
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當拄  
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要身時

有欲盡伴作老病而挂其杖時諸  
當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  
伽乞畜杖病應若僧伽與時應畜如  
是應乞敷座席鳴地椎言自既國衆  
應盡集時老病若畜於上座前疎  
合學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若輩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林時便不能濟今徒  
僧伽七畜杖羯磨願大德僧伽與我  
若輩某甲畜杖羯磨是能貽者願慈  
惠故如是三說次一畜當作自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若輩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徒  
僧伽七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若輩某甲老朽  
瘦弱或復身病作畜杖羯磨自如是

若僧伽與作高杖獨磨已拄杖者  
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苾芻老瘦無力加  
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踣跌倒  
地添羅君持惠皆破碎苾芻白佛佛  
言其苾芻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  
綵衣莊嚴其身持鉢乞食六衆持鉢

錄而為網結修旌護嬖問若因釋養  
如書杖如若杖路二皆演者合作觀  
唐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畢伐城時有甚毒食吸茲已  
矣詣佛所孔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  
若輩可生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若輩

問佛勸已重禮世尊一過而生佛為  
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  
輕觸尊儀如是者三佛言若諸汝當  
一心聽我所說若善亦復善三向  
迴面便禮佛足奉養而去亦時世尊  
知而故問阿難陀何故彼若諸聽我  
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陀言由彼喉熱  
恐觸尊儀故數迴面佛告阿難陀諸  
若善輩有舍鉢邪阿難陀言有佛言  
白彼食緣障入聖道向不食熱者聽  
我說法以舍對舍并攝壞二十身見  
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陀徒今以  
徒制諸若當不應食鉢及慈悲類食  
者得越法罪千時舍利子在衆中空  
便作是念今此若當不得見諦明當  
見不知便觀衆明亦無鉢能見諦初  
即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深亦不

見彼經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散念不專注今彼未來世  
不見果證理

今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  
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轉思  
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  
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切草此人於  
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甚苦食故  
緣故障見真理是故甚苦不應轉  
食者得越法罪時有甚苦身嬰疾病  
諸醫人所告言醫者我有如是病幸  
為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藥得銷  
除報言醫者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  
藥非餘能差甚苦白佛佛言醫云此  
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甚苦聞已便  
於寺中為病食緣受用房舍牀榻  
席大小行履及以衆中出入往來或  
繞制店或執香臺經過俗人為其說  
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  
廟之處衆人衆集轉往其中所到之  
處諸人咸問諸身共生幾時作如是  
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吸結身

經云若有欲受此法者須先六事具足

氣相與我何別甚苦白佛佛言甚

苦有病飲食持者所有行法我今當  
說諸病甚苦若食持者應住寺側造  
房不得用僧具及大小行室不得  
入衆亦不為俗人說法不繞制底不  
執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衆人衆  
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吸服之設  
人見時不生譏辱若服了時於七日  
內仍住於此屏處可停三日若非一  
日後方洗浴者可洗衣香薰無氣後  
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  
罪門一

第二門應攝頌曰

牛毛并草並披服勝緣緣出家樂湯餅  
門前經付金

第二門第二攝頌曰

牛毛及隱屢同牀不獨被若得白色衣  
漆覆方應用

緣履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遊多林  
施四方僧託今則難者往詣寺中刺  
漆給孤獨說如前無波難陀同刺  
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  
巧二字答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

經云若有欲受此法者須先六事具足

緣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等或難施

日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  
之疾人未解剪緣宜可淨制故汝歸  
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若甚不應作  
牛毛剪緣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不許若若作牛毛剪致若甚上意  
有瘡生以刀刺時便受苦痛若甚自  
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  
常制

緣履同前長者令人為衆刺緣履如  
上說緣波難陀見而報曰願能與我  
除隱屢毛不答言此是我工即令剪  
刺如前致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併  
言甚苦不應判三履毛刺者得越法  
罪時有甚苦隱屢生瘡或時蟲出痛  
難忍履屢甚苦佛言有病緣者應  
告老宿甚苦然後更手瘡履刺除勿  
致疑或

緣履同前六衆甚苦同一牀卧共相  
推倚持舉呵笑甚苦白佛佛作是念  
共一牀卧有如是過同牀卧者得越  
法罪時有衆多甚苦人問遊行至一  
村落從他僧牀主人與一報言更須

經云若有欲受此法者須先六事具足

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卧如何  
甚重各別從來多人共卧理復何傷  
甚重答曰世尊不許若輩白佛佛言  
若論甚重性懷懶耻具信戒行教機  
身物正念在心中以末俗或以針袋  
隔而方卧牀既如是自餘輝席准此  
應知

緣慶同前衆多甚重人間遊行至一  
村落從長者家求得卧處時屬寒中  
復覓卧物時家中人於甚重履心生  
束縛以已卧物借與甚重先入手者  
觸被而卧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  
自佛佛言不應先得卧處可共用  
隨老者覆後於一時解波難陀隨老  
得物便披時被獨起起行餘者受寒  
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若仁乃  
經行解波難陀曰誰遣汝等不起經  
行彼諸甚重忍寒經夜甚重自佛佛  
言衆人得披卧時通覆必欲經行可  
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慶同前時當冬月甚重苦寒居在一  
邊側身而卧時給減長老承入寺中  
見諸甚重一邊而卧問言聖者大師  
聖者曰有說者說此等事第六卷第十  
七條

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背而卧  
虛度日時不解善品甚重答曰心有  
喜樂善品可得我現受寒何能樂勤  
我今被凍凍復能知長者贈出還至  
宅中以五百銀厚白疊被與送衆僧  
時諸甚重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  
俗流見生嫌耻問言聖者豈可仁等  
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  
我為寒故披此被未甚重白佛佛言  
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  
脂粉色物覆已方披若僧披衣被內  
以物著外將物覆然彼方披吳斯  
招罪

第二門第二十攝頌曰

金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律止  
毛毯不加披  
緣慶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取  
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  
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  
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  
我今宜可轉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  
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  
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禮佛  
佛告諸比丘此等事第六卷第十  
七條

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  
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  
違所請今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  
已礼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  
妙飲食咸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  
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  
時大衆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  
人留任寺內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  
知事人為佛取食云何為一者為  
欲簡靜離諸諠鬧二者欲為諸天宣  
說法要三者為欲觀察病人四者為  
欲觀察時具三者為欲與諸弟子商  
其學慶今者世尊為創學慶諸甚重  
衆赴彼時逢於中途適天大雨衣  
服皆溼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  
屢衣皆被溼居士見已極起慙心作  
是思惟我諸末物並皆失利我今宜  
可還持此物施與甚重作是念已告  
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成可持  
將甚重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若  
善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  
士本心持施為有使過故不應受時  
諸甚重奉佛教已今便往報居士處  
知三經有說者說此等事第六卷第十  
七條

知佛作是語非復居士本心持施故  
有德雖故不應受時彼居士問是語  
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  
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必令  
色披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  
寺告聖眾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  
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為我受淨以披  
著唯願仁等當持金道勿令衣溼若  
言居士待我同佛以緣白佛佛言居  
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定意持奉眾  
僧汝等可受若已披著為利前人勿  
取無取是故我今令諸慈當應持奉  
若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眾慈當問  
許拿道便以金等四寶而為其柄及  
餘種種紫纈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  
覆時諸居士摩摩門等見生憐賤問  
若同前乃至慈當白佛佛言慈當不  
應持如是拿道然有二種蓋一竹二  
葉六眾慈當問佛許蓋遂便長作傘  
柄在大城中響之而過俗族見時作  
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高主大富長  
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同既  
見慈當共生憐賤乃至慈當白佛佛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 第三十三誡

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蓋  
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慈當  
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  
村內慈當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  
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慈當  
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等若  
偏持去者無犯時有慈當入村乞食  
以傘柄曾觸不取持行被雨濕衣若  
慈當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  
可持去必其兩定隨處穿舉欲出村  
時方可持去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  
迦耶黨無後世名耶陀夷漸次周  
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樹多林先  
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慈當我師  
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尊  
者答曰室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  
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  
隨陀羅大名婆羅波名釋摩律摩牛  
主毗摩羅善解羅怛囉陀至彼已一  
一合言慈當我師門少學文字欲  
與仁者略為談說時諸尊者答曰室  
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 第三十四誡

無宜住此大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  
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  
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于  
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議受  
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聚於七日內  
如是知已報言次未論般斯為善事  
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  
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  
最至三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三乃  
至七日於諸方國名釋普聞共知南  
方有一外道是虛伽耶黨無後世  
名耶陀夷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  
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  
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眾生皆  
雲集或憂歡喜心或先善根熟者  
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國應  
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  
其言義趣為眾說時彼外道信解心  
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  
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為悲拔濟於  
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  
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  
授彼便策勵勇猛心斷盡諸漏得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 第三十五誡



律本說一切有部本耶摩事卷第七 殊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基至摩復年通  
實為持律諸基告曰仁今年暮掉  
舉未休聞已然然遂告難陀耶波難  
陀曰諸黑鋒者掉為多事執行誠易  
我等宜可作耶摩事令其基從從是  
作心爾求其便時有衆者者病基蓋  
佳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佳  
林中見彼臥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  
連在一邊通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  
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  
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  
奔馳乘失序報言具毒沒可不見  
猛火燒林何怪越走六衆報曰世尊  
豈可於平居時創其戒法危險之際  
便遭犯耶答曰豈非汝等縱火火災  
六衆大笑我等故欲辱於汝等當  
以緣白佛佛言基蓋不應焚燒林野  
若故作者得寧吐羅庚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

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  
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為我聲持  
衣資我今疲極憂歎思有少者報曰  
欲致片言願不瞞責答言任說誰復  
相瞞少言老宿豈不見佛法僧寶  
應得奉施何嫌多言惡罵物耶告言  
賢首沒不為持律復強逼我問汝  
汝豈是我呵連利耶耶波難耶報於  
我慶而行誠弱少者然余老作是念  
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云暮共寄  
寺中寺內衆僧立鉢制乃至一宿  
無依止者不得無住其知事人告二  
客曰仁既新來可請時具老者取已  
語言汝可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  
待得師已方請時具即便往詣衆首  
上座耶波難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  
報言賢首汝共誰來答曰基蓋某甲  
賢首沒可就彼請為依止勿令彼人  
作如是語衆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  
語已更說餘人如是展轉乃至舍寺  
隨所至處皆不受後還房所扣  
喚曰敬礼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  
願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舍寺中

律本說一切有部本耶摩事卷第七 殊

大衆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伴可與  
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衆不作  
者我當為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  
華多言惡罵物今言敬礼上座一何翻  
覆之甚如是違謗誰能為作隨汝別  
覓依止之師彼逆惡然不為開戶通  
宵坐地受苦至明基蓋以緣白佛佛  
言不應無依止時人聞行季又諸基  
蓋不同師子據堅毅心有性不捨然  
諸僧伽不應轉作如是惡制今他基  
蓋獲受苦惱若基蓋無依止時人間  
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  
法罪

佛在摩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厘山  
薄俱羅樂叉住殿而為安處基蓋觀  
護而為侍者亦時世尊於闇夜分天  
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  
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時已未侍  
者不應在前而時時天帝釋便以天  
眼遍觀下界見佛

世尊在薄俱羅樂叉所住之殿於闇  
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  
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禮觀世尊即便

律本說一切有部本耶摩事卷第七 殊

變作妙琉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  
隨大師後而為進步。摩揭陀國時俗  
諸人若見我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  
薄俱羅。無所欲求。食我子時。親見  
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  
可通薄俱羅。乘父而為。恐怖作是念  
已。即披長毛大裘。於經行處。告言沙  
門薄俱羅。乘父現身來至。佛告。龍護  
汝。薄俱羅人。以薄俱羅乘父怖於善道  
如來世尊。應正覺。久離怖畏。毛豎  
心驚。亦皆降。還時。天帝釋見彼龍護  
作非法事。心生憐愍。自言。世尊於佛  
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  
應知。吾答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  
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末世。獲清  
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  
佛作是念。由諸慈愍。以毛向外。而披  
大裘。有斯過失。我今創諸慈愍。如是  
披者。得越法罪。時諸慈愍。聞是制已。  
隨逐高座人間。進行至牧牛人處。時  
屬寒夜。得長毛裘。縱有髮氣。多被  
風意。發滑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  
敢細披。慈愍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

摩訶僧祇律卷第七 雜事

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  
法罪。

###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袈裟不聽。應地不置針。衣開三種經  
應知。微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慈愍。若得劫  
貝卧。懷或得長毛裘。或得高攝婆如  
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  
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攝婆。裝僧伽  
聽。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慈愍。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未墮落  
即便疾。疾置針于地。整理上未時。居  
士婆羅門見已。生憐作如是語。沙門  
釋子。多不潔淨。隨處惡地。而置其針。  
慈愍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  
其針。得越法罪。慈愍為護衣。應安拘紐。  
慈愍便以緣針。緣衣。致令衣損。佛言。  
不應令復以緣繫。佛言。此亦不應可  
於肩上海拘。前緣細慈愍。不知云何。  
作紐。佛言。細有三種。一如繫。美子二  
如美子。三如索。美子。彼於肩上海邊。  
安拘紐。今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拘。

摩訶僧祇律卷第七 雜事

即於衣上。綴拘令衣。疾破。佛言。應  
作帖。以緣縫。穴拘出其內。繫作雙拘。  
其細可在肩前緣邊。綴之。疊衣三攝。  
是安拘。細處若違。創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慈愍。乞食  
之時。下衣墮落。置針于地。整理下裙。  
俗人見。隨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  
淨。微隨在何地。而置其針。慈愍以緣  
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  
繩繫。今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  
腰條。慈愍不知其儀。如何。當作佛言。  
俗有三種。一偏二方三圓。若異此者。  
得越法罪。

###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次創諸理。金條及彩物  
斷皆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柱樹園。余時釋子  
大名有一。聚落共知。營務人忽然令  
過。時彼眾人。來自大名。曰知事之人。  
今已身死。可遣餘人。未知村務。時有一  
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  
汝今且往。檢校村事。我當續更遣知  
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檢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七 雜事



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  
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  
當時不於衆人生還迫不自言大家  
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  
問村人曰此舉納處不於村邑生還  
迫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  
遂立爲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爲  
押盡爲知事官統領村邑時庫納姿  
於大妻羅門族娶女爲妻未久之間  
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爲  
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  
嚴客起越於諸村邑無不敬美後於  
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藥指  
於此邑中所親年親咸老藥直無有  
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  
遂致命殞時村邑人指大名所自言  
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  
於彼村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  
多獲封稅由彼遠病成充樂直仍不  
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  
可爲運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唯有一  
婢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慧聰明  
明儼客起越於諸村邑無不敬美夫

聖德太子傳卷第七 第七 五

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  
月可收將來時彼邑人敬其母子遂  
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  
母常爲二事一煮餅食二採桑花于  
時老母自大名曰我今年道不增一  
葉此之小女與我爲伴復言慈意老  
母即報明月潛令可往林內採花我  
在家中營事餅食採花已緣結好  
賜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花  
賜可置而去老母來問言何意先  
時花少今者倍多自言先時大家有  
近親人來從我乞我即分有今時不  
與又我目暗難看不喜今小女聰明  
採花寄歸是故花多大名曰若余此  
女留住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花結  
作勝勝持來與我因言此女名曰勝  
勝女於後時取已食分諸彼園所遇  
佛世尊入城乞食勝勝於路見佛色  
相深起歡心瞻視尊顏渴仰而住便  
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供  
養是故我今獲斯寶賤若佛世尊受  
我食者我以此飯食持將奉施余時世  
尊知彼女心即便舒舌告言善女如

聖德太子傳卷第七 第七 六

沒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  
勝將已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  
札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解  
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札  
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  
相既見勝勝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  
之勝勝告以又問何故憂懷若斯答  
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御使告言小  
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從便養乎老  
人見已即說項曰  
若人於手中有勝鈎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有城樓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臂作三臂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難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勝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  
後時彼勝勝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  
其所乘馬忽余奔馳推刺不棄遂至  
劫比舉國入大名園內勝勝見已便  
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勝此是誰  
園答曰是大名國王乃下馬女贈紫  
樹王言取水我飲洗足女作是念可

聖德太子傳卷第七 第七 七

求燭水為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水咸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念溫燭之水洗面非以手攪水令冷燭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掘取水奉上於王王既飲已即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答言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辭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臥汝汝速取王既聞已女為提足王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責勝恣懷者多相害者少王今眼睡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開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問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為開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此是何等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乃問女誰問其門答言我

問何故開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責勝恣懷者多相害者少王今眼睡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開門門戶恐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即問開王聞此語嘆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國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是大名聖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聞已辭諸美婦及以香花與多人來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來大王共相慰問今王洗浴水奉上未塗飾香身是為芳饌食罷言議問大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答曰是聖使人王曰非聖使人是君之女臣當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祥瑞之女勝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在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嚴飾城障備諸路其勝光女諸環珞數于大鳥於康莊履搖鈴過告切比羅城所有人家或有諸方來集

會者應知擇獲大名之女名曰勝光今欲送與勝光勝光大王為第一夫人奉城人眾咸皆送迎時勝光王廣俗軍儀禮迎勝光時王母聞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為婢夫作是念已懷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光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勝光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伛頭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備必當貴我憐隨羅城時勝光三有二夫人一名行雨二曰勝光若王每與勝光歡會聚時即讚行雨作如是言勝光當知行雨夫人客儀超絕勝光曰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光作如是言行雨當知勝光夫人肌膚細滑舉世每奇行雨曰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今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一 雜事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一 雜事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一 雜事



言兄為實身須得食飲我為求福願  
與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  
入報夫即自去言仁今知不我兄出  
家成就無成得上妙界世間第一我  
欲供養不敢自尊若見許者於三月  
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不出家我  
雖不欲終須供養況已出家獲殊勝  
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  
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  
既求福我何不為告曰汝兄亦是我  
草我欲隔日而中供養答言隨其  
獨覺嫌彼情故妙食置內盡食覆  
上持告妻我以此飲食供養於兄願  
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曰亦復彼  
情應食置內持者覆上持告新妻我  
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必  
當當知勝勝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  
養兄故由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  
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  
行兩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  
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必當當  
知黑髮得黑髮白髮得白髮雜業得  
雜報汝等宜捨惡離二業俱行白髮

廣說如上世事若當如是學  
復於後時勝夫人遂便懷妊同於  
此夜大目婆闍門婦亦有懷妊由有  
振故授受辛苦勝夫人至九月滿  
便誕一男容顏端嚴人所樂見經三  
七日聚會眾親欲為其兄施立名字  
正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大夫夫人請立  
何字婦曰如勒地現夫人時大夫  
謂諸目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  
婢女身形美備必當我憐隨屬城  
大目自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大  
夫人先已為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  
名為惡生初生之日大目之婦亦誕  
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暫集  
諸親與兒立字衆人曰初懷此子  
母受難孕及至生時運道極苦宜與  
此兒名為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  
而為侍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  
八養母而為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  
門種種業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  
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子乘  
馬忽念奔馳遂至劫比畢城到釋迦  
國所其字國人遂告國王惡生太子

今至國中釋子聞已互相議曰我等  
連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  
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者老尼之共相  
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  
太子來在釋國者老尼彼是客人則  
來至此未相觸候今且答忍諸人聞  
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  
到國中於其國內周遊而住其守國  
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國內破  
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嗔怒更加威  
武咸共出城意欲殺者老尼復問汝  
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  
兵破指我國今欲殺我者老尼且當  
忍于時惡生知釋兵兵欲來相害  
遂即引兵連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  
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  
既至國所遂覺不得見彼一人問曰  
釋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遁  
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  
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刺心  
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搜却  
惡生行住之地深至子騰別以鐵土  
填滿其坑所倚牆壁亦皆削去別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十六

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花彩灑散園內  
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  
憐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札在一  
面立惡生問曰擇子於我有何議論  
自言太子其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  
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  
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為之事彼人即  
為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  
左右曰汝等懷持父王殺後我知位  
時汝等當說斷學令我憶知是我先  
悉必誅擇種若母曰善哉太子快出  
此語願自堅心結位之時我當為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藩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錄

復於吳時惡生太子與逆害心遂與諸  
臣竊為謀攝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  
從準一大員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  
順美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  
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  
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  
目當承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  
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  
試決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  
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  
長行大臣不勝後從遊諸聚落既到  
彼已王乃見有奸簡若處曠野滑開  
無諸雜樹堪得依定養神進業便告  
長行曰如是勝光世尊大師可住於  
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  
何所在對曰自聞世尊在吉祥聚落  
攝種住處王曰去漸遠近對曰去此  
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觀奉世  
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  
祥園既至于彼下車步進欲申札語

公時如未在此彼堂中開戶入定有甚  
善筆於外經行王見蓋蓋即前敬問  
佛何所在答曰佛在堂中開戶解履  
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  
扣戶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  
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網  
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  
威節奉觀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  
願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  
執持願視我面意欲省釋安心見佛  
我王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  
為開便就大師鳴足頂禮作如是言  
不觀如來淹漬時序今幸於此親奉  
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  
頻能降伏屈已懇勸王言我於世尊  
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  
懇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  
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  
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曰佛言  
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  
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違作  
言論人皆謂是能善分辯所有是解  
眾並隨順別堅宗量據立開端作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答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答我便辱彼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亡此擇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未至佛所經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救正視如來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今聲聞眾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問數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今遵正道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今聲聞眾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高廣如上說多造論端欲來難佛至佛所瞻仰世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示彼等聞已咸生虔悅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

聲聞眾中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今聲聞眾皆悉奉行

世尊今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今聲聞眾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高廣如上說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圓滿答問佛妙義深生慶喜委棄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感果俱獲復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念我當盡我為自欺誑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觀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屏處作罪惡事而心覆藏為此形容人不樂觀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頻無顏色形容頹頹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死儀我聞說

聲聞眾中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今聲聞眾皆悉奉行

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行欲者受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珠璣絕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增長然愚癡人悉皆受樂或見世尊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顏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俟林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具足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種種事時見有多人皆為五欲來至我所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共相言訟爭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迭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欲欲所事便捨律儀作淫汙事經緯五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眾修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焉為勝光於此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令有舍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遵仰然大日軍相皆是豪族大婆羅門刹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照時羣臣營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有素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大眾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眾各各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亂座下寂然乃至不聞琴歌嘔噀之聲況復更有諸餘雜聲于時在會忽有一人警放發聲此坐之人告言仁者願少默住勿為論議汝豈不聞世尊說法微妙當機猶如上蓋說斯語已彼即嘿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刀杖嚴刑而能調伏眾類一切違奉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目一名仙授一名

改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聲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復等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度教心深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目於我及佛笑心

誰重共至等處而問彼言卿等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目欺佛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以一

世尊有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三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剎帝利種佛亦剎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亦壽過八十我是摩頂剎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忘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比丘汝等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

請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成就梵行故能得過智等眾圓滿明證勝光王是故汝等應勤修學今時世尊說此語已諸比丘等應皆歡喜信受奉行如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今欲身形瘦二目恭敬殊尊王不如佛

公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榮惡生紹繼王位其勝勝行兩二夫人等駭令出宮作是念已弄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啟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榮為主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勝行兩問長行曰王今何在答曰王在憍如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至老王余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比丘曰大德見我大臣今往何處答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而

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而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各言大王長行大目蒙立惡生散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聞此語告勝勝曰汝已先受夫王寵極今且歸還受兒王俸料我行而從此却迴於是勝勝遂還軍城浹浹行而隨路而返王與行兩越王舍城漸漸而遠達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兩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悉王云憐薩羅國勝勝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兩即去見未生悉具如上說其未生悉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兩曰憐薩羅國勝勝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我等不知行兩答曰王今何有兵眾之威太子謀逆奪父攝王唯我從三而來至此未生悉曰若此何事勝勝答彼為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為太子即召群臣而勅之曰勝勝王者是大國主利帝利權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華鼓吹員宣告

卷第八 第九節

眾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勝王久不得食佐使來迎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憐薩羅國王至憐薩羅國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華服三頭王既飢虛排著俱食食已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勝時前行轅中倒地口嚙泥土因即命於是時未生悉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華服園周園子目汝見如是人否答曰我見一人如是未至此求索華服便向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悉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報我從先未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去然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勸群臣曰此勝勝王者是利帝利權頂大王今遭國苦於此命過宜修威禮焚香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勸備飾靈輿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諸佛所頂札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勝光大三先作何業因食

卷第八 第十節

憐薩羅國苦命於今時世尊告言大王彼勝勝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妻妻未久便棄一息年漸長大乞食自資得華服五頭送與其母即自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食大三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憐薩羅國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時有一獨覺遊行人聞於晨朝時者永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持華服奉施於彼令其獨覺受其所施時身虛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通札拜禮甚歡喜時婆羅門子答曰還家便自共妻索向華服母曰適有婢支來乞我將施于爾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起於惡念頓被因食華服亂而解大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勝勝王是由彼性善於獨覺處發此惡心因斯著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惱復餘妻報因緣力故已經六返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七

卷第八 第十一節



生餘殘業力食此羅羅雷亂而死大  
王當知噶光素報從此永畢更不復  
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  
業雜報是放應捨黑華二業當修白  
業勿為惡口時未生惡王聞佛所說  
普遍身心頂礼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  
與諸大臣大殷朝會苦母自言大王  
念於往日時在大象前作師子吼我若  
登位先當誅伐諸穢種子報我初惡  
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甘應作不苦  
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  
罰穢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  
勅卜日出軍為馬車步四兵俱發奮  
躍戈甲推鋒鳴鼓出室舉伐城往劫  
以羅國誅滅穢種時惡生王納苦母  
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  
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穢子必定喪  
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  
多技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遙見世  
尊即詣其所自言大德有多園林蔭  
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  
葉少陰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第三分

凍樹何足賴今時惡生聞世尊言但  
作是念劫比羅國諸穢枝條是佛親  
眷如來慈念不可違情作此惡怖迷  
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惡  
生與諸大臣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初  
比羅國諸穢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  
辱惡生此不可忍然彼是如來種我  
世尊懷念奪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  
能得報此惡罵苦母對曰牧聞沙門  
喬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  
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  
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穢種時於  
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  
頃佛作是念城中穢種未見諸者若  
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  
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  
諸穢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  
論如來頂礼實足迷坐一面今時  
世尊知諸穢種性本憐為說妙法  
時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  
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  
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  
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記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第三分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穢種  
此法利頂礼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  
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  
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逃  
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疾人惡生  
嚴集四兵來誅穢種我有神力能將  
兵衆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  
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遠覆  
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  
兄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  
所作皆辦然由穢種前生業果今應  
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  
要須自受廣如上說今時世尊說此  
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汝知世間皆由業力而  
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  
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  
果所願礼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穢種子聞惡生王將  
大兵衆欲來誅滅肝勤四兵嚴整雲  
伏出城拒敵彼來防備惡生軍是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第三分

諸釋雖並雖見諍不行無害唯用杖  
扶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  
彼弓絃為鳥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  
羊甲鎧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  
條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  
丁時惡生兵眾舉自收放諸釋子  
戰便得勝師眾俱入閉門上城而作  
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眾  
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余時惡生見此釋種或有仁慈具大  
勇力告母曰我等今者宜可取軍  
且還本國若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  
羅釋種並是見諍乃至不傷放縱之  
類況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  
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  
害惡生之身及諸兵眾若有犯者則  
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  
種名曰闍婆住於外邑檢校農作聞  
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  
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諍乃  
嚴兵來求襲惡生倉卒撲擊即便大  
敗惡生之軍無傷幾盡是時惡生告  
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諍不傷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三十五

幾況害於人今因妻一人將兵來戰  
然害許多况劫比羅諸釋種盡兵  
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釋諸勝全淨  
苦母對曰大王彼闍婆者從外而來  
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  
卒暴起戰闍婆心內外不通願王勿慮  
于時闍婆揮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  
發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  
我是闍婆汝宜可住報諸釋種城中  
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種  
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殺犯城中制  
今所以不得入此城門問妻即問  
有何制說我殺犯答曰我等作制不  
殺傷害惡生兵眾若有犯者即非釋  
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若  
諸眾皆不許乃告眾曰既不害入請  
還家口眾出與之得悉已詣世尊  
處頂禮雙足連坐一面而白佛言劫  
比羅城諸釋種子損我今出願佛慈  
悲勸我記念當為供養敬奉如來佛  
以慈悲持自歸依與闍婆今時因  
妻以殺害心受如未殺小往妻具茶  
園彼諸人聞妻健揮子名曰闍婆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三十六

來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環可隨彼  
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  
問妻揮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  
詐作送書使人膝扶利刀詣眾集處  
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闍婆揮子有大  
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責責遣及仁等  
問言何為答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  
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  
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  
片片為座與眾令坐眾入見已咸歡  
甚奇問言大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  
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征言更有  
餘人佑勝於我眾聞此語皆大聲疾  
奔相謂曰使者尚余何況問妻我等  
不如立彼為主共被討已步言却報  
乃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欲風早帝  
臨降闍婆既別往舊行處彼師使信  
整肅待衛入妻與茶園老少歡喜辦  
設酒酒咸共盡心選擇吉日祭立為  
主諸國遠聞妻長茶園中有樹之種  
名曰闍婆共立為主于高岡因闍  
婆立後遂乃敬造大室堵波安置如  
來教爪以申供養即呼其塔為闍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三十七

軍增彼其地先不信佛下令國中  
立神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奉監奉  
勅雕造

佛經部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八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殊

三藏法苑珠林 創錄

第二門第四十攝頌勝勝之餘

余時惡生告苦母言却此軍國諸釋

種子勇健難當今開城門上城防護

我等何能得為然害今且堪運苦母

答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

破壞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

決勝於他云何為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為善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為

准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為矯詐遣使

詣彼持王教令而告之曰今我於仁

有愛應心實無惡意緣有少力要欲

入城幸為開門愛見客納即還送出

不教停留俟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

諸人共集議論為當放入為不許耶

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想集一聚

可共行籌若善多者應隨其語衆然

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罪惡王作如

是念我常隨逐沙門高答摩禿其現

隱不能得便我今宜可舍彼善屬正

是其時即便棄身作老婢子居其上

座先受取善以次諸人見彼受善座

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

人受善既見善多遂即開門令王軍

入王曰我已奔捨却此軍境諸釋迦

子任情誅然衆聞教已便樂四兵極

敵震天而聲地隨軍誅戮無惡感

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衆屬

起極悲憤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

之所自言大王當與我領王曰汝須

何須自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

諸釋種我我不能捨汝之家屬惡志

當出若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

我身未出已未吞屬皆故王聞是語

目視諸目諸目自王此大名者是先

王親友乞其所願王言若余少時今

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慙善屬憂

惱種心疾往赴池自沉水底即以頭

致繫者樹根固而而死時諸釋種於

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求

學國或往泥衣摩或往其餘聚落城

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

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九

入北門出東門入諸目見已而白王  
曰今時種種皆自燒棄以何得知諸  
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  
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  
知彼已命過王加廣路即告目曰可  
設高座設其身上躬自瞻望若我不  
見人血橫流應波街巷者我終不能  
身離此座即登座遙望諸身使人放  
鞭之時法舍血少諸目識曰仁等應  
知今此惡王作大罪業自為要契望  
血橫流何處得有如此之事宜取紫  
碑者今色赤盛滿千瓶當街傾瀉觀  
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  
至惡生遙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  
命望足宜可歸還時惡生惡人狂殺  
釋種七萬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  
諸者我教如是諸賢善已速將釋種  
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  
外道住處苦母自育此等千人皆是  
惡家何不怨殺王曰云何當殺答曰  
令群象脚踏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  
力撲象令倒手擊者之苦母見已白  
惡生曰大王是此勇健人不王曰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九 雜事

見答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  
於王言有實若為殺之若曰掘地作  
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杖磨之令碎時  
有二童子六至佛所亦時世尊欲令  
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  
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燭熱而將殺釋  
種時佛極痛即告阿難隨口咸水  
滿鉢持來我時阿難隨口授鉢水  
是時世尊以額上汗雨三滴許置水  
鉢中即便烟出震叱作聲如以熱鐵  
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  
住此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來報  
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園時諸惡生  
見此事已成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  
因何索故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  
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罪犯  
被惡生惡生報罪誅世尊告阿難  
隨口汝今可去告諸惡生惡生集在  
外道園中我當為說惡生惡生殺諸  
釋種先業因緣事者受教即往白象  
舍時世尊與諸惡生行詣彼園時有  
婆羅門於其中路遇見世尊作如是  
語善哉善哉惡生多造惡業擇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九 雜事

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  
是惡生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釋  
種無罪枉為屠害佛至園中見彼放  
磨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  
皆涕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敷  
座就之而坐告諸惡生曰劫比羅城  
皆釋種子已經三度放他屠殺出大  
叫聲普為漁人然諸魚類復於聚落  
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然尚  
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志  
慈願曾聞見諸有殘師屠屠之類以  
共自業活命之事能得為馬車步威  
嚴威威不諸惡生言未曾聞見如此  
之事佛言善哉善哉我亦未曾聞見  
斯事現射之徒得有如是威威兵象  
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  
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為馬車步威  
威威威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等  
貪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  
人故白斯不獲為馬車步及諸財物  
汝等必當殺害生惡所右衆生惡眼  
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年及諸財寶  
何況惡生惡生始造然彼學人具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九 雜事

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威為馬車步  
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滅無有  
是虞汝等當知德羅城如者觀  
所願視慮惡當滅城與城亦余七日  
之後惡業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  
揚聲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  
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  
為患惡心宜況其餘合議之類

時諸菩薩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諸世  
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  
力現無怨犯被惡人惡生枉見誅戮  
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痛佛告  
諸君當依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  
業受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合會成  
熟之時如瀑流水不能止過無代受  
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各還自受  
受等必苦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  
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河  
入河汙泥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  
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  
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煩然者  
肉便嫌懶何所用為或云且無一魚  
弊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然一者

佛說阿含經卷第九 第六品 誦

其肉亦堪可餐於挂安在水中勿令  
命斷須臾之時生取而食咸言可食  
即共分別魚受是苦大則聲是時  
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  
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主  
橫加劇苦當求之世此等生處我亦  
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救之汝等若苦  
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母是  
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此五  
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今被忘  
生苦母掘地埋身抗以鐵索令諸釋  
子受大苦惱諸釋子皆當時隨  
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  
是由見無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  
彼業故我雖得無上菩提然猶受  
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報無  
邊切德者亦同彼等受其餘戲  
復次汝等必當思更諦聽劫比羅城  
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  
百群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  
者聞上而往賊後令下長者不下賊  
又語太若不下者今汝惣失長者報  
言我寧受死於不能下賊便獲樂欲

佛說阿含經卷第九 第六品 誦

火燒間熾火上應受焚燒苦長者作  
念我無德犯令受苦於未來世遭  
沒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必  
當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苦母  
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此賊  
徒無二長者今此二人亦還殺彼是  
故汝等作惡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  
難報得淨報是故汝等應捨黑報二  
第勤白業當如是思時惡生王然  
釋子已往至羅伐城欲入城時適多  
太子於高樓上與諸婢女奏妙音樂  
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  
答曰適多太子王曰是來即承命至  
貴曰我討汝家非常獲苦汝何於此  
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害大王誰是  
惡家王曰却比羅釋子即是我惡太  
子曰若釋子之為者誰為善友王問  
是語便大瞋怒告諸目曰此亦與諸  
釋子為當急可誅戮諸目即受命終  
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樂南諸  
未盡天中妙樂勝次受之余時世事  
從宜與教而說頌言

佛說阿含經卷第九 第六品 誦

自知其害由先業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更復受樂於餘趣  
余時具壽阿難隨問佛說已白佛言  
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  
隨其適多太子無有惡犯故惡人惡  
生狂見諍戰人聞勝報而猶未盡天  
中妙樂勝於受之我緣此事故故斯  
頌時阿難應然信受後於其時惡  
人惡生與諸婦女在宮殿中便自誇  
讚和我大力勇健雖當所為究竟於  
此世間有相以不于時惡生所將五  
百婢女聞其語已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為戒所拘束汝今盡誅戮  
自讚故同焉  
王問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恚亦  
即以頌告諸目曰  
誅殺留龍女於我生雖幸速自裁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目等知將五百婢女於波吒羅  
池邊截其手足因戲為裁手足池  
諸經首士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  
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婢女被截手

無量經行有頌云如斯頌義第九卷五經

是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  
等今時諸苦過身痛切難堪世尊大  
慈哀憐不棄惡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  
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  
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  
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  
銀鐵皆知佛意若起世心乃至聲  
聞獨覺不知佛意况緣舍識而能得  
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會支天女持  
衣及水來至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  
已會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河  
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  
百婢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  
百天衣往無熱地處以耕取水來至  
佛所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  
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性  
慤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  
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余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婢女  
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  
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余  
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釋  
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九卷五經

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起  
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  
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  
王宮於世尊處生尊重發淨信心  
時彼五百婢女便作是念我若不往  
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  
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  
璎珞光明殊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花  
所謂吐鉢摩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施利花身施摩花過初夜分來詣  
佛所天花供養禮足已在一面坐  
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輝奕同遠  
照曜遊多園林余時世尊隨諸天女  
意樂根性為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  
諦理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持摧破二  
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諸已  
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經  
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象沙  
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  
世尊告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  
中拔濟今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  
益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起越骨  
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持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九卷五經

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  
僧寶及五學履始從今日乃至命終  
不飲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事證知  
我是如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  
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永閉三惡道得生勝妙天  
長歸淨勝路我依世尊故今得清淨眼  
經見真諦理當盡苦海際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過我遂今得過  
我以莊嚴身淨心礼佛足右繞除惡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  
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  
健者降伏諸怨如重惠人除去衆病  
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  
菩薩聞是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此五百釋女皆作何業由彼盡力於  
此生中無有能犯惡人惡生枉殺手  
足及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解  
真諦理佛告諸菩薩彼諸釋女所作  
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  
所有罪報各還自受汝等若善乃性  
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

釋尊號曰有德壽壽九十九歲時

世尊名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  
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菩薩尼常於學  
無學若善尼邊作微少職足之官而  
為罵詈由以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  
地獄受燒然苦復與餘業五百生中  
常執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  
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  
作惡善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  
聞法誼見諦理證等志若此皆由業  
廣如上說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  
記已還惡生履彼便問曰世尊於我  
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來說言憐愍  
釋迦太子當破滅我超七日惡生若  
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  
時惡生聞彼所說極懷怖懼而  
住若母見已同言大王何故懷憂王  
言若母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  
言記我及汝於七日後猛火焚燒墮  
在無間大地獄中若母對曰大王如  
七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  
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善得事河泥沙

釋尊號曰有德壽壽九十九歲時

門番春摩所有親族被王誅盡寧無  
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為呪咀王  
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土  
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  
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速將將官  
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若  
母自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堂  
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  
今日安忍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  
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環視諸官人等  
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登  
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懷枕上  
而白嚴飾要去天明日光忽現照  
寶珠便即大出曉共偕往臨上騰  
即被問諸官人等四散逃走惡生  
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  
開其尸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  
燒苦極苦心告苦母曰憐我今  
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  
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候火熱叫便  
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若令時世  
尊即說頌曰

釋尊號曰有德壽壽九十九歲時

自知此境由惡業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若樂皆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更復受若於餘趣  
余時具壽阿難隨佛說已白言大  
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電  
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  
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說此頌  
廣如上說

時慈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  
理落深淵嚴身之具諸婦女等見即  
帝泣心懷憂惱即自念去彼諸人等  
生存之日敬重東僧豆時此物為彼  
連相奉施東僧即持布施時六眾志  
當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  
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自言  
聖者我等不欲觀見斯物故施仁等  
聖者愛心今還令我起若追念六眾  
雖然足諸慈惠以緣自佛佛作是念  
由諸慈惠身者理路及諸理到并金  
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則諸慈惠  
但是嚴飾難利之具志不應若若有  
者者得趣法耶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三

出家有五利不獲錢投學大眾經伽陀

出家有五利不獲錢投學大眾經伽陀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  
妻妻求久欲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  
親族及以財物悉皆喪盡便作是念  
我今年老不能求利錢財受用加以  
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  
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  
不能求利錢財產盡親族喪盡今欲  
出家妻答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  
夫報言余即往遊多國中詣諸善所  
札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  
賢首斯為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  
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棄出家云何  
為五一者我得利不共他是有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早晚  
之人被地使使脫出家後受人恭敬  
讚揚札耶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  
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四者從此今當生天上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  
聞眾諸勝人稱之所讚歎是故智者  
於善法應求出家世今發心斯為

出家有五利不獲錢投學大眾經伽陀

善事時彼為善即與出家并受國具

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應不  
養廢室羅伐城厚所寬廣是佛境界  
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  
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之一女人形似  
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妻  
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既出家宜仁  
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遊多林  
未久時聞自部族聚聚我與故  
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  
金聽許時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答  
言可余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  
處其妻遙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  
來聖子即欲捉衣提鉢慈母曰賢首  
欲何所為答曰欲捉取衣鉢慈母曰  
勿觸衣鉢問曰何故答曰我奉部族  
欲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  
防心我直相障即捉衣鉢數座令坐  
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為妻曰欲為  
洗足答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  
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答便與  
洗足後將油來塗足足足慈母見問  
答言塗足慈母曰汝勿為塗問答同

出家有五利不獲錢投學大眾經伽陀



前耶波跋耶誠我護心彼問聖子澄  
自防心又將食米欲同盤食問曰何  
為答曰雖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  
食必蓋不許問答同前耶波跋耶白  
言聖子速來我因願少暇思必蓋既  
洗足已即便卧鳥時彼即來欲同覆  
卧若若曰汝欲何為答言聖子我同  
卧來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答同前  
若蓋不許即來抱觸甘是觸毒被庫  
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  
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  
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  
可使眾人知之諸必蓋等定當擒逐  
還來我妻作是念已自言聖子不可  
宜去可將多少雜直月滿隨行若若  
曰我不合授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  
曰我今欲討使不觸者即便以物繫  
錫杖一報官將去必蓋即持錫而去  
至室羅伐城六衆若若常法守門不  
令空過時耶波跋耶門首經行通見  
彼若若來頭似鵝象眉長垂下見已  
便念是何尊者而來於此應可相迎  
即進前行唱言善來善來尊者時若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九 第十誦律

華報曰敬札敬札同達利耶時耶波  
跋耶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志  
蓋不知耶波跋耶不識阿達利耶我  
今問彼使何而來耶波跋耶曰老實然  
何而來答曰阿達利耶我者故二來  
耶波跋耶曰汝是善人情存恩念舍  
昔恩昔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若  
若常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波  
存宿恩得見妻不答有我見又問曰  
得安親耶報云承承覆護甚得平安  
汝錫杖上是何等物答曰妻為道中  
與我共齒耶波跋耶曰老實汝甚福  
德徒見妻已得此利來復作是念看  
此等客應有別事我今應以軟語問  
之其摩訶羅志性懷慈直所作之事具  
向說之耶波跋耶曰汝所作者更可  
具向耶波跋耶及說彼聞歡喜彼至  
師邊一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若若  
是諸若若以緣白佛佛告諸若若彼  
莫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  
為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沒等  
若若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為說  
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九 第十誦律

經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九 第十誦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殊

三藏法師慈覺奉製譯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比丘名曰歡喜  
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  
定故時人稱為住定歡喜將欲入定  
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  
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生其膝上  
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為大毒觸即  
害人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  
共行雖已如毒箭入習心懷憂念云  
我惡取毀清淨行作姪淫事即可還  
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  
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  
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二俗  
即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跪泥泥  
悲泣往詣佛所命時世尊與無量百  
千苾芻大眾演說正法遙見彼來便  
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必當言善來  
善來者彼恒然面便即命終作是念  
已告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告  
言大德世尊我先歡喜今非歡喜佛

言汝有何過作此語耶答言世尊我  
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姪淫事雖造此  
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  
能終身受學處不捨言大德我能受持  
今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  
喜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破羅布  
迦汝等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  
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歡喜學處捷雅  
言自復問眾既集已令歡喜苾芻過札  
僧已於上座前誦誦合掌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  
毀清淨行作姪淫事乃至無有少覆  
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  
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  
身學處更應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  
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可不聞履住  
是一苾芻為作羯磨

歡喜苾芻有欲與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

清淨行作姪淫事乃至無有少覆藏  
心此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  
處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  
諸具壽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  
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  
歡喜苾芻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然故我今如是  
持佛告諸苾芻授學之人所有行法  
我今當說授學苾芻不應受住本性  
苾芻苾芻恭敬禮拜迎合掌不同一  
匪凡生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  
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  
家不應將住本性苾芻為伴設同  
去者今彼前行不同室宿不與他出  
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我  
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老作  
東羯磨人亦不老教誡苾芻尼設老  
不應去尼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  
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  
令不同長淨及過意壽存至晨相常  
須早起開諸門戶取學燈量量掃房  
院以新牛糞塗地塗拭可於房上亦  
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茶勿令闕

歡喜苾芻有欲與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

事所須之水可通寒溫於水實嚴洗  
今湯藥為捷神數座席可備眾花燒  
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託項讚歎佛  
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  
須持扇扇諸坐九秋座時於大石  
簞下在床或上香受食時令心安靜  
食了時為取脫席所有食器置於  
本座掃淨食座極於眾中告知日數  
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  
大眾人人咸可用心為造寺施王及  
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  
施主應統經中攝施妙項若自不能  
請餘人作餘日準知時諸若共分  
房舍不與授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  
養佛言應與其授學若若不修善品  
佛言應併此之行法乃至斷盡煩惱  
以求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若若  
如佛所勸次第作已歡喜若至舍  
應應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  
經阿羅漢果三昧六通具八解脫得  
如實知我生已盡先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執空刀  
割香塗愛情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 第五十

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擇梵諸夫志  
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  
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慮更  
行應隨大小次第而生與住本性人  
而為共住  
緣在王舍城時吳毒摩騰陀婆徒  
出家後常嬰疾病有同梵行者未問  
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答言具  
壽我常病苦罕有安樂問言何苦答  
言患數同此服何藥答言曾吸藥烟得  
藥時諸若若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  
聽吸烟治病若若不解安樂大上直  
介吸烟烟不入口佛言可以兩枕相  
合座上穿孔於中著大置藥吸之若  
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簞篋以竹作此  
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汝  
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  
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拈勿令尖利  
亦勿盡意置枕孔上以口吸烟彼既  
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輕棄可作  
小筒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  
今燒烟抽為牙杖上或咒竿上鐵使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 第五十一

生垢佛言應以糝油塗拭後於用時  
洗拭辛若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  
燒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目 垂髮老病 應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  
詣醫人教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為  
療方答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早復  
答曰佛未聽許賢首聖者世尊大悲  
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醫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應作佛既  
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為  
湯還白盤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  
知當用何藥醫曰聖者我亦不知何  
藥然曾讀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  
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為說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蓮花果  
及皮木等共煮為湯洗身除疾諸苾  
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青油  
摩彼便多塗膩汚衣服佛言以湯洗  
指之復無顏色佛言洗了時於其  
湯內置一兩淨油令身潤澤又具膏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 第五十二

畢障陀婆提有清乃至其室問言何  
苦答言我患鼻中流出膿問此膿何  
藥答曰曾為濯鼻大德今何不濯答  
曰佛未聽許時諸婆提以綠白佛佛  
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綠油濯鼻若  
第直令傾置鼻中感行身體佛言不  
應如是若當復用藥成而濯事猶未  
好佛言不應用藥又於小布中濯有  
過問前佛言不應以小布濯可用銅  
鉢及錫作濯鼻筒若當便為一紫佛  
言應作兩紫彼作失利及以惡惡佛  
言勿令失利惡惡必苦不淨洗手濯  
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濯鼻  
中又復畢障陀婆提應渴甚若未問  
仁有何疾答言患渴無物飲水白佛  
佛言當飲水銅鉢  
又復畢障陀婆提有諸親族來就聽  
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障陀  
婆提說甚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  
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  
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著取若其  
聖者畢障陀婆提得來至此為我說  
者當聽之夫便為請答言賢者我

身有病不能詣彼答曰聖者我取藥  
來報曰佛未聽許必苦難時諸婆  
提以綠白佛佛言由是緣故難時婆  
提有病難時佛已時畢障陀婆  
提即便乘轎將諸弟子詣彼難時  
六眾婆提在路遇見問諸弟子言  
聖者難時曰是我解脫脫畢六眾曰  
世尊難時婆提乘轎答曰難時又  
曰世尊大慈知諸弟子身不柔軟不  
能徒步所以難時六眾必當手相  
謂曰我事亦可在履好轎至第二日  
以妙螺毛及諸鈴鐺莊飾之具乘  
轎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  
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報曰世尊難時  
乘轎報曰豈沒沙門尚受欲樂乎六  
眾然難時婆提以綠白佛佛言無  
病若苦若難時者得越法罪有二曰  
緣方得乘轎一者年老衰耄二者  
帶病無力  
緣在室摩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  
共無信婆羅門詣遊多林園處處  
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長者  
沙門擇子極不淨潔花果樹下而  
便

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  
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談  
之際忽見一摩訶摩羅若以衣覆頭  
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  
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者此婆提以  
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時長  
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婆提以  
綠白佛佛言若苦不應於諸樹林下  
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脫  
問已諸婆提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  
便利來逼以護戒故抑不便轉更相  
餘疾時諸婆提以綠白佛佛言若苦  
道行若至大林應隨意便轉佛脫聽  
許道行林園而作便轉時有婆提在  
茶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  
中被炙辛苦時諸婆提以綠白佛佛  
言但是荆棘林下隨意便轉其罪輕  
難陀復以大便汚他茶園佛制若苦  
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婆提往  
無草處便轉其罪微難陀時諸長者  
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擇子大  
好儀式若果一食亦一屢便轉時諸  
婆提以綠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

諸菩薩作廁彼使寺外作夜出佛長  
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  
寺內應作諸菩薩不知何處應作佛  
言處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  
作佛言有二種一者直舍二者傍  
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廟在其中言  
傍出者於房後簷下傍出周以板  
障令廟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  
著餅處廟安門扇并須換居外置木  
殿入時應著時一菩薩入廟後有菩  
薩重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廟時須  
彈指告眾其在廟者亦應如是廟板  
及氣佛言應為五次洗拭令淨置茶  
土等勿損壞並諸菩薩以手洗廁心  
懷應佛言但直過水以掃簷指不  
應用手時諸菩薩廁內洗手足久待  
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處彼使速置  
佛言近者由是我今聽諸菩薩若作  
廁時所須雜物皆可作之佛觀作廁  
時諸菩薩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  
便者不得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  
別作小便之處諸菩薩不知何處佛  
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 第十卷

皆如前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四

水餅和淨餅 願世尊是善 已漸尼忍時  
敬請俱聞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菩薩門  
為渴所逼欲飲水行入寺中至菩  
薩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菩薩持餅  
餅水令飲菩薩門見已問言聖者此  
餅為淨為是觸耶答曰是觸若何  
然持此授我報曰餅在一處我遂將  
來報言聖者淨餅兩餅不應淨餅別  
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  
請其渴之並非觸耶答曰淨餅水不  
能捨之而去菩薩以緣白佛佛言大  
眾應可置淨水餅供渴乏者佛言大  
眾置淨水者時有長者問佛許已多  
以餅施於寺內其所以者即便持  
去或中國人及諸俗徒隨意持去  
菩薩見時不為遮止未久之間餅皆  
盡時諸菩薩告彼施主曰仁所捨品  
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  
多焉因何速盡菩薩以緣具報施主  
彼言聖者諸凡俗人我无不與何不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 第十卷

遮止令其捨棄時諸菩薩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同眾應遮

障菩薩人佛聽許已時諸菩薩不為  
簡擇隨意便老佛言有五事即不應

老云何為五若有愛惡情癡亦復不  
知所有器物與不藏便有五事應

若若無愛惡情癡善知器物藏與不  
藏應如是老集眾同前對眾應問汝

菩薩某甲能為大眾作掌器人不從  
言能者令一菩薩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菩薩某甲與僧伽  
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今老此菩薩某甲為眾作  
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

聽此菩薩某甲與僧伽作掌器物人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老此菩薩某甲為眾作器物人若僧  
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老此

菩薩某甲為眾作器物人若僧伽時  
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老此菩薩

某甲為眾作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  
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老此菩薩某甲

為眾作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  
伽應許僧伽今老此菩薩某甲為眾

作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  
許僧伽今老此菩薩某甲為眾作物

器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  
伽今老此菩薩某甲為眾作器物人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老此菩薩某甲為眾作器物人若僧

應安經弄佛言皆須取取必善不善  
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為庫貯慈  
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來請佛  
及僧於三月內為辦供養便作是念  
我今供養不從徒他求諸器具我當  
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品於三  
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  
眾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眾僧  
慈便將此器內凡器庫中手相板觸  
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  
時有渴乏婆羅門來入迦多林到  
慈便告言宜者願與我水慈甚即持  
水罐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何  
所為慈曰我無舊水自可取用婆羅  
門曰仁等佛應一切眾生若能豫辦  
少多飲水極為善事慈甚報曰佛未  
聽許時諸慈甚以緣白佛佛言大眾  
宜應豫安淨水慈甚聞已隨處安置  
或在中庭或居房內前門側今水  
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  
慈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  
寺門東邊作貯水堂中開黑佛言  
應安處階地上有泥應以磚砌并洩

水今出應安門前并安鉢居貯水  
況不應置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  
以磚砌以物支勿令傾側水雖不  
淨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  
以瓶等并諸雜草洗刷仍有臭  
氣佛言應置多器更平盛水一分安  
水一分置於連於日中曬曝佛言除  
履令乾使不蓋口土入坑中佛言應  
須置復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  
觸坑時頻頻洗手取有香德佛言若  
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  
以乾牛糞屑指手去膩亦得佛既聽  
許豫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  
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履所須之物  
皆應豫辦  
佛在迦比羅城多樹園時大世主  
慈甚尼為答與慈甚屬慈甚尼有五  
百人來詣佛所頂禮足足連生一面  
佛為說法于時世尊忽憶世尊時大  
世主為答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考  
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慈甚尼聞  
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  
所願有地上佛又見神聞五百慈甚

尼說此語皆共同聲咸說斯願在  
空樂又神問佛亦說斯願如是四天  
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  
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等相  
間皆咸說斯語世尊告大世主喬答  
彌必當尼曰汝今與一切眾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慈甚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間沒此說佛履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來履中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答彌於如  
來履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答彌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札時一慈甚即說  
頌曰  
世主喬答彌 致敬如未足 願奉尼延壽  
劫住化眾生 佛母般重心 發言中札敬  
不應於佛所作如是頌詞  
時大世主喬答彌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讚歎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  
若僧眾復來求難我今宜可入於涅

勝便詣佛所禮足已自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  
然如是善三佛皆然然今時大世主復  
自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善善汝疾入涅槃作此語耶答曰為  
涅槃故如是語佛言既為涅槃就  
是語者我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  
是時五百苾芻尼又自言世尊我等  
意欲疾入涅槃佛告諸苾芻尼汝等  
為涅槃故作此語耶答曰如是佛言  
汝等既為涅槃就如是語我何言  
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及諸  
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  
佛足詣佛禮白言聖者我今意欲  
疾入涅槃佛曰為涅槃故就此語  
耶問佛所說如是復往具壽阿尼盧  
畢怛羅阿難陀乃至諸上座所頂禮  
白言聖者我等意欲疾入涅槃佛  
及諸上座等問曰為涅槃故作此語  
耶答曰如是報言汝等既為涅槃就  
此語者我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  
是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禮  
諸上座等皆還往摩訶本寺中於七  
日內為諸三衆演說妙法既聞法已

摩訶本寺有諸三衆第十卷第十 第六卷

今無量衆生證得廣大殊勝利茲諸  
苾芻尼等各出寺就空閑處隨其次  
第次第而坐乃五百苾芻尼如天時  
大世主善善於即入三昧以勝定力  
隨念所為隨身不現即於東方上界  
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卧入火光定  
即於身內收種種光青黃赤白及以  
紅光一時俱現身下出大上流清水  
身下出水上發大光東方既命南西  
北方亦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世  
主善善於現相無異時大世主復入  
初定從初定起入第二定從第二定  
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第四定  
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  
微塵從微塵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  
有處起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  
非想處起次第進入至初靜慮而般  
涅憍五百苾芻尼皆同大世主善善  
於次第順進入諸禪已亦般涅憍介  
時大地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  
照於虛空中諸天則皆猶如擊鼓是  
時諸有苾芻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  
乃至城邑聚落蘭若林間寂靜之處

摩訶本寺有諸三衆第十卷第十 第六卷

總此相已微念觀身見大世主善善  
於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憍時諸苾  
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般涅憍我  
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  
各隨力持諸香水散大世主善善於  
等般涅憍爾時世尊與憍憍如婆  
迦波大名阿尼盧畢怛羅阿難陀  
等及於聲聞大眾為供養大世主善  
善於等舍利故皆來集會時勝光大  
王與太子諸目及諸眷屬亦為供養  
舍利故來至其處給孤獨長者仙授長  
者故舊長者及鹿子母等與眷屬俱  
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屬  
無量百千皆來集會時勝光王將  
種種寶衣嚴飾之具裝五百寶象復持  
種種香花幢幡寶蓋及諸音樂時具  
壽難陀阿尼盧畢怛羅阿難陀羅  
四苾芻舉大世主置舉世尊亦以右  
手擎舉自餘苾芻各舉諸苾芻尼盡  
舉以慈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平空  
闊之處余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善善  
於及五百苾芻尼所置上衣告諸苾  
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善善於等善

摩訶本寺有諸三衆第十卷第十 第六卷

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  
今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  
香木焚燒其身世尊爲衆演說無常  
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告諸  
比丘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  
變身之勝願言是壽是故若若位  
變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  
法罪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  
言世尊是大世主喬答那及五百  
比丘等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  
十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佛告諸  
比丘其大世主喬答那五百比丘尼  
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欲由自業乃  
至果報還自受

佛等慈愍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攝波如  
來應正等覺十身具足出現於世在  
娑羅樹仙人墮履施鹿林中時彼  
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  
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爲供養彼  
如來舍利起四寶塔繞廣一踰路都  
高半踰路都王有大妃及五百婢女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卷

年既打過王便奔捨自相謂曰何故  
大王今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  
由年老老是故不同時有婢女作如  
是語諸姊妹俱行何事得不復還能  
令爾滿三妃者曰若供養迦攝波佛  
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無善若王  
允許即持種種香花香塗香花等  
檀香寶蓋諸妙香樂諸於塔所廣設  
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禮右繞行遊  
長跪合掌贊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  
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  
身無老相汝等慈愍其王大妃及五  
百婢女者令大世主喬答那及五百  
比丘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令生百二  
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  
必當知皆是自由業力廣說如前  
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今時世尊制諸比丘  
見他變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雖復豐饒無男於年既老  
遺錢財盡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  
無子息應欲出家妻女任意即詣  
多林於此坐禪而爲出家并受圓具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卷

彼於異時佛爲大衆宣說法要時老  
比丘在衆外坐聽要忽聞夫變賣  
諸莊等無有一人發言是壽其妻  
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摠土繞  
著頸向外而棄又願長壽時諸  
井觀其事妻前投佛惡口罵詈言  
聖子仁今何故於慈憐內而爲出家  
此道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衆又由我  
兒願令汝長壽若不令者定被棄又  
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悔衆即奉  
共去時諸比丘告言摩訶羅住此美  
去彼不肯住汝等便提一餅曳之時  
摩訶羅唱言我痛我痛當白佛  
言可問摩訶羅何緣稱痛爲是慈  
提者痛爲是提提者痛若言慈提  
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提者  
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比丘如  
言即問答言仁等所提解痛速放今  
去即便歸舍因與出家近園爲大障  
礙佛言年老比丘當樂長壽如此之  
類見變賣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卷





無信摩羅門諸迦多林時有信長者  
忽然更責諸婆羅門不長壽其不信  
者願百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惡家之  
內生敬信心此迦多林常有五百青  
象乘又由我願言今仁長壽若不  
者定被樂又吸尔精氣不應久住宜  
可早出時諸婆羅門以白佛佛言俗  
人之類皆樂長壽若見時應云長  
壽者諸婆羅門見老者見小者應起一  
乳口云時時若小者變噴大者應言  
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座林中  
佛令五婆羅門正定位於善說法律  
既出家已於受飲食散香之類遮止  
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  
佛言汝等若當有五種可斷食一  
二薑三薑四花五果五種可斷食一  
麤二飯三麥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  
不知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  
魚肉乾脯雜菜之類此若無者可和  
水食凡潤淫滋味尤人色力得舒  
善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根本經二有部一多論事卷第十 第三十二頌

安門扇細孔皮窗中窓內開細扇概  
開居須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婆羅門造作房舍  
不知安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作  
廢定佛言安扇不安門知開閉時華  
佛言應安門細及鑰匙孔開閉時華  
佛言聲處可安皮窗房中黑闇佛言  
應安窓隔近下安置連諸賊難佛言  
不應近下依便加高同前空闇佛言  
不應太高太下應須中窓若作時  
外寬內狹佛言應今內闊外狹有無  
雀入佛言狹細既著網已復不安扇  
夜有蛇蝎等乘入室中佛言宜安窓  
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者轉極上復安  
扇開閉時難佛言應用半甲秋而開  
閉之作小窗又子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鉗及鑄子鐵鉗并木杵釜鉢電五百  
齊置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摩訶薩婆有  
病諸婆羅門問尊者何疾答曰我患  
風疾大德比原何藥答曰我先病時  
以熱鐵鉗置餅水內用此湯水揩洗

根本經二有部一多論事卷第十 第三十三頌

身時便得摩換若如是者今何不為  
報言世尊未許時諸婆羅門以緣白佛

佛言我今開許風病婆羅門以緣白佛  
水洗沐身形開佛許已受諸燒鐵熱  
不能舉佛言應以鐵鉗繫之待熱牽  
出惡當以鐵保幸火中熱不堪投佛  
言願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鉗以  
泥團裹之投冷處牽出置於水中隨  
意用用時諸婆羅門以緣白佛言淨洗  
其鐵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  
婆羅門先燒水後燒淨水佛言先燒  
淨水後燒淨水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婆羅門問摩訶薩婆  
尊者何疾答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  
醫療報言是病我先曾言小溫藥治  
子今時問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  
言答曰佛未許時諸婆羅門以緣白  
佛佛言有病婆羅門應言溫藥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為僧伽  
造立浴室於中大炭隨處散佛言  
衆合一處婆羅門不知用何物聚佛言  
以鐵作鉗佛既聽已諸婆羅門若惡不  
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杵大便燒壞佛

根本經二有部一多論事卷第十 第三十四頌

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人問言醫者我如是病幸為療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為然藥故須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許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毗舍佉摩子母問佛聽諸苾芻言送五百口鐵釜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佛既遣行諸年少者不得佛言應與元釜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卧食飲不消論長者便從借牀席用充卧具病即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毗舍佉摩子母問佛聽諸苾芻及牀即送五百張牀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須當從長者行用已却送長者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受取時毗舍佉摩子母問前送五百口乃至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為淨衣服要須芥用從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應受其芥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牀損忍折從長者借餐用已却送彼曰便與聖者報曰佛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應受其餐

第二門第十十攝頌曰

許介芥三拂竹木鐵諸事下遣遣寺法

說離施頌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牀脚忍折為須斷介從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乃至為衆應受

緣處同前佛在座子母舊國中許諸苾芻營造寺宇及以喇底苾芻造院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拂苾芻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患六后行之醫所醫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若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患六后行之醫所醫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若

者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為下遣

必得除損答曰世尊未許醫曰大歸慈惠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緣聞聽下遣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遣苾芻寺僧房園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五層苾芻不知云何昇上佛言可於門側角頭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石板土苾芻不解下層以木中間用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墮毀佛言下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經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六後



三藏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青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陀問緣

緣在初以羅城多振樹園世尊有弟  
名曰難陀身如金色長三十相短佛  
四相要名難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  
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經  
緯應有無量捨難陀愛情重命為  
期世尊親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  
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為侍者入城  
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  
故金色先其光普照難陀宅中皆如  
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  
定是知來今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  
速迎白難陀曰世尊在門間此語已  
即欲速出迎世尊時難陀羅儀便作  
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  
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  
放世尊已我即却迎難陀羅儀曰共  
作要期方隨意去以莊濯額而告之  
曰此點未乾即宜叩至若遲遲者罰  
金銀五百難陀曰可今即至門首頂

禮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盛滿美  
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陀  
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  
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  
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答曰  
於佛邊取阿難陀曰宜授與佛答曰  
我今不敢輕視大師然隨去世尊  
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  
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  
不吞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  
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  
世尊普行善道隨時於父母師長及  
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今  
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汝與難  
陀剎除驕驕答曰如世尊教即命剎  
跋人為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曰  
汝今知不我當不久作力輸王汝若  
輒爾剎我我者當殺汝彼便大怖  
懼執刀具即欲出時阿難陀隨往  
白佛佛便自去難陀慶問言難陀  
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  
瓶水灌其頂上淨人即剎便作是念  
我今敬奉世尊且為出家事當歸舍

此經有在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第二十五

既至日晚尋路而行今時世尊於其  
行路化作大塊見已便舍難陀羅斯  
成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隨或客致  
死如其命在至晚方行憶難陀羅  
苦通夜今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  
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難陀今作知事  
人即便往報世尊今作知事人問  
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  
可於寺中檢校眾事問曰如何應作  
答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茶當出乞  
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  
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  
章事當為白僧若有香花應行與眾  
夜間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  
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  
聞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  
當作時諸茶蓋於小食時執持衣鉢  
入初比羅城為行乞食于時難陀見  
佛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  
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  
淨厥後我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  
方可言歸故持衣鉢持糞穢還復作  
是念閉戶而去世尊即令開一戶竟

此經有在法苑珠林卷第二 第五十五

更爾餘戶彼戶便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掠寺此亦何傷我當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起小徑佛知其舍從小道來既遇見佛不欲相過路傍有樹枝蔭伍番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耻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慶喜宜令捨離為引接放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毗舍離唐子母園

今時毗舍離唐子母園佛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與佛俱來我暫住札或客得見是時難陀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次第至唐子母家時毗舍離見彼客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札其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其是觸毒近便損害難陀喜性多欲便起淫心遂即流精墮毗舍離上世尊知已化彼不淨令作麤合香油手觸熱之

作如是念何目此處得有如是微妙香油是佛神通變幻香物遂生希有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陀善哉遠原善哉僧伽善哉法幢不可思議能令如此難陀之類耽欲男子授佛法中事修梵行時彼難陀起退悔心豈非我犯眾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難陀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應以皮帶子束勿致礙感佛言多欲畜皮帶子者苾芻不知以何皮作佛言應用三種羊皮鹿皮即便生用遂有臭氣佛言熱之當用洗已曬乾時見女生欲淫意遂乃精液穢汙下裙佛言應為兩枚一曬一看時有精多其皮堅硬應將物熨可安沙土時有苾芻至而嗽食及踐刺床佛言解安屏處淨洗手已嗽食札教後於一時難陀在石上坐憐憐難陀即於石上立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見彼畫石問言難陀汝何所為答言大德我畫難陀形報言具善佛近苾芻作二種事一者習定二者讀經汝今畫此自畫婦形聞已然然迦葉

汝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生佛告苾芻難陀人憐憐難陀罪重其形像足故苾芻不應為畫作者得越法罪

時諸苾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塗香佛問阿難陀何故如來被爪掌觀彼所不著塗香及香泥履地時阿難陀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隨意塗拭不得畫作衆生形像作者得越法罪若畫死屍或作穢像者無犯佛念難陀惡癡癡惑尚憶其妻愛情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見香醉山不香言未見者如是者投我衣角即就投衣于時世尊猶如錦王上昇虛空至香醉山憐引難陀左右顧盼於果樹下見憐憐猴猴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難陀日汝見此瞻猴猴不自佛言見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瞻猴猴比難陀罪誰為殊勝答言彼猴難陀罪是釋迦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勝雅比之千萬倍分寧及其一佛言汝見天宮不香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

便執衣還若鳩王上虛空界至三十三天吉祥庵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難陀即往歡喜因轉身圖應身圖交合圖國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苑園花果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悉皆遍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妙樂無竹散妙音聲靡宇疎通林惟映投慶喜皆有天妙姝女共相娛樂難陀遙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而無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歸家男女難陀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見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難陀授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陀聞已踊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諸天勝妙事不答言已見佛言汝見何事彼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天女不答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羅誰為殊妙自言世尊以孫陀羅比此天女還如香山內以瞎猴推比孫陀羅百千萬倍不及其一

佛告難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

聞已歡喜默然而住

今時世尊便與難陀即於天沒至遊多林是時難陀思慕天宮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陀同座而坐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一履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誦經典阿難陀傳佛言汝告諸苾芻苾芻奉行皆如聖旨是時難陀既見諸人不共同聚極生羞愧後於一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服難陀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咸棄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陀既是我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難陀諸苾芻事容見奔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陀曰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違異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謂我道云何小路答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降欲深聞是語已倍加憂感

今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陀曰汝願曾見捺落迦不答言未見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

獄中今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陀曰

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陀即去先見灰河次至銅樹真屎大河入彼觀察遂見衆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銅拔舌拔齒抉目或時以銅劍解其身或復以斧斫截手足或以半鐵繞身或以棒打殢刺或以鐵鏈粉碎或以鐵網灌口或上刀山劒樹碎擗石磨銅柱鐵林受諸極苦或見鐵鏡猛火沸騰熱鐵洪流煮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之事復有一大鐵鏡然湯沸沸中煮有情觀此憂慍問獄卒曰何因緣故自餘鐵鏡皆煮有情唯此鏡中煮熱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陀唯願生天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終後入此鏡中是故我今然鐵相排難陀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豎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陀者生又鏡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汝見地獄不難陀悲泣雨淚哽咽而出微細聲自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或願人聞或永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

是故現今當承遲解以解梵行勿樂  
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愧恥  
默無所對今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  
獄出至迦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  
曰內有三垢謂是煙欲瞋恚愚癡是  
可棄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今時世尊住迦多林未經多日為欲  
隨緣化衆生故與諸徒衆往占波回  
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  
亦隨佛至往世尊所暫禮佛足在一  
面坐時佛世尊見衆坐定告難陀曰  
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乃妙純一  
圓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  
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為說  
難陀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難  
陀難陀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  
母胎中若父母淨心共為難陀其母  
腹淨月期時至中應現前當知今時  
名入母胎此中應形有其二種一者  
形色端正二者容顏醜陋地獄中有  
容顏醜陋如燒灰木傍生中有其色  
如烟鏡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  
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如白無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一 第三十 竟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應有情  
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  
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如  
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  
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  
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  
鵝速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  
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  
半月一月或有待經久期水方至  
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若形  
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  
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  
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  
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  
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河不入若  
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  
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  
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  
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  
病痰癰或有血氣結結或為寒增或  
為厥癰或為腹痛諸病或產門  
如蛇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  
車輪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二 第三十一 竟

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  
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鵝口常開下合  
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凹凸  
或內有虫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  
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  
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  
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卑賤若  
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  
境處無男女二受亦不愛生

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  
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衆多  
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  
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  
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  
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  
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  
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眾開聲  
作此想已隨業復起十種虛妄  
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  
我昇堂殿我昇林座我入草菴我入  
菴舍我入草菴我入林內我入牆孔  
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  
即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三 第三十二 竟

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時如依胎藏人初動轉不已得有胎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

復次難陀有四辟除當善聽如依青草至乃得生草非是至非雜草然依於草因緣和合處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知父母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至糞非是至非雜糞然依

因緣和合至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知父母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糞生至糞非是至非雜糞然依於糞因緣和合至乃得生身作赤色難陀當知父母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至身作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硬為性水界現前溼潤為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

聖觀音菩薩摩訶薩第二卷之三

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攪乾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沸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

者而便煙燼譬如夏月陰處安睡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著為因更互為緣共相和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熱風

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熱調少糖即以氣吹今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肉身大種地水火風著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身亦非母腹亦非是糞非因非緣但由此等眾緣和合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非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

聖觀音菩薩摩訶薩第二卷之三

人為求大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乃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身之為色更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眾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

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陀誰於有海而生受味則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月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藕如蓮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熱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糖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溼性火界燥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難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則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熱極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

聖觀音菩薩摩訶薩第二卷之三

名為通續從先養生觸彼胎時名類  
部陀狀如細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  
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十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刀鞘口從先養生觸彼胎時  
名日開尸狀如鐵箸或如鉗刺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十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為內開從先養生吹擊胎箭  
名為健南狀如雞攫或如溫石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十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  
所謂兩膝兩腿及兩臂如春時天降  
甘雨樹林鬱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  
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  
膝如春降雨美草生枝此亦如是四  
相顯現

難陀第七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  
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  
膝猶如果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陀第七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

難陀第八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  
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生三

難陀第九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  
二耳二鼻井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堅毅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  
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張胎藏猶如  
浮囊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十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  
曰疎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  
現若母行立坐卧作事業時彼風旋  
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  
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辟如銀師及  
彼弟子以扇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  
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  
膨脹如藕然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  
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致於彼胎內  
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  
作百一禁處

難陀第十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難陀第十三十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  
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  
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  
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  
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陀第十五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脈吸諸  
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  
左邊有五其脈有種種名及種種色  
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或有青黃赤  
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

難陀其二十脈脈別各有四十脈  
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脈於身  
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脈  
各有一百道脈眷屬相連合有八分  
前有二萬後有二萬右有二萬左有  
二萬難陀此八千脈復有眾多孔穴  
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  
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際

難陀第十六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

難陀第十六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名為通續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類  
部陀狀如細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  
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  
名曰開尸狀如鐵箸或如鉗刺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為內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  
名為健南狀如鞋襪或如溫石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  
所謂兩臂兩腿及兩臂如春時天降  
甘雨樹林薈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  
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  
膝如春降雨美草生枝此亦如是四  
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  
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  
脚猶如果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  
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發三

難陀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  
二耳二鼻井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堅韌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  
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  
浮囊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  
曰疎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  
現若母行立坐卧作事其時彼風旋  
轉處處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  
開若向下時即通下水辟如銀師及  
彼弟子以囊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  
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曲曲此風吹胎於左右逆作大小  
略猶如藕然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  
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致於彼胎內

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  
作百一葉覆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  
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  
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  
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  
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陀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脈吸諸  
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  
左邊有五其脈有種種名及種種色

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或有青黃赤  
白豆豉油酪等色更有五色共相和  
雜難陀其二十脈別各有四十脈  
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脈於身  
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脈  
各有一百道脈眷屬相連合有八分

前有二萬後有二萬右有二萬左有  
二萬難陀此八萬脈復有眾多孔穴  
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  
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際

難陀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

難陀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慊然貪之於諸財物無恡著心所造善業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底細合度支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燕不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辭辯分明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報難施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蹲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脇蹲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若生藏下氣藏上生物下鎮氣物上判如縛五處拙在尖標若母多食或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酥或食乾爆極冷極熱鹹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卧跳躑之時急甘受苦難隨當知處母胎中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施誰有

梁以清和黃軒的學生李士鑑主編

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海受斯尼勒  
難陀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  
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爲八所謂  
屋想乘想園想擇園想樹林想林座  
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陀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花儻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  
鮮白淨潔或由慧力令色黑黑或  
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  
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難陀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狀如爪甲令  
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  
難陀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  
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  
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陀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  
具足  
難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  
腹中  
難陀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  
便生三種不樂倒想所謂不淨想臭  
穢想黑闇想像一分說

卷二 第三十五

難陀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趨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雙脚向上特出產門難陀若彼胎子於前身中造衆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緣特欲出時手足攪亂不能轉側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或善醫者以煖酥油或榆皮汁及餘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利若鋒芒內如糞廁黑闇裏微可悉燒中有無量五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爛深可厭患薄皮覆蓋無業身瘡於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齧割兒身自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與死無異難陀若彼胎子吾業所感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苦若難陀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命幾危方得出胎難陀汝可當設當

東京市立大塚南小学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貴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重刊有部毗奈耶律部卷第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三摩沙師身淨律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陀因緣之餘

佛告難陀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切生之時或男或女隨人手內或以衣裏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穢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剥皮近牆而住被穢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咬食皆受苦惱初生亦令以爛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加之杖撻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乳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雖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受應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萬戶蟲縱橫飲食難陀有一戶蟲名曰食難陀依住常食其最有一戶蟲一名杖藏二名義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戶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一戶蟲一名駝逐二名奔

走三名屋宅四名醫藥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曰攝業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蔽口依鼻食鼻有一戶蟲一名還鄰二名遍攝依唇食唇有一戶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戶蟲名曰手圍依臂食臂復有一戶蟲一名手網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一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一戶蟲一名連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一戶蟲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一戶蟲一名有惡二名大惡依胃食胃有一戶蟲一名裸貝二名裸口依食食食有一戶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一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一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骨食骨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大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部卷第十二

曰未至依牌食牌有四戶蟲一名水命  
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  
牌食牌有五戶蟲一名月滿二名月  
面三名暉輝四名輝面五名列住依  
右腸食其腸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  
左腸食其腸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  
名穿後三名穿堅四名穿住依骨食  
骨有四戶蟲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  
名重雲四名氣依脈食脈有四戶  
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慈箭四  
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  
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熱藏食熱藏有  
四戶蟲一名蠶口二名蠶口三名蠶  
口四名蠶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  
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  
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  
二戶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腔食  
腔有二戶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腠  
食腠有一戶蟲名曰惡根依脛食脛  
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雖隨  
如此之身甚可厭惡如斯色類常有  
八萬戶蟲日夜嗽食由此令身熱喘  
氣疲瘦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

聖嚴初集卷第二第三分

憂愁悶絕衆滿現前無有良醫能  
為除療難施於大有薄生死之中有  
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安樂復為諸  
神諸痛之所執持所謂天神鬼神八  
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遍佈眾記  
及諸貪欲諸鬼所持或為日月星辰  
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遍惱身心  
誰可具說

佛告難陀難於生死樂入母胎受胎  
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  
妄生妄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  
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  
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  
童子漸至成長憂愁患難衆所逼  
無量百苦纏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  
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急使求死  
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難得暫住必當  
謝滅難施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  
樂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  
死三所救送往空因是故當知生苦可  
樂來世資糧應勤積集勿作放逸樂  
將梵行莫為煩惱情於諸利行法行功  
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自觀身身苦

聖嚴初集卷第二第三分

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退  
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別離隨  
善惡華越於後世難施壽命百年有  
其十位初謂嬰兒位則於極極二謂  
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  
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成年有智  
識六謂成就就善思量巧為計策  
七謂漸衰善知法武八謂將還衆事  
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  
是當死位難施極樂大位略說如是  
計惟四月以爲一時百年之中有三  
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  
月總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地  
有二十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  
百半月總有三萬六千會晝夜一日系  
食物有七萬二千度食雖有絲不食  
亦在其數不食絲者所謂煩惱不食  
遺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時持齋持  
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  
集數有八許并飲母乳人今百年我  
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救汝應生  
狀難施如是生成長大身有衆病所  
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手足疥

聖嚴初集卷第二第三分

癰癤狂水腫欬嗽風黃熱瘧衆多  
病支節痛苦難陀人身有如是病苦  
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瘡  
病百一瘰癧病總有四百四病從內  
而生難陀身如癰瘡衆病所成無  
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常空元  
我恒近於死取壞之法不可保愛難  
陀凡諸衆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難  
哉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瘰  
癧如鐵相被鞭打持楚飢渴困苦寒  
熱雨雪蚊蠅子風塵猛獸及諸惡  
觸種種諸惱難量無邊難可具說有  
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難苦中憂樂沉  
沒諸有所欲苦為根本不知棄捨更  
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  
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  
苦受別離苦惡憎會苦求不得苦五  
取苦四威儀中行立坐卧亦皆是  
苦若常行時不立坐卧即受苦樂  
若常立時不坐卧若坐不行立卧  
若卧不行立坐皆受苦若而安樂  
難陀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  
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更如來

摩訶薩婆經卷第二 第六分 貪

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  
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  
知足淨生厭惡勤求解脫難陀於善  
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  
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  
惡趣饑渴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  
難忍之苦  
復次難陀有異四種入於母胎者何  
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  
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  
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  
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  
夫有情性受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  
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恆思實直不  
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更受  
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  
未或是一闍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  
命過時雖苦未過受諸痛惱心不散  
亂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  
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  
起常與諸痛作伴止履難陀應知此  
身恒是一切不淨處宅體非常住是  
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微

摩訶薩婆經卷第二 第七分 貪

開筋脉相連通諸孔穴腦實骨髓共  
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處  
中不淨充滿膿毛爪齒分位差別執  
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  
涕唾穢汗流行黃水痰癆爛壞膿  
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尿管可惡及痔  
重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  
生熱二藏蓋以薄皮是謂行廚諸  
觀察凡食飲時牙齒咀嚼淫以滋  
咽入喉中體腦相和流津膈內如大  
咬枯骨妻生多想食至膈間嗔逆  
上還復却咽難陀此身尤從羶穢  
顛部隨閉尸健向終羶穢不淨穢  
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  
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穢井常以鹹  
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及壯  
火燒炙身根不淨糞錫常嬰熱苦  
母若行立坐卧之時如被五縛亦如  
火炙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陀彼胎  
雖在如是糞穢坑中衆多苦切由利  
根故心不散亂復有一類薄福有情  
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  
力故或由母食熱酸酸甘辛苦味

摩訶薩婆經卷第二 第八分 貪

不善損改或欲飲水過量或多行戲  
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  
被打破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  
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  
有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  
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塗  
手內穢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  
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陀辭  
如切小男女人以利刀割破皮肉散  
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  
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  
念不散難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  
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  
風今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剛苦欲  
出母胎身體青瘀如初難可觸  
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  
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劍塗  
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難陀此苦  
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於母腹中知  
入住出悉皆是苦難陀誰當樂入如  
是胎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九位

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  
其心質直不為放逸少有智慧臨終  
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來或是  
一來或是一闍此人先修善行臨命  
終時雖苦未遍受諸痛惱心不散亂  
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  
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  
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  
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  
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陀  
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  
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廣說如上  
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  
命終時眾苦未遍難陀受諸苦心不散  
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  
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  
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  
類凡夫有情樂受淨戒不修善品常  
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  
逸無有智慧貪財慳吝手常拳縮不  
能舒展廣說如上恒有希惡心不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位

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懼諸不善業皆  
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  
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  
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難陀是  
謂三時甘苦正念廣說如上難陀此  
諸有情生在人中難有如是無量苦  
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  
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墮落有受  
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  
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  
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是難云  
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  
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解喻  
鬼趣者性多瞋患無柔軟心諍訟然  
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  
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性被障  
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善行無  
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淨行行手相  
食飲強者徒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  
若死皆在閻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聚  
或時暫明所謂蜂蝶蚊蠅蠅蛆蟲  
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聞  
由彼先世是惡藏人不聽經法忘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一位

諸意貪著五欲違眾惡事生此戲中  
受惡迷苦難施復有無量無邊傍生  
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龍  
龜鼈黿蚌蛤蝦蟇之類由先世常  
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施復有無量  
無邊傍生有情開屎尿香塗往其處  
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鴿犬鴉鵲鷲鷯  
烏鴉鳩鵒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事  
所招受如是報難施復有無量無邊  
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  
飲食所謂為馬駝牛驢騾之屬乃至  
命典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施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經縱  
燒然極大炎熱無一衆生不被燒者  
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  
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施云何  
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差  
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  
然無一得免難施懈怠之人多受眾  
苦煩惱要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  
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  
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觀與  
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肉筋骨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五 第一二八

血脈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  
懈怠未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  
難施我不共世間作諸淨論然而世  
間於我強為辯論所以者何諸知法  
者不與他辯難我我所共誰為辯由  
無見解起要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  
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施我所言  
說有差異不難施言不也世尊如來  
說者無有差異佛言善哉善哉難施  
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  
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  
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  
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  
逝世間群萌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無信常與諸  
根而為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益  
事不修難者慳作難施且止如斯智  
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而見而觀察  
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  
施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  
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  
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答摩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五 第一二九

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  
之法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  
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  
成就正念而住自為洲渚自為歸處  
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  
別歸處難施云何甚苦自為洲渚自  
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  
渚無別歸處如是難施若有志善於  
自內身隨觀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  
了於諸世間所有志惱常思調伏是  
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外  
身亦復如是難施次於集法觀身而  
住觀滅而住復於集滅二法觀身而  
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  
但有見或但有念無依而住於此世  
間知無可取如是難施是謂志善於  
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為觀  
亦今次觀內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  
觀內心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  
外法及內外法而住勤勇繫念得正  
解了於諸世間所有志惱常思調伏  
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二法  
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五 第一三〇

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於此世間  
知無可取如是難施是謂蓋苦自為  
洲諸自為歸處法為洲諸法為歸處  
無別洲諸無別歸處難施若有大天  
秉性質直遠離詭詐於晨朝時未至  
我所我以善法隨教示彼至暮時  
自陳所得善以法教且陳所得難施  
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  
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獲護  
觀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靜能證  
善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  
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常  
修學於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  
當獲勝果無為安樂愛他供給衣食  
財具病藥等物令其施主獲大福利  
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施應當  
修學

聖弟子眾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

聖弟子眾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  
於我我在色中不言不也世尊於  
汝意云何愛想行識是常無常大德  
皆是無常難施難施既無常為是不  
大德是若若無常若即變壞法我諸  
多聞聖弟子眾計受等是我我有受  
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言不也  
世尊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  
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廣若細若勝  
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  
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  
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  
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廣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  
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也非在  
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  
若我多聞聖弟子眾如是觀察於色  
狀應復於受想行識亦生厭患若狀  
患已即不添著既無添著即得解脫  
既解脫已自知解脫作如是言我生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今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施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增有

聖弟子眾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

漏心得解脫今時世尊重說如他告  
難施曰  
善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當修妙觀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志欲度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受念 貪名者利養 難施汝應捨  
勿親近在室 及於出家者 舍起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丸  
肉胞生明戶 明戶生健南 健南漸轉受  
生頭及四支 眾骨聚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額骨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臂骨并鼻梁  
臂骨與咽喉 皆有十二骨 眼骨有四骨  
肩骨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皆有五十骨  
項骨有八骨 脊骨三十二 此各有機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總  
三三相續連 二相約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腰足 合有五十骨 總三百十六  
支柱於身內 骨節相拘鎖 合成眾生體  
實諸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維縷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菓舍  
無權唯骨立 血肉過塗治 同機關木人

聖弟子眾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



亦如幻化像 應觀於此身 筋脈更經結  
澤皮相量 九處有膏門 周遍膏液溢  
屎尿諸不淨 臂如膏與膏 咸諸般支等  
此身亦如是 難極滿其中 運動骨機關  
危脆非堅實 愚夫常愛憐 智者無染著  
涕淚汗常流 膿血恒充滿 黃脂雜乳汁  
腦滿髓髓中 腎臟痰瘰流 內有生熱藏  
肪膏與皮膜 五藏諸腸胃 如是臭爛等  
諸不淨居同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惡家  
無識航欲人 愚癡常保護 如是身穢身  
猶如朽城郭 日夜煩惱逼 運流無暫停  
身城骨欄幹 血肉作塗泥 貪饕貪瞋癡  
隨處而莊飾 可惡骨身城 血肉相連合  
常彼愚知識 內外皆相煎 難施汝當知  
如我之所說 晝夜常繫念 勿忽於欲境  
若欲遠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脫處  
速起生死海

教心奉沐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因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第八十頌

復斯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說已 咸皆有疑 為斷  
疑故請大師曰 大德難陀 苾芻先作  
何業 由彼報得金色之身 具三十相 以  
自嚴飾 望世尊身 但少四指 於姪欲  
境極生愛著 大師哀愍 於生死海強  
拔令出 方便安置 究竟還歸 唯願為  
說 佛告諸苾芻 難陀 苾芻先所作業  
果報成熟 皆悉現前 廣說如上 即說  
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沙等諸苾芻 過去世時 九十一劫 人  
壽八千萬歲 有毗鉢尸佛 如來應供 正  
等覺 明行足 善逝 世間解 無上士 調  
御丈夫 天人師 佛世尊 出現於世 與  
六萬二千苾芻 遊行人間 至親慈城  
王所 都盧往觀 婆林 即於此住 時彼  
世尊有異母弟 於娼妓境 極生愛著  
其毗鉢尸 如來應正等覺 於生死海  
勸令出家 方便安置 究竟還歸 時彼  
國王名曰有觀 以法化世 人民咸感  
尊榮 安隱無諸詐偽 賊盜疫癘 牛羊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第八十一頌

稻蕪在處充滿 王異母弟 極姪 姪  
王聞佛來住 觀婆林 將諸王子 親侍  
大目及內宮 女人 民姻 從往詣佛 所  
頂礼 佛足 退坐一面 介時 世尊為彼  
王眾 宣揚妙法 示教利喜 得殊勝  
其弟 執欲不肯出門 時大目及子 及  
知友 耨磨之類 詣而告曰 善友 知不  
王及王子 并諸內宮 大臣 人眾 往  
歸尸佛 所躬行 礼敬 聽受 妙法 獲殊  
勝解 人身難得 汝已得之 如何 今時  
執著 姪欲 不肯出門 彼聞責已 心生  
愧耻 便即相隨 同行 而去 時佛弟 苾  
芻 見諸徒侶 共行 而去 問曰 何故 若  
等 將以 一人 共伴 而去 時彼同伴 具  
以事白 苾芻曰 我是 佛弟 昔在 家時  
於諸欲境 極生 執著 幸蒙 大師 強牽  
今出 安隱 將趣 究竟 還歸 更有 如是  
愚癡之輩 與我 相似 仁等 慈悲 共  
將去 誠為 大喜 今可 往詣 無上 大師  
得至 佛所 必生 深信 時彼 同伴 共至  
佛所 佛觀 彼類 猶根 欲性 而為 說法  
既得 聞已 深起 信心 從座 而起 偏袒  
右肩 合掌 向佛 白言 世尊 唯願 大師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第八十二頌

及諸聖眾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佛  
熱然受彼知愛已札佛雙足奉辭而  
去遂至玉所中恭敬已白言大王我  
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娑欲境起厭離  
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浴如  
來大師慈悲為受佛是人天所應供  
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  
作是念佛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  
弟欲欲難諱佛今調伏實識希有  
答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  
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  
辭王而去王告諸目曰當可唱令普  
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內諸舊住  
者及遠方來沒等諸人咸當隨力嚴  
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花迎大師  
入且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宜王勅時  
諸人眾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  
水燒諸妙香懸眾幡蓋散花供養如  
天帝釋歡喜之國時彼王弟辦諸香  
湯及香油等在嚴浴室敷置牀座毗  
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  
妃宮人婢女及諸人眾咸出奉迎連  
札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三 第三十頌

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足  
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  
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札世尊愛足  
發是願言我今幸遇聖上稽首敬供  
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  
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耽  
著遲緩令出得離安隱究竟涅槃得預  
我當來得為佛弟復金色身亦復如  
是我於欲境生耽著時惡毒令出安  
涉深河得離惡安隱之憂汝等必  
當勿生異念彼觀惡王耽欲之弟即  
難隨慈意是由於昔時請毗鉢尸佛  
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  
善因今為佛弟身作金已我於耽著  
難欲之境強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  
涅槃至安隱處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三 第三十一頌

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  
臨衆生緣處閑靜世間無佛當此福  
日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  
斯聚落周旋觀察屬彼國中其守園  
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為解勞傳尊  
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  
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  
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  
者生慶喜心於花園中有一大德來  
以我宿成就妙行身足神通放光大  
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札  
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為求食我  
為福因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日難  
難即便為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  
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身輪迴生  
死所應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園寂永  
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  
定現諸神變放光明上燭紅輝下  
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  
餘妙涅槃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  
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收餘身  
骨置新瓶中造蜜諸波羅糖諸蜜  
生敬信灑三十種衆妙香水并發大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三 第三十二頌

願求諸相好法等若若勿生異念性時長者即難陀是由以勝妙供養敬信棄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時諸若若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難陀若若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俗者必當紹繼力輪三位佛告諸若若難陀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當自受廣如七說過去世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子具足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住止而住時彼城中正名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說三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攝波佛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沉水海岸牛頭天木香等焚燒既訖滅以香乳取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罽堵波皆用四寶鍍廣正等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中蓋汝等若若勿生異念時王中子者即難陀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令此生中若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三

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時諸若若更復有疑詰問世尊大德難陀若若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根門者為第一佛言此由願力難陀若若於迦攝波佛時增信出家其親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者為第一蓋其形多覺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證悟於今再時便安增信我於佛所盡斯形多覺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所證顯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記未來世有摩訶薩當成正覺等持迦字是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能教師於斯佛所善護根門者為第一我亦如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者為第一由彼願力今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門者為第一如是若若若此黑業得純黑報若此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者當受雜報是故此等離此黑業得純白業如是應修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勸摩達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別錄

第三門別門攝頌曰

三衣及衣帶 河邊造寺居 拔面拭身巾

寺座刀舉高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量量牀與拂遊塵行履者懸

行石須懸高

緣在室舉伐城如佛所說若若應高

制截文伐羅時諸若若即便制截長

條短條不能相似以緣白佛佛言長

條短條下應悉垂到截應須齊到故

復不知云何齊到佛言長條短條應

隨其量可取竹片量截長短方定

緣廣四前時諸若若作文伐羅葉不

相似便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

衣時若應相似若若不知云何相似

佛言可平竹片量葉寬狹然後裁之

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若若若若若大

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

小大寬四指或如鳥張足小寬二指

或如母指面此內名中諸若若若於不

淨地然則其未迷便垢汗佛言應以  
牛糞淨拭其地作夏茶羅待乾淨已  
於上作衣佛言作夏茶羅者然牛糞  
難得佛言應以水澆其地淨掃置衣  
綠處同前時鋪蓋作夫林脚遂便  
損地佛言不應夫利應可平作然猶  
致損佛言應作櫃令置於膝下或破  
第經業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  
獲極食時既至入遊多林見其食處  
數妙佛座置好飲食見生希有發信  
敬心即脫上被敷上座坐露出門而  
去後於異時在便垢處其知事人執  
之下座彼婆羅門後因他事未至寺  
中行詣食處於上座所不見其衣巡  
次適觀見敷下座彼作是念我衣新  
物又是貴價因何今日穢汙若斯且  
待片時察其何故乃見知事安置座  
已捉衣拂地彼見如是知其汗垢告  
知事曰此之小事仁不解耶先當澆  
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由不解故致  
損我衣起嫌耻心捨之而去苾芻以  
縛白佛佛言善於食處應先澆水次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

掃令淨然後敷座方成處法時知事  
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座褥遂多垢汙  
招過問前佛言先可拂拭林座次敷  
座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  
一衣用拂拭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  
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  
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  
翠為細片繫在杖頭用拂拭座經久  
無堪速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  
棄擲應倒和泥及和牛糞用填柱孔  
或塗牆隙飲令施主福利久治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阻於一處  
而作經行復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  
長者入寺適觀至經行處便作是念  
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  
念已同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  
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  
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  
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足並穿長者  
足已起惡念心報言聖者我有難礙  
欲為敷設在上經行於足恐損衣言  
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  
性憐慈念此定應許苾芻以縛白佛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

佛言我今聽汝精勤警覺經行苾芻  
應當默然隨意無犯違告長者彼即  
為敷苾芻便受多時足隨逐為兩段  
各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損壞問言  
聖者因何難礙承落至此若見破處  
何不縫治苾芻以縛白佛佛言長者  
所說斯實善哉是有破處即可縫治  
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  
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為塗拭  
能令地土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住醫人處報言  
賢首我有如是病為處方藥彼言聖  
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即為處方還  
請住醫料理藥時須得持石便隨餘  
室暫借充用彼人便與磨藥既了以  
石相還答言聖者此即相還隨意持  
持答曰佛未聽言若如是者可置地  
去苾芻以縛白佛佛言我今聽苾芻  
石并軸他若地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勿使蟲傷損熱開舌合  
可記難隨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象而安衣服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

便步垢膝被蟲蟻穿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  
苾芻即便穿壁安衣今壁壞佛言  
不得穿壁切造寺時應出木坎上置  
衣竿時諸苾芻房內置竿竿前不伴  
佛言應前亦作勿令關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  
芻永竹無處佛言應刺竹葉攢聚  
置衣或葛亦無佛言以繩為竿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闌誦經者彼  
誦經時有蛇來至少年見已驚忙大  
喚喝言長養長養凡夫苾芻悉皆驚  
怖遂令聽者因斯感觸以緣白佛佛  
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月然  
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  
何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為籠薄壁透  
障此若難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  
作百目瓶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  
今无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穿小孔  
无師即求佛言應用瓶瓦打去其底  
傍穿百目置燈蓋已向下而合若孔  
有蟲入應以紙綰及薄物而掩蓋之  
緣處同前時當感暑苾芻苦熱身靜

經律部有雜律部卷第十三 第三十二

其黃病瘦無力今時世尊知而故問  
具壽阿難隨日何故諸苾芻身體萎  
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隨具以事白佛  
言應作涼舍苾芻不知如何當作  
佛言應近寺外為三面舍三邊築牆  
架作偏敞疎微來風不同於寺四面  
有壁苾芻即便於內安牀外置行柱  
佛言中安行柱復不閉窓還遭熱悶  
佛言置窓彼著窓時或太而下佛言  
應與林著有諸鳥雀未入房中佛言  
應置障幔勿令得入風雨則應安  
窓扇苾芻食時開門室置佛言食時  
開門苾芻熱時於自房內但著下葉  
及僧脚隨隨清讀誦并為說法作衣  
服等於四威儀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今時世尊既與難陀到跋  
出家并受迦圖已將諸香山及三十  
三天至捺落迦周旋觀摩還遊多林  
諸客苾芻未識難陀見彼身作金色  
具三十相周匝莊嚴有老苾芻見時  
謂是如來便起迎接既識知已方生  
信心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難陀衣  
應為記驗若更有此人亦為記識此

經律部有雜律部卷第十三 第三十三

是正覺此是餘

第三門第三子結頌曰

河邊制蘭木 羅估遣出門 合訂不合訂  
二行應與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慈河邊諸苾芻  
輩以善方便策勵勸修斷惡諸惡  
阿羅漢果時諸苾芻感德摩序所為  
善德能使眾人敬信深更念時世尊  
告諸苾芻勝慈河邊苾芻住處近寂  
村坊所有入來獲大勝利時具壽阿  
難隨問世尊語和辭其義由近大師  
久為侍者或聽其言或時相和相即  
解了若世尊欲得見者就讚美言專  
者了已便寄信報河邊苾芻諸善  
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彼既  
聞已更相告語佛於我等為讚歎言  
喜須相見當欲如何一人報云更何  
所作我等當去還不觀家所應作事  
若不觀者雖阿羅漢不能預知復共  
議云去為善事即告諸苾芻曰仁等  
當知世尊大師讚歎我等意欲相見  
今者可去諸苾芻曰若如是者我等  
同行即共相隨涉路而去漸漸遊行

經律部有雜律部卷第十三 第三十四

至室羅伐舊住諸婆羅門出迎慰問便於寺外有大堂聲世尊聞已知而故問阿難曰寺外何故有大堂聲阿難曰勝慧河邊諸婆羅門共未至停在寺外寺內諸人咸出迎接更相問訊致此聲于時世尊告阿難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婆羅門衆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佛敎已詣婆羅門所告言具壽當知世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聞已執持衣鉢遊道人間佛告諸婆羅門諸有村坊所居之界若有勝慧河邊婆羅門住者速往村坊所有人家復大善利阿難隨復還寄信婆羅門來如是至三諸婆羅門持衣鉢復往人間介時世尊復告諸婆羅門曰勝慧河邊婆羅門人皆獲利時阿難隨聞佛頻復令信報彼諸婆羅門共相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讚歎我輩欲得相見願往佛所令我還來應由我等普告多人致令還去我今不可不告諸人默然而去時諸婆羅門持衣鉢詣世尊所札佛雙足遶坐一面佛告

具壽阿難曰汝今可更開房靜處為我及彼勝慧河邊諸婆羅門教置座靜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羣教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諸婆羅門處即於門外洗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跌端身住現前念時諸婆羅門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今時世尊使人初定河邊諸婆羅門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諸婆羅門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處出入無所有定諸婆羅門亦從非想非非想處出入無所有定乃至入至初定諸婆羅門亦復如是入至初定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婆羅門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諸婆羅門亦入此定我復從非想定出乃至初定諸婆羅門亦皆同我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諸婆羅門共相謂曰仁等

當知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便入自定今時世尊至天明已即從定出大衆皆集佛於東中就座而坐時具壽阿難隨從座而起整衣服露右肩扎髮足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頻頻讚歎勝慧河邊諸婆羅門等意欲相見彼諸婆羅門來至此不蒙同及佛言阿難我我已共彼諸人語訖依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阿難隨白佛言未嘗云何名為聖語法律共相慰問阿難隨和我共諸婆羅門皆於門外洗足已隨次入房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前念我入初定河邊諸婆羅門等亦入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河邊諸婆羅門亦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定出乃至初定是諸婆羅門亦復如是入至初定阿難隨我作是念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河邊諸

舊自相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阿難隨此謂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我作如是相安慰已阿難隨白佛言善哉大德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善哉世尊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世尊既與河邊諸苾芻以聖語聖法律共安慰已其聲普遠四遠諸人共相謂曰佛共河邊諸苾芻苾芻以聖語聖法律而相安慰既聞此事諸長者婆羅門皆來禮拜迦達苾芻以諸苾芻即為長者婆羅門宜說法要口出臭氣時彼諸人左右顧盼共相謂曰此之臭氣從何而來諸苾芻曰此之臭氣從我口出自言聖者豈可目目不謂齒木耶答曰不謂齒何故諸苾芻曰佛未聽許答曰聖者若不謂齒木得清淨耶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言彼婆羅門長者所作譏恥正合其儀我於餘輩已教苾芻謂其齒木而汝不知是故我今制諸苾芻應謂齒木何以故謂齒木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能除黃熱二者能去痰瘡三者口無

臭氣四者能食飲食五者眼目明淨佛制苾芻等齒木時一年少苾芻其願惡露而謂短齒世尊至彼苾芻見佛深生著敬云我不應對世尊前吐出齒木即便奉還連聲中諸佛常法無忘失念今時世尊便舒慈量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万字能除佛畏善施安隱短少年頭屈右手指肉掖口中納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告曰汝何所為苾芻以事自佛佛作是念在顯惡露齒木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惡露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惡露不謂齒木亦非短齒苾芻違者得過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惡露坐謂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前坐謂齒木佛言不應今有三種事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齒木佛言不許短齒充齒木者時諸六衆便用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主嫌卑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辱吾曰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爾短齒木幾將命終棄佛教護得存餘壽

豈可汝等於我永持有希願耶今我早亡共為羯磨然長齒木有利蓋掌一得然餐者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將充齒木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隱處齒木者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瓦盆安在房內脚便傾水流汙地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朱盆無象佛言應就水甕邊齒木苾芻違者不近多口佛言應可近邊方一肘地佛教謂齒木時苾芻不知刮舌其口仍臭佛言謂齒木已當漬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刮舌使佛聽當跪六衆苾芻便以金銀琉璃頗黎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已問言聖者此是何物答曰賢首世尊今我用刮舌使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使苾芻應

聖者若不謂齒木得清淨耶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言彼婆羅門長者所作譏恥正合其儀我於餘輩已教苾芻謂其齒木而汝不知是故我今制諸苾芻應謂齒木何以故謂齒木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能除黃熱二者能去痰瘡三者口無

臭氣四者能食飲食五者眼目明淨佛制苾芻等齒木時一年少苾芻其願惡露而謂短齒世尊至彼苾芻見佛深生著敬云我不應對世尊前吐出齒木即便奉還連聲中諸佛常法無忘失念今時世尊便舒慈量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万字能除佛畏善施安隱短少年頭屈右手指肉掖口中納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告曰汝何所為苾芻以事自佛佛作是念在顯惡露齒木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惡露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惡露不謂齒木亦非短齒苾芻違者得過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惡露坐謂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前坐謂齒木佛言不應今有三種事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齒木佛言不許短齒充齒木者時諸六衆便用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主嫌卑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辱吾曰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爾短齒木幾將命終棄佛教護得存餘壽

豈可汝等於我永持有希願耶今我早亡共為羯磨然長齒木有利蓋掌一得然餐者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將充齒木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隱處齒木者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瓦盆安在房內脚便傾水流汙地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朱盆無象佛言應就水甕邊齒木苾芻違者不近多口佛言應可近邊方一肘地佛教謂齒木時苾芻不知刮舌其口仍臭佛言謂齒木已當漬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刮舌使佛聽當跪六衆苾芻便以金銀琉璃頗黎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已問言聖者此是何物答曰賢首世尊今我用刮舌使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使苾芻應

書云何爲四謂是銅鐵鉛石赤銅陸  
諸慈喜便即作割舌傷損佛言云  
應到作然此四難求佛言應勞齒木  
臣以割舌慈喜勞破便用割舌作瘡  
佛言勞齒木已兩片相拈去上籤刺  
然可用之慈喜齒木已不知作聲  
然今而毒逆便墮在踐寺天神頭上  
假生燬取佛言不得默毒應可作聲  
若不作聲者得越法罪慈喜雖於齒木  
一事作聲而毒大小行時涕唾吐利  
及吐水等所有毒瘡皆不作聲佛言  
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聲大陣  
既創極痛齒木慈喜逆行平求難得  
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毒齒木  
應用慈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  
淨漱隨意啖食勿復生疑

釋摩訶前時具壽舍利子有二米竅  
一是准臨二羣估羣後於異時莫  
舍利子欲往人間告二弟子曰我欲  
人間隨意遊適汝等二人為佳為去  
准臨白言卽汝欲耶我願隨逐羣估  
羣曰郭汝欲耶我佳於此舍利子言  
若如是者以汝付誰答言以我付囑  
本寺諸君

前者鄒庵泉以律彼佳報言羅枯庵彼是惡人惡行非法答曰鄒波默取我事如父彼何為惡即便付與行人聞燒去之後鄒庵泉告羅枯庵曰汝未作如是如是事答言不作鄒庵美嘆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為羅枯羅言仁量是我親教師及執範師耶解庵竟轉更顯威遠扼其項推出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大世主必蓋屋與五百門人來扎佛足見其啼泣同言聖者羅枯庵何故啼泣報言喬香亦太稀鄒庵竟手把我項推令出寺彼作是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而向餘庵即共門徒圍繞而立次有憐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中敬扎佛足見羅枯庵園前問答王作是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及以佛母而向餘庵即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亦入園中敬扎佛足見羅枯庵園前問答長者作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及以佛母而主大王而向餘庵即圍繞而坐是時門外大眾雲集致有菩薩世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摩陀

曰何故門外多人聚集有大喧聲者阿難陀具以上事敬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實有慈悲愍他慈蓋今出寺耶答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陀慈悲但於已房可得為主非於寺內不應駐他慈蓋今出寺外違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嚴慈蓋今出寺外時諸慈蓋於弟子門人皆不敢訶責違傷法武不肯奉行佛言應須訶責慈蓋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法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同受用四者違其善事五者不與依止言不共語者謂不共言語所有問答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皆不教詁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受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違善事者所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依止者謂絕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慈蓋於事未為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即為訶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為五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者情無著耻五者近惡知識時諸法



蓋具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即  
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即  
須訶責訶弟子時諸緣若違相攝  
受佛言若被觀教師執師訶責之  
時餘人攝受作難聞意是破僧方便  
得單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法  
蓋皆不容許因此難詞更不恭敬或  
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今茲當教  
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即令其不善巧  
者至彼人邊告言其善汝觀教師笑  
乞歡喜彼更有佛言應令善巧若  
蓋教令改悔深起般心時彼本師見  
來執謝便不簡別即相客捨彼於善  
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  
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  
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  
言五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  
有多少亦可懺摩然諸蓋不合訶  
責而訶責者得越法罪應合訶責而  
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客捨而客捨  
者得越法罪應合客捨而不客捨亦  
越法罪

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

若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

敬應可驅出若知彼懷有惡願者應

可驅之若具五黑法者即可驅出若

不敬者得越法罪佛言驅出即應體

驅出佛言不應露體令去若未寂寂

應與水單若持及上下二衣然後令

去若是近園或近園者應與六物

驅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居細廣陳掃地處說法說三童

熱時應遣會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言樹下卧具

者清淨易得蓋若依此而為出家并

受近園成於蓋性若得長利別房機

聞悉甘得受蓋蓋造寺不安蓋隱及

以前蓋佛言先安蓋階可與勝膏上

置厚版立柱於上斗折梁拂作次而

安上布平版版上布輒於上復以碎

乾和泥然須覆案上安塊石灰混一

重既合餘甘願知前安欄橫橫牽釘

柱勿令墮落時諸蓋蓋或於此食有

鳥雀來共相惱亂應安羅網不知以

何為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竹三法

及猪皮等華作得網不解安置佛言

於網四角安小鐵鐐方便挂舉勿令

兩欄後於此食鳥向入者以物連掩

食了還開蓋蓋食時大來前住者竟

現食蓋蓋不與望斷命終蓋蓋白佛

佛言凡取食時為施畜生留一抄食

時爾若蓋蓋所出飲食有與野干連

餘鳥鳥為便瞋恨作鳥音聲告賊師

日林中蓋蓋多有金寶賊解為語至

蓋蓋所從其索金報言我無即便打

罵蓋蓋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若言

汝多有金何不與蓋蓋曰我居林

野何處得金願勿枉打賊曰汝定有

金若不見與定斷汝命蓋蓋曰有眼

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忿幸當實報

賊曰鳥向我道蓋蓋曰由彼瞋恨問

曰何故蓋蓋具說上事賊降言聖者

若不具言我定枉煞知已便放蓋蓋

白佛佛言蓋蓋局心行施有此過生

由此應知留食之時普施群生勿拘

一類可於飯上以水洗灑餅漬如等

散之於地隨意當食不應遮止若遮

止者得越法罪蓋蓋造房天雨之時

傍入簷下水流潑損佛言應作懸障連  
遮蓋不知云何作障佛言用版彼便  
遮連遮今晨暗佛言不應遮連可留  
明版版未難得佛言遮蓋障等障用  
遮障既連而濕蟲蟻便生佛言夏雨  
時安餘時應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僧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製經如有訛誤者罪第十卷第二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三歲法師戒律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論

緣康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安於晨起  
往遊多林札世尊足札已掃寺內地  
後於一時長者他緣不遑入寺世尊  
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  
如何今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摩  
來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憐子  
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覺開獨覺尚  
不了知況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  
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  
見世尊躬欲掃除遊多林地既知佛  
念便請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葉  
輕軟如綿至佛前住念時世尊意欲  
令彼樂福來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  
即自執簞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  
乾連大迦攝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  
見是帝已悉皆執簞共掃園林時佛  
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  
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下  
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自心清淨二

者今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極  
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  
時給孤長者未入林中聞佛世尊及  
大弟子躬自執簞遍掃林中便作是  
念如來大師及諸聖眾躬自執簞掃  
遊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踏時彼長  
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  
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  
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  
親執簞掃遊多林情懷愧悚當座而  
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  
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  
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如他行諸佛  
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念時世尊為  
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勸慶喜是時長  
者聞法踊躍奉辭而去時諸苾芻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  
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  
來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煩惱具  
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  
重讚歎正法未為希有汝等當知我  
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  
在憂悲苦惱為法因緣捨自身命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二版

今普觀我當為說乃往古昔婆羅痾  
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咸  
咸安陽皇樂廣說如餘

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秉性賢善自利  
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  
離染著心曾無怯懦後於異時王大  
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  
夫人曰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  
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  
今時大王即為求法便勅大臣咸金  
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  
月滿生子願容起絕眾相具足廣說  
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  
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  
何名大臣曰王王未生已希妙法  
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今八母乳養  
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  
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之後  
自紹王位告諸群臣卿當為我求於  
妙法群臣受勅即持金箱遍諸部內  
處處求訪無法可得臣曰王言在處  
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  
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為求

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  
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  
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  
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  
當重為我說此如他時彼藥叉即報  
王曰王問我語我當為說王曰唯然  
願為宣說隨意無違時藥叉曰大王  
若實無法者可作火燒七日七夜燒  
炭猛燒投身入中我為重說王聞斯  
語倍增欣躍報藥叉曰此不敢違王  
即宣令遍告國中我為樂聞妙法七  
日之後當入火坑一切有緣樂者有  
者可來觀我既宣勅已舉國皆知無  
量眾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所  
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鼓  
樂絃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重至至  
誠感皆未集時彼藥叉又七日既滿便  
昇虛空告諸臣曰所期已至可入火  
坑今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王位昔  
呂群臣咸七歡喜共為野剎漸近火

燒臨岸而立即說如他日

如是炎熾大火坑紅鐵如日令人怖  
我今歡喜投身入為法曾無悔懼心  
今我雖處大火坑中決定當求有善  
願此福利資舍識猛火變作妙蓮池  
今時大王說如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內投身繞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清泉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竭歡復常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今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  
金葉遍贈諸部洲城邑聚落咸感告知  
普令修學汝等慈惠勿生異念性時  
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為求法故委弄  
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尊重  
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我於妙法恭敬  
供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  
自利利人法皆是足慈者聞已歡喜  
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  
老宿慈苦弄釋迦入樹多林皆觀

法華經初分第四品摩訶薩會第二十一

掃地傳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說非  
諸者須悉當行業者然於我所依  
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一者習  
定二者讀誦蓋聞佛為知事人客  
作是說其知事人不應過掃地多林  
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  
日應為掃地掃集眾僧共為掃地時  
諸苾芻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  
事速便便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法眾  
聞說戲論生嫌惡心佛言不應念應  
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既掃地  
已塵土坐身不信敬人見生嫌惡佛  
言既掃地了除去其穢應可洗身若  
不洗者以水濯手拭去塵土洗手濯  
足如常所為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  
觀察林數苾芻微作佛言不應亦可  
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憂及以汗  
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過者  
亦應淨地然後淨掃作身恭淨人  
見時不敢足踏佛言應誦他過過  
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苾芻  
惜草制戒如來形影皆誦他然後  
足踏若不念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一誡

今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  
王以為國信一名默索迦一名波洛  
迦其默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能解  
林座凡邊國人姓多饑饉奔國遊行  
便入市中取他魚餅隨意而食今時  
食主即便告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  
自言大王我向國中少取魚餅時彼  
家人告打於我後因殺死王聞語已  
勒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  
掌護我此二童不應鞭打後於異時  
王嚴朝已竟為僊息時二童子各在  
一邊為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  
一云王幡二云如是三問起念豈非  
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伴瞞伺其所說  
時默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答言  
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默索迦曰世  
間頗有阿羅漢不默索迦曰世間無  
有阿羅漢時王聞彼二童子語已便  
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  
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速  
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  
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眾中分明告  
示震辟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二誡

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  
念長者若未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彼  
於異時給孤長者來至王所自將小  
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令時童子即  
便出外與健童子共為戲樂小童去  
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開  
相分付即便囑告守門人曰長者童  
子勿使入來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  
者坐久心念還家從座而起顧時健  
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自言大王我  
覓便童王言長者我有一童今付長  
者可領將去彼健童意悅仰而取復  
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復思此  
二先是惡見王今試我今遣將去是  
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車  
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  
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  
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  
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  
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未見君與  
耶答言若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答  
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母無  
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三誡

隨入市諸人遇見皆嘆二童汝來我  
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遇見各  
持食盤今日遠觀悉皆嘆我非無而  
以幸為說之諸人答曰汝昔強食一  
無酬直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  
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  
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  
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復當令作復  
時長者將彼二童入迦多林俱持盤  
第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還本宅告  
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  
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  
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元  
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  
糞不憚今時佛告阿難陀曰為此二  
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陀留殘食二  
童作舍棄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  
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  
畔還在陰西時東畔還在如是難  
卒至日將暮

佛告阿難陀今此二童當近汝宿汝  
復通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  
隨思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宣

現其善法等苾芻有得定者知定而  
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陀宣佛教已時  
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  
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陀曰此是何物  
阿難陀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  
二童子自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  
漢耶阿難陀曰豈汝二人不自覩見  
何所歎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  
應供今見神通通邪見便息而生正見  
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今彼釋梵  
諸天咸來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眾  
觀知佛心咸來佛而由彼威力有大  
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陀此是何光  
答曰此是梵釋及餘天眾來詣佛而  
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答曰  
汝既親見何所疑疑彼二童子先時  
邪見謂無復世今見天眾即於此時  
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禮  
雙足退坐一面今時世尊稱其根性  
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  
剛智將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  
流果既得果已重禮佛足白言世尊  
我今願於如來善說法律出家近圓

佛告二童子初起邪見者應上四聖諦法

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吉  
善來默索迦波迦汝信梵行時彼  
二人於佛言下躡膝自落瓶鉢在手  
如初剃髮經七日未進止取飯團百  
歲者頌曰  
世尊令善來默除衣著體威儀如百歲  
隨佛遊可成  
今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  
懈未久時聞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  
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  
今時世尊默索迦及波迦迦令出  
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耻  
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  
善事由彼邪見人所共知世尊聞已  
作如是念於我眾中聲聞弟子諸般  
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  
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  
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來札  
憐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  
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  
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眾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佛然  
然受長者知已札佛而去

佛告二童子初起邪見者應上四聖諦法

今時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眾  
當迦波洛迦日汝等二人明日宜忘  
至長者家為眾行水時尊者來佛  
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一人  
奉佛勅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  
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者信  
及以中年於我二人而為願令令我  
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  
我等宜應滿世尊願今時長者即於  
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收  
食五噉食即於晨朝設鉢座及咸  
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  
唯願知時今時世尊者衣持鉢與  
眾眾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  
及諸大眾悉皆坐已足時長者復遣  
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  
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  
來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內宮  
人色徒相隨至長者宅共中隨喜既  
至佛所礼足而坐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二品 佛

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  
從下至上次第漱口時勝光王見是  
事已便作是念前何者有大德者  
親於佛前執瓶水即起尋水至下  
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復更尋水  
至上座邊見眾索迦持瓶而立極生  
希有長舒右手出諸數言希有佛陀  
希有連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眾  
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  
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眾悉坐  
定已便以白手行諸飲食大眾飽已  
洗手漱口齋齒木已畢除鉢器即取  
小瓶親於佛前長跪聽法  
今時世尊為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  
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大德此眾索迦波洛迦曾作何  
業生在邊地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  
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為出家斷盡諸  
惑得阿羅漢漢佛告諸苾芻此二人  
自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前乃至  
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  
此賢劫中人造二萬歲時有迦攝波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二品 佛

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決而  
為出家二人為伴往詣邊國無教授  
師自修禪定安樂無所經作證解心  
今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  
語迦攝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  
阿羅漢我於諸眾不能斷盡何有餘  
人得阿羅漢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默索迦波洛  
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  
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履邊地起邪  
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  
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  
理及廣非惡法皆善巧由精進力於  
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  
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  
應無師自習定若輕學者作越  
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蘭若處  
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為  
春陽為熱所逼形色萎黃瘦損元氣  
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當守護我欲  
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關少而欲他行  
苾芻答曰我無聞乏然為時熱室小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二品 佛

難居長者若曰暑熱者為適地宜  
答言長者佛未見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須地宜者隨意應作長者為作  
至夏月時復多淫氣便不堪住後白  
長者言我欲他行同前問答然為地  
處瘴癘病增不堪居住長者答曰若  
如是者為適大會苾芻告曰世尊未  
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任為大會長  
者便遣以無簷柱危欲破以緣白  
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柱以  
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壁安角內藤器用義經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玉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  
陀跋蹉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  
行者來相問說言上座四大安隱不  
答言我患患有安隱復問上座以來  
曾服何藥答曰曾服石壁若令何  
不服答言賢者佛未聽許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應首先陀  
跋蹉若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  
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宜簡便安

緣在玉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跋蹉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行者來相問說言上座四大安隱不答言我患患有安隱復問上座以來曾服何藥答曰曾服石壁若令何不服答言賢者佛未聽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應首先陀跋蹉若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宜簡便安

竹簾亦運銷失佛言應用前竹簾安  
於內邊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用  
牛糞水煮洗乾無損佛言石壁應安  
角中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若  
蓋苾芻不解佛言應應用前竹簾  
疏跋蹉因息問答同前須當樂悅佛  
言應言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來久  
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達於善說法律  
而為出家但則空林未有臥席長者  
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臥草林  
更無臥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  
臥席汝何故無答曰諸人多足宿舊  
出家先來貯富我新捨俗由斯未有  
答言若舍我舍有好臥席可用敷財  
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許  
既聽苾芻即便不以物襯赤體而卧  
邊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屈便不  
識認問其子曰更得持耶答言舊物  
父言因何垢汙以至于此答曰為無  
襯墊致令汙穢父曰此衣價物令其  
損壞汝今宜可安替而用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雖是臥物亦應安悅若不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來久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達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但則空林未有臥席長者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臥草林更無臥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臥席汝何故無答曰諸人多足宿舊出家先來貯富我新捨俗由斯未有答言若舍我舍有好臥席可用敷財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許既聽苾芻即便不以物襯赤體而卧邊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屈便不識認問其子曰更得持耶答言舊物父言因何垢汙以至于此答曰為無襯墊致令汙穢父曰此衣價物令其損壞汝今宜可安替而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雖是臥物亦應安悅若不

智者得梵志

緣摩竭國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  
其人坐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  
佛言應作承足牀苾芻不解佛言若  
座不移動座以執作若移轉者可謂  
臥為難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四角  
各安鐵錐隨意攀去時有求福苾芻  
及信心俗族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  
誦經師不敢足踏佛言以草及香替  
而方踞勿致疑心

緣摩竭國前佛言作承足牀林中苾芻  
此物難得垂足勞倦以緣白佛佛言  
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疎薄唾盆并襯體鐵槽彌地  
日光珠浣衣

緣在玉舍城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  
頭面垢膩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  
何物答曰持拭面巾今何不持答言  
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有病應病  
應持面巾

緣摩竭國前畢隣陀跋蹉苦熱身貴問  
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

緣在玉舍城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頭面垢膩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何物答曰持

疎薄衣今何不持答言佛未聽許以  
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疎薄之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瘧疾  
於林兩邊弄其涎洩今不淨潔天將  
欲曉門人入房札問安否洩汗額  
苾芻見問即以事答苾芻曰我試觀  
之便入房中見其洩汗林邊後藉告  
諸苾芻共生嫌耻云何苾芻於僧房  
中洩汗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  
棄洩汗之處不應棄若在閣中不  
頭扣地而為札拜洩汗致者口云畔  
畔但有請白威應如是若患瘧疾  
洩汗出應以器承著器物時致有傾  
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  
繩然由傾側佛言其承穢盆及洗口  
器形如象跡處凸向內置地安穩棄  
穢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安物苾  
芻不解佛言應置草中或安沙土  
等有多繩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  
氣佛言時時應洗浣已不曠致有臭  
生佛言曠乾復有苾芻洩汗不止待  
器乾時言便廢閑佛言應著二盆更  
平而用苾芻居下讀誦經行若洩汗

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今棄者得結  
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香盆  
若有香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  
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  
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戲身戲樂無  
厭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  
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  
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開地獄時恐  
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點  
汗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  
此苾芻應棄其身苾芻即便放在  
此外遂生嫌耻佛言應在內披其身  
瘡瘡將此衣搭佛言不應如是若有  
瘡血當以樹葉作湯佛餘洗除其穢  
身衣時時浣淨暖暖令乾  
緣在王舍城是時卑薄陀跋蹉身常  
抱疾同梵行者問答同前乃至上座  
先持何物答曰曾持鐵罐安棄湯洗  
若今何不持問答言佛未聽許以緣  
白佛佛言病者當棄鐵罐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  
旋繞制或有泥行足佛言路可布觀

上以碎乾和泥打之復安礧石灰泥  
塔大難違佛言應有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臥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臥  
苾芻寺門及寺內地多有泥陷佛言  
如上所作事應為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轉林中造一  
小舍苾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獨冷  
身形羸瘦來告長者曰我欲他行若  
言聖者有所聞耶報言無乏但為苦  
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珠令  
常得火答言長者佛未聽許答曰佛  
大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若須日光珠者應富隨時出火長  
者便與苾芻受用時有五百群賊欲  
打小賊過苾芻處告言須火報曰現  
無賊曰何方得火答曰賢首有日光  
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迎  
至於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  
珠賊取而去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  
言我寒具知上說長者曰珠在何處  
答曰有賊暗去長者曰此貴物不  
宜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處



與其大如日光珠月光亦令

緣處同前六衆若令洗衣人洗濯  
衣服時洗衣者多得他衣洗洗未了  
時却或離他至日晡後便持故衣誑  
洗衣者報言為洗衣日現有多衣明  
當為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留而  
去我今為洗即便留衣與衆多衣一  
衆同浸浸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  
惱掌頰而住多人未見皆共譏嫌茲  
蓋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洗衣故生  
衆嫌嫌告諸苾芻曰擊波難陀以赤  
色衣汗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  
色衣令他洗洗作者得越法罪六衆  
聞已便將白衣令彼洗洗彼便振打  
令衣損破佛言苾芻未甘不應令洗  
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洗  
衣物即便持衣至洗衣處以物纏頭  
於池水邊自洗衣服衆人見譏嫌茲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洗衣處  
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木上撥打  
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令應在盆

律本經卷第四十 第三十條

中以暖水浸徐徐自手洗滌令淨併  
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  
足皆悉不能佛言令他為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律本經卷第四十 第三十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貴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三藏法師善導奉制譯

其身嚴絕咽石磊生疑惑浣衣有多種  
隨念盡如藍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洗已淫體被衣  
色壞無臭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當  
拭身中時有苾芻棄巾可得佛言洗  
已片時踣地以洗拭體然後披衣  
苾芻草屣上有塵土即便撥打令細  
衆所佛言不應令復用水洗轉加爛  
壞佛言不應令可將溼帛拭是故苾  
芻應持拭鞋履物言此物不可用過一掃  
何今世不安

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  
心純善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迷  
便勸令聽法子今宜去於聖者邊聽  
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不棄本形而  
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怖便  
唱長聲長聲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  
生恐怖即以毛繩繫其龍項擲於寺  
外其子歸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

聽正法不答言阿母不須說此無益事  
人母曰彼於法處作何非法即便具  
說毛絕頂項母曰由此因緣名為聖  
者若是餘類然汝無疑子反惑今時  
彼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項見謂弄  
時身體黃瘦氣力衰弱母見告曰何  
故汝身衰黃若是答言阿母常有知  
識調言破項我負者致斯衰瘦母  
曰由汝不變本形邊招此過若汝而  
去不被毛絕今可變形往惡妙法隨  
所聞見皆稱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  
顯彼之信心不隨母好然然而住世  
作是命聖者毛絕繫觀子項欲聽法  
者與作難緣我今為此當住白佛過  
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札佛雙  
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今  
揭如他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  
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諸經處聖者  
既見便以毛絕急繫其項弄之寺外  
項便傷壞彼諸朋友見而譏弄唱言  
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衰黃氣力減損  
唯願世尊於諸聖果略為遮制勿以  
毛絕繫諸龍子慈愍故也母知已迷

然受讀是時龍女札佛而去今時也  
尊至天曉已於佛前就座而坐告  
諸苾芻曰昨夜龍女來至我所札雙  
足已退坐一面由彼感光遍照池湖  
急皆明潤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  
勸令聽法至諸經處聖者既見便以  
毛絕急繫其項弄之寺外項便傷損  
破諸朋友見而譏弄唱言破項由被  
戲弄身體衰黃氣力減損唯願世尊  
於諸聖果略為遮制勿以毛絕繫諸  
龍子慈愍故也諸苾芻曰汝等何因  
作非法事今彼龍神心生輕慢能使  
正法遠至銷亡故諸苾芻勿以毛絕  
繫龍地項若見其時即可彈指告言  
賢首向不見汝之言去者善若不去  
者以半甲杖緩打其項置兒心中傍  
邊穿孔口以物塞塞之出外此杖無  
者以軟藤等繫項牽出此亦無者  
應以杖徐按經索繫項而置兒中如  
前弄外放草莽中絕絕照火焚燒此  
草他亦命終佛言不應弄草莽內燒  
弄地不久觀家便有諸至未潤浸  
食佛言弄已不應即去可於空地弄

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  
緣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開石  
作造諸石器等隨時貯受多獲利物便  
作是念作何方便獲多福事能於現世  
得到無窮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就舍  
供養於石器中而取飲食獲多福業  
得利去窮即詣佛所廣說如上乃至  
佛來皆未就家坐定長者便將新器  
行與上座僧器授與下行苾芻生疑  
不肯為受佛言出處淨故應為受之  
勿致疑礙長者供養皆令飽滿佛為  
說法從座而去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須落世草廳許  
苾芻煮淫漆木令漆色壞佛言曬乾  
然後煮用於日中曬令淨不好佛言  
不應日中曬曝於陰處曬致令蠱出  
佛言非在烈日復非陰處隨時曬曝  
又復以水與漆木同煮令水損壞佛  
言別煎漆汁一度煮已即便弄佛佛  
言三度方弄苾芻三度煮汁皆一處  
安佛言三皆別安不能記知何者初  
中後佛言言字記其次第苾芻以汁  
澆在水上佛言不應先於盆中置漆

汁已然後投衣便多著汁噴時流下佛言不應多著或時少令衣莊嚴佛言不得多著少應中對面在地曬衣塵土便行佛言不應令復於草束上曬汁包一邊佛言可於繩上或在竿上便搭繩上中無淨色佛言可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夾夾定若恐損衣以物替夾若蓋不敷翻轉汁向一邊佛言應數翻轉時有若蓋作重大衣淨安繩上豈不能勝佛言敷草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熨言衣有以新衣投之有汁佛言新衣新汁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陰處便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日中故於陰處淨衣之時以第三汁先用淨衣次中後初佛言先初次中及後淨衣既竟不以水接衣色斑駁佛言應以水接若蓋了當日水接佛言應待明日正淨衣時風雨來至若蓋憚憚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應早著前即於落前淨衣令淨汁所地俗族見問聖者何因此處得有流血佛言非血是我淨衣速生變色若蓋

佛說一切經集卷第三 第三法書

以綠白佛作言淨衣之義或以牛糞或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於鉢長者創造此寺施佛僧已所有牆壁承為彩畫使作是念我今請佛歡喜僧寺至札佛足退居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畫我今歡喜佛言隨意長者不解未白若蓋若蓋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長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赤白及雜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穿林孔數俄別高刺投衣花掛挂眼裏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若蓋數至其舍遂令長者住歸戒中復於其時因說七種有幸福華報言聖者我欲隨一福華發盡修營若蓋答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何事答曰可為眾僧修營住聖者我今現有造寺之宜然若蓋伴助我修營答言長者仁當辦物我助修營若蓋聖者即授錢物若蓋念因此物即是屬四方僧如何費用造器具耶我於

佛說一切經集卷第三 第三法書

餘處別更求覓長者發物貯於庫中假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為我造寺試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屋一無營造問若蓋曰許為造寺何忘空無答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

施物何不替為答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答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僧僧費用何過答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性自便告諸若蓋若蓋白佛佛言此物用造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若蓋營造寺時

巡家乞食長者見怪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來答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我意相逼此有何過若蓋曰我問世尊若蓋白佛佛言營作之人應食寺物雖問許食尚敢食佛言不應食彼彼作上食佛言不應絕上應觀餘寺體例為食

緣處同前時有若蓋忽患腹痛數去迴轉致有疲困若蓋白佛佛言於牀穿孔隨時轉易即於好牀穿破作孔

佛說一切經集卷第三 第三法書

佛言應取故林若麻鐵者應割為乳  
若修繕者應開為穴若病者後隨事  
料理由數迴轉下部者應割為乳於林  
乳邊可安軟物不淨隨地以乳盆承  
勿令高舉臭臭外弄更竟餘盆如  
是展轉無常可得佛言不應過此可  
當一盥洗而曬乾無第二盆應安  
樹葉其盆雖洗臭氣不除應用油塗  
如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慈  
威未聞疾少至便札病人老來病人  
致教緣此相換病者轉增佛言彼身  
不淨不應教札自身汗液不合札他  
設他札時亦不應受若有違者俱得  
起法罪具壽解波離請世尊曰如世  
尊說者不淨淨不應受札亦不札他  
者大德不知抱有幾種不淨汗液佛  
告解波離有二種不淨一敬寶不淨  
二穢汙不淨言敬寶不淨者謂齋時  
未散諸飲食果餅菜之類若食散  
時及以食了未淨漱來皆名不淨穢  
汙不淨者謂大小便及以料理不淨  
屎并刺殺時乃至未淨洗濯漱口已  
來皆名不淨有如是等不淨國時受

佛言應取故林若麻鐵者應割為乳

札札他或如惡作金口明文方不謂  
緣處同前其壽解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如世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  
白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  
舉鞭大嗽當今之時願表知我婆羅  
門妙花頂札佛足并問起尸又言喬  
答摩若復見我傍路行時或脫革履  
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今之時如前  
表知我中教問又言喬答摩或時先  
我在自象中其人談說若移坐處或  
去上衣或除頂帽當今之時如前表  
知我中教問世尊未嘗如來聖教之  
中亦同如是札教法耶佛告解波離  
不應如是而行札教凡是口云我今  
敬札但是口業中敬若時曲躬口云  
畔勝此雖是札而未具足然解波離  
於我法律有二種敬札云何為二一  
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投地而皆口  
云我今敬札被云無病若不令者俱  
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諸若隨者  
何衣刺除穢穢還披此服而為食散  
及札大師不信之人見生嫌耻沙門  
擇子實不清淨用刺殺衣便將敬食

佛言應取故林若麻鐵者應割為乳

還披此服敬札大師我等云何於此  
生敬若蓋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  
其一而刺殺然應別畜刺殺之衣  
此衣雖得佛言應用僧伽跋連身而  
刺殺殺了時悉蓋不洗諸俗人見皆  
共譏穢沙門擇子刺殺殺已不知洗  
浴可惡之甚若蓋白佛佛言刺殺了  
時宜應洗浴時有老病氣力衰微或  
復有時求水難得佛言如此之類應  
洗五支頭及手足  
緣處同前時有敬信婆羅門及居士  
等以妙花捧來施蓋蓋不敬受俗  
人報曰聖者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  
可捨諸善品往復世耶幸當為受茲  
若白佛佛言見施花捧宜應為受彼  
受得已隨處棄擲彼見嫌曰我以貴  
價買得此花供養仁等何因薄棄佛  
言不應輕棄蓋蓋便用於後小室觀  
敬應以供養彼言聖者豈我不見疑  
小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塔今欲持  
來奉上仁等慈蓋得已捨房門上俗  
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札佛言勿

佛言應取故林若麻鐵者應割為乳

安門外應置房中寂靜處安同前批  
過佛言應安屏處時復觀香但是香  
物能益眼根若蓋不知云何屏處佛  
言可於時處挂在前邊

第三門第九十攝頌曰

好應并牀施香泥及鉢氣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香

緣在室羅毘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  
好牀座僧伽應受別人不得得大侍  
牀此亦是僧非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來施  
苾芻皆不敢受俗旅報曰聖者我今  
以仁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  
可持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  
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面并  
地彼起譏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  
今弄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弄擲便  
將塗拭或瓜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  
已應置頭邊塗於壁上時時鼻觀凡  
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心長者請  
苾芻果就舍而食以上香泥塗苾芻  
足皆不敢受報言聖者諸有信敬安  
諸門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

此等香泥有種種名目如土油土膏等

我敬仁等以香泥是因何不受苾芻  
白佛佛言為受塗足香泥受已弄擲  
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等當為  
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  
佛言如前不應對面弄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  
撲壤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  
應為鉢食時諸苾芻當拂而作佛言  
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諸房中作安  
鉢處佛言應作鉢食者若苾芻無元  
作鉢處佛言應用草蓐或以草索編  
籠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  
塵土入佛言應還如是作蓋合之不  
應置地宜可施系柱在樹枝苾芻出  
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譏嫌問  
言聖者所持之物為何物龍及安鉢  
推耶佛言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也  
舊處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三一  
聚落求佛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  
復從乞油其家有六斤油來施苾芻  
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言聖者難解  
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鉢佛未聽許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  
聞佛默許時鄰波難陀將二弟子各  
持油器相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來  
施見器極大捉臂告曰聖者誰能施  
滿此大油瓶苾芻曰奇哉慳惜隨汝  
意施更有信心婆羅門等自當滿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持大  
油器使人乞竟佛制大已便持小器  
將以乞油所用不足佛言不應持極  
小器然器有三種大者二抄小者一  
抄二內名中應如是言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一老一少隨路  
而行說非法語時有不信心藥叉聞  
其所說而作是念此釋迦子說說非  
法隨路而行我今寧可吸其精氣即  
隨後而去復作是念前事已去此不  
可追更作邪言當吸精氣相隨去時  
復遇藥叉是敬信者彼便問曰汝欲  
何之以事具答彼便報曰此二行人必  
論法語汝宜且待勿逐苾芻我今共  
共且申談論答言知識我於此二必  
不相放時二藥叉即隨後去彼二苾  
芻說非法語至歧路邊一諸給孤獨

緣處同前有種種名目如土油土膏等

圖一向廣子母舍時彼小者禮上座足留言好去上座答言具壽願汝無病勿為放逸時二慈者各隨路去彼不信藥又奮迅形儀欲吸精氣復未藥又報言汝今不應轉為造次彼二慈者已既妙法汝自不解得生噴走彼復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無病勿為放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利勿放逸者衆善之年如世尊說若不放逸者能得不死藥若作放逸人終歸於死路

告諸慈者曰我聞藥又作如是說慈者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又問求其便舍而為作諸出家者隨路行時作非法語是故我今制諸慈者隨路行時所有行法慈者皆淨路行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默然於止息處說聖伽他

時賊來水無綆及離賊時令人上樹望望若有來者可隨借用見有慈者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有椰子來彼多者事必有確索者有者善彼若無者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已還望而住慈者來至問言聖者頗有井索及水罐不答言我善時賊聞已即便開亂各持刀杖左右觀瞻眾中上首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刀杖觀見彼賊欲然慈者告諸賊曰何故仁等情生開亂彼具報知上座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為辦必得清水慈者飲足即取慈者所有腰條共相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隨意取水觀察無他足令飲諸人度悅報言聖者如我無水我於仁等相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慈者報曰當順公言賊便札足隨路而去時諸慈者亦皆飲水感滿君持井添淨罐淨水俱尋前路漸至給園慈者見已慰問善來善來仁等尋途得安隱不即便具告慈者白佛佛言由是我今隨諸慈者須持井索慈者

聖者見有慈者隨路而行

聖者見有慈者隨路而行

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令便持極  
短繩言不應令然繩有三種謂長中  
短長者一百五十肘短者十肘二內  
名中有度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  
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刺刀應當及男甲等物支牀并便枕  
書南隨情

緣處因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刺  
賊人處非言賢首為我刺髮彼作是  
念沙門擇子強刀使人處費功勞竟  
無酬直印取刀是持試延時作如是  
念我速刺者更有人來如是速延廢  
我家業報言且去年後方來隨言而  
未復言瞞後瞞時既至復復明朝常  
作誑言竟不為刺有知識苾芻問言  
具壽何因數數頻來此家為是宗親  
為是知識答言不是但為長欲求  
除刺故人誑我為此頻來知識報曰  
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  
刺致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  
苾芻解刺致者宜於屏處更至利致  
勿使俗流致主譏笑時苾芻聞是

衆持持者如四部律事卷第五 第十一 下 廣

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尊聽許  
仁今可來為我刺致苾芻言善哉雖佛  
聽許豈以指頭為仁刺致須刀磨石  
并須鋸子及剪甲刀子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我今聽許為僧伽故當刺致  
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樹園佛令擇子  
家別一人得出家已牀無承足卧不  
安寧然彼先時支解床所卧之物  
悉皆華漫令時牀下卧不安無多  
大力便詣賢所問言賢首我無火力  
當為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  
住房於所卧牀如何安置見其卧牀  
頭邊低下報言聖者由所卧牀頭邊  
但下教令四大大力夷微可於牀頭  
下安支足物答曰佛未聽許佛大慈  
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卧  
牀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  
問賢人與我方藥醫言若眠時時當  
安穩枕答曰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  
言時時當安穩枕苾芻不解云何當  
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肘闊二  
肘其四肘疊作兩疊縫以為帶內貯

衆持持者如四部律事卷第五 第十一 下 廣

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陀毘跋提性常抱疾  
廣說如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答言  
我於先時用香土報曰今何不持  
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為病  
因緣任持香土

雜法第三門了

第四門總攝頌曰

上座及牆欄等破并養病藥茶飲藥等  
許依裁樹法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

上座者次說或可共至終遽作非時聚  
處不為限客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為長淨苾芻  
不知違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  
戒時上座常誦有一住處上座不能  
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不溫奉答言  
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白佛  
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  
第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  
三作復有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  
佛言苾芻應作善次說戒時諸苾芻  
善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不能能者

衆持持者如四部律事卷第五 第十一 下 廣

為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不能者求能為說復有住處說戒者次至不能者轉更餘人彼不肯與不知如何佛言其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尊言今上座說戒上座不能可令第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不能令者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會諸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慈誦得戒然其上座攝得四彼羅市餘餘皆不誦時諸慈誦便不說戒佛言不應慈誦誦戒隨明誦者即可為說上座應可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現次座誦二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誦誦其次眾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誦過戒經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鄒迦難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時非時聲者云何為時云何非時佛言其不誦者為時其誦者為非時仍以水淨淨之為淨緣履同前是時六眾常多惡欲墮垢所趣向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或房分齊時或日分時或親友時云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住處此是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誦

夏此是冬眾名一切時云何分齊此是我房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且時住處此是時時住處云何親友時此是我親友師眾此是記教師眾此是弟子眾此是門人眾此是知識住處由如是故多人來往憐諸必苦以緣自佛佛言慈誦不應於住處自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誦



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實

三辰法師集淨華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牆足剝具不善打光衣得少亦平分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來往者眾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造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圍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若以繩圍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復時來札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實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為實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搭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為木欄廣說如上佛言應為木欄時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來見被賊賊偷隨露零落長者以事白佛佛外安樂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欄外周匝安樂緣履同前時有苾芻居名曰成漢所



毘婆沙論判殺人處求彼判殺彼作是念諸攝迦女強使我作屠說如前慈著所請許庄僧伽得畜割雞具事宜於屏處更相刺殺

終原國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陀羅作好法衣打治先淨以牙指拭軍與難陀難陀得已披此好衣手繫上鈴對諸大衆馳騎而行慈著白佛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必當此是非法所不應為難陀藏人著此衣服手繫好鈴馳騎衆前是為非法若有慈著著熱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既制著熱打衣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熱打衣施與慈著慈著不受廣如上說宣令我等無善資糧越於後世願當受取慈著以緣白佛佛言隨意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先任情受用慈著以手撥衣先任不去佛言置於空地待潤接之亦不能除佛言以不浸去亦不燃除佛言若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熱打好衣准上應用

佛身經初有部毗婆沙論卷第六第二張貴

緣慶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手在於婆羅門集堂中共為言語告言汝等知不此門喬答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觀喬答摩事是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疊一雙入持多林即以其疊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疊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是心資助善扶將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禮拜而去

今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慈著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拘細或方平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告諸慈著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取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拘細或方平許隨用資身慈著聞已報尊者曰知

佛身經初有部毗婆沙論卷第六第二張貴

世尊教我等奉行慈著得已便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且彼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慈著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知者我施衆量仁等作何受用有一慈著報大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用為拘細一人報言我所得者方如手許隨身受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湯相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慈著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為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園成慈著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悉皆讚歎當未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善來慈著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勸正念勇猛不怠摧破五趣生死

佛身經初有部毗婆沙論卷第六第二張貴

之論如前廣說諸煩惱使阿羅漢  
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  
苾芻清及熱人知量而受復如是利  
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  
樹葉衆共分張者得衣物乃至極少  
堪作燈炷衆亦共分

緣處因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  
潔淨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  
淨恆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為出家其  
婆羅門遊方未竟巡歷外道及婆羅  
門修行之衆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  
入地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  
惡或時繁多皆不稱心無端作惡時  
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隨者無違意  
音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迦  
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持瓶持瓶水  
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  
沙門耆耆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  
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  
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  
彼人隨後而行遂便發念觀此婆羅  
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未潔淨欲  
於我而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如前廣說諸煩惱使阿羅漢

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  
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  
服唯著僧脚絛及下裙而已次於一  
邊執石之上置末七七聚以為一行  
各如半挑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  
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  
入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今彼處處  
還是便利既了籌片拭身便以左手  
取其一上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  
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偏洗左手  
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左左瞻令水  
斜出瓶口先以一聚一用洗左  
手又取七土一兩手俱洗洗拭兩臂  
亦令淨淨又取一土用洗洗拭兩臂  
徐去威儀寂靜披著法衣復更以水  
而洗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番三  
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  
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  
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  
不如釋子但取二七作是念已頂礼  
舍利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  
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  
園戒志勤修梵行作不放逸合

如前廣說諸煩惱使阿羅漢

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  
此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  
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  
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  
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  
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  
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  
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  
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  
婆羅門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汝今意可觀前利益以  
殷重心捨諸俗念求大功德說是語  
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園具如  
法教誡策勸勤修諸結戒證無生  
法得阿羅漢果雖三界諸觀金與土  
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  
搗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殺  
三阴六通四無礙辯志足於三  
有中隨處受善利養恭敬無不喜捨  
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時釋迦  
弟子親詣佛所俱礼足是具陳上意

如前廣說諸煩惱使阿羅漢

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  
導眾生於我法中國斯制戒為清淨  
事福利無邊

時諸比丘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何  
緣當具善舍利子以清淨事誨彼引  
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國寂處佛  
告諸比丘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今得  
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誨攝  
令捨賊使歸修三寶受持五戒汝等  
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  
妻與一女儀頗端正年既長大處女  
在家有五百群賊夜劫其村時彼賊  
時渴過溪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  
告言女子我今渴過有水將來共言  
且待即息然取水觀察賊跡問曰  
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  
答言恐有草賊飲時致患報曰我是  
狂賊欲害汝村唯恐非理應與毒藥  
何憂草賊為我患乎女聞是語記如  
他日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八)金

凡賊所為者輕奪他財物隨若作不淨  
戒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提與是時賊辟飲水  
既訖懷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  
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  
以為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  
見時射以毒箭遺此命過苦痛難支  
我聞兄三倍生身感仁今若能歸依  
三寶捨五戒者我為仁妹賊便美語  
告其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  
為賊三婦五戒今起信心群賊奉持  
共奉歸依諸比丘當勿生異念往時  
賊師即婆羅門是汝之少女即舍利  
子是昔時觀水為清淨故令賊受戒  
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  
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辟苦海  
永證無生

佛告諸比丘當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  
須在念如是洗淨有大利益金身清  
潔諸大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  
必當必當及學戒女永寂男求寂女  
堅潔潔迦那波迦那波於我以及我  
為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九)金

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燒塔行道不合  
犯佛續經自不犯他亦不受犯不應  
索食不坐僧牀亦不入眾由身不淨  
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行  
況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  
若作善供養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  
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洗淨  
水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沒  
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  
法懈怠放逸為下品行當隨惡道時  
諸比丘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緣破須隨智明月間便領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比丘  
著故舊衣無心受惜時衣邊時甘悉  
破落若若白佛佛言隨所損處以線  
縫之雖復損縫線復下世更著堅緣  
緣今半因佛言當觀僧伽服履猶若  
身身時諸比丘更無餘衣常披大衣  
於其腋下流汗濡汗臭氣不淨今衣  
灰破若若白佛佛言可於服邊別安  
臨緣若若不知如何安帖佛言用物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十)金

一時中隨一張手而為其怙佛言不  
應用白拘結應以壞色彼用袈裟色  
佛言不<sub>以</sub><sub>此</sub>赤石赤土淨之必  
蓋縫著佛言<sub>若</sub>可<sub>展</sub>縫<sub>於</sub>一邊安  
怙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法<sub>轉</sub>向任  
彼若有臭氣時時<sub>洗</sub>

緣<sub>同</sub>前有妻<sub>摩</sub>門<sub>應</sub>妻<sub>未</sub>又<sub>使</sub>生  
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八時大世主  
便度出家與<sub>授</sub>近園時大世主時五  
百<sub>苾</sub>芻<sub>尼</sub>往詣佛所<sub>札</sub>雙足已<sub>退</sub>坐  
一面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六  
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sub>整</sub>衣一<sub>有</sub>  
合<sub>掌</sub>恭敬白言世尊已為<sub>苾</sub>芻<sub>說</sub>此  
奈耶<sub>唯</sub>願<sub>應</sub>悲亦為<sub>尼</sub>說<sub>佛</sub>言<sub>无</sub>有  
是<sub>像</sub>如<sub>來</sub>大師<sub>親</sub>對<sub>於</sub>尼<sub>說</sub>此<sub>奈</sub>耶  
法然<sub>於</sub>苾<sub>芻</sub>尼<sub>衆</sub>有<sub>聞</sub>一<sub>遍</sub>即<sub>能</sub>持  
者我<sub>當</sub>為<sub>說</sub>時明月<sub>苾</sub>芻<sub>尼</sub>在<sub>衆</sub>中  
坐即<sub>起</sub>合<sub>掌</sub>白言世尊<sub>唯</sub>願<sub>為</sub>說<sub>此</sub>  
受<sub>尊</sub>言一<sub>聞</sub>領<sub>悟</sub>佛<sub>為</sub>彼<sub>說</sub>一<sub>頌</sub>無  
違<sub>佛</sub>告<sub>諸</sub>苾<sub>芻</sub>於<sub>我</sub>法<sub>中</sub>聲<sub>聞</sub>尼<sub>衆</sub>  
一<sub>聞</sub>便<sub>領</sub>者<sub>明</sub>月<sub>苾</sub>芻<sub>尼</sub>斯<sub>為</sub>第一  
佛<sub>作</sub>是<sub>念</sub>非<sub>一</sub>切<sub>處</sub>有<sub>明</sub>月<sub>可</sub>未<sub>及</sub>  
相<sub>似</sub>者<sub>亦</sub>不<sub>可</sub>得<sub>是</sub>故<sub>苾</sub>芻<sub>亦</sub>應<sub>受</sub>

佛言不<sub>以</sub>此赤石赤土淨之必蓋縫著佛言若可展縫於一邊安怙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法轉向任彼若有臭氣時時洗

持<sub>苾</sub>芻<sub>尼</sub>時<sub>奈</sub>耶<sub>為</sub>苾<sub>芻</sub>尼<sub>說</sub>佛<sub>應</sub>

教<sub>詔</sub>有<sub>問</sub>為<sub>答</sub>如是<sub>念</sub>已<sub>告</sub>諸<sub>苾</sub>芻<sub>盡</sub>  
知<sub>所</sub>念<sub>事</sub>乃<sub>至</sub>有<sub>問</sub>為<sub>答</sub>如<sub>世</sub>尊<sub>說</sub>  
由<sub>依</sub>戒<sub>故</sub>由<sub>住</sub>戒<sub>故</sub>皆<sub>於</sub>法<sub>若</sub>定  
若<sub>等</sub>如<sub>理</sub>相<sub>應</sub>此<sub>明</sub>月<sub>尼</sub>道<sub>順</sub>於<sub>戒</sub>  
由<sub>依</sub>戒<sub>故</sub>由<sub>住</sub>戒<sub>故</sub>定<sub>慧</sub>相<sub>應</sub>發<sub>起</sub>  
勇<sub>猛</sub>正<sub>勤</sub>策<sub>勵</sub>廣<sub>說</sub>如<sub>前</sub>得<sub>阿</sub>羅<sub>漢</sub>  
是<sub>壞</sub>五<sub>趣</sub>輪<sub>出</sub>生<sub>死</sub>海<sub>廣</sub>說<sub>乃</sub>至<sub>極</sub>  
梵<sub>天</sub>皆<sub>為</sub>供<sub>養</sub>時<sub>諸</sub>苾<sub>芻</sub>咸<sub>有</sub>  
疑<sub>請</sub>世<sub>尊</sub>曰<sub>此</sub>明<sub>月</sub>苾<sub>芻</sub>尼<sub>曾</sub>作<sub>何</sub>  
業<sub>彼</sub>當<sub>具</sub>說<sub>得</sub>大<sub>聰</sub>慧<sub>有</sub>大<sub>辯</sub>才<sub>聞</sub>  
持<sub>之</sub>中<sub>說</sub>為<sub>第</sub>一<sub>於</sub>佛<sub>教</sub>中<sub>出</sub>家<sub>修</sub>  
行<sub>斷</sub>諸<sub>煩</sub>惱<sub>證</sub>阿<sub>羅</sub>漢<sub>佛</sub>告<sub>諸</sub>苾<sub>芻</sub>  
此<sub>明</sub>月<sub>尼</sub>曾<sub>作</sub>業<sub>果</sub>報<sub>成</sub>廣<sub>說</sub>  
如<sub>餘</sub>汝<sub>等</sub>苾<sub>芻</sub>乃<sub>往</sub>古<sub>昔</sub>九<sub>十</sub>一<sub>劫</sub>  
人<sub>壽</sub>八<sub>萬</sub>歲<sub>有</sub>佛<sub>出</sub>世<sub>名</sub>毗<sub>沙</sub>尸<sub>十</sub>  
号<sub>具</sub>足<sub>與</sub>六<sub>萬</sub>二<sub>千</sub>苾<sub>芻</sub>往<sub>兜</sub>率<sub>天</sub>  
住<sub>勝</sub>慈<sub>林</sub>中<sub>時</sub>彼<sub>城</sub>中<sub>有</sub>一<sub>長</sub>老<sub>婆</sub>  
耆<sub>耆</sub>久<sub>已</sub>主<sub>一</sub>文<sub>年</sub>漸<sub>長</sub>大<sub>其</sub>父<sub>信</sub>  
敬<sub>至</sub>禮<sub>意</sub>時<sub>遂</sub>便<sub>將</sub>女<sub>性</sub>苾<sub>芻</sub>尼<sub>事</sub>  
以<sub>刀</sub>子<sub>及</sub>針<sub>行</sub>與<sub>尼</sub>衆<sub>作</sub>隨<sub>意</sub>旋<sub>時</sub>  
彼<sub>女</sub>子<sub>見</sub>斯<sub>善</sub>事<sub>心</sub>生<sub>歡</sub>喜<sub>白</sub>其<sub>父</sub>  
曰<sub>我</sub>亦<sub>隨</sub>情<sub>與</sub>諸<sub>尼</sub>衆<sub>作</sub>隨<sub>意</sub>旋<sub>時</sub>

持苾芻尼時奈耶為苾芻尼說佛應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盡知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皆於法若定若等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道順於戒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是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極梵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當具說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作業果報成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毗沙尸十号具足與六萬二千苾芻往兜率天住勝慈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老婆耆耆久已主一文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禮意時遂便將女性苾芻尼事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旋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旋時

曰<sub>善</sub>哉<sub>隨</sub>汝<sub>意</sub>作<sub>其</sub>女<sub>即</sub>取<sub>刀</sub>子<sub>及</sub>

針<sub>金</sub>銀<sub>等</sub>寶<sub>種</sub>種<sub>與</sub>物<sub>奉</sub>施<sub>尼</sub>衆<sub>為</sub>  
隨<sub>意</sub>事<sub>即</sub>於<sub>衆</sub>首<sub>合</sub>掌<sub>并</sub>拜<sub>而</sub>發<sub>誓</sub>  
言<sub>願</sub>我<sub>以</sub>此<sub>於</sub>尼<sub>衆</sub>中<sub>敬</sub>心<sub>攝</sub>施<sub>所</sub>  
有<sub>善</sub>根<sub>於</sub>未<sub>來</sub>世<sub>今</sub>我<sub>復</sub>得<sub>大</sub>慧<sub>大</sub>  
辯<sub>具</sub>足<sub>聞</sub>持<sub>汝</sub>等<sub>苾</sub>芻<sub>勿</sub>生<sub>異</sub>念<sub>往</sub>  
時<sub>女</sub>者<sub>即</sub>明<sub>月</sub>是<sub>由</sub>彼<sub>昔</sub>日<sub>於</sub>尼<sub>衆</sub>  
中<sub>行</sub>刀<sub>子</sub>等<sub>所</sub>有<sub>善</sub>根<sub>復</sub>發<sub>弘</sub>願<sub>願</sub>  
我<sub>未</sub>來<sub>得</sub>大<sub>辯</sub>才<sub>聞</sub>持<sub>具</sub>足<sub>由</sub>彼<sub>業</sub>  
緣<sub>今</sub>受<sub>斯</sub>報<sub>又</sub>於<sub>迦</sub>拈<sub>波</sub>佛<sub>時</sub>出<sub>家</sub>  
修<sub>行</sub>為<sub>苾</sub>芻<sub>尼</sub>乃<sub>至</sub>盡<sub>形</sub>持<sub>戒</sub>無<sub>缺</sub>  
竟<sub>無</sub>所<sub>證</sub>時<sub>親</sub>教<sub>尼</sub>於<sub>彼</sub>佛<sub>法</sub>中<sub>聞</sub>  
持<sub>第</sub>一<sub>時</sub>攻<sub>第</sub>子<sub>發</sub>如<sub>是</sub>願<sub>我</sub>親<sub>教</sub>  
師<sub>於</sub>此<sub>法</sub>中<sub>應</sub>持<sub>第</sub>一<sub>如</sub>佛<sub>授</sub>記<sub>於</sub>  
未<sub>來</sub>世<sub>人</sub>壽<sub>百</sub>年<sub>有</sub>佛<sub>出</sub>世<sub>名</sub>釋<sub>迦</sub>  
牟尼<sub>於</sub>彼<sub>法</sub>中<sub>我</sub>當<sub>出</sub>家<sub>佛</sub>亦<sub>記</sub>我  
於<sub>尼</sub>衆<sub>中</sub>應<sub>持</sub>第<sub>一</sub>由<sub>肯</sub>願<sub>力</sub>令<sub>受</sub>  
斯<sub>報</sub>汝<sub>等</sub>應<sub>心</sub>若<sub>此</sub>黑<sub>業</sub>得<sub>純</sub>果<sub>報</sub>  
廣<sub>說</sub>如<sub>前</sub>是<sub>故</sub>汝<sub>等</sub>應<sub>當</sub>修<sub>學</sub>  
緣<sub>同</sub>前有<sub>少</sub>年<sub>苾</sub>芻<sub>共</sub>老<sub>必</sub>善<sub>人</sub>  
聞<sub>進</sub>行<sub>至</sub>室<sub>羅</sub>伐<sub>時</sub>老<sub>苾</sub>芻<sub>向</sub>摩<sub>子</sub>  
母<sub>舍</sub>少<sub>者</sub>詣<sub>給</sub>孤<sub>獨</sub>園<sub>於</sub>一<sub>苾</sub>芻<sub>請</sub>  
為<sub>依</sub>止<sub>住</sub>少<sub>多</sub>時<sub>白</sub>其<sub>師</sub>曰<sub>阿</sub>遮<sub>利</sub>

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針金銀等寶種種與物奉施尼衆為隨意事即於衆首合掌并拜而發誓言願我以於尼衆中敬心攝施所有善根於未來世今我復得大慧大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拈波佛時出家修行為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竟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持第一時攻第子發如是願我親教師於此法中應持第一如佛授記於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於尼衆中應持第一由肯願力令受斯報汝等應心若此黑業得純果報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緣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必善人聞進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摩子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為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

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隨往取來報  
言子隨去遠來若彼無他事尋即  
旋歸札足而去既至彼已象亮有制  
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往便該  
若苦而為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  
到師房所扣門不達自言欲禮阿連  
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  
師今有疾我即奔去是不應世尊  
由斯制須依止乎相瞻視我今宜往  
侍養當行即便供給病瘳瘳損自言  
觀察臥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聞  
之不答言我無聞之然我本心不擬  
住此但為暫來取自衣鉢此眾有利  
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眾法請作  
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瘳  
我今奔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  
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  
及執軌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  
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  
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為善事汝  
當好去常為謹慎勿作放逸違犯師  
足奉轉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  
掌札敬師言善來具壽何故違違彼

如本經有云如耶摩等來與之問曰何故

便以事具忠白和師曰善哉具壽汝  
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瞻能令專  
根日夜增長如蓮花水師作是念為  
前依止為更授耶必當白佛佛言有  
緣更去即擬還來宜依止師無勞更授  
緣更去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  
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為作生如是念  
如佛所說寧作摩訶不與他出家及  
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余門人亦  
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  
教誡誦誦一苾芻報言具壽教誡此  
經若曰共立定期我當教誡若有之  
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願  
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誡後於異時彼  
便得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遂便忘  
忘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暗  
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  
去別求依止答曰家作依止是為法  
思一無聞之今何難違報曰汝無聞  
之我有聞之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  
病至三不覺迴顧汝作如是不恭敬  
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  
聞然不能教答苾芻自佛佛言於

如本經有云如耶摩等來與之問曰何故

依止師可為供侍當觀師主與父母  
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誡阿連  
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為瞻侍  
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我身  
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令習讀  
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  
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為供侍於教  
誡師亦為供給者復於異時依止教  
誡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為供給若  
苾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  
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誡隨處傳  
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  
圓具即便共擲人間遊行於彼弟子不  
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師而  
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法共相資助  
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  
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  
事周還來給團少年愛重皆起迎接  
其年老耆成唱善來彼耆弟子見不  
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來少許迎  
接苾芻答曰何故不迎少許迎

如本經有云如耶摩等來與之問曰何故

不移座豈成合理答曰豈彼於我出  
來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  
我憶念見而迎接茲當報曰勿作是  
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  
佛法中剽除瑣瑣而放法服以淨信  
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  
事供養未能報恩決作是言非為應  
理彼便默念茲蓋白佛佛言弟子門  
人總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師  
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  
依止者諸蓋不知云何如下具說  
緣處同前時有蓋蓋與一少年而為  
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來到師處  
自言阿遮利耶我今敬札有所請白  
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  
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  
止師曰如汝傲慢不相敬重誰與依  
止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若  
蓋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蓋蓋日不三  
時札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  
子門人每日三時頌就二師而中札  
敬即告諸蓋蓋曰是故汝等弟子門  
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中札敬

緣處同前時有蓋蓋與一少年而為  
依止思養供給受念如子時彼弟子  
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  
利耶請為觀察身舍則具我今欲向  
人間遊行師言子無聞之不蓋言阿  
遮利耶我無聞之然欲人聞須處處  
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  
退悔者即可迴來自言甚善善教當  
還至中路已便生退悔作如是念我  
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奔血  
行不為應理今可迴峰還却還住  
師見問曰汝今復來有所遺忘否言  
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  
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  
在外遊行為此還來師言甚善復  
生念即舊依止為更與耶蓋蓋白佛  
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願應門人無願  
應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  
無願應心門人有願應心此亦名為  
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應心亦不名捨  
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蓋蓋為眾導首有多  
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  
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  
顧問後時病老弟子皆來請其師曰  
教我習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  
染患沒等無人迴顧者我若有見汝  
如此懺悔能相救者可就於彼而為  
讀誦蓋蓋白佛佛言教誦誦師亦應  
瞻侍汝悉皆作便對善品佛言應為  
瞻侍是時有一老瘦蓋蓋先就依止  
師人報曰老人明日當養答言何故  
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  
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骨  
高人即是看汝汝孝丈夫隨意當作  
彼便供給因斯病差來請師曰我  
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後請師曰  
我我聞誦答曰未至汝者答其師曰  
曾承供給是我當當讀誦授經人  
心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  
有所須者我皆為作彼便默念蓋蓋  
曰佛佛言常侍侍者不得因緣勿令  
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親一僕  
聰者時以其父長懷便事聞佛言  
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眾心慈慈向門徒舍出牀

今坐六人同坐其牀遂夜一時大笑  
 佛言是皆言其善作斯非法不知  
 新法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欲酒  
 耶慈緣不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  
 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不見牀重破  
 耶答曰豈可木盡乃近身云彼便默然  
 矣蓋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  
 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余佛言不  
 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  
 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道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將因不昇樹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為  
 緣索因前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如  
 佛所說若是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  
 物而為供侍佛言鄒波離但除性罪  
 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索因前時具壽鄒波離跪有一求  
 寂欲受近國師即為受作羯磨師及  
 屏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  
 物先至壇中灑掃四地敷其座席諸  
 人未來鄒波離跪左右顧見樹開  
 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眾彼

此經見於大藏經律部文獻卷之六

便昇樹墮地傷手腹開近國慈蓋白  
 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  
 子所愛蓮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  
 加守護欲近國人亦復如是善加愛  
 護是故不應令將近臣人輟昇高樹  
 今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索因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  
 光王之所愛育曾於一時因有過災  
 被王罰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王  
 難久桓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  
 出家如是念已離逝多林六眾慈蓋  
 恒今一人在門邊位時鄒波離隨住  
 在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  
 來何故難觀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  
 可不聞世人有諸希遠致敬數見便  
 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言聖者凡  
 是因王難久承事今難得意終致成  
 身我欲出家願隨濟度報言賢首能  
 發此心極為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  
 利廣如一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  
 所稱讚今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  
 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群臣不見廣  
 大為過病耶答言彼無恙亦大王何

此經見於大藏經律部文獻卷之六

言曰斯即去詣遊多林而為出家王  
 曰誰作斯事答言聖者鄒波離隨王  
 聞此語心懷瞋恨今使往報聖者我  
 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生  
 太子勝歸行兩皆與出家可自稱王  
 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鄒波  
 離隨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  
 報汝國王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歸  
 行兩惡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  
 豈我就宅註訪廣大今其出家彼自  
 來求我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  
 王聞此語更起瞋嫌時諸慈蓋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廣大王大有如是過  
 是故不應輕度此等皆諸慈蓋曰汝  
 等當知鄒波離隨是惡人度大目  
 廣大今正起瞋是故慈蓋不應度大  
 臣出家見來未請應須詰問汝非三  
 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  
 師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要邀  
 及不國王元未聽許至慈蓋所求請  
 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  
 此等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或  
 緣索因前具壽阿難隨曾於一時新

此經見於大藏經律部文獻卷之六

制勝嚴於廣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於好顯敬高堂之嚴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傲揚自高不存札節情懷毒害輕蔑於人見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權此禿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權尊者頭時阿難陀四壁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恚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願瞻宜可然去既至迦多林飯食說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巷嚴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夜有婆羅門某性毒害不問禮節教諸弟子讀誦明論令一弟子拳權我頭苾芻問曰汝何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過云何答曰我元無過彼今權頭由我願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那波難陀聞已問尊者作何言說答曰有片許事那波難陀曰我尚略聞願更重說即為具說時那波難陀即三點頭口中唱誦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

尊者阿難陀等心等如師事尊者云云

人便刺頭人逆順淨制指摩以油於是制時著衣持鉢入室諸城新次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觀苾芻時那波難陀即在其前經行未去婆羅門見令一弟子曰汝去權彼禿頂沙門那波難陀聞是語已告尊者曰汝無知物何用違他不白未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打其頭那波難陀即提其臂報言我知那波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至王邊便提其臂尊者前行婆羅門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提一臂共相牽視時人續來並皆曳去那波難陀有大氣力牽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至王門六眾法介若懷忿怒至王門時王嚴送勳王親相已報左右曰出門觀察是有聖者六眾未即即便出觀見那波難陀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向使聖者阿難陀不出家者今受何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答言我為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

尊者阿難陀等心等如師事尊者云云

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居事等知后是事故免不誅人王於我等俱生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輒以拳打聖者阿難陀頭彼復懷瞋亦打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舍近臣曰卿今可去新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羅門到街巷嚴告眾人知時彼父母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未至悲啼兩淚發聲啼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當曰善哉大臣我子有德王今新乎既犯國惡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新左手斯誠曲惡大臣聞之即新左手復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遂掩左手舉右臂照節諸言那波難陀還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王為王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事答言前時出勅新婆羅門手彼手現全王愛臣未問言婆羅門何不新乎答言新說若介聖者那波難陀見為諸人舉手放讀大臣自言見彼父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掌

尊者阿難陀等心等如師事尊者云云



當藏左為此即便藏其左手王言為彼父母藏其左畔今由我勅更藏右邊即便往新時婆羅門既無兩手要辟而往後時那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故無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復聞懷惻然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眾皆生譏訕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遂行刑戮作苦切事殺他人手慈蓋白佛佛作是念慈蓋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慈蓋不應斬他手是告諸慈蓋曰那波難陀惡藏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若有慈蓋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慈蓋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讓彼婆羅門那波難陀言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陀起憐護心那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慈蓋其手汝等當聽乃後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修止而住唯食果飲水自怡但著皮衣更無所顧於果樹下加跌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猕猴攀果今落打破

當藏左為此即便藏其左手王言為彼父母藏其左畔今由我勅更藏右邊即便往新時婆羅門既無兩手要辟而往後時那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故無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復聞懷惻然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眾皆生譏訕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遂行刑戮作苦切事殺他人手慈蓋白佛佛作是念慈蓋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慈蓋不應斬他手是告諸慈蓋曰那波難陀惡藏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若有慈蓋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慈蓋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讓彼婆羅門那波難陀言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陀起憐護心那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慈蓋其手汝等當聽乃後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修止而住唯食果飲水自怡但著皮衣更無所顧於果樹下加跌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猕猴攀果今落打破

彼頭今時隱人說加他曰我終不起念今汝苦身已由汝自作心當斷命報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為知友獵師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事奔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整時時彼獵師頭先無疑其果落頭流血流苦痛經心舉頭觀樹遂見猕猴攀樹枝上便即投弓射以毒箭從樹而墜因此命終汝等慈蓋勿生異念當時隱人即阿難陀是往日憍憍即婆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那波難陀是彼時為阿難陀之所憐護那波難陀之所酬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弃由此應知先業因果終不亡失應說如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已已唐高麗國大藏經總目  
劫剛道

當藏左為此即便藏其左手王言為彼父母藏其左畔今由我勅更藏右邊即便往新時婆羅門既無兩手要辟而往後時那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故無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復聞懷惻然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眾皆生譏訕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遂行刑戮作苦切事殺他人手慈蓋白佛佛作是念慈蓋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慈蓋不應斬他手是告諸慈蓋曰那波難陀惡藏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若有慈蓋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慈蓋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讓彼婆羅門那波難陀言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陀起憐護心那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慈蓋其手汝等當聽乃後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修止而住唯食果飲水自怡但著皮衣更無所顧於果樹下加跌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猕猴攀果今落打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撈棄獲施處大衣數時用師讓婆連取鉢已物想阿市多護月賊想取自衣此頃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猶廣多羅果毛線黑喜還安置刀子針不用指瑞器

緣處同前時當偷藏有竊盜者偷得他物往園林中然而取食骨及頭蹄弄擲而去六眾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遠見有烟群鳥亂下即便相命共往觀看既見園林烟掃為下遂相告曰難陀那波難陀彼處定有可取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棄掃之物斯為足矣可煮而食即便自煮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煮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者若我得作無生事者豈可不能取

好摩麼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猶骨頭及自煮而食有人盜得肉已食淨骨頭歸是他所弄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必言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還法罪緣慶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梢弄去六衆行見逐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取將即便取取時甘蔗主尋蹤求至見彼六衆共取殘蔗報言聖者大仙服為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為偷盜事者豈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取食而復取他所弄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弄惡我等取期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讓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必言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還法罪

緣慶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園林中好者選食惡者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校信誦責甚言白佛佛言取者得還法罪

緣慶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園林中好者選食惡者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校信誦責甚言白佛佛言取者得還法罪

好毛綾生受樂不同餘物後因急難加醫瘡無効特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云之復勿以大焚將此毛綾纏裹我身弄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曰汝不須怖宜速病者並悉身云下久之聞自當平復然命意難留忽氣斯白於毛綾生重受故捨命之後生大癩鬼平時彼親族以五色彩裝飾與毛綾纏尸送至林處必言見已告屍林必言喜日具弄有費弄人因病身死以好毛綾用裹屍骸棄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往詣屍林所取其毛綾時彼非人即便起屍懸提其綾作如是語如尊者喜勿取我綾几屍林人多有旬脂便報鬼曰癩人汝由愛綾生欲鬼中今更欲往捺捺迦耶汝今宜放黑喜受善共思相身以脚踏之強牽而去往逝多林時彼鬼更增纏患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綾來彼不採錄便入寺中欲遊多林多有天龍護又謂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津福不敢前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佛知故問阿

緣慶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園林中好者選食惡者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校信誦責甚言白佛佛言取者得還法罪

難陀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言有黑喜甚惡取彼毛綾佛作是念者此非人深生受者若不得綾必歎然立因即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即宣云報彼黑喜還非人綾若不與者歐血而死既與綾已今使前行到彼林中報言汝臥後以綾蓋時阿難陀宣教語彼黑喜必蓋廣如上說乃至復以綾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受毛綾者可在前行至林遭卧隨言即卧以綾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甚惡黑喜有大力僅得免死必言白佛佛言甚惡不應隨宜輕取屍林露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甚惡當知屍林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又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制已六衆即便將衣而去不信見譏問言聖者仁將衣去向彼空林豈然畜耶甚言白佛佛言不應將衣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

緣慶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園林中好者選食惡者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校信誦責甚言白佛佛言取者得還法罪

是若有至穢損傷身者後當取衣被  
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  
七八日置最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  
後浣滌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札制  
度必當白佛佛言見林必蓋所有行  
法我今應制見林必蓋死人衣不  
得入寺不札制底若樂札者雖一尋  
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  
不為俗人宣說法最不住俗家若有  
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  
我住見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  
聖者勝壯多人來過我舍問如是語  
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嘆坐者答曰  
我住見林若說難遭即應為坐勿致  
疑或見林必蓋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蓋蓋所有刀針隨處  
安置被垢所損蓋蓋白佛佛言不應  
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蓋蓋不解如何  
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夾黃  
臘拭方裏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唾離應蓋尼彼先

諸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  
持用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吐唾  
離應隨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  
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則違  
當還答言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  
煩擾告諸蓋蓋蓋白佛佛作是念  
尼於琉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  
應於此器中飲水飲食若受用者得  
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通蓋然火并洗浴鉢水不歸衆  
連鉢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長者施園之後作如  
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  
我欲莊飾即往由佛佛言隨意當畫  
聞佛已集諸彩已并嘆畫工報言  
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  
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  
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樂又  
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  
作三趣生死之輪屋下畫作各生事  
佛殿門傍畫持鉢藥又於講堂廣畫  
老宿蓋蓋宣揚法要於食堂廣畫持

鉢藥又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又安水

餅藥又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又安水  
堂廣畫龍持水瓶著妙璣塔室火堂  
住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  
變於睡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  
小行履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  
內應畫白骨獨體是時長者從佛聞  
已礼足而去使教畫師既並畫已時  
有不作意蓋蓋隨感然火烟畫損畫  
蓋蓋白佛佛言我聽蓋蓋作然火堂  
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  
得越法罪時有病入更須然火於房  
簷下不敢輕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  
庭然待烟畫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蓋蓋於簷下洗浴濯損壁  
畫佛言不應可於寺內近一自頭  
面向佛像而為洗浴或可別作洗浴  
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軌應為水室  
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為淨  
浴室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  
遇患三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  
幸為療方其人信教報言仁可向聖  
衆慶元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

時盜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眾  
在門外波羅尼是婆羅門報言善來  
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咄咄聖者  
我實希未令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  
賤心問曰仁何故來答言聖者我子  
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家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耶波  
離陀報言且住我為取水即便入寺  
食已洗鉢取殘餅餅菓雜雜以  
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  
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室死  
宜能持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波離  
離應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  
應得病瘵損時婆羅門深生輕感必  
言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  
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  
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  
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  
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  
中以佛經頌咒之數遍然後授與若  
不依者得越法罪

實不清淨安鉢之某脚而食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茹素而食作者  
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普草履食俗  
族讓云沙門擇子食不清淨佛言不  
應如是著難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  
諸病人脫去草履食便增病佛言若  
病人不脫草履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安居無依止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為  
緣在室羅伐城耶波離度一弟子  
無鉢可與乘人食時各自燒鉢置於  
淨處出行札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  
此有開鉢我今將去食復當還即便  
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  
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  
餘尊者為勝賢等鉢苾芻問曰汝  
無鉢耶答言我無鉢先無鉢度汝出  
家答曰耶波離耶波離我與我出  
家苾芻盡驅除後惡行誰不與鉢今  
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與鉢與  
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為

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數  
具鉢及水罍具壽耶波離請世尊曰  
知其無鉢與受近園以近園不佛言  
成受眾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  
鉢或經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園成  
近園不佛言成受眾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  
覺已弃物逃走往遊多林道行既回  
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耶波離隨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  
賊問汝何人答曰我是貧賤人間言若  
奈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事方論出  
家我是大賊雖當攝受答曰世尊教  
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  
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  
俗耶波離隨即與出家并受園具報  
言賢首宜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  
城廣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  
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  
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  
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  
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得  
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自曰出家語

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若白  
佛佛作是念賊出家有如是過  
諸若言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  
得越法罪時有若者不知是賊而不  
與出家遂作難緣乘出離道佛若  
知是賊不與出家者若不知者隨意當  
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  
非大賊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若者多有  
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  
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若  
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有德  
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臥具  
威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  
若者不應於此處經第二夜離施違  
者得越法罪復有若者於一住處欲  
為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  
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  
依止師問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  
者若於此不應為夏連者得越法  
罪復有若者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  
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  
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七 第二三三頁

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  
若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為後夏連  
者得越法罪  
復有若者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  
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檢察謹慎  
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  
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夏連淨可向  
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  
若者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  
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前  
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  
住處眾事具足捨與四方僧伽後於  
異時被官拘執若若聞已奔寺他行  
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既若若  
知已還來相同長者先知奔寺而去  
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奔寺  
他行答曰我聞長者為王所執心生  
惶懼遂即逃奔寺曰我雖被禁餘有  
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若若  
被關繫若若白佛佛言不應逃走  
應同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  
頗能相供濟不若若者善若不能者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七 第二三三頁

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  
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  
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應作羯磨數  
淫席為捷推言白告已大衆甘集本  
一若者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違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  
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  
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違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  
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  
長淨若諸具善聽此處彼處於五年  
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然若若許  
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  
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  
其然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若來者乃至  
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  
者善若若來者所有財具及諸雜物  
寄隨近寺牢閉寺門應亦不寄若若  
來時所寄之物若若還彼若若還者善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七 第二三三頁

不還者必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必當身繫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女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自擔正是共宜仁今為誰作斯勞苦彼聞然今必當自佛佛言必當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即於頭背腰體而擊掌重移還招識聽不應如是擊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緣處同前

緣處同前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遊多林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矣授釋子不免助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作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耶諸餘人所彼

雜事卷第十七 第七十五

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未答言聖

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緣而為出家答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為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家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為出家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園成苾芻云何為四依告苾芻者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弊棄清淨易得依此出家處苾芻性特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能依此而為活命我之奉意求至出家見此離行我今將去遂與出家近園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作是念來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園者不應為彼說四依法若近園後方可為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妻妻未久便誕一男年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遊多林時鄰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為善事如佛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

雜事卷第十七 第七十六

為六答曰三衣鉢鉢水羅敷具報言

我無邪波難陀曰汝今且去我為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云知父已存不婦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子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為娶妻具壽邪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為出家答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答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邪波難陀聞曰此是何物彼即答曰我諸眷屬為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園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園者應可為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園成苾芻性實難遭遇近園已後自經衣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遊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交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

雜事卷第十七 第七十七

需聲連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  
來鉢隨履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  
更合取不若苾芻白佛言不應驚彼  
其所劫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  
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關進  
行賊奪其物賊手縛著苾芻來鉢苾  
芻便弄遂於來鉢廢闕愛用佛言必  
苾芻物不應遺次即作捨心乃至其  
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來見時應取  
復有苾芻同前遭賊賊詰詰問其  
衣物苾芻見家慈皆憶執提其賊  
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持楚毒受家  
苦惱苾芻白佛言不應將賊付彼  
官人可為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  
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  
故成就來鉢事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  
齒木并雜漆汁行出外時無顧慮心  
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事未有疑  
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  
友可委寄人有其三種一者心相愛  
慈二者近為得者三者是所尊重四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漆汁行出外時無顧慮心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事未有疑

者大故違懷五者間用已財心生歡  
喜此五人物雖不同至用時無吝又  
復觀知他所弄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  
緣處同前佛許漆灰便於寺外露地  
及經行處而為漆作被塵土汙及風  
雨濕苾芻白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為  
漆作寺內漆時漆汁墮地猶如血色  
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然牛  
羊耶答曰非然衆生是漆汁墮地報  
言聖者漆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  
於漆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  
塗積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  
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賊緩作神通若得上賊衣  
不應割去經

緣在三舍城竹林園中余時世尊於  
勝身山今天帝釋得見諸已其影勝  
玉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陀所  
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  
時為熱所困賴苾芻曰善哉仁等可  
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  
言實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漆汁行出外時無顧慮心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事未有疑

聽種樹苾芻種樹便弄而去其樹便  
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問  
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  
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弄去不為防  
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  
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  
將護持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種樹即弄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  
冬自惡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  
當於四邊壘壘速護復為熱傷佛言  
應通施穴夏雨如常傳水爛壞佛言  
夏時可除園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  
弄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  
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  
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  
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營  
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比方便陀羅王附上毛  
綖與影勝三王既得已將事尊者畢  
隣陀姿踐尊者便拔向阿蘭若賊聞  
此事王得上綖與尊者拔在阿蘭若  
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  
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漆汁行出外時無顧慮心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事未有疑

阿蘭若處故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答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竟答曰欲取上銀若如是者隨中舒解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勿令此銀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遂即抽出一邊掖之不已便成大窟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大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卑賤賤委何因惱我答言癡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天神通我非彼敵宜當逃竄勿被王取便弄毛線滅影而去茲若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銀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慈若曰畢障障婆羅所作非理披此上銀住蘭若中是故慈若不應披此上價之銀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有蘭若慈若得斯好故應著村中人守護後有蘭若慈若得他好銀寄在俗舍身柱林中遂被盡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茶葉或安阿觀或苦棟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三十經 竟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禮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慈若皆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棄其善品隨處而卧答言最者我思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執而辭去既至宅中必五百張白疊衣飯持來寺內奉施僧伽慈若得已獲其縷續染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獲來於諸房門觀其帳疊慈若不見聞言聖者我施帳物今何不見慈若以事具答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被因何割壞唯願留縷受用慈若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縷直令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三十經 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竟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捨攝頌曰

焚屍誥三轉 捨隨親身亡界慈蓋不應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焚屍誥三轉 目連因打云不應廣大作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迦多林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卡久便提一息年漸長大於佛法中而為出家遇病身死時諸慈若即以死屍并其衣鉢并於路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抄門擇子身云弄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

諸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燄於擇子中為出家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親必與如法焚燒慈若白佛佛言慈若身死應為供養慈若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摩友雖諸慈若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至如何得燒佛言此諸慈若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



察無盡方可燒項欲燒項時無甚可得佛言可奔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之夏中地澤多有蟲蟻佛言於聚薄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臥以草縛支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道長慈喜可令能者誦三誓無常經并誦他為其呪願事了時即便不洗浴隨處而微俗人見議或言釋子極不淨潔身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今應可洗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盡衣俱洗其不觸者但洗手足依還寺中不札剃度佛言應札剃度

緣在三舍城具舍舍利子及大目連於時時中往觀地獄候見傍生人天五趣巡行觀察至無間獄時舍利子語大目連曰具舍宜當為此無間有情息猛發善時大目連問是語已即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沛如車軸獄中猛發令空中雨隨風動云時舍利子見是事已報目連曰具舍且止我滅其火若言隨意時舍利子入摩竭三摩地降注大雨令無間獄地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恩惠若迷見外

道瞋刺擊由昔為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瞻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惡苦惱然彼供養我本塔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為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受從地獄沒至三舍城二人相隨共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杖推磨之流外道語曰我欲打彼沙門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過方打不獲勿驚我且先問得我意者善若不迷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而至問言若善正命象中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打即說瞋言

正命象中無沙門釋迦象內沙門有若阿羅漢有貪愛即無凡小愚癡人時彼外道不開煩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因違前禁將熱緩步而來外道

即見問言若善正命象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阿羅漢智亦不行若言汝等象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五名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聲聞眾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瞋瞋刺擊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使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眾生今墮惡趣受耕舌苦報報徒眾汝等更勿供養我塔寄供養時我身若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強論過失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直須執打餘更何言豈不早年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為目過打便合理象即以杖打尊者身過體爛熱由如捉草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恠其在後遂眠不來迷即往看見其

形體碎如提菓而布于地問言具壽  
何意如此答言舍利子此是業熱知  
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  
聞眾中猶說神通家為第一何乃至  
斯答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  
憶況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  
纏其身猶若彈兒抱持至寺諸人驚  
異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此答  
曰執杖外道打今爛熟透緩下衣徐  
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  
大師聲聞眾中說尊者曰違忤第一  
一答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  
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拍蹴天帝  
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  
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  
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  
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  
我若不濟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為  
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應有違犯  
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  
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  
深生厭離當求寂靜無久停即自  
命持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

持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

者見是事曰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  
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卧具少欲自  
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三舍  
城中并餘住人皆普聞執杖外道  
共打聖者大目連連身支節也皆  
爛熱碎如提菓時舍利子自以衣裹  
纏若彈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  
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眾總舉  
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  
大目連連遍身支節碎如提菓時舍  
利子自以衣裹纏若彈兒持至園中  
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三所  
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言太子幸相  
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  
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  
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  
曰聖者何因忽至此答言大王此是  
前身自作業熱知欲如何王極嘆怨  
告大臣曰卿等即宜淨地四散寬敞  
外道若提復者置於空室以大焚燒  
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  
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諸代受  
王報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提

王報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提

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之所有  
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  
大師聲聞眾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  
何不縱騰達斯苦痛答言大王是大  
阿羅漢然業力持我於神字尚不能憶  
况發通耶如來大師不為二語親說  
如陀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善不云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末生慈王以  
衣掩淚命諸善曰於七日中不令聖  
者違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奉此  
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為瞻養慈意  
致敬礼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  
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無惡惡願  
無惡惡我當溫服舍利子聞而告曰  
我等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  
甘露同歸圓寂舍利子言當如是作  
尊者為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來至  
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無有地方所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如影隨人安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云無上尊所說

善惡業不云無上尊所說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即札尊者馬勝足已右繞三匝白言阿遮利耶所作我已辦今是取後群當入無餘依清淨涅槃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事已成辦能隨善逝轉法輪令者樂欲入涅槃世間法將燈明滅彼聖人等既奉王命共相議曰三出嚴勅我欲如何一人守曰知何所為聖者年暮被杖熱打猶如提籃如何可治然此尊者有人悲力我等雖命彼自垂恩諸人曰斯為善計即便共去詣尊者所札足而白大王有教勅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違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奉汝現在對極然聖者年暮加斯苦害難可平復唯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捺不至前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白王聖者曰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諸人喜辭共詣王所而白王曰聖者曰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日暮歲滿七日已以神通力息除苦痛入

佛本行經卷第八 第八分 竟

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見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首欲見大王王聞語已不勝喜躍疾起數度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地起勸札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聖者尊體起居得平和不尊者者曰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暖血身荷負衆苦無休息今已除盡飢渴毒安隱當隨涅槃城溫縣城中絕諸患終生衆苦悉皆無佛及聖衆在中居輪轉愚夫不能入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提筆無可療治假使古大醫王不能痊復所有醫人願皆釋故王曰醫故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流起札尊足尊者告曰王勿放逸略說法已即詳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察以何意故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將欲入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連被打之後心生悲戀遂嬰疾苦作如是念是壽目連若涅槃者我往何為我今宜可先入園寂作是念已至具壽阿難陀所詳別廣如經說次往

佛本行經卷第八 第八分 竟

世尊所頂札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佛教我已持隨力為他說聖衆已供侍於身無愛心地動自事終已修涅槃行身語意三善依正道無差我於生不受於死亦無憂是故我涅槃更無過此樂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摩勝法中於後而來最初而未有何意耶今時舍利子合掌恭敬說他日不忍見佛入涅槃殊勝目連亦如是如來法將今事了故我於先證圓寂今誓大聖人中尊我今欲往本生處為諸親族說法要當捨輪迴五蘊身為諸舍利子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告舍利子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舍利子寂後札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次至大目連處自言具壽我有重難七頃知不我令欲往都羅地聚落於親族而為其說法當趣涅槃者言具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往持團聚喜為諸親族說法要已當入涅槃次至

佛本行經卷第八 第八分 竟

應阿難陀阿星履能願離伐多跢  
陀迦摩結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詳別  
云欲涅槃時依尊宿告言謹慎舍利  
子持者唯能與共蓋眾諸解羅陀村  
二十餘里許具壽羅結羅亦與共  
蓋眾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  
告羅結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猶如露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佛正法最為作止  
汝羅結羅如我備於者宿者應親近  
三嚴教中有疑處除我更能能答者  
若有直應問我耳為汝解疑宜責我  
具壽羅結羅答曰

我親是次第佛亦不久滅如樹燒四枝  
其身不久住  
時羅結羅札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  
知諸行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會  
利子將求寂靜處以為侍者於摩揭  
陀國人間進行漸至解羅陀村北岸  
攝波林後止而住為諸親屬演說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六卷第二十一

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聞舍利子將欲  
涅槃時有無量百千眾生悉皆來集  
尊者觀者如是人眾堪應受化明其  
根性方便說法開示勸導諸親屬喜  
今彼眾生或得壞法或得頂惡世間  
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退或復出家  
得應供果或獲無上菩提種子或獲  
獨覺聲聞種子及時尊者清度親  
屬及諸大眾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  
昇虛空妙大光明現諸神變八萬餘  
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  
方焰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  
聲諸蓋雲集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  
或居妙高山七山摩耶香山等諸處  
或江河之側隨風禪修受解脫樂時  
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  
地忽然震動欲令觀者見其親教已  
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緣致  
師於瞻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直  
者弟子有八万阿羅漢同時皆悉入  
般涅槃

舍時大目犍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  
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次第  
乞食還至本屢飯食訖衣鉢先足  
已詣世尊所扎髮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無堅實脆常動搖  
猶如毒餅我捨除唯願大師哀愍悲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者將為滿足生死海無邊  
離垢昇彼岸我伴舍利子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唯願大權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  
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哉  
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  
何言時大目連取後札佛合掌恭敬  
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  
園村為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  
為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事  
者達於暗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  
万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入于涅槃  
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  
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祿波普造  
諸人皆作生天解脫摩妙之業  
時具壽阿難陀及羅結羅聞舍利子  
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六卷第二十二

佛所教佛足已保立一面具善阿難  
隨自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因遠滅周遍身心皆動搖  
日提諸方悉聞其假使聞法心迷亂  
今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憊思憂皆離別先為汝等說  
是故更憂悲生者不先死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終無得存者

時次寂靜隨為耶波默耶焚燒供養  
已取遺骨舍利并持夾鉢詣王舍城  
既至住處置夾鉢洗足已至具壽阿

難陀所頂札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  
德知不我耶波默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夾鉢時阿難

陀即將摩隨往詣佛所頂札佛足在  
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形體若無人不能於方隅  
闡法心無解

今未寂靜隨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  
德知不我耶波默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

并持夾鉢並詣至此今欲如何佛告  
阿難隨舍利子慈意將諸戒蘊入涅槃

摩訶薩婆經卷第六 第一三三

勝耶不令世尊將諸定慧慧解所  
隨解脫智見遍入涅槃耶不令世尊

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持  
持以法入涅槃耶不令世尊具壽舍

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及三十七  
菩提分法入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

具成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  
勤勇正念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惡出

離善趣入慧大智覺廣慧甚深  
慈惠等慧空慧具足開示勸導憐愍

慶喜聞悉解了慶喜當揚揚無量然  
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

既涅槃由斯憶念今當憂愁悲啼不樂  
佛告阿難隨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

容得有如此道還供養生法欲今常  
住者病有是憂現知諸法世常滅壞

不應憂慮阿難隨我先曾於慶喜宣  
說一切愚受敬樂之事悉皆無常終

摩訶薩婆經卷第六 第一三四

位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槃又阿難  
陀若舍利子所云之慶於彼方隅名

稱充滿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定之  
念世相如是終歸離別若我現在或

後去世如是應知自為洲渚自為故  
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者

別歸依又阿難陀汝可自為洲渚乃  
至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

持戒者則為第一云何慈慈自為洲  
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

別洲渚者無別歸依若有慈慈觀於內  
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嘆息憂愁憂

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  
身如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

諸世間嘆息憂愁憂生煩惱如是名  
為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時阿難

陀聞佛說已頂札佛足返辭而去  
時諸慈慈咸皆有疑諸世尊曰聖者

摩訶薩婆經卷第六 第一三五

母願新婦見懷念心於其母處不為敬重母貢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連辯問是諸迷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容華於已覺遠未能離足離而更於我夫三強說過非徒是已復常求母過後於異時婦見姑嫌作私惡事遂告其夫夫共生瞋念子告婦曰愚癡老耄尚不忠於我少年強生言竟遂起惡心作破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打彼身形確如提草汝等當勿生異念性時慈羅門子知大目連由於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日生中身常被打破如提草乃至今日家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眾中神通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先所作真必須自愛無人代當乃至廣說如是應學諸法若眾聞已奉行時諸法者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道等不打舍利子而害目連涕告慈慈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亦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子群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未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又共議曰無

耳即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時有寒一摩納婆答曰何意相問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答曰不問冬夏時但今有風起風生寒即有無風寒定無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便報曰冬月定有寒夏時寒不有此事合諸無知共生疑時諸童子聞已瞋熾熱打而去汝等慈羅門子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打破者即大目連今時亦小時諸法者復更有疑諸世尊曰帝有大德具壽阿難陀生大愛世尊大慈能為開解佛告諸法慈我今開解慶喜憂懷永成會有我於往昔已為慶喜除其憂感汝等應聽過去世時迦尸國婆羅門城王名梵授乃至廣說聖樂安陽其王有子名曰善生善生有子類類端正宗親聚會乞與立名諸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唐名迦尸孫陀羅後於異時善生三

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憐愛子故兩手抱屍悲啼啼哭聲大嚙髮懷悶絕時迦尸孫陀羅有方便智作如是念大王更聞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為解憂結即詣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有所欲王曰汝欲何物答曰與我造車用日月為輪裝設精妙可乘將來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當當破而取命與王聞是以更增王愛懼告其子曰誰作斯無益是愚者所言定知我不能強欲令求竟其子白言大王我非愚國王是愚者抱此憂憂肉變子苦悲臨日月觀出時普照於人世能除四方闇開破大光明父王今不知子云生他趣地獄傍生鬼人天異道中非屬勿攀緣人王善思察慈熱濟苦意依法可歸依王聞善子語身心皆欣躍拔除憂毒皆便棄子屍骸汝等必當勿生異念性時迦尸孫陀羅等者即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其兄提王即阿難陀是即說頌曰王子即我身我父舍利子阿難陀梵授

往昔事應知

今時世尊出王舍城住憍薩羅國人  
閒遊行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  
壽阿難隨於舍利子遺身之骨香花  
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子已入涅槃  
有遺身骨具壽阿難隨親為供養便  
詣其所禮足已自言聖者知不尊  
者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即是我先所  
尊至長時日夜敬仰深仁將彼骨  
隨處供養我亦有心欲申供養惟願  
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先所尊敬  
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詣  
佛所白言世尊惟願慈恩與我具壽  
舍利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告阿  
難隨汝於阿難行香供養遺骨於如  
來所未為供養未是報恩於如是事  
若能作者是於如來真為供養是大  
報恩所謂隨他人出家及受近園  
或與依止教其讀誦策勵釋尊求  
出遺身今處處何以故阿難隨如來  
世尊於三無數大劫之中為諸有情  
倍受無量百千萬種難行苦行方證  
無上正等菩提阿難隨由修止我為

佛說阿難經第六第三卷

善知識故今諸有情於生老病死受  
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  
者遺身之骨今其供養時阿難隨家  
佛教已即持身骨授與長者何故阿  
難隨不違佛教如佛昔時行菩薩道  
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曾  
無違逆今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  
者得身骨已札佛而去持歸本宅置  
高顯處與其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  
有香花妙物具中供養時此城內人  
眾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陀國鄢  
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未寂唯  
能持付阿難隨尊者阿難隨持來至  
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  
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勝夫人行兩  
夫人并諸長者鄢波索迦會佉那  
波斯迦及餘人眾咸持香花奇妙供  
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  
利子故得證道者現今昔思亦未供  
養後於其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鐵  
門而去時諸大眾咸持供養來至門  
所見其門閉共起譟喧長者何因障  
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有人

佛說阿難經第六第三卷

來欲申供養見門關閉咸起譟喧云  
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  
緣可往白佛札佛足已在一面坐白  
言世尊多有人眾於尊者舍利子遺  
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  
養來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  
人來見共起譟喧言長者閉門障我福  
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  
尊者骨起軍觀波得使眾人隨情供  
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  
何而作能言應可用輒兩重作基次  
安塔身上安覆鉢隨基而下上置軍頭  
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唯量大小中堅  
輪竿次者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  
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  
唯舍利子得作如此軍觀波耶為餘  
亦得耶性白佛佛言長者若為如來  
造軍觀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  
為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  
重不運至三一末應二預流應一凡  
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  
說如是應作若若不知若為安置佛  
古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

佛說阿難經第六第三卷

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賴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為造軍觀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為尊者舍利子慶寧觀波設大施會佛言隨作時勝光三闍大長者諸佛欲為尊者舍利子慶寧設會主作是念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攝鈴普告現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邊商估之類若有來觀此法會者所賣貨物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船時彼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洪波平安當此間勝光王作如是教咸生定念王由昔蒙受斯勝位今復無狀更修擾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衆多金銀珍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捨之而去慈普受已不知如何厚分其物佛言釋貝堪吹擊者應與諸部影像摩用自諸所有珍寶應留多少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時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供養所餘諸物衣裳衣帶及錢寶等現前僧眾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合用故此處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詰問今還念問彼容許不教授事未高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眾比丘不著見聞疑即便詰問必當諸比丘聞已各生著耻形體羸瘦顏色萎黃氣力減少不能談論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比丘從今已去必當不以不著見聞疑詰他比丘若作如是語責他者得越法罪詰問既訖如是應知憶念問諍不為教授長淨隨意教此應知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僧國大藏部監奉

勅刊造

第廿四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三藏法師唐本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初度五人已不喚名族等後戶室略教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摩竭提斯仙人墮處施處林中今時世尊告五比丘曰汝等比丘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比丘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比丘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比丘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比丘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比丘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生眼智明覺洪等必蓋此苦聖諦長  
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  
意能生眼智明覺

八万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  
憍陳如女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  
沒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

沒等慈雲興苦集聖諦是而了法如  
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是時地居華又聞佛說已出大音聲

汝等必苦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痾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  
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

沒等慈悲此頓苦滅道聖諦是所了  
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然  
生眼智明覺

婆羅門一切世間爲大饒益今因梵  
行者逮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讚咸  
向獲羅減少由彼藥又作如是告虛

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

空諸天四大王衆皆悉聞知如是展轉共制鄒須盡六欲天須受之關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衆聞已復皆追

得無上菩提  
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  
得等此輩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

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  
時五比丘及人天咸聞佛說已歡喜  
奉行

三轉十二相故。眼智非覺。皆志得生。  
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  
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使能證得無

今時解為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  
近圓成茲當已時五比丘於如來所  
頻喚名字及以民族或云具壽佛告

上善提  
今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  
持衣阿若多拘絺羅等第十人 解云法之

說此蓋沒等不應於其來處嘆美名  
字及以比族或云具身何以故若有  
以有言心者則此等事第九第三行

茲望於如來虜喚名氏族及具壽等  
此是藏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  
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受

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  
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  
罪者時有少年慈蓋隆佛世尊於餘

耑宿莖莖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耑  
莖莖白佛佛言年少莖莖亦復不應  
於耑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是壽然

有二種呼召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壽年少茲並應嘆老者為大德老嘆少年為具壽若不介者得越法罪佛

在俱尸邨城壯士生地娑羅雙樹間  
今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  
為汝等已廣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

說我今更高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  
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必慧感時有  
事我從先來非違非斷然於此事若

違不清淨。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  
行之。若違清淨。不淨者。此是不  
淨。即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監物不分紋情隨意富 三股杖作盤  
根本話初有都監至奉律事卷第十九 第四品 忠貞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train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Agrobacterium* strain 101.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train 101 was varied from 10<sup>6</sup> to 10<sup>9</sup> cells/ml.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wa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transformants per 10<sup>6</sup> cells. The data are the mean ± SD of thre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神不致知有知則非真靈第九 聖學二法

以不爲己有即謂之明也事在第九卷三十一頁

振本話初有都賦李平律高卷第十九 第四段

應須知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  
便即持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  
此衣已作如是念今日僧伽多得利  
物可賣分之遂即唱賣衆共分獲時  
彼便與衆共白佛佛作是念犯捨  
之衣捨與衆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  
不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  
衣捨與僧遂被分獲事成闕乏由是  
不應捨與僧衆可與別人若無知者  
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衣捨與  
衆僧遂即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  
言長衣捨與別人者時有犯長衣苾  
以衣捨與衆識知人既得衣已然  
而佳不知還衣苾芻白佛佛言應還  
餘人教無識者若還者善若不與者  
應還奪取而守持之此捨衣者乃是  
作法非是全與然捨衣時求知法者  
然後當捨

緣在廣嚴城時諸苾芻為飲納喫食  
未獲獲時適身血出俗族見時問其  
何故苾芻具答彼言聖者仁等豈可  
不當飲情耶答曰世尊不許飲何所

樂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九卷第五

善報言世尊大悲此應聽許苾芻白  
佛佛言聽諸苾芻其飲情苾芻不  
知當如何作佛言周十二肘於上安  
蓋蓋長四肘闊二肘隨身高下編帶  
應盡直縫留門放進還入佛言不應  
盡縫應留少許相掩作門熱應搖扇  
若下邊致入可以懸席或將餘物壓  
之勿令得入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  
當以手反羅逆致勞倦佛言繫於杖  
上因羅取水如是足用時仍猶勞倦佛  
言持三股杖以繩繫杖繩不背住佛  
言近上應穿為三孔以繩貫繫或安  
鐵鐐寬闊三股羅繫於二關羅受水  
渴水之時應出流地佛言用心渴水  
勿令流出成流地佛言用心渴水  
安提勿令風動水在羅中急過不住  
今應問絕佛言應一羅中安物苾芻  
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溼  
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承水  
器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器有二  
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碗遂致疲  
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碗邊穿作三

樂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九卷第五

孔以繩繫之應在一股又上方便令  
牢應以繩前置在器中存養蟲命  
若其羅容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  
打之苾芻於不滿及內而觀於水不  
能見蟲佛言渴水滿現令其不動已  
方可觀察才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  
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  
頭示小蟲行見不分問佛言應以  
茅端及草蓬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  
時於井口上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  
並聞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  
覆水在中苾芻即用此罐滿而放下  
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此器  
或盛放下至不覆之空而引出苾芻  
不解應別作放生器時有無窮可得  
佛言可以繩繫羅方便授下斟酌蟲  
去然後棄出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  
樂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九卷第五



惜聞亡者衣鉢今何所在答言彼已  
與我共告其事若白佛佛言彼之  
惡人生有在日何不與死後方施  
施如是法云死方與應常其物大衆  
共分準分應與緣處同前時有若  
對彼若若分別衣物忽念身云汝若  
若便取其物置已房中昇彼屋既  
已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三  
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鉢水羅  
將此物來至衆內若若問曰此物且  
來餘有多物何不將來答曰房中唯  
此更無他物餘人衆曰有一若若是  
共知矣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答  
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若若白佛佛  
言此是作法不應便自可奪取共分  
緣處同前時有若若對彼分別衣鉢  
忽念過此便持衣鉢與僧伽入衆問  
曰此是誰物答言我物對彼分別彼  
遂身云我持此物捨與大衆若若白  
佛佛言作法應令對分別物不屬  
彼當自取用

聖王時有若若等事見於大士無量

彼某甲若若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  
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  
已報言聖者仁者對我分別衣物今  
可與我若若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若  
若以彼若若為妻寄者即還對彼而  
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若  
若不應對彼妻寄之人分別衣物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若若對他若若分別  
衣物其所對者是闍師人常與若若  
辯競紛擾既厭瞋忿便欲出外六分  
別衣人見去喻汝報言勿去踐復若  
若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  
為開諍亂惱衆人答言如何我不留  
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妻  
寄之人若若白佛佛言若若妻寄若若  
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還指妻寄亦無  
有過時有若若於極遠方持他若若  
作妻寄人彼便令過若若聞時已經  
多日不知云何若若白佛佛言初既  
聞已所有若若物即於餘人而作妻寄

第三門第六子辯頌曰

界外不與彼將行不與轉說成瞋事

遺者並捨也  
緣處同前時六衆若若雖居界外亦  
與界內者欲若若白佛佛言不應忘  
界外與界內人欲見佛不許時有若  
若欲出界外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  
衆即便強令欲若若白佛佛言欲  
出界者不應取欲六衆聞已迷於界  
外更爭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疑若  
若白佛佛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  
六衆便於界外欲與清淨佛言不應  
如是又取將行者欲又於界外展轉  
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  
作者得越法罪

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若若可於三事  
見聞疑作隨意事六衆若若便於界  
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又界外展  
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為

第三門第七子辯頌曰

應可知人數隨意任行等不與俗同坐  
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戒中有婆羅門因若

出外入遊多林生希有心我今試問  
寺中現住可有幾人既見慈喜問其  
人數慈喜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  
勝光大王憐薩羅國所有兵衆尚可  
數知寺內僧徒何因不測彼數無對  
慈喜白佛佛言應知人數慈喜即便  
一一別數或時屈指忘不能憶慈喜  
白佛佛言應可行善既憶數已告衆  
令知慈喜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  
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遊多林見諸  
慈喜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  
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  
慈喜於斯住處幾有幾人彼報其數  
札已而去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  
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允許人  
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  
家中具請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  
送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為我敬  
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  
衆就舍而食既白知已平祥而去有  
餘慈喜從人聞未至給鉢國內時彼長  
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夫飲食已訖  
觀度席安置水盆出木澡豆旦令侍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 第三十品

人往白佛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  
慈喜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  
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  
五因緣如未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為  
五一自宴坐二為天說法三為略病  
人四觀野異五為制學處此中為者  
欲制學處時彼長者准計僧數安置  
座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來至其宅  
報與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為  
准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與座報曰  
有客新來未須生喜答曰仁若先言  
我當辦食慈喜默念于時大眾有飽  
足者有被飢者慈喜白佛佛言與座  
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慈喜臨中  
而至佛言此亦告知我今為彼衆  
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  
及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  
日賢首人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  
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可隨  
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  
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  
酒及品木土屑並今備足勿使闕  
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 第三十品

不檢校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慈喜與諸俗人同座  
而坐時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  
仁是出家常修梵行云何乃與常行  
類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念  
慈喜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  
故諸慈喜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坐  
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不寂同  
座而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園因何得  
與小師共座答曰此非俗人是出家  
者斯有何過彼聞默念慈喜白佛佛  
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園者同座而坐  
佛不許已時老慈喜與少者同座復  
有少者與老一羣不相恭敬慈喜白  
佛佛言老少不應雜座若無夏者得  
共二夏者同座一夏者得與二夏者  
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夏者皆得  
同座佛既制已時諸慈喜在於俗舍  
但得與其大三夏者同座而坐座席  
雖求佛言若俗舍內座難得者雖親  
教範亦得同座以拘隔中無致越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不應居野座不誘他求寂不為持賄物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 第三十品

亦不食屠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敷座席時有  
承寂亦居軟座因而暗著迷失便利  
汗其座褥若白佛佛言求寂不應  
坐軟座褥時具舍舍利子求寂唯陀  
來聽法時若便與軟枯令坐問言  
大德何故與我堅硬座物答言軟座  
佛速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  
失耶佛言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軟座  
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若諸詞責求寂迷便  
遣出遊多門外啼泣而住時却波難  
陀見而問曰汝何意啼答曰被師訶  
責報言子來我當與汝衣鉢及鉢鉢  
臂條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受  
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詞責之時  
不應次捨可作帶纏棄諸鉢念心還  
擬取攝應令若諸開語求寂彼言我  
今不用彼觀教師大德却波難陀我  
所須者咸甘供給我更不能往舊師  
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而  
却波難陀遂訪將去若白佛佛言  
若若不應訪他弟子轉訪將者得吐

緣處同前時有若諸詞責求寂迷便

緣處同前是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眾若諸隨有事至  
即以衣鉢臂條等物而為贈賜俗侶  
見時共生譏訾言仁等豈可因俗  
流耶緣有事未便贈衣鉢斯非合理  
答曰有何非理豈敢慈許而飲酒耶  
彼便然令若若白佛佛言俗人譏  
訾是合互若若不應贈物作者得越  
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若若毒於晨旦於寺  
園上遙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  
便往其處觀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  
事已躬往觀之於叢林處有虎殘肉  
毒而持未入道多林其虎毒氣未至

緣處同前時有若諸詞責求寂迷便

寺所夜於門外啼叫出聲等知而

故問阿難陀曰何意虎求大聲啼叫  
阿難陀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  
持來寺中佛言若若食虎殘肉自佛  
言食阿難陀如師子王殺好麋鹿收  
其精肉飲鮮血已次捨而去然其虎  
類食肉既飽飽藏殘肉是故若若不  
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眾首上座  
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  
肉食時應可問言以是何肉非虎殘  
耶又非不應食物不問而受得越  
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不為言白等若得上債  
費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  
陀却波難陀因行人間過到此寺于  
時大眾多獲利物時諸若若雖見此  
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為解勞者時  
却波難陀自難陀曰阿遮利耶此諸  
黑鉢常生傲慢我等豈可為作怙恃  
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  
利物若若其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

緣處同前時有若諸詞責求寂迷便

竊觀分物既見分已報言斯分不善  
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分衣報曰  
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茲蓋白佛佛言  
欲分利時先白衆知僧有利物令欲  
共分所有茲蓋不應轉去時諸蓋蓋  
重聚其物普告衆知不應出食即分  
其物時彼二人還自藏隱及衆分了  
問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已告衆  
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爲  
捷種茲蓋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  
捷種方可分物時諸蓋蓋復還報物  
告衆今知復打捷種共分其物二人  
復藏分了方出問前諸貴諸人報曰  
豈可不聞告衆及捷種聲即便告曰  
雖告衆知及鳴捷種仁等豈可共行  
籌耶茲蓋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捷  
種并可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蓋蓋復  
還報物爲三事已如前復藏分了方  
出問前諸貴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  
是故惱衆僧告曰捷種并復行籌故  
不現身待了方出答曰仁等何故云  
我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物不  
須我今出去茲蓋白佛佛言雖作三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 第三十頌

事仍對衆行若不現前即不須與斷  
曰善分勿致疑感然諸蓋不應故  
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  
方僧竟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園  
畫此城人衆既聞長者園畫已周覽  
衆觀者遂有無量百千人衆皆集寺  
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衆  
所欽尚於大主家得一毛絛即便披  
服作玩好心入道多林同觀寺宇發  
希有念便將毛絛施四方僧四方僧  
如佛所說有現衣物乃至藏  
爲燈炷平等共分茲蓋遂便割絛爲  
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  
是上絛我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  
寺至其門所見諸蓋蓋問言聖者我  
所施絛人作何用茲蓋報曰仁可隨  
喜我等割破大衆共分一人告曰我  
將作帶一云作報一云繳膏一云披  
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絛因何截破  
宜應出賣既得錢具衆可共分茲蓋  
白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攝理是故  
茲蓋若得如是上價絛時費取錢具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 第三十頌

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餘類亦同然若患痔瘡時  
熊皮履應者

緣處同前時六衆蓋蓋自相謂曰雖  
施郭波難陀於此城中所有入衆我  
等皆提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爲阿  
邊曾不見施今可脫覓或客見與一  
人報曰應如是作然須擇設少多方  
計應取師子皮以爲鞋履於繫絛處  
上風而行爲聞氣時即便驚走答曰  
善計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  
若不與者拂爲未過即於晨朝詣調  
爲師履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求福  
心曾於我等不施少多餅果之直依  
言聖者我等豈可繫屬於仁以餅果  
直共相供給六衆聞已默頭唱諾并  
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  
爲履上風而立時彼群鳥聞師子氣  
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爲師鈞斷  
爲項不許令住六衆遂見告言賢首  
慈尊急牽答言鈞斷不住如何乎牽  
六衆報曰我能令住各言聖者若能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 第三十頌

今住斯成大思六衆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爲下風爲不聞氣即不覺走諸調爲人問言聖者仁解呢耶答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爲怖不怖耶彼便以實告彼爲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作斯非法不徒益事若其王家取勝大爲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野彼聞微笑照余無言若言白佛佛作是念由諸比丘若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即告諸比丘曰汝等能令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使用席皮而爲鞋履佛言此亦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用所謂智爲智馬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香解脫離諸世尊曰若更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佛言亦不應用用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痔病幸爲療方報言應用席皮作鞋履時病差答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慈必慮見許

苾芻白佛佛言爲病應善多量難得佛言若無應取一量并毛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勅雕造

佛言若無應取一量并毛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六門提攝頌曰

猛獸筋不應燈并及男健狀迷度屋法固許當吞除屋不前長者可與餘卧具不合漬水行第六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縱掩前後掩後兩角及夫頭諸報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用五猛獸皮有小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

虎豹是時六衆用彼獸筋還問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衆使用皮縱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之屬若掩前後兩角夫頭麻履諸報皆不應著

皆越法罪除兩三重革履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光明普皆照父母因斯事各為立其名

今時菩薩在觀史天宮王舍城中有



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咸感  
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  
梵授唱塔居城王名大輪憐憫城  
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  
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  
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  
遠祖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  
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  
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故大光明遍滿  
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  
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眾生皆得  
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  
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  
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  
光曜希奇各為立名用符靈瑞時大  
蓮花王告眾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  
影軋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  
曰影勝此王與其梵授王告眾人曰  
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  
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眾人曰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照明應與  
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眾人曰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照明應與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眾人曰

我子生時光如日出無不明了應與  
我子名曰日出光各各自謂子之功能  
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子護生已過蓮花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今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  
天子各持寶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  
非人轉為損害菩薩胎不為胎中  
血垢所汙淨如來寶聚在一處不相  
滯行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清淨  
妙琉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  
見別母腹內分明亦亦母雖持胎  
身無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讀盡  
形壽不致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  
不飲酒於諸大夫絕煙涼意十月滿  
足往藍毗尼林攀樹枝暫時停  
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於時大地六  
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  
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華上不做  
扶侍足踏七花行七步已過觀四方  
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  
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掌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照明應與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眾人曰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觀王注水一盥  
一吟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  
自然并現香泉上涌隨意受用又於  
空中諸天下散置鈴鐺花鈴頭摩花  
拘勿頭花奔陀利花并餘種種奇妙  
香雨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不礙  
從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  
廣說

內攝頌曰

兩乳多觀相都剎陀勤師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  
私多善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  
名都剎陀聰明辯慧數來參謁阿私  
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  
即於仙處而為出家後於異時共此  
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  
即說如他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遍照猶如日光充滿山林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曰光便赫烈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初出母胎影此瑞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照明應與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眾人曰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群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剎剎隨白其師曰 耶波跋耶若如是  
者今可共行往觀菩薩師日子今知  
不善提薩堪有大威神無量諸天悉  
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無由待入城  
中為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速迎菩  
薩生時聞譯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  
生聞維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  
上象殿馬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  
開發隣國諸王皆奉信物大臣見已  
自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祚興隆王  
子誕生嘉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侍  
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  
然開現諸國朝貢奇珍珍集王聞告  
已心大欣躍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  
事皆咸宜與立字名一切事成  
此是菩薩乘四寶無量百千人  
咸是時菩薩乘四寶無量百千人  
天胡從入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  
憐憫立性多言菩薩入城皆悉默然  
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臣曰諸釋  
迦子體懷敬憐立性多言太子入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五卷 六

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  
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  
城中有舊住藥又名釋迦增長時人  
敬重立廟祠祀但是釋迦生男已  
今淨淨浴抱至藥又藥而申敬札時  
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  
曰可抱太子往札藥又大臣抱至時  
彼藥又還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  
所頂札其足目峰白王三問是已生  
希有心令我太子於天神中更為尊  
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薩第  
三立名  
內稱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今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觀牟尼形  
余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  
澡浴乳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  
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長諸  
璉路授與父王王即抱持瞻視歡喜  
即便授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  
相人知算計者今觀太子告言君等  
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  
十二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五卷 七

者當為輪王者王四洲以法化世七  
寶成就所謂輪寶為寶馬寶珠寶女  
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勇  
健忠良能伏悉敵周圓海內無諸患  
惱人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  
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  
譽充滿世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  
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所說之  
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  
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  
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  
具答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八  
以於餘國及諸王等  
事與若別說不在此  
余時阿私多仙人告解剎陀曰摩納  
婆比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說我  
等宜往札拜瞻願各乘神通騰空而  
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  
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  
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  
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  
隨入誰速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  
退唱善來奉吉祥事為洗足已妙師  
子座安置令坐王札足已白言大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五卷 八

何事得來仙說他日

國主我今至欲見王太子瞻仰年屆暮

導路中第一

王言太子瞻者答曰雖睡我欲觀

王便抱現觀善後眼雙眸不合仙既

見已說他日

良馬不多睡半夜驚時眠而為事未成

因何久安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

大仙彼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

仙以伽他而答王曰

相者諸多謬末劫無輪王有此勝福緣

斷或當成佛若是化四洲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成佛定無疑

仙人遙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

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

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苦行當成正

覺復觀自身得發時佳得是佛不知

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見懷

楚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咸悉歡喜逢身心

仁今親觀相非常何因注弟盡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短壽多病不吉祥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

唯願大仙如實言勿令我意增憂悵

仙人答曰

假使露處從空下可畏未歸太子身

此於無上平居事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礙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蛇一時來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流淚盈目難救忍

奔無上法我前云未有事其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威峰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

世人皆為邪心之所擾亂出言詭詐

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此日

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今阿私多仙

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致敬

懇懇我哀慈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

將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郭邑時淨

飯王勅令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

皆共莊嚴來臨康莊塗拭清淨灑以

梅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幢蓋陸空

香遍滿路是者愛樂如歡喜國復遣

攝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往城

中或他方新至所有人家皆悉存心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

明日晨朝看大仙出眾既聞已各至

途中瞻望仙人步出城關咸生希有

懷望而瞻時阿私多仙還向本山繫

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

終遂便遇惠辨加藥餌瞬息無幾時

那剌陀來札師足白言大師我奉出

來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

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

無所獲空處生涯後雪山則初比羅

城太子與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乎

天人即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

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

不放逸當於今時獲甘露味說伽他

如來出世難遭遇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甘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別離

生者咸歸死

介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都刺

庵如法焚燒殯葬事訖捨憂感迷

詣婆羅痾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

都剌陀先是迦多演都種族時人因

号迦多演都仙人衆皆敬重時盛道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

居士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為瞻養是事無間乃至年漸長大技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

輝迦普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童戲普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普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歡離心所謂牛護夫人處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首六千婢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易羅婆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為無益遂即住僧而為遊縱取好飲食酥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陀離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摩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音邊取吉祥草樹喜提樹下自敷草已端身正念加跏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加跏趺是時普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千魔眾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諸往安羅迦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

燈光王可敬尊勝事畢于經三卷

亦於此時受灌頂大三世以法教化唱述及國人民咸咸安隱豐樂廣如勝說由王力故百姓歡喜歡會相次隨處供養膝上天神穿三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燈光得為王有五殊勝物曰教奇異事廣說健降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為五一者勝碑象名曰寶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龍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頭五者勝使者名曰飛鳥云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驛龍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飛鳥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有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酥起信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憎睡王乃勸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睡名者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使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為歡戲於中夜

燈光王可敬尊勝事畢于經三卷

時三象馬而為檢閱於後夜時親諸摩藏自持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為警覺者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者乍容忍怒至第三問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臨燈光名共安餘字

號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警覺何暇睡答言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速宵不得眠睡云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余業誰復應為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三業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大目應作王即便行告大目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後遂不能為警覺復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

燈光王可敬尊勝事畢于經三卷

誰復應為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  
詣百姓所問前問答時彼國人皆次  
守更而為警覺時費童子當其時  
次赴王宮感感然我遂於夜中掌  
頻懷憂時低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  
憂彼即以事具言知識彼便報曰汝  
亦不遠有人名曰健陀羅何不招求  
為警覺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  
肯為彼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  
錢物必當為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  
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為作即便  
許彼健陀羅曰且當與半若我命存  
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  
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  
及諸餅果王執杖人並皆命食咸令  
飽足報諸人曰王今警覺我當奮大  
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  
具報所有同緣健陀羅曰幸願君等  
為我思置若曰我等皆君所賜美語  
忘腹未消云何不為問曰我等為君  
欲作何事答曰若王來問誰當為之  
時我令寢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即於  
中夜以毛毯蒙膝坐而雙足跪王於初

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事為

便於夜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陀  
羅汝覺勿睡大王欲求彼遂警覺王  
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  
念我若初言即為答者後時不然定  
當斬我頭落子地即不言應三更喚  
之詐為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  
覺者誰答言大天我是健陀羅王曰  
健陀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  
事善能談談答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鶴鳴飲乳其草尾身齊而駭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盤越水差別衣冠成塵  
是謂健陀羅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  
世有奇事且如鶴鳴鳥有毛燕毛以  
稱秤之輕重相相王曰此事實不亦  
言王當日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  
觀健陀羅至曉得鶴鳴鳥對王秤者  
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  
答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答曰  
由王放然王遂默然時健陀羅然過  
一宵以手摩頭而還寢宅時費童子

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時國中但

當答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陀羅求  
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  
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  
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  
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今飲但飲其  
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  
當日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  
鳥對王今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  
緣答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  
酪致今水在王言汝有妙智答曰由  
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  
為警覺如前答言我為警覺王曰汝  
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  
何世事答曰世有甚草以物推打與  
不推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錄草不  
然王曰此事實不答言三當日驗王  
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甚草對王推  
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  
緣答曰推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  
逆風然復於他夜三復問言何人警  
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  
曰我已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有

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時國中但

告靈疑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  
王三言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  
將簾來對三六度誠如所言王曰此  
有何緣基曰我於春時見綠樹下尾  
與身齊乃至王遂然然後於他夜王  
復問言曰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  
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公何世事答  
曰大王我思雖鳥於其身上隨有斑  
駁還有介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  
事實不答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  
善至曉即得一雞對王果如所說王  
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教知王曰汝  
有妙智答言曰王故然王遂然然人  
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三  
日汝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漏盆還  
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  
礙王曰此事實不答王當目驗至  
曉即以盆盛少渴水今滿其水不溢  
王遂然然又王問是詐警覺答言是  
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  
事云何世事我思以豎一井和一井  
水其水不增三曰此事實不答王  
當目驗至曉即以水和鹽王親自試

驗之

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飲當  
王遂然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  
而答王曰汝思何事答言我思世事  
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井  
和一井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  
答王當目驗至曉取水及麴對王  
和試王問何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  
食麴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答言  
是大王力王遂然然王復問言何人  
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  
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  
縐布綺縠之屬不知何去三曰我亦  
不知此物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  
終歸為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為土  
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  
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國師等  
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  
處去時王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  
健陀羅曰此等諸物化為泥土王言  
如汝所說縐布為泥上  
內攝項曰  
猛光親問母知從微所二與後五百金  
強之今出國

王問何故

此時大王既見健陀羅多有情智慧  
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  
間種種事業我不能曉此有何因健  
陀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與良飲  
為王說王曰賜汝無量隨意說之時  
健陀羅即白王曰王從微生王曰汝  
今為我健陀羅曰王今實說豈敢相  
罵如其不信任至明且王自驗知王  
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陀羅極地作  
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卧息即  
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  
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更須問知當  
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  
我無畏我當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  
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婢女因行他  
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婢作  
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  
乎於時彼婢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  
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  
彼健陀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微  
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  
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眾人知如  
是事遂即賜與健陀羅五百金銀令

健陀羅

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二藏法師義淨奉勅譯

內攝頌曰

猛光傳病起 金尤醫羅路 郵刺施得果  
妙藥神持油

今時猛光王然自思念我今嬰此不  
睡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康  
愈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  
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患此集王即報  
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  
醫自王此病非常我事諸人無能療  
者然王舍城頻毗婆王有子名侍  
縛迦為大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  
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索書往頻  
毗婆王所書曰白影勝王可令侍  
縛迦大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  
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財算殺其衆  
相迎時頻毗婆王得書讀已生大  
憂然掌璽而往作如是念若送我子  
孩恐更添煩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  
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撓擾  
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

悵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使術今我煩  
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  
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  
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汝  
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  
心即皆殺害恐行無道枉賊汝身侍  
縛迦曰君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  
唯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  
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  
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  
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  
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未  
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  
何不宣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  
聞已以酥合青色如酒色味如酒味  
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藥陳設  
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行往頻  
毗婆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  
童聞大醫王欲向頻毗婆國持一詞  
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其  
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  
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  
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忙增斷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愛於酒又性暴惡昔有人於王前說  
諸即新其有為是醫人知王性惡志  
皆避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  
曰法弟當知我為彼王以酥合膏與  
酒無別法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  
相方便相授法可割量而與其藥其  
可住者我當出去王病後我當實  
法亦令彼王多賜法物童子言好遂  
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  
至便作是念彼侍婢遊者既是王子  
復是醫王應為威德迎入城問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  
王及太子群寮人咸皆出迎是時  
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眾前後圍連  
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  
之後款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華貴  
病不得睡臥今時極重宜為療治醫  
王答言我當為治然須藥物其藥多  
在諸國及諸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  
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  
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  
善母象隨意取時時王答言善哉隨  
意王命謂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

摩訶僧祇經卷第二十一 藥師經

象任取藥時汝等不應輒為遮止若  
諸大臣并守門者曰醫王或可出  
中還出夜至無賢善象須有出入  
隨意其障諸日及守門者奉王教已  
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  
白日或於夜半未往不恤人無依會  
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吾言  
王且洗浴脫洗浴已今王欲食時王  
既食了已侍婢迎曰王我今將得摩  
伽陀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  
王生大歡喜王可將來是時醫王令  
伴童子現相相授取金許來王既得  
藥尋即服之脫服藥已王便睡著是  
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  
半王遂睡覺即便驚起迷悶醉矣王  
乃大喚今諸左右急可捉取侍婢迎  
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  
知走已便曰王言今不見是將遠  
矣王更大怒便喚象乘象華山大為  
遠起醫人等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  
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  
是時飛鳥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  
追尋其象跡至摩摩摩飛鳥追

摩訶僧祇經卷第二十一 藥師經

及覺言大醫王遠來答曰汝何須急  
來食摩摩摩果飛鳥答曰我奉王命  
假解幻術所與之物不須受取報曰  
汝不須怖今脫服藥我取一顆摩摩  
摩果各共食半飛鳥即念共食一顆  
豈有術半醫王取一摩摩摩果食半  
願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計  
其半願今藥入中持與飛鳥飛鳥受  
果即食時飛鳥先患癩病脫食果口  
藥病相會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  
時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  
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鳥使者  
等好者勿令損失若有象者必獲重  
罪賜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  
乘飛鳥令得病甚後醫王治猛光  
王既得病差是時飛鳥却赴王所王  
見問曰醫人何在飛鳥答曰王得醫  
人欲何所作我捉得時當斬其首答曰  
王今病差百病復除應合賞賜何因  
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賞  
報授大恩飛鳥即作勅書報醫王曰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文王賞賜侍婢迎還意報曰我

摩訶僧祇經卷第二十一 藥師經



將皇恩珍時辭關王若於我生歡喜  
者請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  
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  
使人將大數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  
與醫王侍醫迴得衣便作是念此合  
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  
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  
佛所奉上其數世尊見施空阿難隨  
目應將此衣作支伐羅時阿難隨即  
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  
及羅怛羅隨應着用時尊者阿難  
施作上下二衣復與羅怛羅作僧祿  
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  
觀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答  
之詞頌曰

何處王為上於諸而諸者無淨而有淨  
何者是愚夫何處愚者愛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說名為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  
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  
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樂又天王有  
緣遇至觀史天宮見斯頌心生希

佛本經一四〇四佛本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八

有便記其大不能解義持至本宮  
在殿上令時得又尸羅園有舊住  
王名醫羅鉢是夜希望何時得見世  
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亦名  
曰金光目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  
上見此書頌因即速持不能得時  
此藥又持往得又尸羅園與醫羅鉢  
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  
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蓮  
滿中盛金蓮進詣國聚落城邑如  
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蓮  
而為供養若無人能解了者即可  
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

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欲受經頌即自  
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蓮進詣諸  
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痾斯國  
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  
城中諸今果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  
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頌頌是我  
將來若能解者即與金蓮而為供養  
乃有九童百十人眾悉皆雲集其中  
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  
生希慕驚怖非常然無有能解者

佛本經一四〇四佛本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八

省龍王唱言婆羅痾斯脫無智人此  
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  
納婆曰勿為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  
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  
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答曰名都剌  
陀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都剌陀於  
翰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  
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頌頌詞向來  
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蓮而為供  
養時都剌陀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  
當為汝釋問曰何時答曰十二年後  
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答言  
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  
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  
報曰大仙隨意我且度誠

時都剌陀與五童首先為親友往彼  
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頌頌及持金  
蓮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  
頌頌者當與金蓮而為供養然彼句  
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答  
告曰都剌陀應往佛所而為請問  
都剌陀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已出  
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

佛本經一四〇四佛本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八

虛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馳野性  
披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  
八十隨好莊嚴赫奕圓光一尋以為  
映佩明逾千日示著寶山色相殊妙  
心神寂怡過十二年於禪定者既得  
親觀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  
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妃  
王位如久積善善報有情初得見佛  
時都刺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  
佛所札曼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遙彼  
意樂隨順根性差別當機為說四聖  
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  
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  
見寶路已頂札佛足自言世尊我願  
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家成苦行  
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為摩納婆解  
釋頌義應先從彼為其說已然後出  
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  
頌義未解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  
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為我  
說其問頌義若說已應如是答  
第六王為上族摩耶生者無緣而起亦  
說此是愚夫愚者於此愛智人於此喜

摩耶生者無緣而起亦說此是愚夫愚者於此愛智人於此喜

受摩耶刺時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為執頌  
若人聞妙語解已既得定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我未聞其義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茶若更  
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  
答曰在施薩林中都刺陀受佛放已  
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  
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虛林  
中時略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都刺  
陀前理本親身彼便輕我若為婆羅  
門身世尊所此婆羅門斯有大妻  
羅門三妻及四妻論彼若見我  
為摩納婆形共生嫌謔諸婆羅門生  
高貴彼何故自界向高者摩耶復作  
是念作本親身世尊所親有多怨  
恐為障導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  
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  
并九十九俱胝兵旗尾從千子同遠  
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

摩耶生者無緣而起亦說此是愚夫愚者於此愛智人於此喜

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  
人眾而為轉輪於王頭上持百支傘  
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今  
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眾之前而為  
說法時諸大眾遙見輪王無量百千  
軍眾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  
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  
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咸有愛樂  
心生貪著願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  
佛所頂札曼足却坐一面  
今時世尊告言汝愚痴人於迦葉波  
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說持遂便破戒  
感此下劣長壽親身今者何故還起  
詐心誑我徒眾汝今還可復其本形  
龍王自言世尊我是親身多諸怨惡  
恐有衆生共相揶揄今時世尊告金  
剛子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揶揄時  
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  
而行是時龍王從坐而起別至一處  
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  
婆羅痾斯城尾在得叉尸羅園  
由先惡業一頭上各生一臂羅大  
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露汗形骸臭

摩耶生者無緣而起亦說此是愚夫愚者於此愛智人於此喜

機可惡常有諸至親之類過其身  
上晝夜宴會令他離解不樂觀見是  
時觀王即以本身諸世尊所頂札雙  
足却住一面時諸大眾見此龍身恐  
怖可畏雖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  
者見此龍身處處鱗甲皆悉發聲  
滑脫源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  
平其形廣大能驚懼皆曰佛言此  
是何物來世尊前今時世尊告諸大  
眾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  
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  
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  
佛說已各懷憂悶然而住觀王曰  
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  
此龍身佛告觀王當來人壽八萬歲  
時有佛出世名曰慈氏十号具足為  
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觀王即於佛  
前悲涕泣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  
十四河狀流注佛復告言汝且莫  
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今國破亡龍  
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汝  
國作是語已頂札佛足忽然不現  
是時大眾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

佛本師有問答事地持事卷第三 第二十二

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淚血  
廣說如上佛告諸大眾欲知此龍宿  
世因緣報得者身自作自當無餘代  
受廣如上說項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若思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  
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  
出世名曰迦葉波十号具足在婆羅  
遮斯施鹿林中休息而住此龍于時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聞三藏具習  
定門於寂靜處靜思樹下而作經行  
以自榮勵于時醫羅樹葉打著其體  
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熱心疲倦從定  
而起榮念經行業還打樹極生痛苦  
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  
于地作如是語迦葉波汝佛無情物上  
見何過吾而割學處今受斯苦由彼  
猛毒瞋心毀我命終之後墮此龍中  
醫羅大樹生於樹上頭血流出多有  
諸蟲蜈蚣咬食臭穢非常汝諸惡男  
於意云何善聞三藏習定若若地辱  
罵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若若當

佛本師有問答事地持事卷第三 第二十二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  
故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乃至觀  
緣如前  
今時剎陀仙人詣世尊所頂札佛  
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  
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  
家修學常言善來若若聽汝出家可  
修梵行聞是語已歸敬自落如曾刺  
蝕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  
儀整肅如百歲若若項曰  
世尊命善來極除衣者體即得諸根  
隨意皆成  
時諸若若見剎陀既出家已諸同  
梵行者不知云何愛其名字以緣白  
佛佛言此若若姓迦多演都應將此  
姓即以名特諸若若斯時此若若  
時佛告迦多演都曰然於世間有二  
住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墮  
經於此二見常為國執煩惱不除恒  
懷我傷與苦共生隨若若俱滅汝迦多  
演都由無礙意自生智慧正見現前  
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  
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

佛本師有問答事地持事卷第三 第二十二

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地多演  
都於此二邊勿為執者如來常依中  
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  
名色名色緣六塵六塵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  
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  
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  
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塵滅六塵滅故  
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  
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  
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  
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都問佛說  
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  
為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新諸煩  
惱證阿羅漢果三朋六通具八解脫  
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受復有心無障學如手搗空  
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  
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輝梵諸天  
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都從是  
已復名大迦多演都

摩訶薩婆經卷第三十一 五波羅

此時迦多演都八身瘦死喪與相次  
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自白  
王曰王今宜可修福福業或云供養  
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呪術藥法王  
聞說已祈請獲安悉皆倍作異除疫  
瘡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  
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  
疫者即當報我半時如來大師知此  
國人多遭疫病死無報欲存救照  
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  
聞見起大悲心利益一切於救護中  
咸為第一當為憐愍無有二言依定  
慧往顯發三朋善修三學善調三業  
度四邊派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  
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  
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  
覺獲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  
明問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  
在中取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  
震大音作獅子吼晝夜六時常以  
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境台尼  
誰向惡趣誰離欲且誰堪受化作何  
方便拔濟令出無量時者今佛聖時

摩訶薩婆經卷第三十一 五波羅

以智安詳都破無明眼識無善報者  
令種善根有善報者令更增長置人  
天路安隱無尋趣還勝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心者  
濟度不過時如母有一兒常懷其壽命  
佛於所化者慈念過於彼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迦多演都極光  
大王并後宮婦女及諸人應世尊禮  
知大迦多演都若若能調伏彼即便  
告白大迦多演都汝可觀察迦多演  
極極光大王及宮內婦女并諸人咸  
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子時  
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門  
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三百  
婆羅門往迦多演都大建軍祠祠因  
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  
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  
羣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焉為  
妙顯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顯  
頭疑好奇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  
門此女頭顯是我所須可為大與我以  
一千金錢用酬償直婆羅門答曰汝云

摩訶薩婆經卷第三十一 五波羅

羅門法不應賣疑何故汝今作非法  
得彼不達心然然而去後於異時父  
便命過母聞聖者大地多廣鄰與五  
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新死  
心懷憂悶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頌  
而住其女妙慧見母憂悶問其所以  
母令何故以手掌頌懷憂而住母曰  
聖者大地多廣鄰是汝父故舊知  
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  
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憂者若  
令得人買錢則直千錢可取其價以  
充供養我疑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  
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諸樂人所告  
言仁者我女願嫁仁先求買錢直千  
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債答言老母當  
時我等要須此錢今乃無用若其出  
賣可取半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  
錢付去

余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安心  
而住時羅門來詣尊者所頂礼足已  
白言聖者行遠安不我夫在日與尊  
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  
請尊者曰我來極多幸何能奉問言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六經 佛說阿含經

聖者衆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  
善尊者然則余時老母知受請已礼  
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  
旦敷設牀褥寬貯淨水徃白食辦願  
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  
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  
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  
妙飲食食了留齒水漱口洗屏除鉢  
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為談  
法問言余女妙慧今在何處答曰客  
僕不整未敢報來雖阿羅漢不獲不  
知即便殷念觀彼女心知性淨善告  
言彼女心善可懷將來即命出房至  
尊者所以殷重心礼尊者足退坐一  
面母曰此是妙慧雖知輕觸請與尊  
者為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  
緣事須請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  
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  
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璎珞之  
具報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  
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處  
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純  
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六經 佛說阿含經

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  
為其母女亦教利壽說妙法已從坐  
起去漸漸遊行至毘連豆國幾入城  
中所有灾患半皆除時守門人徃  
白三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客僕殊異  
現入城內所有灾患半皆除息王曰  
此誠善事應中供養時諸婆羅門來  
白三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  
事是我威力灾患半銷未久之間悉  
當除除何因今說白彼婆羅門若  
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歸王出去  
王告曰四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客僕  
殊異現入城內所有灾患半皆除除  
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  
除障事是我威力灾障半銷未久之  
間悉當除除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  
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  
門至烏瓶中於不淨地以麁米餅投  
醋漿水令彼得食食罷去時兩朋皆  
聞大王今日設食  
如何諸目白王如是應作即於高處  
如敷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尊者  
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六經 佛說阿含經

彼便大怒高聲言曰我等觀此非法  
貧王但以廢餅惡糜澆醋漿水狂塗  
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念而住  
彼去之後若若次來問言聖者王所  
設供其味何以答言賢者施主所惠  
受者應食足得充飽以終日夜時守  
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  
復告曰卿今更可於為庵中清淨  
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  
敷好座席敬奉名喚欲出之時得如  
前問婆羅門曰卿如利利灌頂大王  
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  
廚師事雖一唯因何今日不見聖德  
彼便默去次若若來問如前答門人  
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為庵  
為庵亦然淨潔精潔問答相似王聞  
語已作如是念諸若若眾是為福因  
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  
迦多演都禮足而坐令時尊者為  
王說法亦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禮  
足自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眾願  
就我宮為受誅食尊者默許王見受  
已札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

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邊令使  
人往白尊者食已倍轉願聖知時是  
時尊者日初分時執持末鉢持諸必  
菩提鉢食處就座而坐  
王今偈妓奏諸音樂歌舞有發尊者  
僧眾整容端坐取搖鈴鼓樂聲了  
王問尊者曰音樂如何堪聽察不尊  
者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  
日諸根內聞客可不知對境馳心何  
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  
便而告王曰王今領有舍死人王  
曰欲須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  
油置彼平內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  
應撲客報言若油一帝墮于地者當  
斬決首任其逆獲并復於前多置妓  
女奏諸音樂還采至此聞持油人是  
女客儀音樂好不然獲於我方生害  
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  
人來至問曰美女客儀音樂好不答  
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沒  
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油  
鉢一帝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播  
屍在地我於此時恐鈴傾側傾頭落

地一心持持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  
女客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然而  
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  
王此人但為一生之命惜遺大苦般  
重正念不為繞遠善護自身況我若  
若於諸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  
痛因故寧容輕更欲見聞耶王親油  
鉢審察世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  
時太子諸王內宮婢女及眾士庶皆來  
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慈時眾食  
了醫藥木澤眾已昇除鈴器於尊者  
前三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  
妙飲食供五百聖眾與我等不尊者  
曰王是國王授御百城隨念皆來無  
所之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  
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懷  
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  
我徒眾敬設名食斯成希有  
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數價直  
五百諸天婢女難以為比當須審察  
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  
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  
來屢於何村邑有女青髮得五百金

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新設食供養  
是誰之女我妻須見便知王心即行  
尋問展轉遂至迦摩鞠杜城既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定  
憩息已結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  
出來問其德不母使問曰仁今至此  
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姪以為替事問  
言為誰答曰為猛光三以充國后母  
曰甚善然姪財不少心事不成使言  
曰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  
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  
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言聞  
已馳還報王曰言大三我求得女王  
曰今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取瓦  
后王曰彼索財財便具說王聞報  
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衛王  
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遷吉日廣  
倍禮儀前後行軍威嚴旗鼓徒建  
擊鼓將至迦摩屈國既入城已即於  
是日所有疾病並患消除國界休寧  
人民安樂因此嘉應遂共号曰安樂  
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  
第二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

中夜成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即述

三藏法師唐三藏法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三藏法師唐三藏法師

內攝頌曰

樓上遂增長 姪女夜觀星 因作馬為聲  
商人抱枯骨

余時猛光王住迦摩屈城此有長者  
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  
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成  
遂昇樓閣過觀男子於日中瞻望  
不覺復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為  
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淫心便以  
花鬘過樓王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  
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  
顧謂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深意  
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  
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  
還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使下為  
步入其舍歡懷既暢便即有姪習思  
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  
欲心二知節儉三知受胎時知是彼  
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  
王今知不我已育姪時王即以上真

珠璣瑤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余自取如其是男與此璣瑤當送我所女人敬謝王便捨去後經數月無相外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交還我豈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是愁遣使白王我已得舊夫將至今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便令彼不來女便點余王與彼信我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速向某處求來既涉長途幸遇時歲女人月滿便旋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兒置內自戲通覆上珠璣瑤密合其箱朱條懸繫繫鎖印上報知使曰可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出行至箱所圍繞不進時猛光王與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繞箱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以朱條鐵鎖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曰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急使

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即乃見珠璣瑤及以孩子王識珠璣瑤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去是汝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今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殺又安樂夫人親為撫養母亦改名名牛護母于時北方得又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國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目白言有溫迦王國三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貴人來至於此王遣使來既至具問其宮咸王生嫌心報諸臣曰君等屢兵我欲伐彼其三王自親整四兵向溫迦王國漸至彼城便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難逆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

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國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國被是客來遂被欺辱隨處逃竄目猛將何國開為王若以此來以我為凡手者久以長繩繫國勝頭受入城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殺雞為器夫即洗手將欲就食顧謂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飢色我貧窮者有此飯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飢取命終即便下乘車替脅坐洗手足已一履問餐其婦便以數緣見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盡飲於不飲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問時務復更思曰於不飲處我若飲者或恐彼人云相欺傷我今宜於所飲處飲今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時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隙我欲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



重令其交道久而不衰如是念已報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善知友爾可將去至本質家以油塗身湯水沐浴為飲飲食為酒好飲忘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其送供給所須于時團勝王有餘小國名曰渴沙未相抄掠侵擾百姓時諸大目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思量於其書末并為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於己之國土亦當勤守護

時團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沒他降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故居遂令信人報猛光王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為好情深重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抵牾非逆來心我無違出然此太子名

印度撰述卷之四十八 第六卷

曰牛護是我所生今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團勝歡極共盡迷解兵國旋奔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敵已如兩敵自己國王急當求覓四方遠近為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國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除怖辭汝言歸命若入城當過我宅若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何復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為人害命在何處作是告已驛轡而行至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送入宮中後於異時重遊王城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言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眾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言首凡諸豪士宜可言皆有責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故我破二謂他所欺三謂身為人主喪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難難見應觀聚集夫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

印度撰述卷之四十八 第六卷

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為人害住在此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疑逼見尋便驚歡喜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答曰故來奉養增長見王坐師子床諸目輔翹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奈何幸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脫去天冠王先聞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客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威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閣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卧具奴僕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二人皆恭敬王于大目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愧慙前白王言我今幸辭欲歸遂王曰汝今往此共我治國增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夫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綬繫團勝頭牽入聖逝居城今乃方去我是耕夫不

印度撰述卷之四十八 第六卷

地王事宜應且佳勿念還家彼便聚  
余王遂建立為國大相創為宰輔供  
膳尚慮後於異時王曰問曰汝今好  
不答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  
過憂恤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  
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  
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長活因此  
時人等為增長此王時王問汝得好  
不答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目並相  
輕賤何有好事耶王曰若如是者宰目  
聚會評論之時決往其中無敢輕者  
答言大王我是新夫敢朝朝貴王曰  
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然余後於  
異時自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  
敬增長故方便為問今於國中現有  
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穩慰  
時有大目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  
除殊王言不可次有諸目各呈異見  
王皆不可乃問增長曰此欲如何答  
曰若作如是計方能消滅王對諸目  
遂然其策將為當理諸目見已各生  
是念增長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  
共為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長好不答

增廣卷四第廿四章第廿三節 第三

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目曰  
卿等宜可與增長覓宅目曰有某  
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  
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  
并餘財物賜與增長既得宅已問地  
養曰此得好不答曰家中人眾以我  
耕夫感生輕侮王曰若如是者汝洗  
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浴訖  
當去見王增長白言如何我得違大  
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參又汝  
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去待我食  
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  
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宜敢與王共  
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  
敬增長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三  
令使喚去有惡事汝可即來使至傳  
命增長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三  
復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  
非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  
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慢家  
人又曰姊妹當知世界高者必當墮  
落此人今日定遭王罰事乃不違既  
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伊就食王復令

增廣卷四第廿四章第廿三節 第三

使報云有事宜可惡來雖聞王教報  
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  
已自乘大馬至彼宅中問言增長汝  
今飲食否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香  
言事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  
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使  
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  
子足一履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  
悉皆或懷乎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  
辨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  
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  
等從今下應敬傍若不敬者定招禍  
患眾然其語共生敬畏  
王於異時又問好不答曰有一大臣  
是王親族常然罵我字有好耶王曰  
我若作古斯或有哥至於進退汝自  
當知答曰我作作者願王不責王曰  
我無恆責增長異時隨路而去見二  
童子貪無親以持彈并丸在道而戲  
時有婢使頭熱水況在傍而過二童  
子曰我以乾丸彈及作孔一人又云  
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彈丸而掩  
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

增廣卷四第廿四章第廿三節 第三

彈令作孔次彈淫九掩之令合于時  
增養還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  
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  
慈罵問二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  
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余可於我  
所共汝為活答言隨命既蒙叔採問  
曰我更何為答曰汝但習彈後若見  
人與我聞靜當以不淨塗九彈於口  
內答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為學  
覺童子即以纖九還彈口內彼便吐  
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  
不相陵王復問言汝得好不答言王  
之內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曰若  
如是者我入宮時汝來門問言王  
在何處若言在內汝可語言萬機  
務事而不知鎮處復言何能辦事又  
若見我在內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  
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為汝舉足令  
上答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足  
目位別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新  
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能如是作  
時中宮於汝不敬輕侮彼便然令後  
於異時來入內宮問王安在隨王言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內人見  
時皆不忍可欲致起辱王言汝莫是  
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  
人愛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為輕侮王  
若知者於我知刑從是已復志生恭敬  
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令時得好  
其猛光玉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  
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  
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  
或云出地蓋城中有云諸餘城固且  
未須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菩  
賢客色端嚴世所殊絕如天婢女在  
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  
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  
於其夜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  
百金錢往菩賢會彼女見已歡喜  
來報婢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  
即休教為其洗浴按摩身體時有一  
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  
欲來宿然此婢女常法如是後有人  
來報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  
猛光玉客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  
落塗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天帝利往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姬女起罪  
惡心非理枉然彼所零落落在王身  
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零落答言  
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  
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  
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  
出不答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  
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家婦成穢惡  
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  
處汝命須存答言若露容可走出然  
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為走  
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誠拔之汝指其  
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  
能得出  
今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  
住昔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  
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令  
應知我親星宿王遣大難卒苦非常  
真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問  
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家底蔭元由  
國王王受銀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  
逼壁尼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  
語聲盡力掘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隨業而行不淨者身辛苦出外天皇  
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  
王雖受苦今已得出脫存性命我為  
幸甚王便為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  
人處夫人食半見而問曰上天無私  
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  
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簾刮去不淨  
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聚妙  
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  
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  
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來  
臣即批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為  
如何答曰王夜安睡更無異事王曰  
於某坊處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  
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三  
喚即使普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  
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  
採令遣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  
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  
祥行詣王所王既還見高聲唱言普  
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  
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侍思  
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

卷之三 阿闍世王 第三十二 經

隨我力能薄聞多少王言大師我於  
昨夜其為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  
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今命存王既  
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  
合幾不全諸陰陽師未聞層算從今  
已去絕其封候姓女善賢宜將頭髮  
繫懸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宅以壁  
耕墾其家婢僕與我洗者命入後宮  
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  
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愛我我傳  
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答言大王  
暫問家中來中所願王言隨意便即  
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  
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要曰  
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為  
封邑要曰若如是者我欲特牛百頭  
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為  
安臥女曰我願上妙璣珞以實莊嚴  
其婢僕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  
須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  
可直說王作頌言我王乞願遂至王  
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  
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

卷之三 阿闍世王 第三十二 經

其事  
我願五封邑犍牛一百頭子欲為家  
女愛諸璣珞家中所有婢僕漢石磨香  
有此所願求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  
所願  
與汝五封邑犍牛一百頭子與馬寶車  
女與諸璣珞家中所有婢僕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惠甚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三  
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  
心相助平論萬機答言大王我是婆  
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即便強  
立婆羅門為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  
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精兵往伐  
既破彼軍多獲資物也兵野外方欲  
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  
身多痼疾問增養曰頗有大夫與此  
女兒同眠宿不答曰非直同歡枕席  
終亦將其夫替今作馬鳴王曰豈當  
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自驗是時  
增養即將少女付與王王可善治  
多飢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吝惜人

卷之三 阿闍世王 第三十二 經

為癯弱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志  
資養客類可致有異常倫是時地春  
遂將為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  
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珍珍好自  
服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  
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  
汝不請我何得去答曰今即奉請  
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  
威儀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  
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  
星光遂於帷內通擲小物尋即棄惟  
報其父曰過我觀來王見少女顏貌  
起絕遂生深愛問增養曰此為誰  
答言曰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曾未  
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  
將去王即感陳禮事要入後宮世間  
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閣愛著星光  
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日  
所言即令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  
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  
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歷自解逆著  
垢衣卧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  
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今遭禍忘王曰

增養曰此女名星光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  
往伐渴沙當今之時我於天所心者  
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  
我若時時所得大主騎其背上令作  
馬為王今要我盡足內人誰能為我  
報其宿願凡為欲受而事無所不作  
答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為我願無  
疾患我應作之彼無語王曰汝何  
然然汝汝於天更有祈願答曰更無  
求願然汝當時復作是念今汝願門  
大目呪願然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  
此亦可得婆羅門大目我之自有彈  
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可為求之于  
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  
迦迦及城遂與姪女共相交涉既生  
渙者情亂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  
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婦女見其  
窮困便言仁者我無田地耕種復無  
店店與易唯何交遊聚集以為活命  
若有財貨可即時持來無計通行宜客  
往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  
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客受  
勿吝相贈時我宅中幼知相愛姪女

加沙城人持貨物至迦迦及城

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客居住答曰哉  
悲為之

是時婦女情欲馳遣既大便已遂以  
棄按安其養上報曰汝可以盡歸云  
棄按彼便歸取女即以騎其背脊  
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  
是不淨人當離我去即驅出宅其  
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  
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  
婆羅門大目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  
原可求答曰有健陀羅人客彈琵琶  
以自活命將帶掩目引入宮中王曰  
當如是作王與大目昇七重樓上遂  
命大目具說其事增養帶掩彼目引  
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背  
背淨行大目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  
作馬鳴時健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  
上奪得馬鳴應是我傭板女人所弄  
情發於衷乃為歌曰  
此事多相似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法污其面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歌王即問曰  
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

王曰汝女名星光

白王三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  
便與五百金錢遠驅出國後時大目  
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  
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  
羅門大目是諫於我汝頗能令其婦  
親彼教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  
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欺誑請汝  
頗方便能令其婦親彼羅耶答曰無  
勢難說則彼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  
為好事長情之賢必有長情之婦其  
妻即便與大目婦共為交好既得意  
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  
我常者悉皆為作答曰雖有愛言豈  
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其能  
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就其  
後我令其決定不能為答曰但看判  
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袈裟衣臥  
單林上中冷而住大目問曰何意如  
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  
能酬賽令天神筆於汝生嫌隨汝所  
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應苦銷陰間  
四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  
家未有仕會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

增養二童子攝其歌曲歌曰

我夫主王中將去所求福意安隱歸  
來當利其頭雖供養天神自今已來  
寧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  
賽神由此悖心致令天怒我今定元  
河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我  
宜可聞奏悉為神之妻使附信報增  
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為作婦既聞  
知便報增養大目之婦已附信來我  
夫已許侍暫聞奏增養入見答王事  
辦請更不疑大目若果願知此事王  
曰已知不勞言焉時彼大目來至王  
所自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資天神於  
六月中不出度戶願悉許得遂所  
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報增養  
婦曰頭已疑就婦告增養增養白王  
王聞大喜即令使者與大目來于時  
增養教二童子攝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目頭刺却  
時彼大目聞王信嘆著帽而入既至王  
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能使丈夫隨意作

增養二童子攝其歌曲歌曰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目頭刺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目帽見無  
頭現現在朝日猶當大笑大臣內懷  
羞耻外愧於人曲背低頭一無言答  
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為事了便自  
將誠言告眾曰若被女人如是輕  
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昇  
座報大目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  
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  
不其婦嫌子妙問幻術告曰大目增  
養每於朝會常翻弄我汝若能作辱  
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著難言阿  
舅客我善度其事如何既思慮已答  
言易易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侶於  
大聚聚化為房室取估價骨作商主  
婦類客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  
有大聚商侶來至城者或王自看既  
或今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  
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  
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客僕可愛能  
惑人心曉觀見時即便淫著報言少  
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侶稅  
放稅直答言隨意報云不應重罰可

增養二童子攝其歌曲歌曰

侍夜中幻師即便掩畫為夜增養共  
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咽因茲睡著  
幻師遂乃顯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  
枯骨卧養聚中大目即去白言大王  
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  
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  
豈敢與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謂弄  
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  
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  
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鄰摩  
提求出家即行就札白言大德我欲  
出家尊者即與出家授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  
摩經時往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  
遂令還俗如外道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東國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三藏法師唐三藏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放宮天授驛猛虎向得又  
殺人聲八聲

時猛虎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  
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猛王位不  
我今宜可試其智要令使曉未告言  
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  
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  
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奸非者官司  
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  
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目曰彼既  
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  
勿禁森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  
等於國事嚴加檢察王經七日尋自  
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  
能知位不增養曰彼能知雖然於私  
者雖其違也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  
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  
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已妻室亦無妬  
妒我且試聽時有北方健陀羅寄寄

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抄牛  
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  
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  
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  
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  
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  
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  
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  
親王即詠言給其錢物彼即遣店次  
諸貨物廣列芳蓮時太子妃母有一  
婢使送米店雇買諸香藥時健陀羅  
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答曰是牛  
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  
言字某答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  
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  
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  
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  
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  
如是番三見其物多遂過歡喜後時  
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奉見  
婢便白母母曰任來爾還報已遂乃  
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  
而失母曰汝何意喚答言阿母頻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一同我母情生慈感由是共泣母曰我是汝母更無旁泣遂令彼此憂念情深其半談妻在傍而立母曰今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想慈敬教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於親相似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情愈既至宅已子時店主情懷詭詐伴病而眠時彼婢使來買蜜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也答曰彼不知惠我當還報婢報知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慮答言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答曰阿母斯非藥瘵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總作何方便能令病愈答曰有瘵病藥然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甘為辦答言阿母我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貪寒人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撲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讀母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抄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第三五

念我懷曠色奔奔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殷重情義無欺難得其類我母此意為問女者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便笑女為說店主久故恩懷彼是汝叔過病嬰雖不暫看問答言阿母置無醫人為其療治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大嫂共為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貪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原命碎母曰貴賊無定法今願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甥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眾汝之夫主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汝遂許通母便遣信報健陀羅曰見汝慈戀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主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當為帝業若健陀羅共妃生子此若為王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陀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抄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第三五

少時勿還宅內有別善度彼便不去健陀羅服藥與女交通一歲而驢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玩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一處共醉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履彼二通有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三詣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大玉夢見我眼親親王曰汝如何見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耶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雙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為向主婦其夫持貨與易他方我婦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卒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主具報難事商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羣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三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於更破商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若婦見已起嫉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漸大王住時婦者

抄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第三五



即我身是我念性昔共五百賊行其  
想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  
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  
觀知世間惡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  
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  
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新  
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  
今時強遊居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  
情極愛重欲去遊遊作如是念我若  
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  
我若不去脫無別業餬口交無宜可  
持乃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庵  
為牧獵事然諸禽獸貴以充糗後於  
吳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鳥驚馳至  
獵人處獵人記獵通言善王便下  
赤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宜得以  
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  
供侍即持弓箭行漢林時王用明  
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濟著心欲悅  
脫冠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  
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  
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  
復念寧寧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佛本行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

師子怒然而至殺其獵師欲令時時  
便於王憂起慈愍心遂得脫生四大  
王天三見夫况作如是念此之少女  
我與交通無宜輕弄即便安慰置在  
傍邊時王大臣同族頗見共至王所  
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  
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放遊  
還至城關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  
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  
尚不曉得况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  
捕餘吹着鳴鼓警告城邑諸人當知  
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  
中宮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  
任意樂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  
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  
歡遊鼓聲鳴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  
當斬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  
王宮鎮被幽禁時諸宮女皆夜出外  
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康遊行唯有  
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為獲  
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  
外覓別丈夫若曰我實不能捨王出  
外則覓歸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佛本行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一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華情  
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  
中情希出外聞王報告默受其言不  
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頗容端正  
告曰此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暫為  
待燈待我計算費用之數方可隨情  
時彼男子取受賂多奉贈周惠通言  
計算乃至天明脫動鼓聲無遠更佳  
星光奔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  
可須更共為歡愛答曰無容更佳王  
有教今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  
頭我無二首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  
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答  
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  
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  
故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人交通其無遠  
聞派通餘處  
時憐憫憐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  
教今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  
瑜健都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  
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答言彼  
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忠事若慈  
家聞王自來定為非義答曰丈夫為

佛本行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

事好惡須決其住此我且他行若  
曰大王意正非敢相留幸願前途好  
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遠大日  
諫便往遊遊居城邊於夜中見星光  
女問知是已復觀觀客相持舉世無  
雙報言制帝利權美女星光可來與  
我共為歡戲答言隨意可教既席王  
曰汝可教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榜不  
敢卧得已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  
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答曰王有教  
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斬其命我  
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  
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  
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  
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  
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  
將來王讀印已皆增善曰其出光王  
將大軍來入城內無人整覺與我  
言人密求歡愛寧得於彼為放捨耶  
答言大王此趣竊至我不豫知如若  
重來必不相放

不覺知逆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  
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  
去為時目雖告諫王不受語王既發  
引目亦隨行至城邊城止一宅內  
增善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  
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  
勿放男子時瑜健都知其事勢作如  
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遣使然而弄精  
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密嬖  
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驅行  
去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漸漸時守  
衛人謂是嬖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  
弄反而走增善入宅覓王不得但見  
瑜健都即將見王極由此人令出光  
王走時瑜健都前白王曰我比蒙王  
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  
目等受王封祿樂其走去豈成道理  
王乃大責增善曰何有敵國宮王來  
此行私若等公然令其走去若歸方  
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  
已驚惶思求方便時是南方有機巧  
師新來至此增善問曰汝有智力能  
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

作壁有成功是時增善遂藏王家草  
山大為通告城邑華山大象走出外  
廬與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爾已報  
工人曰應以木作華山為形彼即照  
言作機關為於此為中安五十人為  
翼及水多貯象內告言汝等宜動機  
關可令此為往機關不速而往王  
若四兵共來者為可遇還若獨來  
者即捉其三置於為內急走歸國工  
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為至機關  
既不速而往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  
役者見為奇絕咸共觀壁有說此為  
從山林來復云此是猛光王所失大  
鳥遠來至此有來自王說其所以此  
開極光王有華山大鳥世所絕絕白  
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  
人皆來瞻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  
瑜健都曰可即鳴鼓通告皇都共整  
四兵多持羅索領諸人乘共出城聞  
看增大大象目依三教次第皆為虎從  
雲毛俱集城野時為內人見王兵至  
遂便却走大目奏曰於縛為事王先  
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迫王曰四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二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二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二十一

且送我獨往看子時來退唯王獨行  
并將妙寶琵琶自隨而進其為內人  
見王獨來即便住為三至為所諸人  
便出投三入為遂動機關猶如疾風  
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執有大  
兵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  
遂多如兵赴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  
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  
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溫遊王城增  
善大目將出光王至溫遊王所自言  
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相鎔  
鼓人來雲奔臣僂百千衢路聞王  
物增善曰可依國奔奔彼出光王曰  
此出光王於獨為法善知其妙王若  
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  
解盡妙術除奔不離王曰若如是者  
卿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  
如何當答既有新事與世相違王曰  
誰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稟性勤蒙  
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今彼就學當盡  
其妙王然其計即謂女曰有一大天  
是十八種惡相被人善辭調為大書

聖賢經卷第三十五 聖賢經

以憐憫降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  
死不疑即便憐憫就學其大神瑜健  
都在憐憫因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  
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跡必也  
不存別求歸還瑜健都妹名曰金時  
機巧多情信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  
宜往溫遊王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  
作解縛跡必若身亡別與離國聞已  
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為外道女  
形乞可自資者故衣服漸漸行去至  
溫遊王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  
命存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  
惡答曰殺夫并子財物收得門人曰  
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為經書如是  
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王同答涉  
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臣影藏示與  
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  
言大王今得存存彼亦驚惶問迴顧  
則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縛親  
親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為  
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  
相我於彼邊憐憫而學答曰寧有丈

聖賢經卷第三十五 聖賢經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  
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施  
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妄惟目擊彼  
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棄懷親王顏  
狀心生愛慕如狂風吹報言阿母實  
知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  
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達此  
類况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制帝利  
王灌頂受位我為方便令契汝心既  
還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  
念于時金時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  
當安心勿為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  
王學調為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屏  
風環路上覆草衣自号春花伴作癡狀  
即便行詣溫遊王城送於街巷康莊  
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為歌曰  
春時可遊戲春時可為樂我即是春花  
共為遊食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解者即解金  
環密相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  
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三家或大目  
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貌饒得  
至出光王案略申言後時其女天

聖賢經卷第三十五 聖賢經

探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為重職可  
孫為方便走出為佳出光答曰若小  
決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為  
且讀其大走學馳驅未親目見願王  
與我賢善母為隨意乘騎看其去就  
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  
語常為人曰賢善母為可與天授隨  
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曉來昏去或  
初更後夜往還無恒或復宵歸或時  
晨至時瑜健都作逃走計背負為養  
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養何為  
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國人謂任言  
不以為意以華養養於情因歌路挂  
在樹枝為尿尿感負持而出門人見  
問答曰王家設會用件飲眾人皆共  
笑竟無採歸還於走路取挂樹枝時  
出光王與其大目及金勝天授並於  
某時某處期款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母為到所期處大目金勝  
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  
即彈琵琶大目唱歌曰  
共乘寶馬為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為商主 得還城門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一二八

畢我思自願長歡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  
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  
養遂竟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  
乘賢善為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  
驚怒告曰汝可急乘驛山大鳥趁彼  
惡人將來見我即乘大鳥隨路而去  
大鳥奔馳相逐欲及瑜健都即於樹  
枝取其為養棄地而去大鳥遂不  
肯前行追迫之間母鳥遂遠經多路  
縹緲復還及瑜健都取鳥尿尿  
之子地大鳥復欲更得前行至自遠  
壇情離憂悔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  
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鳥亦被將  
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  
聞之曰有何消息答曰已走至國無  
可追尋王便常頻憂愁而住  
今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迷  
即請令沙門婆羅門商人貴顯族  
知識實實無係遠近星奔甘至王所  
廣行禮捨為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  
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  
雖得將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路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一二九

術曰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  
將汝父來至憍阿國為賊師者我  
即不名為出光王也彼懷懷忿然介  
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都曰卿頗能得解  
我憂耶答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  
綆繫猛光頭牽來至此令學鐵工答  
曰將賢善為天授隨來安隱歸還宜  
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  
不脫思蒙已報王得去遂便收取  
遊居城所須貨物覓好商主求妙美  
人選珍珍身身今具足為商主婦作  
是事已尚欲使發漸至溫遊及城其  
猛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  
觀收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位  
在何處引人持揭王便到彼開門而  
入直進中庭觀商主婦顏容提持昔  
所未見莊嚴美妙迥絕人間於此城  
中無與等者王起深意報言賢首共我  
交密六曰此是林憍隨意所須既為  
欲添嬰婦無所不作即便坐於其作  
交通志意悟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  
以衣遮覆復令四人昇林大衆歌唱出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一三〇

溫遊居城後門而去目即長行時諸  
從者或復稱鈴而為歌曰

人間致子能食月 歌沙門王債主帝

大地及樹上虛空 雄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聲等士

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

不知王之去處增養德王隨慶者竟

披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憐因歌國

諸目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

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領

披今學職工仍勿使人報報天授後

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

猛光王因有少婦出繼師舍于時出

光樓上遇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聞報文細觀望遂使憶識派派

文據作如是念今此惡王頭項我父

到斯苦處我若不報此惡王者我更

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報今彼不知

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目曰我於

猛光已報怨訖所宜為彼洗沐身體

威嚴者舍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使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今為殺方便復有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雖為害笑以遊愁情天授忽然著垢

華衣昨破鉢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

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更有顧

不酬答曰我先所許年不可求王曰

汝何所許得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  
為辦答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  
天神情生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遊  
憐肉歌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  
飲食日既滿已持好花鉢從足指端  
躍至于頭與置城頭我即為王設大  
施會命婆羅門眾教滿千人咸與供  
養大至今日多有內宮並復於我能  
生憂念以此事量定死無厭王曰此  
即是汝為我祈天更不須憂為若為  
作從是已後作報方便即於城下繫  
二狗兒日常與其肉令食如是長大  
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  
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  
食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  
自支持既滿七日天授遂笑諸婦  
人汝可殺多作善緣速將來進勸  
瑜健都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宴扉門一千  
餘眾諸大臣華各作駝駝不飲令知  
內宮宴事神瑜健都奉勅皆作掃拭  
街衢香水灑灑香燭寶蓋無不豐麗  
散諸雜花在塵充滿甚可愛樂如歡  
喜園慶慶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適合  
舞妓翻翻當此開時天授遂即將王  
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鉢纏繞從足至  
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脫落城根二  
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鴉  
鳥鷲等野干之屬食肉禽欲欲飛騰  
戰時大城中所有人民驚惶震怖傳  
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  
隅因此命終被火所食人眾聞已驚  
叫聲聲拔髮擗臂喧滿城郭時諸婆  
婆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園諸  
大目等眾眾共議何為大王而自上  
城城下何因有大來食諸巨命議是  
花鉢緣方知定是天授緣為惡計然  
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  
天投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  
惡報相報未有休日時諸惡惡成起  
疑心諸世尊曰大德其出先王先作

何事由彼盡力生被火食佛言諸君  
莫以此光玉者自違禁因緣會遇吸  
熱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違導出光作  
禁諸君代受諸君若凡所作禁非於  
外四大而得成熱但於自己蓋不感  
中受苦樂報如有須言

假令經百劫所作禁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決等慈慈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  
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無佛有獨  
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憐憫居  
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休而止宿  
至天曉已執持鉢入城乞食時彼  
大目犍連大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  
一無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  
慈當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  
者豈異人乎令出光於無罪過聖  
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禁力五百生  
中常遭大食而取命終汝等慈當  
知若此禁禁得純黑報若純白禁得  
純白報若作雜禁當得雜報以是因  
緣應捨黑禁二禁當於白禁汝等必

覺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皆當如是學

時憐憫憐憫出光王死溫遊居猛光  
王無有怨婦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  
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  
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奸細女  
有云大王得又尸羅城王名國勝於  
此城中有一倡女頗容容妙善六十  
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  
親相見時不生歡喜王聞說客類  
智無聊生受著報增養日縱使遠求  
如斯女類半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  
交歡若言大王彼國勝王於長夜中  
是王恐辱彼即常在得又尸羅王自  
性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若曰我今  
意正事不可違所往於斯我當行矣  
若言上命雖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  
時王即乘華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  
路中有石村山安象此中身諸城內  
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璣價直  
千萬與彼婦女便共交通時溫遊居  
城大目人乘婆羅門等往不見王其  
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應去必人  
知又曰王既重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覺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曰我等宜應共聞增養即便俱至問  
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居等何  
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  
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  
悉報言仁今然王欲親自立能出如  
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若若  
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決承命增養聞  
已然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  
人見增養慈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  
事憂懷答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日  
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幸得情  
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體  
髮子威以金盤持至上殿為所當前  
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  
得又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塗髮  
馬勝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彼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  
前現肆狂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鞭欲毆彼馬遂奮迅奔其形  
儀告言大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覺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便拔刀答言智鳥樂又汝願曾見如是騎鳥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鳥樂又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若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共立要期我當為去勿更將我重至此問答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其馬漸至得又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剛達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三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攝頌在前

今時猛光王在得又尸羅城之女舍見增養來問言卿何為來即答以事具答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當可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村山自駕其馬為逆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為鳥聲作如是語我聽鳥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至同乘其馬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凡器為便脚踏凡蹄見增養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逆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讚於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懷念然然而云復於行路見鴉鴉為當道生卵為脚踏碎為見慈可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讚於我行姓女舍是不應行後當懷憂尋路而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馬而過於樹枝上有一黑地樂身垂下欲墮於

至增養見已便即拔刀新為數段落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作而強作之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讚於我已經三度後當懷念復於他日為乃速行不肯還去方欲至城增養自王前有相師作如是語為行百驛還向南海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肯住當把樹枝繫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詣一園中任為走去王語增養卿今可去竊報安樂去我今至在茅園中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嫺壯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甃欲入宮內時有二女不識是王遂相告曰我聞大王已至一女我意思量於此隨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今增養竊告夫人彼乃隨情遠語城邑遂於到日惜懷不忍告增養曰汝於我處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讚誦我豈我一人受用大地汝於某處作如是語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命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姓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而強作之豈我同姓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三十四

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園內  
令汝獨去竊報夫人去我今來停住  
園內汝便以語通告城隍是則於我  
作無利事增養驚懼作如是語重振  
共鑒明察我心實不讓王前於陶家  
見有坏器為陶師見愛我見  
斯事作如是語此諸人等依地土活  
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為  
行踏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  
語此於不應行處而生其子復於樹  
枝見蛇下樹欲盤於王我遂斬為數  
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為處而強  
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之非謬王也  
又女令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此語  
通告城隍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宮  
語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  
汝分取女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  
時觀見二女作如是說一女王來一  
女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何得知若  
曰彼是飛行飛女潛身寄我聞王語  
聲此亦非我為無益事王曰汝令無  
過可自安心勿為怖懼又復我行去  
後有婆羅門女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婆羅門女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須臾却令正是時善曰婆羅門且待  
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善曰  
我作方計殺陰壁得王曰陰壁為善  
神此城中有大目子先問明呪增養  
諸彼問曰飛行惡女殘害生靈如何  
設計得令除盡善言阿我我能辦得  
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作吸鉢羅花  
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中賣  
若以錢來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  
錄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  
而作於此城中錄笑者名得五百人  
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人如何  
能殺善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  
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使  
淨復復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道大會  
求諸天神汝諸神時或可來集女聞  
王命意欲求財惠皆聚聚摩羅名字  
亦為貪食來便有五百餘人彼大目子  
皆以咒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  
把總王曰此妖物尚有諸婆羅門  
即令通語我道無量不善之業已然  
五百飛行惡女仁等為欲放清我故  
日日應求一餐受食彼聞歡喜皆悉

婆羅門女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未受王勅門人曰諸有受食婆羅門  
眾汝宜好教來報我知門人散諸王  
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  
養婆羅門時婆羅門為貪好食便受  
王請皆來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  
也有八万便即自王數滿八万王聞  
思忖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  
婆羅門正啖食時看人持刀背後而  
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頭解汝等一時  
齊斬其首如是教已依教言作乃至  
悉斬其首  
時王既殺眾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  
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  
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即心若空  
出六字者謂諸誰乎今彼我六何八  
夢所謂一者見白旛檀香遍通體空  
拔二者見赤旛檀香水澆潤其身三  
者見頭上欠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  
垂地五者見二鯉魚舐其兩足六者  
見二白鵝飛空而來七者見大黑山  
當面而來八者見白鵝鳥頭上遺棄  
是時彼王既作如斯眾夢夢已即大  
驚怖通身毛豎作如是念豈緣此事

婆羅門女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使名辭夢婆羅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當就惡若言好者更增高傷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為善報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為說當有何報答曰此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殘王聞是已生大憂惱令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令我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請尊者迦多演那摩請同吉山豈非與我為惡地乎既至彼已頭頂礼足在一面坐以夢具白尊者尊者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答言聖者於餘亦問於何人達問答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記王即以彼所說具白尊者尊者曰大王彼等常受歡樂欣願生天餘何所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由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聞地有六聲是何先地如是應知即是於王共相警誡令王改惡從善者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寂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就項曰即是初六字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

經疏

六万六千歲地獄中燒煮現受大極苦未知其了時其第二王亦說項曰即是第二熱字無有苦過降了自終不知我類共同然此由前惡業其第三王亦說項曰即是第三我字我所得衣食我理或非涅槃人常受樂令我獨遭殃其第四王亦說項曰即是第四部字部我獲死命有物不能捨飲食不惠人令身無利益其第五王亦說項曰即是第五心字心常歡莊我雖獲惡樂地獄受苦時無有相代其第六王亦說項曰即是第六苦字苦我生人趣常修於惡善由其福業力必得上生天故以此六聲報彼先業又復大王室中六聲足誰先地如是應知王使宅內有大竹竿葉中多有微細蟲食飲者皆盡遺餘堅韌諸蟲不樂恐命不全共說此項以告宅主即是聚初諸字諸歡慶好食唯有親厚存願王知不樂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

經疏

更別安餘者王去舊竹剝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又復大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時一目被人於日在馬繫中打破叩于馬見子死心悲恨悲皆鳴叫而說此項即是第二詐字詐復能相為利人令眼瞎不殺我子孫除解心憂惱王當速止勿使更然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遊戲池水先平滿多有魚鰲鰻鰩所居有一白鷺鳥常食其魚今池乾無水鳥見是事遂生嗔歎而說項曰即是第三平字平地水恒滿多有諸魚鰲取食以充軀今時水皆盡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駭鳥令去又復大王王此園中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鳥母鳥並悉生音唯有子恒為供侍為父母故出外求食遇見母鳥相隨而去漸為誘誑將至園所遂便被縛懷念父母悲憂肉疾不食水草而說項曰即是第四今字今父母孤獨空音無引事處在深山中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

經疏

無貪瞋癡

王今宜可令放彼鳥得與父母共為歡樂

又復大王王佳宅中有校跡應應離普羣心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彼字

欲舉受樂水草任情遊 王我文拘繫重夜攝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

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機被繫仰瞻空裏見有群鳥飛騰而去情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鳥鳥已去 欲舉虛隨情 我身何罪業被繫無新生

王起慈心亦宜解放

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无地者如見白棉檀香通體塗拭者有勝方

國王送大白珠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理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為先也

又見赤棉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陀羅國王送赤毛寶珠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理七日後亦當來至此為先也

又見頭上火然者有繫鄰國王送上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四九

金馬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理七日後亦未至此為先地又見而股下番

大毒蛇者有支那國王送二寶珠來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為先

地又見二鯢魚鼓而足者有阿子洲國王送一雙寶珠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地

又見二白鶴飛空而來者有吐火羅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地

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國王送大鳥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地

又見白鷄鳥頭上遺棄者牛護之母安樂夫人此為先地王自當知然王不應於婆羅門處受起惡心時莊光

王問是說已歡喜踊躍如死重無深生信仰礼足而去還至宅中如尊者教皆應奉行利安人竹連掌鼻人拈

錫地中香水令滿放為并底及被繫為滿七日已如所記多皆應到未王

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念但我宅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

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級奉持供養後以王位奉持尊者即告使者曰

可持此級將奉尊者迦多演都彼便將去奉持尊者次告安樂夫人及星

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目目仁等宮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未

獻於我汝等受者隨意當取時安樂夫人即取金馬星光少妃取赤毛寶

珠牛護太子取其二馬增養便取二銅大目取其寶履唯餘寶馬王自取

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使往尊者慶礼雙足已在一面坐自言大德慈造知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奉獻尊者唯願慈悲哀憐願受尊者

報曰世尊有教遠諸慈為不受三位王曰若如是者當受半國答曰此亦不聽王曰若作國主是佛所造受用五欲理應無損我悉奉施答曰大王所有諸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所有受用及上受用供身寶具當為受隨情而用答言大王持我白佛王言任意請佛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五〇

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念假令迦多  
演解於諸受用及上受用自無所須  
然為未來諸慈勞故應可受取如是  
念已起世俗心諸佛者若起世俗  
心時乃至煩惱亦知佛意若作出世  
心時聲聞獨覺尚不能了何論諸類  
于時世尊為斯事故通知迦多演解  
意趣速起世俗心即令迦多演解天  
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自言  
世尊若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  
不佛言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慈勞  
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是故我今聽  
為四方僧知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  
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謂是村園上  
受用者謂是牛羊等子時尊者請世  
尊已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為四方  
僧知得取受用及上受用為欲哀愍  
未來世中諸慈勞故又令施主福報  
增故時王即為尊者遂遣大寺四事  
供養等皆充足在田牛畜施四方僧  
佛告諸慈勞我今取初許解波索迦  
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受用物謂是  
單迦王城猛光王為首又取初許解

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其餅

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其餅  
食謂是驚羊山摩揭陀主形勝大王  
為首又我家初許解波索迦為諸聲  
聞四方僧眾施其餅具謂是室羅伐  
城諸比丘者為首又我家初許解波  
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受用物  
謂是摩竭波斯善賢長者為首  
內攝前項曰  
猛光一切施形勝地耕初則具謂給孫  
喜賢道僧等  
今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  
一摩夷食王性愛樂夫人持一略按  
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被妙寶璽著  
前而過殿色內微猶如電光照王夫  
人感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怖問  
言大王此何明照為是電光為是煙  
光故其寶璽從此而過是彼光照王  
曰如斯寶璽汝弄不取乃取金璽誠  
無識豈我宮中無金璽也諸言外  
方未能知物好惡善言大王斯何得  
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璽耶王  
曰是彼自取非我取王及夫人曰

摩竭波斯善賢長者為首

相輕忽便致瞋忿遂持略按擗三頭  
上王先聞報因被挽傷便自手摩去  
我頭破血流臨出今時定死生路無  
由命未斷未且先殺却便勒增養曰  
汝今宜可然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  
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受念  
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  
其命待睡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  
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自言  
知是我當即殺遂便殺畢王既念息  
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  
大王奉勅令熱我順王言已斷其命  
王曰斯為惡事亦當熱我及以星光  
牛護太子并一大目汝自灌頂為大  
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為賊國  
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  
曰王藥辟喻諸有智者因群喻言得  
聞其事  
內攝攝項曰  
文鳩死赤盤三種難不惠觀无默不厭  
擒取其七項  
第一內子攝項曰  
林內文鳩死樹下被狼亡此世他世中

摩竭波斯善賢長者為首

四百諸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源清冽  
泉木敷榮於大樹頗有二鳩鳥為巢  
而生便採好果填滿其巢報鳩鳴曰  
賢首此中貯果不應報食且未飽物  
增自充飽若遇風雨飲食難得方可  
共歡答曰善事速遭風日之所吹暴  
果遂乾枯巢中欠少鳩鳴曰我先  
語汝果不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食敢  
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少  
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歸欠少  
二鳩皆去不食兩時遂致餓死時彼  
雄鳩驚呼雌鳩曰此而亡雄鳩在傍  
看果而佳怨為天雨果復盈巢雄鳩  
念曰今還果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鳩  
為歡謝曰  
可愛影鳩且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怨我斯德各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大鳩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甚  
結後世憂惱  
是時增著復說二頌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甚 結後世憂惱

如彼愚癡鳩 無量然同類 不知形命盡  
增著苦生受 大王亦同被 無量瞋所受  
已達如刑戮 徒目生憂惱

更說時論王當曉之及復大玉昔有  
長者時居秋天持黃豆子詣田欲種  
置於樹下向迴神像樹上懸梯下來  
偷種把得一梯還上樹顛梯樹上時  
遂遺一粒便放梯梯昇而下竟一  
黃豆是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殞  
時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癡推 弄把求一粒 白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達我已疑夫人為小瞋心便亡  
大利今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著  
曰因何一語便然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所出唯一言決定不示是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開亂今然夫人汝即證言  
豈成道理增著曰王豈不聞世有二  
開即以頌答

大至令應識世有二種開一謂是生言  
二者不知法此世及後生復有二種開  
一謂聖見二者癡尸福

增著見二者癡尸福

第二內子斷頌曰

赤體生無用 持曰哈應一 患害起疑心  
經說事須知

王語增著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  
體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  
為好相云何為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失智亡  
所內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

云何為三  
能為道行進 設食無香味 家中有淫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  
汝遂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  
亦不被受用云何為三

貧賤人好衣 洩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元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  
云何為三

愚問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速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持曰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持曰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許曰  
木匠不善察衣工用長繩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許曰  
大王非直此三合當許曰更有三種  
大何為三  
使者更遣使違作令他作少女愛信狂  
此三應許曰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許曰  
大何為三  
放牧於田內制駢唇林藪當在於鄰家  
此三應許曰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大吾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為定  
乃有三種大何為三  
王但出一語女人一出嫁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惡害得我一語遂然  
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  
惡害大何為三  
力弱者著甲無伴有多財年暮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欲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  
遂殺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

王豈不聞世有三

見時令他起疑大何為三  
見汝智人修上行見勇健者元瘡痕  
見老女說癡癡此三能使他疑  
王曰汝輕殺我如何造次殺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  
殺大何為三  
無事多言語身著垢弊衣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疑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然愛夫人  
更有何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  
事漸漸漸云何為三  
貪食漸漸漸登山亦復然大事不卒成  
此三漸漸連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惡殺人難聞有三則下品應更殺  
奸詐事應知  
王曰汝是惡人如何然我既愛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惡相  
大何為三  
交付不相知供承惡性者造次便相殺  
此謂三惡相  
王曰汝是難聞我之親友然却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難聞

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難聞

大何為三  
知友不親近或復太親密非勝從兄來  
三種當難聞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大何為三  
於他物起貪自財生愛習見他苦心悅  
斯為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大何為三  
性拙違機開直不知彩色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奸詐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奸詐之物大何為三  
女人三度嫁出家復還俗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奸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為他事孤獨早多度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令然却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大何為四  
乘頭難得角鹿背難得毛煙女難得一夫  
巧兒難得  
王曰汝為他事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王豈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

不聞更有四種為他人事。王曰：何為四種？  
為他受寄物、作保及證人、為行無忌、  
愚人作新事。  
王曰：汝為夫人令我取獨。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王曰：何為四  
種？唯獨水、死時唯獨去、遺苦唯獨受、  
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王曰：然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王曰：  
何為四種？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  
王曰：何為四種？  
光影及明闇、晝夜喜憂、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意打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王曰：何為四  
種？打生光澤、打即能行、打即能解、  
打即能傷。  
王曰：然我夫人汝可失去。王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王曰：何為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風起塵驚去、眾驚失歡、承事先用人  
德、德行違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然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王曰：何為四  
種？王為妄語、瞽人愚言、沙門起瞋、  
瞽者事違。  
王曰：汝為無益。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無益之事。王曰：何為四  
種？無益日下燈、大海中降雨、飽食更重食、  
無事無事人。  
第五內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難、不喜合融却、驚怖不伏、  
渴憶難思。  
王曰：汝作不應事。然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為事。王曰：何為四  
種？不應為事、他睡為說法、不應求樂、  
不應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然我夫人答曰：我  
不堪觀更有四種可觀之事。王曰：何為四  
種？可觀可觀、可觀可觀、可觀可觀、  
可觀可觀。  
王曰：然我夫人是不善事。王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善之事。王曰：何為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在家末勤務、出家有貪欲、國王不義、  
大德為惡。  
王曰：然我夫人汝合融却。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融之事。王曰：何為四  
種？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  
合融合融。  
王曰：然我夫人見汝驚怖。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之事。王曰：  
何為四種？不應怖而怖、不應怖而怖、  
不應怖而怖、不應怖而怖。  
王曰：我無夫人情、不歡樂。王曰：然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  
王曰：何為四種？  
不樂不樂、不樂不樂、不樂不樂、  
不樂不樂。  
王曰：汝合意捨。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意之事。王曰：何為四  
種？合意合意、合意合意、合意合意、  
合意合意。  
王曰：然我夫人我之同德。王曰：然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事。  
王曰：何為四種？  
不知足事、不知足事、不知足事、  
不知足事。  
王曰：然我夫人我之同德。王曰：然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事。  
王曰：何為四種？  
不知足事、不知足事、不知足事、  
不知足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飲酒酒難足

王曰汝然我夫人是難思量者曰  
王豈不聞更有四種難思之事太何  
為四

國王難知 途中忽遇賊 家中女婦  
難思地物來

王曰汝然夫人是可憂傷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太何為四

老耄帶嫌情 惡婦被夫遣 離女棄  
出家有勝志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元欲可憂事 不共感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伴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欲汝便親却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無厭之事  
太何為五

國王及為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難得無有厭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然之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五種可愛之事太何為五

美觀出家者 溫柔不為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為戲者然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  
太何為五

小兒及毒地 間豎偏生子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汝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者曰  
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太何  
為五

舞樂與管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汝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為事竟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事竟  
太何為六

大富及極貴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事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六種惡心之人太何為六

雖見不相看 遠近不親附 好說他過者  
望報與他財 雖地還擬常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夫人我无依怙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無依怙事太何為七

老病僧惡主 老家長惡口 不聞於法律  
重病無醫痊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然夫人不中為伴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不中為伴太何為七

劫賊人樂兒 博弄與姪女 耽酒賊黃門  
此七不為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安信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是難安信太何為七

淫水者至咽 飲雅及為馬 黑蛇頭豎  
面威少攝服 於斯七事違 應知難安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瞋及不欲 九惱無慈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然夫人我不能勝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八事令人無勝太何  
為八

熱病瘦弱及咳嗽 貧病惡事攝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奪 如斯八事令無勝

王曰汝然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八種不可欲事太何為八

病老死飢餓 受剎害家會 違害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為憂惱親却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  
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舍忍太何  
為九

王豈不聞更有九種憂惱之事  
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舍忍太何  
為九

若我慈家 忘懷善友 及憎我己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計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惡心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有十種無悲之類云何為十  
層牛屠羊屠雞豬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置鬼作賊為賊賄 斯之十惡無悲心

王曰汝是憐人然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為十  
惡聲惡口無善言 背親背恩無有悲

後殘害盜食難供 當作邪言是為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  
事是不可信云何為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若若婆羅門

露形者人真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

春時極遠然能暑熱月相違者若切  
少時人皆拜礼及其國大無有札者

大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大寒又如火  
炎諸火炙方冷水相違者如冬月

池水冰冷人皆不飲并水雖燒然人皆  
飲用暑陽之月池水溫暖人皆共飲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井水雖冷人不樂飲 而火雖熱人  
相違者若未嫁時常懷夫家及其家  
去尋常時泣而懷本舍婦女相違者

若女少年人皆樂見則衣懷盛健  
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面  
隨路而去若相違者若少年時所

飲食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  
得及其年老時食飲食皆無氣味食

不能消化當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  
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

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成年欲  
情興感而不禁止方發行非露形相

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即披衣  
服及其出外則更露形人真相違者

若其濕時水上浮出及其乾燥翻之  
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三言增進

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重問當依  
實答以何勢力殺我夫人答言大王

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殺害夫八六王  
當知彼佛世尊知來應供正遍知時

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士獨御天  
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過之有知

是故弟子咸佛世尊所有四力無能

障蔽為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原  
具大智慧轉大法輪於四眾中作師

子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為十  
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

就知是智力殊勝之原具大智慧轉  
大法輪於四眾中作師子吼是為初

力又於眾生三世業報若善若惡因  
緣具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

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盡  
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眾生所有

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  
眾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

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  
又於一切處流行如實而知是第七

力又於前生後生處皆悉憶知所  
謂一生二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

至百生千生乃至無量萬生成劫壞  
劫乃至無量成壞惡皆憶念如是種

類如是眾生我所住處某名某族如  
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命有解

短死此生後如是方國普勝生處悉  
皆憶念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

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人間能觀衆



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昇高生  
善惡趣隨業而往知實而知若有衆  
生作身惡行諸惡惡行轉墮惡心  
生我見由此惡業為因緣故身壞命  
終生在地獄若有衆生作身善行諸  
惡善行不墮惡心生正見由此善  
業為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天上如  
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九力又得諸  
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  
了揅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  
知是第十力

成就此力殊勝之慶具大智慧轉大  
梵輪於四眾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  
如來有大勢力結集能如是名有力  
命增養說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  
大王默然無答增養念曰王默然然  
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誑我今  
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源淚盈目  
等首王前敬禮雙足以妙伽他而陳  
謝曰

三應於此了無常 履轉相承有家法  
王法見恩常舍恩 國夫人幸當經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十經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十經

世間妙語王先問 我國問答聊說  
王力能觀大狂為 況此受縛乎遠事  
於天等重輝滿具 始與共聚唯此一  
我以為主作泥喻 今此夫人見客起  
余時王見生大歡喜亦以妙伽他答  
增養曰  
汝宜如是美妙語 皆是於我生愛心  
今實賜汝曲共城 安樂夫人我客起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刪述  
卷第三十 第三十經

機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終

三藏法師唐沙門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實善 妙光聞者中 四能活開臂  
不度損眾者

佛在廣嚴城祇樹池側高閣室中時  
有衆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衆廣共  
為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答摩常懷  
耽欲及聲聞衆亦復多貪作是語時  
有勇健長者亦衆中坐聞斯語已答  
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今仁等自當目  
驗大師世尊為是多欲為是少欲及  
聲聞衆亦復如是長者歸舍惣觀所  
有金銀器已往詣佛所禮足已奉  
問起居在一面坐令時世尊為彼長  
者宣說妙法亦教訓喜默然而住長  
者雖座偏處一肩合掌向佛自言世  
尊願降慈悲并垂慈惠賜當就安受  
我後供佛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  
已奉辭而方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  
言我於明日詣佛及僧就舍而食仁  
等亦可於彼月資次詣城中安樂門

諸居士等報言我諸佛僧及外道眾  
明於會食仁等亦可共來隨喜供奉  
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  
飲食若眾食若僧食於晨朝時敷設  
座席安置水盂湯木豆屑所須事已  
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

令時世尊持諸聖眾於日初分執持  
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  
長者即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  
瑠璃頗羅鉢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  
行與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  
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四寶蓋汝  
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  
芻依教竟無一人輕受其器長者見  
已即取赤白銅器次第行與奉上妙  
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嚕嚕  
水滿漱已取鉢器長者便取界清對  
世尊坐佛為說法亦教利喜并說施  
頌讚教學已從會而去時諸外道並  
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休次第長  
者即告守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鉢銀  
瑠璃頗羅鉢寶器而出門者汝可奪取  
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等食非

雜事卷第二 第三 三三

是抱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撻強奪其  
器長者便以四寶器行與外道然  
後高聲從家與我金盃或云板我銀  
器連便撻亂忿競交兵杖打手諸  
歐脚踏共相毆辱無可觀持長者見  
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  
玩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遽止答言長  
者與我汝何見還答言是時與食非  
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  
打信更紛紜而聲外徹廣嚴城中所  
有居士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集  
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頗見佛及苾  
芻與外道眾差別相不答言我見其  
者曰佛及聖眾少欲知足非如外道  
都惡法律而相撻撻諸人信更於佛  
信眾深生敬重信諸薩婆有不信  
者咸中人亦於佛眾起敬信心余時  
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眾中就  
坐常應玩坐定後告諸苾芻曰少欲  
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當於金銀  
瑠璃頗羅鉢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  
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  
天上或至龍宮波揭曇力設食之貯

雜事卷第二 第三 三三

皆是金等妙寶器無餘物必當忍  
犯不取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  
處無餘器持可求持者設金寶器亦  
應取食勿致疑取佛在室羅伐城時  
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  
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嫌  
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  
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  
樂觀令色斯姿眾相具足於其誕日  
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休應嘉聲流遍  
城邑諸人共議有某長者誕生一女  
容儀挺特見者樂觀眾相圓滿初生  
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月中  
有千萬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  
希有子時他方有一相師善聞先述  
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希有已四顧  
而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  
舉世皆無准依相書當與五百丈去  
共行歡愛諸人報曰看此珠相五百  
未足為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竟未  
觀察聞聲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  
後為大歡會命聚眾親為女立字皆  
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

雜事卷第二 第三 三三

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光長者遂使妻母八人共為瞻視廣如餘說乃至童年漸長大容華雅麗庫序超俗儼然紫雲莊無不備習先彩輝奔騰顯芳芳於已宅中鮮明通無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容可愛感光起特舉世無雙假使隨蓮仙人雖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欲欲心何況無始時未積集煩惱難欲增感年少丈夫而不迷感其父晝夜及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睹

時憐憫主勝光大王太子大目并餘園主王子之類咸共問親求為答舉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行欲事皆生機駭不共成親然於宅中內外人滿門庭戶隨皆共窺者雖備守防難為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禍情地無安即便念曰女年長大非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舉觀瞻見近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苦嬰細身形羸瘠時此域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即便身死如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于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 三

七患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惡習惡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惡婦時惡婦長者獨居難治更覓餘女至彼女家問其督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嫁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家婦諸人答曰豈我今欲嫁自身子長者諸慮更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心野往外道沙門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先是屬佛解脫索迦更復何煩隨諸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為共住漸中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教往逝多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家乎答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更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取還亡如是三三乃至于七世人著字喚為惡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念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投茲善報知報曰唯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女宗嗣持更可求竟諸餘婦類答曰我欲如何從所求者皆去豈我欲嫁女耶若余何不來諸家婦答曰此亦見求彼亡我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 三

豈自親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求答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求作姪女舍一切丈夫惡皆捨棄報曰汝有信心誰復報入唯除若諸暗來過願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娶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逼配長者即去到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來欲何求竟對曰中心有願未敢在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曰欲求妙光以為對報言相與即設禮禮以共娶之車馬賓迎持歸室內便以家中所有錢鎗悉皆付與諸言賢前我當有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還汝可隨時報中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作時彼長者於日中延請諸善就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為供養若見慈芳顏容殊好色澤超俗者即記在懷是時長者有緣暫酒外出報言賢首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承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報答曰我有他婦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病我當就食長者行後遂至說宅是時妙光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 三

以夫不在於慈前現其慈態作婚  
獨相慈慈見已各並食訖還至寺中  
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相現今欲  
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為  
一人復曰我乞食人當行乞食諸人  
去善慈慈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告  
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  
食不若曰一日來食復更不來長者  
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姑姪相  
彼憫過慈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慈慈  
重讀舊曰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  
言聖者我已付知更不同前恐生過  
患慈慈便受彼禮而去便於他日慈  
慈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  
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慈慈食時妙  
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  
跡如是香背臂項面目乃至頸頂如  
是髮念分別便生極重要泳遂被欲  
火內外燒然通體汗流奪便命過慈  
慈食訖如常澡漱為說頌已辭之而去  
長者聞戶嘆妙光曰汝可出來我欲  
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爾長者便入  
見憐于地謂是瞞著欲令覺覺以手

雜記曰有慈慈者名曰慈慈

推摩方知命過慈慈哀告家人曰  
我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貴慈慈  
竟可報諸親云安身死家親既果  
慈慈與夫推摩憫憫自憐于地哀於  
長者與焉言言如是紛紛遂便日曉  
以五色疊裝飾美香送至林所是  
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群賊蜂擁行  
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已迷  
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遠索  
親俱送林所勿此群賊因生過意我  
宜連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  
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  
令相害諸親聞已咸備急使令人守  
護街巷按波各並入城其諸賊遂  
到林傍防守之人隨處巡覓諸賊三  
是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怖云  
永共聞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  
活觀其容儀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  
女斯華昔所未見今遠至此難難  
求各起泳心共行非法即毀五百金  
錢置側而云至天曉已四遠聞妙  
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復金錢  
五百諸慈慈果亦復聞知時諸慈慈

雜記曰有慈慈者名曰慈慈

嘆皆有疑詰世事曰妙光前身曾作  
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曜  
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  
尊告曰汝等慈慈其妙光女前身作  
業諸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  
至一頭廣如上說  
洪帝應麟此賢初中人壽二萬歲時  
有迦葉波佛出興於世十号具足於  
婆羅痾斯施鹿林位時此城中王名  
訖栗枳為大法王安隱樂樂無諸難  
盜廣設如餘時彼世尊化緣既盡如  
薪火滅入無餘妙法涅槃是時王  
及諸人於佛遺身咸興供養焚燒既  
畢取其舍利起窣堵波廣廣一踰繕  
那高半踰繕那有居士共見塔形儀  
生渴仰遂以明鏡聚相輪中而最知  
願願我來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  
如日光隨身而出汝等慈慈昔居士  
女即妙光是由昔慈慈發願力故今  
獲斯果身如日光生時光曜遍滿于  
室又復應知其身雖死有五百人共  
為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緣汝  
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痾斯王名梵

雜記曰有慈慈者名曰慈慈

授為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此城中有一婦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時有五百牧牛人至芳園中共為歡戲各相謂曰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交歡可竟持來與皆云善欲取誰衆皆云賢善即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芳園共為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我當共去無者不行答曰且取五百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云隨意諸人即與五百報云前去我嚴看花著衣服已後即隨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五百其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客教海遂令婢使往指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為歡戲我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何方計得使消通姦到具說舅依王力不令女去亦不還錢于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憐貧窮依下卧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

佛說阿含經卷之五 第二十五 佛說阿含經

因時此獨覺人開遊歷至婆羅門家求家靜處欲為安止見五百人一處聚集共見尊身心俱寂特異常倫此真福田幸難遭遇宜與供養以植來因即共籌量辦好飲食盛饌滿鉢虔奉聖人獨覺常饑口不說法唯現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通於身上下水火源光凡夫見連疾生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札彼上人各發和願我於如是真寶福田所中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婦女假令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世等若若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百人即五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與供養故復由發願彼之業力於生死中受諸滋潤五百生內常與五百金錢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煙女其命雖終於彼通姦還與金錢共行惡事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一須臾說如前汝等應捨黑難修說白業如是應學諸法當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佛說阿含經卷之五 第二十五 佛說阿含經

是家受飲食時有所過患若精必若曰其妙光女由於慈善起分別想遂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諸如是人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慈善諸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苾芻是修定者恆便親往阿蘭若修習禪思時有魔女生非法心謂苾芻食苾芻不受彼作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益事答言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作無利益彼即對前作不忍聲從是以後常求其便時彼苾芻曾於靜處以初裏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是念此即是我報怨之時即擊苾芻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即以苾芻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誰答曰我是沙門問曰是何沙門答曰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故來此彼即以事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之處而為居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必於仁羣身命不全亦復能令聖教治我彼聞語已默然而歸告苾芻聚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

佛說阿含經卷之五 第二十五 佛說阿含經

苾芻於怖難處而為居止有斯過惡  
即告諸苾芻大王形勝善說彼難處  
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為居止  
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經處用前時有苾芻身生癩瘡能治  
醫王因來見患即便為破有解別去  
不與安樂于時苾芻增增苦時諸  
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曰諸君若  
有解者可為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即  
便為作醫王自念我向破癩瘡不與  
安樂今宜可與即行問曰我為破癩  
未與安樂若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  
是少年者醫王察看知是野藥報言  
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與答曰  
我且隨宜推行此法彼佛世尊未見  
難許報言世尊大悲必應開許苾芻  
自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與  
安樂可在屏處勿令俗見若欲盡  
作者得越法罪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死不為陳說時諸俗族不樂而去苾  
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  
為陳說此戒無犯

緣處同前亦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  
伏外道憂悅天人所有外方諸非人  
眾隨其住處城邑聚落樓閣在世界中  
聞亦皆俱來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  
當為天龍藥叉樹羅主勝光大王  
勝勝夫人行兩夫人仙授歡喜合  
依獻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眾飲食  
衣服共中供養今諸來者皆得充足  
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  
故居若起歡心即便變形為天髻像  
其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  
人形手足顯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  
赤黑或有理大身短或有綠色純青  
或有雜黃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  
遂於險處弄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  
子時為加精氣或有初生之際影隨  
人亦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  
同前弄擲兒父見時便加愛育漸至  
成人時六眾見已共相告曰難陀解  
波難陀彼諸異緣諸我門徒長養成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人即便得去我今攝假如是門徒今  
諸黑鉢不復憂訪時耶波難陀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  
見黃髮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  
鉢所養若出家者我當度脫即便就  
彼問言賢首汝誰家子答曰我無依  
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不出俗答  
曰誰復與我黃髮之人作出家師王  
報言賢首大師教法以慈悲為上汝  
若能者我當與汝為出家師彼生喜  
悅隨至寺中即與出家并近園事於  
數日內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  
聞厥不養處室羅伐城土地寬廣又  
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即於他  
日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  
食出施見彼苾芻推曾告言誰與仁  
者黃髮之類而為出家答曰耶波難  
陀耶波難陀報言除彼惡行詐更能  
於世尊教法今生過患諸不信者於  
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為譏誚沙門子  
子所為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曰諸苾芻度如  
人出家百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諸告諸公等時諸俗族訶謫宜應法是故必當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為出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是等類不與出家者若不知何謂毀法衆人佛言有二種惡毀辱法衆云何為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賊界微賤等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施茶羅下野婆木竹作流衣點酒獵師等類是名種族惡云何形相謂毀有黃青赤白或髮如鳥毛或復無髮或復頭長直或作顰頭或結狗頭或作諸傷生耳或復无耳或時眼有諸病謂黃赤太大本小等或時眼時耳或時手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二根下墮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盡太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仙所遮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法於東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樂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宜結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言若青髮者得寧吐惡底也罪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欺常等三同 志由勝并同 大神通大藥 刀于下天宮  
得在室羅伐城時具壽耶波離有二求索一名欺常迦二名波洛迦此二相親情懷莫逆一告一日汝可近園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為給侍不令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受時此二人更相讚惜竟無一人受近園者時具壽耶波離讀食畢曰大德願得一親教師一具教師一親唐即得弟子二人同時受近園不佛言得此二諺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佛言得此三諺大佛言亦無大小得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衆為衆而作轉相理相連故若如是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時受無大小者云何建教及為知事人并受利物佛告耶波離此等諸人不應相札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差與而受之

得寧同前時耶波離讀食畢曰大德

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於何方城邑聚落說何經典何學處此故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是如來久住大剎底處稱說無犯者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長者給孤獨耶波斯迦會像如是應知於餘方摩隨王長者而為揚說若記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云婆羅痾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耶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錄著讀誦受持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初雕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新譯

第六門 諸子攝頌之餘常現六神通事  
今時薄伽梵在王舍城轉開經迦池  
竹林園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  
耆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  
衆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  
苾芻衆多復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  
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  
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  
身之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  
長夜惱害善摩不能得便我今宜可  
於諸外道而為惱亂是時六師瞋刺  
擊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勝亦於王  
舍城停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  
瞋刺擊形往來獨利瞋舍梨子摩即  
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大降雨雷  
電時末羯利瞋舍梨子同言瞋刺擊  
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善言  
我知如是復往現諸神變身知于處  
復往阿市多難舍甘跋羅處復往脚  
物施迦多演都處復往毘揭憍陀懷

若任子摩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  
水大降雨雷電

又復變作末羯利瞋舍梨子形皆往  
其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大  
降雨雷電復皆問言末羯利瞋舍梨  
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善  
言我證

又復變作毘揭移陞制知于形皆往  
其處廣說如前乃至善言我證次復  
變作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形如前所  
說次復變作脚物施迦多演都形次  
復變作毘揭憍陀懷若任子形皆於  
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大降雨雷電  
復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勝  
之德善言我證是事已彼皆自作  
如是之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  
除我一人無斯威德彼於異時此六  
大師在唱誦堂患皆聚集共為議論  
咸作是說我等當時皆為國王大臣  
婆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  
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  
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  
敬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絕然而沙

摩訶僧伽婆羅門等集會論議

門喬答摩為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  
之具悉皆充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  
神通道力嘆沙門喬答摩今來共我  
攝上人法若喬答摩現一神通我當  
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  
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  
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答摩現上  
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為時彼  
六師諸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  
語大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  
慧沙門喬答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  
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  
慧人推尊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  
現一變時我當亦現二倍三倍神通  
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  
亦行半路共捕神通時影勝王善六  
師曰仁等難活死屍元異因何能以  
上人之法嘆如來耶彼聞是語皆辭  
而退  
復於異時王出大城為礼敬故往至  
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  
是語復如前說諸捕神變王曰兩度  
果說事不可退若更言者橫汝出界

摩訶僧伽婆羅門等集會論議



彼便點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謀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憐憫毗勝光大王為性中平无有阿曲眾所共聞若香摩向彼城者我等受其捕神通力後於吳時世尊隨舉出王舍城往靈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已時勝光王所為呢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香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捕置神變之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捕神通時勝光王若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即往至世尊所禮足已在四面坐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大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令世尊捕置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憂悅人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

佛說阿含經卷第六 阿含經

若當初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法華若若於勝喜法應須接覆罪惡之事發露為先時勝光王如是垂三勸請世尊世尊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六何為五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今彼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諸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真諦四者於靈羅伐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眾生悉皆度脫

佛說阿含經卷第六 阿含經

明我等亦可覓相知者于時俱尸城有一外道名曰善賢其年耄老一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壯士皆於善賢恭敬尊重深心供養謂是阿羅漢時諸六師共善賢已即詣善賢問言善賢仁是我輩同好行者我等欲召沙門喬答摩共捕神力現上人法仁可相助答言仁等所作非宜共彼沙門捕其神變何以故彼是大德有大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緣故問言何理答曰若大沙門未出世時我曾於曩陀担你大池之側隨處安坐於晨朝時乞食已就無熱池邊遶轉而食時彼池所有天神住便自取水來相供給沙門喬答摩既出世後彼聲聞弟子家為第一名舍利子彼有求寂名曰准能持其持衣就無熱池而為洗濯時池邊諸天即為洗濯持衣授與其浣衣水同自灑身極生恭敬如我惟付我不及彼弟子弟子仁等今欲笑彼大師共捕神力誠非善事彼問議曰此亦是彼沙門習黨更覓餘人共為善議時諸六師詐現敬

佛說阿含經卷第六 阿含經

相即歸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  
為戲曰何處更欲覓我助派一人告  
曰於華城內有一五通室可就故共  
為計策遂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刀  
能現諸神變然於雲山寂靜之處茂  
林有花菓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  
鳴故有五百仙人住止而住其中少  
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候既  
至彼處相問曰白言仁等與我同  
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答摩  
共詣神通上人之仁與我等為伴  
助不彼皆答曰斯為善事我願共成  
大業之時應現異相見我相時即行

余時六師執奉其說歸之而去後於  
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  
羅然雖音勝吳諸環珞於王宅遠近  
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  
去受其美饌便以花鬘遍擲王子花  
墮眉上餘人共見有怨惡者是事  
已遂白大目目白王曰王子哥羅於  
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  
審即令大目則其手足彼承王教於

按此有諸難處卷第六第七疏

諸市中令耽嗜者裁其手足時彼親  
族及諸人來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因  
述而往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  
親諸外道曰哥羅王子彼王所購裁  
其手足足仁等頗能以實德力令此五  
子所裁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  
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陀曰行乞食亦  
未此過諸親報曰王子哥羅被裁手  
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中尊  
者答曰若等且住待我白佛還來相  
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  
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即便疾  
去往迦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  
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令彼  
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  
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真實之語所  
有衆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  
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非想非非想  
如來於中寂為第一所有諸法若有  
為若無為無染欲法寂為第一所有  
大衆群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衆  
家為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持  
梵行清淨聖戒家為第一此之實語

按此有諸難處卷第六第七疏

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裁手足  
平復如故  
時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  
是作札節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  
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  
難陀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  
說所有衆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  
乃至清淨聖戒家為第一此之實言  
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斷  
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  
既平復時諸人來見是事已悉皆  
踊躍出大音聲歡未曾有尊者阿難  
陀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札  
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  
是王子哥羅于時王子亦札佛足  
在一面坐令時迦摩順其根性意樂  
差別而說法要三子聞法證不退果  
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陀  
為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  
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客怨我答言  
客怨三曰哥羅可來歸舍答言大王  
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來不感  
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為

按此有諸難處卷第六第七疏

於一林中造起行象即於中住以依  
支節分相連即名此林為分林  
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  
面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姑從城門  
至迦多林所作現神通舍佛言任作  
王即遣舍塗拔修營張設百千殊妙  
幢蓋灌以香檀香水散以元價名花  
懸諸彩幡飄飄可愛金珠曜目寶鏤  
和鳴燒海岸香煙雲成蓋猶如切利  
歡喜之國為佛世尊即以金銀琉璃  
頗梨瑪瑙種種莊校盡世希奇微妙  
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解波索迦  
亦各隨力為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  
外道而為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  
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嘆沙門喬答摩  
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三大目并諸  
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神通舍所  
王告使者摩訶婆曰汝往禮佛當傳  
我語諸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  
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訶婆受王教  
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  
世尊勝光大王頂禮佛足請問世尊

摩訶婆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訶婆受王教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勝光大王頂禮佛足請問世尊

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  
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訶  
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諸外道  
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訶婆汝  
可去  
舍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訶婆猶  
若轉王舒張兩翼上昇虛空往神通  
舍時諸大眾是衆空乘息皆踴躍歡  
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  
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通仁等次第  
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說元遠大眾  
雲集投現神通未知是誰為是沙門  
為是我等時哥羅王予以神通力往  
詣勝山取法種種奇妙林樹花果寶  
寶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  
面安置三見是已時生希有告外道  
曰如來大師已現神通仁等次第亦  
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既元  
遠大眾雲集投現神通未知是誰為  
有貧人緣遠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  
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  
之王見是已信生歡悅告諸外道曰  
如來大師已現神通仁等可為外道

摩訶婆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訶婆汝可去

答曰大眾既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  
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  
人民悉皆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  
諸天大亦皆雲集觀神通變舍時  
世尊變出房外淨流足已復入房中  
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闕孔中  
出大火光至神通舍為火著諸外  
道言大王此是沙門現神通事所住  
堂舍皆被火燒嘆彼沙門未滅其火  
王聞然然竟不能答懷憂而住如是  
勝勝夫人行兩夫人仙提故舊給孤  
長者與舍法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  
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時奔彼  
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  
威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基塢皆令  
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  
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  
歡心如死重甦便命外道曰如來大  
師已現神通變仁等今可出已神通彼  
便然然任願無對  
舍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其  
香殿西方名摩訶婆生為摩訶婆  
香殿之東不可說不可說諸天悉皆  
集會觀神通變舍時世尊變出房外  
淨流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  
光定遂於門闕孔中出大火光至神  
通舍為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此是沙  
門現神通事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嘆  
彼沙門未滅其火王聞然然竟不能  
答懷憂而住如是勝勝夫人行兩夫  
人仙提故舊給孤長者與舍法母更  
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  
愕諸外道時奔彼弟子見大火然悉  
皆歡喜時彼火光威悉遍燒神通之  
舍除其基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  
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  
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甦便  
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通變仁  
等今可出已神通彼便然然任願無  
對舍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  
其香殿西方名摩訶婆生為摩訶婆  
香殿之東不可說不可說諸天悉皆  
集會觀神通變舍時世尊變出房外  
淨流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  
光定遂於門闕孔中出大火光至神  
通舍為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此是沙  
門現神通事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嘆  
彼沙門未滅其火王聞然然竟不能  
答懷憂而住如是勝勝夫人行兩夫  
人仙提故舊給孤長者與舍法母更  
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  
愕諸外道時奔彼弟子見大火然悉  
皆歡喜時彼火光威悉遍燒神通之  
舍除其基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  
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  
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甦便  
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通變仁  
等今可出已神通彼便然然任願無  
對

摩訶婆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訶婆汝可去

理學一書 卷之六 第三十五 完

新加坡坡底大馬路門牌二六號

新學堂刊印

王從廣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諸  
世尊為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  
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然王知  
受已復座而坐今時世尊便以上妙  
輪相万字吉祥網繞其指羅從无量  
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無畏手以摩  
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  
神妙蓮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  
為葉金剛為緣來至於此諸佛常法  
若起世俗心時乃至現識亦知佛意  
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况  
會歌頌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故龍  
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  
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通演此蓮  
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  
寶為葉金剛為緣從地踊出世尊見  
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上右邊及  
以背復各有无量妙寶蓮花狀同  
此自然踊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  
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  
復皆有如是蓮花踊出化佛安坐重  
重長轉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蓮花相  
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雨或

世尊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諸

云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答或復行  
立坐卧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  
兒亦能現見如來影像今時世尊現  
神變已勝光大王及內宮女王子大  
目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量百千元  
數大衆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覽  
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  
衆共觀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  
無窮皆最盛皆有鼓樂音聲曼曼長  
鳴歌讚遊散散令禽獸亦皆歡喜各  
出音聲鳥獸象吼龍叫牛鳴孔雀驚  
奮各為哀響人天大衆觀佛神變歎  
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  
樂亦散樂花所謂鈴鳴摩花拘物頭  
花分陀利花鼻陀摩花以天泥水粉  
檀香鉢及以諸香悉皆散布以天妙  
衣及人間上服綵綵而下令時如來  
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為欲調伏受化  
有情故說他日  
法當未出離於佛教動時降伏三軍  
如鳥獲草會於此法律中當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當盡苦連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

世尊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諸

他  
日光者未現 增耀粗舒光 曠輪上太盛  
熾火從斯還 如來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諸弟子  
余時世尊告諸耆舊曰所有神變汝  
等憶持大神通事令解隱沒說是語  
已神變皆無勝勝尤王告六師曰大  
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今者可作神  
通時外道瞞刺黎然無所答即便以  
肘觸亦觸刺瞞舍梨于如是向來展  
轉相觸乃盡六人竟元一人敢為應  
對再三王命令現神通時彼六師還  
相纂綯同前然舍梨頭顱如入深  
溝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藥叉主作  
如是念此六病物久惱世尊今演作  
便令其敗往更不敢然應皆避賢作  
是念已即放猛風雨電交注彼神通  
會隨處崩摧外道邪徒並皆驚散或  
有驚怖入山穴中林樹草叢潛藏而  
住或入天堂相室抱腹懷憂佛神通  
舍一無傾動令時世尊觀是事已說  
他日  
衆人怖所逼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樹林

世尊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諸

制戒深藏此歸依非歸此歸依非歸  
不因此歸依能解脫眾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於四聖諦中恆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知永起眾苦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此歸依最勝此歸依最尊  
此因歸依能解脫眾苦

舍時世尊觀諸大眾根性差別隨眼  
各異為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  
億數大眾得殊勝解或得初果二果  
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聲聞菩提心  
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无上菩提  
心於大眾中所有眾生皆悉至心歸  
向三寶世尊為彼大眾說法亦教利  
喜所作事了從座而去時有瞽刺擊  
華弟子與其師主在於一處問其師  
曰解波跋耶何者為實時諸六師各  
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  
常此為實事又有說言元常是實又  
云亦常亦元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  
謂為實又云有邊无边又云亦有邊  
亦无边又云非有邊非无边又云身  
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无後有  
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

佛說阿含經卷之六 第六經 說

云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  
妄非說此語惜多事愧何足  
欠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半  
路有一黃門見而說頌

汝今獨行何處云 秋風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風走  
時瞽刺擊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當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強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寧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語互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池 聽瞽刺擊皆過清  
涼是極惡生言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瞽刺擊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致

我遠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已瞽刺擊即詣池

所既至池已以沙瓊漿投入水自沉  
因即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者

頗有見我解波跋耶不皆去不見又  
相問曰仁等頗曾見解波跋耶有所

說不一人答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

佛說阿含經卷之六 第六經 說

是實餘皆虛又云我說元常又云  
亦常亦元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  
有邊又云無邊又云亦有邊亦无边  
又云非有邊非无边如前是說時諸

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  
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覓親教師問其

實事即使求覓於其中路見黃女來  
向他問曰

賢者汝破見瞽刺擊大師 不將來覆身  
立地于中食

黃女聞說即以他面答之曰  
彼是地獄人 屢手從他乞手還與他色

見在水中沉  
弟子亦以頌答

汝勿作是語 斯為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牟尼像法注

童女復答  
露體人間行 誰好此為智 令他眾共見

了无羞耻心 觀面露身不 便將此為法  
歌沙門王見 刀割定元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然而去即詣  
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瓊漿沉沒而  
亡弟子之中有樂成者共作是說以

佛說阿含經卷之六 第六經 說

事是實跡皆虛妄亦以沙界繫頭目  
沉溺死所有眷屬並皆四散依止遠  
方佛現如是不神變已人天大衆悉  
皆歡喜

維摩經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新雕造

維摩經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明大樂事

今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  
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然無所說  
退寬達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  
有疑詰世尊曰如來大師以神通力  
然正法輝煌若見他種降伏邪徒實成  
命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  
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此等應知如我  
今者已捨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  
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為人  
天師今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  
念過去未幾汝欲瞋恚惡毒生老病  
死憂愁苦惱具種種時尚能降彼六  
師善哉不敢酬答退寬達方乃至淪  
沒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  
耨提國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  
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玉極愛寵  
及娶一子人皆樂見此子極力於其  
國中風雨順時親務農食得飲食易得  
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

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  
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  
供給至年長大世間我輩悉皆通達  
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  
之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  
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目犍連三  
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悵王即  
為目犍連說其事目曰若如是者何不  
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  
和順王曰於何處取目曰隣國王女  
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娶  
目曰昔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  
目往觀察六日即去見隣國王既至  
彼已問其婿事彼王聞已報大目曰  
若作眷姻可先立娶我女生子立作  
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娶與大目答曰  
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  
許斯娶者重來相見答曰隣國太子  
皆由大目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  
白王時王聞已倍禮迎歸情甚相得  
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  
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顧者  
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

維摩經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三

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聞技藝家類起絕學世無雙去何弄此別有建立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答于時大目犍連王客色知有憂念自言大王何故憂色三便以事具告大目目此不足憂我先求皆已共立要令隨所欲勿問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說今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後不久夫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大仍求榮立夫人本國惟王遣信即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不令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目曰王何憂色王即具告目曰言大王更無餘計宜立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除王目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嘗聞有慈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

優婆塞毘舍離人目犍連

不仁事非我所為目曰不能殺者而為殺害王曰此與斯命事亦何別目曰如其不然請速驅逐王曰華人無罪何事遽逐目曰欲求其過宜不為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告曰立彼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奔於我住必見誅遂詢其母具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邊羅國與延形命母聞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顛驚慟悲涕即以此他告其子曰汝本坐卧高牀將所著衣服並辦華去何獨去向他方應求寢地能存活汝比時覺常安臨涼宮新觀任遊從古何寒熱暑風雨野外飄零獨辛苦王宮為鳥任垂翅珍華美膳隨時食上妙衣服莊嚴貴女何弄此從窮林鼓瑟歌恒過衣能令聽者快心神眾人敬仰鍾隨從汝傷懷憂欲何去王子答曰

優婆塞毘舍離人目犍連

是將王子以如是等悲言言終白其母已即便辭去往半邊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休息四顧茫然偃卧而睡時半邊羅大目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貌有異常倫佇立久之爾今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家之子答曰我是新提羅國王之子名足欲食報曰何故求此王子即便以事具告近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于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喜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幾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眾歡命奇誕生之曰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三子之胤現生之後多足飲食應号此兒名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供侍後既長大才藝通達足食三子守便順道規常追憶悲不自勝三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除大目并急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遂近大目家有難相相師見已作

優婆塞毘舍離人目犍連



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難者當得為王  
大目闍已不同相師便報其難謂  
其妻曰汝可管膳待我報還夫人即  
令煮羹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  
母為飢所逼見有涕離便作是念衣  
母未來暫離室內有可食不遂見雞  
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  
言食未答曰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今  
時學所大目既至去我須食夫人與  
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兒來食  
說臣作是念為全食肉方得為王為  
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  
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  
食雞肉便得為王為當全食少食亦  
得答曰雞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  
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  
得為王三大目闍已便作是念可殺此  
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  
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  
曰夫主與子欲誰為王其婦聞說遂  
主猜慮作如是念我若遣以子為  
王此人即便奔擲於我今時宜可斬  
彼為言答曰當使王主為王此之女

摩訶僧祇經卷第七 是經

人聽明解難豫審先撥此大目為  
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為防  
盜可共豫計勿使身危即於屏處報  
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  
國內朝提離彼即是汝祖宗舊履親  
姬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  
樂子聞告已便仰辭母往朝提離欲  
至彼城於一樹下因乏而睡于時求  
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彼國舊法若  
未立嗣王靈與不出三元後嗣不知  
立誰時諸羣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  
我今欲立時大目等於樹陰下見彼  
大夫瑞傳具常人間罕見日光雖度  
樹影不移眾人共觀咸敬希有此善  
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  
因是非凡可屬今應公既覺已問諸  
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為三故相  
覺耳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  
問曰其法如何答曰先養養子漸令  
覺悟群臣聞已作如是念此非貪子  
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方誰家  
之子

摩訶僧祇經卷第七 是經

了三高聲案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  
我昔先三名曰善生子子足欲食我  
是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  
已皆生疑懼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  
王威德忘懷廣陳音樂千軍萬眾從  
入城中灌頂福三化洽黎庶舊多足  
食斯名遂復由宗重起子曰重興年  
幼為三諸目見悟所有勅令多不奉  
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  
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答曰咸  
是其甲大目所有便上念曰城邑聚  
落咸為大目我非是王但有宮闈及  
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非國  
憲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  
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  
屠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  
生一子名為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  
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悅樂垂  
拱安特時三令依往滿財城訪問圓  
滿為有為若其有者應與彼妻為  
有而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  
主問婦有姪便還妻曰是事非誤彼  
婦懷姪王既聞已即令使去圓滿滿

摩訶僧祇經卷第七 是經

寒暑言慰會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  
日汝婦有姪好漢養護勿令傷損月  
既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元  
比三七日後欲為立名諸親議曰未  
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我抱宿  
疾適同諸醫藥進湯藥竟无療效及  
懷此子痛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  
藥母說頌曰

於諸患苦中大藥家為勝此是藥中妙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有學大藥誦池澡浴於其  
道上見有魚骨謂是寶珠雖之今出  
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脚蹴謂是珠自當不肯  
雖見他違實他所弄魚骨斯非是寶珠  
豈有獻沙門幸殊於道上

父持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  
入水見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  
我取此鳥即欲前就鳥遂高飛大藥  
報曰

鳥居荷葉上見父已高飛无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陳河方為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  
有大鋼鈴隨流東下時有白鶴隨  
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  
大藥報曰

陳如東注下鋼鈴隨流去白鶴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潘洛持大藥去置於  
岸上時有黑瓶及草團派浮去鳥居  
其上大藥同前以頌曰父是時大藥  
既漸壯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眾共  
戲曰我等元主可尊大藥為王太藥  
立已揀諸童子將為輔佐從是之後

時常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  
客遊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  
繁薄欲為便利有一人來問女曰

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  
是我夫產人報曰汝無羞耻不愧友  
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

可不見目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客  
華虛令受失宜應棄彼與我為妻

彼老公來謂記者於大眾所引我為  
夫其女受言即與意人隨路而去時  
婆羅門就池洗已竟婦不得登高心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聖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視  
一手牽時彼產人亦牽一手牽羅門  
曰汝偷我婦產人曰我能設此此是  
我妻元非汝婦因生因結各相牽引  
少年怨力女欲將去時婆羅門自知  
无力具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

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  
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  
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則云  
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

子執彼三人問言何事諸童子  
曰我老元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要  
詣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

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諸童  
門推背懷恨自擲于地即便倒察驗  
彼真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得此婦

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  
曰肉羹及飯加以清湯大藥曰若如  
是者我與其食以時食之即令以拍

挾口竟元一物空見不從問婆羅門  
曰公從何來答曰從婦家來所食何  
物答曰酪漿及餅加以菓腹告曰汝  
可吐出即便按出一知一言大藥見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舉重拔插地為穿埋之青咽以孔雀膽其利上作如是字諸有偷賊者准此利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類有五百皆通同此而為治罰

時重與王現有村城皆被六目之所控執三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目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有大叫遠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觀察見五百賊塚身出頭即報王知讀其額字去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告楚汝諸人答曰此是大藥童子准法而作不罰元軍王聞釋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摩而住時滿財城所有入眾聞王欲至悉皆停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大藥今可速來父白王曰童子知小未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三見童子嘉其客儀推覓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 第三十 佛說摩訶僧祇經第三

迦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令使往轉曰滿曰然可以砂探埋長一百肘遂遵將來圓滿開掘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答曰我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為我妻大王曰仄陋小目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應帝都朝多勇人請垂一肘以據亦人非直百肘短事王曰此是父說為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王既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屬王可期後於異時三復令使往彼城中逮其作飯熟可將米又告曰其奴不得曰肉春排亦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不在於外煮煮之時非火非元火將飯米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 第三十 佛說摩訶僧祇經第三

涉亦不牽結勿令見日復不在陰華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城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憂違白父曰何故憂色父遂具告大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籌辦即取福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撒撒米元有碎既辦得米便求煮飯即於門外簷下安釜煮之上持日半傍以火炙其飯便熟持飯去特告使者曰汝可一足履道一足踐草所持飯器置於頂上蓋疎布傘非日非陰一足著鞋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聞人便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彼皆具答三問大喜是謂所為善是大藥王極為愛護謂使者曰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開法武龜其計策實為三位之才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 第三十 佛說摩訶僧祇經第三

寧得不憂三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  
日又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  
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為此  
蘇園池長白荒野遠止法或皆未諳  
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  
一小園雙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  
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諱之言答言大  
藥王倍驚歎實為希有

復於異時復令使云送持牛五百令  
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關便至具  
報圓滿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  
曰寧得不憂王遣持牛令供乳酪既  
求非所得之凡白若不遵王命致招  
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  
王聞已不微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  
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  
遠以大木五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兜  
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  
眾於十方廣成請護持願令我父產  
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  
遙見三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  
第皆作子啼出聲告曰天王曰願降  
慈悲得令我父三生安隱王聞其聲

卷之三 第二十二 第五十四

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  
于地其腹甚大極叫出聲子以香花  
告諸天眾使人問曰汝何所為答曰  
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為此悲訴天  
神使使理曰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  
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  
悲訴王聞笑曰我求曾聞丈夫生子  
其子曰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  
產孕何故付五百持牛令彼圓滿供  
於乳酪王頗曾聞持牛生子既元兒  
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  
日皆是大藥王望其智後於異時王  
與大目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情  
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驢令  
圓滿養護勿以羶繫不置室中不餓  
刍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驢付圓滿  
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  
俾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憂前射心  
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无奈何況當  
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不  
須憂我皆為作即於晝日四中放牧  
夜入宅於迦露處既無羶繫其事  
難為專勤二十一人夜守者守一足

卷之三 第二十二 第五十四

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  
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看守便  
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驢无走路如  
何加罪大目曰可勒乘者於夜睡時  
乘驢潛過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  
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驢已失矣  
既聞告已恐喪生命憂惱燒心大藥  
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樂設計可成  
瞞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  
計為之稍難若父不憚者懇當希  
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  
即便刺父頭以七道仍以骨貫  
赤曰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王都邑  
唱大音聲大藥令至并將父來剪  
飾示儀誠是奇異時王王目聞斯說  
已共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為善事然  
辱其父有惡意章王及諸人皆出城  
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為實為虛王  
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目遂白王  
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  
策過人觀此所為一何鄙賤王問大  
藥曰何故汝令令父受辱以至於此  
答言大王今以為榮不知其辱自有

卷之三 第二十二 第五十四

衆多善巧智勝今以此事供養於父  
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答曰我勝  
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  
養育勞德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  
曰惟王審察父子諱賢王與大目俱  
言父勝大藥前達者首言大王前  
令善羅達便遺失此璽乃是驢父理  
勝於兒驢王招領勿為重責王及大  
目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絕代希有王  
極歡喜遂即廣施祿檀拜為大目所  
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衆事明  
察遠近委信莫不歌頌

時有婆羅門早聞書論為要事故多  
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妻  
婆多有財賄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  
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衛已  
投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  
既至持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頗容  
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實無男子  
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  
金錢不宜持入於驢黃後遂往空林  
多相樹下穿地埋藏便之故宅其妻  
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婆羅門早聞書論為要事故多  
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妻  
婆多有財賄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  
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衛已  
投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  
既至持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頗容  
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實無男子  
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  
金錢不宜持入於驢黃後遂往空林  
多相樹下穿地埋藏便之故宅其妻  
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咸設方便會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  
宅所扣門而妻妻通問曰汝是何人  
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  
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善相引之  
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餽令其飽滿  
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  
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者  
今非好日復元節會因何得有此上  
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  
欲至為此我知作食相待大目我誠  
有相方欲至會天遂告知食已同寢  
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  
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  
婦遂陰言意告牀下去我善聽須知  
其報問曰得幾許來答得五百金錢  
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  
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  
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急直  
答曰安在城外太我善聽須知處所  
問在何處答曰在某林中多相樹下  
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  
驢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遠為之  
即從牀出向多相樹下取得金錢持

咸設方便會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  
宅所扣門而妻妻通問曰汝是何人  
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  
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善相引之  
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餽令其飽滿  
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  
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者  
今非好日復元節會因何得有此上  
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  
欲至為此我知作食相待大目我誠  
有相方欲至會天遂告知食已同寢  
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  
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  
婦遂陰言意告牀下去我善聽須知  
其報問曰得幾許來答得五百金錢  
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  
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  
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急直  
答曰安在城外太我善聽須知處所  
問在何處答曰在某林中多相樹下  
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  
驢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遠為之  
即從牀出向多相樹下取得金錢持

還不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  
處唯見空坑一元所觀即自拍頭  
智大矣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  
識共未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  
求非常辛若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  
驢黃之後既絕人行藏某樹下歸舍  
而宿今未敢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  
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  
彼有智略起絕諸人汝若歸投鼓應  
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  
行啼泣泣至大藥所共相問許即以  
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  
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  
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  
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  
所失之物當為尋求問曰仁家頗有  
犬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  
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  
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  
設供養余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  
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  
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  
令位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

還不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  
處唯見空坑一元所觀即自拍頭  
智大矣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  
識共未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  
求非常辛若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  
驢黃之後既絕人行藏某樹下歸舍  
而宿今未敢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  
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  
彼有智略起絕諸人汝若歸投鼓應  
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  
行啼泣泣至大藥所共相問許即以  
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  
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  
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  
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  
所失之物當為尋求問曰仁家頗有  
犬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  
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  
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  
設供養余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  
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  
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  
令位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

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  
逆面而吠何者狗耳掉尾向前見此  
相時余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  
觀於諸處察時言笑使受教已即往  
其家在門而立所謂八人次弟令入  
狗見皆吠唯於善聽耳前迎置區  
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  
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  
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  
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  
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  
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  
已時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為  
重指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  
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園法重加  
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自言大目  
瞿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  
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  
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年耄老還得  
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  
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  
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  
利子瞻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目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五十四

度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  
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轉  
有侵欺

時有一人面向他方還未盡所在其  
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麩而食  
忽不覺口餘麩旋行時有善聽入於  
袋內其人既至不覺囊索繫袋持歸  
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  
汝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  
去之稍遠悔不微尋便作是念我今  
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  
能為我決并持麩袋至大藥所具陳  
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地  
土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即令  
置袋于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蛇從中  
而出張鱗吐毒瞋身而去諸人見已  
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加東道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特領四兵適觀  
園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  
聚落誰所管耶諸人答曰此是某大  
目彼是某大目攝之屬已將為封邑  
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目之所  
管攝國主但唯內宮及飲食而已既  
適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  
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元力知當奈  
何幸蒙上天降告於我滿財城內有  
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  
已立為大目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為  
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俱  
給今既成人親近於我大目之位汝  
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  
護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為王是  
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无  
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  
自園界所有城邑屬六目者令使告  
曰諸君當知此為大目不違國令改

使賊侵幸苦非常養養甚邪不相存  
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諸者長受安  
樂不復辛苦所課賊統隨力有元善  
屬妻子永无勞勞君等六城各自守  
守假令王命及六目退无宜用諸設  
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目來我  
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休  
行不違舊令時彼諸目共白王曰諸  
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  
兵隨處討伐諸目各至彼不見隨目  
秦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  
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淪多時諸  
城奏曰我於大王无心違背六目暴  
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目來我皆降  
伏三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召馳  
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无  
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  
制輕科身倫協叙小大無怨感歡毒  
造共喜來無罪貧窮恤孤寡猶如父  
母各生慈念國內人眾悉皆雲集尾  
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  
揚王乃以女婚于大藥樂業愛无  
驕恣心時有異方貢士來投此王英

歷代文獻經緯部文獻·印度撰述

求禁得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友  
慈遂便招納招以衣食令無乏短時  
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糧麥即便  
遣與時掌庫者荀事速送不即持惠  
後於異時王與大目及諸寮庶朝集  
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  
有士客事應知識有士父母有女  
妻子然大藥無无所說王曰大藥卿  
何不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  
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况復女  
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  
王當日驗復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  
捉得別處藏舉得孔雀省對稱前般  
報士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省答曰我聞  
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  
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  
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脫鳥而  
食誠哉鄙事無憾忘章又得餘女頗  
客美屢以妙莊節引入宅中報其婦  
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  
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  
何不審惡察任用仄陋无余族入捕  
為大目妻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特

歷代文獻經緯部文獻·印度撰述

充已室所受好鳥願以為養久復外  
國客人共相招納供給衣食養為義  
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  
相委寄我觀惡行實无以加今可令  
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暴見遂  
令懸將大藥去准法刑戮時格茶  
羅以赤懸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  
人隨逐舉刀怖懼如次魔卒逆向尸  
林臨將就刑無人肯觀者悲泣受  
若已觀各出哀言為求天佛時外國  
客於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觀此將  
出城時依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  
纏妻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  
頌曰  
國王不可觀 惡人難附近 但是惡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諱內官人  
不愧作欺心 負他怨妻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  
聞已謂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  
答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  
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雅  
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來  
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

歷代文獻經緯部文獻·印度撰述

其事如何大藥自言願王善聽略陳  
願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  
所有城邑並不自屬但准飲食內宮  
而已我運著茶座彼徒自享國榮家  
威今復業皇基威威率土歡誥庫底  
豐盈皆是我力今秋我將報昔恩  
故去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  
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  
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  
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  
來報我言惡客事不語婦人者王昔  
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客事誰可告知  
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  
不可親當客觀察王當目驗王家  
當我實不食別將餘為今婦妻王  
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理得推假將  
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  
喚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  
他嫌更者王令賜贈將我於其人  
遂至為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麥  
意道無慈不知機變昔時乞食見死  
來微王聞煩義家其事已知大藥無  
過歡喜釋放便備盛禮拜為重目是

聖賢如有所事者事之八義也

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  
密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取  
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  
慧女人以充家室即歸王王作婆羅  
門傳手執淨瓶樹吉祥身著鹿皮  
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  
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  
大藥答曰我從提提城來欲向何  
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  
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歸  
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  
非貞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  
曰我此舍居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  
不為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  
路於某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  
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漢名字  
何答曰我名毗舍佉家少女答曰  
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  
客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即往  
刈麦田中高舉兩手以脚踏麥毗舍  
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  
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環可愛  
光采異常答曰為蓋與身有何好哉

聖賢如有所事者事之八義也

又曰甚好客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開  
容歸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  
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緣斷其  
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家  
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為妻  
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  
向滿財城路在何處乎直示教復元  
林刺洪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路  
即自前行行至池邊更衣而坐妙其  
一目試披大藥識知我不須更大藥  
行至池邊遙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元羅不織衣 元非艷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語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厥去 遠道不須行 遇見大藥林  
近遠而可通 復見作妙地 有樹著赤花  
奔左右邊行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路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  
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  
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  
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  
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充著恥因  
何道大藥念法此女儀容與天仙相

聖賢如有所事者事之八義也



似即宜速去。辭我。我。若更重來。令  
狗食。汝時。婆羅門。既。手。所。望。還。至。此。  
舍。法。所。女。還。見。已。迷。唱。善。來。是。時。大。  
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不。枝。打。女。  
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  
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  
相。識。次。當。觀。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  
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  
設。食。次。第。皆。作。後。來。毗。舍。法。諸。人。告。  
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  
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皆。  
婦。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語。  
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  
正。博。經。書。四。明。五。論。无。不。通。達。  
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可。時。與。无。宜。  
更。住。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  
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  
法。亦。留。禮。贈。還。向。新。羅。城。欲。詣。中。興。  
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釋。妻。一。  
并。妻。在。衣。裙。往。先。投。宿。婆。羅。門。處。和。  
門。而。嘆。其。婦。出。問。汝。是。何。人。答。曰。是。  
婆。羅。門。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  
何。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

摩訶僧祇律卷之八 第八 戒

嘉。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  
入。其。宅。大。藥。又。念。自。有。外。人。不。令。我。  
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開。門。婦。  
聞。聲。聲。魂。神。驚。愕。不。知。何。對。遂。以。私。  
人。安。小。第。內。夫。與。大。藥。同。入。門。大。  
藥。告。曰。我。此。嫌。夫。何。處。得。安。婦。曰。可。  
馮。子。地。答。曰。恐。兒。侵。食。遂。觀。屋。前。及。  
於。牀。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第。大。藥。思。  
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夫。置。第。中。婦。  
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善。夫。物。  
欲。如。何。夫。曰。此。停。婦。女。何。不。出。物。安。  
妻。第。中。彼。便。逆。推。不。許。近。前。婦。知。意。  
止。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无。所。出。報。  
言。驚。濕。恐。當。損。妻。大。藥。曰。汝。不。須。受。  
我。不。令。損。即。取。草。及。乾。牛。糞。於。第。  
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恐。被。火。燒。  
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違。尼。忌。即。  
可。索。火。聞。走。至。知。子。在。第。報。大。藥。曰。  
不。若。須。驚。我。當。離。直。可。索。幾。多。答。曰。  
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  
我。兒。今。死。何。用。錢。為。遂。與。金。錢。與。第。  
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  
所。有。事。緣。悉。皆。告。諸。汝。婦。惡。行。自。可。

摩訶僧祇律卷之八 第八 戒

深。叻。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  
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法。并。報。城。  
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目。自。為。未。嘗。  
前。至。於。彼。其。毗。舍。法。善。當。善。護。大。藥。  
便。即。往。報。授。其。婆。羅。門。持。書。及。錢。  
至。毗。舍。法。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  
毗。舍。法。得。書。云。  
四。探。可。成。衣。少。一。不。能。減。如。其。於。有。問。  
械。足。可。令。新。  
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  
牀。下。求。覓。足。械。使。者。問。曰。欲。何。所。求。  
答。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械。足。既。得。  
械。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為。安。豈。  
仁。可。引。卿。我。暫。試。看。其。婆。羅。門。惠。性。  
愚。直。遂。便。舒。脚。內。彼。械。中。毗。舍。法。即。  
以。逆。推。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紫。我。  
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  
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  
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未。以。錢。呈。亦。  
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卿。  
提。離。國。王。大。目。名。曰。大。藥。父。母。善。屬。  
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  
如。是。第。一。大。目。而。為。智。對。與。隆。家。族。

摩訶僧祇律卷之八 第八 戒

莫在其人徒是已後與毗舍佉澤浴  
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  
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  
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  
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  
已得王曰何如答云少女容華顏貌  
絕倫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為妻  
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為將來不王曰  
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請嫁札事在  
精奇任意注嚴令衆歡悅大藥承命  
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鳥  
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化城至其舍  
法處共為增耀札事既畢將還將  
醢飲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  
為販馬來至辨提醢於此城中有五  
百婢女儀自端正庫序可觀聚舞言  
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  
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  
人各為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  
彼倡女中第一者性商主求為  
親戚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來至  
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為  
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

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六十四

女曰若君斷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  
馬五匹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  
鐵作此契已信與方便來相結詎然  
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  
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  
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  
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來微商主當  
酬前言與馬五匹汝已斷志共我行  
非商主曰汝無善耻在枉好人便詎  
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若腹負未分  
明日可來更為詳審大藥還家遲於  
常日毗舍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  
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開道理  
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  
開汝能決不婦曰我誠為斷觀智如  
何君先妻三白諸目衆并牽五馬共  
至池邊可於衆中笑彼倡女問曰商  
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寶馬如其夢  
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元  
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第大藥  
聞已深生嗔歎即於明日牽五馬  
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乃馬  
牽來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

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六十五

問王衆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  
卿等昨朝作是斷者无煩今日重集  
助勞此是誰計答曰是毗舍佉我昨  
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毗舍佉  
有大智策名稱深布遠近咸知時有  
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  
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  
王衆同觀無人辨識毗舍佉開已告  
曰毛鞭者是母軟者是女衆歡希奇  
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  
王所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  
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答曰  
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和虛食  
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淨識應  
以軟物繫於杖頭向蛇背搭拭脊若  
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  
作試驗不虛人言嗟善  
時有南國商人持檣柁杖來至王所  
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毗舍佉同前  
議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  
未便上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  
是念我今且欲試諸大目誰取有智  
即於樓上更懸幢竿竿頭安置光明

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六十六

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佉彼便答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答曰是毗舍佉王乃與珠弥更稱善時諸大目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熱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然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善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答曰此是世法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即不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隨意婦曰君可釋我我自時大藥如言歸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毗舍佉報云夫患我意无違即造木人形同大藥卧在牀席覆以薄衣報諸人士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與我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檀安六房中大目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人知待入中已即牢鎖閉如是六日咸入於檀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諸日中官察處咸作是念如是勝人

標本記(四)卷之八 第八十條

一朝須發各生憂苦辨與夫聲時毗舍佉便昇六種永至王所自言大王大藥身死所有珍寶咸在檀內宜翻領受并說二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北樓飾體未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受念無深獲死不停即取財貨王曰非我索財是毗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大王今當知大藥身已謝此是彼珍寶隨權可親觀我夫形影沒孤寡无依附恐有外人欺失以三家物大藥曰若余王可問者何物珍寶既開檀已時六大目各從中出王問其故六目答曰我等由情欲遂被女人欺願元大王恩不敢更如是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連此辱合受重傷傷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嚴日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標計策越倫昔未曾有大目輔相被辱至斯因此便能制就欲者三既慶快於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皆聞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

標本記(四)卷之八 第八十條

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內外國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三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群宜往求娶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是隣國事若赴憐先以方便然後求及王令輔相自往言督時彼王自見便利已便共謀曰朝提臨王多有兵力共交督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謀已即便許諸卜選良辰可於某日宜未就此共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使報朝提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其使至已大藥自王未可倉卒當普量議隣國為怨自古常事每有障障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答言大王願不為慮我有聘請名曰具相有大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王言任意是時朝提既受言已初為害到彼城中依于樹抄四顧觀察

標本記(四)卷之八 第八十條

誰可量哉通信去來諸堪委付竟元  
一鳥共為善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  
見舍利為樂即至樂處共相慰問波  
從何來具相答曰我從北方室利王  
摩采先是監國使者以舍利為婦年  
少姿儀端正無此恭勤智慧善解言  
詞因更出遊被擒去我為此故憂  
爾中心隨處追求難至以此我無備  
匹願汝為妻若曰我不曾聞亦所未  
見爾時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難越  
還將難越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  
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言  
我是梵王 室利守國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雙國遊感出 遂被擒將去  
我嫁來彼故 願隨回至斯  
舍利答曰  
舍利難越要 未曾聞是事 還將難越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  
妻室既為交密情無間於是時具相  
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餅食色類  
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  
何意宮中營斯威儀我今頗得嘗其

摩采初有妙善度者名第二人 摩采

味不啻口雖有如上妙餅食悉皆  
安惠問言何故答曰為難越王欲  
來成此作斯飲食恐有害意害彼王  
軍具相要聞知言知已而說頌曰  
威方此王女 妙與難越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謬稱重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殺  
是時難越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  
奇珍踊躍歡欣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還  
無宜更遲脫  
是時難越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  
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自王  
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  
兵衆該辦提離四面圍合進退無從  
王與大藥共為謀計其欲如何大藥  
曰不可交兵應為難聞時彼營內有  
五百大目皆以國寶珍寶而重贈還

摩采初有妙善度者名第二人 摩采

請目既得成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  
與三作斯事已今使報曰非我不能  
與君共戰既為妻父即是密親當善  
思量身存為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  
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某物與某  
大目以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  
足了真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  
事與中夜取軍既至城已遂便掘  
五百大目諸巨之子令繼父大藥  
白三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娶往  
求女為管得不未知須觀其意三曰  
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園中停  
止彼王便喚可入城來答曰我不入  
城且軍向彼大目家住王曰隨意時  
諸巨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  
藥既是怨德不怨難放臣白王曰難  
提離王自無計榮興隆三業皆是大  
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侵損且留於  
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  
乃稱善即領四兵至新提離園造  
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某道去  
向難提離大藥訪知彼王珍寶成莊  
某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

摩采初有妙善度者名第二人 摩采

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搜率兵  
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總集朝官慶  
喜無量時半邊國使至奏王珍寶及  
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憂命族師時  
此因三寶施大札替燭已畢即榮妙  
藥為大夫人時半邊王令使責書與  
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知尋  
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三女  
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藥師傳  
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  
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喜已往  
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園彼之鸚  
鵡可附將永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  
見鸚鵡倍生顧惠自此傳為亡國喪  
親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殺而  
白三日幸願休我祖父死法以取命  
死亦無恨三日隨彼死法而斷其  
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答曰麻  
繩我尾灌以香油焚火令著任其自  
死者如古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  
二處空處還毛羽火延空室燒盡無  
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腸裏投翼往  
鸚鵡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

答曰大藥歡喜半邊王願心猛勇更

與共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  
縛意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  
見大怒令將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  
毛弃之屠外報言汝去我下見孫  
以慈慮到一神祠鸚鵡便欲食遂告鸚  
曰兄食我身肉繞一日如其見放於  
日月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鸚曰誰  
當信汝答曰為作盟要又復我元翅  
羽不可棄宜一兩日間目觀虛實從  
告鸚曰雖是思慮未得其處時我至  
彼王天祠邊徐放于地鸚隨言作至  
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  
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  
鸚隨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  
共曉比連裏揭暗是我作若不供養  
跌臨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  
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為恩害  
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  
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為作是  
祭神經多時節諸食生肉鸚隨食麻  
毛羽漸成堪得飛騰欲去意告守  
護人曰汝可報王余所多時供養於

我今還刺汝

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  
隍索底成刺殺我僕來我所我當施  
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作書  
除鸚鵡至天祠中札天神足求哀憐  
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天報無有不報者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刺汝  
作是語已持書而去至大藥所問曰  
何意遲遲令我見佑即便具說以所  
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王知  
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  
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  
鵡為世所難及  
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諸巨中誰家  
有智於諸大巨人付一狗令其養飼  
齊余許時教作人語諸巨將狗各還  
其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  
大藥得狗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  
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  
甜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一片但將  
廢食而養之支濟性命不令其元  
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提令目所養  
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

佛九卷如法華經卷第八之三

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  
索狗麻滑鼻常王曰卿狗何瘦答言  
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  
此人支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索  
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遂  
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目雖有智慧便以  
諸羊人與一口雜言養令肥感不待  
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  
大索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  
肥壯然刻木為狗時未恐怖羊雖飽  
食脂膏不生怪已共觀果如其事王  
曰何竟餘羊有膏卿羊無耶以事具  
答三曰深奇智

後於異時諸大居士數有五百同集  
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  
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慶見官客  
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大問大索  
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  
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  
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  
立銀船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  
石贈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特經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三 戒

五百翻彼諸人大索家中於一餘獲  
善聞音樂告其子曰汝自集會可問  
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  
汝當報曰我有餘獲善聞音樂歌舞  
終無不悟解諸人報曰前無淨石  
已罰五百金錢令若更盛倍輸千直  
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辦淨共至  
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  
以酬謝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  
生大慶悅廣賜財財款曰大索之智  
於諸眾中寂為第一

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智慧學  
四明要未久便生一女頗頗端莊  
名為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  
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者我此妙女  
當嫁與之其漸長大於此園中有婆  
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意具十八種  
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  
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為學此兒醜惡  
令我善娶其兒長大自恨尤憤遂入  
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處散婆羅門所  
納而致自我來請益幸見其醜便  
納受未久之間所有言論悉皆惡盡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三 戒

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  
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與之此兒  
雖復容貌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  
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无  
違要即為具礼以女好之其女感先  
嚴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  
念曰我今為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  
隨意所為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  
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客華夫便醜陋  
為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  
本室於其中路道糧皆盡至一處遂  
為飢所逼時有行人和楚欲飲烏曇  
從之彼便與惡相持持一盞自食  
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耶用充虛惡相  
告曰古仙有制女不飲楚為新不與  
次於腹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  
烏曇告曰此亦古仙不許女食烏曇  
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  
深生悔恨以至烏曇跋履樹上  
樹取果而食要曰可打共食語一樹  
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食熟  
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為飢  
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三 戒

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  
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  
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  
賤便下取棘園樹而去于時中興王  
因出遊獨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  
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使命曰  
此既空林誰為啼哭尋聲遂至焉雲  
女遙觀彼客儀貌是天女我是諸神  
問言神仙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大至今當知我非是天女亦非諸神類  
無天受命者

時三使人扶令下樹散使莫近窺若  
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  
隨路而行起憐悵心我為非法如何  
曠野獨奔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  
至彼樹下不見焉雲餘人告言國王  
將去與之同乘并入宮中惡相聞之  
倍生憂慮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  
輒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談  
自念何緣變得交語即託餘事而於  
說項告曰  
汝在食牀上枕簾自在殿不共我歡娛  
巧近持刀等

後世所傳惡相事者多矣

女聞報曰

飢渴至也遠從君覓飽飲報言不合  
長恨可謂孽同行離野獸肉不相分  
念此至示姑無時還著節自上焉雲  
熟茶不相忘憶此身心坤兩路向前  
惡相報曰

汝不德念我碩學多才智為人多少虧  
奔我長難別登山自墜元服奪取身士  
嚴罪汝身當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住著山頭死隨情食毒亡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殺

此中惡相事多矣惡相人見惡相事  
惡相事多矣惡相人見惡相事

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答王便  
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  
可為中述焉雲即便向王具說此是  
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酒解四明  
今為相求未至於此王曰汝可然然  
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  
彼人存昔愛取答曰寧有斯事自當  
今彼於我生嫌然此惡相門多解呪  
術不應違次告貴人王即以解報  
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

後世所傳惡相事者多矣

王愛重其美惡門身形鄙劣六人

光彩起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報云

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答曰我

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誠汝婦不答

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

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語慢刀斬

汝頭彼言隨教王勅宮人並皆在

示至我所即皆從實如帝釋宮二百

婦女隨從焉雲皆詣王所大藥遂報

惡相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

嚴飾猶如龍蛇被呪所禁一無言說

又如赫曰不敢目視時惡相門還壁

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龍兒

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

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捉取而

說項曰  
上人還愛上中人自愛中我是鐵兒形  
還伶汝鐵兒奔此天宮嚴相隨向惡家  
色類正相當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  
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苑園中竟日  
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璎珞便直  
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

後世所傳惡相事者多矣

言歸時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  
猶見之持上高樹三令便去急可  
取珠便去不復時有乞兒拾珠食已  
將珠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  
珠環答曰我是乞人不見環路即便  
打撈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  
方便若更住此被賊而亡告使者曰  
我得珠環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  
即便取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截其足  
贈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  
從覓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  
不能與汝子既食爾欲去旋迴答曰  
我時未至不能共去故便受語告曰  
可共我行今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著  
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旋行子報  
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  
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  
時通行城郭尚不能得應食充軀今  
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  
財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  
環得珠女既至已同環禁身便與交  
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  
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

聖賢經集卷之六 第五十卷

滿美妙音聲將須悅耳復引樂人共  
取環路被縛極狂不免禁身音聲雖  
情更無所乏如是還延遲經多月諸  
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  
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既出宜復相愛  
如我思付自非大藥計策豈能令  
我身免斯患欲即引大藥之子亦共  
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欲出  
寧客問位即入曰王我雖有無子無  
過念曰何我子轉復禁身王曰百千  
兩金真珠環路乞人將去於外共分  
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自王曰願不  
須憂此妙頭珠無人將去以目之計  
必望求得其所禁人請皆放出王令  
釋放大藥入園檢失珠環仰觀高樹  
見有松樹念彼珠環是此將去然須  
方便始可得之即自王曰還可知前  
宮人並出頭下環路咸悉在嚴禁  
道是取珠環大藥曰宮人起舞猶  
是亦舞大藥曰可並位頭領亦但頭  
珠便墮地王見大喜遂其奇智指罪  
禁列重增封極時役六目因聚一處  
共為謀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獲

聖賢經集卷之六 第五十卷

實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但  
報呈薄位迷得當道政令我等喪亡  
轉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巨告曰  
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得不  
相負同心戮力杜絕怨讎大藥及王  
於我無恨可令轉位還復知先如是  
議已明日六巨共詣園所大藥既見  
六巨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謀便告  
吳相劉幾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  
何籌議還來報我劉幾即去隱影林  
中聽彼言說時彼六巨既至園中各  
以男女共為誓對作如是語既為觀  
密元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  
實相告一云我先曾食王家乳省一  
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已情共  
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  
進一處而食熟鷄聞已告大藥知大  
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  
宗伏惟恩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  
於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  
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  
我身是中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  
巨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損彼六巨

聖賢經集卷之六 第五十卷



今為三界眾尊現大神通運顯六師  
外道法等悉歸於善知識隨當親近  
樂由智識眾敬通明一切內外典教  
終能成就如是威德汝當修學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厘城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開述

加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六門第四子攝之餘明佛從天下等事

今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  
伏諸外道利益無量眾隨類悉歸依  
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咸邑婆羅  
門等及工巧人並皆來集室羅伐城  
於世尊處而為出家時彼諸人所有  
眷屬皆來尋覓至城見已告曰  
仁等捨俗而來出家欲令我等若為  
存活若曰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  
其法彼曰善哉我當修學即皆出家  
時婆羅門等見已讚歎此等工人出  
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必  
當以得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來  
出家後還當者時所有作具由是因  
緣致生譏議告諸慈目既出家後  
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  
作罪佛制戒後時有瞿人既出家已  
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省慈目身嬰  
苦病是客慈目來報言具壽可為我  
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瞿人更言瞿

具欲得何物而瘡病耶以緣白佛佛  
言我今聽許諸慈目等先是我人得  
持針刺物若是書更得持等書若刺  
疑人得畜剪刀子

尋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  
慈目多獲利養今時世尊為欲顯其  
利養過故連昇三十三天於玉石殿  
上三月安居近因生樹為母說法并  
餘天眾具壽大目連在迦多林而作  
安居是時四眾既無世尊威德共詣  
大目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尊者  
見來即為說法隨機演暢示教利喜  
默然而住是時四眾各從座起偏袒  
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大德願聞  
如來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者  
答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  
上而作安居近因生樹為母說法是  
時四眾既得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  
歡喜禮足而去至安居竟四眾還來  
禮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為說法已  
大眾各起禮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  
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  
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

草庵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  
自一夏未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  
住不復更爲白臘部洲內所有四衆  
久遠聖願咸希親奉我等四衆無有  
神通能至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親  
供養然彼天衆得來至此願佛慈悲  
哀愍我等時大目連默許其請衆知  
許已禮辭而去尊者觀知大衆去已  
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申解頤即於  
此沒至三十三天現見世尊於玉  
石殿爲諸天衆無量無邊說微妙法  
時大目連不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  
至此諸天團遠猶如瞻部四衆無邊  
合時世尊和大目連心之所念告言  
目連此之大衆非自能來皆由我力  
而有來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禮雙  
足已退坐一面普觀大衆自言世尊  
念此大衆甚奇希有悲愍雲集由彼  
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生不壞信  
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於此佛告  
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衆由彼前身  
於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  
成就於彼命過得來生此時天帝釋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三十

見佛世尊與大目連有所論說即於  
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由其教信  
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此  
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其事廣說  
乃至來生於此  
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  
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  
信於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  
如是語我由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  
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  
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衆親於  
佛前悉皆證得預流果各禮佛足隱  
而不現今時目連見衆去已即從座  
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自言世尊  
部洲中所有四衆各並虔誠來至我  
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久不見佛咸  
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  
德不憚勞者願爲我等至世尊處傳  
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  
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  
等四衆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禮  
世尊足親親供養然彼諸天能來至  
此善哉世尊慈愍哀愍從彼天處下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三十

瞿部洲作此白已今時世尊告目連  
曰汝今可往瞿部洲中告諸四衆滿  
彼七日已佛從天處向瞿部洲於僧  
稠舍城清淨曠野爲曇跋路樹邊而  
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禮佛足即  
還入定猶如壯士屈申解頤於三十  
三天沒瞿部洲中出告諸四衆滿此  
七日已佛從天處來瞿部洲爲曇跋  
路樹邊而下時諸四衆各持香花往  
僧稠舍城瞻仰城中所有入衆聞佛  
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  
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幡繖蓋處處  
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  
寂妙高座企想如來是時如來爲三  
十三天衆說當機法亦教利喜已即  
於此沒將諸天衆至夜摩天爲說法  
已即於此沒復將天衆至覩史多天  
爲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  
梵眾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音少  
淨無量淨等處淨無雲福生廣果天類  
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爲說  
法亦教利喜已即於此沒至善現天如  
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白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三十

佛言世尊今欲詣諸部洲答言我去  
白言為作神通為以足步答言足步  
帝釋即命巧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  
道寶階黃金吹瑱瑱蘇頗陀答言  
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摩中  
踞瑱瑱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  
其右邊踏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  
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為侍從  
天帝釋於其左邊踞瑱陀道手執  
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金而覆世尊  
并欲界諸天而為侍從佛作是念我  
但步去者恐外道見謗沙門答言應  
以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彼妙色心  
生愛著神通即失足步而還若以神  
通往須天匝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  
為足步往諸部洲令時世尊隨寶階  
下去此十二踰善都人義上蓋如死  
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識世尊知已  
化作牛頭旛檀香林令氣芬散聞者  
歡喜佛作是念若諸部洲男見天女  
女見天男情生愛著由嫌欲心極熾  
咸故便歇熱血悶絕命殞我今宜可  
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

佛言世尊今欲詣諸部洲答言我去

是作已不令流受擾燒其心  
今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  
居遙見世尊諸天大眾恭敬圍遶咸  
得尊重從三十三天而來至此便作  
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慈皆詳佛  
當往天廬此諸人眾百年之中茲皆  
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咸厭  
無不唐滅吾哉世尊廣廣慈憐作如  
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  
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厭心於五  
取蘊觀空無常苦空无我如是知已  
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復  
預流果得不壞信即便速疾捨加跢  
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通札世尊瞻  
仰而住  
今時毘鉢鉢羅苾芻居作如是念佛從  
天上下降部洲作何方便我得最初  
札世尊足大眾皆無地旋踰若其  
直令作苾芻形者人皆見輕莫由  
遶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自身  
化為輪王七寶前導九十九億軍眾  
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嚴如半月來  
詣世尊廣時有無量億眾沙門婆羅

佛言世尊今欲詣諸部洲答言我去

門外道內道無邊四眾悉皆影附款  
未曾有上持白蓋翬從雲霧如白  
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  
是嚴飾壯麗難忍至世尊所大眾見  
已皆生希有瞻仰忌敬各生異念何  
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  
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已各生求願如  
何令我得受斯樂大眾聞路令彼近  
前令時毘鉢鉢羅苾芻在斯眾中告諸  
人曰此非輪王乃是毘鉢鉢羅苾芻居  
自現神通來札佛足時眾聞曰大德  
太何知是毘鉢鉢羅苾芻耶答曰毘鉢  
花香氣芬馥毘鉢鉢羅色舉眾同然故  
知是彼現斯神通時苾芻居既至佛  
所便稽神通前札佛足在一面住  
今時世尊既安坐已告毘鉢鉢羅苾  
芻今可去勿苾芻居當我前立是時  
大師現神通者是非法事被佛訶已  
便詣一邊佛作是念若對佛前現神  
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苾芻於大師前  
不現神力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諸  
苾芻居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通作  
者得越法罪

佛言世尊今欲詣諸部洲答言我去

今時大衆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生  
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  
皆生願樂求往天中今時世尊見斯  
事已為欲遮其人天願故隨彼持錫  
為說法依聞法已得淨流果或一  
來果及不還果或有出家斷結煩惱  
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  
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提  
心者或發燒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  
惡心皆令大衆歸信三寶今時世尊  
即以此緣而說頌曰

懷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難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今時世尊為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  
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何意具壽耶陀夷聞鐘聲香氣知  
是彼居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  
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  
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痾斯城有  
一商主要娶妻久便即有娠是時商  
主欲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  
首我向他方求妙寶貨汝看家室宜  
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經

去昔日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使啼  
泣後伴見悲問言何故答曰欲得共  
我一履同行我不見隨為此涕淚伴  
日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  
給伴曰但令共去我為相供即便將  
去既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船船是  
時商主因此命殞餘人亦死其婦伶  
倚過得一版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  
金翅鳥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  
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懷娠誕生一子  
類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亦如  
金翅其父遂亡是時衆鳥立子為王  
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為王此是  
汝兄今可持去向婆羅痾斯於衆人  
中立為國主答言國母我當為立時  
婆羅痾斯城現有國王名曰梵授以  
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錦說王於朝  
集在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  
擒其兩臂棄於大海諸妙瑤珠莊嚴  
其兄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  
曰此是汝王好當依事如有相違還  
令汝等俱淪大海人皆畏懼奉教而  
行目亦不敢告今斯事衆人皆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一經

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聞  
與我相見答言我未後於異時王有  
母鳥月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  
自白王知王曰率入後宮令諸宮人  
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呢若  
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為子史隱生  
出即便率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  
我除王更無人者為子宜出雖作此  
誓為極辛苦兒不能生人皆大  
不知如何時有牧牛女定去斯不遠  
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內有大  
叫聲諸人具告牧牛女曰我為盟要  
能使鳥兒安隱得出諸人聞已具告  
大臣大臣白王遂發入內女即便以  
實語為前為云我從生來除一夫外  
無別男子此事實者即發為子安隱  
產生作是語已為便生子而呈下出  
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  
相客內人問曰今有何過答曰我於  
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  
皆令之時似如受樂緣此小過尾不  
隨身由斯實語尾亦放出目報王曰  
鳥子已生三子誰能令出于時大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二經

以事具曰王遂傷曰我之害女咸不  
真矣唯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噤牛  
女來我須自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  
今為生子耶答曰如是王作是念母  
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  
不答王言有其字如何答名妙客曾  
與人未答未曾與阿母若如是者當  
可與我答隨王意即婢懷懷入宮  
中王復念曰官女非貞已虧盟誓若  
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鳥來王  
即具告其弟弟宜盡日將我婦去安  
海洲上夜可持來答言善好遂便以  
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盡去夜來時  
彼海洲有好看花名曰去醫婦使日  
日繚此花婦送與梵授時婆羅痼斯  
有安羅門子因取樵木適往山林見  
賢那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窟  
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  
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  
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  
子行時身飛連疾遂與立字名為遠  
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痼斯是  
好住處決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

佛本行經卷第二十九上

生答曰婆羅痼斯是也生處答曰若  
余何不還歸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  
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汝  
逃無路答曰我當為父言大善子  
便報親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  
石報其父曰戶既得開共父逃走父  
曰汝母楚為花果須出急即還來無  
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  
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還來父言好  
事母持果至子便取散而吐出母  
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答曰母懷遠  
去近竟苦果誰復能食故須棄却母  
曰若令我當速去覓好果來答曰吾  
裁為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速去子  
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  
石父子俱遊至婆羅痼斯父生之處  
其母來至見石室生處稚胃大興隣  
人問曰何意帶耶即以事具答隣人  
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受苦  
母曰我不受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  
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答曰我亦  
報向婆羅痼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  
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答孫

佛本行經卷第二十九上

授之報言姊妹若是我見面親付與  
語言汝可彈此琵琶以自活命其第  
一絃拍不應觸若觸者必有以害  
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還疾付師  
受學師即教詔兒曰明日即疾入山  
採取薪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  
何如答曰常受飢苦知如何報曰  
汝母相憶泣涕恒流何不往彼答曰  
彼是藥又誰能共住答曰若不能去  
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答言  
不與即授琵琶報言彈此而為活命  
其第一絃拍不應觸若觸者必有  
損害答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琵琶  
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來  
何遲答曰見我母友授此琵琶諸人  
問曰汝能彈不答言我能汝可為彈  
我等共聽彼即為彈初絃不觸彼言  
何故不觸初絃答言觸者必生過患  
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拍觸時諸  
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婆羅門晚  
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答先生  
問曰汝能彈不答曰我能若余為彈  
一曲彼即為彈切絃不觸先生曰何

佛本行經卷第二十九上

意初雖不以拍觸答言若觸然有過  
生汝但拍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  
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  
舍悉皆崩倒瓦器之屬盡破無遺先  
生大喚即捉其項拉出村外既被斥  
逐隨處躲避唯彈聲發而自活命  
時有五百商人賁持貨物欲入大海  
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无音樂何以  
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  
速疾速疾門子解聲登筏可相隨去  
即將速疾共至船中於大海內諸人  
告曰汝聲登筏共相娛樂即便為彈  
初雖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答曰  
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為  
彈觸其時船中諸人遂便破碎  
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  
速疾一人得存過版逢風天緣命活  
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  
男子會見梵授王婦妙客女人因與  
言交共行細密晝日相見夜即別離  
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既通懷  
悉皆具告答言賢者若如是者何  
不將我共至婆羅痾斯女答言好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三

汝俱行同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  
名我字妙客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  
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棄遠  
疾同妻金翅鳥洲婆羅痾斯女曰今可  
合眼閉即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驚  
遂作是念歸歸歸至開眼時望見鳥  
莊風雨目便眩于時妙客置之園內  
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衆鳥  
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客女  
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聲花著即為  
頃曰  
風吹去響花 芳者真可愛猶如海洲上  
與妙客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彈聲勅內人曰適可  
觀察誰作此聲諸人答曰有患眼人  
作斯聲爾王便喚至問曰汝作何聲  
答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  
是念豈非雅頌王樂聽聞我為作之  
疾容賞賜即還彼國  
風吹去響花 芳者真可愛猶如海洲上  
與妙客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頃  
答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四

妙客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王既聞已以頃答曰  
汝願曾聞見 我所受藥者 若是妙客身  
汝可就其相  
是時盲人以頃答曰  
驛間有万字 臂前有一旋 常給去響花  
寄乘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雅安  
海島亦復通彩既無所用宜應與此  
忿恨居懷乃為頃曰  
妙客具現珍 付與此盲人 宜可速乘驛  
驅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王放出盲人持婦隨處  
接運至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宿  
權且停時有群賊五百夜入此村  
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帥一人  
走入天宿反問其戶村人來問廟中  
者誰盲人答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  
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速出是時  
賊帥報妙客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予  
宜可出之與我同后妙客便許指出  
盲人村人見之遂執其盲既至天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五

賊師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无有  
船棹不能得渡賊報婦曰賢當河既  
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  
所有環珞我先將過汝彼岸已還未  
相取婦言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環珞  
與其賊師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  
此人將我物走還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環珞汝持持我生知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師聞已以須還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環珞我持行恐汝得便還傷我  
是時賊師即便將物奔婦而行其女  
遂即潛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  
有老野干口衙內宿循河而去時有  
一魚從水躍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  
奔衙衙內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  
雞撥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容  
於草葉內還見野干即說頃日  
肉被雞將去魚復入河中兩事並皆亡  
愁苦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  
一人乃為頌曰

妙容聞已以須還報

我不為微笑亦不作歌舞誰在草葉中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葉中報野干曰我是  
妙容野干聞聲即願罵曰汝罪過物  
不自善反來相調以頌答曰  
舊習已改却新夫將物行彼此無器代  
愁怨草中鳴  
妙容聞已即以頌答  
我今還奉會貞心事一夫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假使源伽水逆流為鳥白鵲即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鳥與佛同共一樹棲  
彼此相順從汝能專守一假使地見  
共在一穴遊二物情相受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織成上妙服氣時可披著  
汝乃有貞一假使蚊蚋足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汝能專守一假使蓮花莖  
作橋今乘波大鳥亦能過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水中生火聚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  
斯戲調之語我能今汝還得休舊為

妙容聞已以須還報

圖夫人何何則報答曰知識若能令  
我還心昔者我當日供給肉食不  
使之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  
應入彌伽河內今水至咽合掌向日  
念天而住我為報王野干便去至王  
闍廬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今在  
彌伽河中洗心練行宜速取還入  
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既聞其事  
告大臣曰卿今宜往彌伽河邊我聞  
妙容在彼勤苦改心易操即可將來  
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既見妙容即以  
環珞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  
還復昔日為大夫人遂日中常以  
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絕是時野干  
還向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容  
決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熱打  
於汝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  
野干之肉汝等若勿作餘念往時  
妙容者即強餘罪若舊屋是彼特連  
疾者即邪陀夷是往時聞去習花香  
氣知是妙容今聞強餘花香知是彼  
臣妾等若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  
半習以為因緣大眾聞已歡喜奉行

妙容聞已以須還報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居八敬去居欲依次坐二部事各殊  
運俗及不度

佛在迦比羅城多樹園時大世主  
與五百釋女往詣佛所禮足已退  
坐一面佛即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  
喜小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深心歡慶  
從座而起合掌向佛自言世尊願有  
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園成婆羅尼  
性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  
大世主汝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  
行統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  
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  
許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今時世尊者衣持鉢出迦比羅城往  
聚落時大世主問佛去已與五  
百釋女自剃頭髮皆著赤色僧伽藍  
衣常隨佛後隨宿而去世尊到彼住  
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  
震身便詣佛所禮足已退坐一面  
今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時太  
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合掌自言  
世尊願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之中

世尊願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之中

出家受近園成婆羅尼性堅修梵行

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  
應剃髮著袈裟衣乃至盡形堅修梵  
行統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  
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  
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願許不許遂  
於門外涕淚而立時具壽阿難陀見  
已問言尊者因何啼泣而立答言  
尊者我等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梵  
婆羅尼是故啼泣阿難陀報言尊者  
可住於此我問如來今時阿難陀詣  
世尊所頂禮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  
世尊願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  
家近園成婆羅尼堅修梵行得第四  
沙門果不佛言得者如是者願  
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陀汝今勿語  
女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近園  
成婆羅尼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為出  
家者佛法不久住持如人家男女少  
多即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  
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如作  
回家善修成熱忍被風雨霜雹所損  
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

世尊願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之中

阿難陀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連亦節

病便破損壞无有遺餘若聽女人出  
家損壞正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  
復如是具壽阿難陀復白佛言是大  
世主於世尊處誠有大恩佛母命珍  
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愛憐受佛告  
阿難陀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  
訖由因我故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  
王學處於四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  
果當盡若際證會無生如是之恩更  
為難報非衣食等可相比喻今時世  
尊告阿難陀曰汝為女人求請出家  
成婆羅尼者我今為制八尊敬法盡  
尋修行不得遠越我此所制如種田  
人及春秋初河渠之廣堅修墾墾不  
使水流澆灌田苗隨處充足八尊敬  
法亦復如是古何為八阿難陀諸婆  
羅尼當從慈慈求出家受近園成婆  
羅尼性此是初敬法事不應違乃  
至盡形諸婆羅尼當勤修學

阿難陀半月半月當從慈慈求請教  
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  
形當勤修學阿難陀無從違不得



安居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若居不得詰問茲慈憐念

若若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

阿難陀若若若居見若若戒見儀令

有難犯處不應詰責若若居有毀

犯處應為詰責阿難陀此是第四敬

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

難陀若若居不得罵詈譏訕責若

若若居於居得為此事此是第五敬

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若若居雖受近園已經百

歲若見新受近園若若應當尊重合

軍迎接恭敬頂礼此是第六敬法事

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若若居若犯眾教法者應二

束中半月行摩那匙此是第七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若若居夏安居已於二束

中以三事見開疑作隨意事此是第

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

修學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 第二十四 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甲辰歲高僧國大藏都監鑒  
勅贈造

大藏經總目錄卷第九 第三十九 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戒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園徒若若 半月諸教授 依若若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曉訶礼少 竟喜兩束中

隨意對若若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陀我今已制若若居八尊敬法

皆不應違若大世主看若若能奉持

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園成若

若居性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所教八

尊敬法頂礼佛足奉辭而去諸大世

主慶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

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

近園成若若居性然佛世尊制諸若

若居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

形當勤修學我今為說世尊所制八

尊敬法今應諦聽若若思念之時大世

主告頌為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

如世尊說諸若若居當從若若求出

家受近園成若若居性此寂初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若若居當勤

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

聞尊者阿難陀說敬法已深心歡喜  
項戴奉持白阿難陀言大德群如貴  
族四姓家女洗浴身體拭以塗香淨  
治髮承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  
迦溫鉢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  
時女人既見花來歡喜而受置於頂  
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  
來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  
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  
性介時吳壽耶波離請世尊曰如佛  
所說者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  
是則圓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  
衆其事云何佛告耶波離自餘女衆  
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授近圓時諸  
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  
以壽白佛佛言大世主為首及五百  
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  
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  
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誦一尼所中  
禮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  
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  
禮尊像次禮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  
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二法 敬

乃至命存歸依佛兩足中尊等依  
違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  
如是三說師云好善云善  
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  
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  
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不飲諸  
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  
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不飲  
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  
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  
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  
我是耶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  
師云好善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介時世尊令大世主  
喬答弥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  
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  
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  
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威後  
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  
答弥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  
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尼  
少出家近圓未久今修大小手相恭  
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答弥言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二法 敬

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陀處諮  
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陀所禮如上  
事阿難陀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  
白佛時阿難陀即詣佛所頭面礼足  
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  
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尼近圓  
未久今依大小手相恭敬是事得不  
佛告阿難陀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  
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  
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  
苾芻尼威持美食共相給施令元闕乏  
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  
新淨白疊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  
沙門踰斯疊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  
長得安樂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  
羅門等以毳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  
門足蹈我毳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  
得安樂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於我  
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  
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  
映蔽况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  
陀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  
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二法 敬

故減五百元是故可難陀我令百載  
近圓茲葛屋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  
敬頂札新受近圓茲葛

緣廣同前時諸葛屋有四人衆事  
五人衆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惣集  
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讀誦  
思惟時諸葛以緣白佛佛言二衆  
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  
須共為餘皆別作

今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  
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  
親大其母亦終後時吐羅離陀屋因  
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答  
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  
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  
屋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  
至居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  
牽縈遂便還俗時吐羅離陀屋因出  
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  
答言聖者我無依怙幸若存生報言  
若何故更不出家答曰我已還俗  
詔與出家屋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  
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讚嘆諸

佛說一切有部律部卷第二 第五法

釋迦女能為善事或時出家而能行  
行或時罷還還俗隨情所為宜  
非善事諸屋聞已白諸葛葛葛白  
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屋有如是過從  
今已去諸還俗屋更不得出家其長  
者等善為讚嘆損壞我法是故茲葛  
屋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  
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為答稱出家有五利可於五眾內  
訶責事應知

緣廣同前今時婆羅離斯有一長者  
名瞿答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  
財貨往得又城而為與易既至彼已  
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  
子曰名瞿見瞿善來歡懷命坐因即  
相知共為交密時瞿答摩責持新  
還歸故邑復於其時主人長者因為  
與易到婆羅離斯遂投瞿答摩家而  
為停止彼見之為喜留言善來共中久  
好時得又長者告瞿答摩曰作何方  
使我等後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  
相疎隔瞿答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

佛說一切有部律部卷第二 第六法

作拍腹之親我等二尊者生男女共  
為眷屬彼言可余我意同然時彼長  
者責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  
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  
字名曰遊方子時婆羅離斯瞿答摩  
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又  
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當生女  
彼是丈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  
過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  
今送衣服瓔珞受得又長者得書  
領信還以書答時瞿答摩得書表意  
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  
生女雖儀狀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  
惣集與之立字眾皆議曰此女形瘦  
是瞿答摩女應與立字子曰瘦瞿答  
彌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  
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珞申歡  
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  
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珞申欣  
賀幸當為受美表不空彼覽書已報  
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得成  
立共婦眷如時瞿答摩既披書已共  
漸成并教其學識得又長者亦復教

佛說一切有部律部卷第二 第七法

兒令解衆長老先時有私通婦女  
以兒付彼令學除書此論女人與男  
女交通私密婚嫁難知之事多時學  
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令欲還家其  
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若言阿  
母我已善學憶舍須歸母即私把繫  
鎖縛圍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  
自打頭令破流血若言阿母必苦相  
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自言善學  
除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  
自打頭破我擬將淫繫鎖縛於頭上  
按令赤汗流下人見謂汝汝實元智  
未可言歸既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  
之間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  
汝應且住若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  
我投井死若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  
歸家母曰惡毒物自言善解除私書  
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投井  
死我擬井中多置草褥授身而下人  
見謂汝汝實無智未可言歸復經少  
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惡  
惡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  
訖方去乳糜熟已成鋼漿中多安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第八 經

案對兒食食已還復吐著槃中命  
言汝食若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  
食母便涕泣問家間已皆未共問何  
意母失母便具告隣人若曰為汝作  
康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  
食母即起謂大失告諸人曰豈有吐  
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隨令其食彼  
兒見通遂欲食康母便提手掌打其  
面報言癡人自言善解除私之書汝  
實無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  
即驅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脫被斥  
逐遂還故居自為商主將五百商人  
多持賄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歌  
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痲斯時諸商  
人往還來去皆與婦女共作交通由  
此善言不入城舍婦女議曰姊妹當  
知此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難欲不  
復相者一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除  
書於諸女人極生厭賤由是諸人皆  
跑還往來中有一年老婦女問諸人  
曰彼是丈夫不若是大夫諸根具足  
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  
立為衆首善言如其得者立為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第九 經

善不得者其欲如何若曰當酬汝等  
五百金錢衆人曰善其母即便就商  
主還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令聞之  
商主家人時來店有所求覓若  
母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  
曰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  
不如此者及他人汝從今日來我家  
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取聞此言數  
數來取商主遂怪問家人曰汝於何  
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  
一老母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  
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  
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來隨意取我  
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母  
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  
此實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  
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若  
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若曰善哉  
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  
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見已  
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若曰  
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  
汝即是彼體無差異往來我康勿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第十 經

他心答言如是情無間別母命其女  
汝可速來與兄相見女即出來共相  
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嚴  
舉世無匹便生愛著如狂風吹不自  
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  
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  
為他不答曰未有所屬報言阿母若  
介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決不擬與  
他然有一邊使我懷疑微合整時欲  
去便弄著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棄  
遺母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  
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答言可介遂  
將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將  
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還告日可共成  
親母即遂報諸婦女等可於某日各  
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  
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恠問言阿母何  
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母婦  
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  
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姬女耶商主  
念曰我被婦女之所欺誰其女交歡  
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答曰  
我之財貨盡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

相與女即照然後時商主因酒醉善

相與女即照然後時商主因酒醉善  
遂將蓮葉裏東送著街衢天曉人行  
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  
橫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債力  
人邊覓食身處于時瞿答摩長者更  
造新舍多雇作人令往屋中隨處求  
覓更長者子來時瞿答摩見彼容儀  
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  
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更加憂惱  
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恠問言  
女誰家子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彼即  
雙咽聲漸答言阿父當知我是北方  
得又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來至  
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令遭苦難  
死活難期時瞿答摩見語悲哀情生  
恠念問曰汝識得又城人名稱長者不  
答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  
答摩聞說父已知是舊親更續慈愛  
美言告曰汝可无憂勿生悲慘當作  
丈夫是汝舍宅既家安慰遂息悲懷  
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  
塗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  
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瑤瑤莊飾

之具其夫既至當作營娼娼遂對索親

之具其夫既至當作營娼娼遂對索親  
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營娼遊方  
答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  
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  
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妓舍欲  
報私讎答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  
儀豈等凡派隨宜嫁娶長者照然是  
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  
屍隨流而去岸上鳥鳥欲食其肉舒  
掌不及遙望河邊遂以爪捉著搭拉  
其骸骸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  
復得一著搭骸骸令然如故無異遊方  
見已取著而歸遂將五百金錢往妓  
女舍報言賢首佳以無錢縛我界出  
今有錢物可共同歡妓女見有錢遂便  
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將一著  
搭骸骸昇梁其昇遂出長十尋許時家  
驚怖總命諸瞿今其故孽竟無一人  
能令依舊瞿皆奔去女見瞿去更不  
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  
勿念相負為我治之遊方答曰先當  
立誓我為汝治先奉我財並相還者  
我當為廢答言若令老者信更相還

我當為廢答言若令老者信更相還

對眾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簪指彼鼻渠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得物歸家廣為聚會令眾宗族聚婦成親時置若廢城外有宅報女夫曰汝可持婦詣彼伴居彼有村坊悉皆給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歸家令母看養答言隨意既到舍已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求還母慶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妻絕來望因此命將婦在車中便誕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驚不語後以手觸方知命將婦夾提臂痛惱受寒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勢抱二兒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泛漲求途無由即作是念苦得二子一時決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大子懷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運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子承送河

小子子時母通叫喚大子意謂其母相喚擬身入水因即命孫母急上岸赴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迷便歸矣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而去情為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痛切悲啼速使上岸夫見離背獨行曠野唯著一衣踽踽而去惟覺憐憫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必當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無可逃避當余之時在家父母片語親屬俱遭霹靂感悲命殊唯有一收得存餘命悲啼啼喚急走而來女見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所有家親咸遭霹靂感悲我一身得全餘命女聞啼叫悲不自勝說他曰我於先世中曾作何惡業夫兄及父母眷屬一時終我是薄福人獨行隨至親族皆零落乞面欲求生卒在於山寂曠野無人處不住於家宅憂愁日夜謂是頃已即與叔別隨意東西唯獨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撫初貝線權寄停止母遂相客便到母邊共其然線有一纖師少年時亦

二歲買初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線從少年處復問阿母昔日摩慶今何如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答有客入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更無兼手何不與我以衣食相供答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即責便成續後好飲食香花莊莊令母還歸復置答許見而問曰阿母何處賣線得錢身香花莊莊乃紀食美食歡喜歸來女曰我惟非常為此相問即於女前說纖師好復言少女彼之纖師未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答言阿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歡惠隨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无依理難存處宜至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種因緣令其改嫁女便心喪從彼所求纖師既知以禮迎去時彼纖師性多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告其母曰何意將我付與妻又常受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產資財並皆屬汝其女久便即有婿其夫知已

不如楚妻要生傍意不並尋常纖師  
聲乞憐憫而住後諸纖師共為聚集  
酒醉還家扣門而嘆其時婦屬產期  
閉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纖師  
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  
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  
便作是念有婦之時已憐於我今既  
生子更長高心若不慈之必為難隱  
即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  
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內  
妻曰此是君兒新生無何過失  
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底杖打其  
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  
遂即舉兒置油釜內夫見熱已報士  
汝今可食此肉若曰我欲如何自食  
子肉夫遂倍常告楚逼害忍苦不已  
遂食其肉如世尊說  
流欲是小過愚者亦能除瞋癡是大殊  
智者當遠離

時時憐愛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  
燒心極懷憂惱煩愁睡著妻作是念  
其人既于令我食肉人中藥又可宜

巡迴即持道糧走出城外時有北方  
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  
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貌端正便生  
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  
報曰我先有夫妻她並死一子新生  
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歲溺水而亡父  
母親知咸遭毒害我無依託隨處遊  
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  
女容貌平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己  
妻忽於中路狂賊破囊財物並將夫  
身被殺賊時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  
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  
跡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  
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准其國  
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葬入陵中板  
賊破陵穿孔已穴瘦弱若孫在於墓  
中土塵入鼻即便噴嚏群賊聞聲悉  
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復見  
答弥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  
四顧茫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亦以  
飢渴肉迫身心因即癡狂不記先後  
適體淫塗手足皸裂露形而去斯者  
孤行途經萬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

時時憐愛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  
燒心極懷憂惱煩愁睡著妻作是念  
其人既于令我食肉人中藥又可宜

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諸惡皆  
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  
至迦多林所介時世尊大衆圍遶為  
說妙法彼通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奕超  
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  
仰遂得本心觀已形容淨生善趣即  
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來大  
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  
救護中寂為第一寂為雄猛無有二  
言決定慧住願發三願善修三學善  
調三業凌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  
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越  
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入正路永  
斷九結明開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  
方於諸自在家為殊勝得法無畏降  
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重夜六  
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  
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淫誰能愛  
化作何方便捷濟令出無量財者令  
得聖財以智安勝都破無明膜無善  
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廣

時時憐愛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  
燒心極懷憂惱煩愁睡著妻作是念  
其人既于令我食肉人中藥又可宜

置人天路安隱無等趣涅槃城如有

飯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佛於誘有情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余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向衆外可  
以上衣授與商主之婦度聖者於今  
其披著將來聽法時具壽阿難陀奉  
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  
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如來大師觀  
彼根性隨據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  
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  
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  
向佛歎未曾有白言世尊唯願慈悲  
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於慈居  
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  
既得已即令出家并授近圓教讀毗  
奈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任  
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  
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  
漢果三昧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攜空刀割香塗

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  
名利無不棄捨擇梵諸天悉皆恭敬  
余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  
及中夜聖者持律第一是時諸苾  
芻聞佛已有所說及衆諸聖者於此  
其說法時聖者欲令諸苾芻生歡喜  
故即便為說本業已緣諸苾芻聞已便  
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時夜聖者  
於來札佛足諸苾芻見其相耳語說  
彼業緣時夜聖者於札佛足已奉辭  
而去

余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是諸  
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陀  
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陀衆生業報難  
可思議由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  
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受其報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  
尊此夜聖者欲先作何業夫校地墮  
而死一子野干兩子一子溺水而亡  
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  
癡狂漸漸遊行來詣佛所普法律中  
出家近圓新諸煩惱既除阿羅漢家佛  
授記於衆中持律第一佛言世尊

苾芻當知此屋由先作業果報熟時  
皆須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欲領廣  
如鉢鉢汝等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  
時於一聚落有長者姓大富多財妻  
妻經久適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  
子了無繼嗣身亡之後並入官取婦  
問何憂夫以事若婦作是念我今未  
知由天事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  
非夫主於我情生異念更覓他妻視  
對我前掌類而住廣說愁詞我軍自  
行不待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業不  
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  
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  
乾無白於其它中常為鬪諍共相惱  
亂無有停歇妻作嬌情報言聖子宜  
可娶來彼若年顏與妹同者我優於  
彼如妹者之與女相似如女婿養夫  
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  
者妻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  
母並亡其人遂求至二弟處求婦為  
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相皆婦人  
皆法余得新志舊不念前妻舊婦腹  
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夫弄婦極



生嫉妬因即驅差便即有嫉報夫主  
曰我今有嫉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  
若生子我與世後得為建祠自作家  
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棄  
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  
汝家有兩婦定相惱汝汝今無事早  
殺斯言婦便默念月滿生兒母便念  
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  
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為兒作是念  
已語後妻曰小姝此兒與汝共作養  
育俱為己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  
共恩養未幾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  
念此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  
作夫人子為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  
疑何用養然宜當早殺既生惡念如  
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亦復如  
是遂以竹籤刺兒喉內子志楚痛極  
告母母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答  
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若  
楚啼泣更增即便以好置破口中方  
見竹籤驚忙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  
終母懷痛切悲啼神失捉旬月間親  
隣來集問其所以答言我兒後母嫉

法華經疏卷第三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先  
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泣交流具以事  
告遠近隣伍諸人咸奉共瞋後母告  
言小兒無過何因苦般彼既聞已疑  
習作替我若嫌心殺此兒者當令夫  
主妻地盡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  
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  
肉心亂癡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  
等若於意云何其長者復妻豈異  
人乎此瘦弱若此且是由彼性苦極  
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  
故夫被蛇噬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  
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  
肉心亂癡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  
諸若多乃往迦葉波佛時此瘦弱若  
彌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  
治梵行無所證獲依上一尼為鰥婆  
狀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  
亦與授記瘦弱若若此等發願我於  
迦葉波如來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  
盡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葉  
波佛授摩訶薩當來十世人百歲時  
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

法華經疏卷第三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夫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  
漢如迦葉波佛說我耶波狀耶於諸  
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  
持律第一時諸若若復白佛言大德  
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  
何罪被毒蛇噬二子何德一被野干  
損害一為溺水而亡佛告若若各自  
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若若  
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  
有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  
出現於世在娑羅樹下仙人墮處施  
鹿林中介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  
富多財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  
處諸方僧來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  
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  
財並皆散失長者嘆問汝無智若三  
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  
歸若言長者更客一度將財與易若  
不還還夫妻二子沒為奴婢遂作明  
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以  
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居止每  
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  
子雜營諸事時有羅漢若若知僧捨

法華經疏卷第三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投時逢天雨河冰之益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羅摩性其不來即往告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眾僧悉皆聞食聞是語已悉生瞋恚父母親戚聞已咒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故不遣露處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來何不被害地重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投野干所飲汝等必當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露處死者是彼時夫言即被地重死者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惡惡語皆受斯報汝等若由是因緣我常宜說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業時諸若苦問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佛說阿羅摩經卷第二

鈴鬘憂想漸除後為欲煩惱通或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妻地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三者惡嫌四者無忌五者惡毒女人亦亦瞋恨多瞋無忌惡毒女人妻者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必當且共果議論性吐露難隱忍若已所到已頂禮一邊而坐自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報言姊妹更欲何為汝等少年可捨學處宜覓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少年共汝同去諸屋間已札足而還遂更共談諸姊妹等聖者吐露難隱作如是語我等云何欲為安處或有說言吐露難隱而善善我等宜行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為難遇還守往問聖者妻瞿答稱成云可令即共詣彼頂札雙足自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能止報言諸姊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

佛說阿羅摩經卷第二

人於短欲處知有三失六下德為云何為三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累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眾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欲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人上之所讚嘆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慈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姊妹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而有過患為於今生習欲告諸足慈四且止先世願說今生時復覆告汝即宣說自一生來喪夫父母夫主已子

佛說阿羅摩經卷第二

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癡狂迷亂  
次第為說諸星聞已悲皆愁拂身毛  
驚豎便用心聽視瘦臂荅弥面時臂  
荅弥繞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  
令彼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  
前說既得果已白瘦臂荅幾將失  
我板吐罪難陀臨欲泥中永沉生死  
瘦臂荅弥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  
上報曰姊妹知欲如何彼為惡行損  
壞佛法少欲諸星共生嫌妒云何荅  
言星今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若星  
白指若若若以得白佛佛言若若  
星不應教他捨其學薄勸令歸俗若  
相勸者得吐羅度也罪

緣廣而前令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芻苾芻著社便即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苾芻若犯者得越法罪如是不得訶罵苾芻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學女求寂男求寂女如是下三衆各但頭不應訶罵五衆皆得越法罪

根在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勒離造

惟此以爲有餘也



主藏法師教誨錄

哲學家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見僧應起敬白僧半加坐  
攝俗語元錄

疎家同前介時具著大迦攝波在處  
子母東林住處於小食時着衣持鉢  
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亦復乞食送  
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  
此惡人若迦攝波次第三家吐羅難  
陀即先入其舍在門前後立迦攝波  
來告言聖者宜過家无熟食尊者即  
去作是語已還至餘家迦攝波未同  
前言告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  
語情生性異若阿羅漢不礙觀者若  
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  
難陀茲苦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慙然  
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誰請世尊  
令如是等惡行女頻出家近圖諸苦  
苦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茲苦尼  
多有過患茲苦乞食費茲苦尼不順  
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苦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  
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  
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說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乞食苾芻尼迴應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在乞  
量百千大眾之中而為說法令時具  
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眾見皆起吐  
羅難陀端坐不動眾人即白吐羅難  
陀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  
遙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座  
極為不善答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  
極愚極鈍而未出家我是釋女從佛  
出家博通三藏善閑說法契合真理  
問答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為時眾  
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  
已後苾芻尼遙見苾芻應從坐起若  
有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  
芻從坐起者後於異時蓮花色苾芻  
尼於寺門首為諸大眾演說法要時  
具壽阿難陀因行乞食至尼住處道  
花色尼遙見彼來急從座起阿難陀  
來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眾說

何教法報言演說其經于時具壽阿  
難陀即為大眾廣說其義蓮花色尼  
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陀為貪說  
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  
悶倒地是時眾中無信心者共相議  
曰我聞蓮花色尼無諸法欲令見阿  
難陀美觀容儀遂生異念欲大燒心  
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  
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未聽  
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  
說法急命令坐苾芻尼應可自知隨  
處安坐

緣慶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  
辭辭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  
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  
日出放大光明眾鳥皆鳴者謂說法  
人披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特  
信施檀越於我弟子善福智田群賊  
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遠  
逝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  
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來慰以  
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五經

說法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諸閑獨處  
閑居住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  
在山崖或依坎窞或在草積或於露  
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卧具安  
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儉靜  
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愧此  
則是我之所教誨時諸苾芻聞佛說  
已便往山林坎窞之中茂林清沼花  
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  
尼亦近玉園於閑林中或在餘處受  
用隨時供身卧具加臥而坐宴默思  
惟速有盡未入小便處因生告世  
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加臥而  
坐以修寂定應半加坐是時諸尼  
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  
應以故破衣及以軟葉而為掩蔽方  
始半加坐修寂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五經

過失所謂破戒見破戒威破正命  
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請問苾芻  
諸過失不佛告耶波離必無因緣諸  
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  
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殘觸不相避 不問隱居事  
近園坐應知

緣慶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  
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散盡  
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  
逝多林為出家妻要言聖子若出  
家我何依託亦云出家夫言賢首可  
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那  
處頂禮雙足自言聖者此是我婦樂  
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  
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答  
曰善哉男子夫要能發此勝妙心俱  
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  
人有五勝利勿徒無邊聖所稱歎五  
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  
家時大世主喬答那即與落髮長者  
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五經



苾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尼  
與虛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須食應與  
緣處同前余時具壽大迦攝波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  
難陀苾芻尼從外面來欲入住處過  
河水泛溢見此攝波在板橋上吐羅  
難陀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  
速往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  
河水服並濕鉢沉水灰錫杖隨源迦  
攝波曰姊妹汝無過犯乃是具壽阿  
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度如斯類  
惡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為尼苾芻  
尼已以緣自佛佛作是念白苾芻尼  
多生過失告言自今已後苾芻尼不  
應共苾芻尼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尼同橋  
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  
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  
元過

緣處同前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

尼問勝場曰姊妹何故將衣腰細耶  
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  
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  
聖者我用物細是故衣也尼曰由此  
眾人見者相受勝場縣介尼至住處  
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豈合  
尼言白諸苾芻尼苾芻尼白佛佛言此非  
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又

見夫人乳房圓正問答同前夫人曰我  
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  
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陀見皆問  
如上具答尼即覺作看用此衣佛言  
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承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  
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乘  
墮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  
治此惡人遂持大棒連至傍邊遙擲  
墮內被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攝波曰  
汝無德犯者是阿難陀作斯過失具

緣處同前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現作如

說如上諸苾芻尼以緣自佛佛言苾  
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芻尼衣服若  
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余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

要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與易妻致  
好食者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  
而作私通因即有姙妊經多月而作  
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  
當害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

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

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  
言聖者可去无授食人我懷憂惱氣

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無有人亡然

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

若為棄頗能常供七鉢食不答言我

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答

言並與即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

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湯

行男子室中衆立見而問曰死頭擲

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汝等無賴狂

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

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

誹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陀尼現作如

緣處同前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現作如

是棄胎惡業諸尼默尔尼白苾芻  
若白佛佛作是念尼苾芻大鉢有如是  
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  
羅難陀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  
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  
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  
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  
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

緣處同前時苾芻多尼既將一鉢不淨  
置在口中復將一鉢置下授內衆生  
衆報難可思議遂斷懷娠生子迦  
攝波時苾芻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  
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然令餘尼  
答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  
為此啼哭彼即答言世尊大悲云何  
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可命存  
尼聞稱善往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已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  
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竟  
共抱持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  
是彼遂具說成共懷嫌以緣白佛佛  
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 第十二篇

法罪

第七門持鉢過

苾芻多尼不住僧脚三乘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中外不背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苾芻多與兒宿 王舍樂叉神 施兒衣繫項  
稱名與衆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  
男同一室宿時苾芻多苾芻尼違意子  
迦攝波出外令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  
已問苾芻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  
帝天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  
苾芻尼與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今出  
由是夜帝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  
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自世尊  
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苾芻  
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  
如是七數應為提神尼衆集已苾芻  
合掌隨應致札於上座前或於草坐  
塼上或塼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  
大德尼僧伽聽我苾芻多苾芻尼生男  
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  
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 第十二篇

子同室宿羯磨應如是三說已  
次令苾芻多尼離聞處若見廣演一苾  
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我苾芻多苾芻尼為自  
生男此苾芻多今從僧伽乞與子同室  
宿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  
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苾芻多與子  
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  
尼僧伽聽此苾芻多苾芻尼為自生男  
此苾芻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  
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苾芻多與  
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  
與苾芻多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苾芻多與子同  
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苾芻尼已從僧伽作與子同室宿  
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  
惑其苾芻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  
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  
時苾芻多子年長大共同宿尼白苾  
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 第十二篇

同宿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有樂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婆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眾由彼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花果泉池在處充滿常無飢餓乞求易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而佔之類悉皆來受摩揭陀國時此樂叉亦皆擁護婆多遂於自願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陀羅國復有樂叉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擁護今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陀境事無差異時彼樂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方樂叉共為聚會此二樂叉得申歡愛共為親友執別之後各還故居婆多樂叉取摩揭陀上妙花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花果送與婆多如是多時共中情好復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婆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踈隔半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公婆多曰今可共作指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五十五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五十五

腹之親我善二門若生男女共為眷屬彼言可余時婆多妻未經多時遂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樂其女生時諸樂叉來咸皆歡慶諸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生女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婆多樂叉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理得衣服令使送去并持香曰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時婆多得書領信還以書答然半遮羅意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乎半遮羅迎時婆多樂叉聞半遮羅生一男子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衣環用申歡慶彼即是我友夫何樂遂藏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和寄衣環用申歡慶幸當為受美妻不空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眷姻時婆多樂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眾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識曰此之孩子託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為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五十六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五十六

吼既是婆多之子應名婆多山既長大已父遂身亡自為家主是時歡喜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言大婦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人眾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雖諸惡人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境界若有餘人為損害者我應遮護余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樂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婦意難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然父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誓婦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求此彼得書已便為感禮至三舍城妻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眾所生男女皆取食之各言賢首彼皆是汝家族住康餘未侵害尚欲相連寧容汝今輒為臨虐與斯惡念勿更尋害由彼前身所發邪願習力故作不思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五十七 佛本行經卷第二 第五十七



意懷嘆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是次第更生五百其家小者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咸勢成立母恃豪強欲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心然余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中隨來去處現在人眾所生男女為次食之今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眾皆共白王巨等男女皆被盜將不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何願王慈悲善為尋察王即勅令諸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王舍城中大災起諸王巨佐重啓大五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上事王聞驚惶即笑卜問其所以答曰斯之災禍皆是樂又所作宜可速辦諸妙飲食而為祭祀王下明勅擊鼓宣令告諸人曰元問主客在我境者皆須備辦飲食香花掃灑街衢城隍廟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鐺幡幢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勅各以精心備辦飲食香花等物嚴飾街衢如彼

卷之四十八 印度探述 第十八

魯國康康祭祀畢勞倫設是橫不除善也憂惶其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女咸被歡喜樂又之所食飲汝等宜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當調伏諸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惡賊樂又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笑為訶利底樂又女王舍城人聞是事已皆往佛所頂禮佛足自言世尊此訂利底樂又女於王舍城所居人眾便於長夜作不飽益我等於彼先無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咸志盡去以充飲食難願世尊憐愍我等為作調伏今時世尊然受請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往訶利底樂又往處時樂又女出行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鉢覆其上如來威力令兄不見弟弟見諸兄時樂又女適至佳處不見小兒即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不愛兒何在答言我等並非不見便自提

卷之四十八 印度探述 第十八

留悲泣交淚唇口乾燥精神迷亂慘痛切速趣王城通行詣坊康莊近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客房皆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癡狂脫去衣裳大聲號叫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速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見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懸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踣蹣而坐如是漸次到諸部洲七大黑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不得情懷苦惱氣咽不通又往東方毗提訶西羅陀尼北俱盧洲亦皆不見便往等活黑繩眾合叫喚大叫哭熱極熱阿鼻止頓部陀尼剎部陀阿叱吒呵囉呼等處青蓮花紅蓮花大紅蓮花如是等十六大地眾皆亦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第二第二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山頂先入眾車圍次入難處歡喜皆覓不見即往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眾勝殿中時有金剛大神與無量樂又守門而住見彼來入便即驅出善見城外情如

卷之四十八 印度探述 第十八

痛切至多聞天震於大石上投身碎  
地悲啼號哭自言大將軍我小子愛  
兒被他盜去其知何在願見施我多  
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癡狂汝  
今且觀近汝家室盡日延慶誰來居  
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答摩在彼而  
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  
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少  
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而再生還未本  
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  
嚴其身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妙寶  
山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  
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自言世  
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  
我得見佛告訶利底藥叉女汝有幾  
子答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利底五  
百子中一子若元有何所答言世  
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  
取命終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不見  
一兒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貪取食  
此苦如何答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  
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  
他男女耶答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

佛告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在人眾皆施元畏若能如是不起此  
坐得見愛兒答言世尊我從今已去  
依佛教勸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  
元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  
于時訶利底來詣佛所請受禁戒城  
中人眾皆得安樂離苦憂惱時訶利  
底母親於佛所文三歸依并五學處  
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  
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取佛言  
善女汝不須憂於時部洲所有我諸  
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  
皆令飽食永元飢苦若復有餘現在  
眾中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  
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利底  
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  
如藍僧尼住家及諸兒常於晝夜  
動心擁護勿令受損今得安樂乃至  
我法未滅已來於諸部洲應如是作  
小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  
百諸兒及以諸未藥叉等眾皆大歡  
喜頂禮奉行時諸菩薩聞佛說已咸

佛告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  
業生五百兒及人精氣食王舍城人  
所生男女佛告諸菩薩汝等諸聽此  
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若苦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  
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婦是時無佛  
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  
適宜是時其世間唯有此一福田  
時此獨覺起行人間至王舍城為大  
設會有五百人各各脫身威持飲食  
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園中遙見  
懷娠牧牛之女持器漿瓶諸人告言  
姊妹可來舞蹈共為歡樂女見相喚  
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為舞蹈由其  
疲煩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內  
女懷憂惱事類而往便以酪漿翼得  
五百養及畢果時彼獨覺來至女傍  
其女遙見身心寂定威儀摩序在路  
而行情生敬仰遂即近前頂禮雙足  
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  
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  
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  
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

佛告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大樹身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來生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眾所生男女我當取食法華妙法當於意去何彼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利底藥叉女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菩薩摩訶果發願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生五百子及人精氣食城中所有男女汝等必當我常宣說墨業雜華業雜華白業白業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雜華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諸菩薩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慶同前時訶利底既受如來三歸五戒已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難即將諸子施與眾僧若見諸菩薩行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來抱持彼便隱沒時諸女人自語曰此是誰子答言訶利底兒女人報曰此是怨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諸菩薩報曰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災難為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

後世有佛經卷之三 第五十經

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自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時諸菩薩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菩薩奉教雖受不為守護樂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菩薩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菩薩為受以故眾家所繫其頂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礙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菩薩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受應復將衣物施與必當希報恩故菩薩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眾菩薩遂從父母要索金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後意知足受取

緣慶同前時訶利底藥叉女既將諸子施與僧伽夜卧悲飢啼泣至曉時諸菩薩以緣白佛佛言應相應持飲食稱其名字而奉祀之或有欲得畜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菩薩中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菩薩中

後世有佛經卷之三 第五十一經

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無量壽經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經監奉勅雕造

後世有佛經卷之三 第五十二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禮

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窓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  
姪女名蓮花色街色為業以自活命  
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汝可  
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  
我无女曰可去見錢後來相見答言  
我見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  
錢還來女處時蓮花色色白依尊者目  
連善知識故因即出京近園得阿羅  
漢果隨情所樂出王舍城向室羅伐  
余時世尊未過婆羅門住阿蘭若時  
蓮花色色遂往蘭林於蘭靜處坐入  
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  
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花色女今何  
處去答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為出  
家向室羅伐彼聞告已即往遊多林  
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名蓮花色  
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捨

非法而為出家在於蘭林中專修妙觀  
彼便往就報言少女先有誠言今捨  
錢至汝可與我共為歡樂報言蓮花  
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汝今宜去報  
言少女汝雖捨我我不捨汝宜可起  
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處支  
體偏生愛樂答曰我受汝眼即以神  
力拔其兩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  
作是念此禿沙門女能作如是欲術  
之法舉打尼頭棄之出去即以此緣  
告諸尼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  
是念由苾芻尼住阿蘭若有如是過  
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遂靜在蘭林中  
及空野處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苾芻尼不  
應住阿蘭若時諸苾芻尼便在街衢  
坊巷坐修禪寂還招前過以緣白佛  
佛言苾芻尼應居寺中修習時有信  
心俗人間佛令尼於寺中修定遂於城  
外為造尼寺尼安居止還被諸賊及  
憍惡人來共相侵毀苾芻白佛佛言  
不應城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禮

寺門前佇望而立見有人來即便調  
弄時諸俗妹皆共譏謔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  
應住在門下若苾芻尼在門前立者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  
首者便於窓中而望遙相調弄起過  
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 有男池不浴 交衛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內便  
著五衣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羸  
弱即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於寺  
內應披僧脚崎作諸事業俗人未見  
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苾芻  
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  
已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  
僧脚崎而為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  
若對俗人作者可用僧脚崎覆兩肩  
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往  
園力子洗浴之慶而為洗浴有諸少年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禮

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受日

道小者內衣近茲蓋不啻僧尼不對說當於自來邊

緣處同前時有茲蓋尼度道小女出家時被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問曰何遲出耶答曰知欲如何我身道小振不具足是故是耳尼白茲蓋茲蓋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即應擯其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為月期下汙衣則具多有覆附錄如浣滌還同前汙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諸尼便著時吐羅難陀茲蓋尼亦著此衣入城乞食街中墮落諸人見問此是何物遺在地上尼瞋答曰惡生種可違問汝家母婦當為汝說佛言若茲蓋尼者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具壽大地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見逮至傍邊囑地唱言極惡極鈍物迦攝波曰此非汝德然是阿難陀過令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

相承記有說茲蓋尼者內衣也

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汗其處所餘尼來入見已問言誰汗羅所答言姊妹我本无心欲汗其處為二道合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茲蓋茲蓋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違擯出從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道合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三得越法罪

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茲蓋尼與無血女出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生嫌惡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能離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答言阿姊何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答言我元血人何有期事尼白茲蓋茲蓋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宜應擯去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

相承記有說茲蓋尼者內衣也

子亦來洗浴見尼人水共相議曰觀此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茲蓋茲蓋白佛佛作是念由茲蓋尼往男子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已去茲蓋尼不應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吐羅難陀茲蓋尼立在四衢道中見俗人來即便調弄諸人報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我等尼白茲蓋茲蓋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茲蓋尼不應往四衢道過應近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第七門第四子攝受日

及是元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茲蓋尼與二形女而為出家見餘尼來便現異相彼問言姊妹汝是何人答言姊我是二形人尼白茲蓋茲蓋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違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三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有茲蓋尼與二道合女

相承記有說茲蓋尼者內衣也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為非沙門法諸婬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部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特地唱言極惡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三來便喚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為犯罪今欲就悔尼即對坐苾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之苾芻說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仁尼言聖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說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時有苾芻見犯罪見苾芻來虔誠恭敬頂禮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為答言聖者我為犯罪今欲對說苾芻對坐尼即合掌自言聖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說佛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此經行可也如法華經卷下第二十二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尼可用心聽教座令人坐尼座應分別

緣慶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已過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為作羯磨苾芻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

緣慶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行其座穢說便云知事人來欲取舉置見多經附以緣白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即與小座時大世主喬答彌回求聽法令坐小座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今能坐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法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

此經行可也如法華經卷下第二十二

過一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若苾芻尼心存念者未聽法時應與好三句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法酒淫女舍途中不觸女隨時開內衣歌淨不應作

緣慶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次第七食見一俗女者妙衣環問曰少女因何得此上妙衣環答言聖者我因沽酒得此衣環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緣不捨前行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問曰汝屬誰家答言聖者我無所屬但得衣食我即與作尼曰若余何不沽酒答言聖者如我之類豈能沽酒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座席並枓柱棹錢本多停供承如法客米无乏方有科問尼曰若余所須之物我為汝辦所得之財能與我不答言我與便近尼寺造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患與之多與本錢令其沽酒諸有飲者多來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嫌妬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

此經行可也如法華經卷下第二十二

大會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泥  
陀菴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醞美酒  
諸人皆飲多利物何不喚來偏苦  
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女即使大  
告言聖者吐泥難陀王家使人枉相  
牽捉願見出來尼聞連出便即罵言  
偉惡物汝何所為牽我女兒使者答  
言聖者豈合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  
脚頭惡家項上作沽酒業何問汝等  
問言聖者亦有怨家乎答曰汝即是  
惡將我女去因此問諸長者婆羅  
門見問言何故廣說其事共作譏嫌  
諸釋迦女自為掉舉作非法事充沙  
門女不遵淨行而為沽酒業豈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吐泥難陀尼所為惡  
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菴尼不應沽  
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佛本行經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

衣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  
端正問言少女汝屬誰家答曰我元  
所屬但得衣食我便後後答言若亦  
何因不作姪女業耶彼便即以兩手  
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開作  
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為  
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  
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  
出家亦當自作彼問該誘便答尼曰  
聖者若作姪女可即得承家緣俗具  
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財寶等物  
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來入舍時  
隨其貴賤飲食香粉皆須供給尼言  
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為辦與汝衣食  
所得財物能與我不答言惡典尼於  
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備辦  
淨浴香花衣服環珞皆給與之窓口  
所瞻客儀肥感諸姪女中家為第一  
遂使諸人皆來緣澤彼諸姪女見此  
事時共生嫉妬吐泥難陀尼多獲財  
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即  
便集諸姪女共作塗香諸女譏言告  
使者曰吐泥難陀尼寺邊亦有姪女

佛本行經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一

室可喚奉使者既去喚女擒來彼便  
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且據我將去  
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傳惡人將我  
女去答言聖者亦作姪家報曰我以  
脚頭惡家項上作姪女業何干汝事  
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  
菴尼不作姪女業若有違者得吐泥  
底也罪

緣慶同前時吐泥難陀菴尼將一  
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街色為業  
因此求財為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  
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泥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眾菴尼每於伎樂  
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讚曰諸大德我  
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  
眾菴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  
伎兒令惱我者彼所不能令我作樂  
宜可治罰今正是時可為計拔邪波  
離陀曰宜可共打威言可余遂便同  
往遙見吐泥難陀菴尼共相謂曰  
此尼是頭首宜可苦治即前共捉或  
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踹腰間或用錫  
杖而為打拍過體青腫不復能行以

佛本行經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二

油指身卧在牀諸尼見問何故如此答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衆汝作何過答曰彼是法兄我見法妹共相殺誨自是常途豈比於人何夢同過諸尼聞已咸共譏云何必苦打諸尼衆白諸尼必苦打尼佛何作是念由諸尼若打尼時觸其身體若諸尼若打尼者是不應為行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者力心者雖著此衣仍猶點五汗諸尼多有種種遠生欲脫憂惱居懷已曰必苦若若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棉諸尼即便奉教而衣仍點汗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洗之眠卧時常須繫念若不令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名曰本勝子死之後昇至兜率林以火焚葬時十二衆苾芻尼即於其傍自為歌樂諸尼雖耻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歌樂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八子攝頌曰

僧尼若轉至三皆振出廣說法與蓮花色為使

緣廣阿蘭時具壽耶波離諸世尊曰大德尼若轉其事去何佛言同善近國及彼更次移向僧寺復白佛言世尊尼持鉢時即依本夏更向僧寺僧若持鉢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此亦更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處已振還振其事去何佛言其應還振其事去大德此更神如是至三此復去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僧尼當振其事去勿懷疑也

緣通司前時有七者古曰天與天多對應是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史子彼亦大富婆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請財富各言一轉復為親友近好生求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史子於園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史子曰作何方便我等復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史子曰善哉斯語今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女若生男女共為指

彼言可余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起絕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苾芻未至宅中為父說法孩子不啼漸耳母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女立名共相議曰此女受法攝耳專聽天與之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便是大如蓮出水時應子長者聞彼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送衣環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從并傳語曰聞君說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環用申歡慶幸當為受其表不空天與領信還以函答彼若生男定為善婦子時應二信語表心情求男子未久之須婦遂有姪月滿生男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兒立名共相議曰此兒生日為咄舍信星應名咄舍信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者聞史子生男作如是念廢一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環珍衣服今使送去并傳語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環環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曰



久許交親今皆送願各待成立共作  
替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  
我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父曰  
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  
子毗舍佉彼即是夫誠為不可違花  
色尼是其門師時來相問法與自言  
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愛  
近圓成茲若尼性願來於此毒與出  
家何以故我父遮制元由得出尼曰  
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為出家諸欲  
味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  
於難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  
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  
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  
之人永元厭足四者行欲之人元惡不  
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  
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无量門說  
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  
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  
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是有  
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早  
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  
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

律部大藏經卷第二 戒律部 第一 一

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第二應道  
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  
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  
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  
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  
心捨諸俗制求大功德是故我今來  
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自佛時蓮花  
色尼至世尊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  
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  
法與於佛所說善法律中情樂出家  
并受近圓戒若尼性為人先振嫁  
與我子男此舍佉父母遮制不聽出  
家于時佛已具壽阿難隨汝往告諸  
尼衆天女首女法與隨出出家可  
使蓮華色尼往法與處告其女曰善  
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并五學等處即  
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阿難  
隨事世尊告汝已衆諸尼共無違  
蓮花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  
奉世尊教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  
三歸并五學等當用心愛護為愛已  
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汝授十學處

律部大藏經卷第二 戒律部 第一 一

言汝已出家訖當勤修學如世尊教  
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  
親受蓮花色尼觀其根性應機說  
法於四諦理令彼開悟以智金剛片  
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時蓮  
花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作已  
訖佛告具壽阿難隨曰汝性善說尼  
衆可使蓮花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  
六法六隨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隨如  
世尊教告諸尼衆使蓮花色尼至法  
與處依佛教教勸授與六法六隨法告  
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學教  
俗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  
為說妙法彼聞法已復一來果是時  
法與於二歲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  
長大容貌挺秀超絕常倫時諸親族  
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成令使  
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  
親可選吉辰式結成禮天與各曰善  
哉斯事應如是為即便召集諸親隔  
師占其吉日其天與長者遂迎親族  
令使告知我女法與某日成婚昔長  
若切皆酒肉集共申歡慶諸莊嚴

律部大藏經卷第二 戒律部 第一 一

皆可持來時庚子長者亦告親知然  
彼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  
悅城時備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  
宮及諸寮庶皆聞天與長者女法與  
嫁與庚子長者見某日吉辰共為首  
會諸親知亦聞城中王告大臣煥  
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煥宣三  
命令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耆老  
有嚴飾奇異之物咸可資持到長者  
會時諸貴族聞王命已咸持種種  
奇異之物皆來借助是時城隍與在  
巷陌人眾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  
燒香普散以名花如歡喜園皆可  
愛樂法與遙見性其奇異問家人曰  
今欲非時為白花會耶家人答曰由  
汝福報為此非時作白花會與汝成  
禮文聞斯語情生愛悅遂請父所說  
白父言我於五欲情元愛樂願父聽  
我語王國伽藍處處尼處父曰汝未  
生日我有誠言嫁與庚子長者男欲  
舍法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憐憫  
主勝光大王索與貴賤咸悉知聞汝  
嫁與庚子男欲舍法彼是客汝請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國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四禁牢  
獄明日誓烟勿為違次又諸親族咸  
未告言少女汝今不應為倉卒事法  
既成年先行難立彼聞告已即便  
勸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能得離  
欲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  
見諸佛常法恒起大悲燒益一切於  
救護中軍為第一救為神猛元有二  
言依定慧住深發三明善修三學善  
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  
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起  
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  
斷九結明開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  
方於諸自在軍為殊勝得法元異降  
伏魔怨震大雷音作獅子吼書經六  
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  
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泥誰能受  
化作何方方便救濟今出元聖即者今  
得聖時以智安勝都說元明勝元等  
報者令種種善報有善報者令得增足  
向人天路安隱元昇越暹羅城如有  
說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  
清度不過時佛於諸有情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今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  
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  
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見受  
火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水便獲溫暖  
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  
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今時世  
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  
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  
生餘處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  
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  
界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  
光中演說苦空元常元我等法并說  
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於佛教勤修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於此法律中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娑羅樹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臂入  
台說未來事光從臂入若說地獄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掌光從膝入若說力輪三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三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脊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隨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照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充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眾勝因 能除憊惱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半晨尊 樂欲聞者能爲記  
如師子王震大乳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今時世尊告阿難曰如是如是阿難  
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現  
微笑阿難隨見法與童子我付法  
當尼衆次第授與三歸五戒十戒作

三歸五戒十戒作

式又摩摩於二年中與六法六法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難隨曰我皆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佳其家內食殘宿食不欠即應證不還意及阿羅漢果汝今應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法隨尼足應遣蓮花色尼爲使者往彼家中作梵行本法時阿難隨告諸尼已足共集令蓮花色至其家內與作本去已告法與曰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爲隨說說法得不還果發生時蓮花色尼往白世尊佛告阿難隨汝往蓮花色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語僧尼二衆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花色尼爲使者時阿難隨承佛教已告尼衆并集僧伽於二部中以蓮花色尼爲使者即於其處授法與近圓衆作法已時蓮花色尼往告言告二部僧伽已與汝授近圓竟佛所說許當善奉行又爲說法彼聞法已深起厭心於五取蘊悉無常苦空三我如是知已智金剛并壞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心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諸障等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无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應白衣食食殘宿食受行僧法子時法與說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三國尼寺父母告曰若如是者恐於王法罪及我身可爲設計與佛同去答言善哉願爲方便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慈菩薩令便復告廣子長者曰善文當知我法與不樂爲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強爲督攝于時鹿子啓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爲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臣將諸親強爲督攝王曰隨其意時長者即命宗親擁爲督攝其天與長者辨諸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許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持鉢將慈菩薩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

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

飽足時庚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諸人眾將毗舍佉設禮儀奉至門首欲為塔婆時天與長者知佛大衆飯食了滿歡喜鉢已坐畢下席并諸眷屬於大師前聽說法要介時世尊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或得無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人眾并毗舍佉與其親族諸親眷衆佇立相待時法與尼隨世尊後出至門前時毗舍佉見法與尼遂便舒手捉法與尼無量百千大衆俱見于時法與尼現神通如大鵝王舒張兩翼上昇空界為神變事是時王目及毗舍佉所有眷屬并諸人眾見神變已皆生希有喜身投地如大樹崩遙礼彼足而中懽謝唱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尼身而下為諸大衆宣說妙法其聽法者元量百千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於佛法中出家漸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聞獨覺大菩提

釋尊說此法時有諸人眾等事見於本經卷之三

心復令大衆歸依三寶求出生死時法與尼既獲大利往詣佛所礼足而去今時世尊告諸法友於我法中聲聞尼衆尊說法者即法與尼爲第一時諸法友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諸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為出家榮耀佛聞許遣便得戒即於其處復阿羅漢果說法人中衆為第一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法友法與尼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還自愛非於餘處廣說如餘乃至頌曰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回受

釋尊說此法時有諸人眾等事見於本經卷之三

宋校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三部僧伽亦復使尼與近園已于時老尼親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衆為第一是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愛近園聞法解悟復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即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供養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庫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煩惱復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尼中衆為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法友於意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尼是白彼往昔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供養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出家受諸學處成阿羅漢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今佛記為說法第一汝等法友由是我說此業得無報報業得報報白善得白報汝等應當

釋尊說此法時有諸人眾等事見於本經卷之三

勤儉白業離黑雜業乃至說頌時諸  
慈尊開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為憐 獨不令剃髮 不實尼寺座  
執等不指身

緣慶同前有一慈尊尼詣慈尊處從  
其受學尼有過失詞責令去便往寺  
中委背而卧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  
因委卧答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  
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執範  
師今法住故詞責於汝宜應速去從  
乞歡喜答曰善哉我往請謝向道多  
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  
塵經行便就礼足彼不為受毒之而  
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告其尼曰  
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未  
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為見尼懷喜耶  
默然歸寺尼告慈尊慈尊白佛佛作  
是念由諸慈尊不受尼懺致便就欲  
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慈尊慈尊尼  
不應寺外從慈尊乞歡喜慈尊應受  
懺謝不得善哉若不依者俱得遊

去罪

緣慶同前諸慈尊尼令剃髮人淨除  
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慈尊以緣  
白佛佛言汝諸慈尊尼心常躁動若  
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  
利從今已去慈尊尼不應獨令他人  
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  
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  
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  
不實於慈尊尼勿生異念招地勢苦  
若慈尊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妹汝已  
捨家棄俗緣緣汝當憶念於三衆中  
受近圓時作何要捨如世尊說諸欲  
染者少味多過汝令宜可棄捨惡念  
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  
尼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時吐羅難陀慈尊尼勸一  
長者為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  
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而  
室羅伐欲求停履而不能得即於街  
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  
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  
曰賢首天既降雨何不悉取所將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物覓傳寄。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過求停止。今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所侵。侵天。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取。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諸當肯取。答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為善度。縱與。借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尼至天明。方可移。尼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聖者言。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肉所居。尼眾悉皆出。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溼微。既至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是語。各共譏嫌。云。何必苦尼。施主造寺。豈足令出賃與俗人。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吐羅尼。施主。尼男子。洗處。遂入其中。以觀指身。而為洗浴。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譏。曰。看此。禿尼。摩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此。淫欲。亂心。愚暗。人中。指身洗浴。苦甚。屈觀指身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三卷 第三十經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若木或奉指。唯用牛摩身。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觀指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華。而指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指除。手已。外用。餘物。指身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總攝頌曰

除塔。除門。前。被。是。不。應。當。不。共。女。由。婦。寫。樂。三。衣。總。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破。離。僧。制。不。應。越。尼。元。難。入。教。試。等。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苦。身。止。之。後。焚。燒。既。畢。十二。眾。尼。取。其。餘。骨。於。廣。博。處。造。室。觀。波。以。妙。繒。絲。幢。蓋。花。鬘。寶。於。塔。上。榜。檀。香。水。而。為。供。養。又是。二。尼。能。讚。頌。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苦。甚。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花。引。前。項。讚。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苦。甚。名。初。卑。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空。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三卷 第三十一經

不知前事。遙見後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來。八。欸。之。塔。我行。札。敬。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花。讚。頌。前行。引。五。百。人。旋。繞。其。塔。已。而。去。去。塔。不。遠。尊。者。即。波。離。於。一。樹。下。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初。卑。德。應。可。觀。察。札。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即。波。離。何。故。令。我。行。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苦。身。骨。由。彼。尚。有。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即。波。離。仁。住。於。此。佛。法。施。生。捨。而。不。問。即。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教。法。者。宜。可。共。往。於。觀。察。處。人。持。一。觀。毀。破。其。塔。時。眾。門。徒。既。奉。師。教。各。取。一。觀。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苦。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餘。尼。眾。時。十二。眾。尼。及。餘。未。離。欲。尼。既。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姊。為。命。過。時。吐。羅。尼。施。主。苦。甚。尼。便。問。二。尼。小。妹。誰。向。彼。說。答。言。大。姊。彼。是。客。僧。無。由。得。知。尊。者。即。波。離。不。遠。而。往。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三卷 第三十二經

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殊我  
繞聞說即知是彼先刺賊人有斯惡  
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  
其失壞如世尊說壞徒眾者眾不應  
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  
持利刀鐵錘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  
命時那波離適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  
是念難以諸尼形勢必速必有異意欲  
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  
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害于時尊者情  
生忿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  
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亂斫鐵  
錘木鑽遍體鐵刺余時尊者由定力  
故更无常患與死不殊諸尼讚曰我  
等已般惡行惡家報歸死！宜可歸  
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尊者即波  
離從定而出見來損壞即還住屢諸  
尼若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答言具  
壽諸尼若尼般般於我問言何故尊  
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尼欲若既聞  
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  
若若若尼於若若處設有瞋恨但應  
不札禁放問許豈合造次手執利刀

維摩經卷第三 三教第六 摩訶

鐵錘木鑽往殺具壽那波離幾將斷  
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  
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  
答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  
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迦多  
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尼既聞  
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  
如是於日中來礼佛足方隨意去  
彼入寺時若若告曰若若若東僧立  
制不許尼入寺中適不聽入答言聖  
者我豈同彼作太過失報曰衆僧作  
制我欲如何尼即却還還其住處余  
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豈大世  
主身有病耶答言无病若余何故不  
來時阿難陀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陀  
是諸若若擅作斯制然諸若若尼繫  
屬若若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  
去諸若若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  
門若若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  
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為教誡者  
諸尼不知去何為白佛言尼入寺時  
當如是白聖者當聽我欲入寺守門  
若若應問尼言娑珠汝不憐憐難持

維摩經卷第三 三教第六 摩訶

刀鎗者聽入若不知入僧寺者得  
越法罪若若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  
罪如世尊說若若不應教誡諸若若  
尼者時六衆若若教誡不聽佛言若  
若若尼有過若若僧伽未與歡喜評  
為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  
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憚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當當收謝  
尼衆坐應知  
緣座同前時有一尼就若若受業因  
不可意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今  
懺至房請謝廣說如前是時若若見  
來礼懺以脚著頭素之而去尼即默  
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殊從教範  
師已收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  
師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諸尼聞已  
皆共譏嫌娑珠當輕輕於人七歡  
喜時而不為受又復以脚著頭而去  
尼白若若若若白佛佛言諸尼衆等  
正合讚歎從今已去尼來懺時不應  
著頭素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  
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

維摩經卷第三 三教第六 摩訶

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  
應可先遣慈若慈若尼耶波索迦  
部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為方便令彼  
心喜方為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摩謂見  
間疑為隨意事必若更嚴作隨意了  
復為長淨有慈若曰我觀長淨及以  
隨意皆為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  
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  
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  
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慈若先有瑕隙情生  
不忍共相見過於隨意時在大眾中  
更相憶念爭為詰責於戒見儀命各  
說犯科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  
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扇扇因此闍闍  
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慶中人共相  
遮止告言諸君勿為闍闍住出家  
心如世尊說若於其處有諸慈若共  
為闍闍各相論說忿忿而住者我於  
其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  
我即當往若彼慈若棄捨三法多作  
三法太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喜根元明善根無礙善根云何多作

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  
癡不善根彼諸慈若即便忿忿共為  
闍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彼慈若  
棄捨三法多作三法太何棄捨三法  
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  
作三法所謂多作元貪瞋癡三種善  
根此諸慈若即不忘覺共為闍闍更  
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慈若當  
捨惡法能行善事時諸慈若闍闍不  
息有慶中人共相遮止告言長壽勿  
為闍闍住出家心彼諸慈若懷瞋不  
歇更相闍闍諸俗林見共生譏毀此  
禪慈若以緣白佛佛言諸慈若長者  
婆羅門理合懺懺從今已去若慈若  
知慈若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為隨  
意先須懺懺方可共為時諸慈若作  
隨意日而為懺懺更增忿忿心不能  
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懺七八日  
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  
預懺者時諸慈若皆共懺謝佛言一  
切慈若不應為懺於有瑕隙時相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者而為懺謝共七歡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貼  
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諱勝  
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各雲集  
如世尊說各依位次而坐是時諸尼  
依夏坐時便大喧內佛言女人性貪  
於大會時應三三四依次而坐自餘  
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當須老尼若至長淨時  
老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慈若羯磨別尼  
羯磨別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日諸慈  
若尼志皆來至迦多林所而為長淨  
慈若與尼於大門首共為長淨諸長  
者婆羅門等見其宣而皆來共觀  
彼立而住佛問是已告諸慈若勿於  
門首而為長淨時諸慈若即與尼眾  
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語以緣  
白佛佛言由是慈若不應與尼於其  
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  
佛言尼來半路慈若往彼共為長淨  
行諸慈若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者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議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我等在室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至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而為護持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老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苾芻尼遂遣元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人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眾咸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即亦還來是時尼眾不滿長淨白佛佛言應遣一人尼來白者眾雖老一尼復不知還明前過佛言被差苾芻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白已當告僧如僧知即應以白二法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當問教師若著僧為餘養結歸尼不合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第三疏證

緣慶同前佛言苾芻老人侍尼告淨者雖在門首尼來到時報言其近我其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眾不得長淨苾芻白佛佛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為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其近觸我可告清淨者不為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應可差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被差之人還至門首時有露形通披毛毳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札足合掌踰牆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項札迦多林中聖眾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疲憊隨日苾芻尼眾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然亦而住尼便教日聖者應言可介彼聞不解佯作嗔聲點頭而去時此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所暫時相待見无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單白已其授事人白大眾日誰將尼眾告淨事未眾中無人答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第三疏證

言是我眾皆念曰豈非尼眾不來告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衰憊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眾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來僧所問言聖眾何故不受苾芻尼眾告清淨耶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日是何尼來為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答曰是我等來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像聖者觀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像對說清淨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元紀從今已去若苾芻尼來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字去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問名者尼來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苾芻不勞更問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第三疏證

緣慶同前時大世主喬答弥身嬰病告尼來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答

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  
即消除答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  
如是者今何不持答曰我今出家世  
尊不許去何得持白佛佛言居在寺  
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  
行告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  
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  
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為獨我  
耶欲求瑕隙行立不去主人念曰幸  
蒙佛母來入我家即疾敷牀命之令  
坐接飯言受取上飲食滿鉢持婆婆  
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  
中得何美味其足示鉢即便嚙中大  
世主曰子今何故汗鉢中食汝若索  
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  
性少有威德令彼惡人作惡業已多  
招苦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  
食時應持鉢結掩蓋而去諸尼不解  
鉢結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帶提上  
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帶將行乞食  
得遮塵土復易擊持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緣在室羅伐城東園之人多愛園花  
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  
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誦芳園  
時有一人遣使報要苾芻結掩蓋人  
急送其人家有妙花林葉即奉教  
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花  
勝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勝者  
皆為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  
令我結妙花勝我自不解求人不得  
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  
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解報言  
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  
少女汝有何事故便具告尼曰汝何  
不結答曰我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  
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適昔在少時  
何事不曉聖者若余憐慈我故願為  
結勝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  
即與汝結答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  
舒而而坐用意結勝女人見已嘆其  
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  
復與結勝多復飲食方歸本寺時結  
勝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花我今為結

報言汝來何晚花已結竟問園中  
問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  
識此沙門之女作非法事去何處我  
所作生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眾不  
應結勝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  
結勝者時屬世尊還結大會及五年  
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勝夫人行雨  
夫人給孤長者毗舍離子母仙授  
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  
勝上梵蕙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  
來集甚足花散少結勝人時諸信心  
夏結花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  
等今者為供大師願能相助結花故  
不諸尼答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  
許諸尼結諸花彩我今去何處相即  
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為三寶  
事尼得結勝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  
在廊下長舒兩脚而結尼結俗人  
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勝之女而來  
出家諸尼羞耻默然而住苾芻白佛  
佛言諸俗人輩穢理譏嫌諸尼不應  
於大門首廊下展前而結花彩作者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得越法罪解結縛者當於密處勿使  
俗讀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言銅器 慶酒令平復 質房與浴旅  
能事作替坐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忘若尼往銅  
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  
不若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  
曰欲作大小銅言極須大作問言聖  
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  
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近者  
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  
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  
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  
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指拭令淨以五  
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受慶即令  
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  
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若  
言與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  
飯次者美膳次者美團餘安雜味若  
曰若尔更復多須有餘物來无安置  
康彼便默尔尼白其苦必苦白佛佛  
作是念尼言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

聖者言銅器鋪第五子攝頌曰

去諸尼不得自首銅鉢若者得越  
法罪除銅匙及安蓮盤子并飲水

枕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  
通睛將為惡相人無妻者有餘長者  
妻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  
号為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為妻  
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  
寡婦彼去我豈可自欲殺身既无妻  
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  
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身妻室耶若  
曰我是薄福妻妻未久便即命終如  
是更取乃至七患皆身死時人号  
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  
上具說其事若尔通睛女兒何不索  
取報言彼亦不與答曰我知彼家養  
女多時必應嫁妻即便就見彼見問  
曰來何所酒答曰欲求妻女是何女  
耶眼通睛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  
日共辦酒禮家酒熱燒傍求好者諸  
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陀入通  
睛家從其无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  
无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

聖者言銅器鋪第五子攝頌曰

酒壞尼曰何故不令慶為好酒答言  
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悉施  
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  
少時何事不解答言聖者憐愍我故  
慶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  
之直今汝酒好答言多與尼曰可出  
酒覓我為瞻相即便昇出時吐羅尼  
上下觀覓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  
窓隔令持酒沙安其覓下更取青  
鏡寬經裏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  
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  
咸悉備擬性不來取令人往問何不  
取酒報言我酒變好无勞別取問言  
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  
聖者吐羅難陀於我有恩能為此事  
彼即識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  
奪我所作生業必苦白佛佛言此非  
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識嫌是故諸尼  
不應教他慶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尼  
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  
忽染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  
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

聖者言銅器鋪第五子攝頌曰

孤獨之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  
施他時吐羅難陀其苦尼聞來至家  
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  
捨之次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達我  
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  
者我今每望聖者而來令遣空還不  
釋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  
將我終不惜尼曰若令今便受願  
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來  
集以青黃赤白繒絲縷與送往屍林  
時吐羅難陀其苦尼聞長者命終疾  
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  
族焚燒既畢咸志歸來見舍封閉問  
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  
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  
尔且實與我後酬償直尼曰虛實答  
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  
羅門來入其舍問如是事皆共識嫌  
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  
他人尼曰其苦尼答曰佛佛言非沙  
門女法理合識嫌從今已去諸苦尼  
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摩同前長者好施知欲令終志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捨訖准有一舖尼聞來乞事遂同前  
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其苦尼  
白佛佛言若賃舖者得越法罪  
緣摩同前吐羅難陀尼人城之食見  
師至女捨給家說說四吉多復利  
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  
亦為之求得給已明入城即過諸  
家播鈴振響為他男女先沐浴身形  
說吉四妻後來地有病為者天降  
差遣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諸  
新元不答鳴自餘五卜人皆不問時  
舊醫巫詭譎人咸問言有事故為占  
相諸人答曰更不勝汝我有聖師吾  
聞眾事占相瘡疾皆為病心彼問是  
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問誰作  
如是語非法律女妻為五卜者我實  
生苦尼白佛佛作是舍尼作醫者有  
如是過要為說說招俗識嫌舍諸苦  
苦我今不許尼作醫至若有作者得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五歲法師義淨奉

前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灰應安著  
不著瓊瑤至

緣摩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  
身體洗訖上岸振盪而住時吐羅難  
陀其苦尼遂持漆豆往彼洗浴見女  
裸體情生嗔嫌作如是念惡哉女子  
共我爭勝故振盪頭頸謂我先來無  
羞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般更見我  
不敢爭勝遂即默持著摩羅末攪其  
頭上以手授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  
何過緣淨洗盥以著摩羅末攪我頭  
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陀先來  
無羞頭既不淨可來更洗汝即攪嫌  
苦尼白佛佛言尼為非法理合識嫌從  
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攪他淨  
踐作者得越法罪  
緣摩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居士聚往河  
中浴是時吐羅難陀於般深處逆水而立  
突其獨樂諸尼問言聖者為何事

答言小姝我受福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欲流處立受福樂所不應為答言此是極淨有何乘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茲蓋答言自佛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欲流之慮逆水而立受其福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公蓋尼隨處安鉢鐵逆生垢或因打撒多有損壞尼自茲蓋答言自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以錫過裏其鉢俗鉢見問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仁者世尊制令以錫替鉢非曰聖者豈可佛令過裏鉢耶仁今安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善耻然不對答言自佛佛言俗鉢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過裏其鉢可為小替鐵承鉢底後作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緣處同前時吐羅難尼得琉璃玉時有女人為有客來便舖尼履告言聖者幸借琉璃玉尼即問曰汝何所

此等經句在法華經卷第三十經第三十

用答言聖者為女夫來元蓋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既便破告言聖者我剛價直尼曰小姝不須價直還我蓋蓋答言聖者別買蓋蓋尼曰要須舊蓋如是時竟答言自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富琉璃玉有斯過失告諸尼若諸尼不應富琉璃玉若富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極頌曰

由婦制錫鉢起難時招罪淫餅受請食說法律白如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大歡喜令諸親眷共為喜樂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蓋蓋見彼多門遂入家內逮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覺蓋蓋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之此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答蓋蓋破而出鉢蓋蓋亦破婦覺報云蓋蓋無過可致令出時彼蓋蓋持此容儀至道多林蓋蓋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若蓋以鉢白佛佛言蓋蓋乞食不應造次入多門家應將鉢對門前為記然

此等經句在法華經卷第三十經第三十

後方入蓋蓋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雖取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覺彼即呵呵作聲室開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答曰佛令作聲而入為此呵呵答曰更无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為警覺蓋蓋然余蓋蓋自佛佛言蓋蓋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奉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余無對佛言不應打門可作錫鉢蓋蓋不解佛言故頭安鉢圖如蓋口安小鉢子動作聲而為警覺狗便出吠用錫鉢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喚劇佛言取一抄餅撒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撥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後元人問時即須行去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蓋蓋僧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為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欲開寂二者為諸人天說法三者為觀病人四者為觀卧具

此等經句在法華經卷第三十經第三十

五者為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  
緣為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權  
為聚會令眾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  
粥次行乾餅次投爐餅并與蘿蔔時  
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爵乾餅者作  
百百聲與鉢爐者作獵獵聲壓上兩  
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  
等諸聲殊聲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  
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  
塵起隨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眾曰  
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  
大德此是獵獵聲此是索索聲此是  
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眾  
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  
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  
譏耻施主深性請食苾芻情大著舉  
持食至寺置在一邊礼世尊足世尊  
法尔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眾願得  
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  
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曰世尊食  
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  
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眾中就座  
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

生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饒彼意  
及持事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  
苾芻作持事而為舞者得越法罪若  
作饒彼心者无犯汝諸苾芻此等皆  
由作聲歎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  
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還已寄  
有信心俗狎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  
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  
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  
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  
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受豈今我  
等往後世時无路獲耶又如佛說及  
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剗熟之  
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復目食者得  
福无量唯願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  
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為受所有乾  
餅與美餅和食蘿蔔甘蔗藏作小片  
食勿作聲

寂勞報言聖者待一時生我併行食  
既生擾位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  
不應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  
方入若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言不亂去者有病苾芻侍者  
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盡苾芻白佛  
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未在房中食  
太何為五一者是客新來二者將欲  
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  
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問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  
信敬請佛僧眾赴舍而食世尊不去  
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今為  
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奉心  
欲求聞法元一苾芻為其說法遂生  
嫌厭必苦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  
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  
得越法罪當為說法佛令說法者若  
苦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為  
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  
能令第三者此若無堪應者次與或  
隨能者當豫請之  
緣處問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

時中往迦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  
請佛僧眾就家受食甚甘皆去世尊  
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為制戒  
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  
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眾是一人  
令住說法大眾感去時彼施主并諸  
眷屬皆來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  
請言聖者為我說法當見彼威力  
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  
我多眷屬當生畏懼不為宣揚我宜  
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相大富持戒得生天事修新領心  
此是法當去  
時彼當聞是語已竟无言對復道  
而歸既至寺中諸比丘問具壽住彼  
為說法不答言說具壽獨留於我更  
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來集  
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  
懷怯懦還即為我宣揚妙法甚甘白  
佛佛言此之益甚所言應理是故不  
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是四益甚與  
說法人為伴

雜藏・阿含經・長阿含經・第一卷・八經

與四人伴者有請喚履是說法人及  
與四伴時伴當逆向生邊或出便  
轉急不白知臨時關事以緣白佛佛  
言與說法人為伴甚善向餘履時應  
白而去若不自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渴藥造有專利者其應洗由其罪業重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學事未  
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  
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性醫師  
看者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藥報  
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渴藥病得除  
愈當即服藥一行朝冷水洗淨藥  
即不下醫藥聞言聖者為藥好不報  
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朝聖言聖  
者冷水洗淨藥報言如是醫曰聖者  
冷水洗淨為何轉渴仁今更可服前  
渴藥勿為洗淨渴藥將畢方可洗之  
報曰賢首佛未應許醫曰聖者藥法  
應令不可相違當若白佛佛言若如  
是者我今應許渴藥未終當當淨拭  
甚善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雜藏・阿含經・長阿含經・第一卷・八經

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  
待渴藥畢淨洗

緣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  
牛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蛇即驚怖  
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投一  
樹下轉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  
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  
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為觀察宿  
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  
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  
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  
當知諸行无常諸法無我淫聲寂滅  
宜於我所起觀淨心指傍生身當生  
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  
時有鴉來銜食由山毒蛇於草  
者履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  
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二者教人  
能法三者知受持法四者知持戒  
六者善知淨戒七者善知門舍而為受生  
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  
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室羅  
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顯性  
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子五歲後於  
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

雜藏・阿含經・長阿含經・第一卷・八經

无侍者耶尊者答曰我之侍者非茅  
草生從仁羅得婆羅門曰我无小兒  
堪為侍者我婦懷妊若其生男奉為  
侍者報曰願令元病我已受之即便  
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  
爪齒損乳孔便腫大當與童子一處  
戲時或回瞋忿若人若畜有傷損處  
急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  
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  
法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  
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  
奉尊者為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  
慮此即是其家後生人良父行立觀  
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  
家并授近園依教令學後諸處大近  
到古已不洗而弄繩來附上述便合  
過次有守宮果食其繩因此而死次  
有黃狗來守宮還同哀令次有  
子食此黃狗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  
繩果要悉皆致死是時有一公坐在  
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將  
必苦求於其處而得齒木見狗索  
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索

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索

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  
擔尋作斯過時彼尊者告諸人曰  
昨日婆羅門見是尊者舍利子弟子  
我見於此野其齒木利舌之差不洗  
而弄必應為此令其命終若以緣  
白佛佛言汝等必當當知人中亦有  
帶毒與地無異使今已去爾齒木時  
既到舌了應以水洗方可弄之不洗  
而弄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爾齒木已洗方弄者有諸  
甚善為水之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  
土上揩拭弄之後於異時當受甚  
自法水當受暖曝迴轉于時是時邪說  
難陀未見淨衣告言具弄我樂相助  
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邪說難陀性  
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衣日曝又  
轉乾衣日曝溼者陰乾彼言大德勿  
作如此時邪說難陀還同前作如是  
弄三遍不肯止其甚惡遂生瞋怒欲  
相搗搗邪說難陀便即走去彼隨後  
逐時舍利子來見相逐告言具弄欲  
作何事故後瞋成仍越不息邪說難  
陀既被逐遂取樹枝邊打於彼仍

彼仍被逐遂取樹枝邊打於彼仍

不止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下  
令起及邪說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  
或便交其樹交樹時其葉皆落必  
苦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  
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  
者後於異時邪說難陀次當知事至  
無必苦所告言具弄作如是事彼見  
未告生大瞋恚若白佛佛言此懷  
毒人或先有惡心不應自往令其作  
務可使傷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  
令有瞋彼毒若勤供養應作勿  
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  
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若白與尊者  
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恚如此之  
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為希有子  
時尊者舍利子為諸若廣說前  
緣時諸若咸皆有疑諸世尊曰大  
德彼若先作何業持毒身生於  
人起佛言汝等若彼自作業成熱  
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止四緣會遇時  
果還自受

汝等若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業

汝等若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業



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  
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世間住著  
羅刹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壽必  
著彼佛法中而為出家常修慈觀  
若見威容笑言慈觀慈觀慈觀言仁  
等更莫嘆我慈觀慈觀如是壽三歲  
仍不止於諸慈慈慈生嘆口出慈  
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壽起佛言汝  
等必盡於慈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  
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慈若  
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慈  
愍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  
蛇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壽報由  
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羅刹  
處緣起處非復得善巧故由彼善根  
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  
羅漢汝等必由是因緣我常宣說  
若得黑報雜業得離報白業得白  
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報業時  
諸慈慈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  
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洛守門珍花

八寶可謂功德無量壽長第一義也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慈慈著於寺內善僧  
伽藍廣掃為壇牛糞塗地八衢便轉  
澆承泥膠如僧伽藍七條五條亦皆  
同此作諸事業諸慈慈見一人報曰  
此等諸事不作是別隨處善用還不  
應為如世尊說僧伽藍者是其大永  
皇合不作是別而兩威言具壽善說  
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慈慈理合  
如是共相止諍僧伽藍者是衣中三  
尊說僧伽藍者不應隨處善用如世  
慈慈不知何處應者佛言入聚落時行  
乞食時隨散食時入聚食時札割衣  
時隨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禮拜二師  
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振大衣  
溫多羅僧伽藍於淨處披著及食等  
事其安穩安住任於何處隨意善用  
慈慈無犯

卷之三 第三十條

草庵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  
皆悉共知時有群賊被他所害甚多  
傷損飢渴所逼眾共籌量不知何去  
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  
沙門性多財富并有悲心情不怖怯  
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得賊眾  
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慈慈皆望  
舉面同行至蘭若中慈慈見已便留  
善來時諸賊人情生无畏住經少時  
告言聖者我寒須火慈慈報曰我居  
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須飲水  
慈慈報无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乾  
用安瘡上幸見相與慈慈報无賊復  
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經瘡處慈慈  
報无次索鉢油用塗瘡上慈慈報無  
復告言聖者飢因須食慈慈報無賊  
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屬何星宿慈  
慈答言我居蘭若不關斯事中有  
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  
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  
一來預流果耶慈慈答曰我居蘭若  
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  
非想處无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處

卷之三 第三十一條

定耶必苦報本我居蘭若賊言聖者  
仁是三歲持經律論耶必苦亦同前  
言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  
言此是何方必苦亦同前報于時群  
賊所問之事必苦皆答我居蘭若賊  
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必  
苦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苦尚不  
能知詐現容儀詭惑人世時諸賊人  
於必苦處各懷懷恨便共苦打身體  
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毀僅存餘命  
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必苦既遭  
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必苦見  
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  
上事具告時諸必苦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必苦我為蘭若必苦制其行法  
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蓄蘇油麝及  
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和  
方陽所在善調經律論乃至自知名  
字若蘭若必苦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來惡  
往蘭若人處請求牧療答曰應作浴室  
洗汝身體病可得除答言賢首我於  
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

世尊言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

報言聖者沙門釋子集於半月在浴  
室中洗浴仁司徒飯洗沐身形必苦  
洗時彼便入內身被諸賊謂是必苦  
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暖身時有  
求報來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  
彼即搔頭不欲重洗求報即便提解  
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智  
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  
汝是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即告諸  
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  
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戶見必苦入  
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乎佛言  
不應尔

世尊言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

近諸四無不知聞十号圓明人天奉  
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死  
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  
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乃妙純一圓  
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  
今來至此欲聚聚落林中而住我先  
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  
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善業如若  
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  
世六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  
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  
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無雙所  
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慕  
化亦無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  
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  
者如上所說誣大善提于時妙花闍  
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  
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奔捨釋種  
剽除顯顯身服袈裟而為出家廣說  
如上乃至名楊普聞人間遊行今至  
憍薩羅欲聚聚落於大林中而為居  
止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  
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善

世尊言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

業如其在家當為轉輪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名號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為觀察所聞相好為實為虛樹生自言如大師教即與眾諸者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諸世尊所親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使前坐世尊即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等納受佛說法時著皮草履佛前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傷情無異故作拒逆心自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漫為言說問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摩竭大人共言議時汝著草履經行不住不識次第無恭順心以言亂問而為違逆彼言喬答摩我與婆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為言說立坐卧者皆共言說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沒有所為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即白

佛言汝喬答摩諸難迦種如野象頭

佛言汝喬答摩諸難迦種如野象頭於婆羅門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難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自言喬答摩我於彼時緣親教師及為已事語初此羅城諸難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恣意過指弄相謂曰此是樹生應納婆羅門弟子唯知過指弄元恭敬供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難迦種自居宅內隨意言說此亦何過自言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羅門刹利種舍及達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種難無如是事云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或過太甚我今宜可為彼宣說過去因緣報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已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之生即釋迦子是彼曾主告摩納婆曰今奉何法自言喬答摩我性前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子生今諸釋子是汝曾王時餘者宿

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

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樹生是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議無懈共喬答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即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為論難我等且默然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菰生其四子一名雄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足訊四子有過悉皆殛辱時四童子各將已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側於一河邊是初以仙音所住處相去非遠各著草蓐以自傳息遂捨親嫁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菰王憶諸諸子告大目曰我子何在自言大王昔有事急皆擯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三告臣曰我子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歡曰我子能為如是之事由彼大人口陳說故因此種種族名為釋迦摩納婆汝等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之事答曰我聞摩納

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

婆甘慶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客  
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為妻室遂誕一  
子繞生即語且其指身待我洗浴除  
不潔已往昔之時人皆喚是名為前  
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脫  
便勝余如是等三處皆具問彼默不  
答而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  
故上火光流破輝赫告言摩納婆  
三問時汝作嬌心不應答者我即以  
拏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  
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  
豎曰佛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  
族時彼者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  
如喬答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  
婆羅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見云  
婢子心生憂被伍頭而住口不能言  
今時拉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  
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  
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憐  
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  
置是事汝本求意今可求之是時樹  
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  
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舌相說他因

昔聞大牟尼具相三十二我今觀佛體  
一相遍身元未觀人中尊或容在隱處  
廣長珍舌相口中人不知惟願為現相  
陰我心中疑正覺大名聞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甲辰歲高慶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 說花嚴經門中  
余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  
過於我身欲觀三十二相已見三十  
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我今  
方便現陰舌相今彼見已即舒舌相  
長至肢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  
是念沙門喬答摩衆相具足有二種  
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  
聞元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  
佛而去于時妙花婆羅門於一園中  
與諸耆宿言話而坐企望樹生余時  
樹生遙見妙花即便往就敬札其足  
及餘耆宿在一面坐妙花告曰摩納  
婆彼喬答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  
諸相好其事實不答言大師衆所稱  
揚其事皆實汝頗與彼為言論不答  
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悉皆次  
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  
有言論具白妙花彼既聞已發大瞋  
意即便舉足頭彼頭上燃云大好使

（能辨其事亦令我身沉淪惡道如  
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差失彼即引  
我亦在過中但為日哺不獲即往恭  
敬問計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  
修辦種種上妙飲食變至晨朝以車  
運載諸世尊到已歡喜我中言問  
在「面生白佛言世尊我為喬答摩  
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  
納受時阿難隨於世尊後執扇招涼  
佛告阿難隨汝汝今可告於此眾落  
所有諸葛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阿  
難隨佛往告已集眾在常食堂中  
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  
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眾  
急皆坐已即以手持妙飲食供養  
佛僧大衆食竟爾滿木洗手已屏取  
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  
今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隨  
喜已說他他曰  
繫犯火為家初頃論中家今中王為家  
東流海為家眾星月為家光中日月為家  
十方世界中凡聖佛為家所為布施者  
必獲善報利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佛本行經卷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今時眾中有一莫訶羅茲善開佛說  
以此知他之時食雖飽足尚交乾解作  
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答摩  
婆羅門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  
依不依喬答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  
有貪食者喬答摩我有弟子名曰樹  
主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略  
共言論喬答摩共彼所有問答談論  
幸當為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為說  
時婆羅門白佛言喬答摩其樹主者  
元諱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視  
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  
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  
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或乘輿大  
乘當余之時願乘我我婆羅門妙花  
頂札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答摩若復見  
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  
時舒解當余之時如前未我中教  
聞又白言喬答摩或時是我在自象  
中共人談說若移坐乘或去上衣或  
除頂帽當余之時如前未我中教  
聞何以故喬答摩我婆羅門法唯忘

佛本行經卷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  
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饒眾人亦稱  
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貴  
我今宜可息彼憍心為其說法  
今時世尊即為宣暢示教利喜知佛  
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有施  
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  
染汙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  
如是等法廣為陳說世尊知彼依樂  
隨喜發清淨心堪為法器於殊勝事  
能得受持復為廣說告集眾道四聖  
諦法譬如身衣多受染色時婆羅門  
即於座上證是諦理無復憂戚得預  
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札佛足  
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  
學處願證知我是解脫索迦具清淨  
念札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為饒笑由老  
婆羅門說施頃時安食不止是故不應  
此時取食告諸婆羅門曰彼婆羅門善  
為饒笑由莫訶羅說施頃時安食不  
住致斯饒笑若有婆羅門說施頃時食  
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頃之

佛本行經卷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去不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頃時不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元犯設若聞聲不解義者食亦元犯聞聲解義食者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解義不得食者於一住處來坐人多議使未行屈來至上彼聞施頃並皆不食日時過佛言此若聞聲解義者且不應食待說兩三頃後復食無過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令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流出臭穢處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豎便出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有如是過即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取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曛時從定而赴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為欲乞食見一

佛子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苾芻亦為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臭穢流出臭穢不食元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豎遂出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為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礼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為善惡種子何謂臭穢流出穢處皆食佛言苾芻善惡種子者謂是三惡罪惡不善邪思量法六何為三謂惡欲惡瞋惡癡惡思惡慢惡見惡貪惡出者臭穢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變易者謂諸世間於六觸塵無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罪惡事亦時世尊復說頌曰

佛子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若人修寂定於靜慧動行常得安眠眠不被觸五情親近於善友勝人之所說若能如是學更不受當生如世等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知何者名為非處佛言非處有五謂令家婦女家沾酒家王家拈茶家茶是謂五處非所行境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由地觀則具一永不為札初至寺中時老年應札四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所有卧具於親友處寄今看守時彼苾芻即以卧物安置舊處而不受用時有毒蛇來求住處遂於榻下蟠屈而居有客苾芻來投此而住暫停歇已行礼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苾芻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敷卧具行來疲困洗足安眠由先盡力不覺卧具遂即眠睡壓著其地地從榻出便殺苾芻苾芻受苦死轉地上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主人來喚彼屍身死無復枉承主人命曰行來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後自當

佛子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起覺食時欲至更來打門喚言可起  
食時欲至既無響應即取戶鑰開入  
房中見其身亡次翻卧轉復見死屍  
眾共來看知被蛇螫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不觀卧具因致俱亡告諸苾芻  
曰受他罵者應將卧具付知事人或  
可隨時自為曠曝置於架上繫不令  
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被於夜分燈  
火照看

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豫為觀察  
時諸苾芻元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  
舊者應觀其翻新者有機拂布時  
時抖擻不令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  
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  
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  
驚起但被僧脚敬往詣師所其師正  
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礼足而起既  
新剃髮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  
被亦便墜墮師第二人悉皆形露被  
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  
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  
耻默然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

律部卷一百一十五 雜律第五十五 八

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  
曠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絕我今行  
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報言具壽汝  
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然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願法告  
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看一衣礼他  
亦不得一衣受礼連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  
相體恤不為解勞時有眾多苾芻從  
異方來礼制度竟无一人為解疲極  
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舊前或居  
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  
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  
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來  
婆羅門曰若尔何不住在房內我無  
故欲諱復相客為礼聖蹤曾來至此  
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間說皆生  
嫌耻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  
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  
創來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來  
入寺者先應礼拜者宿四人當前而  
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其時有

律部卷一百一十五 雜律第五十五 九

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  
城先知佛制礼老年者即問諸苾芻  
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答曰  
在竹林園中便即就彼扣門而喚時  
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答曰我是客  
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  
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答曰具壽彼  
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  
前通問尊者喚入安置停息客僧即  
問尊者准臨今在何處答曰彼在鷲  
峯山客僧便往致問尊者令入如前  
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  
何處答曰今在細你迦賓客僧使去  
既見尊者同前問答令其止息客僧  
答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  
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應先令  
礼拜四者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  
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我先豈令客苾芻礼大地尊宿唯道  
礼謁當禮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為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雨問大師  
為說七六法

律部卷一百一十五 雜律第五十五 十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暗夜時決定而起往詣佛所禮足已退坐一面諸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法唯願為我佈告高勝我今為說必當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聽凡為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畏懼心不為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問二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小便器為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說病由請方教療如醫所教便為療治若師自有雜物應用和合如其无者可問近親觀者若多應問師曰何親來求得師教已如言可去若元親應向餘家如教往見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若无者當緣自煮於飲食中而為將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齋齒木之藥應先淨擇作曼荼羅安置坐枯及鹹水瓶器并蒜豆土屑淨齒木刮舌寬既潔漱已除所瀆物若師慈目應問替人為作眼藥而塗拭之次應授水餘衣疊疊勿使撩亂師禮塔持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上 第三十二

將牛糞或以青葉而揩拭之次應自札尊嚴及札師主或問安自事於日中三時札拜當隨已力於同梵行者亦中札敬次應家勤坐禪讀誦等於半月須觀瞻牀席若至食時應洗兩鉢若是乞食當自持重鉢輕者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肚與師令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渡河水扶持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主為當同行為當別去若言同行即可隨去若得乾豆餅及酸漿水置已鉢中若得米乳酪石蜜飯餅及沙糖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二小壇布以諸葉可安二座端坐飯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今得與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受若住寺者弟子應先洗器往至厨中問知事人今為僧作何飲食其知事人教而告知彼還白師今日僧加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淨來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下 第三十三

乘應淨掃除作曼荼羅安坐牀子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洗足應為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以屑指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又問為於此處修習善業為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佳處者應持生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為授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來時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札尊像及同梵行者隨力而札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應中持心為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為招涼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已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善眾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師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應共相瞻侍至老至死我今為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教順心為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如蓮花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下 第三十四



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陀主未生怨王與佛乘氏國共相連逆未生怨王於大眾中告諸人曰安隱豈樂與我相連我欲與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禮佛足為我問評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自言大德未生怨王對諸衆前作如是語彼國豈樂與我相連我欲與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記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正遍知者言無虛妄是時行雨奉王教已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樹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履足步而行登鷲峯山至世尊所敬頌散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陀主未生怨王頂禮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嘗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

時在佛乘氏國曾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衆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轉法時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無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安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今得

今時具壽阿難陀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汝頗聞知佛乘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衆集評論法義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衆集評論法義佛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元損阿難陀汝頗聞知佛乘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元損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新絕國之教令常樂奉行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元損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頗或足

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訓罰是他妻妾乃至殺花許為其婦不共舍奉行非法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元損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制戒律常修供養所有古昔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元損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阿羅漢教心懇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來以此已來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無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

佛告婆羅門但今彼國所有人衆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元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與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善答摩

我有多緣且欲詳去佛言應意時婆  
羅門問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等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  
可造告婆羅門山處所有慈喜皆令集  
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陀即便告諸  
慈喜眾慈喜堂已還至佛所在一百  
五白言世尊慈喜眾集願佛知時佛  
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慈喜我今為  
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  
意去何為七汝等慈喜數多集會許  
論法義應和慈喜福德增長善法无  
損一汝等慈喜若和合同集同起同  
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无  
損二汝等慈喜不應求者而勿若求  
所應得者不令斷絕所有正教常樂  
奉行

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无損三汝  
等慈喜所有受者與貪俱生喜願永  
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  
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慈喜福德增  
長善法无損四汝等慈喜若有慈喜  
大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有三  
宿德大師所讚為同梵行者之所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知眾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說言教樂  
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无  
損五汝等慈喜若有慈喜居阿蘭若  
受下卧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  
增長善法无損六汝等慈喜若有  
慈喜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  
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就  
來三已作安樂住心不生歡於新衣  
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  
與勿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无損七  
汝等慈喜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  
慈喜所有善法常得增長元有虧損  
安樂而住

汝等慈喜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  
應聽去何為七若諸慈喜於大所處  
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作時得安  
樂住令諸慈喜眾得增長善法无損  
一如是應知於法於戒於教授事不  
放逸事於卧具事於修定事生殷重  
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  
諸慈喜眾得增長善法无損二  
汝等慈喜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  
應聽去何為七若諸慈喜不受作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不愛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  
惡友不貪名利眷問他人常儉於定  
於增上證不生喜足无退屈心乃至  
證得真實諦來无暫休息如是作時  
得安樂住令諸慈喜眾得增長善法  
无損七汝等慈喜復有七種不虧損  
法汝等應聽去何為七若有慈喜有  
淨信心有慙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  
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慈喜眾  
得增長善法无損八汝等慈喜復有  
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去何為七  
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  
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  
慈喜眾得增長善法无損九汝等慈  
喜復有七法去何為七若有慈喜修  
念覺分觀時依空闕處止靜欲依  
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  
捨修觀之時依空闕處依止靜欲依  
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  
住令諸慈喜眾得增長善法无損十  
汝等慈喜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  
習汝等一心懇守謹令諸慈喜眾  
得增長善法无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沒等慈慈復有六法令他歡喜受處  
諸聽我當為說去何為六一者我今  
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  
聖同梵行處起慈心以身乳敬灑  
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果華燒香供  
養或復為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時  
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  
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  
心同事如水乳合二者我今應以語  
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  
行處起慈心以語讚歎其功德  
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讚歎經典晝夜  
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重  
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  
同事如水乳合  
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  
同梵行處起慈心不生妬害懷嫌  
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觀念思惟  
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輟停復  
平居而秉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  
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  
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重  
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

世尊有如是等六法令他歡喜受處

同事如水乳合四者諸有所得如法  
利養乃至鉢中復少飲食悉皆歡喜  
共他受用不屏廢食於同梵行者時  
無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  
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  
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壞不欠不難不垢  
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  
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  
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或是聖出群  
无能破壞速盡苦造與同梵行者共  
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  
至如水乳合  
沒等慈慈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常  
修習慈勤守護令諸慈慈樂得以與  
善法無損時諸眾聞佛說已皆悉歡  
喜信受奉行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六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二

內攝頌曰

眾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耄老  
說行兩因緣

余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  
性汝叱離邑阿難陀言如是世尊即  
與諸苾芻隨從世尊發摩揭陀國漸  
次遊行至波叱離邑住制皮邊時彼  
邑人間佛來至念皆聚會至制皮處  
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余時  
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  
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去何為五  
一者若婆羅門等為放逸時以與因  
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  
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眾會  
之慶情生現被又懷怯懼三者若放  
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播流遍四方  
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  
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  
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

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彼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之物皆不散失二者凡所趣向聚會之感情無規誼亦無怯懼三者有善名播流遠四方四者臨命終時不生悔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余時世尊為波叱離邑諸婆羅門等演說法要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諸婆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悲哀受我等晝日遊從閑靜房舍余時世尊默然為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諸人去後佛即詣彼閑靜住處既至彼已即於房外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陀國行雨大臣便於波叱離邑四邊量度廣立封疆欲造城隍將罰佛乘大國時此邑中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余時世尊於宴坐處即以天隱過於人天觀彼天神各求住處乃於暗時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難陀曰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汝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雨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北城佛言阿難陀善哉行雨大臣有大智慧欲置城邑即與三十三天神狀相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神各求住處阿難陀但是努力諸天欲住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而求住處但是虛中諸天欲住之處其城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可難施於其城邑有勝人住止有勝人言議有勝商人來共交易往還無勝者謂即是此波叱離城然有三穴城當拍壤所謂水火及內反逆時行雨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陀漸漸遊行至波叱離邑住制夜處為諸人聚之所恭敬聞已尋往至世尊所佛故已畢共相慰問連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即於其夜俗辦種種上妙飲食食既辦已至明清晨敷設座席安淨水盂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持諸僧眾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眾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爾時水盂漱已取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與施供所有勝善等派之業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善住天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余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設供養為隨喜歡而說頌言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若人能有淨信心 奉教供養於大眾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諸佛所稱揚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供供養 由是天眾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樂受勝樂 生生恒過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是時世尊為彼大目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然騎乘捨即登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善答摩從城出處我當於此起大門樓渡彌伽河為作津濟時佛世尊知彼念已於城中西趣郭門北面而行向河欲過時彼河中諸人欲渡或持草木鉢及浮囊憑而渡水往還不絕數有億千世尊見已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勝定隨其所念并諸苾芻此沒彼出有一苾芻即於是時說伽陀曰

諸人求渡者往來非一數浮囊及草木欲越彌伽津世尊以神力并及於僧眾從此至彼岸不復起渡旁平川水漲溢穿井復何為心根煩惱除豈更求餘物時行雨大臣於佛出城處為造門樓名曰喬答摩門河津階道名喬答摩路今時世尊既至此岸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小舍村比外彌波林佛行至彼既安坐已告諸苾芻曰此是尸畢此是三摩地此是般若由持戒力

佛本經卷第三十四 阿難陀問 第三十四

定能安隱久住不違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力故於深隱處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復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販薪聚落村外林中自言世尊如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疫癘有一淨信鄒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賴等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之食間此村中多有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餅食訖取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札佛足已在一面坐自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乞食時聞有眾多鄒波索迦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鄒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更不迴轉若不還果不復更求汝等苾芻復有三百餘人鄒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斯亦隨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苦際汝諸苾芻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

佛本經卷第三十四 阿難陀問 第三十四

結得預流果不復迴轉於七有生人天還往當盡苦際汝等苾芻何種欲問作斯獲惱生者必死此為常事若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如來悉知為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无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無故彼元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廣大苦盡皆除滅我今復為汝等說法鏡庭應可諦聽善思念之云何法鏡謂佛法僧聖清淨戒法等於此深生尊重恭敬供養札憚讚歎正信正念常不斷絕是名法鏡如是應持時諸苾芻聞佛所說後教奉行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告諸大眾時阿難陀言如是世尊佛及

佛本經卷第三十四 阿難陀問 第三十四

僧衆漸至城所住養沒畢林時與城中有一人名曰須容端正衆所知識名養沒畢是此林主問世尊至住我林中善妙衣環而自在歸命諸女屬共相隨從乘駕寶車詣世尊處此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尔時世尊於无量百千莖莖衆中而為說法于時世尊遙見女已告諸女若彼諸女衆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若莖女何名為繫念思惟若有莖莖起罪惡念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正信發起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應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相續勿為異念莖莖如是繫念思惟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莖莖應知性未所趣當善觀察屈申俯仰著儀伽藍執持衣鉢行住坐卧語默睡眠惜況起時為對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莖莖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內身榮起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次觀外身內外身內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

佛說阿含經卷第六 六衆經 第六

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榮起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若如是繫念思惟是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衆來至此是我親動之所教誨是時女衆來詣佛所頂禮禮足是坐一面个時世尊為說法示教訓身然火而住時養沒畢女從坐而起入中界教訓常言世事宜順長樂無諸苦惱日就宅受化沒供世尊熱然知佛受已頂礼禮足養沒而去時養沒城諸乘造毗子訓世尊進行人問住等沒養林云彼種種和馬寶車取耳馬了了車身變動說青觀或青觀等身蓋帶身刀提青拂者青衣理浴塗香塗皆身色并諸從者皆服青衣覆有果始毗與諸從者別為一隊車馬衣覆志為黃色復有一隊志為赤色復有一隊志為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次第釋養跋出廣廣城皆欲親觀如來頂礼恭敬世尊知彼欲來告諸女若汝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乎因者今可觀此廣廣城中諸乘始毗子由共之

佛說阿含經卷第六 六衆經 第六

宿莊錦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等元有異諸乘始毗子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為說示教訓身今復說今時會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黃敷摩納婆從座而起蓋衣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樂欲隨喜讚歎佛告摩納婆隨汝意說既蒙佛許知說頌曰  
大三身持寶後甲 今為國主獲善利  
百佛現生於此處 名稱高遠若須弥  
心如蓮華慶也中 於夜間散散芬體  
如日天輝照空界 光明遍滿於世間  
此觀如來智勇力 如大明燈照昏冥  
常為人天作智眼 諸承是者皆調伏  
時諸乘始毗聞是說已同聲讚言大  
摩納婆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  
乘始毗子各脫上衣持施黃敷世尊  
復為大眾說法示教利喜整然而住  
時諸乘始毗子各從座起整衣合掌  
而白佛言願世尊哀愍我等與諸  
女若明日城內受我敬供佛言我與  
汝等已許坐受及羅女明日就食白言

佛說阿含經卷第六 六衆經 第六

大德我有不失不如彼女後有智慧  
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親觀恭敬  
禮拜我於後時當與供養佛言善  
以佛說已清淨歡喜禮佛足香  
而去時摩訶安見彼諸人皆佛去後  
少時而住即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  
言大德彼三百人聞我讚佛言  
三為妙語故各持一衣來施於我  
時我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  
受古言摩訶安若如來應正等覺出  
現世間有五希有事亦現於世古言  
為五謂於世間若有大德如來應正  
等覺現明行圓滿普遊世間無二上  
調御大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  
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統一  
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如此是  
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一希有  
復次若有慈聞如是妙法能善作意  
一心審諦攝錄諸根思念觀察當知  
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  
希有

佛說法華經疏卷下第二之三

等覺出現世間第三希有  
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皆亦漸漸  
復次若持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  
世間第四希有  
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即能通達  
甚深妙慧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  
世間第五希有  
復次摩訶安和思報恩名大善士少  
尚不忘何況多思是故汝今應勤供  
養摩訶安開佛三三歡喜言三三禮讚  
足時佛而去時摩訶安即於其夜  
倍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  
林帶置淨水盆盥沐及履道使白佛  
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今時世尊著衣  
持鉢與眾當眾誦彼食慶佛及大眾  
次第坐已時摩訶安見佛大眾共  
念已平日常行種種上妙飲食普  
令飽滿飲食訖次授摩訶安及以諸木  
澡澣已收鉢竟退取單席於佛前坐  
攝心聽法今時世尊即為其女說施  
伽他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八眾會中元是權 得大利益具名聞

佛說法華經疏卷下第二之三

是故智人常念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饑食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眾戲芳園 為佛弟子常安樂  
余時世尊復為摩訶安說種種妙法  
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還至住處  
阿難隨曰我今欲往竹林中決可告  
諸大眾時阿難隨如佛所教即與大  
眾隨佛至竹林於住外攝波林時屬  
飢餓乞求難得佛告諸苾芻今時如  
餘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群舍難指  
方聚落隨便安居我與阿難隨於此  
處住若不如是求乞難得時諸苾芻  
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  
難隨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  
佛於夏內身嬰痛苦受諸痛惱衆將  
命沒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還謝  
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  
大眾而願涅槃應以無相三昧觀察  
自身今若停息作是念已即入勝定  
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  
壽阿難隨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  
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

佛說法華經疏卷下第二之三

大德世尊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辨  
好惡所聞之法不能誦持由見世尊  
受諸病者恐將寂滅今聞世尊未暇  
涅槃少得醒悟又言若諸法言不悉  
集者我不涅槃以此神付故知更無  
希有之法佛告阿難陀汝作是意謂  
我教事諸法甚多不涅槃者無有是  
處何以故豈可我今更欲示諸法甚  
有之法阿難陀我所說諸法已說盡  
悉令解了內外諸法所謂四念住四  
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  
道阿難陀諸佛如來常以此法分明  
為說無有秘密覆藏之心然阿難陀  
我身有疾特欲涅槃便作是念吾今  
病苦必定命終諸法甚多冬在餘靈  
我念不應離斯大衆而般涅槃宜自  
用意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  
息即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令得  
安隱住阿難陀我今衰邁身力羸弱  
年將八十唯依二事而得存住如石  
波車亦依二事以是義故汝今不應  
憂愁若惱但諸世間有為之法從因  
緣生而不滅壞得常住者無有是處

佛告阿難陀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辨

我先為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  
先著受念可意患皆散壞思愛別離  
無留住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在及我  
滅後汝等自為洲渚自為歸依法為  
洲渚法為歸依元則洲渚無別歸依  
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後若依法  
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家為第  
一云何若自為洲渚自為歸依無  
別洲渚無別歸依阿難陀若諸法甚  
能於內身善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  
今住發起身能降伏貪瞋及諸憂惱  
如是外身內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  
外及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  
外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今住  
發起身能降伏貪瞋及諸憂惱甚多  
若作如是觀者此則名為自為洲渚  
自為歸依依法而住  
內攝頌曰  
行雨竹林內 於理皮陀邑 渡河詣小村  
新向涅槃等

佛告阿難陀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辨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阿難陀隨佛  
而次第七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取  
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  
制皮樹下而坐告阿難陀曰此廣嚴  
城物產華嚴芳林果樹在處處皆堪  
廟清池甚可愛樂難却州內此東帝  
司阿難陀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  
能習欲住一初若過一初悉皆隨意  
阿難陀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  
欲住一初若過一初悉皆自在時阿  
難陀默然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  
乃至悉皆自在阿難陀亦皆無語佛  
作是念今阿難陀被魔所惑身心迷  
亂我已無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能  
為答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  
曰汝可依一樹下而坐而住不應與  
汝雜亂同居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  
往晝日宴坐之處住一樹下今時悉  
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  
故去涅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  
住者一時佛於尼連河側菩提樹下

佛告阿難陀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辨



成佛未久時我諸彼自言世尊當知  
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  
我言若我聖眾聲聞弟子未有智慧  
通達聰明辨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  
顯揚聖教能流通者又諸法華菩薩  
尼鄰波索迦部波斯迦亦未能得堅  
修或品令我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  
人及諸天眾者我今无宜入大涅槃  
大德世尊今聲聞眾有大智慧是足  
通達辯才無導以正法言摧伏邪論  
顯揚聖教能使流通又諸法華菩薩  
尼鄰波索迦部波斯迦能令梵行得  
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眾諸事圓  
滿是故我今自世尊言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曰汝且少  
待如果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  
涅槃界時應作念沙門喬答摩出言  
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喜忽然隱沒  
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隨彼  
定力留其命行捨壽行作是念已  
便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  
悉皆振動四方熾然星光墜落於虛  
空中天鼓自鳴佛從定出說伽他曰

佛告阿難及諸聲聞弟子若無智慧

諸有等不淨 摩屈已除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殼

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安坐起  
便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言  
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  
陀有八因緣大地振動云何為八今  
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  
住阿難陀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  
波動水若振動地即振動阿難陀此  
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當有大威德具大功  
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入  
無邊水想欲令大地悉皆振動若必  
苾芻及諸天眾大威德者若作此想  
亦使大地悉皆振動阿難陀此是第  
二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從觀史多天  
下降母胎時大地振動諸世界中光  
明晃耀倍勝天光世間所有極幽闇  
悉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著  
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奕悉皆普  
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手尚  
不能親因光照了得相見知餘有

佛告阿難及諸聲聞弟子若無智慧

情亦生於此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

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菩薩成等覺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  
地振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  
時大地振動四面熾然源光赫奕於  
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如果不久却後三月入無  
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振動  
四界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  
可聲猶如擊鼓阿難陀此是第八因

緣大地振動

余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觀  
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  
此大地悉皆振動佛告阿難陀如是

緣大地振動

佛告阿難及諸聲聞弟子若無智慧

緣大地振動

佛告阿難及諸聲聞弟子若無智慧

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陀言大德我親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一切若過一切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習多修習唯願世尊住世一切有願善逝住過一切佛告阿難陀汝是汝之通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界惑亂汝心阿難陀汝意云何諸佛如來言有二不白言不亦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如來大師出二言者无有是處我已許應汝无宜請阿難陀汝今可往取可塔邊倒近於諸佛令普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即往過告眾眾已詣世尊所頂礼佛足合掌白言大德世尊諸婆羅門咸悉來集常食堂阿難陀知時佛從空起至其堂內就座而坐告諸婆羅門等觀察諸行無常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厭捨而或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婆羅門於此法受持讀誦喜樂其義謹依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之法便得如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云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及後世利樂若諸婆羅門受持讀誦喜樂其義謹依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如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知此是現法利樂及後世利樂應當讀誦受持勿忘佛告阿難陀我今欲往重患村中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城西北園林之界如大不王全身右頰望廣城轉行不至至是通時阿難陀白言世尊如來右於徘徊周望城郭非無因緣願為說佛告阿難陀我今右旋顧視如汝所言非無因緣阿難陀此是如來應正等覺於未來後望廣城城我今欲往力士生處婆羅門入般涅槃不復還來所以迴顧望此城邑時有婆羅門問佛語已說他日復後迴顧望廣城正覺不復還來此今欲詣彼安林處壯士生地餘無餘世尊說至重患村已住於廣城林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婆羅門汝等當知此或定慧由習成故定便久住善修定故淨慧得生由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解脫於如是等心解脫廣聖弟子眾而實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為聚生隨機說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時大地悉皆振動四維上下煙埃洞然日月無光流星墜落於虛空界天鼓自鳴時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往至佛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陀三因緣故大地振動云何為三而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注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即波生水若波決地即振動阿難陀此是初因緣大地振動復次阿難陀若婆羅門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作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振動若婆羅門及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亦皆振動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如前廣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即大地動如前廣說阿難隨此是第  
三因緣大地振動時阿難隨自言世  
尊帶有六德乃能成就如是不思議  
事如來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  
槃由斯義故大地振動現者相如  
前廣說佛言如是如是如我所說如  
來應正等覺實能成就如是言有之  
法阿難隨我言曾於无量百千刹帝  
利眾令彼瞻視我於今時隨其形重  
長短分齊我即與彼相共同相色  
乎身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  
其不了者我為說之以勝上法示教  
利喜今聞惜已我復隨彼亦不知  
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去為天  
為人非我境界阿難隨我成就就如  
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刹帝利眾少  
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眾中悉皆如是  
欲界色界乃至色究竟天我皆隨彼  
隨其形量長短分齊與如上說乃至  
阿難隨我成就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勅摩訶

摩訶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二說法師長沙奉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余時世尊言阿難隨曰如是應知教  
有真偽始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  
人本何依教不依於人若若當來作  
如是語是善哉從如來親聞是語聞  
已憶持說斯經與此律教真是佛  
語此法當聞彼說時不應動讚亦勿  
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  
舍聞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  
律相違者應不依言具壽汝所說者  
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  
捨棄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善持文句當歸住舍聞經文及以律教  
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  
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  
不依經律當須棄捨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善持文句當歸住舍聞經文及以律教  
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  
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  
不依經律當須棄捨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善持文句當歸住舍聞經文及以律教  
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  
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  
不依經律當須棄捨

復次阿難隨若來不久入於三昧  
善持文句當歸住舍聞經文及以律教  
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  
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  
不依經律當須棄捨

摩訶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者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善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其慈來作如是語是善我於善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者當善印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時此若其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者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善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其慈來作如是語是善我於善住處見有衆多慈善皆持經律持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若其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者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善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卷第二

去我於上住處是一苦勞是尊宿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是具佛語此若其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者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善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初之四種名大黑說汝等慈善應可善思三攝觀察深知是惡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捨去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慈善應可善思三攝觀察深知是善此實是經此實是律真是佛教當善受持阿難陀是謂慈善依於經教不依於人如是應學善思此者非我所說

今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連聚落波連聚落各日如是世尊是時欲往俱尸那城居士生地漸至波連邑依折廣迦林而住諸人聞已衆議同行出波連邑往詣佛所到已礼足在一四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時此衆中有憍師之子名曰准陀亦坐聽法

卷第二

時諸大衆既聞法已辭佛而去准陀即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自言世尊唯願如來與諸聖衆明日就宅受我敬供佛然受知佛受已生大歡喜奉侍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飲食敷設座席置清淨水土屑灑水已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尊即於日初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衆赴其舍家佛及僧衆就座而坐既見坐定准陀自手持諸供養奉佛而衆于時有一罪惡慈善遂竊銅板藏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唯佛准陀見此非法准陀知佛及僧念隨滿已即行淨水豆屑高木屑鉢器潑灑已足時准陀便持小帚在佛前坐即以伽他請世尊曰

我聞牟尼一切智已超彼岸無繫惑有勝導師調御士願說世有幾沙門從尊亦以伽他答准陀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我今為汝說次第應知勝道及示道淨道活命并行道准陀復請曰

世尊說何為勝道 云何名為示道者

卷第二

何者名為淨活命 并汙道者願重加  
世尊告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希圖報非修德  
是謂天人之導師 諸佛說斯為勝道  
善解第一取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卑屈能破諸疑網 是名第二示道師  
若於法句善宣說 依法少欲而活命  
於無罪法善修持 是名第三正道活  
身著沙門解脫衣 常為汙家不著鞋  
虛誣恒為不實語 是名第四汙道人  
於大聲聞具法果 諸在家人當善察  
非我弟子惡習然 是故當演起深信  
云何無罪共罪居 淨與不淨同處住  
由彼惡人為惡行 令於善士惡生疑  
勿以色相信前人 少時同聚便交付  
廣險人多詐形貌 誑惑常行於世間  
如以少金飾耳環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攝門徒亂善人  
亦時世尊見銀師子說供養已為說  
隨喜福頌伽他曰  
若施福增長 竟歸皆止息 由善修除惡  
惑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善作利益已從座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之三 第六法座

而去內極頌曰

佛出廣嚴西迴顧望城郭經遊十象宮  
寂後三度波

余時世尊告阿難隨我今欲往拘尸  
離城時阿難隨問佛告已即隨佛後  
漸向波波邑未到金河於此中間路  
邊暫住告阿難隨我今背痛汝可以  
我坐坐囉囉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臥以  
自消息時阿難隨問佛告已即偃疊衣  
自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  
僧伽疊枕頭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  
光明想正念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  
意復告阿難隨曰汝可速往脚很多  
河取滿鉢鉢水飲飲并澆身體時  
阿難隨問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  
百乘車繞新渡河水皆渾濁便底滿  
鉢未至佛時自言大德有五百乘車  
新渡此河水皆渾濁唯願世尊將洗  
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遠清水可求  
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即起  
加趺正念現前端身而住  
余時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國滿從此  
而過見佛世尊在樹下坐客讓端正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之三 第六法座

眾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柔如妙

金幢光明莊嚴見已就札世尊雙足  
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受樂沙門  
清淨法耶為樂婆羅門法耶大目  
犍大德我樂迦羅摩淨法佛告大目  
犍復何緣樂彼淨法答言大德其迦  
羅摩曾隨時行住上樹下時有五百  
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餘有人來  
問彼言曰向見三百乘車於此過不  
答言不見又問聞聲不答言不聞又  
問仁豈睡耶答言不睡若不睡者五  
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見聞答言我  
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力  
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  
心寂慮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土  
驚飛蒙彼身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  
發淨信心愛樂其法佛告大臣汝意  
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虛空中  
雷震霹靂何者為大白言大德非但  
五百乘假令百千萬車作大音響豈  
能大於雷震之聲大目當知我於先  
時在此最落住重閣內於小食時執  
持衣鉢入村乞食食已取衣鉢洗足

摩訶僧祇經卷第三之三 第六法座

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雷震降  
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  
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  
時喪命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余  
時從宴坐起出閣經行時有一人從  
城出外來詣我所頂礼我足隨我經  
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并出大聲有  
大喧鬧後自我言城中向來天忽雷  
震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  
兄弟二人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  
城內共出大聲後問我言大德言可  
不聞此大震聲我報不聞彼復曰言  
世尊聽耶報言不睡我雖內夢而不  
外聞彼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  
寂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  
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曰言大德  
豈有於佛不生敬信我今於佛深起  
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  
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奉覆世尊使者  
持采圓滿自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  
縷黃金色疊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世  
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為受圓滿復  
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養佛信願

世尊即受之

見聽於佛言歡喜為善喜是佛受之歡  
喜踊躍頂礼佛足奉餅而去佛告具  
壽阿難隨此金色疊以刀裁縷我  
今欲著時阿難隨聞佛教已即便以  
刀裁去縷纏持奉世尊佛即為著  
身感光令衣金色無復光彩時阿難  
起曰言大德古草我隨佛後二十餘  
年未曾獲佛如是頃當感光祿并何  
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顯著  
佛告阿難隨有二因緣現其光相一  
於常日二河為二一者若善隨和方  
此夜證河種多羅三葉三菩提二者  
如來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  
於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隨我往  
金河阿難隨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  
彼岸而佛即脫衣置於岸上唯著洗  
衣入河洗浴已拭身告阿難隨曰唯  
隨必當主這悔心汝可安忍報言世  
隨汝今多獲善利能為後供養大  
師受斯施已入無餘依涅槃者甚為難  
遇應知此施有二種因心一追悔應  
為開罪作如是語隨施我自於佛親  
聞是語自二種施所成樂報無異乎

世尊即受之

者為善哉時受其食已便證无上正  
等菩提及以如來受取後食入無餘  
依妙涅槃界阿難隨此二種施所獲  
果報無異乎者阿難隨應知應施為  
長壽業為多力業美生天財食貴  
勝眷屬等業悉皆增長今時具壽阿  
難隨自言世尊願施慈惠性懷慈惠  
多瞋造次於世若常出而不瞋廣惠  
言詞佛滅度後去何共住佛告阿難  
施我滅度後聞施慈惠性慈惠應歡  
喜之彼被治時若生愛悔起歡仰心  
眾如改者共施歡喜如常共語  
世尊復告阿難隨我今欲往拘尸那  
城阿難隨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  
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  
邊住告阿難隨曰我今將痛次可以  
我唱聖僧加疊為四重我欲偃卧  
以自消息時阿難隨聞佛教已即疾  
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  
自疊僧伽西拉頭右脇而卧具說  
如前  
復告阿難隨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  
阿難隨白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白

世尊即受之

證自覺親為我依後於開靜依於細  
欲依於寂滅新諸緣務勤解於念擇  
法精進喜安定信此覺分法大德世  
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施汝說  
如是七覺分法後開靜等若多修習  
勤精進者當得上正等菩提說是  
語已佛即起坐正念思惟端身而住  
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喻 令宣微妙法 可為諸病人  
當說善提分 大師身有疾 并為病苦甚  
於覺分法門 教演令開悟 善哉阿難陀  
白法皆圓滿 聰明有大智 巧說半尼法  
於正念擇法 精勤喜覺分 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別說 無上調御師 權開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 無得尚起難 佛為法主尊  
是於開導者 為法而殷重 何況所餘人  
彼有指賢聖 於十力教法 假令違病苦  
起觀不修勞 此等善持經 及以明律論  
而解開正法 餘人何不聽 世尊難教  
聞已如說行 繫念法精勤 當得此覺分  
由心有身故 為身身安 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 由有妙定捨 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 涼者心不起 能離諸有苦

摩訶般若經卷第十卷 第三三經

不樂於人天 想無上涅槃 如新舊火  
如是大利益 皆從開法生 是故勤修終  
歸趣於妙法

余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施今可進詣  
拘尸那城若言如是即還佛後至公  
壯士生地住安羅林將欲涅槃告阿  
難曰汝今為我於迦毘開安置休教  
我當於彼北首而卧今日中夜必入  
涅槃時阿難隨如教作已詣世尊所  
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  
所教並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牀  
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覺意  
正念觀察而住為涅槃想時阿難隨  
在佛背後過牀而立悲啼啼哭出大  
音聲作如是語告我病苦何期如來  
速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  
疾哉世間眼滅每於先時諸方悉盡  
未詣佛所佛為說法初中後善文義  
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我  
目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開佛涅槃  
不復更求遂令如是殊勝妙法墮  
沒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施今在何  
處白言世尊今在佛後悲憫悲憫

摩訶般若經卷第十卷 第三三經

如是語責說如前乃至殊勝妙法墮  
沒於世佛即告阿難施曰汝勿憂愁  
悲泣懊惱何以故汝得如來作身慈  
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  
口慈業及意慈業亦復如是得無邊  
福阿難施過去如來皆有如是供侍  
之人如汝用心供侍於我求來諸佛  
亦有供侍與汝無異阿難施世相如  
是皆不欠停畢歸屬滅無常住者以  
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大苦  
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  
曾為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攝意之  
事並歸無常患皆離別余時世尊大  
悲所冀為令阿難施生喜悅故告諸  
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希有之事  
何為四謂有剎帝利眾來詣王所  
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  
喜如是復有婆羅門眾諸長者眾  
沙門眾來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  
加歡喜汝等當知如轉輪王四希有  
事此阿難施亦復如是有四希有事何  
等為四謂有四分大慈蓋眾來至其  
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

摩訶般若經卷第十卷 第三三經

是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是為第二希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三希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勅取者曰汝今宜可待命引車今衆見我王於人衆常生慈念是為第四希有

此三希有者即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來

七人城外渠壑深三人半其渠邊一畔以寶銀於七處由各有多羅樹而為行司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為枝葉之果銀樹全長琉璃樹水精葉水精樹琉璃葉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微妙響悅可人心於此樹間皆有沁池階基砌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欄亦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魚鰕羅螺頭摩伽物通令地利迦摩乾花極香花常生之如是諸花人無護者隨其受用復於之上有白博迦花摩利迦花美意花如是等花隨時開發阿難陀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璣珞隨音遊從所須飲食皆能給與又此城中所有航著三欲樂者於此遊觀皆逐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樂絲竹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導修諸福業持齋戒等又阿難陀於此城中有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主護寶主兵寶四希有者所謂王壽命長遠初為三子次為太子次登王位後修梵行如是四位一一皆經八万四千歲

此三希有者即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來

是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是為第二希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三希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勅取者曰汝今宜可待命引車今衆見我王於人衆常生慈念是為第四希有

此三希有者即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來



啓白願天安住臣等為造王見想動  
然然而許諸王知已各還本處各持  
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  
末諸王所白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  
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與刃其量大小  
王曰於此城東簡形勝地縱廣一畝  
綽綽可於彼作諸王閣已即建其處  
與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隨其堂所  
須探梁枅拱間道鈎欄軒窗欄帶如  
是諸事皆用金銀琉璃水精等寶之  
所成就其牀敷座席氍毹羅抗几案  
箱篋衣服之流皆以衆寶而為莊校  
阿難隨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植一  
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花果互以寶  
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  
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栴檀香  
水常為澆潤金繩界道寶網四懸盡  
諸寶於盡世嚴飾是時八万四千諸  
王同建法堂莊嚴畢於此堂側多  
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  
四寶而為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花  
池外復有諸陸生花並如前說又於  
堂前廣行列四寶多羅樹栴檀花

摩訶波闍婆王等八萬四千諸王

果皆平嚴飾風動聲心如前說所  
在之地皆有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  
響在處皆悉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  
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  
象倍盡嚴麗願觀臨幸王聞生念此  
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  
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  
中備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  
大施會皆供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  
應於此法堂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  
為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  
剛銀座之上結跏趺坐正念思惟遠  
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  
禪從金剛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  
琉璃水精皆悉端坐而為莊飾其王  
於上皆能次第證會深禪除諸障累  
余時八万四千宮人婢女諸寶女所  
白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恩念久聞  
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  
時大夫人報主兵目曰汝今應知我  
等後言久不見王情深懇慕祈事相  
謁宜時嚴駕其目白言若如是者伏  
請大家勸諸侍從所有莊嚴皆為黃

寶嚴飾

已復更自言然我今者且命八万四  
千小國王等誠兵令集諸王依命初  
今象駕都八十千以長淨象王而為  
上首次嚴馬駕以勝雲馬王而為上  
首次嚴車駕以喜鳴轎車而為上首  
如是二類亦八十千皆實莊嚴殊妙  
第一國大夫人乘鳴轎車所將婢女  
亦復如是其諸皆從皆乘象馬威容  
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  
時王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  
眾聲謂者答曰國大夫人及小王嬪  
并諸婢女悉著黃衣花璫璫蓋黃  
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來至此  
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  
牀座尋將往觀使者奉命敷金座已  
而白王言敷設已畢  
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遙見  
黃色儀駐嚴威遂作是念是等威儀  
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威嚴王既  
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訖却住一面  
白言大王以此八万四千寶女嚴飾  
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勿為棄捨  
時小國王八万四千象各以兵寶而

寶嚴飾

為上首白言大王今此象馬車香及以八萬四千城邑拘舍羅城而為上首復有八萬四千樓閣悉皆嚴飾甚為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我王曰卿等當知我先與汝極為親安雖謂今日有若慈家以諸非法勸告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王要為姊妹泣而言曰今觀三意似奔我等以衣被浸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慈家對生告曰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及諸人同歸滅壞設有殊女無量百千如慈莊親必能害已雖懷愛深終當離別臣佐車馬持觀嚴飾如是妙物元重無邊一皆有八萬四千終歸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勤儉梵行勿生滯著時夫人等聞王此語知不採納不稱所願時王如法廣勸誠已復賜金闍於銀座上結加跌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闍及座綺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果實時三一修習四梵住諸欲皆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終之後得生梵天佛告阿難陀拘尸城三金河岸婆羅雙樹壯士生地繫冠制衣於此周迴十二輪迴都如來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間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來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元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今時具壽鄒波摩都於佛前立佛告鄒波摩都汝今不應對我前住時此慈尊即離佛前時阿難陀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更訶責言如鄒波摩都慈尊告阿難陀元重百劫長壽諸天共相讚嘆作如是語世間唯有如來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鳥量歲花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由此成德慈尊當佛前住我等无暇親近世尊供養恭敬阿難陀白言諸來天眾其數幾何佛言南無金河至拘尸城雙林之度來至繫冠制衣於此周迴十二輪迴都皆有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德天排庵而住中間無有立杖之地時諸慈尊咸生疑心諸世尊曰具壽鄒波摩都先作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慈尊鄒波摩都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慈尊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住娑羅迦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時鄒波摩都身為出家時諸慈尊著水持鉢入城乞食此人次當守寺時有暴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來至我今宜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然火煖湯敷設牀席於其廡下繫縷為架諸寺門首慈尊慈尊彼既至已入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慈尊者既離著之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過悅其守寺慈尊長跪合掌向大眾前而發願言我今為諸同梵行者除苦得樂而生善報如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校摩訶婆記於當來世人壽百歲時我等正覺号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法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有大威德為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陀汝宜且止汝所問事當有信心婆羅門長者等自為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等法又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王命終之後以五百斤上妙香末以用纏身上下各有五百妙末以為裝飾於鐵棺中滿盛香油早置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水焚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取王骨安置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幢幢金蓋諸妙香花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大大會阿難陀如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倍過此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今宜往拘尸城宣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

如來大師必定今日於中夜時入紅餘修妙涅槃界所應作者宜可速為

如後悔云此境內大師涅槃我等不知不為供養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教已持僧伽旃時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城聚集五百壯士皆至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陀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時應作作者皆可作之勿相後悔作如是語如來大師於我境內入般涅槃我等不能少與供養時諸壯士既聞是語各與妻子眷屬朋友僕使之類共同招引詣安樂林頂禮佛足退坐一面分於世界為妙法示教利喜持諸壯士從座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某甲等並是拘尸城尊貴壯士願盡形壽歸依佛時依遠摩路依僧伽并受學處時阿難陀作如是念彼諸壯士於世尊處一一別受近事學者時既久妨廢國政我今宜請與彼一時受其學處作是念已從坐

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眾多各有如是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願大德一時為受時阿難陀對世尊前一時時名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三寶生大歡喜頂禮佛足奉時而去

爾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觀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來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闍連王汝今當知菩薩在觀史多天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等宜往共為衛護時健闍連王自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從母胎出我等宜往示為侍從答乃如前與諸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可往侍從答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死已情生憂慙依託林野修諸善行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重

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重

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宜拭蘇油令  
時帝輝復命樂神令其侍衛答亦如  
前世尊降後三十六億天龍軍衆咸  
九上智見王未請誦婆羅門斯三轉  
十二行法輪制諸摩羅凡是有緣所  
應度者皆已度諸拘尸城城軍後  
而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  
乃至可往聽法答言我且奏諸音樂  
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  
覺世尊來後而卧必般涅槃可與供  
養者亦同前余時世尊作如是念善  
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  
愛无自來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  
者如來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  
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  
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寂  
復則應化作一身又復化作千結琉璃  
莖莖於卧處沒自持莖莖誦三十三  
天至善愛健闍婆王宮門而往其時  
善愛自恃憐憐於彈莖莖誦无過者  
於自宮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余時  
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  
有健闍婆來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二十七

門者即入具報其三高僧報曰降我  
更有健闍婆耶答曰更有余在門外  
善愛聞已情懷不忌即自出門告言  
丈夫汝是健闍婆耶佛言我今實是  
健闍婆王若余可來對奏音樂報言  
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  
琵琶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  
並无間斷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  
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  
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  
便應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  
彈擊然其音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  
情生希有降伏憐憐和彼音聲超勝  
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闍婆身  
復本形相時復樂神見佛世尊身真  
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匝在嚴  
赫弄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  
忘憊見已欣悅澤生敬仰礼佛足下  
坐聽法要余時世尊觀彼接性隨機  
易說四聖諦法令得開悟彼即能以  
智金剛杵摧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  
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自佛言  
大德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二十八

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  
婆羅門等能為成辦如是勝事唯獨  
世尊慈念哀愍令我今者結跏趺坐  
超越雪山開慈趣門開涅槃路置入  
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師政常  
迦維今日乃至盡形下親生乃至  
不飲酒至三歸依并五學處余時世  
尊復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  
天宮廢沒還至雙林寂靜臥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剛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二十八

按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三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十子攝頌發願之錄

余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名年百二十形容衰朽俱尸都城所有壯士於善賢處志生恭敬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花池名曰曼陀枳你於池岸上有烏雲狀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善賢在觀史天作自象狀入母胎時被烏雲樹花始新出降誕之始漸有光色為童子時其花欲發狀老病死遠託山林其花猶大狀如鵝鴨偈告行時現萎華相捨告行已氣息踈通數諸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華開敷梵王來請於娑羅苑斯轉法輪時其樹及花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遠諸方界然佛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詔拘尸那為寂靜而此花樹形色枯萃見者驚歎是時善賢觀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有因緣余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

諸人曰今日世來於中夜時必入無餘妙涅槃界善賢梵志聞其說已作如是念哀哉善賢彼大沙門當奈摩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口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諸君未悟惜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告問若蒙大悲垂哀為決於諸猶豫永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曼陀林所于時阿難隨見佛日將沒在寺門外身心憂感露地經行善賢見已近而告曰汝阿難隨我開沙門喬答摩具一切智於諸眾生平等濟拔然我無從自所得法有懷疑惑比常希願聽受未聞竟不果遂今聞天聲遙告我等如承今夜定入涅槃大德頗能為我語答客我面奉申述疑情阿難隨言善賢汝今不應作如是語故憐世尊欲我大師今見背痛未能安隱善賢如是再三語答竟不為白又告曰阿難隨我言曾聞古仙梵志昔年有德觀人說諸佛出世如高雲花也百方劫時乃一現如來今日定

佛二一有部藏經卷第三十八 第三

入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請問唯希大德為我語白我得見佛誠為幸甚阿難隨告言善賢今我大師身有承運甚不安隱勿故相惱善賢再三如前告諸尊者不允其志阿難隨與善賢於寺門外共言論時佛以清淨耳超越人天一問說告阿難隨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來見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軍後為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令善來為我弟子于時善賢問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喜不勝抃躍謂世尊所共申種種往復言談即住一面自言喬答摩我欲請問願垂聽許為我解說佛告梵志隨以所問彼即問曰喬答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瞿刺摩迦彌波子末塞羯利瞿梨子彌迦移毗刺知子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子脚俱陀迦多演都子眼揭爛陀慎若伍子此等諸師各述異宗未知誰是余時世尊即命善賢為說伽他曰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專行戒定慧 一心無散亂 唯求於正理

佛二一有部藏經卷第三十八 第三

除新真法外無別有沙門

余時世尊說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是諸佛善說八聖道支甚為希有難可值過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門道果終無可得是故能於善說法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次善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等各執已見或說三世無因無果所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羅門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修行皆獲果報說此法時善賢梵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諸實得不壞信起越愛河斷諸疑網自然通達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難陀作如是語大師尊重事難諸請我觀大德獲大勝利幸得值遇無上法王於諸師中灌頂家上由師力故我亦善證我今重希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求受近圓成茲甚性修沙門行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此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說乃至成茲甚性唯願世尊哀愍救濟余時世尊即告善賢善哉善哉可修

此頌乃佛所說也

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成茲甚性一心勤勇不為放逸作如是念善男子何故剃除鬚髮而披法服正信出家於無二道而修梵行於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今時善賢定徹到心即便遠證阿羅漢果得心解脫復作是念我今不忍見佛般涅槃宜可先去作是念已詣世尊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願先入涅槃佛告善賢汝於今者入涅槃耶答言如是每三頻問佛言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汝於所作自可知知時我更何言善賢得欲入滅而作是念我今應為三種加持方可滅度諸未觀者皆見我身剃除鬚髮者僧伽藍莫令彼見外道儀式又諸外道未拜我時勿令身舉同梵行者方能昇去又入浴池洗我身時令諸外道不得其底同梵行者能洗我身又諸外道入水之時當令其驚擾亂不安同梵行者即無沮言又諸外道不能燒我遺身同梵行

此頌乃佛所說也

者方令火著作此五種加持念已便入涅槃時諸外道聞善賢梵志已入涅槃持諸音樂幢幡傘蓋詣拘尸那城於四衢道告諸人曰汝等當知彼大沙門喬答摩常作此語唯我法中有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外道中無廣說如前乃至作師子吼然我法中同梵行者大師善賢亦得涅槃與彼何異諸君若言是我徒侶任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動况能持去茲告曰汝等不能我等自舉答曰可今諸君即共舉去外道默然又諸外道未至浴池諸君若曰今可為汝同梵行者洗浴其身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驚擾之所擾惱必苦不余茲告報曰此君是汝同梵行者宜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焚燒竟不能著茲告然火遂便熾熾時諸人眾共坐外道彼各懷漸低頭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士等見此希奇於世尊屢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懷悲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為救後世親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為救善

此頌乃佛所說也

聞說法令速證得阿羅漢果復令拘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時諸慈威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覺志出生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諸苦際佛告慈威汝等當知此未希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解脫生死老病死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界得大自在今彼善賢出生死海得寂後邊住涅槃處不足為難我於往昔在生死中具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有智慧能善思量在傍生內尚能為彼善賢梵志及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為汝說正應諦聽

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三千歲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深識機宜於所居處獨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以共周遍圍繞鹿王作念我若不能救濟眾鹿必被獵人之所屠害今時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作何方便能令羣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下有間水駛流出谷諸鹿羣弱不能

往赴者三入間橫流而住作大音聲

我皆赴於彼岸必得存活若不介者當遭屠害於是群鹿次第悉躍大鹿王脊背越鞍可得離危險由諸群鹿蹄甲踐踏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脊骨雖經古痛心無退轉悉令群鹿安隱得渡仍懷顧慮誰未渡者於群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越渡今時鹿王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水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鹿王過觀知渡盡已氣力將竭臨命終時而發誓願我救群鹿及此鹿兒救濟死厄不惜身命願我當求得或无上正等覺時令彼得渡生死羅網置寂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慈威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身是其群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其鹿兒者即善賢是

又諸慈威如我无智在傍生內喘息不安愛諸苦毒皮肉支節分解之時救濟善賢令至无畏汝等善聽乃往

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預知前事隣國數畏患來朝貢馬親命終時諸小王令使報曰汝梵授王今可輸稅分與我等若不介者不得出城如見違者我等同來破滅其國王告使曰我不送稅亦不出城遂於國內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得時馬春序丹木敷榮群鳥和鳴甚可愛家王乘智馬將諸婦女遊適芳園歡娛受樂時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依及宮婢女在外遊戲情无所懼未即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兵至城門首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敢與逆亂未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既聞已勅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乘馬嚴兵攜眾共彼闖關王恃威力獨處先鋒遂被賊軍以槊中馬馬踴躍皆出受諸楚毒眾皆難堪形命無餘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所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到无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願望入城路無此城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王宮闕於其池中有四蓮花青黃赤

王宮闕於其池中有四蓮花青黃赤

白皆走過滿于時智馬不顧身命騰躍池中踐荷葉上與王度難直入宮中時三嬖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並入園林慶慶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劫掠各還本居時竟投三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摩夷斯諸大目等及眾人曰若有能教制帝利灌頂大王命者如何恩賞諸臣曰王可分半國王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既死欲何以報諸臣答言應為智馬於城四門置作非時白蓮花會廣行惠施或修福業以資現路王言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孫文臣位吏更在殿前給布列香花幡蓋明燈在殿懸設元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今擊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為智馬於城四門置作非時白蓮花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我供養時至雲集應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當於意去何彼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為彼王三諸苦達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令離危厄

時諸婆耆又復有疑請世尊曰大慈

佛世尊者乃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是壽善賢先作何事今大師說弟子佛告諸婆耆汝等當知自所作業今還自受慶如汝等乃至說頌云等婆耆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彌波十子且足在婆羅夷斯仙人處慶施慶林中時彼如來應正子是有外孫子名曰无憂求解脫故而為出家謂解脫是自登可得於八正道而不動修經歷多時于无果羅遊行人間隨處作夏時彼如來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前在元憂樹下而具對神開迦彌波如來當彼迦彌波如來元憂之子也皆如龍問其地曰有可以如是心入者乎時迦彌波如來如是答曰初念八心者神開迦彌波如來密神問曰何故思惟此口上攝波如來應正子之功德我雖依附而不劫彼三心之功德我雖依附而不無力逮是以我神報曰然矣有力令仁者至不知神得可也

佛世尊者乃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婆耆我曰我親見若見能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報是時樹神以神通力將此婆耆疾至佛所既見佛已愛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來隨其性性為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愚見佛入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成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婆耆涅槃已情懷感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一切德願我來世迦彌波佛所度摩訶婆耆人等曰我成佛正覺多羅迦牟尼彼涅槃時我佛於元憂果已任先滅之及佛告諸婆耆於汝等可時天神者今言賢是由是夏故於一切時遠離惡友及惡善知識應如是學

佛世尊者乃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相由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事无不辦故名金梵行何以故阿難陀我由善知識故今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善友无如是事阿難陀於我所說應勤修學

今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已去不應裸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園除擇迦種及事火留跡外道若拔外道服未求出家及受近園者問無障法此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緣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榮勸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園若是自餘外道之類求求出家及近園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詞弄堪清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園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諸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三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記

須白歌區以本意生方有諸有諸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誦誦如說行者能於現生生長利樂乃至慈慧群生佛法久住汝等必至我涅槃後作如是念我於今日無有大師汝等不應忘如是見我今汝等每於半月說波羅衣不又當知以則是汝大師是汝依處若我住世無有異也又始從今日小下必至於長宿處不應受其式族姓字應受大德或古耳

今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已去不應裸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園除擇迦種及事火留跡外道若拔外道服未求出家及受近園者問無障法此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緣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榮勸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園若是自餘外道之類求求出家及近園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詞弄堪清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園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諸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三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記

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慈惠問若於佛法僧寶善集戒道四聖諦處有疑問者我當為答

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解佛所說合諸苾芻有疑當問然此衆中竟无一人於佛法僧寶善集戒道諦有懷疑或更須問者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汝能如實通達作如是語於此衆內我以智觀於諸賢中實無疑者此是如來寂後所作今時如來大悲慈故過去上表現其身相告諸苾芻汝等今者可觀佛身汝等今者可觀佛身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難可逢遇如為聖跋闍花時諸苾芻咸皆默然佛言法皆如是諸行無常是我寂後之所教誨作是語已安心正念入初靜意從此起已順次第入第二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及滅受想定寂然冥然時阿難陀問尊者阿尼盧陀曰今我大師為入涅槃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諸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三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記

為未入耶答曰佛未涅槃但住滅受  
想定阿難陀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  
若佛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  
無聞世間眼聞必入涅槃余時世尊  
從滅受想定出進次第入非想非非  
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所有處  
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  
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  
從初靜慮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  
寂然不動便入無餘妙涅槃界  
余時世尊緣涅槃後大地震動諸主  
盡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聲  
時具壽大迦拈波在王舍城鵝鵝  
迦池竹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發念  
觀奈何事便見如未入大園寂自念  
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信諸行法今  
知更去何復作是念以未生慈王  
身之子信根切發彼若聞佛入涅槃  
者必憂熱血而死我今宜可設方  
便作是念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  
今知不佛已涅槃未生慈王信根切  
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憂熱血而

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而  
為陳說仁今我欲請一園中於妙堂  
殿如法園畫佛本因緣善隨者在觀  
史天宮將欲下生觀其三事欲界天  
子三淨母身作象子形託生母腹既  
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剛  
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痾  
斯園為五雲蓋三轉十二行四轉法  
輪次於室羅伐城為人天眾現大神  
通力住三十三天為母摩耶廣宣法  
要寶階三下賜部洲於僧鵝舍城  
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廣化生刹益  
說因將趣園寂遂至拘尸城城坐羅  
雙樹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來一代所  
有化迹既圓畫已次作八面與人眾  
等置於室剎前七面內滿置生酥第  
八面中安牛頭栴檀香水若因寫出  
可自王言曾述神聖語諸方國所觀其  
圖畫時王是已問行雨言此述何事  
彼即次第為王陳說一如圖畫然從  
觀史降身母胎終至雙林北首而卧  
王聞是語即便問絕定持于地可速  
移入第一園中如是一二三四乃至

佛入涅槃後諸事第三十八卷第二十八

第七復置香水王便歸息是時尊者  
次第教已往拘尸城行雨大臣一  
如尊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  
出大臣自言願王暫遷神駕遊觀園  
中王至園所見彼堂中園畫新異地  
從初誕乃至卧雙林王問臣曰豈  
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  
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神曉問  
絕定轉于地臣即移奉置鉢中如  
是至七方投香水從此已後王漸無  
念時如未入涅槃時姿羅雙樹名花  
下散殊覆金瓶時有蓋蓋見斯事已  
而說頌曰  
世尊涅槃時 眾勝婆羅樹 住持下壽蔭  
復散以名花  
時天帝釋亦說頌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梵天王亦說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大  
誠行盡淪三 大阿世間眼 十力無畏等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余時尊者阿尼盧陀亦說頌曰

佛入涅槃後諸事第三十八卷第二十八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事十力具 化盡入无餘  
見聞諸有情 毛髮心驚怖 汝心莫沉沒  
亦勿懷憂惱 佛證真木文 群如煙焰滅  
時諸婆葛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  
悲感或有迷悶宛轉于地推胃大哭  
心生憂慄或有尋思法理作如是說  
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尊常說一切  
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無常  
急皆離別

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具壽宜應  
勸誘大眾且各裁抑勿執儀式莫大  
悲辨所以者何於此現有住百千劫  
長壽諸天皆生嫌耻作如是語云何  
婆葛於佛世尊善說法律而為出家  
不能善總諸無常事乃生憂苦阿難  
陀白言此諸天衆其數幾何答曰從  
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婆羅雙樹  
至壯士繁冠制皮於此四邊周十二  
踰繕那大威德天應皆充滿無有空  
隙可容立杖而此諸天見佛涅槃各  
懷悲感推胃懷悶絕于地亦有如  
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無

佛不經行可說無常事者云云八卷 卷二 二〇四

常悲皆離別于時尊者阿尼盧陀  
阿難陀及諸大眾應說法要乃至天  
明時婆葛等默然聽受阿尼盧陀復  
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告  
諸壯士昨於中夜如來大師已入無  
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  
當速辦勿為後悔復重告曰如來大  
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今當奈何不  
與供養無佛慈恩時阿難陀聞是語  
已即持天衣將一衣蓋以為侍者住  
壯士集堂有三百人先上堂嚴尊等  
告曰仁等壯士及諸大眾如來大師  
已於中夜入無餘妙涅槃界仁等  
今時所應作者宜速速辦勿生後悔  
又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  
涅槃汝等奈何不與供養無佛慈恩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或有問絕死轉  
于地推胃大哭身體震慄不能自持  
或有高聲作如是語我於佛所曾聞  
是說世間元常悲皆離別時諸壯士  
共相謂曰宜各受持種種花鬘塗香  
末香燒香及諸妙物音聲鼓樂速往  
雙林以中供養并大巨幡相舍等者

佛不經行可說無常事者云云八卷 卷二 二〇四

俗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  
雙林所既至彼已於佛卧裏阿子林  
前盡哀情已各持所有上妙諸香名  
花無數幢幡繒錦飲食奇珍香諸音  
樂廣供養已自阿難陀曰無上法三  
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  
告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勸所有佛法  
如轉輪三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  
疊絮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疊周遶  
經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覆以金蓋  
覆棺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發復  
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  
瓶於四衢大道建窣覩波周布圍繞  
懸繒幡蓋塗末燒香奏樂伎樂恭敬  
供養大施會此是輪王葬之法  
如來大師倍勝於此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  
其言然非一二三日能辦此事若至  
七日住者如前所為方可成就答言  
可余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修輪王葬  
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  
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野制皮所  
有元量歸仰衆生成來雲集各持香

佛不經行可說無常事者云云八卷 卷二 二〇四

花種種位樂供養之具壯士眷屬官  
悉出城詣寶樹間於師子牀前陳設  
所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耆宿  
告諸人曰現在大眾女持幢幡等可  
擊樂我等持種種花綵塗香末香  
燒香及諸音樂從拘尸城城門而  
入於東門出度金沙河至壯士營  
制底勝處安置以大焚燒是時諸人  
聞是語已各各前發樂金指莊共  
盡力竟不能動

余時具壽呵難陀自尊者阿尼盧陀  
曰拘尸城諸壯士等離竭筋力竟  
不能動如來金指我今不知有何所  
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  
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等持  
與威儀莊嚴如來我等諸天共  
持花綵燒香末香末伎樂廣陳供  
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  
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  
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陀報尊者曰若  
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  
願備設如前方未持樂即便輕舉  
持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金綵羅花

卷第二十二 第三十二

拘頭花鉢頭摩花分陀利花沉水  
末香栴檀末香多揭羅多摩羅末香  
及香陀羅花等諸天伎樂百千萬種  
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天之花蓋其從  
如雲并散天衣有是無數時拘尸城  
諸壯士等互相謂曰天供養已我  
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除一切貴賤男  
女皆辦香花或散或獻百千萬種不  
可勝紀悉散供養隨從金指城中而  
過度金沙河三繫冠制底所散之花  
積三千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  
威儀莊嚴持花散塗波波散落  
於其中遂逐之迦彌波五百弟子  
威儀莊嚴持花散塗波波散落  
外道問言汝從何來欲向何處外道  
答曰我從拘尸城來將詣波波散落  
迦彌波知而故問汝從彼來知我大  
師擇迦牟尼如來四大安不外道答  
言我從彼來親見大德喬答摩已入  
涅槃經今七日自滅度未所有人天  
皆以香花種種莊嚴具供養遺身  
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花來大迦彌波  
所將三百人中有一莫訶羅婆塞

卷第二十二 第三十三

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康  
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  
諸戒律太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  
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  
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更出此語  
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  
蔽聲響不令人聞唯迦彌波領知斯  
語是時尊者為教誨彼故即於道傍  
暫時停歇與眾俱坐告言諸君世  
間諸行皆悉无常體不堅牢是難委  
信不得久存並諸散滅宜起厭離勿  
生愛著且止斯事我等速往見佛全  
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并四眾等先  
用疊絮裹如來體次以千張白疊間  
巾經身置香油指覆以金蓋各持香  
木如法焚燒火不能著時阿尼盧陀  
告阿難陀曰雖欲然火然無著法問  
其何故答曰斯為諸天不令大著復  
問何緣答曰為大迦彌波與五百徒  
眾隨路而未欲見世尊金色全身親  
觀焚燒為待彼故天不令燒時阿難  
陀即以此事告眾知須臾尊者徒  
眾以至拘尸城諸人遙見尊者眾

卷第二十二 第三十四

來各持香花種種音樂誦尊者而頌  
面礼足時有元量百千大衆隨從專  
者謂世尊所除去香水木器大金指千  
疊及衆並開解已瞻仰尊容頭面礼  
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者宿聲聞謂  
是壽阿若憐陳如具壽難陀具壽十  
力迦攝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  
迦攝波有大福德多獲利養衣鉢樂  
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  
養世尊即辦白疊千張及白疊絮先  
以絮裏後用疊纏置金指中傾油使  
滿覆以金蓋積諸香水退往一面由  
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水自然火  
起時阿難隨右繞火積說伽他曰  
如來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燒餘身  
唯留內外一隻金 所有千衣隨火化  
時拘尸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  
火令滅未渴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  
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  
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湧出  
令人皆滅是時拘尸城諸貴賤等  
共取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輿上以  
種種香花栴檀沉水塗香末香燒香

佛本行經卷第八 佛入涅槃經

諸王惶惶皆謂伎樂廣陳供養早入  
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威興供養  
是時波婆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  
於拘尸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  
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慈惠四  
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  
詣拘尸城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  
諸人曰無上法王衆生慈父我等諸  
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訓導受  
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  
取前往波婆聚落建窠觀波安置供  
養城中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  
尊導師是我慈父親承訓誨既於我  
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  
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波婆  
人遣使告曰若分者善如不與者我  
等當以強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衆  
曰從事聞哉終不可得  
余時遮迦迦邑部普迦邑阿羅摩邑  
吠率奴邑切比羅城諸釋迦子薛舍  
離棄姑毗子悉皆來集是時摩伽陀  
國未生怨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城  
入般涅槃一切人天廣設供養既

佛本行經卷第八 佛入涅槃經

聞是事生大憂告諸大臣曰  
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拘  
尸城大興供養為爭舍利諸國諸王  
欲相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  
如是應裝整兵便往拘尸城時未  
生怨王遂乘大衆欲往佛所繞身象  
上念佛恩深心便開絕從象墜而死  
轉于地良久乃舒便乘馬去念佛恩  
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斷息已告  
行雨大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  
等今者可領四兵往拘尸城傳我  
言教問諸壯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長夜  
殷勤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  
涅槃有遺舍利幸與一分於王舍城  
作第迦波美申般重香花伎樂種種  
供養行雨自言如王教勅即嚴四兵  
詣拘尸城告諸壯士曰仁等咸聽  
摩伽陀國未生怨王問評仁等具說  
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為饒益  
今得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  
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  
舍城建窠觀波廣興供養諸壯士曰

佛本行經卷第八 佛入涅槃經

世尊說是饒益安樂一切眾生可尊  
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  
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時行  
兩百告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  
善如不見分我加兵力強奪將去若  
言任意時諸人眾悉皆大集聞聲咸  
闕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開弓射即  
便搬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  
邑兵交合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華  
勃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振子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三施法師義淨奉制  
第四十三攝頌遺教之說次明三有結集事  
所有遺教明三有結集事在於東內見  
此諸人等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  
傷違害佛教自致長言以度大眾告  
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且止今欲為  
君陳其後三我北曾聞此大沙門喬  
台摩子大德說一切諸有僧故於無數  
劫造惡行動已心空而長時苦已證  
知忍辱白是恩賜友等上覺心行平  
等猶若虛空於諸有僧皆清淨度眾  
生福宜捨棄嗔怒息化以承饒經七  
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勿  
為隨覓我為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  
利分為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群生量  
舍利瓶瓶同惠我持還本國建窣覲  
波時拘尸那城壯士聞已報言可余  
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為饒害度  
如前說仁等曠教為我平分斯為善  
事其後諸門既集許可即分舍利而  
為八分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

等廣與供養第二分與波波邑壯士  
第三分與遮摩傳邑第四分與阿羅  
摩邑第五分與火率奴邑第六分與  
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大會  
離城眾壯士第八分與摩伽陀國  
行雨大臣與諸人既分得已各還  
本處起窣覲波恭敬尊重伎樂香花  
盛興供養時突路摩羅門將量舍  
利瓶於本聚落起塔供養有摩納婆  
名畢絳羅亦在眾中告諸人曰釋迦  
如來恩元不替於仁聚落而般涅槃  
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眾懷願  
與我於畢絳羅起塔供養時毘婆洲  
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塔塔第十  
炭塔如來舍利應有一碩六斗分為  
八分七分在毘婆洲其第四分阿羅  
摩一處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又佛有  
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陀  
羅國一在羯陵伽國一在阿羅摩邑  
海龍王宮各起塔供養時波遮離邑  
元夏三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毘婆  
州廣興窣塔八万四千周遍供養由  
塔威德在眾世間天龍華又諸人皆

等咸皆恭敬專意供養能令正法光顯不滅有所願求无不遂意（此乃正法三時）今時得迦如來生在釋種於摩揭陀國成等正覺婆羅門斯轉妙法輪拘尸那城壯士生地而取滅度等者舍利子與大菩薩衆八萬人同入涅槃尊者大目連與七萬菩薩亦入涅槃世尊與一萬八千菩薩亦般涅槃時有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感又見諸聖悉皆滅度遂生熾盛世尊所說蘇怛囉毗舍耶摩訶里迦正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教成灰遺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菩薩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與諸大目連各與衆多大菩薩衆不忍見佛入大涅槃並志於前已歸國寂而今世尊復與一萬八千菩薩同般涅槃然有尤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歡懽復生護護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來甚深妙法成灰墮耶咸皆報知可共結集斯為大事衆皆言善我等隨作時迦攝波白僧伽曰於此衆中誰為取小報曰具壽圓滿時大迦攝波告言

此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八十八卷 第三十頌

圓滿汝為提持令僧伽盡集圓滿聞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解念思察既觀察已便定而起即為提持當有四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方來雲集於此就座而生尊者大迦攝波白言諸具壽菩薩僧伽悉來集適觀衆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菩薩悉皆來集唯具壽牛主今未來至時牛主菩薩在尸利沙宮閑靜而住大迦攝波告圓滿曰汝今可詣具壽牛主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言菩薩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令告尊者得元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來圓滿聞已入甚深定以具定力於為尸那城沒尸利沙宮出詣尊者前頂禮雙足白尊者言諸菩薩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願言元病作如是說僧伽有事宜當速來尊者雖謙辭欲仍有愛惡冒氣告圓滿曰吾來具壽將非大師釋迦牟尼如來為有化緣向他界耶為諸僧伽有諸事耶為是如來所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誹謗耶又

此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八十八卷 第三十一頌

非外道等聚結徒當於我如來聲聞弟子為留難耶不有如來諸弟子等煩惱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門違背佛教耶非諸惡夫將破僧耶不有惡見之人將像似法所有文句或亂如來真正法耶不有衆多闍行若素惡讀誦推恩勝業樂談世俗無益語耶又復不有心懷嫉妬猶豫二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耶不有諸菩薩為慳貪之所擾亂棄背六種和敬之法見有客來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不有惡性妄言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背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諸菩薩行邪令新四寶賈誼曲事王占相稱揚盡形時而不淨財耶不有菩薩於杜多正行受下財具生欺賤耶不有實非沙門自言沙門於闍行野相惱亂耶然汝圓滿遠來至此應言大德世尊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為上首者將非大悲世尊捨諸舍欲永入元餘大涅槃耶將非世間亡失船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被无常

此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八十八卷 第三十二頌

鬼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為  
開益者暗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沉沒  
耶將非如未滿月被阿修羅怨而為  
障蔽應光明耶將非三千世界寂靜  
大師勝如意樹菩提分花以為莊嚴  
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无常狂象而  
摧折耶將非如米智燈被無明風吹  
令滅耶余時具壽圓滿聞是語已記  
伽他曰

覺聞果已集 智慧皆能利 今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能已沒 智慧山亦沒  
大師殊勝眾 若欲歸真寂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大事非輕 違我相公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命言  
以頌報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札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與彼大眾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咸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  
八變放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  
即於身內四道水流第一水就伽他曰  
我等眾主福德盛 今時忽然速昇時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二十一

世間慈目已消滅 一切群迷無救者

第二水就伽他曰

一切諸行剎那滅 從生至盡皆歸空  
但見凡夫處安計 作者受者悉皆元

第三水就伽他曰

智者心常不沈迷 於諸善法速修成  
客年今命並皆二 恒被无常所吞食

第四水就伽他曰

我今持首佛弟子 所應作者已成辦  
敬順大師入圓寂 如牛三去小牛隨

是時具壽圓滿供養牛主遺身舍利  
已持其衣鉢入三衣定從主利沙宮

及於初二都城雙林處現詣大迦攝  
波及五百苾芻當眾應教已將其衣

鉢置上座前就伽他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足衣鉢我持奉 唯願僧知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別梵行  
者咸皆三昧就伽他曰

彼隨聖教身已成 而餘應供多溫羅  
現在和合眾同心 廣為人天當結集

時迦攝波復令大眾志念堅固莫入  
涅槃就伽他曰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違次般涅槃 宜作眾主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與五百苾芻共  
立制曰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日既

沉恐法隨沒今欲同眾結集法藏後  
諸人眾初長大師情各憂憫若即於

此而結集者四方僧眾來相宣擾心  
既不安寧難成辦然佛世尊在摩

揭陀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  
謝我等今應就彼結集有六大善有

六我等可詣菩提樹下時大迦攝波  
告諸人曰摩揭陀國勝身之子未生

恐五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  
供給大眾令元有乏我等宜應就彼

結集時諸大眾咸皆稱善復有欲云  
我等諸人志皆證得阿羅漢果唯阿

難陀獨居學地又此具壽世尊在日  
親為侍者於佛云祇者能受持果未

圓備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  
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劣

便應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  
眾言善

今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眾前告阿  
難陀曰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二十一



難陀曰汝能為衆作行水人不彼答  
言能時迦攝波即作白二羯磨是之  
大德僧伽此具壽阿難陀茲蓋比  
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是茲蓋  
阿難陀供給衆僧作行水人白如是  
大德僧伽此具壽阿難陀茲蓋比  
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今  
是阿難陀為衆行水者然若不許者就  
難陀為衆行水者然若不許者就  
僧伽已具壽阿難陀為衆行水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然故我今如是  
持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與大  
衆人間遊行可指彼摩揭陀國我取  
直路而去時阿難陀應衆俱行詣王  
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未生怨王於  
佛深信若衆大衆遠見佛時自墮手  
地由佛威力身无傷損王衆大衆遠  
見迦攝波憶念如來即便自墮于時  
尊者以神力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  
王應知如來大阿心常在定聲聞弟  
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不知前  
事有礙不礙是故我今共王立制若

律部律經卷第九十八 羯磨經

見如來聲聞弟子王衆集為不應造  
次自墮身形宜當保受三曰如尊者  
教者應知若佛在世我親供養今  
既涅槃何處申教仁則是我所教世  
尊何以故如來教法空管委寄作是  
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  
供養無令闕之尊者言大三當知佛  
於此國證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  
處建立法幢結集三藏必當大衆在  
路優來王言善哉我於聖衆但有所  
須悉皆供給時諸聖衆不久欲至王  
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勸諸聖遠近貴  
賤一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  
妙花寶香幢幡蓋及諸伎樂百千萬  
種王及后妃太子內宮婦女四內人  
民皆悉出城迎詣至衆既入城已大  
衆坐定王便致教於上座前合掌具  
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衆皆未  
至此為諸聖生作大饗益一切所須  
我當供給我今不知於何處所堪為  
敷設結集之會時尊者告言若於此  
城竹林園中作結集者諸聖僧來共  
相喧擾恐有妨礙若向鷲峯山亦不

相喧擾恐有妨礙若向鷲峯山亦不

安靜然畢鉢羅嚴下堪為結集然元  
時具王問語已深生歡喜無迦攝波  
曰若於彼處結集定者諸有所須卧  
具之類我當供給時迦攝波白大衆  
曰今此大王為諸聖衆就畢鉢羅嚴  
結集之處諸有所須悉皆相待令无  
乏仁等大眾宜當起彼三白迦攝波  
曰大覺世尊入涅槃時而不告我唯  
願尊者久住世間設將圓寂幸垂預  
告時迦攝波默然而許是時尊者復  
作是念於前夏中可營營房舍卧具  
至後夏時當為結集尊者即便觀阿  
難陀心告具壽阿尼盧陀曰汝今於  
此世尊所讚大衆之中誰是學人有  
深曠礙具足愛取所作未辦時阿尼  
盧陀入第四定觀察衆中唯見具壽  
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  
辦觀已告迦攝波曰尊者應知此大  
聲聞悉皆清淨无諸煩惱唯有具壽  
具大福德所作已辦堪受人天奉上  
供養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  
所作未辦時迦攝波即便觀察此阿  
難陀為是慰喻調伏為須訶責調

律部律經卷第九十八 羯磨經

伏見彼乃是以何貴官方可調伏即於家中與阿難陀汝宜出六令以此罪不應共不同為結集時阿難陀問是語已如前射心舉身戰懼白言大德迦斯波且止斯事幸願空想我不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亦无違犯如何今者想為獲辜尊者難曰汝親侍佛云何破見破威儀正命者何或有云於僧伽無違犯者可起把著我出其過令汝自知時阿難陀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世間三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小震中搖大震小動中動大動於處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嗚呼大地搖動能得如是真言實語此阿難陀近雖坐尊即作如是出告相言共相訶責時迦斯波告阿難陀曰汝云我於僧伽無違犯者云何汝於僧伽得无犯汝知世尊不許女人性懷憐誦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難陀汝勿為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園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為出家者法不久住如好貓曰汝當寬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第三十四

竟无報實如是阿難陀若令女人為出家者法當損減不得久住汝請佛度並非過夫阿難陀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地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皈一為報後厚恩二為流令氏族為此請佛度諸女人願容此過迦斯波告曰阿難陀此非報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於佛四中下大義重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云流令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皈者於耆舊時人皆少欲於深願及持戒憐慈皆懷謙敬合出家今則不然世事不許汝見若求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第三十五

被魔障蔽答曰此是大過寧容得有近佛世尊應習俱備而彼魔障波罕而為障蔽此是第二過可下一等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為說辭計汝前別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下一等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黃金色洗裙令汝洗濯汝以脚頭擦衣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更无餘人所以足踏非是掃意尊者曰若无人者何不掃上座空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下一等汝復有過世尊欲起雙樹涅槃為渴瀕水汝以渴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我取水時正屬脚拘陀河有五百泉車渡河无清水可得非我之咎難曰此是汝過當余之時何不却針向空諸天自注八功德水置汝鉢中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六 第三十六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今茲舊年月中月說別解脫經所有小隨小戒我於此中欲有放捨令茲舊僧知得安樂住故汝既不同未知此中何者名為小隨小戒今无問處此欲如何今且說四波羅市迦法十三僧伽伐

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派薩祇波迦  
廣迦法九十波迦廣迦法四波羅底  
提舍尼法衆多學法薩祇以外名小  
隨小或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四對  
說法餘名小隨小或有說云從四他  
勝乃至九十隨罪餘名小隨小有說從  
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  
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有說唯四  
他勝餘名小隨小時諸法甚多皆不  
知何者為小隨小於此中聞外道聞已  
遂得其便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大  
為限齊身存之曰聲聞弟子教法全  
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志隨滅所  
有禁戒受者即留不愛便捨多不奉  
行汝何不為未來衆生請問世尊由  
是合得追悔之罪阿難陀答言大德  
我無餘心而不請問但為余時難背  
如來生大憂皆報言此亦是過汝親  
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  
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善  
汝復有過於俗衆中對諸女前現佛  
陰被相答言大德我無餘心為諸女  
人欲深熾盛熱惱纏縛若見世尊陰

經說此等事者即應捨棄也 卷之三 第三十四

藏相者欲深便思尊者告曰汝無他  
心慈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藏欲深便  
思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善  
汝復有過難自問佛黃金色身示諸  
女人彼見佛身即便流淚沾汗奪儀  
此是汝過河難陀曰我非元融然作  
是念有諸衆生若見世尊妙色身者  
皆發是言賴我身相當得如佛之攝  
波曰汝無他心慈眼寧知衆生發如  
是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善  
又復女衆欲於其身相離欲與中  
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果不應  
與汝共為結集  
時具壽阿難陀既報尊者大迦攝波  
諸其八事惡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  
悲歎作如是語嗚呼苦哉如何我今  
一至於此新離如來無性無怖失大  
光明欲何而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  
時空中諸天作樂歌舞手相告曰大  
仙當知天衆增盛阿難離滅世尊正  
法必當久住以大聲聞道濟於佛以  
其八事諸彼尊者是大聲聞德亞於  
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陀復

經說此等事者即應捨棄也 卷之三 第三十五

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就歡喜我如  
法說罪不敢更為然佛世尊臨涅槃  
時作如是語阿難陀我滅度後汝勿  
憂悲啼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  
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  
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  
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為損減我  
等必須結集如來所有聖教汝今可  
去離茲聖衆不應共汝同為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陀白尊者迦攝波曰  
元阿難陀我等云何而為結集答曰  
此阿難陀雖俗衆德然猶未離欲淨  
眼疾有學有事不可與彼同為結集  
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陀曰即宜速出  
所應作者當自策勵得阿羅漢果衆  
可與汝同為結集時阿難陀離別大  
師情懷悲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  
此而出詣增勝聚落作夏安居以村  
中童子而為侍者余時具壽阿難陀  
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為四果而說  
妙法是時童子作如是念我解波跋  
耶為是學地得離欲耶為是無學  
得離欲耶我今宜可入相應定觀容

經說此等事者即應捨棄也 卷之三 第三十六

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心是有學  
欲息已出定謂尊者所立在一面說  
知他曰

可快樹下幽閑處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令諸懷務勤時不久必歸圓寂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說要義已即於  
晝日或坐或行於諸障法深著其心  
於初夜時或行或坐亦復堅心淨障  
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房右脇而卧  
兩足相重作光明想五念起想如是  
作意頭未至枕而盡諸漏心得解脫  
證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  
亞大衆所衆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  
丈夫是時大迦攝波與五百阿羅漢  
至畢鉢羅嚴所就集會已告大衆曰  
汝等應知於當來世有諸法甚鉅根  
散亂若無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誦誦  
及以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集  
攝略仙他事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  
及論時諸法甚聞是語已白尊者言  
今可先集仙他經至食後白言先集  
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百阿  
羅漢各共同誦大迦攝波昇師子座

雜事卷之九

尊者登座告阿羅漢曰是善能簡  
擇諸事如來所說經不答曰能尊者  
即便作白

大德僧伽此是阿羅漢能為簡  
擇諸事如來所說經法者僧伽時至  
尊者僧伽應許僧伽令是善阿羅  
漢為欲簡擇諸事如來所說經法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此是阿羅漢能為簡  
擇諸事如來所說經法僧伽今是  
善阿羅漢為欲簡擇諸事如來所說  
經法若諸是善阿羅漢為欲簡擇  
諸事如來所說經法者善阿羅漢不許  
者說僧伽已與是善阿羅漢為欲簡  
擇諸事如來所說經法竟僧伽已說  
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具壽阿羅漢說欲說法五百阿羅  
漢各各皆以僧伽脫衣敷其座上時  
阿羅漢四邊圍繞於諸有惜愛慈  
念於正法中攝生尊重於實行者起  
敬仰心右繞高座徑詣中敬從上座  
前作法敬禮作無常想以手按座正  
身端坐次當起見諸聖衆如坐

雜事卷之九

深湛然大海便作是念我於佛所親  
聞是經或有傳說或龍宮說或天上  
說或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應說時  
諸天衆手相讚曰仁等當知聖者阿  
羅漢將欲宣暢如來所說經法當一  
心聽時有天子說伽陀曰

若能速妙法饒益三千界 聖者法元最  
善如師子吼 仁等應至誠 聽說微妙法  
而欲安樂者 知此真寶義

今時尊者迦攝波以頌告阿羅漢曰  
聖者今當宣佛語一切法中實為上  
凡是大師所說法 咸能利益於衆生  
時阿羅漢聞說大師名心生慈慕遂  
便更首望迦攝波虔敬合掌以普遍  
言作如是語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  
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余  
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告聖諦於阿  
闍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以此中  
廣說如上三轉法輪經時具壽阿若  
憍陳如告大迦攝波曰此微妙法親  
從佛聞世尊慈惠為教宣說由是經  
力能令我等結竭無邊五淚大海起  
越雪山間閉惡趣無間之門善闢天

雜事卷之九

言解脫之路說此微妙甚深經時我  
既聞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  
淨八萬諸天皆來利益說是時於  
虛空中所有諸天及未離欲諸天  
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啼號叫  
咸作是語吾等被殺而說頃曰  
攝此世間 无常不簡別 邊斯諸寶藏  
拈端切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脫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說如來言  
又諸大眾聞說經時咸作是語昔我  
禍哉無常力大无有簡別能壞如是  
世間眼目時憐陳如即離本座踰躍  
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已咸起歡心  
皆離本座踰躍而住作如是語昔我  
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  
親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說偈言  
天人龍神等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无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為勝  
余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靜慮以願  
力故觀審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  
難陀曰汝為法來答言大德我為法  
來仁等亦為法來答曰如是余時摩  
訶迦斯波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

說法四阿含經卷第九之三

初所說經典於同梵行處无有違逆  
亦无訶詆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  
復告阿難陀世尊復於何處說第三  
經時阿難陀以清微音告言世尊亦  
於婆羅痾斯為誰說耶為五苾芻所  
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汝等苾芻當  
知有四聖諦云何為四所謂苦集滅  
道聖諦云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  
苦死苦愛別離苦悲憎會苦求不得  
苦若略說者謂五趣輪苦是名為苦  
云何苦集聖諦謂喜愛俱行隨逐生  
染是名為集云何苦滅聖諦謂此喜  
愛俱行隨逐生染更受復有於如是  
等患皆滅滅者捨受吐染愛俱盡證  
妙涅槃是名為滅云何道聖諦謂  
謂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  
正勤正念正定是名總滅道聖諦說  
此法時具壽阿若憍陳如於諸煩悩  
心得解脫歸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  
眼淨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具壽大  
迦攝波曰如是華法我於佛所親自  
聽聞我聞法已於諸煩悩心得解脫  
歸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我已

說法四阿含經卷第九之三

結集世尊第二所說經教於同梵行  
處無有違逆亦無訶詆是故當知此  
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陀世尊在何  
處說第三經時阿難陀以清微音告  
曰世尊亦於婆羅痾斯為誰說耶謂  
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痾斯施鹿  
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  
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  
惱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  
如是隨情所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  
愛想行識亦復如是廣說如前佛告  
五苾芻曰於汝意云何色為是常為  
是元常曰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  
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若壞苦行苦然  
我聲聞多聞弟子孰有我无色即是我  
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  
今世尊如是汝等應知受想行識常  
與元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  
未來現在內外廣細若勝若劣遠  
若近若無我汝等苾芻當應以正智  
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  
未來現在若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

說法四阿含經卷第九之三

聲聞聖弟子取觀此五取蓋知無有  
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無能  
取所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涅  
耶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蓋蓋等於諸煩  
惱心得解脫

余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  
世尊所說第三蘇坦羅於同梵行無  
有違逆亦无訶駁是故當知此蘇坦  
羅是佛真教復作是言自餘經法世  
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廣說此阿難  
陀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為結集但  
是三蘇相應者即以蘇品而為建立  
若與六履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  
品而為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  
即名緣起而為建立若聲聞所說者  
於聲聞品廣而為建立若佛所說  
者於佛品廣而為建立若與念處正  
勤神足持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  
品廣而為建立若經與他相應者  
此即名為相應阿及摩<sub>（音二）</sub>若  
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為長阿及摩<sub>（音二）</sub>若  
經中中說者此即名為中阿及摩<sub>（音二）</sub>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事者  
此即名為增一阿及摩

今時大迦攝波告阿難曰我有余  
許阿及摩經更无餘者作是說已便  
下高座余時具壽迦攝波告大眾曰  
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坦羅已共結  
集其毗奈耶次當結集聞是語已成  
言善哉二時眾中唯有具壽鄒波離  
於毗奈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  
昇高座告大眾曰汝等應知具壽鄒  
波離於毗奈耶悉皆明了世尊記說  
於持律中第一是故我請結集  
毗奈耶大眾言善今將迦攝波告鄒  
波離曰具壽汝須能簡擇諸集如未  
所說毗奈耶不答言能尊者即便  
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鄒波離能為簡  
擇結集如未所說毗奈耶告僧伽時  
至聽者皆加應許僧伽令是具壽鄒  
波離為欲簡擇諸集如未所說毗奈  
耶白如是次作羯磨若准曰成持是年  
迦攝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鄒波離  
即昇師子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四、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述

第十子擲頌夫五謂之餘及七百結集事  
 介時迦擲波告解波難曰世尊於舍  
 摩制第一學處部波難以清微音告  
 曰世尊於波羅痾斯此為誰說即五  
 必當其事去何謂齊整者相不太高  
 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  
 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  
 從定起介時摩訶迦擲波作如是念  
 我已結集世尊所說取初學處於阿  
 梵行元有邊近亦無訶毀是故當知  
 此毗奈耶是佛所說復告解波難世  
 尊何意說第二學處時解波難以清  
 微音告曰於婆羅痾斯此為誰說即  
 五必當其事去何謂齊整者三衣應  
 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  
 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  
 迦擲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第  
 二學處廣如上說復告解波難世尊  
 何意說第三學處解波難以清微音  
 答曰於羯蘭錫迦村此為誰說即竭

蘭錫迦子蘇摩那答其言云世尊  
 若必當受禁戒於餘諸事乃至畜生  
 行難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  
 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  
 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  
 擲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  
 自餘學處世尊或於王宮乘船為諸  
 婆羅漢制學處時解波難應皆具說  
 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  
 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  
 法三十捨墮法九十波逸提法四波  
 羅夷法提舍尼法眾多學法七滅諍法此  
 是初制此是隨制此是定制此是隨  
 聽如是出家如是受近圓如是單白  
 白二白四羯磨如是應度如是不應  
 度如是作復滅他如是作安居如是  
 作隨意及以諸事乃至雜事此是尼  
 陀耶目得迦等既結集毗奈耶已具  
 書部波難從高座下時迦擲波作如  
 是念復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  
 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室里迦  
 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  
 白二羯磨白衆令知衆既許已即昇

高座告諸婆羅門摩室里迦我今自  
 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  
 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四無畏四元等解四沙門  
 果四法句無訛願智及邊際定空無  
 相元願解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  
 智苦摩他毗鉢舍那法集法結如是  
 惣名摩室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  
 俱入邊際定次第後已還從定起如  
 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伽羅此是  
 毗奈耶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  
 是集已  
 時地上樂又咸發大聲作如是說仁  
 等應知聖者大迦擲波為上首與五  
 百阿羅漢共集如來三藏聖教由是因  
 緣天衆增盛阿羅漢減少居空禁又  
 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衆三  
 十三天夜摩觀史多樂變化他化自  
 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无量光無光  
 淨少淨無量淨過淨无雲福生廣果  
 無煩无熱善現善見天等演說之間  
 其聲上徹色究竟天此諸天等咸發  
 聲言諸天增盛阿羅漢減少時五百

阿摩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為五百結集  
亦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為慈念諸眾生

所有言說莫不達 今至善集無遺斷

世間愚癡不能了 為作明燈除暗暈

時見善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

我已結集今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說

教法得久住世所應作者依如來說

並已作了如來說王示我正道如教

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能盡報

如來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

衆生並皆善集大難大師無復後怯

五蘊臭身荷負勞倦涅槃時至無留

久留作是念已而說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為令正法得增長

大住利益於世間 餘在衆生難盡報

無善報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令我宜應趣涅槃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今知不

世尊言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

復欲入般涅槃轉以教法付囑於汝

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滅度後於三

舍城有兩主要當生一子其子生時

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等

以香觸迦葉裏身而出因即名為香

栴迦迦葉摩訶目犍連等

海求諸珍寶安隱迴還於佛教中迷

誤佛施五年大舍當得出家所有佛

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時迦攝波復

作是念世尊大慈將諸告行是善善

友元重初德共所任最遺身舍利隨

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槃

所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洲廣

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廣涅槃處并

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

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於禮

佛于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

恭敬禮拜問言何故得來至此尊者

報曰我欲報供養世尊所有舍利

牙塔時詣天等聞家後言心生畏懼

默然而住是時帝釋即持佛牙與迦

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

便安頂上復以鼻聞華花及諸蓮花

牛頭香末市於于上以中供養為天

帝釋及諸天等略略已從須弥頂

退王舍城出

今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已許

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等

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

詣王舍告門人曰為我通王去迦攝

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

是語已便入宮中跪至王前正屈王

膝即還却出報迦葉清涼曰聖者大

現瞻尊者報言汝已更去為我慶王

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

不敢忍三頭者刑戮於我迦攝波告

曰若如是者待王變後為我報知大

迦攝波為欲涅槃求就三門與王取

劫作是語已便往難陀山中於三華

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

尊所授袈裟衣用覆於身令身乃

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

諸弟子及諸大眾令生歡喜即便入

之三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

作是念若未生怨王來至於此山即

為開若王不見我身便置熱面而死

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大地六種

震動流星下落諸方諸山於虛空中

諸天響鼓余時具善大迦攝波踊身

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

迴起雲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

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等



室中右脇而臥重疊雙足入無餘位  
妙涅槃界

余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  
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斯波入  
於涅槃即與元量百千萬億天眾各  
持罍鉢澆灌花栴頭花分多利花及  
牛頭栴檀沉水香末皆詣尊者身而  
以種種天花及妙香末蒙其身上而  
為供養既供養已三山即合上皆密  
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三大悲憫作  
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何今  
者復屬悲衰畢終畢嚴善住諸天空  
名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陀  
國無復光彩寶窟眾生福田劫絕所  
有善法皆亦銷亡如第二佛入般涅  
槃頌於今時法山墮壞法知傾沒法  
樹崩摧法海枯竭魔眾歡喜所有正  
法教化眾生及利益事悉皆隱沒時  
彼諸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禮尊者  
足欽然不現時永生慈王於其瞻中  
作如是夢見宮中舍棟果摧折忽然  
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瞻覺便以迦攝  
所屬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同絕

如來時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劫

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面乃蘇  
往竹林園見阿難陀五體投地悲帶  
啼哭作如是言我聞尊者大地攝波  
入般涅槃時阿難陀即共王去詣建足  
山王三山王既見已復見諸天以曼陀  
羅花及諸蓮花栴檀沉水種種花香  
而供養尊者時王即便舉手悲號問絕  
投地猶如大樹新斷其根良久方起  
便欲拾新時阿難陀見是事已告言  
大王何為拾新答言欲焚尊者告曰  
勿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守持乃至  
慈氏菩薩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那  
聲聞而為隨從來詣於此取尊者遺  
身示諸聲聞云此地攝波是釋迦半  
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杜  
多行象為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法能  
為諸善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  
念過去世中人身界小佛身廣大時  
彼世尊便持迦攝波僧伽梨表示聲  
聞眾此是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所被  
僧伽服時九十六俱那聲聞聞是

如來時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劫

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  
少欲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  
以定力持不可焚燒可於其上造窠  
觀波時王出後三山還合蓋覆其身  
於上造塔王札阿難陀足自言尊者  
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親尊者  
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  
尊者便許時耆闍維從大海中安隱  
來至安置物已往竹林園時阿難陀  
在香臺明首而作經行彼既見已札  
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來至是三寶  
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世尊  
今者在何方處答言子佛已涅槃時耆  
闍維聞問絕于地水灑身息又問尊  
者在何處答曰並已涅槃聞極憂感即  
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告言子於佛法  
內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  
法攝事答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  
子汝可於佛教中出家修行答言如  
是應作尊者即與出家并授近圓羯  
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今日乃至盡  
形壽耆闍維永此慈慕願明開持

如來時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劫

一錢便受其阿難陀親於佛所受若  
八万法雖奢猶迦盡皆領受具足三  
明洞開三歲時阿難陀與諸婆羅門  
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可百歲不見水白鵝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鵝

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  
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謬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說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耳元智慧  
邪解聽無益 如愚樂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惑漸銷除 當得離染累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曰

阿難陀老聞 無力能恆持 出言多忘失  
未必可倣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陀  
覆來聽察見依誦說報言子我已告  
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悲以所  
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  
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汝如

世尊言可也

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犍連摩訶  
迦葉汝等亦同此彼諸大德並已涅  
槃如未慈善報力能令法眼住世千  
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事持 寂慮我一身  
猶如渴中鳥 過去觀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元過空中心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眾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无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狐制虎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陀告耆闍迦苾芻曰尊  
者大迦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  
般涅槃我今轉付於汝而取滅度汝  
可守護當於未來變難國有平論茶山  
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子世尊  
已記當為寺主入此國內有愛養人  
名曰跋多當有一子名解波跋多汝  
度出家世尊記彼名為元相如佛然  
我涅槃百年之後大作佛事耆闍迦  
聞是語已自言如耶波跋多教尊者  
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王知  
時阿難陀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  
槃者永生慈王與廣嚴城久相違背

世尊言可也

我身舍利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  
取涅槃者永生慈王亦不得分我今  
宜可於涼伽河派中而取滅度作是  
念已即便欲往時永生慈王因睡夢  
見已之象蓋其羊指王作夢已思  
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  
難陀所屬之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  
問絕于地水灑方辦作如是言尊者  
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耆闍迦  
以頌報王

今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新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今時永生慈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  
往涼伽河邊是時廣嚴城當住諸天  
於虛空中告諸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豈 表慈群生眾無量  
心懷悲感將圖報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眾姑獻子整四兵眾往至  
河邊時永生慈王礼尊雙足合掌  
自言

世尊自若青蓮花 綠蓋於斯經真藏  
仁今復欲求圖報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眾亦復禮礼請為

世尊言可也



方人至尊者即領親自封疆城邑聚  
落既安置已諸人共來白尊者曰我  
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文濟其事如  
何尊者即便以神通力將諸人聚往  
香時山告諸人曰皆可拔取蘇金香  
振時香時山中有諸大龍見拔香時  
急皆忿怒欲降雷電尊者遂令調伏  
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來教法當  
住無時尊者答言住世千年龍言云  
立置要乃至如來教法住世以來當  
隨意用尊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  
振還迦彌祿羅種檀增廣乃至佛敎  
未滅以來不令虧失是時尊者既令  
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通  
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  
喜猶如火流入无餘涅槃時彼諸人  
各以牛頭栴檀香木焚香餘散即於  
其處造窣祿波時尊者耆耨迦度耶  
波及多<sup>小</sup>令出家已遂令佛敎廣  
得流布告耶波及多曰汝今應知如  
來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  
入涅槃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  
耶波及耶而入涅槃耶波及耶以法

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普護持  
勿令虧減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耆  
耨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  
方便說法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  
之事上騰火燄下注清流入無餘依  
妙涅槃界  
余時耶波及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  
迦<sup>山</sup>此既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  
黑色<sup>目</sup>此亦次復轉付具壽善見<sup>目</sup>  
如是等諸大龍象皆已遷化大師  
圓寂佛日既沉世无依怙如是漸次  
至一百一十年後  
余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法  
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慈  
羅不依毗奈耶乘違正理諸苾芻等  
將為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  
其事云何為十  
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  
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眾所  
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為高聲共  
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敎乘違正理不  
順慈羅不依毗奈耶乘違廣嚴城諸

苾芻等作十種不法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慈羅不依毗奈耶乘違廣嚴城諸

苾芻等作十種不法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慈羅不依毗奈耶乘違廣嚴城諸  
法云何捨而不問經掃室說皆共遵  
行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  
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  
悉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斯乃  
違背佛敎乘違正理不順慈羅不  
依毗奈耶乘諸苾芻將為清淨掃  
宣說皆共遵行  
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此  
即名為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  
共遵行  
四者諸苾芻以蒲盛盛自手捉觸守  
持而用和合時藥散食隨情此即名  
為舊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未行一彈半驅便別眾  
食此即名為道行淨法乃至皆共  
遵行  
六者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二指散食  
此即名為二指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名為治  
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八者諸苾芻當以乳酪一升和水攪  
之非時飲用此即名為酪漿淨法乃

苾芻等作十種不法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慈羅不依毗奈耶乘違廣嚴城諸

至皆共遵行

九者諸法當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發手重帖而自受用此乃名為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十者諸法當作好鉢盂花即令求寂持以巡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過廣嚴城現在人物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元窮脫多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為金寶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乘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時諸法當作不淨事將為清淨釋揚宣說皆共遵行

今時具壽阿難陀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欲梵名樂欲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羅婆聚落梵名婆羅婆亦何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遊行至廣嚴城時諸法欲分利物授事人來告尊者名曰僧伽獲利今欲共分可來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利從何而得是誰所施彼即如前所得

律部卷之四 阿含經 第一二

物應具告其事尊者問已作如是念

唯於此事有惡死生為更有餘事知入定觀察乃見於戒慢緩作諸惡行共作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詣尊者樂欲處禮足

已白言尊者若共合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大衆高聲共許法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答曰此廣嚴城諸法若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問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乘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而諸法當作不淨淨將為清淨釋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問是諸法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法若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問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乘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而諸法當作不淨淨將為清淨釋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問是諸法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法若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律部卷之四 阿含經 第一二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問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乘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而諸法當作不淨淨將為清淨釋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問是諸法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法若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問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乘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而諸法當作不淨淨將為清淨釋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問是諸法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法若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眾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問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乘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而諸法當作不淨淨將為清淨釋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問是諸法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法若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律部卷之四 阿含經 第一二

違背佛教教義說如前乃至尊者不允  
縱捨如斯惡事然則住此事已知又  
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  
曰何謂道行淨法答曰此諸法若或  
行一舉半舉便別來食將為道行淨  
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  
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三舍城復  
問為誰答為天授問得何罪答言得  
波連底迦罪尊者以此是第五事斯乃  
違背佛教教義說如前乃至尊者不允  
縱捨如斯惡事然則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答曰此諸法  
皆不作餘食法而以二指食飯時為  
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  
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  
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來問得  
何罪答言得波連底迦罪尊者以此是  
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教義說如前乃  
至尊者不允縱捨如斯惡事然則  
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  
病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治病淨法  
答曰此諸法皆以水和酒漿而飲用

計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  
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  
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來問得  
何罪答言得波連底迦罪尊者以此是  
第七事斯乃違背佛教教義說如前乃  
至尊者不允縱捨如斯惡事然則住  
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略飲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略飲淨法答曰此諸法  
皆以乳酪一外和水攪之非時飲用  
將為略飲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  
應如是  
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  
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十七眾答言  
問得何罪答曰得波連底迦罪尊者  
以此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教義說  
如前乃至尊者不允縱捨如斯惡事  
然則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坐具淨法答曰此諸法  
皆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  
帖而自受用將為坐具淨法是事合  
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

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  
誰答為六眾答言問得何罪答言得  
波連底迦罪尊者以此是第九事斯乃  
違背佛教教義說如前乃至尊者不允  
縱捨如斯惡事然則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答曰此諸法  
皆莊飾妙鉢持以迦門乞諸金寶貝  
齒之類眾共分張將為金寶淨法是  
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  
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毗奈耶律問  
為誰答為六眾答言及餘必當問得  
何罪答言得捨墮罪尊者以此是第  
十事  
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諸品廣寶頂經  
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廣說又  
於中阿笈摩相應品廣說又於經  
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  
廣中說斯乃違背佛教教義者若曰若  
如是者汝可餘棄自求善業我當與  
汝為法伴侶時具委名稱從尊者樂  
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  
即向安住聚落故有茲名目尊者陀



此是尊者阿難陀弟子彼阿羅漢  
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諸耆修所頂礼  
足已自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  
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此  
諸法若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  
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  
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到  
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  
為六眾共許問得何罪答言惡作罪  
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  
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答曰若如是  
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  
我當與汝為法伴但彼即許去便往  
僧羯世城彼有婆蹉尊者是阿難陀  
弟子彼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  
諸耆修所頂礼足已自言尊者合作  
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  
許淨法答問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  
許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  
由安是時由安住城定名稱復向  
具壽善意廣說一事乃至奉許諸  
源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為廣說如  
前十事乃至頂礼奉許而去詣大處

此經在阿含部中卷之四下

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為廣說如前十  
事乃至頂礼奉許而去次詣俱生城  
彼有具壽妙星亦為廣說如前十事  
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  
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為當亦至餘處  
說耶乃知已向餘處妙星念曰今此  
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告言汝可  
住此且為歇息我往求當是時名稱  
即住妙星便往是時廣嚴城中諸耆  
婆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  
部波歇耶今在何處答言往求善黨復  
問曰何故求善黨答言為損汝等告曰  
我等有何過犯而欲毀壞名稱弟子  
廣陳其事彼諸耆婆曰汝部波歇耶  
所為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  
相惱我等隨緣且為活計於彼眾中  
有諸耆婆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誑  
汝等具壽所為不順聲聞行違逆事  
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  
未過今教隱沒復今求當護持正法  
而欲相損甚為妙善由是教故今諸  
惡人不憐於我惡而不生而諸耆婆  
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于相

此經在阿含部中卷之四下

歲曰具壽名稱已往求當為驅逐事  
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為答曰彼既  
求當我等亦求何能驅逐或言若如  
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  
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  
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  
亶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  
我等當以衣鉢瓶絡銅鉢腰帶先相  
資贈令彼情悅方乞歡喜或言是善  
方便或與僧伽服衣或與七條或與  
五條或與僧伽脚屨或與身衣或  
有典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  
忍住處中位  
是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  
弟子門人頂礼足已自言部波歇耶  
求當得不報言諸子不欠善黨自來  
相助諸弟子言部波歇耶此事已過  
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任緣  
活命何為惱他名稱聞已作如是念  
我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者其  
來勢定受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  
等未曾聞說如此之語汝等不有受  
也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默然

此經在阿含部中卷之四下

名譽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地宣  
速未赴佛法大事不可遲延說如他日  
應速更速應速返速此來正理  
是愚所行得惡名稱遠離善友  
所作棄損如月漸黑應速者速  
應速者速此順正理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親近善友所作增長  
如月漸白

即鳴捷報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  
悉皆未集成是具壽阿難陀弟子介  
時尊者由安入滅盡定不聞捷報聲  
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壽名稱作如  
是念我若稱名而白衆者必大志願  
宜可乎憶昔告即謂上座嚴踰蹉合  
掌而住時由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  
時有天告聖者由安曰何為安然有  
諸同學六百九十九阿羅漢皆未集  
會住廣嚴城欲為結集今法久住可  
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難沒於廣  
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由  
安尊者知他報曰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未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門內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  
可道名字由安答曰  
住在波吒難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未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尊者  
復答

住在波吒難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未至此  
佇立門首名由安  
苾芻曰善哉善哉今可入未就入院  
已詣苾芻皆起相迎問許項札還依  
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  
說一事自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  
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如  
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  
和羯磨又作非法不和羯磨名為共許  
淨法其事合不尊者曰不應余問曰  
在何處制答曰時波城復問為誰答  
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得惡作罪  
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教廣  
說十事問答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  
白已即鳴捷報住廣嚴城所有苾芻  
皆未集會次另而坐時尊者名稱復  
為大衆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

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為結集故云  
七百結集

攝前內項曰

高聲及隨喜掘地酒臥茲半路二指病  
酪漿坐具實

廣嚴安住大聚落從天下震僧楊耆

波吒難子流轉城大惠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尊者耆從婆羅門

善意由安與難勝善見妙星人有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

早辰成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卷